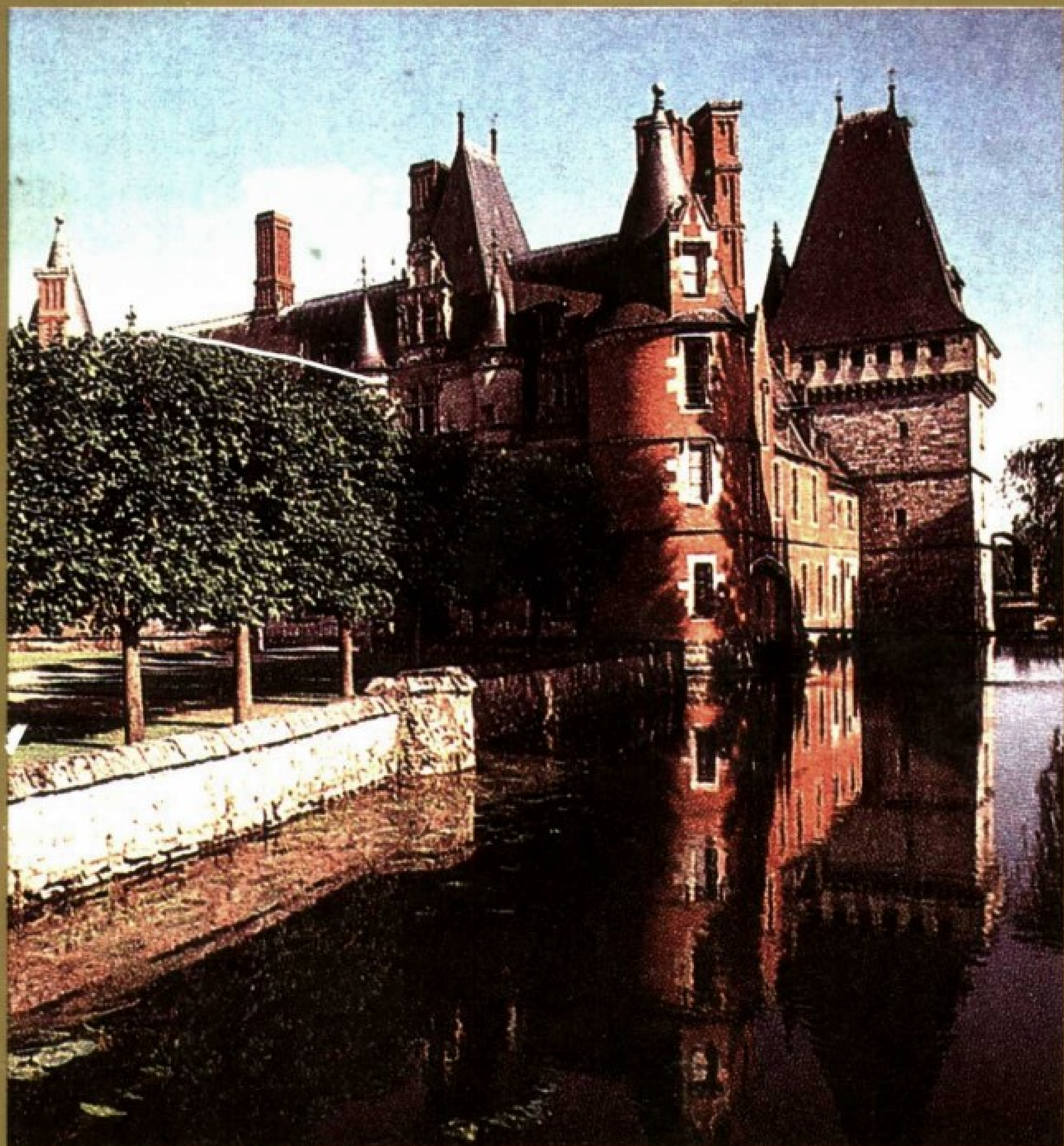
LA COMEDIE HUMAINE



·哲理研究·

# 人间喜剧



22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 人间喜剧

## 第二十二卷

〔法〕巴尔扎克 著

哲理研究〔I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22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X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二十二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909-9

Ⅰ.人… Ⅱ.①巴… ②多…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09号

本卷编校人员:施康强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弗朗索瓦兹·布约—马柯·波洛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41,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25 插页10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8.60元

# 目　次

**哲理研究〔Ⅲ〕**

# 哲 理 研 究〔Ⅲ〕



#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

## 致美术学会会员德·帕斯托雷侯爵先生①

想到人们为了探寻汉尼拔②从何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发表了数量惊人的著作，而今众说纷纭，令人无从判断，按惠塔克和里瓦兹的看法，此地是里昂、日内瓦、圣贝尔纳和阿奥斯特谷；按勒特罗讷、福拉尔、圣西蒙和福尔蒂亚·德·于尔班的看法，是伊泽尔、格勒诺布尔、圣博内、热内弗尔山、弗内斯特雷尔和絮兹要隘；按拉罗扎的看法，是塞尼山和絮兹；按斯特拉博、波利比奥斯③和德·吕克的看法，是罗讷、维埃纳、耶拿和猫牙山；按几位有识之士的观点，是热那亚、博切塔和斯克里维亚，这是

---

① 德·帕斯托雷侯爵（1791—1857），法国史学家，拥护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主义者。

② 汉尼拔（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军事统帅。公元前二一八年率军远征意大利，历时十五天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提契诺河以西平原，特拉西梅诺和卡内大败罗马军。

③ 波利比奥斯（公元前200—125/120），古希腊史学家，著有《通史》四十卷，叙述自汉尼拔的西班牙战役到彼得那战役五十三年间（公元前220—168）罗马主宰世界的历史。

我赞同并被拿破仑采纳的观点，几位学者用来烹调阿尔卑斯山岩的醋还不算在内①；侯爵先生，看到现代史如此不受重视，最重要的问题晦暗不明，最恶毒的诬蔑仍然压在应当受到尊崇的姓氏上，人们该不该感到惊奇呢？顺便要指出的是，汉尼拔路经之地因阐释过多反倒成了疑问。如梅内特里埃老爹认为波利比奥斯所说的斯科拉河是索恩河，勒特罗纳、拉罗扎和施威格豪泽认为是伊泽尔河；里昂学者科夏尔则认为是德龙河；对大凡有眼的人而言，斯科拉河与斯克里维亚河在地理位置和语言上十分相近，还不算迦太基舰队几乎确切无疑在斯佩齐亚湾或热那亚锚地抛了锚。倘若戛纳之役受到怀疑，我将酝酿这类坚韧不拔的研究；但是既然它的结果已为人所知，而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宗教改革运动史——却疑点重重，以致人们不知道在路德和加尔文②发明思想暴动的时代用蒸汽作动力驾船至巴塞罗那的人姓甚名谁③，那又何必用那么多猜想——可以说是假设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去涂抹那么多的纸张呢？我相信，我们分别

① 指学者们对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公元前64/59—17）的巨著《罗马史》中有关汉尼拔军队在冰雪中开道的记述所作的种种解释。李维写道：士兵们点燃柴堆，并往烧红的岩石上倒醋，使之容易粉碎。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冉·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后定居瑞士日内瓦。

③ 指沙洛蒙·德·科（1576—1626），法国工程师，在水利学方面尤有建树，据认为是蒸汽机的发明者。一六二〇年起任法王路易十三的王家工程师。

对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伟大美丽的形象做过同样的研究之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我想应当把我关于这位王后的历史论著投寄给一位长年致力于宗教改革运动史研究的作家，并以此向这位君主主义者的骨气和忠诚表示公开的，或许因罕见而弥足珍贵的敬意。

巴黎，一八四二年一月

# 引　言

当学者们惊讶地发现一个与史实有出入的错误，试图予以纠正时，人们往往大喊荒谬；但对深入研究现代史的人而言，史学家肯定是些享有优先权的撒谎大家，他们为民众的信念代笔，与当今只表述读者观点的大部分报纸完全一样。

在俗教徒的历史独立性远远逊色于修道士。只要修道士的利益不受牵连，对历史最纯正的阐述来自法兰西的光荣之一本笃会。所以，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出了一批伟大而博学的辩论家，他们深感有必要纠正被史学家散布的民间讹传，发表了精辟的著述。如绰号逐圣者的德·洛努瓦先生① 对非法进入教会的圣人大加挞伐。本笃会修士的竞争对手——铭文和美文学学会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会员们——针对历史上的疑点开始撰写在耐性、渊博和逻辑性方面令人赞叹不已的论文。伏尔泰为了可怜的利益，怀着悒郁的情绪，常常用自己

① 洛努瓦(1603—1678)，法国神学家。

的睿智廓清历史的成见。狄德罗为此目的，就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写了一部冗长的书①。没有法国大革命，运用于史学的评论或许即将为一部好的和真正的法国史准备素材，而我国伟大的本笃会修士们早已为这部历史搜集了佐证。为人公允的路易十六亲自翻译了沃波尔试图解释在上一世纪受到广泛研究的理查三世的英文著作。②

著名如国王或王后，重要如军队的将领，这等人物是如何惹人厌恶或招人耻笑的呢？有一半人在《马尔巴勒之歌》③和英国历史之间委决不下，正如人们在有关查理九世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之间犹豫不决。凡是民众和政权之间发生过大战的时代，人民总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吃人妖魔式的人物，倘若可以大胆使用一个字眼来表达正确思想的话。因此，在当代，倘若没有《圣赫勒拿岛回忆录》④，没有保王派和波拿巴主义者之间的论战，那么拿破仑的性格几乎不会得到赏识。再有几个德·普拉神甫⑤，再有几篇报刊文章，拿破仑就从皇帝变为吃人妖魔了。谬误是如何传播开去，被人信以为真的呢？这个

---

① 指一七七八年出版的《论克劳狄和尼禄时代》。

② 贺拉斯·沃波尔(1717—1797)，英国政治家兼作家。在其著作《理查三世的生平及时代的历史质疑》中试图部分地为这位国君的政策和行为辩护。

③ 马尔巴勒(1650—1722)，英国政治家和将军，法国的一首民歌使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

④ 圣赫勒拿岛是南大西洋中一英属岛屿，拿破仑于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一年被流放到该岛，遂著《回忆录》。

⑤ 德·普拉神甫(1759—1837)，曾为拿破仑效力，后归顺路易十八，多次著文攻击拿破仑及其帝国。

奥秘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我们却毫无察觉。谁也没料到印刷术在多大程度上既坚定了高雅之士的欲望，又给从反面概括一个伟大史实的民间玩笑增添了可靠性。因此，全法国挨鞭子抽打的劣马都取了德·波利尼亚克亲王①的名字，可是谁知道未来将对德·波利尼亚克亲王的政变作何感想呢？由于莎士比亚心血来潮，或许为了报复，——正如博马舍之于贝尔加斯（比奇阿斯）——②福斯塔夫③在英国成了可笑的典型，他的名字引人发笑。他是小丑之王。其实福斯塔夫并非脑满肠肥、自作多情、自负、酗酒、衰老、伤风败俗，他是当年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嘉德骑士勋位获得者，并被授予高级指挥权。亨利五世登基时，福斯塔夫爵士至多三十四岁。这位将军在阿赞古尔战役中④功勋卓著，俘虏了德·阿朗松公爵，并于一四二〇年攻占了拚死固守的蒙特罗市。最后在亨利六世治下，他以一千五百名疲惫饥饿的士兵打败了法国的一万大军！以上是战争方面。如果由此转入文学，我国的拉伯雷，虽

① 德·波利尼亚克亲王(1780—1847)，一八二九年八月任法国外交大臣，同年十一月任内阁总理，次年七月国王查理十世在其支持下发布限制自由的四条敕令，遂引发了七月革命。

② 尼科拉·贝尔加斯(1750—1832)，里昂律师和政治家，博马舍涉嫌的一桩案子中的对手。剧作家在《有罪的母亲》中塑造了一个爱尔兰伪善家比奇阿斯的形象，影射贝尔加斯。

③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其原型为英国将领法斯托夫（1378—1459）。

④ 阿赞古尔是法国加莱海峡省的一个市镇，一四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英军在此打败法军。

然饮食有节，只喝清水，却被说成贪恋口腹，嗜酒如命，对法国文学最优美的作品之一《巨人传》的作者编造了许许多多可笑的故事。提善之友阿雷蒂诺①，他那个世纪的伏尔泰，由于思想上的放荡不羁与那个世纪的作品协调一致，如今的名声与他的作品和性格完全相左，那时滑稽可笑盛极一时，王后和红衣主教们编写如今被称为淫秽的故事。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法国，在现代史最严肃的部分，没有哪个女子——布吕娜奥和弗蕾代贡德除外②——比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受过更多的民间讹传之害；而全部行动皆有损于法国的玛丽·德·梅迪契③却逃脱了本该使她名声扫地的耻辱。玛丽挥霍了亨利四世积聚的财宝，从未洗清因事先知道谋害国王一事而受到的谴责，她的密友德·埃培农④没有阻拦拉瓦雅克⑤下手，而他与此人早已相熟；她使儿子不得不把她逐出法国，因为她鼓动另一个儿子加斯东在国内叛乱；最后，在愚人日⑥，红衣主教黎塞留向路易十三揭发了关于亨利四世之死的秘密材料，这

---

①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文学家，善写诽谤和讽刺文章，被称为"抽打王公的鞭子"，著有《书信集》等。

② 布吕娜奥（534—613）和弗蕾代贡德（545—597）分别为高卢瓦兹河东部的奥斯特拉西王国和瓦兹河西部的纽斯特里王国的王后。

③ 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法王亨利四世的第二个妻子，于一六一〇至一六一七年摄政。

④ 埃培农（1554—1642），法王亨利三世的宠臣，玛丽·德·梅迪契的情夫。

⑤ 拉瓦雅克（1578—1610），谋杀亨利四世的凶手。

⑥ 即一六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愚人指王太后玛丽·德·梅迪契和王后奥地利的安娜。她们误以为黎塞留已失去国王的宠爱。

才将她击败。相反，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保住了法国的王冠；她在不止一个伟大国君会屈服的情势下维护了王室的权威。在乱党分子和吉斯家族及波旁家族的野心家中，为首的是两位洛林红衣主教①，两个刀疤脸②，两位德·孔代亲王③，冉娜·德·阿尔布雷王后④，亨利四世，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加尔文，柯利尼兄弟⑤，泰奥多尔·德·贝兹⑥，她不得不冒着加尔文派报纸的冷嘲热讽，发挥了政治家最罕见的品德，最宝贵的天赋。这些事实当然是无庸置疑的。因此，在钻研法国十六世纪历史的人看来，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形象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形象。透过互相矛盾的抨击文章和不符事实的趣闻逸事，费尽周折弄清的事实真相一旦把中伤诽谤涤荡干净，一切便大白于天下，为这个不凡的女子增光。她没有女性的任何弱点，在欧洲淫靡之风最盛的宫廷中洁身自好，尽管财力匮乏，仍然营造了令人赞叹的宏伟建筑，似乎是为了补偿使艺术和政治肌体同样伤痕累累的加尔文派恣意破坏造成的损失。卡特琳娜夹在自称查理曼大帝继承人的王公贵胄和

---

① 指冉·德·吉斯(？—1550)和查理·德·吉斯(1524—1574)。

② 指德·吉斯公爵，洛林的弗朗索瓦(1519—1563)和他的儿子洛林的亨利(1550—1588)，“刀疤脸”是两人的绰号。

③ 指纳瓦尔王之弟、波旁的路易一世(1530—1569)和他的儿子波旁的亨利一世(1552—1588)。

④ 纳瓦尔王后，亨利四世之母。

⑤ 指法国海军元帅、新教领袖之一加斯帕尔·德·柯利尼(1519—1572)和他的兄弟，加尔文派教徒弗朗索瓦·德·柯利尼(1521—1569)。

⑥ 德·贝兹(1519—1605)，法国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神学家。

希望把德·波旁陆军统帅①的背叛掩埋于王座之下的叛逆的幼支之间，被迫与打算吞噬君主政体的异端作斗争，她没有朋友，在天主教党的首领身上看到了背叛，在加尔文党里看到了共和国，她运用了机智，这个最危险、也最有把握的政治武器！她决心一个接一个地要弄希望瓦卢瓦王室倒台的党，希望得到王冠的波旁家族和宗教改革派——这些当年的激进派幻想子虚乌有的共和国，正如当今的激进派其实无事可做。因此，她在世时，瓦卢瓦家族保住了王位。伟大的德·图②深知这个女人的价值，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时大叫："刚刚死去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君主制。"卡特琳娜的确具有最高度的君主制观念；因此她怀着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执著捍卫它。加尔文派作家对她横加指责显然是她的光荣，这些指责是因为她获得胜利才招来的。能否不用计谋取胜呢？全部问题就在于此。至于暴力，这个手段触及政治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如今已在置放了一块埃及大石③的广场上得到解决，置放大石是为了使人忘记弑君之罪，并献上统治我们的当今唯物主义政治制度的标志；这个问题在加尔默罗会和修道院得到解决④；在

---

① 指德·波旁公爵查理三世(1490—1527)，法国陆军统帅，后背叛弗朗索瓦一世，转而为查理五世效劳，在罗马围城中被杀身亡。

② 克里斯托夫·德·图(1508—1582)，巴黎高等法院首席院长。

③ 指一八三六年立于现今巴黎协和广场上的卢克索方尖碑。一七九三年路易十六在该广场被斩首。

④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三、四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山岳派处决了关押在该修道院的一百六十名拒绝宣誓的神甫。

圣罗克教堂的台阶上得到解决①；一八三〇年在卢浮宫前又一次被反对国王的人民解决了②，此后又被对付圣梅丽修道院和特朗斯诺南街共和派起义的拉法夷特的最佳共和国所解决③。任何政权，无论合法与否，遭到攻击时必须自卫；但奇怪的是，人民战胜贵族是大无畏的英雄，政权与人民决斗却被视为杀人凶手。最后，如果政权诉诸武力之后垮了台，它还被视为低能儿。现政府为保全自己将试图用两项法律治疗的疾患，正是查理十世受到侵袭，而这位君主希望用两道敕令摆脱的疾患。这难道不是辛辣的嘲弄吗？政权是否被允许用计谋挫败计谋呢？它该不该杀死要杀它的人？大革命的屠杀是对圣巴托罗缪屠杀④的回答。国王和贵族怎样惩治了十六世纪的起义者，称王称霸的人民便怎样惩治了贵族和国王。民众作家深知遇到类似情况人民还会照样行事，因此他们对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和查理九世横加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正如卡西米·佩里埃⑤在得知政权应该为何物时所说，任何政权都是持续不断的阴谋。人们赞美有胆量的作家们发表的

---

① 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热月党人起用炮兵司令波拿巴，在圣罗克教堂的台阶上向近在咫尺的保王党人开炮，镇压了他们的叛乱。

②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

③ 一八三二年和一八三四年路易-菲力浦政府在巴黎两次镇压了共和派的骚乱。据说指挥国民自卫军帮助推翻查理十世、使路易-菲力浦上台的拉法夷特将军(1757—1834)曾称路易-菲力浦政府为"最佳共和国"。

④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圣巴托罗缪节，查理九世在母后坚持下对当时在巴黎的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有三千余人罹难。

⑤ 卡西米·佩里埃(1777—1832)，王政复辟时期反对派的首领之一，一八三一年任内务大臣。

反社会格言，那么当社会真相被大胆公布时，为什么总在法国受到冷遇呢？单单这个问题就足以解释一切历史的谬误。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运用于迎合民众激情的毁灭性学说和镇压人民野蛮或疯狂举动的保守派学说，你们将找到某些人物不得人心或大得人心的原因。洛巴德蒙和拉费玛① 与当今的某些人一样，忠心耿耿地捍卫他们信赖的政权。士兵也好，法官也好，他们全服从于君主政体。德·奥泰兹② 若在今天不执行内阁的命令会削职罢官，查理九世却留他管理外省。众人的政权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一个人的政权不得不考虑臣民，考虑权贵和小民。

卡特琳娜与腓力二世及德·阿尔伯公爵一样，也与吉斯兄弟及格朗韦尔红衣主教一样③，觉察到宗教改革运动给欧洲准备的前途。他们看到君主政体、宗教、政权摇摇欲坠！卡特琳娜立即在法兰西国王们的书房深处给威胁现代社会的审查精神下了一道死刑判决，这道判决终于被路易十四付诸执行。废除南特敕令④ 之所以是个失败的措施，原因只在于

---

① 洛巴德蒙（约1590—1653）和拉费玛（约1587—1657）均为黎塞留政策的忠实追随者。

② 德·奥泰兹子爵（1509—1578），巴约纳军政长官。圣巴托罗缪屠杀的次日，他没有遵照诏书处死该城的新教徒。

③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国王；德·阿尔伯公爵（1508—1582），西班牙政治家和将领；格朗韦尔红衣主教（1517—1586），腓力二世的大臣。

④ 南特敕令是法王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一六八五年由路易十四下令废除。

它激起了欧洲对路易十四的愤怒。换一个时代，英国、荷兰和帝国就不会在国内鼓励法国流放者在法国鼓动叛乱了。

一无所获的异端们威严的女对手从斗争中获得的威名，为什么今天不予承认呢？加尔文派写了许多文章声讨查理九世的计谋；但是你们在法国走一遭吧。发现那么多美丽的教堂坍塌的废墟，衡量出新教徒对社会肌体造成的巨大伤害，得悉他们进行了多少次报复，悲叹个人主义的灾难和当今法国的伤疤，其根源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信仰自由问题中，这时你们会怀疑刽子手在哪一边吗？正如卡特琳娜在这篇研究的第三部中所说："可惜每个时代都有些虚情假意的作家准备为该当被杀的两百名无赖哭泣。"试图使元老院同情卡提利纳党的恺撒若有听命于他的报纸和反对派，说不定会击败西塞罗。①

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卡特琳娜为何在历史上和老百姓当中受到冷遇。法国的反对派始终由新教徒组成，因为反对派的政治从来只是否定；它继承了路德派、加尔文派和新教徒对于自由、宽容、进步和哲学等可怕字眼的理论。政权的反对派们用两个世纪创立了自由意志的可疑学说，又用另外两个世纪发展了自由意志的第一个推理——信仰自由。本世纪正试图确立第二个推理，即政治自由。

处于已走完和有待走完的路程之间的卡特琳娜和教会宣布了现代社会的有益原则：una fides，unus dominus②，对革

① 卡提利纳（公元前108—62），反对元老院的罗马贵族，其阴谋被执政官和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挫败。

② 拉丁文：一个信仰，一个主人。

新者使用生杀大权。尽管她被击败，但是后世认为她做得对。自由意志、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不要与公民自由混为一谈）的产物便是当今的法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国是什么？一个惟独关心物质利益的国家，没有爱国主义，没有良心，政权无力，选举——自由意志和政治自由的果实——只提拔平庸之辈，强暴的力量在对抗民众暴力中变得必不可少，扩大到区区小事的讨论压制政治团体的一切行动；金钱支配一切问题；个人主义——无止境地分割遗产乃至消灭家庭的可怕产物——将吞噬一切，甚至民族，利己主义有一天将把民族拱手让给入侵者。人们会想："为什么沙皇不行"，正如人们曾经自问："为什么奥尔良公爵不行呢？"现在人们珍惜的东西不多，再过五十年，就什么也不会珍惜了。

所以，卡特琳娜和一切拥护井然有序之社会的人们认为，社会人，即庶民，没有自由意志，不应信奉信仰自由的教条，也不应有政治自由。但是，不给庶民反抗君主的保证，任何社会不可能存在，结果庶民有了受限制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具体的自由；定义明确、特点鲜明的自由。这是合乎情理的。自然，人无力阻碍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一个君主能损及金钱。在这场旷日持久（延续了五个世纪）的斗争中，吃了败仗的大政治家们承认庶民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容许发表反社会思想的自由，也不容许庶民有无限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庶民和自由在政治上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字眼，同样，公民人人平等是一句无时不被天性否认的无意义的话。既承认一种宗教的必要，政权的必要，又给庶民否认宗教的权利，攻击

宗教信仰、通过可以传播并已得到传播的公开表达的思想反对行使政权的权利，这是办不到的，也并非十六世纪天主教徒的愿望。唉！加尔文派的胜利还会使法国付出比迄今为止已付出的大得多的代价，因为今日的宗教、政治、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等宗派是加尔文教义的尾巴；看到政权的错误，它对智力的轻蔑，对物质利益的喜爱，——政权想拿物质利益作支点，而这在一切手段中迷惑力最大——除非得到天助，否则摧毁之神将再次战胜保守之神。一无所失并将赢得一切的进攻者们配合默契；有钱的对手们却不愿在金钱和自尊心方面作任何牺牲以博得保卫者的好感。

印刷术给自伏多瓦教派和阿尔比教派① 开始的反对派帮了忙。当人类思想不再被迫凝炼成最易传播的形式，当它一旦披上多种外衣，不再是某种神圣的公理，而变成人民本身，这时就需要与众多的思想和众多的人作斗争。王权在这场战争中屈服了，如今我们在法国目睹它与一些使它变得别扭任性、甚至令人讨厌的分子作最后一次组合。政权是行动，选举原则是讨论。讨论无休无止，就不可能有政治。所以，我们应当把猜到这个前途并奋力抗争的女子视为伟大的女子。波旁家族之所以接替了瓦卢瓦家族，之所以找到了要夺取的王冠，它靠的是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假设第二个刀疤脸仍然活

---

① 伏多瓦教派是十二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存在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个天主教异端教派，据说由里昂人皮埃尔·伏多瓦所创建。阿尔比教派是十二世纪末年开始活跃于法国西南部的异端教派。

着，那么无论贝恩人① 如何强大，也未必能抓住王权，从德·马耶讷公爵② 和吉斯余党把王权出卖给他索取的高价便可见一斑。卡特琳娜不得不为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的死引咎自责，两人及时的死挽救了她，值得注意的是，她使用的必要手段没有受到加尔文派作家和现代作家的非难。虽无严肃作者们所说的投毒，但有更令人发指的手段：毫无疑问，她阻止巴雷③ 挽救其中的一个，又对另一个实行了长期的精神谋杀。弗朗索瓦二世的迅速丧命和查理九世被巧妙导致的死亡都不损害加尔文派的利益，这两件事的起因隐藏在最高层，同时代的作家和百姓没有起疑心，只有德·图、洛皮塔尔④ 之类最有远见卓识的人，或两党的领袖——他们觊觎或保卫王权，认为这样的手段大为必要——猜到了个中原因。奇怪的是民歌攻击卡特琳娜的品行。大家知道下面这件轶事：卡特琳娜和亨利四世会谈期间，一个士兵在图尔城堡的警卫室一边烤鹅，一边唱歌，歌里对王后大加凌辱，把她比作加尔文派拥有的最大口径的炮。亨利四世拔剑欲杀士兵，卡特琳娜拦住他，只对侮辱者叫道："喂！鹅是卡特琳娜给你的！"如果把昂布瓦

---

① 指出生于贝恩首府波城的纳瓦尔王，后来的亨利四世。

② 指洛林的查理·德·马耶讷公爵（1554—1611），其兄洛林的亨利于一五八八年被谋杀后，他继任天主教联盟的首领。

③ 昂布鲁瓦斯·巴雷（1509—1590），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首席外科医生，现代外科医学之父。

④ 米歇尔·德·洛皮塔尔（1505—1573），一五六〇至一五六八年任法兰西大法官。

斯的处决①归咎于卡特琳娜，如果加尔文派要这位出类拔萃的女子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的一切不幸后果负责，那么她和以后的罗伯斯比尔②一样还有待人们作出评价。况且卡特琳娜出于对安茹公爵③的偏爱，轻易断送了两个长子的性命，结果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亨利三世和所有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对母亲冷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故意沉湎于酒色，如同母亲怂恿下的查理九世，变成一个没有儿子的丈夫，没有继承人的国君。不幸的是，卡特琳娜的幼子阿朗松公爵染疾夭折。卡特琳娜作了闻所未闻的努力压制儿子的情欲。史书记载了他从波兰回国时在舍农索宫堡游廊里举行的裸女晚餐，但这并没有改变亨利三世的坏习惯。④这位伟大王后的最后一句话概括了她的政策，它那样入情入理，以致我们将看到所有内阁在类似情况下都会把它付诸实施。“*砍得好，我的儿，*”当亨利三世在她临终时来到床前向她宣布王权的敌人已被处死时⑤，她说道，“*现在得修补篱笆。*”如此她指出王权应当立即与洛林家族和解并加以利用，恢复吉斯们包围国王的希望，这是阻止他们的仇恨产生后果的唯一办法；但是她一直运用的这种妇

① 一五六〇年三月，法国胡格诺派贵族反对吉斯家族的密谋失败后，谋反者均在昂布瓦斯被处决。

②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律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生于庇卡底的阿腊斯。

③ 安茹公爵（1551—1589），卡特琳娜的第三子，一五七四年立为波兰王，其兄查理九世死后，他继承法国王位，即亨利三世。

④ 亨利三世以贪恋男色著名。

⑤ 指一五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洛林的亨利·德·吉斯公爵在布卢瓦被暗杀。

道人家和意大利女子的坚持不懈的计谋与亨利三世骄奢淫逸的生活无法调和。伟大的母亲一死(mater castrorum①)，瓦卢瓦的政策随之消亡。

在着手撰写带有故事情节的风俗史之前，这篇研究的作者耐心细致地研究了法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勃艮第派和阿玛尼亚克派的争端②，吉斯家族和瓦卢瓦家族的争端，每场争端都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作者的意图是写一部生动的法国史。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③、卡特琳娜和玛丽·德·梅迪契，这三个女子在其中占据重大地位，她们统治了十四到十七世纪，直至路易十四。在三位王后中，卡特琳娜最美丽，最令人感兴趣。伊莎贝尔的可怕爱情，玛丽·德·梅迪契的虽不大出众、但更为可怕的爱情，没有辱没这种阳刚的统治。伊莎贝尔吁请英国人来法国对付自己的儿子，又爱上了小叔子奥尔良公爵和勃瓦布尔东。玛丽·德·梅迪契的一笔账分量更重。两人都没有政治天才。经过这些研究和对比，作者对卡特琳娜的伟大坚信不疑：他了解到她的处境一再出现困难的内情，承认全受过新教徒影响的史学家们对这位王后多么不公正；下面是他仅存的三篇概述，抨击了关于她，她周围的

① 拉丁文：军队之母。

② 一四〇七年奥尔良公爵路易在巴黎被勃艮第公爵无畏约翰所杀，路易的岳父阿玛尼亚克伯爵联合南方的领主们起兵直逼巴黎城下，从此两派冲突不断，争权夺利，把王国分裂为二。一四三五年勃艮第派和阿玛尼亚克派签订阿腊斯条约，达成了和解。

③ 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1371—1435)，法王查理六世的妻子，曾数度摄政。

人物以及当年之事的几个错误观点。这部论著之所以放入《哲理研究》，是因为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思想的影响。但是在进入卡特琳娜与一生的两大困难搏斗的政治角斗场之前，有必要以不偏不倚的批评观点对她以前的生活作一简略的介绍，使人们几乎可以纵览这位王后广阔一生的全过程，直到这篇研究的第一部开始为止。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王族中，对正统的藐视没有哪一个比得上大名鼎鼎的梅迪契家族，这个姓氏在法国读作梅迪西。该家族的权力说与如今俄国信奉的学说相同：任何首领登上宝座就变成真正的王，正统的王。米拉波[1]说得对："我家只有一桩门户不相当的婚姻，即与梅迪契家族的联姻"；因为，尽管被收买的系谱学家们作了种种努力，在一三一四年任佛罗伦萨旗手[2]的阿维拉尔·德·梅迪契之前，梅迪契们无疑是些变成豪富的佛罗伦萨普通商人。这个家族在著名的托斯卡讷共和国的历史上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一人，是一三七八年成为旗手的萨尔韦斯特罗·德·梅迪契。他有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德·梅迪契。

科西莫的后裔有"高贵的"洛伦佐·德·内穆尔公爵，卡特琳娜的父亲德·乌尔比诺公爵，教皇利奥十世，教皇克莱芒七世和亚历山大——不是人们所说的佛罗伦萨公爵，而

---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作家，第三等级的代表。

② 旗手，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首领的称号，全名为"正义旗手"。

是 della città di Penna①公爵，这是教皇克莱芒七世授予的爵位，作为晋升托斯卡纳大公爵位的阶梯。

洛伦佐的后裔有佛罗伦萨的布鲁图斯、杀死亚历山大公爵的洛伦齐诺②；第一位大公科西莫和直至一七三七年家族灭绝前的全体托斯卡纳君主。

但是，在玛丽·德·梅迪契的父亲征服托斯卡纳、大公们一个接一个自然继位之前，科西莫和洛伦佐这两个支系中没有一个是嫡系统治。获得佩纳城公爵爵位、被洛伦齐诺暗杀的亚历山大·德·梅迪契是卡特琳娜之父德·乌尔比诺公爵和一名摩尔女奴生的儿子。因此，洛伦佐的婚生子洛伦齐诺有杀死他的双重权利，一是作为家族的篡权者，二是作为该城的压迫者。有几位史学家甚至认为亚历山大是克莱芒七世之子。这个私生子由于和查理五世③的私生女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结婚，才被承认为共和国的首领和梅迪契家族之长。

比昂卡·卡佩洛的丈夫弗朗西斯科·梅迪契把这位著名的威尼斯女子买来的一个庶民的男孩认作儿子，奇怪的是，费迪南继承弗朗西斯科的爵位时，保留了这个假冒孩子的权

---

① 意大利文：佩纳城的（公爵）。

② 布鲁图斯，反对恺撒独裁统治的古罗马政治家，得到恺撒宽容，历任要职，但仍企图恢复共和政体，参与了刺杀恺撒的密谋。洛伦齐诺是位有才华的作家，在罗马捣毁了亚德里安时代最美的一些雕像的头颅。教皇要处他绞刑，他逃至佛罗伦萨，成为亚历山大的朋友，后来又刺杀了公爵，故有佛罗伦萨的布鲁图斯之称。

③ 查理五世（1500—1558），即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后成为日耳曼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

利。①这孩子名叫堂·安托尼奥·德·梅迪契，在四朝治下被视为家族的一员，得到每一朝的好感，为家族出过大力，死后受到普遍的悼念。

梅迪契家族几乎全体先祖都有私生子，这些私生子个个命运辉煌。红衣主教朱利厄斯·德·梅迪契，即教皇克莱芒七世，朱利厄斯一世的非婚生子。红衣主教希波利特·德·梅迪契也是私生子，差一点当上教皇和家族之长。

有几个编造趣闻轶事的人断言卡特琳娜的父亲德·乌尔比诺公爵谈到她的未婚夫、弗朗索瓦一世的次子亨利有某种先天性缺陷时曾对她说：A figlia d'inganno non manca mai figliuolanza（机智女子绝不会无后）。然而，卡特琳娜的父亲、梅迪契家族的洛伦佐二世，一五一八年再婚，娶了奥弗涅的玛德莱娜·德·拉图尔，一五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比产下女儿卡特琳娜后死去的妻子仅仅晚了几天。故卡特琳娜一出世便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因此她的童年遭遇离奇，介入了佛罗伦萨人的血腥辩论，他们想从希望统治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手中夺回自由，但是梅迪契们处事极为慎重，因而卡特琳娜的父亲得到了乌尔比诺公爵的爵位。卡特琳娜的父亲洛伦佐死后，梅迪契家族的合法族长是教皇利奥十世，他让朱利亚诺的非婚生子、当时任红衣主教的朱利厄斯·德·梅迪契管理佛罗伦萨。利奥十世是卡特琳娜

① 弗朗西斯科·德·梅迪契(1541—1587)，科西莫一世的长子，一五七四年起任托斯卡讷大公。一五八七年十月十日与妻子双双中毒身亡，据说这是他的弟弟红衣主教费迪南·德·梅迪契所为。

的叔祖，而红衣主教朱利厄斯，即后来的克莱芒七世，因庶出才成了她的叔叔。布朗托姆① 因之极为诙谐地称这位教皇是圣母院的叔叔。在梅迪契家族为返回故地围困佛罗伦萨期间，剥夺了卡特琳娜全部财产的共和党不满足于把年仅九岁的她关进修道院，还想根据一个名叫巴蒂斯特·塞的人的建议，把她置于两个雉堞之间，任凭炮火轰击。在一次商讨如何了结此事的会议上，贝纳多·卡斯蒂格利奥纳② 走得更远，他不主张把卡特琳娜送还教皇，反要把她交给士兵糟蹋。可见一切民众革命都大同小异。卡特琳娜如此支持王权的政策也许是从一个九岁的意大利女孩不可能不懂的这类场面中接受忠告的结果。

得到私生子克莱芒七世鼎力协助的亚历山大·德·梅迪契的晋升，其根由恐怕一是他的不合法身分，二是查理五世对其鼎鼎大名的私生女玛格丽特的爱。教皇和皇帝受到同一种感情的启迪。在那个时代，威尼斯与世界各地通商，罗马对世界实行精神控制；意大利仍然由土生土长的诗人、将军、政治家统治。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如此稀罕、如此众多的天才云集于一国。由于天才荟萃，连最小的王子也是超凡出众之人。意大利充盈着才干、胆识、科学、诗歌、财富、谈情说爱之风，尽管它被连绵的内战闹得四分五裂，一切征服者都在此交手，争夺最美丽的田园。实力雄厚的强者是不怕承认自身弱点的。这大概是出现私生子黄金时代的原因。不过应当为梅迪契家

① 布朗托姆（1540—1614），法国的回忆录作家。

② 贝纳多·卡斯蒂格利奥纳，一五二九年佛罗伦萨顽固派的首领。

族的非婚生子女说句公道话，他们热心为这个家族光耀门庭，增加其财富和权力。因此，摩尔女人的儿子佩纳城公爵一旦被立为佛罗伦萨的专制君主，便赞成教皇克莱芒七世对时年十一岁的洛伦佐二世之女表示关切。

在研究这个古怪的十六世纪的人和事的发展时，决不应当忘记无休止的斗智是当时政治的一个因素，它在各种性格的人身上毁掉了人们想象中杰出人物必须具备的率直风度和宽广胸怀。这一点尤其可使卡特琳娜得到宽恕，并驳斥宗教改革派的作家们所有平庸和疯狂的指控。当年是这种政治最美好的时代，其准则已由马基雅弗利和斯宾诺莎，霍布斯和孟德斯鸠写出，[①]因为《苏拉和幼格拉特的对话》包含了孟德斯鸠的真实思想[②]，他与百科全书派的联系不允许他作进一步的发挥。这些原则如今是策划恢宏统治大计的一切内阁的秘密伦理。在法国，当拿破仑运用in cute[③]的这种意大利天才而并非次次马到成功时，我们对他横加指责；但是在西班牙问题上，查理五世、卡特琳娜、腓力二世、朱利厄斯二世的表现不会与他不同。在卡特琳娜出生的年代，如果以正直的观点记载历史，那么历史就会象一部怪诞的小说了。在威胁教皇职

---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以上三人的著述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转折点。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作家，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

② 孟德斯鸠借这篇《对话》，让古罗马统帅、独裁者苏拉（公元前138—78）为处死和流放大批反对他的罗马人进行辩解。

③ 拉丁文：与生俱来。

权，因而也威胁王权的路德的进攻面前，查理五世被迫支持天主教，却听任罗马受围困，并把教皇克莱芒七世囚禁起来。就是这个克莱芒七世，他没有比查理五世更凶残的敌人，却向查理五世大献殷勤，以便将亚历山大·德·梅迪契安插在佛罗伦萨，查理五世甚至把女儿嫁给了这个私生子。亚历山大地位确立后，立即与克莱芒同心协力，利用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与弗朗索瓦一世结成姻亲，试图危害查理五世，两人还答应帮助弗朗索瓦一世重新征服意大利。洛伦齐诺·德·梅迪奇为了杀死亚历山大公爵，陪着他花天酒地，对他百依百顺。这个时代心灵最伟大的人之一菲力浦·斯特罗齐对这次谋杀极为赏识，发誓他的每个儿子都将娶凶手的女儿为妻，当这几个儿子受到卡特琳娜的保护，有能力缔结金玉良缘时，——一个儿子是多里亚[①]的竞争对手，另一个是法国元帅——他们都严格履行了父亲的诺言。亚历山大的继任人科西莫·德·梅迪契与他非亲非故，却在十二年中一直对归根结底给了他政权的那些人怀着刻骨的仇恨，终于以最残忍的方式替这个暴君报了仇。科西莫十八岁被拥立为王；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为亚历山大报仇的同时宣布其合法子嗣的权利无效！……查理五世确认外孙的权利被剥夺，承认科西莫取代亚历山大之子的地位。科西莫被红衣主教西博送上宝座后，当即将他流放。于是红衣主教西博立刻指控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科西莫，第一位大公，曾想毒死亚历山大之子。这位大公与查

---

① 安德雷亚·多里亚(1466—1560)，一五二四年任弗朗索瓦一世的海军司令，后转而为查理五世效力。

理五世一样惟恐失去权势，也与皇帝一样给自己的儿子弗朗西斯科让权，他事先指使人杀死了另一个儿子堂·加尔西亚，为被加尔西亚暗杀的红衣主教乔万尼·德·梅迪契报仇。科西莫一世和儿子弗朗西斯科本该全心全意效忠法国王室——唯一可以支持他们的力量，却当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仆从，因而成为他们家族的荣耀之一，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卑鄙阴险的暗藏敌人。以上是梅迪契家族互相矛盾、不合逻辑的主要行为，奸诈的勾当，卑劣的阴谋。意大利和欧洲其他王公的行止由此可见一斑。科西莫一世派往法国宫廷的所有使者都接到秘密指示，奉命等卡特琳娜的亲戚斯特罗齐在宫廷时把他毒死。查理五世也下令暗杀了弗朗索瓦一世的三名使臣。

一五三三年十月初，佩纳城公爵由洛伦佐二世的唯一继承人卡特琳娜·德·梅迪契陪同，从佛罗伦萨出发赴里窝那①。公爵和佛罗伦萨公主——这位芳龄十四的少女的称号——在数量可观的大群仆役、官员和秘书的簇拥下离城，前有武士开道，后有骑兵护卫。年轻公主对自己的命运还一无所知，只听说教皇即将在里窝那与亚历山大公爵会晤；但她的姑父菲力浦·斯特罗齐不久便向她透露了为她安排的前程。

菲力浦·斯特罗齐娶了卡特琳娜的父亲德·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德·梅迪契的异母妹妹克拉丽丝·德·梅迪契；结亲的目的一是要人民党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皈依梅迪契家

① 里窝那，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港口城市。

族的事业，二是为召回当时被放逐的梅迪契家族铺路搭桥，但是因缔结这门亲事遭到同党迫害的这位粗犷的比武者却从未改变过态度。虽然他的行为稍稍受到姻亲关系的制约，表面上有所改变，但是他对人民党忠诚不渝，一旦预感到梅迪契家族奴役佛罗伦萨的企图，便声明反对他们。这位伟人甚至没有接受利奥十世送给他的一块亲王封地。菲力浦·斯特罗齐此刻是梅迪契家族政策的牺牲品，该政策在手段上摇摆不定，但目标确定不移。克莱芒七世遭到科洛纳家族的突然袭击，逃到圣昂热城堡，斯特罗齐与被俘的克莱芒七世共患难，后被克莱芒当作人质交出带到那不勒斯。[①] 教皇一获得自由便向敌人猛烈进攻，斯特罗齐险些丧命，被迫交付巨款才离开了看管严密的监狱。获释后，他出于正派人天生的厚道，一片天真地去见也许暗自庆幸已将他摆脱掉的克莱芒七世，教皇一定对自己的行为极为羞愧，所以斯特罗齐受到最坏的接待。就这样，斯特罗齐年纪轻轻便上了政治廉洁的人坎坷一生的第一课，这种人的良心不顺应事态的频繁变化；行动只取悦于德行，因而受到众人的迫害：人民迫害他，因为他反对他们盲目的激情，政权迫害他，因为他反对它篡权夺位。这些伟大的公民一世受苦，只有良心的有力呼声和支配他们一切行动的充满豪情的社会责任感支持他们。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个个和斯特罗齐一样伟大，和他们的梅迪契党对

---

① 罗马的科洛纳家族与克莱芒七世为敌，一五二六年红衣主教庞培·科洛纳企图劫持他，教皇逃往圣昂热城堡。翌年他支持罗马抵御查理五世军队的围攻，后被俘投降，经红衣主教科洛纳调解获释。

手一样发展全面，尽管被其佛罗伦萨式的诡计所击败。在帕济家族的谋反中[1]，有什么比与广阔地域通商的这一家族 族长的行为更值得赞美呢？实施谋反大计之前，他与亚洲、地中海东岸地区和欧洲结清了一切账目，为的是万一他死掉，他的客户不致受任何损失。十四至十五世纪梅迪契家族的发家史虽然已有伟大的天才执笔，仍不失为有待编写的最美的历史之一。这不是一个共和国、一个社会、一个独特文明的历史，而是政治家的历史，永恒的政治史，篡权者和征服者的历史。菲力浦·斯特罗齐回到佛罗伦萨后，重建起原有的政府形式，把另一名私生子希波利特·德·梅迪契和此时与他步调一致的亚历山大排除于政府之外。人民的反复无常令他惊恐；由于惧怕克莱芒七世报复，他去督管他在里昂的一家大商号，这家商号与他在威尼斯、罗马、法国和西班牙的银行家有商业往来。奇怪的是，这些人承受着公共事务的负担，与梅迪契家族不断斗争的负担，——还不算与本党的辩论——也肩负着贸易和投机的重担，银行及其纠纷的重担，货币种类过多及伪币制造使当年的银行业务远比今日困难。（银行家一词源 出 银行家们坐在上面敲击金银币辨别真伪的长凳。）菲力浦以他钟爱的妻子的死作为共和党提出种种要求的借口，它的警察在一切共和国中因人人以自由——它使一切合法化——的名义互相刺探而变得更加可怕。菲力浦在佛罗伦萨被迫接受亚历山大的奴役时才返回；但他先去晋见了克莱芒七世，教皇的事

[1] 帕济是佛罗伦萨持共和政见、密谋反对梅迪契的家族，一四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谋反失败。

务进展顺利，因此消除了对他的恶感。梅迪契家族在胜利之时极需斯特罗齐这样的人，哪怕只是为亚历山大的登基作准备，因此克莱芒促使他决定在这个即将开始压迫该城的私生子的委员会中占一席位，菲力浦接受了参议员的证书。但是两年半以来，他与尼禄身边的塞内加和布鲁斯一样①，观察到暴政的端倪。此时人民对他极不信任，他奋力反抗的梅迪契家族对他极为怀疑，他料定大难将至。因此，他从亚历山大公爵那里一听说卡特琳娜与法国一位王子结亲的谈判，婚约或许即将在谈判代表约会的地点里窝那缔结，他便打算到法国去，和需要一个监护人的侄女共命运。亚历山大十分高兴摆脱一个在佛罗伦萨事务中极难通融的人，因而对这个免得他谋害人命的决定表示支持，并建议斯特罗齐领导卡特琳娜的家政。为了引起法国宫廷的赞叹，梅迪契家族果然为这位被他们不恰当地称为佛罗伦萨公主，又名乌尔比诺小公爵夫人的女子组织了出色的随从队伍。不算护卫队和仆役，随行人员逾千，亚历山大公爵、卡特琳娜和斯特罗齐走在队列之前；队尾尚在佛罗伦萨城门时，排头已经过城外如今以编制草帽为业的第一个村庄。百姓们开始知道卡特琳娜即将嫁给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个儿子；不过这还是传闻，现在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佛罗伦萨向里窝那进发，这个传闻在托斯卡纳人眼中就变得确实了。卡特琳娜根据出行所作的准备猜到此行与她的

①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的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曾任皇储尼禄的太傅；布鲁斯(？—62)，尼禄的主要顾问。

婚姻有关，姑父又向她透露了野心勃勃的家族想把她嫁给王太子的计划业已流产。亚历山大公爵仍然希望德·阿尔巴尼公爵能够使法国国王改变决定，这位国王既想在意大利收买梅迪契家族的支持，又只愿意把奥尔良公爵①让给他们。这种小家子气使法国失去了意大利，又没能阻止卡特琳娜当上王后。

这位德·阿尔巴尼公爵是亚历山大·斯图亚特之子，苏格兰王约克三世的兄弟，他娶了卡特琳娜之母布洛涅的玛德莱娜·德·拉图尔的姐妹布洛涅的安娜·德·拉图尔；所以他是卡特琳娜的姨父。卡特琳娜由于母亲的关系才那般富有，与众多的家族有姻亲关系；奇怪的是，她的情敌狄安娜·德·普瓦蒂埃②竟是她的表姐妹。狄安娜的父亲冉·德·普瓦蒂埃的母亲是乌尔比诺公爵夫人的姨妈，布洛涅的冉娜·德·拉图尔。卡特琳娜和她的儿媳玛丽·斯图亚特也是亲戚。

卡特琳娜这时得知她的嫁资有十万杜卡托。杜卡托是一种金币，大小与我国的古币路易相同，但厚度只有其一半。考虑到金子的高昂价值，当年十万杜卡托约相当于今天的六百万，现在一杜卡托几乎值十二法郎。由此可见菲力浦·斯特罗齐在里昂的银号资本十分雄厚，因为交付这一百二十万金利勿尔的便是他在该城的经纪人。卡特琳娜的陪嫁还有奥弗

---

① 即弗朗索瓦一世的次子亨利·德·瓦卢瓦(1519—1559)。

② 狄安娜·德·普瓦蒂埃(1499—1566)，亨利二世的情妇，被其封为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

涅和洛拉盖两处伯爵领地，教皇克莱芒送给她的价值十万杜卡托的首饰、宝石和其他结婚礼物，亚历山大公爵也送了礼。

抵达里窝那时，还那么年轻的卡特琳娜对她的圣母院叔叔、当时梅迪契的一家之长教皇克莱芒为压倒法国宫廷摆下的过分豪华的排场一定很得意。他乘一艘双桅战船先期到达，这艘船整个用深红缎子帷幔装饰起来，衬以金穗饰，搭了一个金线锦缎天篷。装饰这艘船花费了近两万杜卡托，船上有好几间为法国的亨利的未婚妻准备的房间，间间陈设着梅迪契家族所能搜罗到的最贵重的珍玩。身着华丽号衣的桨手和全体船员有一位罗得岛骑士团的修会会长当船长。教皇的家族成员在另外三艘船上。德·阿尔巴尼公爵的几艘双桅战船停泊在克莱芒七世的战船旁，组成一支颇为壮观的舰队。亚历山大公爵把卡特琳娜卫队的军官们介绍给教皇，并与教皇秘密会谈，很可能在会谈时向他介绍了塞巴斯蒂安·蒙特库科利伯爵（此人据说刚刚有些突然地离开为皇上效力的职务）、皇上的两名将军安东尼·德·莱沃和费迪南·德·贡扎格。朱利厄斯和亚历山大这两个私生子是否曾预谋拥立奥尔良公爵为王储？向为查理五世效力之前研读过医学的塞巴斯蒂安·蒙特库科利伯爵许诺过什么报偿？历史对此保持缄默。我们还将看到这件事笼罩在怎样的迷雾中。由于情况如此晦暗不明，近来有些严肃认真的史学家接受了蒙特库科利清白无辜的看法。

卡特琳娜这时从教皇口中正式得知为她安排的婚事。德·阿尔巴尼公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法国国王信守他的

次子娶卡特琳娜的诺言。克莱芒心急如焚，他极怕皇帝的诡计或法国的轻蔑——王国的权贵们不赞同这门亲事——推翻他的计划，因此立即登船开赴马赛，于一五三三年十月末抵达。尽管梅迪契家族十分富有，法国王室仍然使它相形见绌。为了表示这些银行家慷慨到何种程度，教皇放进新娘钱袋里的压箱钱竟是一套举世无双、因而历史价值难以估量的金质纪念章。弗朗索瓦一世喜爱奢华和节日，这一次大出风头。亨利·德·瓦卢瓦和卡特琳娜的婚礼举行了三十四天。关于教皇和法国国王那次赫赫有名的会晤，普罗旺斯和马赛的所有史书都作了详尽的记载，我们无需一一赘述，它以德·阿尔巴尼公爵对守斋义务开的玩笑而著称①；布朗托姆提到的这个可笑的误会使宫廷大大乐了一阵，它表现出那个时代的风俗情调。尽管亨利·德·瓦卢瓦只比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大二十天，教皇仍要求这两个孩子在结婚大典之日完婚，因为他对政治上的花招和当年惯用的诡计极为担心。史书称，克莱芒想得到定婚的证据，特意在马赛呆了三十四天，希望他的年轻亲戚拿出明显的证据；因为十四岁的卡特琳娜已经成年。A figlia d'inganno, non manca mai la figliuolanza.“机智女子绝不会无后”这句被讹传是卡特琳娜父亲说的名言，大概是克莱芒动身前询问新娘时对她讲的宽慰话。

卡特琳娜十年不育，对此人们作出了种种最离奇的揣测。如今很少有人知道好几篇医学论著对这一特殊情况提出过猥

① 基督教徒在规定的日子不准吃肉和油腻食物。法语中“肉”(la chair)这个词也有“肉欲”之意，故可开一语双关的玩笑。

亵到令人难以启齿的假设。不过还可以读读贝尔撰写的费尔内这一词条。① 从中可以估计出仍然压在这位王后身上的离奇中伤的分量，她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歪曲。亨利二世是她不育之过的唯一原因。在生育私生子不会令任何君王难堪的时代，比元配夫人更受宠幸的狄安娜·德·普瓦蒂埃没有生孩子，单单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在外科医学上没有比亨利二世的先天性缺陷更出名的事，何况在法文和拉丁文享有同样特权的年代，宫廷命妇可以把他说成德·圣维克托神甫的戏言，对此也作了解释。② 王子作手术后，卡特琳娜怀孕十一次，生下十个孩子。对法国而言，幸亏亨利二世拖延了时日。倘若他与狄安娜有了孩子，政治局势会格外复杂。施行手术后，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已是半老徐娘。仅仅这一条就证明应当为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写一部完整的传记；拿破仑说过一句隽永的话：法国史应当只有一卷或者一千卷。

教皇克莱芒七世逗留马赛期间，若把查理五世与法国国王的表现作一比较，那么国王大大胜过皇帝，而且这种优势表现在一切方面。下面是一位同时代的人对这次会晤所作的简要概述。

“教皇陛下被引至前述为他准备的港口外的宫殿，然后人人各自回营，等待次日陛下准备入城。入城的场面豪华壮观，

① 皮埃尔·贝尔（1647—1706），法国作家，著有《历史与考证辞典》。据说卡特琳娜的不育症是医生费尔内治愈的。

② 这是利用拉丁文中的 vector 和十六世纪法语中的 vit tort 所作的文字游戏，影射亨利二世的生殖器有毛病。

他坐在一张两人抬的高椅上，身着教皇袍，未戴三重冕，前面有一匹白色小走马驮着圣体，两名徒步的驭手手握白丝缰绳，服饰十分齐整。后面是身着主教袍骑在主教母骡上的全体红衣主教和由众多法国和意大利宫廷男女侍从陪同的盛装艳服的乌尔比诺女大公。一行人伴随圣父来到为他准备的下榻处，然后一一退下；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没有出现纷乱和嘈杂。教皇入城时，王上乘三桅战舰渡水来到教皇离开的地点下榻，准备次日作为法国国王向圣父表示诚服……

王上准备停当，由旺多姆公爵（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之父）、圣波尔伯爵、德·蒙庞西埃和拉罗什-絮尔-依翁两位先生、死于萨瓦的萨瓦公爵的兄弟内穆尔公爵、德·阿尔巴尼公爵和其他几位伯爵、男爵和领主等血统亲王陪同，动身前往教皇驻跸的宫殿，他的内室侍从长德·蒙摩朗西领主始终不离他左右。国王抵达宫殿后，受到教皇和正在开会的红衣主教团人情味十足的接待。尔后，人人回到安排的地点，国王设宴款待好几位红衣主教，其中有教皇的侄子德·梅迪契红衣主教，一个豪爽慷慨、随从众多的人。次日，听命于教皇陛下和国王的人开始聚会，商谈此次会晤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探讨了信仰问题，宣讲了镇压异端、阻止事态更加混乱的教皇谕旨。然后按照过去向德·阿尔巴尼公爵提出的或相仿的条件，缔结了国王次子奥尔良公爵和教皇陛下的侄女乌尔比诺女大公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婚约。完婚大典隆重举行，圣父把两人结为夫妻（这个意大利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未在语言中确立下来。当时在法国和意大利都说某某人与某某女子结婚，

即娶她为妻之意)。完婚后，圣父召集红衣主教会议，册封了四名效忠国王的红衣主教，即前利济厄主教和大指导神甫勒弗纳尔红衣主教，德·阿尔巴尼公爵的同母兄弟、拉尚布尔家族的布洛涅红衣主教，德·蒙摩朗西领主的侄子、柯利尼家族的德·沙蒂翁红衣主教和德·吉弗里红衣主教。

斯特罗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呈交嫁奁时，发觉法国爵爷们有些惊奇，他们声音相当高地说对一桩门户不相当的婚事，这点东西不足挂齿(今天他们会说什么呢?)。希波利特红衣主教于是回答道："你们不了解贵国国王的秘密，教皇陛下保证给法国三颗价值无量的珍珠：热那亚、米兰和那不勒斯。"教皇让塞巴斯蒂亚诺·蒙特库科利向法国朝廷毛遂自荐，他自愿为其效劳，并对安托尼奥·德·莱瓦和费迪南·德·贡扎加口出怨言，因此他被接受。蒙特库科利不在卡特琳娜的仆从之列，他们全部由法国男女组成；因为根据君主国的一项法律，——教皇对该法的付诸执行极为欣悦——卡特琳娜经诏书批准于婚前入了法国籍。蒙特库科利是西班牙人，先被派去侍奉王后——查理五世的姐姐，不久又当上王太子的司酒官。

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里完全不知所措。她的年轻丈夫爱上了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后者在出身上自然可与卡特琳娜媲美，而且地位比她更高贵。查理五世的姐姐爱莱奥诺王后和德·埃唐帕公爵夫人——她与布罗斯家族族长结婚后成为法国权势最大、头衔最高的女子之一——比梅迪契家的女儿强，她的姨母德·阿尔巴尼公爵夫人、纳

瓦尔王后、德·吉斯公爵夫人、德·旺多姆公爵夫人、陆军统帅夫人，和另外几位同样重要的女子，在出身和包括路易十四在内的法国国王最奢华的宫廷中享有的权利和势力方面压倒了佛罗伦萨杂货商的女儿，她的名望和财富与其说来自梅迪契家族，不如说来自布洛涅的拉图尔家族。

侄女的处境如此恶劣，如此困难，共和党人菲力浦·斯特罗齐无力在如此对立的利害关系中给她以指导，因此第一年就离开了她，何况克莱芒七世晏驾，他必须回意大利。倘若想到卡特琳娜当时年仅十五岁，那么她的表现堪称谨慎的典范：她紧紧依恋国王公公，尽量不离开他，跟随他骑马、打猎、出征。她对弗朗索瓦一世的狂热崇拜，使梅迪契家族在太子中毒事件中未受任何怀疑。当时卡特琳娜和奥尔良公爵正在普罗旺斯国王的行辕中，因为他们婚后不久法国便遭到国王的内弟查理五世的进犯。整个朝廷都留在庆贺婚礼的场所，它变成了最残酷的战争之一搬演的舞台。正当查理五世大败而逃，把士兵的尸骨留在普罗旺斯时，王太子顺罗讷河北上里昂；他在图尔农停留过夜，为消磨时间作了一些剧烈的体育活动——这几乎是他和弟弟由于被掳作人质而受过的全部教育。时值八月，这位王子感到很热，不慎要了一杯水喝，蒙特库科利给他端来一杯冰水。王太子几乎骤然去世。弗朗索瓦一世十分钟爱这个儿子。据全体史家称，王太子是个十全十美的王子。悲痛欲绝的父亲大张旗鼓地对蒙特库科利提出起诉，委托当时最有学问的法官处理讼案。伯爵以大无畏的气概忍受第一轮严刑拷打，什么也不招认，在后来的供词中始终

把皇帝和他的两员大将安东尼·德·莱沃和费迪南·德·贡扎格牵连进去。预审未使弗朗索瓦一世满意。没有一桩案子的辩论比得上这一桩隆重。下面是一位目击者记述的国王的所作所为。

“王上命令全体血统亲王，他的骑士团的全体骑士以及王国的其他重要人物齐集里昂：教皇特使和教廷大使，正在宫中的红衣主教，英国、苏格兰、葡萄牙、威尼斯、费拉拉等国的使臣；当时常驻宫廷的意大利和德国等全体外国王公贵胄，如德国人德·维滕伯格公爵；德·索默、德·阿里亚纳、德·阿特里诸公爵；德·麦尔菲亲王（他曾想娶卡特琳娜）和那不勒斯人德·斯蒂格利亚诺亲王；堂·希波利特·德·埃斯特领主；米兰人特里维齐约家族的德·维杰瓦诺侯爵，罗马人冉·保罗·德·塞尔领主；热那亚人恺撒·弗雷戈斯领主，曼图亚人阿尼巴尔·德·贡扎格领主等一大批人。把他们召集起来后，王上命人当着他们的面从头至尾宣读了那个毒死已故王储殿下的卑鄙小人的案情，以及审讯记录、自白书、对质记录和刑事案件惯有的其他定式，在全体与会者就这件骇人听闻的案子发表意见之前，王上不愿让判决付诸执行。”

在泄密现象普遍存在，大家——甚至大臣们——对插手的最小事件无不议论的年代，蒙特库科利的忠贞、赤诚和机智可能显得非同寻常；但那时王侯们找得到忠诚的仆从，或者善于挑选他们。当年有效忠君主政体的莫雷式的人物①，因为

① 皮埃尔·莫雷（1775—1836），鞍具皮件商。在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费希谋杀案中作为同谋犯被捕入狱，坚贞不屈，被处绞刑。

人们讲信义。对利害千万别提任何高要求，因为利害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从感情中，从宗教信仰，从对君主政体的信仰以及爱国信仰中可以指望得到一切。只有这三种信仰才产生出日内瓦的贝尔特罗①，悉德尼②，英国的斯特拉福德③，托马斯·贝克特④的谋杀者和蒙特库科利，雅克·科尔⑤，贞德⑥和黎塞留，丹东⑦，邦尚⑧，塔尔蒙⑨，还有克莱芒⑩，夏博⑪，等等。查

---

① 贝尔特罗，菲利贝尔·贝特利埃（1470—1519）之误，日内瓦法官，德·萨瓦公爵查理三世（1496—1553）入侵时，他英勇保卫该城的独立，日内瓦陷落后拒绝逃跑或躲藏，被处绞刑。

② 阿尔杰农·悉德尼（1622—1683），英国君主政体的公开反对者，克伦威尔的政敌。查理二世时代被指控参与了一六七八年的谋反，一六八三年英勇就义。

③ 斯特拉福德伯爵（1593—1641），英王查理一世的主要谋臣，一六四一年受指控被处绞刑。

④ 托马斯·贝克特（1117—1170），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为维护教会利益反对英王亨利二世，流放归国后，被英王的四名骑士谋杀于教堂。

⑤ 雅克·科尔（1395—1456），法王查理七世的财政总裁，一四五一年被控入狱，逃到罗马后奉教皇之命率领舰队攻打土耳其人，在征战中去世。

⑥ 贞德（1412—1431），法王查理七世时代的民族女英雄，在鲁昂被英军活活烧死。

⑦ 雅克·丹东（1759—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领袖之一，后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

⑧ 邦尚侯爵（1760—1793），法国旺代地区反革命叛乱的首领，在肖莱战役中受伤致死。

⑨ 塔尔蒙亲王（1765—1794），旺代保王党骑兵总司令，后被俘斩首。

⑩ 雅克·克莱芒（1567—1589），多明我会修士，谋杀亨利三世的凶手。

⑪ 菲利普·德·夏博（1480—1543），法国海军元帅，被指控犯贪污罪，悲愤而死，后来恢复了名誉。

理五世利用地位最高的人物谋杀了弗朗索瓦一世的三名使臣。一年后，卡特琳娜的堂兄洛伦齐诺经过三年的韬晦，暗杀了亚历山大公爵，并因此获得佛罗伦萨布鲁图斯的称号。人物的身分挡不住暗杀的行动，因此利奥十世和克莱芒七世的死都显得十分蹊跷。腓力二世的史官马里亚纳在宣布法国公主、西班牙王后中了毒时几乎开玩笑地说：为了西班牙王位的荣耀，上帝允许医生们盲目地为王后治疗水肿（她身材肥胖）。国王亨利二世恶语伤人，理应挨上一剑，却找到拉夏泰涅赖作刀下鬼①。当年，给王子公主吃的食物盛在上了锁的食盒里，他们自己掌管钥匙。开锁权便由此而来，这个荣誉到路易十四治下被取消。

王储与路易十四的弟媳以同样方式被毒死，毒药或许用的是同一种。教皇克莱芒七世故世已有两年，亚历山大公爵沉湎于酒色，似乎对德·奥尔良公爵的晋升毫无兴趣。芳龄十七的卡特琳娜对公公钦佩不已，出事时正在他身边；看来王储的死只对查理五世有利，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准备为这个儿子结一门将扩大法国版图的亲事。伯爵的供认非常巧妙地建立在激情和当时的政治上：查理五世眼见他的军队，连同他的幸福、名誉和称霸的希望一同埋葬在普罗旺斯，只好逃之夭夭。值得一提的是，无辜者虽然受到严刑逼供，但是弗朗索瓦一世给了他在庄严的集会上，在无辜者有几分获胜机会的人们面前讲话的自由。国王希望了解真相，诚心诚意地想弄清

① 一五四七年七月十日，亨利二世的宠儿拉夏泰涅赖为其主与贵族雅尔纳决斗，中剑身亡。

真相。

尽管卡特琳娜前程似锦，但王储死后她在宫中的处境并未改变；万一丈夫登基，因她不育提出离婚是意料中事。王太子被狄安娜·德·普瓦蒂埃迷住了。狄安娜敢与德·埃唐帕夫人① 争高低。所以卡特琳娜对公公越加关怀，百般奉承，她明白这是她唯一的依傍。卡特琳娜在头十年中因怀孕的希望不断破灭伤心不已，与狄安娜的竞争又使她大为烦恼。可以想见一位受到吃醋的情妇监视的王妃过的是什么日子，何况这个情妇还有一个庞大的党——天主教党——和两门高攀的姻亲的支持。司法总管夫人② 把女儿分别嫁给了布雍公爵、色当亲王罗贝尔·德·拉马克，和奥马尔公爵洛林的克洛德。③

德·埃唐帕夫人的党和司法总管夫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狄安娜的头衔）的党，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把宫廷和政治分成两半，卡特琳娜夹在两党中间不知所措，力图同时做德·埃唐帕公爵夫人和狄安娜·德·普瓦蒂埃的朋友。一个将成为伟大王后的女子扮起了女仆的角色。她学会了两面派的策略，这是她做人的诀窍。王后后来夹在天主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之间，正如女人在十年当中夹在德·埃唐帕夫人和德·普瓦蒂埃夫人之间。她研究了法国政治中的各种矛盾：弗朗索瓦一世为了给查理五世出难题，支持加尔文和路德教教徒。继

---

① 埃唐帕夫人（1508—1578），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

② 指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她的丈夫生前为诺曼底司法总管。

③ 奥马尔公爵（1526—1573），即洛林的克洛德二世，德·吉斯公爵（洛林的弗朗索瓦）之弟。

而，在暗中耐心地保护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容忍加尔文在纳瓦尔宫廷逗留之后，他又过分严酷地镇压该运动。卡特琳娜看到这个宫廷和宫中的女人在玩异端之火，狄安娜与吉斯兄弟一起领导天主教党，唯一的原因是德·埃唐帕公爵夫人支持加尔文和新教徒。以上是这位王后受到的政治教育，她在法国国王的书房中发现了梅迪契家族的习惯做法。王太子事事对抗父王，是个不肖之子。他忘记了君主制最残酷的，也是最千真万确的箴言，即各个王位休戚相关，儿子于父亲在世时可以反对他，一旦登上王位就该执行他的政策。深刻的政治家和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提到通过暴动或谋杀使王位易人的情况时说："倘若新王希望宝座稳固，生命安全，就必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前任的死报仇，打消任何人重犯这类滔天大罪的欲望。但是为了不失尊严地为前任报仇，仅仅让臣民流血是不够的，还应当赞同他接替的人的准则，走同样的治国道路。"执行这条准则使梅迪契家族得到了佛罗伦萨。亚历山大公爵的继任人科西莫一世于十一年后命人在威尼斯谋杀了佛罗伦萨的布鲁图斯，并如上文所述，他不断地迫害斯特罗齐一家。忘记这条准则毁掉了路易十六。这位国王违背一切治国原则，恢复了被他祖父取消的高等法院。路易十五看得很准。高等法院，尤其是巴黎的高等法院，是必然导致三级会议召开的骚乱的主要祸根。路易十五的错误在于他推倒了把王位与人民隔开的屏障，却没有用更坚固的屏障去替代它，总之没有用各省强有力的组织去代替高等法院。这样做才能治愈君主政体的疾患，表决纳税法并对税收进行调整，获得对君

主制必不可少的改革的缓慢赞同。

亨利二世的第一个行动是对父亲嘱咐他不要再宠幸的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表示信任。与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关系十分亲密的陆军统帅德·蒙摩朗西成为国家的主宰。所以当了王后的卡特琳娜比当王储妃子时更不幸,更无权势。首先,从一五四三年起,十年当中她每年生一个孩子,在弗朗索瓦一世在位的最后几年和亨利二世几乎整个统治期间,她为了尽母亲的义务忙忙碌碌。从这不间断的怀孕中不可能看不出一个想如此摆脱合法妻子的情敌施加的影响。女人的这种野蛮策略想必是卡特琳娜对狄安娜不满的原因之一。这个被排斥于国家事务之外的超群女子把时间花在观察全体宫廷人士和在宫中组成的所有党派的利益上。陪嫁来的全体意大利人引起强烈的猜疑。蒙特库科利被处决后,陆军统帅德·蒙摩朗西、狄安娜以及朝中大部分机敏的政治家对梅迪契家族心怀疑忌;但始终得不到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同。贡迪、比拉格、斯特罗齐、吕季耶里、萨尔迪尼,总之那些被称作意大利人、随同卡特琳娜前来的人们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运用机智、勇敢和乖巧的策略,顶着受冷遇的压力留在宫廷中。在狄安娜·德·普瓦蒂埃统治期间,卡特琳娜百般讨好狄安娜,机灵人大概看出了卡特琳娜韬晦的功夫,人心世事以及亨利二世的表现决定她必须深藏不露。如果认为她从不要求作为妻子和王后的权利,那也未免过分。首先,卡特琳娜最高度的尊严感禁止她要求史官们所说的作妻子的权利。卡特琳娜的十一次怀孕和生下的十个孩子足以说明亨利二世的表现,妻子的怀孕

使他不受拘束地与狄安娜·德·普瓦蒂埃耳鬓厮磨。但是国王当然没有忘记尽本分，他为王后举行的入城式堪与至此为王后加冕举行的所有入城式媲美。高等法院和审计法院的记载表明这两大机构的全体成员一直来到巴黎城外的圣拉扎尔迎迓卡特琳娜。下面节录的是杜蒂耶①的一段叙述。

"在圣拉扎尔搭了一个台，台上安放着被杜蒂耶称为装饰座的御座。卡特琳娜端坐其上，她身着缀满宝石的上衣或一种白鼬皮短斗篷，内穿紧身衣，外披王袍，头戴镶珍珠钻石的王冠，由她的宫廷女官德·拉马克元帅夫人托着。血统亲王、服饰华丽的其他亲王和领主，以及身着大红底②金星长袍的法兰西大法官侍立在她周围。王后前面，十二位身着白鼬皮上衣、紧身衣、大氅，头上戴箍——公爵或伯爵夫人冠冕——的公爵或伯爵夫人分两排坐在同一个台子上。她们是德·埃斯图特维尔公爵夫人，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婆媳俩)，德·拉罗什-絮尔-依翁公主；德·吉斯、德·尼韦诺瓦、德·奥马尔、德·瓦朗蒂努瓦(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各位公爵夫人，得到合法地位的私生女法国郡主(国王之女狄安娜的称号，先后为德·卡斯特罗-法尔内兹公爵夫人和德·蒙摩朗西-当维尔公爵夫人)，陆军统帅夫人和德·内穆尔小姐，排不上名次的其他小姐不在其内。四位戴法帽的院长，几名法院的其他成员，书记官杜蒂耶上台行屈膝礼，首席院长利泽单腿下跪，向王后致词。大法官一膝跪地致答词。午后三时许，她乘敞篷

① 冉·杜蒂耶(？—1570)，高等法院民事书记官。

② "大红"一词不单指红的颜色，而且指颜色染得完美无缺。——作者注。

轿入城，法国的玛格丽特夫人①坐在她对面，身着紧袖法衣的昂布瓦斯、沙蒂翁、布洛涅和勒农库的红衣主教在轿子两侧随行。她于圣母院前下轿，在教堂内受到教士的接待。做完祷告后，她乘轿从卡朗德尔街来到王宫，大厅里已备下王家晚餐。她坐在大理石桌子中间，点缀着金百合花的丝绒华盖之下。”

在此应当推翻有些人根据索瓦尔②的著作反复提到并在民间流传的一个错误看法。据称亨利二世不顾体统，竟把情妇姓名的起首字母镌刻在卡特琳娜劝他继续或开始建造的巍峨豪华的建筑物上。有些人很不高明，相信这些无端损害我国国王和王后名声的蠢话，但是卢浮宫的双首字母天天在揭穿他们的谎言。亨利的H和卡特琳娜的两个背靠背的C看上去也组成了狄安娜的两个D。这个巧合想必使亨利二世高兴，但是王家姓名起首字母确实正式包含着国王的字母和王后的字母。这是千真万确的，由卡特琳娜独自建造的小麦市场的圆柱上至今仍有这个起首字母。它还见于圣德尼地下墓室中卡特琳娜生前在亨利二世墓旁为自己建造的墓上，雕刻家根据真人在那里为她塑了一尊雕像。

亨利二世在出发征讨德意志的隆重场合宣布卡特琳娜在他离国期间摄政，一五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又宣布他死后由她摄政。卡特琳娜最凶残的敌人、《卡特琳娜二世行为奇谈》的作者承认她治国有方，赢得普遍的赞扬，国王对她的管理很

---

① 法国的玛格丽特夫人，指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之女。

② 亨利·索瓦尔（1620—1670），法国史学家，著有《巴黎城古代文物史及研究》。

满意。亨利二世及时得到了人力和金钱。最后，在圣康坦注定倒霉的一日①后，卡特琳娜从巴黎人那里获得巨款，派人送往国王所在的孔皮埃涅。

在政治上，卡特琳娜为获得一点点权势付出了闻所未闻的努力。她相当巧妙地使亨利二世治下炙手可热的陆军统帅维护她的利益。大家知道国王在蒙摩朗西纠缠之下作出的可怕回答②。这个回答是卡特琳娜利用难得与王上单独在一起的时机向他进谏的结果。她向他阐述佛罗伦萨的政策，即挑动王国的权贵们互相对抗，在他们的废墟上树立王室的权威，这是路易十一的妙计，后来被她和黎塞留继续采用。亨利二世只用狄安娜和陆军统帅的眼睛看问题，他是个非常封建的国王，是王国名门望族的友人。

一五五六年陆军统帅为了她的利益作了一番徒劳无益的尝试后，卡特琳娜对吉斯兄弟表现得十分亲热，企图使他们脱离狄安娜的党，与陆军统帅对抗。不幸的是，狄安娜和陆军统帅与吉斯兄弟一样激烈反对新教徒。因此他们的斗争没有宗教问题可能带来的敌意。何况狄安娜猛烈攻击王后的计划，与吉斯兄弟调情，并把女儿嫁给了德·奥马尔公爵。她做得如此过分，以致某些作者断言她给予风流的洛林红衣主教的不止是她的恩宠。当时的讽刺诗人以此为题作了下面这首关

---

① 圣康坦为法国埃纳省的一座城市。一五五七年的一天西班牙人攻克该城，重创亨利二世的军队。

② 据说亨利二世作了以下的回答："朋友，您不大了解我妻子的性格：她是世上最大的糊涂虫。让她进入政府，她会把一切都弄糟。"

于亨利二世的四行诗：

陛下，若您听任，如查理①所愿，
如狄安娜所想，过分受人摆布，
熔化，揉捏，变软，重铸，翻转，
陛下，您就成了，仅仅成了一块蜡②。

亨利二世驾崩时卡特琳娜的悲痛表示和不加掩饰的惋惜之情很难被视为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因为国王对狄安娜·德·普瓦蒂埃一往情深，卡特琳娜必须扮演一个热爱丈夫、却遭丈夫遗弃的妻子的角色；但她和一切有头脑的女子一样，始终不露心迹，怀着柔情不停地提到亨利二世。众所周知，狄安娜终生为其夫德·布雷泽先生戴孝，穿黑白两色的衣服，国王比武丧命时穿的正是这两种颜色。卡特琳娜大概效仿情敌，终生为亨利二世服丧。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她对待狄安娜·德·普瓦蒂埃阴险之至。国王死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陆军统帅不再宠爱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并且毫无道德地抛弃了她。狄安娜请人将她的舍农索的土地和宫堡送给卡特琳娜王后。卡特琳娜当着旁人的面说："我不能忘记她曾使我亲爱的亨利非常快乐，我羞于接受，想给她一座庄园作为交换，我建议给她卢瓦尔河畔的肖蒙庄园。"一五五九年果然在布卢瓦签订了交换证书。狄安娜有两个女婿，德·奥马尔公爵和德·布雍公爵——其时为一国之君——，她保留了全部财产，

① 指洛林红衣主教。——作者注。

② 法语中"陛下"与"蜡"同音。

一五六六年安然辞世，享年六十六岁。故她比亨利二世年长十九岁。上世纪末对她作过研究的一位史学家在她的墓上抄录了墓志铭，从中得到的这些日期澄清了许多历史上的难题；不少史学家认为一五二三年她父亲被判刑时她年届四十或年方十六。实际上她二十四岁。我们阅读了普瓦蒂埃家族大难临头之时就她对弗朗索瓦一世的态度或褒或贬的全部文章，但不愿作任何肯定或任何反驳。这是历史上始终晦暗不明的一段。从当今发生的事可以看出，历史正是在创造之时被歪曲的。卡特琳娜对情敌的年龄寄托了莫大的期望，多次试图把她打翻在地。这是一场令人恐怖的暗斗。有一天卡特琳娜几乎把希望变成了现实。一五五四年，狄安娜夫人患了病，她请求国王在她养病期间到圣日耳曼去。这个十分爱俏的女子不愿在医疗器械中间、在没有打扮得光彩照人时被人看见。为了迎接国王归来，卡特琳娜命人编了一出优美的芭蕾舞剧，剧中六名少女将向国王朗诵一首诗。她挑选的这六个女孩子是：她姨父德·阿尔巴尼公爵的亲戚，白肤金发、美丽绝伦的弗莱明小姐；然后是她的一位亲戚，黑发如云、十指美丽非凡的意大利美女克拉丽丝·斯特罗齐；玛丽·斯图亚特的宫廷女官刘易斯顿小姐，玛丽·斯图亚特本人，后来极为不幸的西班牙王后、法国的伊丽莎白夫人以及克洛德夫人。伊丽莎白时年九岁，克洛德八岁，玛丽·斯图亚特十二岁。显而易见，王后是想烘云托月，突出克拉丽丝·斯特罗齐和弗莱明小姐，让她俩毫无竞争对手地任国王挑选。国王经不住诱惑；他爱上了弗莱明小姐，和她生了一个私生子昂古莱姆伯

爵、法国大隐修院院长亨利·德·瓦卢瓦。但是狄安娜的声望和势力并未因此动摇。如同后来德·蓬巴杜夫人之于路易十五，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原谅了国王。但是，这次尝试表露了卡特琳娜的哪一种爱呢？对权力的爱，抑或对丈夫的爱？这要由女士们定夺了。

如今人们大谈报界如何放肆；却很难想象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印刷术的产生。首先人们知道阿雷蒂诺——当年的伏尔泰——令君王们发抖，首当其冲的便是查理五世。但人们或许不知道抨击性小册子胆大到何种地步。这座舍农索宫堡给了狄安娜，不是给，而是恳求她接受，以便忘却最可怕的一本攻击女子的出版物，它表明她与德·埃唐帕夫人之间的冲突多么激烈。一五三七年她三十八岁时，一个名叫冉·伏泰的香槟省诗人发表了一本拉丁文诗集，其中有三首讽刺她的短诗。应当相信诗人得到上层人士的保护，因为国王的首席侍从萨尔蒙·马克兰为诗集写序夸赞诗人。这三首讽刺短诗名为 In Pictaviam, anum aulicam（《驳宫中老妇普瓦蒂埃太太》），下面是今天唯一可以引述的一段：

…Non trahit esca ficta prœdam.

“画出来的诱饵捉不住猎物”，诗人说她涂脂抹粉，买假牙和假发后又道，“即便你购买，”他写道，“装扮女人的上等货，也仍然得不到你希望情人给你的东西，因为那样必须活着，而你已经死了。”

这本由西蒙·德·柯利纳印刷的诗集竟题赠给一位主

教！……即弗朗索瓦·博耶，他的兄弟为保住在朝廷的声誉并补赎他的罪过，于亨利二世登基时献出了父亲托马·博耶——路易十一、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四朝的参政官——建造的舍农索宫堡。与据称是马尔提阿利斯①写的诗歌相比，为抨击德·蓬巴杜夫人和玛丽-安东奈特而出版的小册子又怎么样呢？这个伏泰一定结局悲惨。如此说来，狄安娜不过遵照耶稣的教义宽恕了对她的凌辱便得到了舍农索的土地和宫堡！由于不是陪审团作出的决定，报界被课的罚金比今天要稍微重一些。

法国的王后们变成寡妇后，必须在国王的卧室里呆四十天，除去烛光外不见其他光亮；待国王下葬后才能出来。这个不可违反的习俗使卡特琳娜大为不快，她担心阴谋诡计，想出了不循惯例的办法。下面是事情的经过。有一天（竟在这时！在这个时刻！）洛林红衣主教大清早走出罗马美女的家，她是亨利二世时代有名的交际花，住在居尔蒂尔-圣卡特琳娜街，红衣主教受到一群不信教者的粗暴对待。"教皇陛下对此十分惊讶，"亨利·埃蒂安②说道，暗示异端分子对他设下圈套；为此朝廷由巴黎迁往圣日耳曼。母后不愿抛下国王，也前往该地。

弗朗索瓦二世③登基时，卡特琳娜以为抓住了政权，结果她大失所望，这是对她在法国宫廷已度过二十六年的痛苦生

---

① 马尔提阿利斯（40—104），拉丁诗人，著有辛辣的讽刺短诗。

② 亨利·埃蒂安，法国十六世纪研究古希腊文化的学者，或许是《奇谈》的作者。

③ 弗朗索瓦二世（1544—1560），亨利二世的长子，于一五五九年登基。

活的残酷嘉奖。吉斯兄弟这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攫取了政权：德·吉斯公爵被置于一军之首，陆军统帅失去了宠信，红衣主教掌管财政和教士。卡特琳娜的政治生涯以一出悲剧为开端，它虽不如其他悲剧光彩夺目，却是最残酷的一出，想必使她习惯了生活中可怕的感情冲动。她看上去与吉斯兄弟意见一致，实则试图依靠波旁家族确保她的胜利。卡特琳娜徒劳无益地尝试过最暴烈的手段后，或许想利用嫉妒使国王回心转意，抑或为青春已逝还未尝过爱情的滋味感到痛苦，总之她对王族的一个领主、路易·德·旺多姆之子（波旁家族出自该家族）、以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留名史册的弗朗索瓦·德·旺多姆表现出最大的关切。卡特琳娜在许多场合流露出对狄安娜暗中的仇恨，但关心政治利益的史学家却丝毫未加注意。卡特琳娜对主教代理官的爱慕产生于这位年轻人对宠妃的侮辱。狄安娜希望为执意嫁给王国最高贵族的女儿们缔结最美满的姻缘，尤其渴望有幸与法国王室结亲：她托人为次女——后来的德·奥马尔公爵夫人——向主教代理官提亲，他由于弗朗索瓦一世十分明智的政策一直生活在贫困中。的确，当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和德·孔代亲王入宫时，弗朗索瓦一世给了他们什么呢？年俸一千二百埃居——他给一般宫内侍从的俸禄——的王室普通内侍的差事。尽管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奉送巨额财产、王国的某个肥缺和王上的恩宠，主教代理官仍然加以拒绝。然后，这个已经叛逆的波旁娶了德·埃斯蒂萨克男爵之女冉娜，和她没生孩子。这个高傲的举动自然使卡特琳娜对主教代理官推崇备至，青眼相加，把他当作忠实

的朋友。史学家在取悦人的艺术、贤德和才干方面把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比作在图卢兹被斩首的最后一个德·蒙摩朗西公爵。亨利二世没有嫉妒，似乎他不能设想法国王后会不守本分，梅迪契家的女子会忘记一个瓦卢瓦给予她的荣誉。正当王后据说与沙尔特勒的主教代理官调情时，她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差不多已被国王抛弃。这次尝试毫无用处，因为这位国君是身着狄安娜·德·普瓦蒂埃的服色与世长辞的。

国王晏驾时，卡特琳娜王后正与主教代理官打得火热，这个局面完全符合当时的风尚，爱情既那样有骑士风度，又那样放纵淫荡，以致最美好和最应受谴责的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史学家们一如既往犯了以例外当规则的错误。亨利二世的四个儿子使波旁家族毫无地位，个个极端贫困，被陆军统帅的叛变招来的轻蔑压得抬不起头，尽管陆军统帅是被迫离开王国的。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之于第一位德·孔代亲王，犹如黎塞留之于马扎兰①，是他政治上的父亲，他的榜样，还是教他谈情说爱的老师，这位主教代理官把家族的勃勃野心隐藏在轻浮的外表之下。他无力与吉斯家族、蒙摩朗西家族、苏格兰亲王、红衣主教、布瑢家族作斗争，便以翩翩风度、教养和才智出人头地，赢得最可爱的女子的青睐和他意想不到的女子的心。他是那班得天独厚的男子，有无法抗拒的魅力，靠爱情保住自己的地位。波旁家族不会象雅尔纳一样为拉夏泰涅赖的诽谤大生其气：他们很乐意接受情妇的土地和宫堡，

---

① 马扎兰(1602—1661)，意大利人，红衣主教，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宰相，奥地利的安娜的宠臣。

德·孔代亲王接受德·圣安德烈元帅夫人的圣瓦莱里地产便是见证。

亨利二世去世后，在举丧的头二十天里，主教代理官的处境突然起了变化。他受到母后的关怀，用可以向王后献殷勤的方式——十分隐蔽地——向她献殷勤，看上去准备扮演一个角色，卡特琳娜的确决心利用他。这位亲王收到她给德·孔代亲王的信件，信中论证了结盟对付吉斯兄弟的必要性。得悉这一阴谋后，吉斯兄弟走进王后的卧室，逼她下令将主教代理官关进巴斯底狱，卡特琳娜迫不得已忍痛从命。主教代理官被囚禁了几个月，于出狱当天故世，不久后便发生了昂布瓦斯谋反。这就是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恋爱的结局。新教作家们说王后毒死了主教代理官，以便把她的私情带进坟墓！……以上便是这位女子为掌握王权上的第一课！

## 第一部　加尔文派殉道者

如今很少有人知道十四世纪时巴黎布尔乔亚的住房多么稚拙，生活多么简朴。或许正是这种行为和思想的简朴造就了这个古老的有产阶级的荣华富贵，它自然是伟大、自由和高尚的，或许还超过今日的有产阶级；它的历史有待撰写，并要求和等待一位天才执笔。构成这篇研究之内容的鲜为人知的事变将是有产阶级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变之一，由它触发的上述感想恐怕在读完这篇记述之后会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历史上结论先于事实的情况是否以此为开端？

一五六〇年，老皮货店街的房屋傍靠塞纳河左岸，在圣母桥和汇兑桥之间。公共道路和房屋仅占去现今河堤的马路。栋栋房屋坐落于塞纳河之上，居民们可以沿着木头或石砌扶梯下河，扶梯有结实的铁栅栏或钉铁钉的木门护卫。这些房屋和威尼斯的一样，有一扇门临街，另一扇门临河。这篇速写发表的时候，此类能勾起对老巴黎回忆的房子只剩下一所，而且很快也会消失；它位于小桥的拐角，市立医院警卫室的对面。过去，每所住宅临河的那面都呈现出稀奇古怪的面貌，或留下房客的职业和习惯的印记，或透着房主为利用或滥用塞纳河设想出来的建筑物的奇特新颖。河上架起了桥，几乎座座桥都被过多的水车阻塞，影响了航道的畅通，塞纳河在巴黎被围成的水塘数量与桥梁一般多。老巴黎的某些水塘可以给绘画提供珍贵的色调。支撑水车的纵横交错的梁木、其大无比的闸门及风轮呈现的不正是一幅森林的景象吗？把房屋架于河上的支柱产生出多么奇特的效果！可惜当时风俗画尚未诞生，木版画正处童年；这种奇观故而失传，不过在外省的某些城市还可见到缩小的场景，那里的木屋给河流镶上一道齿状花边，在旺多姆等地，长满高草的水塘被巨大的栅栏划分成片，把两岸的花园住宅隔离开来。

现在已从地图上抹去的这条街的街名足以指出过去街里做的是哪类买卖。那时，同一行业的商人非但不散居于城里各处，反而住在一起，互相保护。限制人数的行会在社会上把他们联合起来，教会又把他们组成社团。这样就维持住了价

格。再者师傅不是帮工的猎物，不象如今要由着他们的性子；相反，师傅关心帮工，待他们如亲生骨肉，把手艺的秘诀传授给他们。帮工要当师傅，先得完成一件作品，献给保护社团的圣人。你们这些欣赏古代行会师傅的作品、创立了旧货商新行业的人，你们敢说当年竞争的缺乏消除了完美感，妨碍了产品的美观吗？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皮货贸易是最兴旺的行业之一。从北方获得的毛皮需要风险很大的长途运输，由于来之不易，所以毛皮制品价格奇昂。当时和现在一样，昂贵的价格刺激消费，虚荣面前没有障碍。在法国和其他王国，不仅法令把穿戴裘皮的资格留给贵族——白鼬皮在古老纹章中的作用便是证明①——，而且只有国王、公爵和担任某些职务的领主可以穿戴某些稀有毛皮，如无疑是上等貂皮的松鼠皮。松鼠皮分大小两类。一百年来，这个词已完全废弃不用，以致在佩罗②童话的无数个版本里，灰姑娘那只恐怕是小松鼠皮的著名拖鞋被描写成玻璃鞋③。最近，我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评述歌剧《灰姑娘》④时，——剧中寓意甚微的戒指代替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拖鞋——不得不对这个词的拼法作了勘正，以使他的专栏作家同行们受到教益。自然，不断有人违反有关穿戴裘皮的

① 盾形纹章有三种纹地：彩色地、金属色地和毛皮纹地，毛皮纹又分五种，其中银底黑斑纹称为白鼬皮纹。

② 指夏尔·佩罗（1628—1703），法国作家，以写童话故事著称，作品收入《鹅妈妈的故事》童话集。

③ 法语中“松鼠皮”（vair）和“玻璃”（verre）两词同音不同形。

④ 指罗西尼所作歌剧，1817和1822年分别于罗马和巴黎首演。

法令，使皮货商们大为高兴。衣料和皮货价格昂贵，衣服成为和家具、盔甲、十五世纪艰难紧张生活的种种细节相适应的耐用品之一。一位贵族女子，一位领主，任何有钱人，如同任何布尔乔亚，每季至多有两身衣服，他们要穿一辈子，死后还要留给子女。因此，婚约中有关武器和衣服的条款，如今因不断更新的衣服不值几文而几乎没有必要，在当年却非同小可。高价导致了结实。女子的服饰是一笔巨大的资本，算在家庭财产之内，收藏于会顶破现代住房天花板的其大无比的衣橱里。一八四〇年一位女子的华丽服饰只能算作一五四〇年一位贵妇的便装。今天，美洲的发现，运输的便利，为表象差别的消失作准备的社会差别的消失，这一切使时下的皮货业几乎落到无法存在的地步。皮货商如今卖一件货虽和过去一样要价二十利勿尔，但是皮货随着金钱的贬值也降了价；过去一利勿尔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多法郎。如今给斗篷镶上貂皮边的小布尔乔亚女子和交际花们，不知道在一四四〇年她们会立即被一名不怀好意的警察逮捕，并带到沙特莱①的审判官面前。对白鼬皮着了迷的英国女子也不知道昔日只有王后、公爵夫人和法国大法官才能穿戴这种华贵的裘皮。如今有好几户被封为贵族的人家，其真正的姓氏为佩勒蒂埃或勒佩勒蒂埃②，显然源出某个有钱的皮货商行，因为大部分布尔乔亚的姓氏开始都是绰号。

这段题外话不仅解释了两个世纪当中呢绒商社团和皮货

---

① 沙特莱，当年巴黎司法官审理案件的要塞。

② “皮货商”之意。

商及服饰用品商社团为名次进行的长期争吵(每一个都想作为巴黎最重要的社团走在排头),而且也说明住在这条街上的勒卡缪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有幸为两位王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和玛丽·斯图亚特——和高等法院供应皮货,二十年来一直当行会的理事。

勒卡缪的房子是汇兑桥下构成十字路口三个角的三所房屋中的一所,如今只剩下构成第四角的法院的塔楼。这所房子位于汇兑桥和现在叫做百花码头的拐角上,建筑师在这个角上造了一个圣母像悬饰,像前终年烛火不断,宜人的季节装饰着鲜花,冬天用假花点缀。桥街一侧和老皮货店街一侧,房子用木柱支撑着。商业街区的所有房屋在这些支柱下形成一条走廊,行人走路有了遮挡,携带来的泥浆使路面变硬,高低不平。在法国的一些城市,人们称这些走廊为柱廊,并给这个统称加上商业修饰语,如中央菜市场柱廊,肉铺柱廊。这些为巴黎如此多变、如此多雨的气候所需要,并给城市带来特有风貌的走廊,如今已荡然无存。正如坐落在河上的房屋现在只有一所,最后一个抵御住岁月摧残的中央菜市场柱廊几乎不足一百法尺长;而且,再过几日,老巴黎这个昏暗迷宫的残留部分也将拆除。中世纪残骸的存在自然为现代巴黎的雄伟恢宏所不容。因此这番评论与其说是为老城区的残壁颓垣唱挽歌,不如说是用行将化为烟尘的最后一批活见证为其绘一幅永世长存的图画,并请人们宽宥对紧随本世纪之后的未来弥足珍贵的描述。

这座房子的墙壁用木头建造,外面覆盖石板。块块木头

的间隙里塞满砖头，——这在外省一些老城市尚可见到——参差不齐的厚度构成一种叫做匈牙利针钩花边的图案。窗台和过梁也是木头的，雕刻得绚丽多彩，一如房角圣母像上方的支柱和商店铺面的支柱。每扇窗，每根把楼层隔开的主梁都呈现出由卧于虚构叶丛中的人物或怪兽组成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靠街和临河那面，房屋的屋顶如同两张搭在一起的纸牌，形成临街和临水的人字墙。房顶和瑞士的木屋一样大大向外突出，在三楼形成一条室外回廊，饰以廊柱，布尔乔亚女子在廊下散步，整条街和两座桥与两排房舍之间的水塘尽收眼底。

坐落在河上的房屋当时十分值钱。下水道和供水系统尚待建立，那时还只有奥布里奥①完成的环城下水道，他是查理五世治下考虑巴黎清洁卫生的第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位置如勒卡缪家的房屋既可从河中汲取生活用水，又可将雨水和生活污水自然排入河中。巴黎市长们建造的这类巨大工程仍在消失。今天只有四十来岁的人还记得曾经见过蒙马特尔街、神庙街等吞没流水的深坑。这些可怕的大张的洞口在往日曾经是功德无量的。它们的位置大概将永远以洞口处突然加高的路面作为标识：再过两个世纪这将是史学家无法解释的又一个考古细节。一八一六年前后，有一天，一个小姑娘给昂必居喜剧院的女演员送扮演王后用的钻石，遇上了一场大雨，命中注定给卷进神庙街的下水道，若不是一位行人被她的喊叫

① 于格·奥布里奥(？—1382)，曾任巴黎市长。

声惊动赶来营救，水就没过她的头顶了；可是她松手丢了钻石，后来在一个检视孔里找了回来。这件事引起巨大轰动，给取消这些吞咽水和小姑娘的大喉咙的要求增添了分量。这些稀奇古怪的建筑物高五法尺，装着或多或少可以活动的铁栅栏，当大雨流成河，栅栏被沿河居民常常忘记清除的垃圾阻塞而挡住水流时，地窖就会遭水淹。

勒卡缪先生店铺的门面没有橱窗，但安了一块铅板，使房内十分幽暗。他给有钱人送货上门。对来店购买的人，则把商品拿到露天支柱之间给他们看，据说桌子和坐在凳上的店员在白天阻塞了廊柱下的通道，这番景象十五年前在中央菜市场的廊柱下尚能见到。店员、男女学徒们在这些前沿阵地上谈天，你问我答，招呼行人，伟大的瓦尔特·司各特在《尼热尔奇遇记》中对这种习俗作过描写。画着一只白鼬的招牌，挑在一根华丽的直角形镂花涂金铁支架上，悬挂于店铺之外，和有些仍然挂招牌的乡村客店一样。白鼬上方一面写着：

勒　卡　缪

王后夫人和国王陛下的

皮　货　商

另一面写着：

太后夫人和高等法院诸位先生的

皮　货　商

太后夫人这几个字是不久前加上的，涂金还很新。这一变化表明最近亨利二世的暴死引起的大变革，朝廷中不少人境遇恶化，吉斯兄弟却开始发迹。

店铺后堂临河。这是令人尊敬的布尔乔亚和他妻子勒卡缪小姐的起居室。当年平民的妻子无权称作夫人；但是巴黎布尔乔亚的妻子有权称小姐，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好几位国王鼎力相助，享有他们赐予和确认的特权。店铺后堂和店铺之间有道螺旋式木楼梯通往楼上，上面是大仓库，老夫妻的卧房，孩子们、女用人、学徒和店员住的靠天窗采光的顶楼。

家人、仆役、学徒十分拥挤地住在一起，每个人在室内占有狭小的空间，全体学徒住在屋顶下的一个大房间里，这既说明聚集在现今巴黎城十分之一面积上的居民的稠密，又解释了中世纪私生活的古怪细节和谈情说爱的巧计，严肃的史学家们请别见怪，这些事靠讲故事的人才得以流传下来。那时，一个地位极高的大贵人，比方德·柯利尼海军元帅，在巴黎占用三间房，他的随从人员住在隔壁的客栈里。当时巴黎的公馆，即属于国君或大封臣的宫殿不到五十座，这些大封臣的生活要比德意志最大的君主，如巴伐利亚公爵或萨克森选侯的生活优越。

勒卡缪家的厨房位于临河店铺后堂的下面。一扇玻璃门开向一个铁阳台，厨娘可以从那儿用桶汲水，洗濯衣服。店铺后堂同时是商人的餐厅、书房和客厅。商人的生活是在这间始终装着华丽的细木护壁板，用某件艺术品和衣柜点缀的重要房间里度过的：工作之后在这儿用愉快的晚餐，就布尔乔亚

和王权的政治利益进行秘密讨论。当年巴黎令人胆寒的行会可以把十万人武装起来。所以，在那个年月，商人们的决议得到他们的仆人、店员、学徒和帮工的支持。市长是统帅布尔乔亚的首领，市政厅是他们有权聚会的宫殿。在这个大名鼎鼎的布尔乔亚会客厅里采取过庄严的决定。倘若不是连续不断的牺牲使行会无法忍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和饥馑，叛上作乱、最后登基称王的亨利四世或许永远进不了巴黎。现在谁都不难描绘老巴黎这一角的面貌，桥和堤在此拐弯，百花码头的树木直上云天，发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信号的著名法院的高塔楼是当年仅存的遗迹。奇怪的是，位于塔楼脚下、当年四周围着木板店铺的一幢房子——勒卡缪的房子，即将目睹为这个可惜对加尔文教义利大于弊的屠杀之夜作准备的一件事的诞生。

这篇记述开场的当儿，宗教新学说的胆大妄为把巴黎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名叫斯图亚特的苏格兰人刚刚暗杀了米纳尔院长，公众舆论认为该院长是对推事阿纳·杜布尔①被处极刑负有最大责任的高等法院成员，推事继先王的缝衣工（裁缝）之后在沙滩广场被焚，亨利二世和狄安娜·德·普瓦蒂埃曾下令当着他们的面拷问他。巴黎受到严密的监视，弓箭手甚至强迫行人在圣母像前祈祷，谁要露出不情愿的样子，或拒绝这个与自己思想相左的行动，谁就被视为异端。两名守在勒卡缪家房角的弓箭手刚刚走开；被严重怀疑背弃天主教的皮

① 杜布尔（1522—1559），巴黎高等法院推事，常为加尔文派教徒的案件辩护，一五五九年以异端罪被处火刑。

货商之子克里斯托夫可以走出家门，而无需担心他们强迫他对圣母像顶礼膜拜。这是一五六〇年四月，晚上七点钟，天色渐黑；学徒们见街道左右的廊柱下行人寥寥，便收起陈列的样品，准备打烊关门。克里斯托夫·勒卡缪，血气方刚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好象聚精会神地望着学徒们。

"先生，"其中一位指着一个神情犹豫、在廊下走来走去的人对克里斯托夫说道，"这人也许是小偷或暗探；不管怎样，这乡下佬不会是个正派人：如果他想和我们谈生意，他会爽快地过来和我们攀谈，不会象他那样转来转去……瞧那副模样！"他滑稽地学着陌生人的样子道，"鼻子缩在大衣里！眼珠子多黄！脸色象饿死鬼！"

被学徒这样形容的陌生人见克里斯托夫独自呆在店铺门口，便迅速离开他踱来踱去的对面的走廊，穿过马路，来到勒卡缪家的廊柱下，经过店铺前，乘学徒们还未回来上门板，走过来和年轻人攀谈。

"我是肖迪厄！"他低声道。

听到新教最负盛名的牧师之一和被称作宗教改革运动的可怕悲剧最尽职的演员之一的名字，克里斯托夫打了一个哆嗦，如同忠君的农民认出了乔装的国王。

"您也许想看看皮货吧？天差不多黑了，但我这就亲自拿给您看，"克里斯托夫说，他听见身后学徒们的声音，想骗过他们。

他作了个手势邀请牧师进来；但这人回答说他宁愿在外面和他交谈。克里斯托夫去取了便帽，跟着加尔文的门徒

走了。

肖迪厄是在日内瓦领导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泰奥多尔·德·贝兹和加尔文的秘密全权代表，他虽被一道敕令逐出国门，仍然四处奔走，无视与教会和王权意见一致的高等法院为杀一儆百对其组织成员著名的阿纳·杜布尔判处的酷刑。这位牧师有个当上尉的哥哥，是柯利尼海军元帅最优秀的士兵之一，牧师本人则是加尔文在即将点燃的二十二年宗教战争之初搅得法国不得安宁的左右手之一，是最能解释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行动的秘密齿轮之一。肖迪厄领着克里斯托夫从一条地下通道下到水边，这条通道与十年前填平的马里翁桥拱通道类似，位于勒卡缪家和邻家之间，老皮货店街的下面，名曰皮衣商桥。旧城的洗染匠们确实要走这条通道去洗棉纱、丝绸和衣料。那儿有只小艇，由一名船夫看管和驾驶。船头上有位身材矮小、衣着十分朴素的陌生人。顷刻之间小船来到塞纳河中央，船夫把它划到汇兑桥一个木桥拱下，麻利地把船系在一个铁环上。这当儿谁也没有说话。

“我们在这儿讲话可以不用担心，既没有暗探，也没有叛徒，”肖迪厄望着两位陌生人说道。“您是否充满殉道者应当具有的献身精神？您是否准备好为我们神圣的事业忍受一切？您怕不怕先王的裁缝和杜布尔推事受到的、我们大多数人面临的酷刑？”他满面生辉地问克里斯托夫道。

“我将公开承认福音，”勒卡缪望着店铺后堂的窗户简单地回答。

家用的灯放在桌上，父亲大概正在桌前查阅账目，灯光使

他回想起天伦之乐和他舍弃的宁静生活。幻影倏忽而过，但十分完整。年轻人环顾这个充满布尔乔亚式和谐的街区，在这里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在这里生活着他的未婚妻芭贝特·拉利埃，在这里一切都向他许诺生活的温馨和充实；他看到了过去，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牺牲了一切，至少拿一切去冒险。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如此。

"不必多讲了，"爱冲动的船夫说，"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一个圣徒！如果那个苏格兰人没有下手，他会杀死卑鄙的米纳尔院长的。"

"是的，"勒卡缪说，"我的生命属于教会，对于宗教改革运动我作过认真的思考，为了它的胜利我快乐地献出生命。我知道我们为人民的幸福正在做什么。用两句话说，天主教促进独身，宗教改革运动推动家庭。是把僧侣清除出法国，把他们的财产归还给王权的时候了，王权迟早会把这些财产卖给布尔乔亚的。让我们为子女，为家庭终有一日获得自由和幸福而死吧。"

热情的年轻人的面孔，肖迪厄、船夫和坐在长凳上的陌生人的面孔被黄昏的最后一抹微光照亮，构成一幅值得大书特书的图景，因为对它的描绘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全部历史，倘若某些人的确能够概括时代精神的话。

路德在德意志，约翰·诺克斯①在苏格兰，加尔文在法国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抓住了受到思想渗透的下层阶级的

① 约翰·诺克斯(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史学家。

心。大领主支持该运动只是为了与宗教事业无关的利益。参加不同党派的有冒险家，破了产的领主，惟恐天下不乱的投军贵族子弟。但是工匠和商人的信仰是真诚的，并且建立在盘算的基础上。穷苦百姓立即加入把神职人员的财产归还国家、取消修道院、剥夺教会显要人物巨额收入的宗教。整个商界对这桩宗教交易的利润作了估计，把身心和钱财全部投了进去。但在法国有产阶级的年轻人当中，新教遇到了激励毫无私心的青年不惜作出任何牺牲的高尚情操。在群众中间永远碰得到出类拔萃的人，心智敏慧的人，他们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揣测到共和国，希望在全欧建立联合行省政府①，联合行省在和当年最强盛的国家、由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德·阿尔伯公爵为其在荷兰的代表——的斗争中终于赢得了胜利。当时冉·奥特芒正在构思那部阐述这个计划、在法国传播了这些思想的种子的名著②，这些思想被神圣联盟重新提出，先后遭到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压制；但在路易十五时代随着经济学家、百科全书派再度出现，在路易十六治下突然大放异彩，并始终受到王族幼支——一七八九年的奥尔良家族，正如一五八九年的波旁家族——的保护。研究思考即反叛。而反叛要么是一位亲王藏身的外衣，要么是一种新统治的襁褓。瓦卢瓦的幼支波旁家族在宗教改革运动幕后蠢蠢欲动。小船在汇兑桥桥拱下飘浮之时，与波旁家族竞争的

① 指一五七九年荷兰北部七省组成的共和国。

② 指信仰新教的法学家弗朗索瓦·奥特芒(1529—1590)于圣巴托罗缪屠杀后不久发表的《法兰西的高卢》。

吉斯家族的野心使问题变得格外复杂；三十年间，以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为代表的王权挑动一派斗一派，把战斗继续下去；而后来王权非但没有被几只手拉来拉去，反而毫无屏障地出现在人民面前：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推倒了贵族的屏障，路易十五推倒了高等法院的屏障。独自面对人民，如当时的路易十六，一位国王总会屈服。

克里斯托夫·勒卡缪正是热情忠诚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代表：苍白的面孔透着某些金发人与众不同的刺眼的暖色；头发近乎黄铜色；灰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美好的心灵只在那儿表露出来；因为他的面孔长得不端正，有教养的人摆出的高贵神气遮不住近似三角形的不规则脸型，窄小的额头只表明巨大的毅力。生命似乎只发源于有点凹陷的胸膛。克里斯托夫与其说是多血质，不如说是神经质，裸露的肌肉多筋、瘦削，但很结实。尖尖的鼻子透着老百姓的精明，正如他的相貌流露出虽无能力通观全局，却可在圆周的某一点上作出良好表现的聪明。长着几根白色汗毛的眉弓象挡雨披檐一般突出，深深的眼圈呈淡蓝色，鼻峰处白得耀眼；这几乎总是极度狂热的表示。克里斯托夫正是鞠躬尽瘁、战斗不息、任人欺骗的人民；才智横溢足以理解一个思想并为其效力，情操高尚不会谋取私利，生性骁勇不会卖身求荣。

在勒卡缪的独子身边，肖迪厄这位热情的牧师，一头棕发，因熬夜变得消瘦，面色发黄，前额好勇斗狠，嘴巴能言善辩，褐色的眼睛冒着火焰，短短的下巴往上翘起，真切地显示出基督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为宗教改革运动赢得那么多狂热

真诚的牧师，他们的精神和勇气令民众热血沸腾。加尔文和泰奥多尔·德·贝兹的副官与皮货商之子形成奇妙的对照。他代表活跃的因，克里斯托夫则体现了果。你们想象不出民众机器的操纵者会是另一种样子。

船夫性易冲动，被露天生活晒黑了皮肤，对夜晚的露水和白日似火的骄阳习以为常，嘴巴紧闭，动作迅捷，桔黄色的利眼好似秃鹫，黑发天生短而卷曲，活脱脱一个孤注一掷的冒险家，恰似把财产押在一张纸牌上的赌徒。他身上的一切都流露出可怕的激情，一往直前的胆量。坚韧的肌肉既习惯于保持沉默，又习惯于诉诸行动。他的神情鲁莽多于庄重。细细的翘鼻子向往着战斗。他看上去又敏捷又灵巧。无论何时你们都会把他当作党魁。倘若没有宗教改革运动，他会成为皮扎尔，斐尔南·科泰斯或毁灭者摩尔根，① 一个行为狂暴的人。

裹着披肩坐在一条长凳上的陌生人显然属于社会最上层的阶级。内衣的精细，衣服的剪裁、料子和气味，手套的式样和皮面，说明他是宫里人，正如他的姿态，傲气，冷静和目光表明他是军人。他的外貌首先引起不安，令人肃然起敬。一个自重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尊重。虽然矮小驼背，但他的举止转眼间能弥补身材上的缺陷。僵局一旦打破，他便露出决断的快乐，和使他变得可爱的难以言传的勃勃生气。他长着纳瓦尔王室的蓝眼睛和弯鼻子，和将成为波旁诸王典型的极其突出

① 皮扎尔和斐尔南·科泰斯是十六世纪征服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摩尔根是十七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海盗之一。

的西班牙人脸型。

简而言之，这个场面关系重大。

“喏，”肖迪厄等小勒卡缪话一讲完便道，“这位船夫是拉雷诺迪①，这一位是德·孔代亲王大人，”他指着小驼背补了一句。

这四人代表着人民的信仰，谈吐的智慧，士兵的手和藏在暗处的王权。

“您即将知道我们对您的期待，”牧师顿了一下，让小勒卡缪感到惊讶，然后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把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机密透露给您，免得您犯错误。”

他住口让亲王自己讲讲——如果他愿意的话，亲王和拉雷诺迪作手势让牧师继续讲下去。和所有牵连进阴谋，坚持只在关键时刻露面的大人物一样，亲王缄默不语，但并非出于怯懦：在当前形势下，他是谋反的灵魂，临危不惧，甘冒杀头的风险；他保持沉默是为了某种王族的尊严，他把这件事留给牧师去解释，自己研究起必须使用的新工具来。

“我的孩子，”肖迪厄说道，“用胡格诺派的话讲，我们即将与罗马娼妓②首次交战。再过几天，要么我们的自卫队死于

---

① 拉雷诺迪（?—1560），昂布瓦斯密谋中的领袖人物。一五五九年，十五岁的弗朗索瓦二世即位后，政权落到吉斯家族手中，新教贵族于是在南特组成推翻政府的秘密集团，以拉雷诺迪为名义领袖，计划于一五六〇年三月十九日袭击昂布瓦斯城堡。

② 《新约·启示录》中，异教的罗马被称为“大妓女”，新教徒因此将天主教派一概称为“罗马娼妓”。

断头台，要么吉斯兄弟呜呼哀哉。王上和两位王后不久将受我们支配。这是我们的宗教在法国第一次拿起武器，而法国在征服一切之后才会放下武器：事关民族，您懂吗，而不是王国。王国的大多数权贵看出洛林红衣主教和他的公爵哥哥意图何在。洛林家族借口保卫天主教，想要求作为祖产收回法国王位。他们依靠教会，把教会变成令人生畏的盟友，僧侣支持他们，充当其同党和暗探。他们想篡夺王位，却以王位监护人自居，他们想消灭瓦卢瓦家族，却以该家族的保护者自居。我们之所以下决心起兵，是因为事关人民的自由和同样遭到威胁的贵族的利益。让我们把与昔日洗劫过巴黎和法国的勃艮第乱党一样可恨的乱党扼杀在摇篮里。过去非得有路易十一才结束了勃艮第人和王权的争执；如今一个德·孔代亲王就能阻止洛林人故伎重演。这不是一场内战，这是吉斯兄弟和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决斗，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或者我们叫他们人头落地，或者他们叫我们人头落地。”

“讲得好！”亲王叫道。

“在这种形势下，克里斯托夫，”拉雷诺迪又说，“为壮大我们的党，我们不愿有任何疏忽，在宗教改革运动中确有一个党，这是利益受到损害者、为洛林家族牺牲的贵族、在枫丹白露遭到卑鄙戏弄的老将领的党，红衣主教把他们逐出枫丹白露，命人竖起绞架，吊死向王上要军饷和拖欠军饷的人。①”

---

① 一五五九年七月吉斯遣散了一部分军队，大批军人来到朝廷所在的枫丹白露，要求维持现役或发放退休金。负责财务的洛林红衣主教命令他们散开，并派人在宫堡旁竖起绞架恫吓他们。

“所以，我的孩子，”肖迪厄发现克里斯托夫面有惧色，接着说，“所以我们不能靠信念和殉道取胜，而不得不拿起武器去夺取胜利。太后即将赞同我们的观点，她并不想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她还未到这一步，但是我们的胜利或许会迫使她这样做。不管怎样，卡特琳娜王后希望在王上死后行使的权力，竟转到吉斯兄弟手中，这使她感到屈辱和绝望，洛林人的侄女及助手、年轻的玛丽王后的威望令她惊恐不安，她一定准备支持为了解救她即将搞突然袭击的亲王和领主。目前，她表面上忠于吉斯，其实她恨他们，希望他们失败，并将利用我们反对他们；但大人将利用她反对所有的人。太后会同意我们的计划。陆军统帅将站在我们一边，大人刚去尚蒂伊见过他，但他接到主子的命令才愿动弹。他是大人的叔叔，决不会置大人于困境而不顾，这位勇敢的亲王会毫不迟疑地去冒险，好让阿纳·德·蒙摩朗西下定决心。万事齐备，我们选中您向卡特琳娜太后传送我们的盟约、敕令草案和新政府的基本原则。朝廷在布卢瓦。那儿有很多我们的人；但这些人是我们未来的首领……和大人一样，”他指着亲王说道，“他们决不能受到怀疑；我们都应当为他们牺牲自己。太后和我们的朋友们受到严密的监视，因而不能任用大家熟悉或有点声望的人当中间人，他会立即受到怀疑，无法与卡特琳娜夫人联系。此刻上帝理应给我们送来牧童大卫和他的投石器以便攻打吉斯家族的歌利亚。[1] 您父亲——可惜是个好天主教徒

[1] 大卫是希伯来人的第二个王，曾在一对一的格斗中击败非利士大力士歌利亚。据说大卫当过牧童，善投石，以驱赶猛兽，保护羊群。

——是两位王后的皮货商，总要向她们供应服饰之类，您求他派您进宫，您不会引起怀疑，绝对连累不了卡特琳娜王后。我们的首领如果轻举妄动，让人以为太后与他们串通一气，就全有可能脑袋搬家。大人物一旦被抓会引起警觉，象您这样的小人物则不会有严重后果。您看！吉斯兄弟有那么多暗探，我们只有在河上才能放心地交谈。孩子，您现在就象一名不得不以身殉职的哨兵。要知道，如果您当场被抓，我们都会抛弃您，如果必要，我们将使您蒙受奇耻大辱。需要时我们会说您是吉斯兄弟的心腹，他们让您扮演这个角色以便毁掉我们。我们要求您做彻底的牺牲。"

"如果您不幸遇难，"德·孔代亲王说，"我以贵族的信义向您保证，您的家庭对纳瓦尔家族将是神圣的，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处处为它效劳。"

"有这句话，亲王，就足够了，"克里斯托夫接口道，他没有想到这个乱党分子是加斯科涅人①。"我们处在无论亲王或布尔乔亚，人人都应尽义务的时代。"

"这才是真正的胡格诺教徒！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拉雷诺迪把一只手搭在克里斯托夫肩头，"明天我们就会当家作主。"

"年轻人，"亲王又说，"我想向您表明，如果说肖迪厄在布道，贵族已武装起来，那么亲王正在战斗。在这场激烈的较量中，所有赌注价值都相等。"

---

① 加斯科涅是法国西南部旧省名，居民有好吹牛的名声。

“听我说，”拉雷诺迪说道，“我到博让西再把文件交给您，因为不应让文件在整个旅途中冒风险。您将在港口找到我：我的面孔、嗓音、衣服会变得叫您认不出来。我将对您说：您是胡蜂吗①？您回答我：随时准备效劳。下面是实施办法。您将在圣日耳曼-洛克塞鲁瓦附近的潘特-弗勒里找到一匹马。您去找冉·勒·布勒东，他会带您去马厩，把我那匹以八小时跑三十法里著称的小马送给您。您从布西门出去，布勒东有一小笔钱要给我，您拿上钱，绕开城市疾驰，拂晓时就能到达奥尔良。”

“那马呢？”小勒卡缪问道。

“到奥尔良前它累不垮，”拉雷诺迪又说，“您进巴涅城关前把马丢下，因为城门看守很严，不应引起怀疑。朋友，现在该您好好扮演您的角色了。进奥尔良时，您要编一套您觉得最好的谎话到达左手的第三栋房；它归一个名叫图里永的手套商所有。您在门上敲三下，并且喊：‘为德·吉斯先生们取货的来啦！’那人表面上是个狂热的吉斯分子，只有我们四个知道他是我们的人；他会给您一名忠诚的船夫，自然又是一个和他一样刚强的吉斯分子。您立即去港口，登上一条漆成绿色白边的船。次日中午大概能在博让西靠岸。在那儿，我给您找条小船，您乘船可平安南下至布卢瓦。我们的敌人吉斯兄弟只把守港口，没有把守卢瓦尔河。因此，您可以在当天或次日见到太后。”

① 胡蜂，旧时奥尔良居民的绰号。

“您的话已经刻在这儿了，”克里斯托夫指着自己的额头说。

肖迪厄怀着奔放的宗教感情拥抱这孩子，他为他感到骄傲。

“愿上帝照拂你！”他指着落日说，夕阳染红覆盖着屋面板的旧房顶，光线滑过林立的梁木，河水在其间翻腾。

“您是老雅克·博诺姆①的后代！”拉雷诺迪握住他的手说。

“我们会再见面的，先生，”亲王作了个极为优雅、几乎包含着友谊成分的手势说道。

拉雷诺迪用桨一划，把年轻的谋反者送上通向房子的扶梯，小船随即在汇兑桥的桥拱下消失了。

克里斯托夫摇晃着围住临河扶梯的铁栏杆叫了几声；勒卡缪小姐听到喊声，打开店铺后堂的一扇窗，问他怎么会待在那儿。克里斯托夫回答说他冷得要命，先让他进去再说。

“少爷，”勃艮第婆子说，“您从临街的门出去，怎么从临水的门回来？您父亲非大发脾气不可。”

适才使克里斯托夫与德·孔代亲王、拉雷诺迪和肖迪厄建立起关系的隐秘令他飘飘然，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预想的情景更令他激动不已，他只字未答，匆匆从厨房上楼到店铺后堂；母亲——狂热的老天主教徒——见到他不禁大怒。

“我敢打赌在那儿和你谈话的三个人是新……”她问道。

---

① 雅克，法国农民的泛称，因而十四世纪发生的农民起义被称作雅克团起义。

“住口，太太，”正在翻阅一册厚账簿的谨慎的白发老人立即说道，“大懒虫，”他对三个早已用完晚餐的年轻伙计说，“你们怎么还不去睡觉？已经八点了，明早你们必须五点钟起床。现在还得去给德·图院长送法帽和法官礼服。你们三个拿上棍子和长剑一块去吧。万一碰到和你们一样的无赖，你们至少有力量对付。”

“是不是把年轻王后要的白鼬皮上衣也带上？这件上衣应送到苏瓦松公馆，那儿有一名布卢瓦和太后的专差。”一个伙计问。

“不，”行会理事道，“卡特琳娜王后的欠账达三千埃居，最后总得把它讨回来，我打算去一趟布卢瓦。”

“父亲，您上了年纪，世道又不太平，我不忍让您在路上冒险。我二十二岁了，您可以使唤我做这件事，”克里斯托夫朝大概装着上衣的盒子瞟了一眼说。

“你们粘在凳子上了吗？”老人向学徒们大吼，他们即刻拿起了长剑、大衣和德·图先生的皮货。

翌日，高等法院接受这位显赫人物担任院长，他在签署了杜布尔推事的死刑令之后，年底前还将审判德·孔代亲王。

“勃艮第婆子，”老人说，“去问问我的朋友拉利埃愿不愿意来和我们一起用晚餐，他拿酒，我们出馅①，叫他千万带上女儿来。”

皮货商行会理事是位年届六十的老者，鹤发童颜，前额宽

① 法国安茹一带的民间俗语，指涂在面包上的东西，如牛油、果酱等。

阔而光秃。他当了四十年宫廷皮货商，经历了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每一场革命，在女人的争风吃醋中保住了他的王家执照。他目睹年仅十五的小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入宫；观察她屈从于公公的情妇德·埃唐帕公爵夫人，屈从于她丈夫、先王的情妇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宫廷商人常常因情妇们失宠受到连累，但是皮货商顺利度过了这些古怪的阶段。他的谨慎与他的财富不相上下。他始终保持极度的谦卑，从未落入骄傲的罗网。这个商人在宫中，在公主、王后和宠妃面前表现得非常渺小，温顺，殷勤，穷苦，这份谦恭和他的老好脾气保住了他家的招牌。这样的手腕表明他必是一位精明乖巧、洞烛幽微的人。他对外越显得谦恭，对内越变得专横；在家里他是说一不二的。同行们对他十分尊敬，长期占据买卖上的第一把交椅为他赢得莫大的敬重。况且他乐于助人，最功德昭著的一件事自然是他长期资助十六世纪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昂布鲁瓦斯·巴雷，供他读书学习。商人之间出现任何纠纷，他都息事宁人。普遍的尊重巩固了他在同等人中的地位，正如矫饰的性格保住了宫廷对他的优待。他先使手腕在堂区谋得管理教堂财产的显要职位，然后做出必要努力维持圣彼得-奥伯教堂住持的好感，被其视为最忠于天主教的巴黎人之一。因此，三级会议召开之时，由于当年巴黎教堂住持们的巨大影响，他被一致推举为第三等级的代表。这位老人是那班深藏不露的野心家，五十年间他们在人人面前点头哈腰，从一个职位溜到另一个职位，不知如何爬了上去，悄悄停停坐到从来无人——哪怕最大胆的人——敢于承认人生之初有此奢

望的位置上：因为距离如此之大，需跨越并将滚落其中的深渊如此之多！勒卡缪藏着万贯家私，不愿冒任何风险，正为儿子安排锦绣前程。他没有只顾眼前时常牺牲未来的个人抱负，却有家庭的抱负，这种情感如今已丧失，被我国继承法的愚蠢条款所窒息。勒卡缪把出任巴黎高等法院首席院长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

克里斯托夫是著名史学家德·图的教子，受过最扎实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把他引向怀疑和蔓延到大学生和大学各院系的审查精神。克里斯托夫此时正在学习以便开业当律师——法官的第一级。老皮货商假装对儿子的前程迟疑不决：有时看上去他想让克里斯托夫继承父业，有时又似乎想叫他当律师；其实他渴望为儿子谋得高等法院推事一职。这位商人希望勒卡缪家跻身于巴黎布尔乔亚著名的旧家之列，其中出了帕斯基埃，莫莱，米隆，塞吉埃，拉穆瓦尼翁，杜蒂埃，勒库瓦尼厄，勒卡洛皮埃，古阿克斯，阿尔诺，鼎鼎大名的市政长官和巴黎市长，他们中间不乏王权的捍卫者。因此，为使克里斯托夫有朝一日撑得起门面，他想为他娶旧城最富有的金银匠、他朋友拉利埃的女儿，后来把巴黎的钥匙呈交给亨利四世的便是此人的侄子。这个布尔乔亚深埋心底的意图是用他的一半财产和金银匠的一半财产购买一大块丰饶的领主土地，这在当时是一桩耗费时日和难以做成的买卖。但这个老谋深算的人对世事了如指掌，深知正在酝酿大的变动：他看得又远又准，料定王国将分裂成两个阵营。吊刑广场徒劳无益的酷刑，亨利二世缝衣工的处决，新近阿纳·杜布尔推事的处决，大

领主们当前的勾结，弗朗索瓦一世治下一位宠姬[1]与新教徒的勾结，这些都是可怕的征兆。皮货商打定主意，不论发生什么事，他始终当天主教徒、保皇派和高等法院派；但是in Petto[2]，儿子属于宗教改革派颇合他意。万一克里斯托夫受到太大牵连，他自知有钱把他赎回；而倘若法国变成加尔文派国家，儿子则可以在一场疯狂的巴黎动乱中拯救家庭，有产阶级对这类将在四个朝代中重演的动乱记忆犹新。但是这些想法，老皮货商和路易十一一样连对自己都不讲，城府之深，甚至妻儿都要欺骗。这个一本正经的人物早已是巴黎最阔绰、人口最稠密的街区，即市中心的首领，担任区警卫官——十五年后名闻遐迩的头衔。勒卡缪先生（他珍惜查理五世赐给巴黎布尔乔亚的这个称号，该称号使他们可以购买领主的土地，用小姐的美名称呼妻子）和所有遵守限制奢侈法的谨慎的布尔乔亚一样，不戴金链，不着丝绸，身穿呢料，一件合身的、缀着发黑的镶银大钮扣的紧身短上衣，一条齐膝仿呢绒短裤，一双搭扣皮鞋。按照当时的款式，打着大绉泡的细布衬衣露在半敞的上衣和短裤之外。尽管灯光全部照在这位老人俊美宽大的脸庞上，克里斯托夫仍然猜不透隐藏在老父荷兰人的丰腴肌肉之下的思绪；但是他明白老人想尽量利用他对漂亮的芭贝特·拉利埃的一片深情。所以，作为决心已下的人，克里斯托夫听到邀请他的未婚妻，不觉苦笑了一下。

勒艮第婆子和学徒们走后，老勒卡缪望着妻子，显露出坚

---

① 指德·埃唐帕公爵夫人。

② 意大利文：暗中，内心。

毅专横的全部性格。

“这孩子因为你那该死的舌头被吊死，你不会高兴吧？”他厉声对她说。

“我宁可他受刑得救，也不愿他活着当胡格诺派教徒，”她面色阴沉地说，“我怀了九个月的孩子不是好天主教徒，竟是个新教徒，来世将下地狱！”

她哭了起来。

“糊涂虫，”皮货商对她说，“要他改变信仰，你得让他活着呀！你在学徒面前说的一个词能一把火烧掉我们的房子，把我们大家象草褥里的跳蚤一样烤熟。”

母亲划了个十字坐下来，一声不吭了。

“喂，你呀！”老人向儿子投去审判官的目光，说道，”给我讲清楚刚才你在河上做什么，和……过来，我有话跟你说，“他抓住儿子的胳膊把他拉到身边……“和德·孔代亲王，”他在克里斯托夫耳边悄悄说。克里斯托夫打了个哆嗦。“你以为宫廷皮货商不认得宫里所有的面孔？你以为我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国王内室侍从长大人下令向昂布瓦斯调集部队。朝廷在布卢瓦，可是从巴黎撤走部队派往昂布瓦斯不取道奥尔良，却经过沙尔特勒和旺多姆，这不很清楚吗？就要发生骚乱了。如果王后们要她们的上衣，她们会派人来取。德·孔代亲王也许决意杀死德·吉斯先生们，他们说不定也正想摆脱他。亲王将利用胡格诺派进行自卫。一个皮货商的儿子在这场争斗中能有什么用？等你结了婚，当上高等法院的律师，你就会和父亲一样谨慎了。要入新教，一个皮货商的儿子应

当等大家都成为新教徒。我不谴责宗教改革家，这不关我的事；但朝廷信仰天主教，两位王后信仰天主教，高等法院信仰天主教；我们向他们供货，我们也应当信仰天主教。你别想从这儿出去，克里斯托夫，不然我把你送到你教父德·图院长家，他会要你日夜守在他身边，抄抄写写，不让你在这些该死的日内瓦人的厨房里染黑灵魂。"

"父亲，"克里斯托夫倚着老人坐椅的椅背说，"派我去布卢瓦给玛丽王后送上衣，向太后讨回我们的钱吧，不然我就完了！可您是舍不得我的。"

"完了？"老人没有一丝惊讶，接着说，"如果你呆在这儿，你完不了，我总会再见到你。"

"在这儿我会被杀死。"

"怎么？"

"最热诚的胡格诺派教徒选中我帮他们做些事，如果我不履行我刚才许下的诺言，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马路上，在这儿把我杀死，就象杀死米纳尔一样。但如果您为了买卖派我进宫，说不定我能两头为自己辩解。要么我毫无危险地取得成功，在党内谋得一官半职，要么我只做您的买卖，如果危险太大的话。"

父亲站起来，好象扶手椅是用烧红的铁做的。

"太太，"他说，"你离开一会儿，注意不要让别人听见我和克里斯托夫谈话。"

勒卡缪小姐出去了，皮货商揪住儿子的一个钮扣，把他拉到屋子靠桥的一角。

“克里斯托夫，”他和刚才与儿子提到德·孔代亲王时一样附在他耳边悄声说，“当胡格诺教徒吧，如果你有这恶癖，但你要谨慎，要在心底里当，别让街坊四邻对你指指戳戳。你刚向我坦白的事证明头头们对你多么信任。你要在宫里做什么呢？”

“这不能告诉您，”克里斯托夫回答，“我自己也还不大清楚哩。”

“嗯！嗯！”老人望着儿子说，“这坏小子想骗他老子，他将前程无量。——喂！”他低声又说，“你进宫别主动接近德·吉斯先生们，也别主动接近我们的主子小王上和玛丽小王后。这些人心向天主教；但我敢肯定那个意大利女人不喜欢苏格兰女人和洛林人，我了解她：她极想亲自动手干！先王很怕她，便象金银匠用钻石去磨钻石一样，利用女人去对付女人。所以卡特琳娜王后很恨可怜的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从她手上夺走了美丽的舍农索宫堡。要是没有陆军统帅先生，公爵夫人至少会给勒死……往后靠靠，我的儿，别落到这个意大利女人手里，她只在脑子里有感情：这女人是坏种！是的，人家派你到宫里干的事也许会叫你头痛欲裂哩，”见克里斯托夫要回嘴，父亲嚷起来。“孩子，我为你筹划了前程，你别为了给卡特琳娜王后帮忙打乱这些计划；耶稣啊！你别拿脑袋冒险！这些德·吉斯先生们会象勃艮第婆子切萝卜一样砍下你的头，因为利用你的人将断然否认你和他们一伙。”

“这我知道，父亲，”克里斯托夫说。

“你有这么坚强吗？知道了还去冒险！”

“是的，父亲。”

“猞猁的肚子！[①]”父亲把儿子搂在怀里嚷道，“咱们能谈得来：你不愧是爸爸的儿子。孩子，你将为门庭增光，我看出你的老父可以和你交换意见。可是你不要比德·柯利尼先生们更胡格诺。别弄刀舞剑，你将当文人，别离开你未来的法官角色。好了，成功之前什么也别对我说。如果你到达布卢瓦四天后没给我任何音信，这沉默将告诉我你面临危险。老年人将去搭救年轻人。我卖了三十二年皮毛还不知道朝服的里子是什么做的？我有办法找到门路。”

克里斯托夫听父亲这样讲，把眼睛睁得老大，但他怕中父亲的计，所以缄默不语。

“好吧，您算算账，写一封信给王后，我想即刻动身，不然会有大祸临头。”

“动身！怎么走法？”

“我要买一匹马。您写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喂！妈妈，给你儿子钱，”皮货商对妻子嚷道。

母亲走进来，跑到衣柜前，给克里斯托夫一个钱袋，他十分激动，拥抱了她。

“账单已经准备好，”父亲说，“喏，在这里。我这就去写信。”

克里斯托夫拿起账单，放在衣兜内。

“你至少得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老人说，“遇到这种特

---

① 一句咒语，亦可译为小畜生。

殊情况，你和拉利埃的女儿必须交换戒指。”

“好吧，我这就去找她，”克里斯托夫叫道。

年轻人对父亲的性格还不够了解，怀疑他会变卦；他上楼到自己房间，穿好衣服，拿起一只手提箱，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把箱子、长剑和大衣放在店铺的柜台上。

“你在搞什么鬼？”父亲听见他的声音对他说。

克里斯托夫过来亲了亲老人的双颊。

“我不愿意让人看见我做动身的准备，把东西全放在了柜台下，”他贴着父亲耳根回答。

“这是信，”父亲说。

克里斯托夫拿了信走出家门，仿佛去找年轻的女邻居。

克里斯托夫动身后不久，拉利埃父女到了，一个女仆先送来了三瓶陈酒。

“嗳！克里斯托夫呢？”两位老人问。

“克里斯托夫？”芭贝特叫道，“我们没看见他。”

“我儿子是个十足的坏小子！他欺骗我，好象我没长胡子似的。老伙计，会出什么事啊？这年头孩子比老子还有头脑。”

“全街区的人早把他视为新教徒了，”拉利埃说。

“您要在这点上护着他，老伙计，”皮货商对金银匠说道，“年轻人疯疯癫癫，求新猎奇；可是芭贝特会把他调教得安安稳稳，她比加尔文还新鲜哩。”

芭贝特嫣然一笑；她爱克里斯托夫，听到有人说他坏话就生气。她是那班老布尔乔亚的女儿，在她母亲的眼皮底下

长大：举止温柔，和面孔一样端正；穿一身色调和谐的灰色毛料衣服；领饰简单地打了几个褶，雪白的领饰和衣服对照鲜明；头上戴的棕色绒便帽很象童帽；但点缀着鞣纱或鞣料色薄纱的褶裥饰边和饰带，垂在面颊两侧。她头发金黄，和金发女子一样皮肤白皙，看上去狡猾机灵，同时又试图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的神态掩饰自己的狡黠。当两个女仆走来走去，铺台布，摆水罐、大锡盘和餐具时，金银匠父女和皮货商夫妇一直站在带红哔叽黑穗子垂饰的高高的壁炉前闲聊天。无论芭贝特怎样问克里斯托夫可能在哪儿，年轻胡格诺教徒的父母总回答得支支吾吾，等到两家人在桌前坐下，两个女仆呆在厨房时，勒卡缪对未来的儿媳说："克里斯托夫去宫廷了。"

"去布卢瓦！没和我道别就出远门！"她说。

"事情很紧急，"老母说。

"老伙计，"皮货商捡起丢下的话题说道，"法国就要大乱：新教徒正蠢蠢欲动。"

"他们如果打赢，也得在几场大战之后，买卖做不成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拉利埃说。

"我父亲看到了勃艮第派和阿玛尼亚克派之间战事的结束。他告诉我，若不是他的外祖父姓古阿克斯——中央菜市场支持勃艮第派的那班鼎鼎大名的肉店老板之一，而他的祖父勒卡缪属于阿玛尼亚克党，我们家是逃不出劫难的；他们两个在外人面前似乎恨不得要对方的命，在家里却相处得十分融洽。因此，我们得设法救克里斯托夫，到时候说不定他会救

我们。”

“老伙计，您真精明狡猾，”金银匠说。

“不！”勒卡缪回答，“布尔乔亚应当为自己着想，人民和贵族对它同样怨恨。巴黎的布尔乔亚令众人敬畏，只有王上知道这是他的朋友。”

“您那么有学问，见过那么多世面，”芭贝特怯生生地要求道，“请给我讲讲新教徒想干什么。”

“您倒说说看，老伙计，”金银匠嚷道，“我认识先王的缝衣匠，认为他生活简朴，没有多大天才；他差不多和您一样，不用忏悔人家就会给他领圣体，可是他竟成为这个新宗教的帮凶，他这个人啊，一双耳朵好值十万埃居哩！拷问他时，王上和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亲自到场，想必他有些秘密要透露。”

“而且是些可怕的秘密！”皮货商说，“宗教改革运动，朋友们，”他低声又说，“将把教会的土地收归布尔乔亚所有。神职人员的特权被取消后，新教徒们打算要求贵族和布尔乔亚在人头税上一律平等，众人之上只有国王，如果国家保留国王的话。”

“要取消王位！”拉利埃嚷道。

“嗳！老伙计，”勒卡缪说，“在荷兰，布尔乔亚通过他们的助理地方长官实行自治，这些长官自行选出一名临时首领。”

“愿上帝永在！老伙计，应当做这些好事，同时不改变天主教信仰，”金银匠嚷道。

“我们太老了，看不到巴黎布尔乔亚的胜利，但它一定会

胜利，老伙计！将来如同以往！王上要抵抗必须依靠它，我们一直高价出售我们的支持。就说上一次吧，全体布尔乔亚都被封为贵族，获准购买领主的土地，沿袭土地的封号，而无需王上下诏书。您和我这个古阿克斯的外孙，难道我们不比领主强？”

这句话使金银匠和两个女人心惊胆战，一时哑口无言。一七八九年的酵素已在刺激勒卡缪的血液，他还没有老得见不到神圣联盟中布尔乔亚的果敢行动。

“这样乱哄哄的，您的买卖还可以吗？”拉利埃问勒卡缪太太。

“总有些损失，”她回答。

“所以我极想让儿子当律师，”勒卡缪说，“官司总是要打的。”

这以后谈话一直没有超出老生常谈的范围，金银匠大为高兴，因为他既不喜欢政治动乱，也不喜欢大胆的思想。

布卢瓦至昂热的卢瓦尔河两岸为波旁家族之前占据王位的王族最后两个支系所偏爱。这个美丽的流域完全配得上历代君王给予它的殊荣，下面是我国最风雅的作家之一不久前写下的一段评论：

“法国有一个令人赞不绝口的省份。它如意大利一般芬芳，如瓜达尔基维尔河①沿岸一般鲜花遍地，而且具有完全法国式的、始终属法国式特殊风貌的美，既不同于和德国接触变

① 西班牙南部的河流。

了种的北方省份，又有别于和摩尔人、西班牙人及一切得到过它们的民族姘居过的南方省份；这个纯正、贞洁、勇敢、忠诚的省份就是都兰！它是历史的法兰西！奥弗涅只是奥弗涅，朗格多克只是朗格多克；都兰却是法兰西，对我们而言，最富民族性的河流是浇灌都兰的卢瓦尔河。所以众多的古迹藏在以卢瓦尔及其派生词命名的各省中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奇观妙景之地，每走一步都能发现一帧图画，它的边框是一条河，或一弯平静的椭圆形水面，在水深处映出一座古堡，墙角塔，树林，喷泉。豪门大户，阀阅世家和勋劳卓著之人自然要聚集到王室最喜欢居住并早已建立起朝廷之地，为自己建造与尊贵的身分相配的巍峨宫殿。”

王室没有遵循路易十一间接提出的建都图尔的意见不是令人费解吗？在那儿，无需耗费巨资，卢瓦尔河便可通行商船和轻型战舰。在那儿，政府所在地可以免遭突然的进犯。北方的要塞不必花那么多钱修筑堡垒，单单这一项就相当于富丽豪华的凡尔赛宫的造价。倘若路易十四听从了想为他在卢瓦尔河与谢尔河之间的路易山建造府第的沃邦① 的忠告，或许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会发生。秀丽的河流两岸处处带着王族柔情的标记。尚堡、布卢瓦、昂布瓦斯、舍农索、肖蒙、普莱西-勒-图尔城堡，国王的情妇们、财政官和领主们在维雷茨、阿泽屏、于塞、维朗德里、瓦朗塞、尚特卢、杜尔塔为自己建造的所有城堡——有几座已荡然无存，但大多数依然

① 沃邦(1633—1707)，法兰西元帅，里尔要塞司令。

矗立——都是令人赞叹的宏伟建筑，显示出被中世纪学者的文学宗派误解的这一时代的奇迹。在所有这些城堡中，朝廷所在的布卢瓦城堡是带有德·奥尔良和瓦卢瓦家族最光彩夺目的豪华印记的一座，也是对史学家、考古学家、天主教徒最珍奇的一座。当年它完全孤零零的。四周围着配有塔楼的坚固城墙的城市在要塞下方铺开，这座城堡的确既是城堡，又是别墅。鳞次栉比的房屋和蓝色的屋顶与如今一样。从卢瓦尔河一直延伸到俯视河右岸的山脊，一块三角形高地俯临城市上方，一条小溪从西边横穿而过，这条小溪如今已无足轻重，只在城下流过；但据史学家称，十五世纪时它形成一道颇深的沟壑，如今仅剩一条十分低凹的道路，几乎成为城关和城堡之间的深渊。

在这块南北向的高地上，布卢瓦的伯爵们建造了一座具有十二世纪建筑风格的小城堡，大名鼎鼎的作弊者蒂博、老蒂博之流在此建立起著名的朝廷。在纯粹封建主义的时代，按照一位波兰王的妙语，国王不过是 primus inter pares①，香槟、布卢瓦、安茹的伯爵，诺曼底的普通男爵，布列塔尼的公爵，生活奢华如君主，并向最高傲的王国输送国王。安茹的普朗塔日内家族，普瓦图的吕西尼昂家族，诺曼底的罗伯特家族以其胆量维持王族的生存，象格莱坎②这般普通的骑士有时拒绝红袍加身③，宁要陆军统帅的宝剑。王室把布卢瓦伯爵

① 拉丁文：同等人之首。

② 即陆军统帅贝特朗·杜·盖克兰(1320—1380)。

③ 红袍在此指帝王之尊。

领地併入其产业后，路易十二爱上了这一风景胜地——或许为了远离声名狼藉的普莱西城堡①——，作为交换盖了一幢坐西朝东的主楼，把布卢瓦伯爵们的城堡与残留的古老建筑物连成一片，这些建筑物如今只剩下一间大厅，亨利三世在位期间曾在里面召开过三级会议。弗朗索瓦一世迷上尚堡以前，曾想完成城堡的建造，加盖两座侧殿，组成一个正方形；但是尚堡使他离开了布卢瓦，他在那儿只盖了一幢主楼，这便是他在世直至孙儿辈时的全部城堡。弗朗索瓦一世建造的这第三座城堡比自亨利二世以来称作的卢浮宫规模更宏伟，装饰更华丽，是所谓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最离奇的作品。因此，在小心翼翼的建筑术风行一时，中世纪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年月，在文学与艺术的结合不如今日紧密的时代，拉封丹谈到布卢瓦城堡时用他那十分纯朴的语言说："弗朗索瓦一世命人建造的东西，从外部看最令我满意：许许多多的小游廊，小窗户，小阳台，不规则、无次序的小装饰，透着几分颇讨我喜欢的伟大。"

布卢瓦城堡的优点在于它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建筑样式，三个时代，三种制度，三朝统治。所以，任何王家宫邸在这方面或许都比不上布卢瓦城堡。这座宏大的建筑物在同一堵围墙内，在同一个庭院中，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如实展现了被称作建筑术的民族习俗与生活的巨幅画卷。克里斯托夫即将入宫之时，如今被七十年后路易十三叛逆的兄弟加斯东在

① 法王路易十一在普莱西-勒-图尔村购置并扩建了一座宫堡，临终前两三年一直隐居宫中。

流亡期间建造的第四座宫殿占据的那一部分城堡，有一组花坛和空中花园，与待接石及弗朗索瓦一世城堡未竣工的塔楼搀杂相间，别有一番情致。一座结构大胆美观的桥——布卢瓦的老人们还记得目睹桥被拆毁的情景——把这些花园和城堡另一侧因地势关系处于同一平面的一个花坛衔接起来。侍奉王后布列塔尼的安娜的宫内侍从，从该省前来求见、与她商谈或向她点明布列塔尼命运的贵族们，在此处等候王后赐见，起床或散步。因此这个花坛史称*布列塔尼人的栖架*，它如今是某个布尔乔亚的果园，如岬角般伸入耶稣会士广场。该广场当时包括在这座兼有上花园和下花园的美丽宅邸的花园中。离开耶稣会士广场相当一段距离，如今还能看到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建造的一幢小屋，据布卢瓦史家称，她在屋内设了温泉浴室。这个细节使人们重新发现了随地势起伏上上下下的花园十分不规则的布局，城堡周围的土地极为起伏不平，这既是它力量之所在，又给德·吉斯公爵——人们即将看到——造成了不便。去花园可走外廊和内廊，主要的一条因其装饰称作鹿廊。鹿廊尽头有条华丽的楼梯——著名的尚堡双楼梯想必从中得到过启迪——通往各层的套房。尽管与路易十二的城堡相比，拉封丹更中意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但或许真正的艺术家既喜爱仁慈国王城堡的稚拙，又赞叹骑士国王城堡的宏伟壮丽。路易十二城堡两端那两道雅致的楼梯，虽遭岁月吞噬、但残迹依然令古董收藏家着迷的大量精美新颖的雕塑，一切的一切，直至各套房间近似修道院的布局，显露出风俗的至为简朴。显然宫廷尚不存在，还未具有后来弗朗索瓦

一世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大大破坏封建习俗给予它的规模。人们在欣尝大部分廊台、几根支柱的柱头、某些纤巧精致的小塑像时，不可能不设想米歇尔·科仑①，这位伟大的雕刻家，布列塔尼的米开朗琪罗，在此留下了刀痕斧迹，以讨好安娜王后，他在她父亲，最后一位布列塔尼公爵的坟墓里为她立像，使其万古流芳。

无论拉封丹怎么说，讲究排场的弗朗索瓦一世的宅邸的恢宏壮丽是无与伦比的。由于某种粗暴的漠不关心，抑或由于遗忘，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和儿子弗朗索瓦二世当年占用的套房如今依然向我们展现出主要的布局。因此史学家可以在这里重温宗教改革运动这出活剧的悲剧性场面，吉斯和波旁家族反对瓦卢瓦家族的双重斗争是其中最复杂的一幕，并在这里鸣锣收场。

弗朗索瓦一世的城堡以其雄伟的整体建筑完全压倒了路易十二的稚朴住所。在下花园，即现称耶稣会士广场的一侧，城堡的高度几乎为庭园那一侧的两倍。著名游廊所在的底层在花园那边构成第三层。因此，那时卡特琳娜居住的二楼是四楼，而国王套房位于下花园之上的第五层，这些花园当年有很深的护城河与房基相隔。从广场仰望，——正如承认既未进入庭院，也未进入房内的拉封丹所见——在庭院中已是庞然大物的城堡显得格外宏伟。从耶稣会士广场眺望，一切都显得渺小。人们漫步的阳台，做工出色的游廊，雕花的窗户——当

① 米歇尔·科仑(1430—1512)，法国雕刻家。

年充作小客厅用的窗洞与小客厅一般宽敞——好似画家们为现代歌剧绘制的琼阁仙宫的奇幻布景。但是，在庭院里，底层之上的三层楼尽管与杜伊勒里宫的钟楼一般高，建筑术的无比精妙依然得意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令惊讶的目光陶醉。卡特琳娜和玛丽·斯图亚特的豪华王宫设在这幢主楼里，一座六角塔将其一分为二，挖空的楼梯井里一条石梯盘旋而上，这是巨人制造、侏儒加工的摩尔式的心血来潮之作，给建筑物的这一面添上梦幻的情调。楼梯廊台呈分成方格的螺旋形，贴附在这座塔的五个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勾勒出里外点缀着阿拉伯式雕刻图案的横挑头。这件精雕细琢、巧夺天工、让石头开口讲话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创作，只能拿中国或迪耶普[①]的丰富多彩、玲珑剔透的牙雕与之相比。至少这石头酷似镂空花边。花卉、人兽雕像沿横肋盘缘而下，逐级增多，塔上方冠以拱顶石，在这上面，十六世纪的艺术之凿与五十年前雕刻了路易十二城堡两道楼梯拱顶石的天真的雕像家们作了一番较量。看到这些不厌其烦，一再出现的形式，人们无论多么着迷，仍不免发现弗朗索瓦一世建造布卢瓦宫和路易十四建造凡尔赛宫一样缺少金钱。不止一个小雕像从一整块仅粗略加过工的石头中露出俊秀的脑袋。不止一个异想天开的蔷薇花饰只靠弃置一旁、因潮湿生满暗绿色霉斑的石头上的几道凿痕标明。楼房正面，一扇窗户的花饰旁，被时光按自己的方式雕出的邻窗呈现为被它扯碎的一堆石块。对于最无艺术鉴赏力、最缺乏训

① 迪耶普，法国城市，自十五世纪开始以象牙雕刻著称，十九世纪时制造出仿中国牙雕的作品。

练的眼睛而言，这出神入化的正面与路易十二城堡朝内的一面构成妙不可言的对照，朝内一面的底层是几个靠支在雅致廊台上的列柱支撑的轻盈飘逸的拱孔，其上有两层楼，窗扇的雕刻简洁明快。拱孔下是道游廊，墙上绘着壁画，廊顶亦有彩绘，对意大利豪华的模仿，如今仍可寻觅到些许痕迹，这是曾拥有米兰的我国君王对外征讨的预兆。弗朗索瓦一世城堡的对面，当时有布卢瓦伯爵们的小教堂，其正面几乎与路易十二宅邸的建筑艺术协调一致。任何形象化的比喻都不足以描绘这三座建筑物主体的坚固雄伟，尽管装饰有失协调，以防范之多表明担忧之大的强有力的王权是联系这三幢类别不同的大厦的纽带，其中两幢背依宽敞高大如教堂的三级会议大厅。自然，君王的宅邸不乏本篇故事开始时描绘过的布尔乔亚生活的稚朴与力量，艺术在这种生活中始终有所体现。布卢瓦确是可供充分发挥的出色题材，布尔乔亚和封建主义，金钱和贵族在城市和乡村造出了那么多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你们恐怕不大想住统治十六世纪巴黎的王侯的住宅。领主衣着的华丽，妇女服饰的奢侈，一定与这些经过古怪加工的石头的装扮相映成趣。法兰西国王登上布卢瓦城堡令人赞叹的楼梯，层数越高，美丽的卢瓦尔河越多地映入眼帘，这条河把王国分成互相对峙、几成敌手的两半，为国王送来整个王国的消息。倘若弗朗索瓦一世没有到两法里之外死寂阴沉的平原上建造城堡，而在加斯东盖起宫殿，在当时是一片花圃的地点建造取代尚堡的城堡，凡尔赛决不会存在，布卢瓦必定成为法国的首都。四位瓦卢瓦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为布卢瓦的弗朗索瓦一世

城堡挥霍了他们的财富；欣赏这座城堡的脊柱——坚实的隔墙——时，谁还猜不出王室不惜金钱呢？城堡中设有进深很大的凹室，暗梯，包括几间与咨议厅、警卫室一样宽敞的大厅的书房，如今住一连步兵仍绰绰有余的国王卧室。即便观光者一开始不明瞭内部的奇观与外部的奇观和谐相称，克里斯托夫即将被引入的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书房的遗迹也足以证明用呼之欲出的形象布满这些房间的艺术的优雅，蝾螈①在花朵中闪闪发光，十六世纪的调色板以最斑斓的颜料装饰最阴暗的过道。在这间书房里，观察家如今仍可寻觅到卡特琳娜从意大利带来的包金爱好的痕迹，用上文引述过的作者的一句妙语来说，梅氏家族的公主王妃喜欢在法国的城堡中镶贴先人做买卖赚得的金子，在王宫厅堂的墙壁上刻写财富的标记。

太后占用的是二楼弗朗索瓦一世之妻、王后法兰西的克洛德的套房，房中仍可见到伴以雪白的图像、天鹅和百合花的玲珑的双C雕饰，其意为candidior candidis②，“比最白的东西更洁白，”这是姓名首写字母与卡特琳娜一样为C的这位王后的座右铭，它既适用于路易十二的女儿，又适用于最后几位瓦卢瓦的母亲；因为尽管加尔文派教徒极尽诬蔑之能事，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对亨利二世的忠贞未受任何怀疑的玷污。

太后仍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即后来的德·阿朗松公爵和亨利四世之妻、被查理九世称为玛尔戈的玛格丽特），自

---

① 蝾螈，一种形状象蜥蜴的两栖动物，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标记。

② 拉丁文，意义如下句。

然需要整个二楼。

国王弗朗索瓦二世和王后玛丽·斯图亚特占用的是三楼先为弗朗索瓦一世、后为亨利三世居住的国王套房。它与太后使用的套房一样，每一层在城堡的整个长度上被厚约四法尺的著名隔墙分为两部分，大厅间的厚实墙壁就靠在这道隔墙上。所以，二楼和三楼的套房都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朝南临庭院的明亮部分用于接待和处理公共事务，而为了抵御炎热，住房分布在朝北的部分，这一面富丽堂皇，带有阳台和游廊，望得见旺多姆的原野，布列塔尼人栖架和该城——我国伟大的寓言家，善良的拉封丹提到过的唯一城市——的壕沟。

弗朗索瓦一世城堡的末端有座开始修造的巨大塔楼，原准备作为宫殿围绕自身旋转划出的一只巨角，后来加斯东打通塔楼的两侧以便补缀上自己的殿宇；但是工程未竣，塔楼坍塌废圮。照民间流传的说法，这座王宫主塔当时作了监狱或地牢。如今穿行于这座金碧辉煌的城堡对艺术与历史弥足珍贵的一间间大厅，眼见卡特琳娜书房中那些在霍乱流行时①奉兵营指挥官之命（这幢王家宅邸做过兵营）用石灰刷白、几乎消失的美妙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哪一位诗人不为法国扼腕太息呢！本文即将涉及的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书房的细木护壁板，是五位有艺术家气质的国王积聚起来的贵重陈设的最后纪念。跑遍这座由卧室、厅堂、楼梯、塔楼组成的迷宫，人们有可能带着可怕的确信暗自思忖：玛丽·斯图亚特为

① 指一八三二年流行于法国的霍乱。

了吉斯兄弟在这儿对丈夫甜言蜜语。吉斯兄弟在那儿辱骂过卡特琳娜。后来，在此处，第二个刀疤脸倒在王权复仇者的刀剑之下。一个世纪前，路易十二从这扇窗户招呼他的朋友昂布瓦斯红衣主教走过来。从这个阳台，拉瓦雅克的同谋德·埃培农迎接过玛丽·德·梅迪契王后，据说她明知弑君之计，却听任它付诸实行！在亨利四世和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举行订婚典礼的小教堂——布卢瓦伯爵们的城堡仅存的遗迹，兵团正在制作军鞋。这座令人赞叹的宏伟建筑物再现了那样多的风格，发生过那样伟大的事件，如今破败不堪，丢尽了法国的脸面。那些喜爱古老法兰西文物古迹的人倘若得知这些动人心弦的石头不久将和老皮货店街的拐角一样消失，说不定只在这些书页中存在，他们将何等的悲哀！

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吉斯兄弟尽管在城中有自己的府第——如今依然存在，为了更好地监视朝廷，他们获准寓居国王路易十二的套房之上、后来德·内穆尔公爵夫人居住的位于三层顶楼的住房中。

年轻的弗朗索瓦二世和年轻的玛丽·斯图亚特王后如年方十六的孩子一般彼此相爱。一年寒冬，他们突然从德·吉斯公爵认为极易遭到奇袭的圣日耳曼城堡被迁往三面临渊，入口戒备森严，好似堡垒一般的布卢瓦城堡。吉斯兄弟是王后的舅父，他们有重大理由不在巴黎居住，并把朝廷留在一座围墙易于监视和防守的城堡中。王座周围正发生一场洛林家族与瓦卢瓦家族之间的搏斗，它于二十八年后才在这座城堡中结束，那是一五八八年，亨利三世在此刻备受洛林人羞辱的

母亲的注视下，听见所有吉斯中最大胆的一个倒地身亡，他就是第二个刀疤脸，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当时正受其父第一个刀疤脸的要弄，监禁，刺探和威胁。

美丽的布卢瓦城堡对卡特琳娜无异于最窄小的监牢。一直对她严加管束的丈夫死后，她曾希望执政；哪知却沦为外姓人的奴隶，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比狱卒的举止还要粗暴千百倍。她无法进行任何秘密活动。对她忠心耿耿的女侍们要么有效忠吉斯兄弟的情人，要么有百眼巨人窥伺左右。的确，在那个年代，情欲是古怪的，国家内部两种相反利益的尖锐对抗总会把这种古怪传染给情欲。给卡特琳娜帮过大忙的男女调情也是吉斯兄弟的手段之一。宗教改革运动的头号首领德·孔代亲王的女友是德·圣安德烈元帅夫人，她的丈夫是国王内室侍从长死心塌地的效忠者。红衣主教对卡特琳娜大献殷勤，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一事向他证明卡特琳娜不是不可战胜，而是未被战胜。一切激情的游戏使政治游戏变得格外复杂，使它成为同时下的两盘棋，需要同时观察一个人的心和脑，以便了解一遇机会二者是否背道而驰。尽管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与提防她的洛林红衣主教或弗朗索瓦·德·吉斯公爵朝夕相处，但她的最隐秘、最诡诈的敌人是儿媳玛丽王后，一位小巧的金发女子，如喜剧中的侍女一般狡黠，如头戴三重王冠① 的斯图亚特女王一般骄傲，如老学者一般博学，

① 玛丽·斯图亚特既是法国王后，又是苏格兰女王，按照世系，她还是英格兰王位的第二号继承人。天主教徒们认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是私生女，玛丽才是合法的女王，她的公公亨利二世曾代表她要求英格兰的王位。

如修道院寄宿女生一般调皮，如交际花对情人一般钟情于丈夫，对舅父们又钦佩又忠心，看到弗朗索瓦王在她的力促下赞同她对他们的好评非常高兴。婆婆总是媳妇不喜欢的人物，尤其她还戴过王冠，并想保留王冠，不谨慎的卡特琳娜把这一点暴露得过分明显。狄安娜·德·普瓦蒂埃支配国王亨利二世之时，她的处境还比较容易忍受：至少她得到一位王后应当享有的荣誉和朝廷的尊重；而此时，身边全是心腹亲信的公爵和红衣主教似乎以贬低她为乐；卡特琳娜被朝臣幽禁于城堡，不是一天天，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承受伤害其自尊心的打击；因为吉斯兄弟坚持采用先王对付她的那套办法。

使法国田园荒芜的三十六年的灾难也许正始于两位王后的皮货商之子领到最危险的角色，变成这篇研究主要人物的那一幕。就在这个虔诚的新教徒携带危及最高贵族性命的宝贵文件，在一名狡猾的同党陪伴下乘船离开博让西港，由先期抵港的不知疲倦的拉雷诺迪载往布卢瓦的当天上午，他即将陷入的危险变得昭然若揭。

正当克里斯托夫所坐的平底驳船乘着微弱的东风沿卢瓦尔河顺流而下时，鼎鼎大名的洛林红衣主教查理和第二位德·吉斯公爵①——当年最伟大的军人之一，犹如两只高踞于岩石之上的雄鹰，在大动干戈之前察情度势，谨慎地环顾四周，第一次试图在昂布瓦斯扼杀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十二年后，一五七二年的八月二十四日，他们又在巴黎再次下手。

---

① 指洛林的弗朗索瓦，其父洛林的克洛德一世是第一位德·吉斯公爵。

夜里，在吉斯兄弟和新教徒策划双重阴谋之后的十二年的活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三位贵人，一个个疾驰而来，把半死的马留在城堡的暗道中，城堡由完全忠于军人的偶像——德·吉斯公爵——的将士们守卫。

对这位伟人要略微提一句，首先谈谈他的优越地位。

他的母亲是亨利四世的姑婆波旁家的安东奈特。但姻亲关系有何用？此刻他正瞄准堂弟德·孔代亲王的脑袋。玛丽·斯图亚特是他的外甥女。妻子安娜是费拉拉公爵之女。陆军大统帅阿纳·德·蒙摩朗西致书德·吉斯公爵犹如上书国王，抬头称大人，落款是：您的至为谦卑的仆人。国王内室侍从长吉斯复信时称其为陆军统帅先生，象对高等法院一样署名：*您的挚友*。

至于唤作*阿尔卑斯山外教皇*，并被埃蒂安称为教皇陛下的红衣主教，他拥有法国整个僧侣教会，与教皇平起平坐。他以口才自负，是当年最有能力的神学家之一，通过三个修会同时监督法国和意大利，这些修会对他绝对忠诚，日夜为他奔走，充当奸细和谋士。

这寥寥数语说明红衣主教和公爵拥有何等的权势。他们十分富有，俸禄丰厚，但由于对钱财毫无兴趣，或者深深卷入政治的漩涡，出手又非常大方，以致两人都负了债；但想必是照恺撒的方式①。所以亨利三世派人杀死了对他构成严重威胁

① 罗马政治家恺撒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曾拿出一部分掠夺来的财富收买支持者和代理人。

的第二个刀疤脸后，吉斯家族必然破产。一个世纪中为争夺王冠耗费金钱是这个家族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治下家道中落的原因，而国王大弟媳的猝死告诉全欧洲洛林的一位骑士竟堕落到扮演可耻角色的地步。[①] 红衣主教和公爵自称是卡洛温家族[②] 被剥夺权益的继承人，因此对外甥女的婆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十分蛮横无礼。德·吉斯公爵夫人对卡特琳娜百般凌辱。这位公爵夫人是埃斯特家族[③] 的女子，而卡特琳娜娘家姓梅迪契，是尚未允许与欧洲君主们称兄道弟的佛罗伦萨暴发户商人之女。弗朗索瓦一世认为儿子与一位梅迪契结婚门第不般配，只因没想到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会当太子才应允下来。所以当太子被佛罗伦萨人蒙特库科利毒死时，他气愤已极。埃斯特家族拒绝承认梅迪契是意大利亲王。这些往日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的确从那时起就想解决王权被共和机构团团包围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很晚才把大公的爵位赐予梅迪契家族，他们背叛了恩重如山的法国，曲意逢迎在意大利与他们暗中对抗的西班牙朝廷，买下了这个爵位。

“只对敌人表示亲热！”卡特琳娜的这句名言似乎是这个商贾之家的政治法则，该家族到了掌握伟大命运之时才不再

① 洛林骑士是指第二个刀疤脸洛林的亨利的次子菲力浦（1643—17 2），他是路易十四大弟的宠儿，据说他指使友人毒死了国王的大弟媳。

② 卡洛温家族是法兰克王铁锤查理（685—741）的后裔，九和十世纪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君主的始祖。

③ 埃斯特家族，意大利王族。

产生伟人，并过早发生了王族豪门最终难免的蜕化变质。

在三代人中，每一代出了一位洛林军人，一位洛林 教 士；但或许更为离奇的是，教士的脸和当时红衣主教的脸一样，总与希门尼斯[①] 的面孔十分相象，德·黎塞留红衣主教也长得象他。这五位红衣主教都有一张奸诈可怕的面孔；军人的面孔则具有巴斯克山民的特征，亨利四世的脸亦属这一类型。父与子的脸上有一道同样的长条疤痕，但风采不减，蔼然可亲，与他们的骁勇一样吸引着士兵。

讲讲国王内室侍从长在何地，如何受了这处伤并非多余，因为他的伤是由这出活剧的人物之一，皮货商行会理事的受恩人，技高胆大的昂布鲁瓦斯·巴雷治愈的。围攻加来城时，公爵的脸斜刺里挨了一枪，枪尖穿透右眼下的面颊直入左耳下的颈背，留在了脸部。公爵倒卧在帐篷里，众人悲痛万分，多亏昂布鲁瓦斯·巴雷的果敢行动和悉心照料，他才保住了性命。“公爵没有死，先生们，”昂布鲁瓦斯望着泪如雨下的在场者说道；“但假如我不敢这样给他治，他很快会死去，”他改口说，“我要冒一切风险试一试。看见了吧？”他左脚踏在公爵胸部，用指甲抓住长枪柄，一点点地晃动它，终于从头部抽出了枪尖，仿佛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东西。虽说他如此果敢地治愈了公爵，却无法除掉公爵脸上留下的吓人伤疤，公爵的绰号便由此而来。出于类似的原因，公爵之子得到了同样的绰号。

① 希门尼斯（1436—1517），红衣主教，卡斯蒂利亚王后的忏悔师，一五〇七至一五一六年任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这两位洛林王侯完全控制了国王弗朗索瓦二世，其妻通过彼此毫无节制的爱来支配他，他们善于利用这种爱情统治法国，在朝廷里除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外没有其他敌人。因此从未有过比他们更加小心谨慎的伟大政治家。亨利二世野心勃勃的遗孀和野心勃勃的洛林家族相互间的地位，可以用克里斯托夫抵达的当天上午他们在城堡平台上所占的位置来解释。太后佯装对吉斯兄弟抱有极大好感，要求向她通报来自王国不同地点的三位贵人带来的消息；但是红衣主教礼貌地将她撵走，使她大受屈辱。她在卢瓦尔河一侧的花圃尽头散步，在那儿她为她的占星家吕吉耶里建造了一座如今仍在的观象台，在那儿可以俯览幽谷的景致。两位洛林亲王呆在面朝旺多姆的另一侧，从那儿望得见上城、布列塔尼人栖架和城堡的暗道。卡特琳娜欺骗了兄弟二人，用假装的不满意耍弄了他们，其实她非常高兴能和匆忙赶来的贵人之一，她的秘密心腹谈话，他大胆耍弄两面派手法，自然为此得到了丰厚的酬报。这位贵人就是希维尔尼，他表面上死心塌地效忠洛林红衣主教，实际是卡特琳娜的仆从。卡特琳娜还有两个忠心耿耿的贵人，即两位贡迪，她的亲信；但是吉斯兄弟很怀疑这两个佛罗伦萨人，因此她不能派他们外出，只能把他们留在宫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研究，但他们也研究吉斯兄弟，为卡特琳娜出谋划策。这两个佛罗伦萨人把另一个意大利人比拉格留在太后党内，这个机智的皮埃蒙特人似乎和希维尔尼一样，抛弃了太后以投靠吉斯兄弟，他一面鼓励他们行动，一面又为卡特琳娜刺探他们。希维尔尼从埃库昂和巴黎来。最

后一个到达的圣安德烈是法国元帅，吉斯兄弟的心腹，由于他变成举足轻重的要人，吉斯兄弟让他在次年组织的对付卡特琳娜的三人联盟中当了第三号人物。在他们之前，建造了杜尔塔城堡，因效忠吉斯兄弟也被任命为元帅的维埃耶维尔秘密下船登岸，又更加秘密地启程上路，谁也没有识破侍从长交给他的任务的内情。至于圣安德烈，他与洛林红衣主教、德·吉斯公爵、比拉格、希维尔尼和维埃耶维尔开会商议后，刚刚承担了采取军事措施，把全体武装的新教徒吸引到昂布瓦斯来的任务。如果说洛林家族的两位首领利用比拉格，又明知他依附于太后，那么看来他们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但或许他们把他留在身边是为了识破女对手的秘密意图，正如她让比拉格接近他们一样。在那个稀奇古怪的时代，几位政治家扮演的双重角色为利用他们的两个党派所了解，他们如同赌徒手中的牌：谁最有智谋谁为赢家。两兄弟在这次会上讳莫如深。卡特琳娜与朋友们的谈话将把吉斯兄弟召集开会的目的解释得一清二楚，此次会议于拂晓时分在露天，在空中花园里举行，仿佛大家都怕在布卢瓦城堡的四堵墙内讲话。

太后以视察正在为她的占星家们建造的观象台为借口，从清晨起便与两位贡迪一道散步，用不安与好奇的眼光望着那群敌人，这时希维尔尼来和她碰头。她正呆在面朝圣尼古拉教堂的平台一角，在那儿她不怕泄露任何秘密。墙与教堂的塔楼一般高，吉斯兄弟一直在平台的另一角——未竣工的主塔下议事，他们走过连接花圃、游廊和布列塔尼人栖架的小桥，在栖架和游廊间来来往往。深渊底下没有人。希维尔尼捧住

太后的手吻了一下，悄悄塞给她一封短笺，没让那两个意大利人看见。卡特琳娜急急转过身，走到护墙角，读了下面一段话：

> 您有足够的权势在权贵之间保持平衡，并使他们争先恐后地为您效劳，您的家族君王成群，倘若您使洛林家族和波旁家族互相对抗，您就不用害怕他们；他们双方都想夺去您子女的王冠。您得自己作主，别当谋士们的奴仆，要让双方互相牵制，否则王国将每况愈下，并可能爆发大战。
>
> 洛皮塔尔。

太后把信笺放进胸衣内，打算乘周围无人时把它烧掉。

"您何时见到他的？"她问希维尔尼道。

"从陆军统帅家回来，在默伦，他和德·贝里公爵夫人正路过那儿，他急于把这位公爵夫人送回萨瓦，以便回到此地点醒受洛林人愚弄的大法官奥利维埃。德·洛皮塔尔觉察到德·吉斯先生们的目的，决定维护您的利益。他将火速返回，在枢密院替您讲话。"

"他是真心实意吗？"卡特琳娜说道，"您知道，洛林人之所以让他进枢密院，是为了执掌大权？"

"洛皮塔尔是出身名门的法国人，心怀不会不坦荡，"希维尔尼说道，"况且他的短笺是个颇为重要的保证。"

"陆军统帅是如何回答那些洛林人的？"

"他自称是王上的仆人，将等待王上的命令。听到这个回答，红衣主教为避免任何抵抗，即将建议任命其兄为王国摄政官。"

“已经下手啦!”卡特琳娜惊恐万分，说道，“好吧，德·洛皮塔尔先生有没有其他意见要您转告我?”

“他对我说，夫人，惟有您能够置身于王位和德·吉斯先生们之间。”

“难道他以为我可以象利用拒马一样利用胡格诺教徒!”

“啊! 夫人，”希维尔尼叫道，如此深邃的思想令他惊讶，“我们没有打算使您陷入这样的困境。”

“他知道我目前的处境吗?”王后神色安然地问道。

“知道个大概。他认为先王驾崩时，您接受狄安娜夫人的残羹剩肴作为自己应得的一份，是做了一桩上当的买卖。德·吉斯先生们自以为满足了女人就偿清了欠王后的债。”

“是的，”王后望着两位贡迪说道，“当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

“天神也会犯的错误，”查理·德·贡迪反驳道。

“先生们，”王后说，“如果我公开站到新教徒一边，就会变成一个党派的奴隶。”

“夫人，”希维尔尼急切地说，“我非常赞成您的意见，应当利用他们，而不是为他们效劳。”

“尽管目前这是您的依傍，”查理·德·贡迪说道，“但是咱们得承认成功与失败同样有风险。”

“这我清楚!”王后说道，“举措失当会即刻被吉斯兄弟抓住，当作摆脱我的借口。”

“教皇的侄女，四位瓦卢瓦的母亲，法国的王后，胡格诺教徒最热狂的迫害者的遗孀，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女子，利奥十

世的婶母①，难道她能与宗教改革运动结盟?”查理·德·贡迪问道。

“但是，”阿尔贝回答他说，“辅助吉斯兄弟，不就是同意篡权夺位吗？您与之打交道的家族在天主教与宗教改革运动的斗争中隐约看出一场王冠的争夺战。依靠新教徒不必发誓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

“想想看，夫人，您的家族本应对法兰西国王忠心耿耿，眼下却当了西班牙国王的奴仆，”希维尔尼说道，“明天它还会支持宗教改革运动，如果该运动能立佛罗伦萨公爵为王的话。”

“我倒准备支持胡格诺派一段时间，”卡特琳娜说道，“哪怕只是为了报复那个大兵，那个教士和那个女人！”她用意大利女子的目光轮流瞟了瞟公爵、红衣主教和她的儿子及玛丽·斯图亚特的套房所在的城堡那一层。“这个三人帮从我手中夺走了我等待良久，被那个取代我的老太婆掌握的国家最高领导权，”她接着说，朝卢瓦尔河点点头，暗示舍农索，这是她刚用肖蒙城堡与狄安娜·德·普瓦蒂埃交换的城堡。“Ma②，”她用意大利语说道，“看来那些日内瓦的教士先生们没有和我对话的意思！我的信仰又不允许我去找他们，你们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冒险给他们传几句话！”她跺了跺脚。“我原希望您能在埃库昂遇到驼背，他很有头脑，”她对希维尔尼说道。

“当时他在那儿，夫人，”希维尔尼说道，“但是他未能使陆军统帅下决心与他联合，德·蒙摩朗西先生很想推翻使他失

① 此处为作者笔误。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是教皇莱昂十世的侄孙女。

② 意大利文，但是。

宠的吉斯兄弟；但他不愿帮助异端。”

“先生们，谁将粉碎这些妨碍王权的独特意志呢？上帝啊！必须让这些权贵们自相残杀，正如你们最伟大的国王路易十一所做的那样。这个王国里有四、五个党，最软弱的是我子女的党。”

“宗教改革运动是一种思想，”查理·德·贡迪说道，“而路易十一粉碎的党派不过是些利益。”

“利益后面总有思想，”希维尔尼反驳道，“路易十一执政时，思想叫做大采邑……”

“把异端变成一把利斧吧！”阿尔贝·德·贡迪说道，“你们不会看到受刑的可憎场面。”

“嗳！”王后叫道，“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力量和计划，没有一个可靠的中间人替我与他们联络。如果象盯着摇篮中的婴儿一样紧盯着我的王后，或者那两个不让任何人进城堡的狱卒突然发现我在做这类谋划，我将被逐出王国，在某个狂热的吉斯分子指挥的可怕卫队押送下回到佛罗伦萨！多谢，朋友们！噢！我的儿媳，但愿有一天你被囚禁在自己家里，那时你就会知道你使我受的苦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的计划！”希维尔尼嚷道，“侍从长和红衣主教是了解的；但这两只狐狸不会说；夫人，想法子叫他们讲出来，我将与德·孔代亲王合作全力为您效劳。”

“他们作的决定中有哪些没瞒过你们？”王后指着两兄弟问道。

“我们不知道德·维埃耶维尔先生和德·圣安德烈先生

刚才接到了什么命令；但侍从长似乎把他最精锐的部队集结于左岸。不日之内，您将去昂布瓦斯。侍从长曾来这个平台察看阵地，他不认为布卢瓦有利于他的秘密意图。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希维尔尼指着城堡四周的深涧说道，“朝廷在这儿比在任何地点更不容易遭到突然袭击。”

“要么让位，要么执政，”阿尔贝凑着若有所思的太后的耳朵说。

太后象牙色的美丽面庞上掠过怒火中烧的可怕表情，她年纪不到四旬，无权无势地在法国宫廷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她自抵达之日起便想扮演主角。从她口中吐出一句用但丁的语言讲的令人心惊肉跳的话：“只要这儿子活着什么也干不成！他的小妻子使他着了魔，”她顿了一下补充道。

几天前，卡特琳娜被她的占星家吕吉耶里带到卢瓦尔河彼岸的肖蒙城堡，就她四个孩子的阳寿请教被诺特拉达缪——与吕吉耶里、卡尔丹①、帕拉切尔苏斯②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在这伟大的十六世纪支持秘术的医生们的领袖——悄悄领来的一位著名女占卜者，后者向她作了离奇的预言，卡特琳娜适才的感叹便由此而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人确定弗朗索瓦二世的执政期为一年。

“您对这一切有何看法？”卡特琳娜问希维尔尼道。

“我们将打上一仗，”谨慎的侍从答道，“纳瓦尔王……”

“噢！您该说王后！”卡特琳娜接口说。

---

① 卡尔丹（1501—1579），意大利医生、数学家和占星家。

②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生和炼丹术士。

"对，"希维尔尼笑道，"王后让德·孔代亲王当新教徒的领袖，他作为弟弟①，可以冒一切风险；所以红衣主教先生打算召他前来。"

"让他来吧，"王后喊道，"我有救了！"

法国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没有猜错：卡特琳娜是一位盟友。

"有趣的是，"王后嚷道，"波旁要弄胡格诺教徒，加尔文、德·贝兹等诸位先生又要弄波旁；可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要弄胡格诺派、波旁和吉斯吗？面对这三个敌人，应当允许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她说道。

"他们没有王上，"阿尔贝回答她说，"您有王上支持就总能取胜。"

"Maladetta Maria！"② 卡特琳娜喃喃地说。

"洛林人已经想夺走布尔乔亚对您的友情，"比拉格说道。

惹是生非的吉斯家族的两位领袖得到王冠的希望并非预谋策划的结果，策划和希望都毫无理由，是时势给他们壮了胆。两位红衣主教和两个刀疤脸碰巧是四个才干超过身边所有政界人物的野心家。故只有亨利四世才击败了该家族，这个乱党分子在卡特琳娜和吉斯兄弟当老师的大学校里受到培养，接受了他们的一切教导。

此刻这弟兄二人正巧是自英国亨利八世的革命以来在欧洲试图发动的最伟大革命的仲裁人，而这场革命是发现印刷

① 德·孔代亲王是纳瓦尔王的弟弟。

② 意大利文：该死的玛丽！

术的后果。他们反对宗教改革运动，手中握有大权，意欲扼杀异端；但是，他们的对手加尔文，虽说没有路德出名，却比路德更能干。在路德只看到教条的地方，加尔文看到了政府。正当大灌啤酒的胖子，多情的德国人与魔鬼大打出手，把墨水瓶往魔鬼脸上扔时，那个庇卡底人，多病的光棍却在制订作战计划，指挥战斗，武装王侯，在布尔乔亚们心中散播共和学说，鼓动整国整国的人民起来造反，以便用民族精神的新进展补偿战场上的不断失败。

洛林红衣主教和德·吉斯公爵也好，腓力二世和德·阿尔伯公爵也好，都知道君主制在哪一点受到攻击，以及天主教与王权之间存在何等密切的联盟。查理五世用查理曼大帝的酒杯喝个一醉方休，他过分相信君主国的力量，自以为与索利曼[①]平分天下，起初并没有觉得脑袋受到攻击，等到格朗韦尔红衣主教使他觉察到创伤的深广，他就退了位。吉斯兄弟只有一个心思，即一举击败异端。他们在昂布瓦斯初试锋芒，又在圣巴托罗缪节大打出手，那时他们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意见一致，十二年战争的烈火使她心明眼亮，共和国这个意味深长的字眼尤其将她点醒，宗教改革运动的作家们后来讲出这个字眼，并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巴黎布尔乔亚的典型勒卡缪在这一点上早把他们猜透了。卡特琳娜与四位谋士交谈的当儿，两位亲王在准备给贵族的心脏以致命一击，以便一开始就把它与一个宗教党派——它的胜利使贵族丧失一

① 索利曼（1494—1566），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与弗朗索瓦一世结盟反对查理五世。

切——分开之际，已快商量好如何把他们的政变告诉国王。

“冉娜·德·阿尔布雷声明保护胡格诺教徒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把宗教改革运动当作一把羊头撞锤，挥舞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侍从长说道，他明白纳瓦尔王后深藏不露的意图。

冉娜·德·阿尔布雷的确是当年最精明强干的人之一。

“泰奥多尔·德·贝兹去领了加尔文的命令后，目前在内拉克①。”

“这些布尔乔亚真善于发现人才！”侍从长叫道。

“啊！我们没有拉雷诺迪这样刚强的人，”红衣主教嚷着说，“他是个真正的卡提利纳。”

“这种人一事当前总为自己打算，”公爵接口道。“我没猜错拉雷诺迪的心思吧？我对他优渥相加，他被勃艮第高等法院判罪时我帮他越狱，又获准重新审理他的案子，使他返回王国，正当我准备为他竭尽全力时，他却在策划毒辣的阴谋反对我们。这个坏蛋调解了路德和加尔文在教义上的歧见，把德国的新教徒和法国的异教徒团结起来。他使不满的大领主归顺宗教改革派，但没有露骨地要求他们发誓弃绝天主教。自去年起，他手下有了三十名上尉！他无处不在，同时身处里昂、朗格多克、南特！最后，他叫人起草了那份咨询记录，这份记录传遍德国，在各个城市间不胫而走，神学家们在其中宣称可以借助武力使王上摆脱我们的控制。他是个遍寻不着的

---

① 内拉克，冉娜·德·阿尔布雷的宫廷所在地。

人！可是我对他只干过好事！现在必须把他象条狗一样打死，或者设法为他搭一座金桥，请他登堂入室。”

“布列塔尼，朗格多克，整个王国受到煽动，准备向我们发动致命的进攻，”红衣主教说道，“昨天晚会后，我用后半夜阅读了修道士们给我送来的全部情报；但受到牵连的只有穷贵族，工匠，一些杀不杀头都无所谓的人。柯利尼兄弟，孔代尚未露面，虽然他们是此次阴谋的幕后操纵者。”

“所以，”公爵说道，“那个律师，那个阿弗内尔一泄密，[1]我就叫布拉格洛纳[2]听任谋反者一直干到底，他们毫无戒心，以为会打我们个猝不及防，到那时头领们或许会露面。我的意见是在四十八小时内我们让人打败……”

“半小时已经太长了，”惊骇的红衣主教说道。

“您就这么点勇气，”刀疤脸回答。

红衣主教不动声色地反驳道：“无论德·孔代亲王是否受到牵连，如果我们肯定他是头领，就砍掉这颗脑袋，这样我们就放心了。干这件事士兵无需多于法官，而法官是永远不会缺少的。在高等法院获胜总比在战场上有把握，而且代价要小。”

“我乐意赞成此事，”公爵接口道；“但是您认为德·孔代亲王力量雄厚，足以给即将向我们发动首次进攻的人如此大

---

① 与拉雷诺迪交往甚密的巴黎律师阿弗内尔向吉斯兄弟供出在昂布瓦斯闹事的打算和谋反者的计划。

② 真名为布拉格隆尼（1495—1569），自一五五一年起先后任巴黎沙特莱法院推事和民事兼刑事长官。

的胆量吗？难道没有……”

“纳瓦尔王，”红衣主教说道。

“一个毕恭毕敬和我讲话的呆子！”公爵回答，“那个佛罗伦萨女人的媚态原来模糊了您的视线……”

“噢！这我早就想到了，”教士说道。“如果我愿意与她调情，那不正是为了窥破她的心迹吗？”

“她没有心肝，”公爵忿忿地说，“她比我们野心更大。”

“您是位勇敢的统帅，”红衣主教对他哥哥说道，“但是相信我，我们两个的袍子贴得很近，您还没想到怀疑她的时候，我已经叫玛丽监视她了。卡特琳娜的宗教信仰不如我的一只鞋子多。她虽不是主谋，但并非她不想当；我们去实地判断一下，看看她如何支持我们。我至今确信她与异端分子没有任何来往。”

“该把一切都告诉王上和一无所知的太后了，”公爵说道，“这是她清白无辜的唯一证据；也许人家等到最后一刻再用成功的可能性迷惑她。拉雷诺迪即将从我的安排中得知我们正严阵以待。昨夜，内穆尔不得不尾随抄近道抵达的新教徒支队，谋反者将被迫来昂布瓦斯向我们进攻，我要让他们一个不剩地进入该城。在这儿，”他象适才希维尔尼做过的那样，指了指布卢瓦城堡耸立其上的悬崖的三面，“袭击不会有任何结果，胡格诺教徒将随意来去。布卢瓦是间有四个入口的大厅，昂布瓦斯却是只口袋。”

“我将不离开佛罗伦萨女子，”红衣主教说道。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公爵把匕首抛向空中又接住其护

手，边玩边说道，“我们本该象对待新教徒一样对待她，给她活动的自由，再当场抓住她。”

红衣主教注视哥哥片刻，点了点头。

“帕尔达扬[1]找我们有何事？”侍从长见这位年轻贵人来到平台时说道，此人因与拉雷诺迪交锋和两人双双丧命出了名。

“大人，门口有个王后的皮货商派来的人，说要交给她一件白鼬皮衣，放不放他进来？”

“嗳！对了，她昨天讲起过一件上衣，”红衣主教接着说；“给这个店铺的小伙计放行吧，王后需要穿这件上衣沿卢瓦尔河旅行。”

“他从哪儿来的？怎么到城堡门口才被拦住？”侍从长问道。

“我不知道，”帕尔达扬回答。

“我到王后那儿去问他，”刀疤脸心想，“叫他在警卫室等起床；可是，帕尔达扬，他年纪轻吗？”

“是的，大人；他自称是勒卡缪的儿子。”

“勒卡缪是个好基督徒，”红衣主教说道，他与侍从长一样具有恺撒的记忆力[2]。“圣彼得-奥伯的本堂神甫信任他，因为他是法院区的警卫官。”

---

① 帕尔达扬，侍卫队队长，一五六〇年三月十九日，拉雷诺迪带领谋反者袭击昂布瓦斯城堡，帕尔达扬与拉雷诺迪格斗，受伤致死，拉雷诺迪也被伏兵击毙。

② 意即记忆力强。

“还是让他儿子和苏格兰警卫队队长谈谈，”侍从长加重语气说出这个动词，给予它的含义是不难理解的。“昂布鲁瓦斯正在城堡，他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不是他从前的大恩人勒卡缪的儿子。请昂布鲁瓦斯·巴雷。”

正在这时，卡特琳娜王后独自迎着两兄弟走来，他俩急忙过去向她表示敬意，意大利女子感到这中间总有一股嘲讽的意味。

“先生们，”她说道，“你们肯赏脸告诉我正在酝酿什么事吗？你们对过去主人寡妇的尊重还在德·维埃耶维尔、比拉格和希维尔尼诸位先生之下吗？”

“夫人，”红衣主教用奉承的语调答道，“在尽政治家的义务之前，我们作为男人的义务是不用谣传使夫人们担惊受怕。但是今早有必要商谈国家大事。请您原谅我哥哥已经下了几道想必与您无干的纯军事的命令：有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出决断。如果您认为合适，我们去等王上和王后起床，时间快到了。”

“出什么事了，侍从长先生？”卡特琳娜装出惊恐的样子说道。

“宗教改革运动，夫人，不再是异端邪说，它是一个党，就要全副武装地来把王上夺走。”

卡特琳娜、红衣主教、公爵和贵人们穿过游廊朝楼梯走去，无权进入居室的廷臣们挤在游廊上，组成了一道人墙。

卡特琳娜与两位洛林亲王交谈的当儿，贡迪把他们打量了一番，他用地道的托斯卡讷方言贴着太后的耳朵说了一句

后来变得家喻户晓，足以说明这一伟大王族性格的一个侧面的话：Odiate e aspettaté！（“怀着仇恨等待吧。”）

帕尔达扬走来命令城堡传达室警卫官给王后皮货商的伙计放行，他发现克里斯托夫张着大嘴站在门廊前，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仁慈国王路易十二建造的那面墙。如果从现存的残迹来判断，当年那上面的滑稽雕塑比如今数量要多。好奇的人们发现一根门柱的柱头上雕了一尊女子小塑像，长裙撩起，开玩笑地让蹲在这扇门——当年门上方有路易十二的雕像——门框另一侧对应柱头上的一个胖僧侣看到

布吕内尔向玛尔菲丝露出的东西①。

这面墙上有好几个按这种趣味精雕细琢、可惜遭到毁坏的窗扇引得或似乎引得克里斯托夫很开心，守门的火枪兵的俏皮话已经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这家伙，他倒乐意住在那儿哩，”下级军官边说边抚弄着挂在肩带上、只待上膛的圆锥形火枪弹药。

“喂，巴黎人，”一名士兵说道，“你从来没这样开过眼吧！”

“他认出了仁慈的王上路易十二，”另一个说道。

克里斯托夫佯装没有听见，益加夸张目瞪口呆的惊讶表情，他在警卫队前的呆傻态度在帕尔达扬眼中是一张绝好的通行证。

“王后还没有起床，”年轻队长说道，“到警卫室来等她

---

① 此句引自拉封丹的故事《药方》：布吕内尔偷了女英雄玛尔菲丝的剑，被她追赶，他撩起长内衣，向她露出“腰的下部”。

吧。”

克里斯托夫慢吞吞地随着帕尔达扬走。他故意欣赏着切割成一个个拱廊的漂亮游廊，路易十二在位时，逢上坏天气廷臣们就在廊下等候接见，此时游廊里有几位依附吉斯兄弟的贵人，至今保存完好、通向他们套房的楼梯就在这条游廊尽头的一座建筑艺术受到探奇访胜者赞叹不已的塔楼中。

“喂，你是来学习雕刻图像的吗？”帕尔达扬见勒卡缪驻足于连接——也可以说隔开——每个拱廊的柱子的外廊台的漂亮雕像前，嚷了起来。

克里斯托夫随年轻队长朝主楼梯走去，用着迷的眼光目测这座近似摩尔式的塔楼的大小。天清气爽的早晨，庭院里挤满传令官和贵人，他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闪闪发亮的服装活跃了这里的气氛，而散布在这面仍然簇新的墙上的建筑奇迹已使此地大放异彩。

“进来，”帕尔达扬对勒卡缪说道，示意随他走进三楼的雕花木门，门卫认出帕尔达扬，把门打开了。

进入这间当年极为宽敞，如今被工兵用隔墙分为两间寝室的警卫室，人人想象得出克里斯托夫的惊讶；它的确在三楼国王居室——正如在二楼太后居室——占据了朝庭院那一面墙的三分之一，靠塔楼左侧的两扇窗和右侧的两扇窗采光，著名的楼梯便在这塔楼中盘旋而上。年轻队长向国王夫妇寝室朝大厅开的那扇门走去，叫当值的两个年轻侍从中的一个通知王后贴身女侍之一达耶尔夫人，皮货商带着上衣已到大厅。

帕尔达扬作了一个手势，克里斯托夫走去立在壁炉边一

位坐在矮凳上的军官身旁，这个壁炉与他父亲的铺子一样大，位于宽阔大厅的一头，另一头有个完全一样的壁炉与它遥遥相对。他和这位中尉聊起来，向他讲述做买卖缺钱少料的种种困难，终于引起了他的兴趣。克里斯托夫看上去真象个生意人，所以军官说服从庭院走来盘问克里斯托夫，一边偷偷仔细打量他的苏格兰卫队长也同意了这个看法。

无论克里斯托夫掌握多少情况，他也无法理解肖迪厄使他夹于其间的利害关系多么冷酷无情。一位观察家，倘若和当今的史学家一样了解这一幕的内情，那么看到这个年轻人，两个家庭的希望，夹在卡特琳娜和吉斯兄弟这两部强大无情的机器之间冒险，一定会浑身发抖。但是估量自己有多大危险的勇敢之人是不是很多呢？从布卢瓦港、城市和城堡的防守情况看，克里斯托夫料想到处都会遇到陷阱和暗探，因此决心用适才在年轻的帕尔达扬、警卫军官和队长面前露出的呆头呆脑的商人外表，掩盖自己任务的重大和精神的紧张。

王家宫堡中伴随起床时间的骚动开始出现。贵人们把马匹、年轻侍从或骑士侍从留在外院，——因为除国王和王后外，任何人无权骑马进入内庭——成群结队地登上宏丽的楼梯，拥入那间有两个壁炉的宽敞的警卫室，结实的大梁如今失去了原先的装饰，蹩脚的红色小方砖替代了精巧的拼花地板，王室的挂毯当年遮盖住如今用白灰粉刷的厚墙，人类大讲排场的独一无二时代的艺术曾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前来打探消息，察颜观色，讨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对玛丽·斯图亚特过分宠爱，——吉斯兄弟和太后对此均不反

对——玛丽·斯图亚特又怀着对政治的热衷顺水推舟，致使国王大权旁落；所以，尽管他已十七岁，但对王权的了解只限于欢情，对婚姻的了解只限于初次热恋的快感。事实上人人都向玛丽王后，她的舅父洛林红衣主教和侍从长献殷勤。

人群在克里斯托夫面前移动，他用自然而然的贪婪目光研究着每一个人物的到来。当值的两名年轻侍从和两名苏格兰警卫连的卫士，分别立于一条华丽门帘的两侧，门帘向他指明国王寝室的入口，这间寝室是现任侍从长之子——第二个刀疤脸——的毙命之地，他就是在玛丽·斯图亚特和弗朗索瓦二世占用的那张床的脚下咽的气。① 克里斯托夫一直在壁炉前与卫队长聊天，王后的侍女们占据着对面的壁炉。这第二个壁炉从其位置看是主壁炉，因为它造在咨议厅的厚墙里，国王寝室的门和咨议厅的门之间，有权呆在那儿的侍女和领主正好位于国王和两位王后经过的路上。廷臣们确信能见到卡特琳娜，因为她的侍女们和全朝上下一样戴着孝，在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带领下从她的居室上楼来，在咨议厅那一侧就了位，面朝小王后的侍女们，她们由德·吉斯公爵夫人带领来，占据着国王寝室一侧对面的角落。廷臣们与这些属于王国首屈一指的人家的小姐们隔开几步之遥，只有最高贵的爵爷才准逾越这段距离。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和德·吉斯公爵夫人按照名分坐在全体侍立的贵族小姐们中间。首先混到这两班极其危险的人马当中来的是国王的兄弟

① 一五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王亨利三世指使侍卫在宫中刺杀了洛林的亨利·德·吉斯公爵。

奥尔良公爵，他由太傅德·西皮埃尔先生陪同，从位于楼上的居室下来。这位年终前将取号查理九世执政的小王子年仅十岁，生性极为腼腆。他的两个弟弟安茹公爵和阿朗松公爵，以及后来亨利四世的妻子玛格丽特公主尚在稚年，不能上朝，留在母亲的套房内受她教导。奥尔良公爵锦衣华服，按照时尚穿着绸短裤，点缀着黑花的金线锦缎齐膝紧身外衣和绣花天鹅绒小披风，全身皆黑（他仍为父王戴孝），他向两位宫廷贵妇行过礼，呆在母亲的侍女们身边。他对吉斯家族的党羽已十分反感，冷冷地回答公爵夫人的问话，把胳膊支在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高坐椅的靠背上。太傅德·西皮埃尔先生，当年脾气最好的人之一，象陈设各种武器的盾形板一样立于他身后。身穿普通教士服的阿米奥也陪着王子，他已是王子的教师，正如他也是其他三位王子的教师，他们对他的感情使他得益匪浅。在主壁炉和聚集着侍卫、侍卫队长、几位廷臣和捧着纸板盒的克里斯托夫的大厅另一端的壁炉之间，洛皮塔尔的保护人和前任奥利维埃大法官，身着法国大法官从此因袭不变的服装，与新近从罗马来的德·图尔农红衣主教踱来踱去，在贵人们普遍的关注下交换几句耳语，这些贵人贴着把大厅与国王寝室隔开的墙壁密密麻麻站成一排，犹如那幅人物上千的华贵挂毯前面的又一幅有生命的挂毯。尽管情势严重，宫廷仍呈现出一切国家的一切宫廷在一切时代面临最大危险时将呈现的景象：廷臣们心里想着正事，口里却讲着无关痛痒的话，一边察颜观色一边开玩笑，在血流成河的灾难中间为爱情和女继承人的婚姻操心。

“昨天的晚会您认为如何?”布朗托姆领主布代依走近太后的侍女之一德·皮埃讷小姐问道。

“德·巴依夫和杜倍雷先生尽是美妙的想法,”她指着在几步之外的两位晚会活动安排人说道……——“我觉得趣味极低,”她低声补了一句。

“您没有扮个角色吗?”德·刘易斯顿小姐从另一边说道。

“夫人,您在读什么?”阿米奥对德·费埃斯克夫人说道。

“王家炮队普通军需官艾萨尔领主的《高卢骑士亚玛迪》①。”

“一部吸引人的作品,”美丽的侍女说,她后来成为纳瓦尔玛格丽特王后的宫廷贵妇,以福舍兹的名字闻名遐迩。

“文笔形式新颖,”阿米奥说道,“您采用这些不规范的词语吗?”他望着布朗托姆补了一句。

“夫人们喜欢,我有什么办法?”布朗托姆嚷着说,一边走过去向德·吉斯夫人致意,她拿着薄伽丘的《名媛传》。——“夫人,书里面大概有贵府的女子,”他说道;“可惜薄伽丘先生不是当代人,他本可以找到丰富的素材增加作品的卷数……”

“这位德·布朗托姆先生真乖巧,”美丽的德·利默伊小姐对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说道;“他先上我们这儿来,但是他将留在吉斯兄弟的营垒。”

“嘘,”德·费埃斯克夫人望着美丽的利默伊说道,“莫管

① 《高卢骑士亚玛迪》,一五〇八年发表的西班牙骑士小说,由艾萨尔领主德·埃伯雷译成法文。书中主人公亚玛迪是忠贞情人和游侠骑士的典范。

闲事……”

少女把视线移向门口。她在等萨尔迪尼，一位高贵的意大利人，她在卡特琳娜的盥洗室里出了事，有幸让太后当了她的接生婆①，太后是她的亲戚，后来把她嫁给了这个意大利人。

“圣阿利邦丹在上，②我觉得达维拉小姐早上越来越漂亮了，”国务秘书德·罗贝尔泰先生一边向太后的一群人致意，一边说道。

国务秘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但是他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轰动。

“如果是这样，先生，请把攻击德·吉斯先生们的诽谤短文借给我，我知道别人借给您了，”达维拉小姐对罗贝尔泰说道。

“不在我手上了，”秘书回答，走去向德·吉斯夫人行礼。

“在我这儿，”德·格拉蒙伯爵对达维拉小姐说道，“但我给您得有个条件……”

“呸！竟有条件！……”德·费埃斯克夫人说道。

“您不知道我要什么，”格拉蒙回答。

“噢！这还猜不出来，”利默依家的说道。

意大利人把女士称作某某家的——犹如农民称呼其妻，这个习俗当时在法国宫廷蔚然成风。

“您错了，”伯爵忿忿然又说道，“我是想把我表兄德·雅

① 指这位小姐在太后的更衣室里生下她与德·孔代亲王的私生子。

② 出自拉伯雷的一句咒语。

尔纳的一封信交给那边的一位姑娘德·玛塔小姐。”

“别连累我的姑娘们，”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说道，“信由我亲自转交！”

“您知道弗朗德勒的消息吗？”德·费埃斯克夫人问德·图尔农红衣主教。“德·哀格蒙特[①]先生似乎对革新感兴趣。”

“他和德·奥朗日亲王[②]，”西皮埃尔接口道，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

“德·阿尔伯公爵和格朗韦尔红衣主教是不是去那儿了，先生？”阿米奥对德·图尔农红衣主教说道，后者与大法官交谈后，阴郁不安地呆在两群人之间。

“幸而我们平安无事，只需在舞台上战胜异端，”年轻的奥尔良公爵说道，他影射的是他头天扮演的角色，一位降伏额上有宗教改革运动几个大字的七头蛇的骑士。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同意儿媳的意见，把后来准备召集布卢瓦三级会议的大厅改作剧场，上文已交待过，弗朗索瓦一世城堡和路易十二城堡一直通到这间大厅。

红衣主教只字未答，又在大厅中间踱来踱去，与德·罗贝尔泰先生及大法官低声交谈。许多人不知道后来成为政府各

---

① 哀格蒙特(1522—1568)，弗朗德勒执政，荷兰反对西班牙政策的早期领袖。一五六七年被德·阿尔伯公爵下令逮捕，以叛逆罪处以斩刑。他是歌德名剧《哀格蒙特》的主人公。

② 德·奥朗日亲王(1533—1854)，一五七三至一五八四年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

部的国务秘书处建立时遇到的困难，以及法国国王们为创建这些秘书处费了多大苦心。当年象罗贝尔泰这等国务秘书不过是个作家，在决定国家大事的王公贵胄中间是无足轻重的。除去财政总监、大法官和掌玺大臣外，当时没有其他的政府官职。国王们下诏书，把枢密院的职位赐给他们认为其主张有益于领导公众事务的臣属。进入枢密院的有高等法院的庭长，主教，无爵位的宠臣。臣子一入枢密院，便要巩固其地位，谋求王权授予的有职有权的差事，如地方长官、陆军统帅、炮兵总指挥、元帅、一支部队的将级团长、海军元帅、双桅战船船长，或常常谋求宫里的差事，如德·吉斯公爵担任的国王内室侍从长之职。

“您认为内穆尔公爵会娶弗朗索瓦丝吗?”德·吉斯夫人问奥尔良公爵的教师道。

“啊!夫人，”他答道，“我只懂拉丁文。”

这个回答使周围听见的人不觉好笑。眼下，弗朗索瓦丝·德·罗昂被内穆尔公爵勾引一事成了街头巷议的话题；但内穆尔公爵是弗朗索瓦二世的表兄，由于母亲的关系与瓦卢瓦家族是双重的姻亲，所以吉斯兄弟认为与其说他勾引了人，不如说他受了勾引。不过罗昂家族声望显赫，弗朗索瓦二世驾崩后，内穆尔公爵因罗昂家对他起诉不得不离开法国，靠了吉斯兄弟的势力才把讼案妥善了结。波尔特罗①行刺后，他与德·吉斯公爵夫人结了婚，适才公爵夫人向阿米奥提出的、

① 波尔特罗，暗杀德·吉斯公爵的凶手。

透露出她与德·罗昂小姐是情敌的问题便可以解释了。

“瞧瞧那边的一群不满分子，”德·格拉蒙伯爵说道，指了指被怀疑参与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柯利尼诸位先生、德·沙蒂翁红衣主教、当维尔、托雷、莫雷和好几位领主，他们全站在另一个壁炉边的两扇窗户之间。

“胡格诺教徒蠢蠢欲动，”西皮埃尔说道，“我们知道泰奥多尔·德·贝兹正在内拉克求纳瓦尔王后声明支持新教徒，公开发誓弃绝原宗教信仰，”他望着奥尔良的执法官补了一句，执法官也是纳瓦尔王后的大法官，正在观察满朝文武。

“她会这样做的！”奥尔良执法官干巴巴地回答。

这个人物，奥尔良的雅克·科尔，当年最有钱的布尔乔亚之一，名叫格罗斯洛，在法国宫廷办理冉娜·德·阿尔布雷的事务。

“您相信吗？”法兰西大法官一面估量格罗斯洛这句断言的意义，一面对纳瓦尔大法官说道。

“难道您不知道，”富有的奥尔良人说，“这位王后除了性别之外没有一点女人味？她全心全意做男人的事，有干一番大业的气魄，战胜艰难险阻的心胸。”

“红衣主教先生，”奥利维埃大法官对听了格罗斯洛这番话的德·图尔农先生说道，“对这样大胆的言辞您作何感想？”

“纳瓦尔王后做得很对，挑选一个有钱借给洛林家族，并献出宅邸请准备巡幸奥尔良的王上下榻的人当她的大法官。”红衣主教答道。

大法官和红衣主教彼此望了一眼，没敢交流各自的想法；

但罗贝尔泰向他们讲了出来，因为他比这些大人物地位低微，以为有必要对吉斯兄弟表现出更大的忠诚。

“纳瓦尔王室发誓弃绝祖先的宗教，却不弃绝德·波旁陆军统帅煽起的报复反叛精神①，这是天大的不幸。我们又要目睹阿玛尼亚克派和勃艮第派的争执了。”

“不会的，”格罗斯洛说道，“因为洛林红衣主教有路易十一的气质。”

“卡特琳娜太后也有，”罗贝尔泰接口道。

这时，玛丽·斯图亚特王后宠爱的贴身侍女达耶尔夫人穿过大厅，朝王后寝室走去。侍女的经过引起了一阵骚动。

“我们就要进去了，”德·费埃斯克夫人说道。

“我想不会，”德·吉斯夫人回答，“王上和王后陛下会出来，因为要召开重大的会议。”

达耶尔家的轻轻叩门——这是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发明、并被法国宫廷采纳的恭敬的敲门方式，然后溜进国王夫妇的寝室。

“天气怎么样，亲爱的达耶尔？”玛丽王后抖开床帏，露出容光焕发的白皙面庞说道。

“啊！夫人……”

“怎么啦，达耶尔？好象有弓箭手追你似的。”

“啊！夫人，王上还睡着吗？”

“是的。”

---

① 参阅本卷第10页注①。

“我们即将离开城堡，红衣主教先生求我告诉您，请您让王上作好准备。”

“知道为什么吗，我的好达耶尔？”

“新教徒想劫持你们……”

“啊！这个新宗教不会让我安生的！我将把世上最美丽的三个王国的王冠集于一身，可是昨夜我梦见身陷囹圄。”

“所以，夫人，这是个梦！”

“劫持我？……倒挺客气；可是为了宗教被异端分子劫持，这太可怕了。”

王后跳下床，穿上达耶尔递给她的一件黑丝绒晨衣，在腰间松松地束上一根丝带，然后坐到壁炉前一张红丝绒面的大椅子里。达耶尔生起了火，在卢瓦尔河畔，五月的清晨还带些凉意。

“我的舅舅们是在夜里听到这些消息的啰？”王后待达耶尔很随便，问她道。

“今天一早，两位德·吉斯先生便在平台上散步，以免谈话被旁人听到，还在那儿接见了从新教徒发生动乱的王国各地匆匆赶来的使者。太后夫人和她那些意大利人也在平台上，希望能求教于她；但她被拒之于这个小型会议之外。”

“她一定气坏了！”

“尤其是昨天的怒气还未消尽哩，”达耶尔答道，“听说她看见陛下身穿加掐金线的袍子，头披漂亮的棕色绉纱出现时，十分不快活……”

“你走吧，我的好达耶尔，王上醒了。别让任何人，甚至可

以随便出入的人——打扰我们，这是国家大事，我的舅舅们不会打扰我们的。”

“嗳，亲爱的玛丽，你已经起床了？天大亮了吗？”年轻国王醒来时说道。

“亲爱的宝贝，我们睡觉的时候，恶人们彻夜不眠，即将逼迫我们离开这幢美丽的住所。”

“为什么提恶人呢，我的爱！撇开那些先生们硬塞在我们法语里的拉丁字眼不算，我们昨天的晚会不是世上最精彩的吗？”

“啊！”玛丽说道，“这种语言格调高雅，拉伯雷已表明得一清二楚。”

“你是位学者，我很遗憾不能用诗歌来赞美你；如果我不当国王，会向兄弟要回阿米奥老师，他使我兄弟学识那么渊博……”

“别羡慕您的兄弟，他作了一些诗给我看，还要我把我作的拿给他看。得了，您是四兄弟中的佼佼者，既是体贴的情人，又必定是位好王上。所以，也许正为此您母亲才这样不喜欢你！不过你放心。我呀，我的心肝，我要代替所有的人来爱你。”

“我不配爱这样十全十美的王后，”小国王说道，“昨天你跳火把舞时，我不知道是谁拦着我没有当着满朝的人吻抱你！我看得很清楚，美丽的玛丽，所有女子在你身边都象是仆人……”

“要说只用散文讲话，您讲得动听极了，我的宝贝；更何况

这是爱的心声。您呢，您很清楚，我的爱人，即便您是个可怜的小侍从，我也会象现在这样爱您，不过最甜蜜的事莫过于能够对自己说：'我的情人是王上。'"

"噢！多漂亮的胳膊！咱们干吗非得穿衣服呢？我多喜欢把手指伸进你那么柔软的头发里，弄乱金色的发卷。啊，我的爱人！别再让你的侍女们亲吻这雪白的脖颈，这漂亮的脊背，别再容忍啦！让苏格兰大雾拂弄过已经太过分了。"

"您不来看看我心爱的国家吗？苏格兰人会爱您的，不会和这儿一样起来造反。"

"我们王国里有谁造反？"弗朗索瓦·德·瓦卢瓦拉好长袍衣襟，把玛丽·斯图亚特抱到膝上说道。

"噢！这一定挺有意思，"她藏起面颊不让国王亲吻，说道："可是您应该统治，请注意，我的温柔的陛下。"

"你为什么提统治呢？今早我要……"

"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何需说*我要*？这不是王上的口吻，也不是情人的口吻。但是，问题不在这儿，别管啦！我们有件要紧的事。"

"噢！"国王说道，"我们好久没什么事了。它有趣吗？"

"不，"玛丽说道，"我们得搬家。"

"我的爱人，我担保你见过你的一个舅舅了，他们把一切安排得那么好，以致十七岁上我还是个懒王。我真不知道开过第一次会后我干吗要继续出席其他会议？把王冠放在我的安乐椅上，他们可以干得一样好，我用他们的眼睛看一切，盲目地作出决定。"

"噢！先生，"王后从国王膝上跳下，作出一副不快的神情嚷道，"原来讲好您不再为此事叫我伤心，我的舅舅们利用王权是为了给您的国民造福。你的国民可爱吗？如果你想独自发号施令，他们会象吞草莓一样把你吞下肚。他们需要军人，一个善用铁腕的严厉主子；而你呢，你娇小可爱，我喜欢你这个样子，不喜欢你别的样子，您听见了吗，先生？"她吻着这孩子的额头说道，他似乎想反驳这番话，她的抚爱使他变温和了。

"噢！如果他们不是您舅舅！"弗朗索瓦二世嚷道，"我非常讨厌那位红衣主教，他装出曲意奉承的神气和顺从的姿态躬身对我说：'陛下，事关王权的荣誉和您列祖列宗的信仰，陛下是不会容忍的'；等等，等等……我敢肯定他只是为他该死的洛林家族谋利益。"

"你学得真象！"王后说道，"可是您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洛林人了解正在发生的事，等以后您成年时亲自执政呢？我是您妻子，您的荣誉便是我的荣誉。我们将执掌大权，好吧，我的宝贝！但直到我们能够随心所欲之前，并非事事美好如意！对王上而言，最难的莫过于统治！比方说我吧，难道我是王后吗？我的舅父们为了您宝座的荣耀做了好事，您以为您母亲不会对我以恶相报？嗳！真是天渊之别啊！我的舅父们是王公贵胄，查理曼大帝的后代，对您充满敬重，将会为您而死；那个偶然当上法国王后的医生或者商人的女儿呢，她象当不了家的布尔乔亚女子一样纠缠不清。这个意大利女人由于没把这儿搅得一团糟而心怀不满，时时刻刻向我摆出一副苍白严

肃的面孔；然后，紧抿着嘴：'我的女儿，您是王后，我不过是王国的第二号女子。'她对我说。（她气得发狂，你明白吗，我的宝贝？）'但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就不会在朝廷守丧期间穿肉红色的丝绒，不梳发髻、不戴珠宝便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因为不符合普通贵妇身分的事更不符合王后的身分。我也不会去跳舞，只在一边看别人跳！'这就是她对我说的话。"

"噢！我的上帝，"国王接口道，"我似乎听见她的声音。上帝！如果她知道……"

"噢！您在她面前仍然发抖。她叫你心烦，是不是？我们会把她打发走的。毫无疑问！骗骗你还说得过去，这婆子是佛罗伦萨人；可是叫你心烦……"

"看在上天的份上，玛丽，住嘴吧，"弗朗索瓦说道，既不安，又高兴，"我不愿意你失去她的友谊。"

"我将头戴世上最美丽的三个王冠，您别担心她有朝一日会和我吵翻，亲爱的小王上，"玛丽·斯图亚特说道，"尽管她有一千个理由恨我，她仍然对我表示亲热，以便疏远我和舅父们的关系。"

"恨你！……"

"是的，我的天使，如果对这种情感我没有一千个证据——女人们互相交换这类证据，也只有她们懂得其中的恶意，我可以将就她对我们珍贵爱情的一贯反对。你父亲始终不能容忍梅迪契小姐，这难道是我的错？最后，她那么不喜欢我，及至你发了怒，我们在这儿和在圣日耳曼才没有分室而居。她硬说这是法兰西国王和王后的习惯。习惯！这是您

父亲的习惯，道理不言自明。至于您祖父弗朗索瓦，老家伙为了自己寻欢作乐的方便立下了这个规矩。所以，您得小心！如果我们离开这儿，别让侍从长把我们分开。"

"如果我们离开这儿，玛丽？我呀，我可不愿意离开这座漂亮的城堡，从这儿我们望得见卢瓦尔河和布莱索瓦河，脚下的一座城，头顶上世间最美丽的天空，还有这些迷人的花园。如果我离开，那将是与你同往意大利观赏拉斐尔的绘画和圣彼得大教堂。"

"还有桔树呢？噢！娇小可爱的王上，你哪儿知道你的玛丽多么想在开花挂果的桔树下散步！唉！也许我永远也见不到。噢！在这些香气扑鼻的树下，在蓝色的海滨，蓝色的晴空下，我们这样站着，听人唱一支意大利的歌！"

"咱们动身吧，"国王说。

"动身！"侍从长走进来嚷道，"是的，陛下，是得离开布卢瓦。请原谅我如此冒昧；但是情势危急，顾不得礼仪了，我来恳求您召集会议。"

玛丽和弗朗索瓦被人撞见，急速分开，脸上露出王家尊严受到冒犯的同一种表情。

"您是位权力极大的侍从长，德·吉斯先生，"年轻国王忍住怒气说道。

"让情人们见鬼去吧！"红衣主教凑在卡特琳娜耳边悄悄地说。

"我的儿，"太后出现在红衣主教身后，接口道，"事关您本人的安全和王国的安全。"

“陛下，您睡觉时，异端睁着眼睛，”红衣主教说道。

“你们回大厅吧，”小国王说，“我们就开会。”

“夫人，”侍从长对王后说道，“您的皮货商的儿子给您送来了皮衣，旅行正好用得上，因为我们很可能沿卢瓦尔河走。可是，”他转身对太后说道，“他也想和您谈谈，夫人。乘王上穿戴时，您和王后夫人立即把他打发走吧，免得让这件小事弄得我们头昏脑涨。”

“好，”卡特琳娜说道，心中暗想：“他若想用这类诡计把我支开，算他不认识我。”

红衣主教和公爵退下，留下两位王后和国王。侍从长再次穿过警卫室去咨议厅，叫掌门官把王后的皮货商领来。克里斯托夫见这位掌门官从警卫室的另一头朝他这头走来，从服装上看以为他是位要人，心里便发了慌；这种感觉在关键时刻来临之际本来极其自然，但是掌门官的动作把在场的全体达官贵人的目光引向克里斯托夫，他的平庸相貌和他的包裹，当掌门官对他说“洛林红衣主教大人和侍从长大人召您到咨议厅谈话”时，他心慌得更厉害了。

“难道我被出卖了？”新教徒的脆弱使者暗自思量。

克里斯托夫垂下眼睛跟随掌门官走，来到几乎与警卫室一样大的宽敞的咨议厅才抬起双眼。只有两位洛林亲王站在华丽的壁炉前，这壁炉背靠警卫室里两位王后的侍女伫立于前的壁炉。

“你从巴黎来，走的是哪条路？”红衣主教问克里斯托夫道。

“我从水路来，大人，”新教徒回答。

“那么你是怎么进布卢瓦的？”侍从长说道。

“从港口，大人。”

“没人为难你吗？”不住打量年轻人的公爵说道。

“没有，大人。一有士兵打算拦住我，我就说我父亲是两位王后的皮货商，我是来送货的。”

“巴黎人在做什么？”红衣主教问道。

“仍在追查谋杀米纳尔院长的凶手。”

“你是不是我的外科医生的至交的儿子？”德·吉斯公爵说道，克里斯托夫慌乱的心情平静下来后，那一脸老实相使公爵上了当。

“是的，大人。”

侍从长走出去，猛然掀起遮住咨议厅双道门的门帘，向全体求见者露出他的面孔，在他们中间寻找国王的首席外科医生。昂布鲁瓦斯站在一个角落里，发现公爵冲他使眼色，便走了过来。昂布鲁瓦斯已倾向于新教，并最终选定了它；但是吉斯兄弟和法兰西国王们的友谊使他免受新教徒遭到的一切不幸。公爵自认受过昂布鲁瓦斯·巴雷的再造之恩，几天前任命他为国王的首席外科医生。

“有什么事，大人？”昂布鲁瓦斯说道，“王上病了吗？我想他病得不轻。”

“怎么？”

“王后太漂亮了，”外科医生回答。

“啊！”公爵吃惊地说道，“不过不是这件事，”他顿了一下

接着说。"昂布鲁瓦斯，我想叫你见见你的一位朋友，"他边说边把他带到咨议厅门口，向他指指克里斯托夫。

"咳！真的，大人，"外科医生叫道，向克里斯托夫伸出手。"你父亲身体好吗，小伙子？"

"很好，昂布鲁瓦斯师傅，"克里斯托夫回答。

"你进宫来做什么？"外科医生说道，"送包裹可不是你的行当，你父亲打算让你当讼师。你想要这两位高贵的亲王保荐你当律师吗？"

"噢！我的上帝，是的，"克里斯托夫说道，"不过是为我父亲的利益；如果您能代我们说情，请和我一起，"他作出一副可怜相说道，"求侍从长大人下令支付欠我父亲的一笔款子，因为他已经山穷水尽了……"

红衣主教和侍从长彼此望了一眼，似乎很满意。

"现在您可以走了，"侍从长向昂布鲁瓦斯作了个手势说道。"您呢，朋友，"他对克里斯托夫说，"从速办完事 回巴黎吧。我的秘书将给您一张通行证，因为，见鬼！路上不会太平的！"

两兄弟一旦肯定克里斯托夫的确是宫廷供应人好基督徒勒卡缪的儿子，他来只是为了讨债，他们对他肩负的重大利害关系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领他去王后寝室吧，她大概就要召见他，"红衣主教指着克里斯托夫对外科医生说道。

皮货商之子在咨议厅受盘问的当儿，国王从与寝室毗连的书房走进盥洗室，留下王后陪伴婆母。

卡特琳娜太后立于巨大窗户宽阔的窗洞前，眼望花园，沉浸在最忧郁的思绪之中。她看到本世纪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在上午即将以摄政官的可怕头衔取代她的儿子，法兰西国王。面对这个危险，她孤单一人，无法行动，无力自卫。自亨利二世死后，她始终身着丧服，苍白的面孔因凝神沉思纹丝不动，恍若一具幽灵。她的黑眼睛闪着游移不定的光，这种令大政治家们备受谴责的优柔寡断来自目光的深远，他们对困难一览无余，让这些困难互相抵偿，可以说先把一切机会加在一起然后再作决断。她两耳轰鸣，血液激荡，神态却依然庄重安详，估量着脚下实实在在的深渊之上的政治深渊有多深。继逮捕沙尔特勒主教代理官之后，这一天是她王后余生中许许多多可怕日子中的第二个；也是她学习掌权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错误。尽管权杖似乎正从她手中溜走，她仍想抓住它，并且靠意志的力量抓住了它，公公弗朗索瓦一世及其朝廷的鄙夷，——她身为太妃，在宫中却人微言轻——亨利二世的一贯拒绝，情敌狄安娜·德·普瓦蒂埃的可怕反对，都未使这力量有所懈怠。一个男子理解不了这位被将了一军的王后；但是金发的玛丽，那么敏感，那么机智，未脱少女的稚气却已老于世故，她一边用眼角打量她，一边哼着一首意大利小调，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一脸顽皮的苏格兰俏女子虽未猜出受到抑制的野心的狂风暴雨使佛罗伦萨女子微微沁出了冷汗，但她知道舅父德·吉斯公爵的升迁令卡特琳娜怒火中烧。而最使她开心的事莫过于窥视婆母的一举一动，在她心目中婆母是个阴谋家，一个被人贬低、随时准备报复的暴发户。一位女子的脸凝

重阴沉，有点可怕，因为意大利女子的惨白使她们的面色在白天有如黄色的象牙，虽然在烛光下又变得光彩照人，另一位女子的脸又光鲜，又快活。十六岁上①，玛丽·斯图亚特的面孔呈现出金发女子的白皙，使她遐迩闻名。娇嫩动人的面庞轮廓端正，闪烁着孩童般的狡黠，眉毛的匀称，眼神的活泼，小巧嘴巴的顽皮把这份狡黠坦率地表露出来。她当时施展的这种种小猫的妩媚，在她身陷囹圄或即将登上令人恐怖的断头台时都未减分毫。这两位王后，一个豆蔻年华，一个韶光已过，处处构成鲜明的对照。卡特琳娜是位威严的王后，不可捉摸的孀妇，除醉心权力外没有别的激情。玛丽是个爱嬉戏的女子，无忧无虑的新娘，拿着几个王冠当玩具耍。一位对巨大的不幸早有所料，对吉斯兄弟将被暗杀有种模糊的预感，并悟到这是打垮有可能凌驾于王权和高等法院之上的人的唯一手段；总之她瞥见漫长斗争中的滚滚血流；另一位没有料到她将依法被害②。一个奇特的想法使意大利女子稍稍冷静下来。

"按照女巫和吕吉耶里的说法，本朝即将结束；我不会长久处于困境的，"她心里想。

---

① 实际上是十八岁。

② 一五六〇年十二月法王弗朗索瓦二世夭亡，玛丽·斯图亚特于次年八月返回苏格兰，先后与达恩利伯爵和博思韦尔伯爵结婚，遭到苏格兰贵族的反对，一五六七年被正式废黜。玛丽被迫出走，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宫中寄居，被囚禁了十八年。为了摆脱囹圄，她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推翻新教女王伊丽莎白的天主教徒们也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一五八六年暗杀伊丽莎白的阴谋败露。英格兰法庭对玛丽进行了审讯并判处死刑。

奇怪的是，如今被遗忘的一门秘术——决疑占星术——此时并在她的一生中成了她的支柱，她眼见实施秘术者的预见分毫不差地变为现实，对它益发相信。

“您很忧郁嘛，夫人？”玛丽·斯图亚特边说边从达耶尔手中接过小便帽，紧扣在头发分路处，两个华丽的花边帽翅围着鬓边的绺绺金发绕了一圈。

画家的彩笔使这顶帽子大大出名，以致它成为苏格兰王后的专用品，虽然这是卡特琳娜为了给亨利二世戴孝替自己设计的；但是她不如儿媳戴得俏，儿媳戴上要合适得多。在太后对年轻王后的众多不满中这不是最小的一个。

“这是王后对我的责备吗？”卡特琳娜转身对儿媳说道。

“我理应尊敬您，怎么敢呢，”苏格兰女子狡黠地反唇相讥，望了达耶尔一眼。

在两位王后之间，得宠的贴身侍女如同壁炉柴架上的雕像，一丝赞许的微笑能要了她的小命。

“我失去了先王，儿子的王国又行将卷入战火，我怎能象您一样快活呢？”

“政治不关女人的事，”玛丽·斯图亚特反驳道，“再说有我的舅父哩。”

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两个词儿无异于两支毒箭。

“那就看看咱们的皮衣吧，夫人，”意大利女子含讥带讽地回答，“您的舅父们决定王国大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事。”

“噢！可是我们将出席会议，夫人，我们的用处比您以为

的要大。”

“我们，”卡特琳娜带着惊讶的神气说道，“可是我，我不懂拉丁文。”

“您以为我有学问！”玛丽·斯图亚特笑道，“那么，我向您起誓，夫人，目前我正在学习，为的是赶上梅迪契一家的水平，以便有朝一日学会治愈王国的创伤。”

这句令人联想起梅迪契家族渊源的挖苦话直刺卡特琳娜的心窝，有人说这家人的祖上是名大夫，另一些人说是个有钱的药品杂货商。她一时语塞。达耶尔见女主人望着她寻求赞许——那是所有人，甚至王后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对下人的要求——，脸变得通红。

“您那迷人的言辞，夫人，可惜既不能治愈国家的创伤，也不能治愈教会的创伤，”卡特琳娜带着镇定冰冷的庄重态度说道，“我的祖先在这方面的学问使他们得到了宝座；而如果您在危险面前继续开玩笑，您可能将失去您的宝座。”

这时，达耶尔为克里斯托夫开了门，首席外科医生轻轻叩门，亲自做了通报。

新教徒装出在这样的场所颇为自然的局促不安，想研究一下卡特琳娜的面孔，但是玛丽王后朝纸板盒扑来看她的上衣，动作之敏捷使他大吃一惊。

“夫人，”克里斯托夫对佛罗伦萨女子说道。

他背朝另一位王后和达耶尔，乘这两个女子即将把注意力放在皮衣上的时机立即采取大胆行动。

“找我有什么事？”卡特琳娜朝他投去锐利的目光，说道。

克里斯托夫把德·孔代亲王建议的条约、新教徒的计划和兵力细节的单子揣在怀里，衬衣与齐膝紧身呢外衣之间，外面包着卡特琳娜欠皮货商的账单。

“夫人，”他说，“我父亲极需钱用，如果您肯屈尊看一眼您的账单，”他把折叠着的纸打开，把条约放在上面，补充道，“您将看到陛下欠他六千埃居。请您可怜可怜我们。看看吧，夫人！”他把条约递给她。“请您念念。这是先王登基以来欠的账。”

条约的绪言把卡特琳娜看得头晕目眩，但她没有失去冷静，急速把纸卷好，对这个年轻人的大胆和机智十分钦佩；从这手绝招中她觉得会得到理解，于是用纸卷敲了敲他的头。

“您真笨，小朋友，交皮货之前先送账单。您得学会了解女人！在我们满意之前千万别给我们送账单。”

“这是传统吗？”年轻王后问婆母，后者只字不答。

“啊！夫人们，请原谅我父亲，”克里斯托夫说道，“如果他不需要钱用，你们哪会有皮货呢。各地刀枪林立，路上危险重重，我们不到困苦不堪的地步，我是不会来这儿的。除了我，谁也不愿意冒险。”

“这小伙子是个新手，”玛丽·斯图亚特微笑着说。

为了理解这个至关重要的小小一幕，有必要指出上衣——如该词所示（上装之外①）——是妇人们穿在短上衣外面、裹住髋部、勾勒出腰身的一种紧身斯宾塞式上衣②。这种

① surcot（上衣）一词由 sur cotte（上装之外）两词构成。

② 一种无垂尾上衣，因英国贵族斯宾塞而流行一时，由此得名。

衣服能防止背、胸和颈部受寒。上衣内衬毛皮，露出一道颇宽的滚边。玛丽·斯图亚特试穿上衣，对着一面威尼斯大穿衣镜照来照去，以观后身的效果，这样就给了婆母细读文件的机会，若无这一情况，文件的体积本来会引起她的怀疑。

"安然无恙的人见到女人们时，谁会向她们大谈自己冒的危险呢？"她出现在克里斯托夫面前说道。

"啊！夫人，我也有您的账单，"他望着她说，傻里傻气的样子装得极象。

年轻王后没有接账单，上上下下把他打量了一番，发现——但当时未引起任何后果——他从怀里取出卡特琳娜王后的账单，却从衣兜里掏出她的账单。她在这小伙子眼中也没有看到她的外貌在众人心中激起的赞美；但她太专注于自己的上衣，一开始没有考虑这种冷漠原因何在。

"拿着，达耶尔，"她对贴身侍女说道，"你把账单交给德·凡尔赛先生（洛梅尼）①，叫他替我付款。"

"噢！夫人，如果您不请王上或侍从长大人——他就在这儿——给我签发一项命令，您的亲切话语将不会发生作用。"

"朋友，您的急性子不符合臣民的身分，"玛丽·斯图亚特说道，"难道您不相信王后的话？"

国王出现了，身着丝质紧身长裤和当年的那种短裤，但没穿紧身短上衣和大氅；他那件华贵的丝绒礼服镶着小松鼠皮的滚边，现代语言中只有这个词能够使人对国王的便装有个

---

① 德·凡尔赛是枢密院书记官。

概念。

“哪个无赖怀疑您的话?”年轻的弗朗索瓦二世说道，虽然离得远，他仍然听到了妻子的最后一句话。

国王夫妇的床遮住了书房的门。这间书房后来被称为老书房，以区别亨利三世在这套居室的另一端、三级会议大厅那边布置的富丽堂皇的藏画室。亨利三世命刺客们躲在老书房里，派人叫德·吉斯公爵到那儿找他，行刺时他一直藏在新书房，事后才出来看这个对他说来王国不再有监狱和法庭，也不再有法官和法律的胆大妄为的臣民咽气。没有这些可怖的细节，如今史学家将难以辨识这些挤满士兵的大厅和书房曾经派何等用场。就在昔日若有所思的卡特琳娜决定与各党斗争的地点，一名司务长正给他的情妇写信。

“来，朋友，”太后说道，“我去叫人付钱给您。得让生意做下去，而金钱是它的主要动力。”

“啾，亲爱的，”年轻王后笑道，“母后比我更精通商务哩。”

卡特琳娜正待出去，没有回击这又一句挖苦话；但转念一想，她的无动于衷有可能引起怀疑，便怒气冲冲地回答媳妇说：“您呢，亲爱的，更精通男女之情！”然后下了楼。

“把这些都收好，达耶尔，咱们去开会吧，先生，”年轻王后对国王说道，她为能在太后不在场时决定摄政官的重大问题而兴高采烈。

玛丽·斯图亚特挽起国王的胳膊。达耶尔第一个出去，对年轻侍从们说了一句话，其中一位，后来在圣巴托罗缪节死得极惨的小泰利尼叫道：“王上驾到！”

听到这句话，两名火枪手持枪敬礼，两名年轻侍从在廷臣和两位王后的侍女组成的人墙之间朝咨议厅走去。枢密院全体成员聚集到离楼梯门不远的咨议厅门口。侍从长、红衣主教和大法官迎着两位年轻君主走去，他俩朝几名侍女微笑，或回答几位较亲近的廷臣的询问。年轻王后显然很不耐烦，拖着弗朗索瓦二世朝巨大的咨议厅走去。当火枪触到地板发出低沉的响声，宣告国王夫妇已入大厅时，年轻侍从们又戴上帽子，贵人们继续就即将讨论的事情的严重性进行个别交谈。

"派了希维尔尼去请陆军统帅，他没有来，"一个说。

"没有一个血统亲王，"另一个指出。

"大法官和德·图尔农先生心事重重！"

"侍从长叫人告诉掌玺大臣务必参加这次会议，恐怕要下诏书。"

"在这种时刻，太后怎么呆在楼下她的居室里！"

"咱们要有麻烦了，"格罗斯洛对德·夏蒂翁红衣主教说道。

总之人人各抒己见。一些人在这间宽阔的大厅里来回走动，另一些人在两位王后的侍女周围象蝴蝶似的飞来飞去，仿佛透过三尺厚的墙壁、两道门和包住门的贵重门帘可以抓住几句话似的。

咨议厅中央有张铺着蓝丝绒的长桌，国王坐在上首等母亲，年轻王后在他身边的一张扶手椅里就了座。罗贝尔泰在削鹅毛笔。两位红衣主教、侍从长、大法官、掌玺大臣，总之枢密院全体成员都望着小国王，奇怪他为什么不赐坐。

“讨论将在太后夫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吗?”大法官对着年轻国王说道。

两位洛林亲王以为卡特琳娜不在场是他们的外甥女要的手段。胆大的红衣主教在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的怂恿下，对国王说道:“王上尊意是否不等太后夫人便开始?”

弗朗索瓦二世不敢表态，答道:“先生们，请坐。”

红衣主教简单扼要地对处境的危险作了说明。这位大政治家在这个场合表现得干练之至，在与会者的一片静默中引出了摄政问题。年轻国王大概感到了压力，揣测母亲素谙国王的权利，了解王权面临的危险，于是回答红衣主教的一个正面要求时说道:“等等母后吧。”

卡特琳娜王后不可思议的迟到点醒了玛丽·斯图亚特，她迅速回想起来的三个细节倏然间同时从脑际闪过。首先送交婆母的账单的厚度令她惊讶，不管她当时多么心不在焉，因为似乎视而不见的女人其实眼睛尖得很；其次克里斯托夫把这些账单与她的账单分放于两处。“为什么呢?”她暗自思量。最后她回忆起那小伙子的冰冷目光，立即把这归因于新教徒对吉斯外甥女的仇恨。一个声音向她喊道:“他会不会是胡格诺教徒的使者?”如同急性子的人顺从本能的反应，她说:“我亲自去找母亲!”然后突然走出去，冲向楼梯，令廷臣和贵妇们大惑不解；她下楼去婆母居室，穿过警卫室，象小偷一般小心翼翼地打开卧室的门，影子似的在地毯上轻轻移步，却到处找不见她；她想大概能在卧室和祈祷室之间的华丽书房中撞见她。如今人们还完全辩识得出这间祈祷室的布局，按照当时

的风尚，它在私生活中起的作用犹如现在的小客厅。

出于偶然——想到王权任凭这座城堡衰败凋零而不顾，这种偶然是难以解释的——，卡特琳娜的书房令人赞叹的细木护壁板至今犹存，在这些精雕细刻的护壁板上，今日的收藏家仍可以见到意大利富丽堂皇的痕迹，认出太后设下的小小藏物处。为了理解即将在这里发生的事，对这些珍奇之物作个精确的描述实有必要。细木护壁板当时大约由一百八十块长方形小雕花板拼成——如今尚存一百余块——，每块都呈现出图案不同的阿拉伯式装饰花纹，显然借鉴于意大利最迷人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木料取自常青橡树。霍乱流行时粉刷的一层石灰浆下——无益的防范措施——人们发现了红色，这足以表明雕花板用金色打了底。未受腐蚀之处令人猜想图案的某些部分在底色上呈现或蓝、或红、或绿的颜色。拼花板的数量之多透露了防人查找的用心；倘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城堡的守门人一面要当代子孙对卡特琳娜恨得咬牙切齿，一面把护壁板下方齐地板处的一块接缝覆盖板条指给观光者看，板条相当粗糙，可以掀动，板条下依然有巧妙的弹簧。扣一下如此伪装的扳机，王后可以打开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雕花板，板后面的墙里有个与雕花板一样呈长方形但相当深的藏物处。今天，最训练有素的眼睛仍难以在所有这些雕花板中辩认出哪一块将翻倒在看不见的铰链上；不过，当两眼被巧妙组合起来的掩盖接缝的各种色彩和包金逗弄了一番后，也就不难相信要在两百块雕花板中发现一两块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当玛丽·斯图亚特扭动这间书房相当复杂的弹簧锁时，适才确信德·孔代亲王计划之重大的意大利女子刚按了一下藏在接缝板条中的弹簧，一块雕花板猛然掀开，卡特琳娜转身去取桌上的文件，以便把文件藏好并保证送文件来的忠诚密使的人身安全。听见开门的声音，她猜到只有玛丽王后才会不经通报前来。

“您完了，”她意识到已无法藏好文件，也来不及关上雕花板防止藏物处秘密的泄露，便对克里斯托夫说。

克里斯托夫报以视死如归的目光。

“Povero mio!”① 卡特琳娜说道，然后瞧了儿媳一眼。——“背叛，夫人！我抓住他们啦，”她叫道，“去请红衣主教和公爵。别让这家伙出去，”她指着克里斯托夫说道。

顷刻之间，这个机警女子作出了判断：必须交出这可怜的年轻人，因为她无法把他藏起来，也救不了他；一周前倒还来得及，但早上吉斯兄弟已得知密谋的消息，他们想必掌握了她手上拿着的名单，显然正在引新教徒上钩。她十分高兴在对手身上觉察出她所希望的意图，既然阴谋已败露，出于政治考虑，她必须以功臣自居。这令人骇然的盘算是在年轻王后开门的一刹那间作出的。玛丽·斯图亚特缄默了片刻。她的目光失去了快乐，象人人心生疑念时那样锐利，在她则因对比的迅速变得十分吓人。她的眼睛从克里斯托夫移向太后，又从太后移向克里斯托夫，表露出诡谲的疑惑。然后她抓起一个

① 意大利文：我可怜的人！

铃铛，太后的一名侍女应声而来。

“迪鲁埃小姐，去请当值的卫队长，”玛丽·斯图亚特一反礼仪对侍女说，在类似的场合礼仪自然顾不上了。

正当年轻王后下这道命令时，卡特琳娜把克里斯托夫打量了一番，那目光对他说：“拿出勇气来！”新教徒心领神会，用眼神回答：“牺牲我吧，象他们牺牲我一样！”

“放心吧，”卡特琳娜用手势示意。待儿媳转过身，她埋头看起文件来。

“您是新教一派的？”玛丽·斯图亚特向克里斯托夫道。

“是的，夫人，”他回答。

“我没搞错，”她在新教徒眼中又看到了隐藏在谦卑表情之下的冷淡与仇恨的目光，喃喃地补了一句。

两位洛林亲王和国王派来的帕尔达扬突然出现。玛丽·斯图亚特请来的卫队长跟在这位年轻贵人、最忠心耿耿的吉斯分子后面。

“去代我请侍从长和红衣主教，并提请他们注意，如果没有发生严重的事我是不会如此冒昧的。去吧，帕尔达扬。——至于你，刘易斯顿，看住这个阴险的新教徒，”她指着克里斯托夫用母语对苏格兰人说道。

年轻王后和太后在亲王们和国王到来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这段时间十分难熬。

玛丽·斯图亚特在婆母面前把舅父们要她扮演的角色暴露无遗；她平日一贯的疑心露了马脚，年轻人的良心深感这种行当对一位尊贵的王后多么不体面。至于卡特琳娜，她由于

害怕刚刚自首，担心被人窥破心事，为自己的前途不寒而栗。这两个女子，一个又羞又气，另一个怨恨在心但外表平静，两人走到窗洞前，分别倚于左右两侧；但是她们如此会说话的眼神流露出心中的情感，以致她们不得不垂下眼睛，假装凭窗望天。这两个超凡出众的女子当时并不比最平庸的女子更有头脑。或许人被形势压倒时情况总是如此。在大灾大难面前，天才也有感到自身渺小的时刻。至于克里斯托夫，他如同滚进了深渊。苏格兰卫队长刘易斯顿倾听这片寂静，怀着大兵的好奇心注视着皮货商之子和两位王后。年轻国王和两位舅父的到来结束了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红衣主教径直朝王后走去。

“我掌握了异端分子谋反的一切线索，这孩子是他们给我派来的，他携带着这份条约和这些文件，”卡特琳娜低声对他说道。

卡特琳娜向红衣主教解释的当儿，玛丽王后和侍从长咬了几句耳朵。

“怎么回事？”年轻国王说道，他孤独一人置身于这些互相冲撞的激烈的利害关系中间。

“我对陛下讲的事情无需久等便有了证据，”红衣主教一把抓过文件说道。

德·吉斯公爵打断谈话，把兄弟拉到一边，附在他耳边说：“这下子，没人反对我当摄政官了。”

红衣主教报以机智的一瞥，要哥哥明白他已经抓住从卡特琳娜的暧昧立场中得到的一切好处。

“谁派您来的？”公爵向克里斯托夫道。

“肖迪厄牧师，”他回答。

“年轻人，你撒谎！”军人怒冲冲地说，“是德·孔代亲王！”

“德·孔代亲王，大人！”克里斯托夫神情惊讶地说，“我从来没遇到过他。我是搞法律的，在德·图先生手下学习，任他的秘书，他不知道我在教。我只不过应允了牧师的请求。”

“够了，”红衣主教说道，“去叫德·罗贝尔泰先生，”他对刘易斯顿说，“这个小坏蛋比老政客还狡猾，他把我们兄弟俩骗了，本来他不用忏悔我也会给他领圣体的。”

“你不是孩子了，见鬼！”公爵喊道，“我们把你当大人对待。”

“有人想收买母后，”红衣主教对国王说，想把他拉到一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唉！”王后露出责难的神色对儿子说，拦住他不让红衣主教带他去祈祷室进行危险的游说，“您看到我的处境的后果了吧：我身为瓦卢瓦家族四位王子的母亲，有人以为我由于对公共事务权小势微生了气。”

年轻国王变得聚精会神。玛丽·斯图亚特见国王双眉紧蹙，便拉着他，把他带到窗口，低声说些想必类似于不久前他起床时对他说的那些温存话哄他。两兄弟这时阅读了卡特琳娜王后交出的文件。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他们的暗探，沙特莱刑事长官德·布拉格洛纳先生并不掌握的情报，因此倒愿意相信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诚意。罗贝尔泰走来，领了有关克里斯托夫的几项秘令。四名苏格兰卫队卫士带走了受宗

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利用的年轻人，下了楼，把他交给宫廷法官德·蒙特雷梭先生。这个可怕人物由五名执达吏陪同，亲自把克里斯托夫押送到位于今已坍塌的塔楼拱顶地窖里的城堡监狱，布卢瓦城堡的守门人指着它告诉你那儿原是地牢。

出了这样一件事，会议只能走走过场而已：国王、年轻王后、侍从长、洛林红衣主教带着被打败的卡特琳娜回来开会，她发言赞成洛林人要求采取的措施。尽管大法官奥利维埃略表反对，只有他讲的话还透着行使其职权所必须的独立性，但是德·吉斯公爵仍然被任命为摄政官。罗贝尔泰送来了委任书，行动之迅速证明了称得上狼狈为奸的耿耿忠心。国王挽起母亲的胳膊，又穿过警卫室，向朝廷宣布翌日他将赴昂布瓦斯城堡。自查理八世以为不必俯身即可从脚手架下进门，结果撞上他命人雕刻的一扇门的门框不意身亡以来，这座府邸一直无人居住。卡特琳娜为遮掩吉斯兄弟的计划，表示有意在盖好她的舍农索城堡的同时，为王权完竣昂布瓦斯城堡。但是这个借口没有骗过任何人，朝廷上下预料将有大事发生。

克里斯托夫在单人囚室的黑暗中摸索了约莫两个小时，终于发现四壁装着粗糙的护壁板，但相当厚实，使这个方形地洞还算卫生，可以住人。洞门类似猪圈的门，进来时不得不弯腰曲背。门旁，朝一条走廊开的粗大的铁栅栏透进一点点空气和光线。黑牢的这种布局与威尼斯的水井一般无二，足以说明布卢瓦城堡的建筑师属于在中世纪给欧洲造就了那么多设计师的威尼斯学派。在探察护壁板上方的这眼井时，克里斯

托夫发现把它与类似的两眼井隔开的左右两堵墙是砖砌的。他敲了敲看有多厚，惊讶地听到另一侧有人敲墙。

“您是谁？”邻居通过走廊问他。

“我是克里斯托夫·勒卡缪。”

“我呢，”那声音回答，“我是肖迪厄上尉，牧师的哥哥。昨夜我在博让西被捕；幸而没抓住我任何把柄。”

“一切都暴露了，”克里斯托夫说道，“这么说您从殴斗中脱了身。”

“目前我们在旺多姆森林中有三千人，他们全下定决心在太后和王上旅行途中劫持他们。幸好拉雷诺迪比我机灵，他逃走了。您刚离开我们，我们就遭到吉斯分子的突袭。”

“可是我不认识拉雷诺迪……”

“唔！我兄弟全告诉我了，”上尉答道。

听到这句话，克里斯托夫在凳上坐下，不再回答那个所谓上尉的任何问话，因为他与司法人员交往甚密，深知在监狱里应当谨言慎行。半夜时分，他听见开地窖铁门大锁的声音，然后看见走廊里亮起提灯惨淡的微光。宫廷大法官亲自来找克里斯托夫。对一个被撇在黑牢里不给饭吃的人如此关怀使克里斯托夫觉得古怪；但他被遗忘的原因恐怕是朝廷的大搬迁。大法官的一名执达吏用绳子捆住他的双手，牵着绳子把他一直带到路易十二城堡的一间低矮的大厅里，这显然是某位要人住宅的候见厅。执达吏和大法官让他坐在一张凳子上，执达吏象先前捆住他的手一样又缚住他的双脚。德·蒙特雷梭先生作了一个手势，执达吏出去了。

"好好听我说，朋友，"宫廷大法官抚弄着骑士团①的颈饰对克里斯托夫说道，这位要人深更半夜仍穿着礼服。

这个细节令皮货商之子深思。克里斯托夫看出事情尚未完结。当然，此刻还不会绞死他或审问他。

"朋友，你在这儿把你知道的关于德·孔代亲王与卡特琳娜王后暗中勾结的情况全告诉我，就可以免受残酷的肉刑。你不仅不会受罪，而且将奉事摄政官大人，他喜欢聪明人，你的一脸善相给他留下了深切的印象。太后即将被遣送回佛罗伦萨，德·孔代先生大概将受到审判。所以，相信我，小人物应当投靠执政的大人物。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你会满意的。"

"唉！先生，"克里斯托夫答道，"我没什么可说的，在王后屋里我向德·吉斯先生们供认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肖迪厄引诱我把文件送到太后眼前，要我相信事关王国的和平。"

"您从没见过德·孔代亲王？"

"从来没有，"克里斯托夫说道。

一听这话，德·蒙特雷梭先生丢下克里斯托夫，去了隔壁的房间。克里斯托夫一人独处的时间不长。他进来的那扇门不久打开了，走进来好几个人，他们没有关门，在院子里弄出令人不快的响声。有人取来了显然是给新教徒的使者上刑用的木头和刑具。克里斯托夫的好奇心很快在新来者当着他的面在大厅里做的准备工作中找到了思考的材料。两个衣衫破旧、举止粗野的仆人听一个健壮的矮胖家伙指挥，这人一进来便向克里斯托夫投去食人肉者对其牺牲品的目光；他把克里斯

① 指路易十一在一四六九年创立的圣米迦勒骑士团。

托夫打量估价了一番，挺内行地估算着他的筋腱及其力量和耐力。此人是布卢瓦的刽子手。他手下的人往返数次搬来了床垫、木槌、木楔、木板，以及与这些准备工作有关的可怜孩子觉着用途既不清楚又不安全的一些物件，他怕得要命，又不明确怕什么，血液在脉管里冻成了冰。德·蒙特雷梭又露面时，进来了两个人物。

“怎么，什么都没准备好？”宫廷大法官说道，两个新来的人恭敬地向他行礼。“你们知道吗，”他对胖子及两名仆人补充道，“红衣主教大人以为你们已经动手了。——大夫，”他对新来者中的一位又说道，“这就是您的人。”他指了指克里斯托夫。

医生径直走向囚徒，给他的双手松了绑，拍拍他的前胸和后背。科学家把刽子手的阴险检查又认真作了一遍。这当儿，身着吉斯家号衣的仆役端来几张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一应书写用具。

“开始记录吧，”德·蒙特雷梭先生向身着黑衣的第二个人物——一名录事——指指桌子说道。然后他回来坐在克里斯托夫身边，十分温和地对他说道：“朋友，大法官听说您拒绝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我的提问，决定对您实施普通刑讯和特别刑讯。”

“他身体健康吗？能不能受得住？”录事对医生说道。

“能，”学者答道，他是洛林家族的一名家庭医生。

“好吧，您先退到旁边的大厅去，需要向您求教时我们会派人去请您。”

医生出去了。

第一阵恐惧过后，克里斯托夫重新鼓起了勇气：他殉教的时刻来到了。从此他既冷漠又好奇地望着刽子手和他的仆人们做各项准备。这两人先匆忙支起一张床，然后准备称之为夹棍的刑具，它由几块木板组成，受刑者的每条腿裹着小软垫被置于木板之间。这样安放的两腿彼此靠得很近。精装本装订工在用绳子固定住的两块木板间压紧书籍时使用的器具可以使人对受刑者每条腿的安放方式有个十分准确的概念。人人想象得出，用木槌把楔子敲进紧压腿部的两个刑具之间会产生什么后果，两个刑具也用绳索捆紧，不会松开。在膝盖和脚踝处敲进楔子，就象劈木头似的。选择这两处无肉的地方，楔子进来时要挤压骨头，使受刑者疼痛难忍。普通刑讯要敲进四个楔子，脚踝和膝部各两个；特别刑讯则多达八个，只要医生认为犯人仍有感觉。当年，夹棍也用于双手；但由于时间紧迫，红衣主教、摄政官和大法官给克里斯托夫免了这一项。笔录已经开始，宫廷大法官一副沉思的神态踱着方步，口授了几句话，要克里斯托夫讲出姓名、年龄、职业；然后问他交给太后的文件得之于何人。

“是牧师肖迪厄，”他答道。

“他在哪儿交给您的？”

“在巴黎，我家里。”

“他交给您时，一定对您说过太后是否乐意接待您。”

“他没对我讲过类似的话，”克里斯托夫答道。“他只求我私下交给太后。”

“那么您常见肖迪厄啰，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您这趟旅行。”

“我没有告诉牧师给两位王后送皮衣时，我还要替父亲索讨太后欠他的款子，我没来得及问他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可是这些文件，给您时没有包好，也没有盖封印，其中有反叛份子和卡特琳娜王后之间的协定；您一定看出他们使您有可能受到给参与叛乱者上的酷刑。”

“是的。”

“使您下决心作出叛国举动的人一定向您许诺了厚赏和太后的保护。”

“我做此事是出于对肖迪厄的好感，我只见过他一个人。”

“您坚持说您没见过德·孔代亲王？”

“是的！”

“德·孔代亲王没对您讲过太后准备赞同他的观点反对德·吉斯先生们？”

“我没见过他。”

“当心！您的一个同谋拉雷诺迪被捕了。不管他多么坚强，还是没能顶住等待着您的拷问，终于供认他和亲王曾与您会见。如果您想免受刑讯的折磨，我劝您痛痛快快讲出实情。也许这样您将得到宽赦。”

克里斯托夫回答说他不能肯定他从未听说过的事，他没有同谋也不能无中生有。听到此言，宫廷大法官对刽子手作了个手势，又回到邻室。一见这手势，克里斯托夫皱起额头，神经质地紧锁双眉，准备忍受痛苦。手腕剧烈挛缩捏成拳头，指甲戳进肉里他也毫无知觉。三个人抓住他，把他按在行军

床上，让他垂着双腿平躺着。刽子手用粗绳子把他的身体捆在这张桌上的当儿，他的两名助手各把一条腿放进夹棍。他们摇动手柄把绳索收紧，产生的压力未使新教徒十分疼痛。当两条腿如同被夹在老虎钳中时，刽子手抓起木槌、楔子，轮番望了望受刑者和录事。

“您还否认吗？”录事说道。

“我讲的是实情，”克里斯托夫回答。

“那好，动手吧，”录事闭上眼睛说道。

绳索被极为用力地收紧了。这一时刻或许是拷问中最疼痛的时刻：肌肉冷不防被压紧，血液急剧涌向上半身。可怜的孩子忍不住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似乎快要晕过去。医生被唤来。这人给克里斯托夫诊了脉，叫刽子手过一刻钟再打楔子，等血流平缓下来，感觉完全恢复。录事好心地劝告克里斯托夫，如果一开始他就忍受不住无法逃避的疼痛，那还不如趁早揭发；但是克里斯托夫只回答了下面的话：王上的裁缝！王上的裁缝！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录事问他道。

“当我看到我将抵御何种酷刑，”克里斯托夫缓缓说道，以便赢得时间休息一下，“我唤起自己的全部力量并努力增强它，想到先王的裁缝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圣事业忍受的折磨，对他的拷问是当着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和王上的面进行的，我要力求无愧于他！”

正当医生劝落难者别让人采用特殊手段时，急于了解审讯结果的红衣主教和公爵露了面，要求克里斯托夫即刻讲出

实情。皮货商之子把他唯一肯做的供词重复了一遍，把罪责推到肖迪厄一个人身上。两位亲王作了个手势。一见这手势，刽子手和他的第一名助手抓起木槌，每人拿了一个楔子，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把楔子钉进两个刑具之间。刽子手在膝盖部位，助手对着双脚，在脚踝处。这一可怕场面的目睹者凝视着克里斯托夫的眼睛，他想必因为这些大人物的在场而情绪激奋，向他们投去盛怒的目光，象火焰一般明亮。钉另外两个楔子时，他不禁发出悽厉的呻吟。看到拿起特别刑讯的楔子，他住了口；但是目光死死盯住不动，向注视他的两位爵爷迸射出穿透力极强的流体，迫使公爵和红衣主教垂下了眼睛。美男子腓力四世命人当着他的面用硬币冲压机拷问圣殿骑士团的骑士时遭受过同样的失败。①这种肉刑是用装上皮缓冲垫的硬币冲压机的一根轴敲击受刑者的胸部。有位骑士死死盯住国王，以致被慑服的国王无法将目光从受刑者的目光上移开。敲第三下时，国王听见他当年将被上帝的法庭传讯，便走了出去，后来出了庭。钉第五个楔子——特别刑讯的第一个——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对红衣主教说道："大人，缩短我的肉刑吧，这没有用！"

红衣主教和公爵回到大厅，克里斯托夫这时听见卡特琳娜王后讲了下面的话："继续用刑，他毕竟不过是个异端分子！"

---

① 为保护圣墓及圣地朝觐者于一一一八年组织的军事组织圣殿骑士团，因权势和财富日增引起王室的不安，被美男子腓力四世指控为崇奉异端，渎神毁道，终于使教皇克莱芒五世于一三一二年将其取缔。

她认为对自己的同谋比刽子手显得更严厉是谨慎之举。

第六和第七个楔子钉了进去，克里斯托夫没有哼一声：他的面孔闪耀着异常的光彩，大概是激昂的狂热给了他超常的力量。除了在感情里，还能到哪儿去寻找忍受如此的痛苦所必不可少的依傍呢？最后，当刽子手拿起第八个楔子时，克里斯托夫微笑起来。惨不忍睹的严刑持续了一个小时。

录事去找医生，询问钉第八个楔子是否会危及受刑者的生命。这当儿，公爵又来见克里斯托夫。

"牝鹿的肚子！①你是名高傲的伙计，"他俯身在他耳边说道。"我喜欢勇敢的人。到我这儿来供职吧，你将幸福而富有，我的宠信将为你包扎受伤的四肢；我不会建议你干卑鄙的勾当，比方又混进你的党以便把他们的计划告诉我们；叛徒总是有的，而布卢瓦的监狱里就有证据；你只告诉我太后与德·孔代亲王关系如何。"

"我什么也不知道，大人，"勒卡缪嚷道。

医生进来检查受害者，说他还可以忍受第八个楔子。

"钉进去，"红衣主教说道。"毕竟，如太后所说，他不过是个异端分子，"他望着克里斯托夫，对他狰狞一笑，又补了一句。

卡特琳娜缓步走出邻室，立在克里斯托夫面前，冷冷地凝视着他。这时她成为两兄弟注意的对象，他们轮番审视着卡特琳娜和她的同谋。这场庄严的考验关系到这个雄心勃勃的女子的整个前途：她对克里斯托夫的勇气极为佩服，但严厉地

---

① 一句咒语，可译为"畜生！"。

望着他；她恨吉斯兄弟，却冲他俩微笑。

“喂，”她说道，“年轻人，承认您见过德·孔代亲王吧，您会得到厚赏。”

“啊！您是干什么行当的，夫人？”克里斯托夫可怜她，嚷着说。

王后打了一个哆嗦。

“他竟辱骂我！你们不绞死他吗？”她对若有所思的两兄弟说道。

“多狠的女人！”侍从长在窗洞前大叫，同时用眼光征询兄弟的意见。

“我要留在法国，向他们报仇雪恨，”王后心想。

“干吧！要么逼他招供，要么把他弄死！”她冲德·蒙特雷梭先生嚷道。

宫廷大法官转过眼睛去，刽子手们正忙着，卡特琳娜于是望了受难者一眼，这一眼没被任何人看见，如同露珠一般落在克里斯托夫身上。他觉得这位伟大王后的眼睛湿润了，那里面的确滚动着两颗未流即干的泪水。楔子打了进去，夹板中有一块断裂开来，克里斯托夫从胸膛中发出一声可怖的叫喊，然后住了口，露出一张喜气洋洋的脸：他原以为自己死了。

“把他弄死！”红衣主教嚷着，略带嘲弄地重复王后的最后一句话，“不，不！别扯断这根线，”他对宫廷大法官说。

公爵和红衣主教低声商量起来。

“怎么处置他？”刽子手问道。

“送他去奥尔良的监狱，”公爵说，“没有我的命令，”他对

德·蒙特雷梭先生又说道，“千万别绞死他。”

需要全力以赴进行的抵抗使体内器官的感觉变得极为灵敏，克里斯托夫的全部感官都达到同样极为灵敏的程度。只有他听见了德·吉斯公爵附在红衣主教耳边说的话：“我不放弃从这小家伙口里掏出实情。”

两位亲王离开大厅后，刽子手们胡乱松开了受刑者的双腿。

“谁见过这样强壮的罪犯？”刽子手对助手们说，“这怪人忍受住第八个楔子，他本该丧命的，我损失了他的身价……①”

“朋友们，给我松绑时别把我弄疼了，”可怜的克里斯托夫说道，“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们的。”

“得了，讲点人道嘛！”医生嚷着说，“公爵大人看重这个年轻人，把他托付给我了。”

“我要和助手们去昂布瓦斯，”刽子手粗暴地说，“您自己照料他吧。再说，这不是狱卒来了。”

刽子手走了，把克里斯托夫交到虚情假意的医生手里，他在克里斯托夫未来看守的帮助下将他抬上床，给他端来一盆汤，喂他喝下去，坐在他身边，给他诊脉，百般安慰他。

“您不会死的，”他对他说，“您知道尽了自己的义务，内心应当感到甜蜜。王后委托我关照您，”他低声补了一句。

“王后真好，”克里斯托夫说道，极度的苦痛使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吃了这样大的苦之后，他不想破坏忠心赤胆获得的结

---

① 当年刽子手有权出卖被处死者的遗体。

果。“但是她本可以使我免受这样巨大的痛苦，不把我出卖给迫害我的人，自己把我不知道的秘密告诉他们。”

听到这个回答，医生拿起便帽和大衣，丢下克里斯托夫走了，他认定从这样刚强的人那儿他什么也得不到。布卢瓦的狱卒叫了四个人把可怜的孩子放在担架上，抬到城里的监狱，克里斯托夫在那儿沉沉睡去，据说在分娩的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几乎所有的母亲都这样酣睡不醒。

把朝廷迁往昂布瓦斯城堡时，两位洛林亲王并不存着在那儿见到宗教改革党领袖德·孔代亲王的希望，他们通过国王召他前来，给他设下了陷阱。作为王权的封臣和血统亲王，孔代应当服从国王的命令。不来昂布瓦斯就是对宗主犯下不忠之罪；来呢，又要受王权的支配。而此刻，王权、枢密院、朝廷，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德·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手中。在如此微妙的关头，德·孔代亲王表现出当机立断的精神和诡诈的智谋，使他成为冉娜·德·阿尔布雷称职的代言人和新教徒的骁勇的将领。他从谋反者的后方行至旺多姆，以便在事成之时支援他们。第一次起事以短暂的小接触告终，被加尔文引入歧途的贵族精英纷纷罹难，被洛林人的圆滑政策称作“昂布瓦斯骚乱”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亲王即率五十名贵族抵达昂布瓦斯城堡。洛林人听说亲王已到，派德·圣安德烈元帅率一百名传令兵前往迎接。当贝恩人及其亲随到达城堡门口时，元帅拒绝亲王的侍从入内。

“您得单独进去，大人，”正在狼牙闸门外的大法官奥利维埃、德·图尔农红衣主教和比拉格对亲王说。

“为什么？”

“您被怀疑背叛了宗主，”大法官驳了他一句。

这时亲王见他的随从被内穆尔公爵包围，平心静气地回答：“如果是这样，我就一个人去见姻亲①，向他证明我的清白。”

他下了马，无拘无束地与比拉格、德·图尔农红衣主教、奥利维埃大法官及德·内穆尔公爵交谈，向他们打听骚乱的细节。

“大人，”德·内穆尔公爵说道，“叛匪在昂布瓦斯城中有内应。拉努上尉把一些全副武装的骑兵引入城内，他们给叛匪打开了这扇门，叛匪从这儿入城，占领了它……”

“这就是说你们向他们打开了一只口袋，”亲王望着比拉格答道。

“巴黎牧师的哥哥肖迪厄上尉本应在善人门发动进攻，如果他们有这场进攻配合，本来可以成功，”内穆尔公爵接口道；“但是德·吉斯公爵命我占领了一块阵地，肖迪厄上尉为避免战斗只好绕我而行。这个叛乱分子没有和别人一起在夜间到达，他在起床号响，王上的部队镇压入城的叛匪时才到。”

“你们有预备队守卫丢弃给他们的城门吗？”

“德·圣安德烈元帅先生与五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守在那儿。”

亲王对这一军事部署赞不绝口。

---

① 指弗朗索瓦二世。法兰西国王为表示亲热，把血统亲王、红衣主教、重臣、公爵、法兰西元帅称作”我的姻亲”。

“摄政官如此行动，”最后他说，“必定掌握了新教徒的秘密。这些人大概被出卖了。”

亲王被带进来，受到越来越严的控制；先头他想进城堡时，人家把他和自己人分开，当他朝通往国王套房的楼梯走去时，红衣主教和大法官又拦住他的去路。

“我们受王上委托，大人，领您去您的房间。”

“我成俘虏了吗？”

“如果这是王上的旨意，教会之长和我就不会陪您了，”大法官说道。

这两位要人把亲王带到一套房间，为他设了警卫，——说是出于敬意——他在房中呆了几小时也没见到一个人。他凭窗眺望自昂布瓦斯至图尔形成一片妖娆盆地的卢瓦尔河和田野；考虑着自己的处境，思量洛林人敢于对他本人采取什么行动，这时他听见房门开了，国王的弄臣、原来属于他的希科走了进来。

“听说你失宠了，”亲王对他说道。

“您无法相信有多严重，自亨利二世王死后，朝廷变得一本正经了。”

“不过，王上应该爱笑呵。”

“哪位王上？弗朗索瓦二世还是洛林的弗朗索瓦？”

“你这样讲话，难道不怕公爵？”

“他不会为此惩罚我的，大人，”希科微微一笑答道。

“你来此有何贵干？”

“呀！您到达后我不是理应来造访吗？我给您送来我的人

头杖和便帽。”

“我出不去了吗？”

“您试试看。”

“如果我出去呢？”

“我会说您违反规则当了赢家。”

“希科，你使我害怕……是某个对我感兴趣的人派你来的吗？”

“是的！”希科点头示意。他走近亲王，要他明白有人在观察他们，偷听他们谈话。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德·孔代亲王问道。

“只有胆量能使您摆脱困境，这是太后讲的，”弄臣凑着亲王的耳朵悄悄地说。

“告诉派你来的人，”亲王答道，“如果我有什么应当自责和担心的事，就不会到这座城堡来了。”

“我赶紧把这个勇敢的回答传出去！”弄臣叫道。

两小时后，午后一点钟，国王午餐前，大法官和德·图尔农红衣主教来找亲王，在曾经开过会的大游廊里把他引见给弗朗索瓦二世。在那儿，当着满朝文武，德·孔代亲王对小国王的冷淡接待佯装惊讶，问起个中原因。

“有人指控您，姻亲，”太后厉声说道，“参与了新教徒的阴谋，如果您不想让王上迁怒于您的家族，就应当做个忠臣和好天主教徒。”

听到卡特琳娜——她挽着她儿子国王的胳膊，左首站着德·奥尔良公爵——在最深沉的寂静中讲的这番话，亲王傲

气十足地后退三步，把手按在剑上，望着周围的全体要人。

“讲这话的那些人，夫人，”他怒气冲冲地嚷道，“是凭空扯谎。”

他把手套扔在国王脚下，说道：“愿意坚持这种诽谤的人请走出来。”

看到德·吉斯公爵离开原地，朝廷上下无不战栗；但他没有象人们以为的那样捡起手套，却朝大无畏的驼背走去。

“如果您需要一名副手，亲王，请接受我吧，”他说，“我为您担保，您将向新教徒表明如果他们想推您当首领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亲王不得不向摄政官伸出手去。希科拾起手套，交还德·孔代先生。

“姻亲，”小国王说道，“您应当只为保护王权抽出宝剑。来用餐吧。”

洛林红衣主教对兄长的举动十分惊讶，把他领到自己的居室。从最严重的危险中脱身的德·孔代亲王挽着玛丽·斯图亚特王后的手去餐厅；但是，他一面恭维年轻王后，一面寻思刀疤脸的政策此时正给他设下什么陷阱。亲王白白绞尽了脑汁，直到玛丽王后对他作了透露，他才猜到洛林人的计划。

“看到如此风趣的脑袋落地，”她对他笑道，“那太可惜了，您得承认我舅舅度量很大吧？”

“是的，夫人，因为我的脑袋只适于搁在我的肩膀上，虽然一只肩膀显然比另一只粗壮。但您舅舅是否宽宏大度呢？他立功也太轻而易举了吧？您以为反对一位血统亲王就那么

容易？”

“一切尚未完结，”她接着说，“我们要看看处决您的贵族朋友时您将如何表现，枢密院决定处决要大张旗鼓地进行。”

“王上做什么，”亲王说，“我就做什么。”

“王上、太后和我，我们将与全体朝臣和使节们出席观看……”

“一个节目？……”亲王含讥带讽地说。

“比这更妙，”年轻王后说道，“一个火刑判决仪式，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行为。目的是要法国的贵族归顺王权，使他们再也不想煽动叛乱，策划阴谋……”

“向他们指出这样的危险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好战情绪，夫人，而在这场赌博中你们有可能输掉王冠，”亲王答道。

气氛相当隆重的午餐结束时，玛丽王后肆无忌惮地公开谈论起此刻对持械就擒的贵人们的审判，提出有必要对他们的处决大造声势。

“夫人，”弗朗索瓦二世说道，“对法兰西国王而言，知道那么多正直的贵族将抛洒热血难道还不够吗？是否应该当作胜利来庆贺呢？”

“不，陛下；但应该当作一种儆戒，”卡特琳娜答道。

“您的祖父和父亲有观看焚烧异端分子的习惯，”玛丽·斯图亚特说道。

“在我以前执政的先王们各按各的心意行事，而我要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国王回答。

“腓力二世，”卡特琳娜接着说，“当然是位伟大的君主，

最近他因为在荷兰而把一个火刑判决仪式推迟到他返回巴利亚多利德① 后举行。”

“您意下如何，姻亲？”国王对德·孔代亲王说道。

“陛下，您无法逃避，教廷大使和各国使节必须出席。我呢，我很乐意去，既然有贵妇们光临……”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一个眼色使德·孔代亲王果敢地打定了主意。

德·孔代亲王进入昂布瓦斯城堡时，两位王后的皮货商也从巴黎赶来，骚乱的种种事件使他和拉利埃两家惶恐不安。在城堡门口，老人作了自我介绍，卫队长一听到王后皮货商这个词儿便回答他说：“好汉，如果你想让人绞死，踏进宫门就行了。”听了这话，绝望的父亲到几步之外的栅栏上坐下，等着两位王后的仆役或某个侍女走过，以便打听儿子的消息；但是他呆了一整天没有见到一个相熟的人，只好进城去，费了不少周折，在处决犯人的广场上找了一家旅店歇宿。他要了一间窗户临广场的房间，不得不每天付一利勿尔的房费。次日，他鼓起勇气，从窗口观看了对煽动叛乱者的处决，他们作为无足轻重的人，被判处车轮刑或绞刑。皮货商行会理事十分高兴在受刑者当中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处决结束后，他走过去拦住录事，先自报了家门，把满满一袋埃居塞在他手里，然后求他查一查前三次被处决者当中是否有个名叫克里斯托夫·勒卡缪的人。录事被这位绝望的父亲的举止和腔调所打动，

---

① 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一城市。

把他一直带到家里。经过仔细核对，他向老人保证那个克里斯托夫既不在已处决的人当中，也不在以后将要处死的人之列。

“亲爱的师傅，”录事对行会理事说道，“高等法院负责审问涉嫌此案的贵人和主要首领。所以，也许您儿子关押在城堡的监狱里，将于德·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两位大人正在筹备的盛大处决仪式上受刑。届时将被斩首的有二十七名男爵、十一名伯爵和七名侯爵，总共五十名贵族或新教徒首领。都兰伯爵领地的司法与巴黎高等法院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您一定要得到儿子的消息，就去见大法官奥利维埃大人吧，他奉摄政官之命，对案件掌有处理大权。”

可怜的老人到大法官家去了三次，与许多为亲戚求情的人一起在院子里排队；但是有爵位的人对布尔乔亚有优先权，他只好放弃与大法官谈话的念头，他好几次看见大法官从家里出来，或去城堡，或去高等法院任命的委员会，卫兵们叫求情者们闪开组成一道人墙让他通过。悲戚的场面惨不忍睹，求情者中有妻子、女儿或母亲，泪流满面的全家老小。老勒卡缪送给城堡的仆人许多金子，求他们把他写的信交给玛丽王后的贴身女侍达耶尔，或交给太后的贴身女侍；但仆人们收下老人的埃居，却遵照红衣主教的命令把信交给了宫廷大法官。残忍之至的洛林亲王们可能害怕报复，在朝廷逗留昂布瓦斯期间倍加防范，所以威力最大的贿赂——金钱贿赂——和最积极的奔走也未使皮货商行会理事打听到儿子的下落。他哭丧着脸走遍这座小城，细细察看红衣主教为了德·孔代亲王

将出席观看的可怕场面所做的浩大的准备工作。从巴黎到南特，人们通过当年惯用的手段刺激公众的好奇心。全体布道者和教堂住持在讲道时把处决与国王对异端分子的胜利一起宣布。背依城堡的平台上搭起三座漂亮的看台，中间那座看上去比另外两座更华丽，处决将在平台脚下执行。广场周围正在搭木板看台，被这个名闻遐迩的火刑判决仪式吸引来的观众人山人海，坐满了看台。这惨绝人寰的一幕搬演的前一日，约有一万人在野外露宿。屋顶上挤满了人，窗口租金高达十利勿尔，这在当时是笔大数目。可怜的父亲当然占据了最好的一个位置，对众多贵族即将丧生的舞台一览无遗，舞台中央竖起了一个蒙着黑纱的宽大的断头台。大限那日早晨，人们抬来了舒凯，即犯人跪下把头置于其上的木砧，然后为负责点贵族的名，并宣读判决书的高等法院录事搬来一张罩着黑纱的扶手椅。从清晨起围墙便有苏格兰卫队和王室宪兵看守，阻止人群在处决前拥入。

在城堡和城里各个教堂做完庄严的弥撒后，贵人们被带了进来，他们是剩下的最后一批谋反者。这些贵族——其中几位受了拷打——被集中在断头台下，陪伴他们的僧侣试图说服他们放弃加尔文的教义；但是谁也不听这些由洛林红衣主教派来的人讲话，贵族们大概担心其中有洛林人的奸细。为了摆脱对手的纠缠，他们唱起由克莱芒·马罗[①]改写成法语诗的圣诗。大家知道，加尔文出于理智，也为了打击天主教信

① 克莱芒·马罗(1496—1544)，法国著名诗人，七星诗社的领袖，拥护宗教改革运动。曾把《旧约》中的《诗篇》译成法文。

仰，曾发布教谕用本国语言向上帝祈祷。人群中同情这些贵族的人，在朝廷驾到之际听到他们咏唱这段经文，无不为这一巧合而动容：

> 祈上帝优渥有加，温和相待，
> 以仁慈之心降福于吾人，
> 愿他令人膜拜的面孔，
> 为吾人发出熠熠光彩。

新教徒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们的领袖德·孔代亲王，他的位置被故意安排在玛丽王后和奥尔良公爵之间。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王后在儿子身后，左手是红衣主教。教廷大使站在两位王后身后。摄政官骑在马上，与两位法兰西元帅和他的上尉们立于台下。德·孔代亲王出现时，全体将被斩首并认识他的贵族都向他行礼，无畏的驼子向他们回了礼。

"对即将死去的人不表示一下礼貌，"他对奥尔良公爵说，"是很难做到的。"

另外两个看台上挤满来宾、朝臣和宫廷侍役。最后是布卢瓦城堡的人，他们从欢度节日一变而为观看受刑，正如后来他们从宫廷的娱乐转入战争的冒险，转变之易如反掌将始终是外国人对法政策的手段之一。可怜的巴黎皮货商行会理事见儿子不在被处死刑的五十名贵族中间，快乐得无以复加。德·吉斯公爵作了一个手势，在断头台上的录事立即高声叫道："冉-路易·阿贝里克，德·罗内男爵，犯信奉异端、亵渎君主、持械攻击王上罪。"

一个英俊的高个儿男子脚步稳重地登上断头台，向民众和朝廷行礼，说道："判词不符合事实，我拿起武器是为了把王上从他的敌人洛林人手中解救出来！"他把头搁在木砧上，头掉了下来。

新教徒们唱道：

上帝，你对吾人进行考验，
又对吾人严加审查；
白银要在火中提炼，
你使我们心灵净化。

"罗贝尔-冉-勒内·布里克莫，德·维尔蒙吉伯爵，犯亵渎君主、谋害王上罪，"录事叫道。

伯爵双手浸在德·罗内男爵的血泊中，说道："愿这鲜血洒在真正罪人的身上。"

新教徒们唱道：

你让我们走进
敌人的陷阱，
你让罩住我们的猎网
把我们腰部勒紧。

"您得承认，教廷大使先生，"德·孔代亲王说道，"如果说法国贵族会谋反，他们也知道怎样死。"

"兄弟，"德·吉斯公爵夫人对洛林红衣主教说道，"您把多少仇恨引到我们孩子的头上！"

“这场面真让我难受，”年轻国王看到流淌的鲜血面色发白，说道。

歌声不绝，斧头不停。终于，高歌而死的悲壮场面，尤其是歌声的渐渐低弱对人群产生的影响使洛林人引起的恐惧占了上风。

“饶命吧！”当民众只听见一位贵人——留着最后杀害的最重要的贵人——微弱的歌声时齐声嚷道。他独自一人站在上断头台的矮凳下，唱道：

祈上帝优渥有加，温和相待，
以仁慈之心降福于吾人，
愿他令人膜拜的面孔，
为吾人发出熠熠光彩。

“得了，内穆尔公爵，”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厌倦的德·孔代亲王说道，“这场小接触是靠您打赢的，这些人也是您帮助抓获的，您不觉得有义务为这个人求饶吗？他是卡斯泰诺，我听说您曾向他保证对投降者以礼相待……”

“难道我等他到了这儿才救他？”被严厉的指责刺痛的内穆尔公爵说道。

录事慢条斯理地点名，大概是故意为之。

“米歇尔-冉-路易，德·卡斯泰诺-夏洛斯男爵，被证实犯有亵渎君主和谋害王上罪。”

“不，”卡斯泰诺高傲地说，“反对暴政和吉斯兄弟的篡权计划不是犯罪！”

疲乏的行刑者见看台上的人动了起来，修理了一下斧头。

“男爵先生，”他说，“我不想让您受苦，拖延一会儿也许能救您的命。”

全体民众又叫道：“饶命吧！”

“得啦，”国王说道，“饶了这个可怜的卡斯泰诺吧，他救过奥尔良公爵。①”

红衣主教有意误解了“得啦”这个词儿②。他朝行刑者作了个手势，结果正当国王饶恕卡斯泰诺时，他已人头落地。

“这个人，红衣主教，算在您账上，”卡特琳娜说道。

骇人听闻的处决执行后的次日，德·孔代亲王动身去了纳瓦尔。

这件事在法国和所有外国宫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贵族血流成河，奥利维埃大法官悲痛万分，这位高尚的法官终于看出吉斯兄弟以保卫王位和宗教为幌子所要达到的目的，感到自己无力与他们抗衡。他虽是他们的亲信，但不愿为他们牺牲自己的职责和君主政体，他退出公共事务，指定洛皮塔尔为他的继任人。卡特琳娜得悉奥利维埃的选择，建议比拉格当大法官，极为热情地为他谋求这个职位。红衣主教不

① 卡斯泰诺与德·孔代亲王是表亲，当过亨利二世的马厩总管。弗朗索瓦一世的第三子查理·德·奥尔良公爵及其随从在一个节日混入工匠中饮酒作乐，在打斗中受了伤。是卡斯泰诺和他的兄弟救了王子的命。

② 法语allons有“得啦”、“干吧”等多种含义。

知道洛皮塔尔给卡特琳娜写信这一节，以为他始终忠于洛林家族，便要他与比拉格竞争，太后似乎迫不得已接受了他。洛皮塔尔一上任便采取措施反对洛林红衣主教一心想输入法国的宗教裁判所，大力抵制吉斯兄弟反对法国教会自主的措施及政治措施，表现出他是个多么优秀的法国人，以致任命三个月后，为了降服他，他被流放到埃唐帕附近自家的维涅田庄。

勒卡缪老人焦急地等待朝廷离开昂布瓦斯，因为他没有找到机会与玛丽王后或卡特琳娜王后谈话，希望在朝廷沿河堤返回布卢瓦必经的路上迎候她们。行会理事冒着被当作奸细的危险，装扮成穷人模样，借此混到大道旁的穷苦人中间。德·孔代亲王动身后，公爵和红衣主教以为已迫使新教徒沉默，给了太后稍多的自由。勒卡缪知道卡特琳娜不乘轿子，却喜欢骑搁脚板马，这是当时给为腿部受伤的卡特琳娜发明的或她本人发明的脚镫取的名字，她两脚蹬着一种丝绒驮鞍，侧身坐于马背上，一条腿伸进鞍子的半圆形缺口里。王后长着一双十分漂亮的大腿，所以有人指责她找到了这种显露的方式。老人于是出现在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眼前；但是，她一认出他来，便似乎大为光火。

“离开这儿，好好先生，别让人瞧见您和我讲话，”她带着几分焦虑说道，“设法让巴黎手工业行会任命您当三级会议的代表，在奥尔良大会上您要支持我，您会知道儿子的下落的……”

“他还活着？”老人问道。

"唉!"王后说,"希望如此。"

勒卡缪只好带着这句伤心话和王后适才透露给他的召开三级会议的秘密返回巴黎。

几天来,有人向洛林红衣主教揭发纳瓦尔宫廷犯了罪。在里昂,多菲内的穆旺,一些新教徒在波旁家族最敢干的亲王率领下企图煽动民众造反。在昂布瓦斯血腥的处决之后,这种大胆的举动令洛林亲王们吃惊,他们大概想通过严格保密的手段消灭异端,建议在奥尔良召开三级会议。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意识到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对她的政策将是一种支持,于是欣然同意。红衣主教想重新抓住他的猎物,打垮波旁家族,他召开三级会议只是为了把德·孔代亲王和纳瓦尔王——亨利四世的父亲安东尼·德·波旁——骗来,他想利用克里斯托夫证实亲王犯了叛国罪,倘若他还能将亲王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的话。

在布卢瓦监狱度过两个月后,一天早晨,克里斯托夫卧于床垫上,被人用担架抬到一只平底驳船上,乘着西风北上奥尔良。他于晚上到达,给带到著名的圣埃尼昂塔楼。克里斯托夫不知他的递解是祸是福,他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自己的表现和前途。他卧在床上,两腿动弹不得,在那儿又呆了两个月。他的骨头已经折断。他要求得到城里外科医生的护理,狱卒回答他说有关他的命令极为严格,他甚至不得叫任何人给他送食物。如此严厉的措施——其后果是他被秘密囚禁——令克里斯托夫吃惊:照他的想法,他或者将被绞死,或者将被释放;他完全不知道昂布瓦斯发生的事。

波旁家族的两位首领不顾卡特琳娜·德·梅迪契要他们呆在家里的秘密忠告，决定赴会，国王的亲笔信给他们吃了定心丸；朝廷正在奥尔良设立时，人们不无惊讶地从纳瓦尔大法官格罗斯洛那里听说两位亲王到了。

弗朗索瓦二世驻跸于纳瓦尔大法官兼奥尔良执法吏的公馆中。这位格罗斯洛，其双重身分是新教徒占有修道院那个时代的怪现象之一，格罗斯洛，奥尔良的雅克·科尔，当年最有钱的布尔乔亚之一，没有把姓氏留给他的宅邸；它后来叫做执法吏裁判所，大概王权或行省从继承人手中买下它设立了这个法庭。这幢由十六世纪的布尔乔亚建造、把那个时代的历史补充完整的优美建筑物如今依在，——当年国王、贵族和布尔乔亚在住宅建筑中比优美，比雅致，比财富，瓦朗日维尔金碧交辉的安哥庄园和巴黎人称“大力士”的公馆便是佐证——但它的状况大概会令考古学家和中世纪之友大失所望。去过奥尔良的人很难不注意到集市广场上的市政厅。它就是原先的执法吏裁判所，格罗斯洛的公馆，奥尔良最负盛名、但维修最差的宅邸。

在考古学家眼中，这座宅邸的遗迹表明当年它多么巍峨壮丽，因为在那个时代，布尔乔亚们盖房木料大大多于石头。惟独领主有权给自己建造小城堡，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既然格罗斯洛公馆在宫廷穷奢极侈、大事铺张的时代做过国王的寓所，它想必是奥尔良当年最大、最华丽的房屋。吉斯兄弟和国王正是在集市广场上检阅了布尔乔亚的卫队，在国王逗留期间，德·西皮埃尔先生担任该卫队的队长。当时，圣十字架

大教堂正在修建，后来由亨利四世完成，作为他诚心改宗的证据，吉斯兄弟占据了石头遍地、工地塞途的教堂四周，下榻于如今已毁的主教府第。

城市实行了军事占领，洛林人采取的措施表明他们多么想限制三级会议的自由，会议的代表们涌入该城，使最小的陋室的租金一涨再涨。朝廷、布尔乔亚自卫队、贵族和布尔乔亚们料想会发生政变，而血统亲王抵达时，他们的期待没有落空。当两位亲王走进国王的寝室时，满朝文武为洛林红衣主教的蛮横无礼大惊失色，他为了公开炫示自己的抱负，没有脱去帽子，纳瓦尔王却光着头站在他面前。这时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垂下眼睛以免流露出她的愤慨。年轻国王和王室幼支的两位领袖庄严地交换了意见；时间很短暂，因为德·孔代亲王刚一开口，弗朗索瓦二世便用下面这些可怕的话作为结束语："姻亲先生们，我以为昂布瓦斯事件已经了结，其实不然，有人想叫我们后悔表现了宽容！"

"和我们谈话的与其说是王上，不如说是德·吉斯先生们，"德·孔代亲王反唇相讥。

"再见，先生，"小国王说道，脸气得发紫。

在大厅里，两名卫队队长拦住了亲王的去路。法兰西警卫连连长走上前来，亲王从短上衣里掏出一封信，当着满朝文武说："德·玛耶-布雷泽先生，您能不能给我念念？"

"好，"法兰西警卫连连长说道。

"姻亲，放心来吧，我以国王的信誉担保您的安全。如果您需要安全通行证，本函可资一用。"

"署名人?……"狡黠而勇敢的驼子问道。

"署名人弗朗索瓦,"玛耶说。

"不,不,"亲王接着说,"是'您的姻亲和朋友弗朗索瓦!'——先生们,"他对那些苏格兰人嚷道,"我跟你们到王上委托你们送我去的监狱。这间大厅里贵族云集,不难理解这一点!"

大厅里鸦雀无声,吉斯兄弟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但是王公贵胄最不会于无声处听惊雷。

"大人,"跟在亲王后面的德·图尔农红衣主教说道,"昂布瓦斯事件以来,您在里昂和多菲内的穆旺举事反对王权,王上给您写这封信时对此尚不知情。"

"一群骗子!"亲王笑着嚷道。

"您公开声明反对弥撒,赞成异端……"

"我们是纳瓦尔的主人,"亲王说。

"您是说贝恩?但您应当效忠王权,"德·图院长接口说。

"啊!您在这儿,院长?"亲王讥诮地嚷道,"您和整个高等法院都来了吗?"

说完这句话,亲王朝红衣主教轻蔑地望了一眼,然后离开大厅,他明白人家想要他的脑袋。次日,当德·图、德·维奥尔、德·埃斯佩斯诸位先生,布尔丹检察长和杜蒂耶录事长走进监狱时,他不请他们坐下,只对他们受托处理一件与他们无关的案子表示遗憾;然后他对录事说:"您写吧!"接着口授了下面一段话:

"我,路易·德·波旁,孔代亲王,王国重臣,孔蒂侯爵,苏

瓦松伯爵，法国血统亲王，声明正式拒绝承认为了审判我而任命的任何委员会，鉴于我的身分，并依照一切王室成员的特权，高等法院只有在全体重臣出席，所有法庭联合开庭，王上主持审判会议的情况下才能对我起诉，听我陈述，对我审判。”

“对此你们本该比别人更清楚，先生们，这就是我的全部口供。至于其他，我相信自己的权利和上帝！”

尽管亲王拒不开口，法官们依然按照程序审案。纳瓦尔王监外察看；他的监狱比亲王的监狱大，这就是他与兄弟处境的全部差别；因为德·孔代亲王将与他同时问斩。

红衣主教和摄政官之所以下令对秘密监禁的克里斯托夫严加看守，只是为了要他向法官们提供亲王有罪的证据。从亲王的秘书拉萨格身上搜出的信件，对政治家而言明白易懂，法官们却觉得意见不够清楚。红衣主教打算出其不意地让亲王与克里斯托夫对质，故意把后者关在圣阿尼昂塔一间窗户临院子的矮室里。法官们每次提审，克里斯托夫都矢口否认，案子自然一延再延，直至三级会议开幕。

勒卡缪设法让巴黎的布尔乔亚任命他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在亲王于奥尔良被捕几天之后到达。他在埃唐帕听到这个消息，益发焦虑不安，因为只有他知道儿子与亲王在汇兑桥下的会见，他明白克里斯托夫的命运与宗教改革党果敢的领袖的命运紧密相连。于是他决定研究三级会议开幕后宫廷中互相交叉、神秘莫测的利害关系，以便找出解救儿子的办法。他没有想到卡特琳娜王后，因为她拒绝见她的皮货商。他能见到的宫里人没有一个向他提供有关他儿子的令人满意的情

况，他绝望到极点，正待去找红衣主教本人时，听说德·图先生同意当德·孔代亲王的审判官，这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污点。行会理事去见儿子的保护人，得知克里斯托夫仍然活着，但关押在监。

手套商图里永——拉雷诺迪曾派克里斯托夫去过他家——请勒卡缪先生在三级会议整个开会期间住在他家。他以为皮货商与他一样私下依附了新教；但不久他看出为儿子的性命担忧的父亲不再理解宗教上的分寸，不顾人们授予他的肩带①，狂热地投入上帝的怀抱。老人的尝试全部受挫，他象呆子一样满街乱窜；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金子对他毫无用处；德·图先生告诉他，如果他贿赂吉斯家的仆人，他是枉费金钱，因为公爵和红衣主教不准泄露任何有关克里斯托夫的情况。这位法官当时扮演的角色使他的荣名有点暗淡无光，他试图给痛不欲生的父亲一些希望；但他本人也为教子的性命提心吊胆，讲出的安慰话令皮货商更加惊慌。老人在房子四周游来荡去。三个月的功夫，他瘦了。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他与十六世纪的希波克拉底②长期以来保持的深挚友谊上。昂布鲁瓦斯走出国王寝室时，试图向玛丽王后讲讲情；但是他一提克里斯托夫的名字，斯图亚特家的小姐想到万一国王身遭不测等待她的命运时便大为生气，而国王恰好突然生了病，她以为是新教徒给他下了毒，于是她回答道："如果舅舅

① 法国市长、议员等佩戴肩带，作为法律的象征。

②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6—353或356），古希腊名医，此处指昂布鲁瓦斯。

们听我的话，这样的狂热分子早给绞死了！”晚上勒卡缪在集市广场从友人巴雷那里得知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答复，他半死不活地回到住处，走进房间拒绝进餐。图里永十分不安，上了楼，发现老人哭得象个泪人儿，可怜的皮货商昏花的老眼露出起皱发红的眼睑内的肉，手套商还以为他哭出来的是血。

“把心放宽些吧，老爹，”新教徒说道，“奥尔良的布尔乔亚看到他们的城市受到沦陷城市的对待，并被德·西皮埃尔先生的士兵把守，都十分气愤；如果德·孔代亲王有生命危险，我们会立即拆毁圣阿尼昂塔楼；因为我们全城都拥护宗教改革运动，会起来造反的，请您相信这一点！”

“等到绞死洛林人的时候，还能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吗？”悲伤的父亲回答道。

这时有人小心地敲了敲图里永的门，他亲自下楼去开门。天完全黑了。在这动乱的年代，家家户主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图里永透过门上开的窥视孔的栅栏朝外望，看见一个外国人，听口音知其为意大利人。他身着黑衣，要求与勒卡缪谈生意，于是图里永引他进来。一见这外国人，皮货商浑身剧烈地打颤；但外国人及时把手指放到唇上；勒卡缪心领神会，对他说：“您大概是来给我送裘皮的吧？”

“si①，”外国人谨慎地用意大利语回答。

这个人物原来是太后的占星家，鼎鼎大名的吕吉耶里。图里永明白他待在客人那里碍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

① 意大利文：是的。

“我们在哪儿谈话可以不必担心被人听见？”谨慎的佛罗伦萨人说道。

“我们得去野外，”勒卡缪回答，“但是人家不会放我们出去，您清楚城门守得多严。没有德·西皮埃尔先生的通行证谁也出不了城，即使我，三级会议的成员也不例外。所以明天一开会我们就应当一致抱怨缺少自由。”

“象鼹鼠一样打洞，但千万别露出爪子，”狡猾的佛罗伦萨人对他说，“明天大概是决定性的一天。据我的观察，明天或明天以后您也许会得到您儿子。”

“但愿上帝听到您的话，您这个被认为只向魔鬼求教的人！”

“到我家来吧，”占星家微笑道，“我在执法吏裁判所司法长官图歇·德·博韦先生的塔楼上观察星辰，奥尔良小公爵非常喜欢他的女儿。我给这女孩儿画过天宫图，它的确表明日后她将成为贵妇，受到王上的宠爱。司法长官是位风流才子，喜爱科学，王后叫我住在这位好好先生家里，他很明智，一面狂热支持吉斯，一面等待查理九世登基执政。”

皮货商和占星家同赴德·博韦先生的公馆，未被任何人看到或撞见；但即使勒卡缪的来访被人发觉，佛罗伦萨人也替他找好了借口：他来为克里斯托夫的命运求签问卜。他们到达占星术士设立工作间的小塔塔顶时，勒卡缪对他说：“我儿子确实活着吗？”

“还活着，”吕吉耶里答道，“但必须搭救他。您想好了，皮革商，如果在您一生中，您把我将要对您讲的话漏出去一个

字，您的皮将不值两文钱。”

“不必嘱咐，师傅；自先王路易十二起我就当宫廷的供货人，这是我看到的第四朝。”

“您不久就会说第五朝了，”吕吉耶里立即反驳道。

“您知道我儿子哪些情况？”

“唉，他受了刑讯。”

“可怜的孩子！”老人举眼望天说道。

“他的膝盖和脚踝给轧碎了一点骨头；但是他获得了王家的保护，一辈子有了靠山，”佛罗伦萨人见父亲大惊失色急忙说道。“您的小克里斯托夫给我们伟大的卡特琳娜王后帮了忙。如果我们把您儿子从洛林人的魔爪中救出来，有一天他将成为高等法院的推事。有人情愿三次断筋折骨，以赢得这位亲爱的女君主的欢心，她是卓越的天才，将克服一切障碍！我给德·吉斯公爵画过天宫图：不出一年他将被人杀死！哦，克里斯托夫见过德·孔代亲王……”

“您知道未来，难道不知道过去吗？”皮货商说道。

“我不是盘问您，好好先生，我是告诉您。您儿子明天将待在亲王经过的路上，如果他认出亲王，或亲王认出他，德·孔代先生就会掉脑袋。天知道他的同谋会出什么事！放心吧。您儿子和亲王都不会被处死，我给他们画过天宫图，他们将活下去；但我不知道他们将用什么办法转危为安。我的估计准确可靠自不待言，现在我们来理出个头绪。明天亲王将从可靠的人手中收到一本祈祷书，书中夹着我们的通知。但愿上帝使您儿子谨慎小心，因为他可得不到通知！一个相熟的眼神

就会要亲王的命。所以，尽管太后完全有理由相信克里斯托夫的忠心……”

“他受的考验太严峻啦！”皮货商嚷道。

“别这样讲！您以为太后逍遥自在？她即将采取一些措施，就好象吉斯兄弟已决定处死亲王；她做得对，贤明谨慎的王后！而她指望处处得到您的帮助。您代表巴黎的手工业行会，在第三等级中有一定影响，虽然吉斯分子答应释放您的儿子，您要想法子骗他们，煽动同业公会反对洛林人。您要求太后摄政吧，纳瓦尔王明天将在三级会议上公开表示赞同。”

“那王上呢？”

“王上会死的，”吕吉耶里答道，“我给他绘制了天宫图。王后要求您为她在三级会议上做的事十分简单；但她期望您帮更大的忙。您曾支持伟大的昂布鲁瓦斯完成学业，您是他的朋友……”

“昂布鲁瓦斯如今爱德·吉斯公爵胜过爱我，他做得对，他的差事是公爵给的；但是他忠于王上。所以，尽管他倾向于宗教改革运动，但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职责。”

“这些该死的正人君子！”佛罗伦萨人嚷道，“今晚昂布鲁瓦斯夸下海口要使小王上脱险。如果王上恢复健康，吉斯兄弟就赢了，亲王们会丧命，波旁家族香烟无续，我们将回到佛罗伦萨，您儿子被绞死，洛林人将易如反掌地战胜其他王族子弟……”

“上帝啊！”勒卡缪嚷道。

“别这样大呼小叫，对朝廷一无所知的人才如此呢；您即

刻去昂布鲁瓦斯家吧，想办法了解他打算如何救王上。如得到可靠情况，就来告诉我他对什么手术如此相信。”

“可是……”勒卡缪说。

“盲目服从吧，亲爱的，否则您会眼花的。”

“他说得对，”皮货商心想。于是他去找住在殉难广场一家旅店中的国王首席外科医生。

此刻，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正处于和克里斯托夫在布卢瓦见到她时相类似的政治绝境中。虽说她在斗争中得到了培养，在第一次失败中锻炼了高超的智力，但她的处境尽管丝毫未变，却比昂布瓦斯骚乱时更加危急凶险。女子成长了，事件也扩大了。卡特琳娜看上去与两位洛林亲王步调一致，其实她是经过巧妙策划、反对可怕合伙者的一场阴谋的牵线人，正等待着揭开假面具的有利时机。红衣主教刚刚确信受了卡特琳娜的欺骗。这位机智的意大利女子看出王室幼支是阻止吉斯兄弟实现抱负的一个障碍；尽管两位贡迪劝她听任吉斯兄弟使用暴力对付波旁家族，她不顾他们的意见，仍然通知了纳瓦尔王后，使吉斯兄弟与西班牙共同商定攫取贝恩的计划付之东流。这个国家机密只有他们和太后知道，所以两位洛林亲王确信他们的女盟友口是心非，要送她回佛罗伦萨；为了确信卡特琳娜背叛了国家（洛林家族即国家），公爵和红衣主教适才向她透露了摆脱纳瓦尔王的意图。安东尼·德·波旁即刻采取的防范措施向两兄弟证明，只有他们三人知道的秘密已被太后泄露。洛林红衣主教立即指责太后对弗朗索瓦二世不讲信义，威胁她倘若再不守口如瓶致使国家陷于危险

境地，将颁布驱逐敕令。处于极大危险之中的卡特琳娜必须象伟大的君王一般行事。她显露了高超的才干；但必须承认她的知己们帮了她的大忙。洛皮塔尔派人给王后送来一封短笺，上面写道："别让委员会处死一名血统亲王，否则您很快也会遭到劫持！"卡特琳娜派比拉格去维涅，叫大法官不顾失宠的身分来开三级会议。比拉格当夜从三法里之外与洛皮塔尔赶到奥尔良，后者以此表示对太后的拥护。希维尔尼从奥尔良逃走，德·吉斯先生仍有充分理由怀疑他的忠诚；他日夜兼程险些丧命，于十小时之内抵达埃库昂。他告诉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其侄德·孔代亲王的危险处境和洛林人的胆大妄为。阿纳·德·蒙摩朗西得知亲王因弗朗索瓦二世突遭使他丧命的疾病侵袭才得以活命，不禁大怒，率领一千五百匹马和一百名贵族赶到。为了使德·吉斯先生们猝不及防，他避开巴黎，从埃库昂至科尔贝，又经过埃松谷地从科贝依到达皮蒂维埃。

"将对将，两俱伤，"他在这次大胆进军之际说道。

在查理五世入侵普罗旺斯时拯救了法国的阿纳·德·蒙摩朗西，和在梅斯阻止了皇帝第二次进犯的德·吉斯公爵，的确是当年法国最伟大的两位战将。卡特琳娜等到了不受洛林人宠幸的陆军统帅仇恨复燃的确切时机。不过，吉安的城防司令德·西默兹侯爵得知陆军统帅指挥一支数量如此可观的部队到达时，飞身上马，希望能及时通知德·吉斯公爵。太后肯定陆军统帅会来救他的侄子，并且完全相信大法官对王族大业的忠诚，她重新点燃了宗教改革党的希望，再次激发起

它的胆量。柯利尼兄弟和受到威胁的波旁家族的朋友们与太后的拥护者携手合作。受到共同敌人打击的互相对立的利益在三级会议内部秘密结成联盟，会上明确提出万一弗朗索瓦二世驾崩任命卡特琳娜为王国摄政的问题。卡特琳娜对决疑占星术的信仰超过对教会的信仰，在诺特拉达缪为她领到肖蒙城堡来的著名女巫给她儿子规定的大限届满时，她见儿子生命垂危，便不顾一切地反对她的压迫者。

在本朝可怕的结局到来的前几天，弗朗索瓦二世想去卢瓦尔河上泛舟，以免在处决德·孔代亲王时待在城内。他把这位亲王的性命交给洛林红衣主教发落后，既怕发生暴动，又怕听德·孔代王妃的哀求。他正欲登舟，冬季将临时卢瓦尔河上刮起的一阵凉风使他耳朵疼痛难忍，他只得回去；他上了床，从此一病不起。医生们争论不休，除夏普兰外，他们都是巴雷的敌人和死对头，但巴雷坚持认为国王头部有脓肿，倘若不给体液引流，死亡的机会将与日俱增。夜深了，正处于戒严状态的奥尔良城严格实行宵禁，但巴雷的窗前依然亮着灯光，他正在研读；勒卡缪在下面喊他，外科医生听到叫他的名字，命人给老朋友开门。

"你没休息呵，昂布鲁瓦斯，你一面挽救别人的生命，一面却消耗自己的生命，"皮货商进来时说道。

他果然看到书本翻开，器械散乱，外科医生面对从墓地挖来的一颗新近入土的死人打了洞的头颅……

"必须救王上……"

"你真有把握吗，昂布鲁瓦斯？"老人浑身战栗，嚷着说。

“象对我的存在一样。我的老保护人，造孽的体液滞留在王上的大脑里，即将充溢其间，发作迫在眉睫；我打算凿穿他的颅骨，引出这些体液，把他的头部清理干净。这种手术是一位皮埃蒙特人发明的，我已做过三次，并有幸使其至臻完善。第一次是困守梅斯时给德·皮埃纳[1]先生做的，我使他脱离了危险，从此他变得更加审慎：他的头部被火枪射中，造成体液脓肿。第二次手术救活了一个穷人，我希望在他身上检验德·皮埃纳先生同意做的这种大胆手术的良好疗效。最后，第三次在巴黎给一位身体极好的贵族做了手术。穿颅手术——人们给这项发明起的名称——目前还鲜为人知。病人们对它很反感，因为手术器械不完善，但我终于做了改进。我正在这颗头上作试验，以免明天在王上头上出错。”

“你一定对自己做的事很有把握，因为你将保不住脑袋，万一……”

“我以性命担保他将痊愈，”昂布鲁瓦斯带着天才人物的安全感说道，“啊！老朋友，小心翼翼地在头上钻个洞有什么呢？打仗时士兵们不就是天天丝毫不加小心地这样干吗？”

“孩子，”大胆的布尔乔亚说，“你知不知道救活王上就会失去法国？你知不知道这把手术刀将把瓦卢瓦家族的王冠戴在自称为查理曼大帝后裔的洛林人的头上？你知不知道外科学与政治此刻反目为仇？是的，你的天才的胜利就是你的宗教的失利。如果吉斯兄弟保留摄政权，新教徒将血流成河。与

---

① 德·皮埃纳，梅斯城防司令。

其做个伟大的外科大夫，不如做个更伟大的公民，明天你睡个懒觉，随便医生们在王上卧室里干什么，如果他们治不好王上，他们将治愈法兰西！”

“我！”巴雷叫道，“要我听任一个能救活的人死掉！不！不，即使把我当作加尔文的支持者绞死，我也要早早进宫。你不知道吧，救活王上后，我唯一要求的恩典就是保全你的克里斯托夫的性命。总会有个时刻玛丽王后什么也不会拒绝我的。”

“唉！朋友，”勒卡缪又说，“小王上不是拒绝王妃饶恕德·孔代亲王了吗？别扼杀你的宗教，让应该死去的人活着。”

“你居然想探求上帝如何安排未来？”巴雷嚷道，“正人君子只有一条座右铭：不管怎样，干你应该干的事！加来被围时我就这样干了，把脚踏在侍从长的脸上：我很可能被他的全体友人，被他的仆役们碎尸万段，而如今我是王上的外科医生；总之，我站在宗教改革运动一边，又与德·吉斯先生们为友。我一定救活王上！”外科医生怀着天才赋予的信念点燃的神圣热情嚷道：“上帝将拯救法兰西。”

有人敲了一下门，片刻之后，昂布鲁瓦斯的一个仆人交给勒卡缪一张纸，他高声读了下面这段阴森可怖的话：

“在改革派教士修道院正在搭断头台，德·孔代亲王将于明日问斩。”

昂布鲁瓦斯和勒卡缪面面相觑，惊恐万状。

“我去核实一下，”皮货商说。

在广场上，吕吉耶里挽着勒卡缪的胳膊，向他询问昂布鲁

瓦斯救国王的秘密；但老人怕中奸计，想去看看断头台。占星家和皮货商于是一同走到改革派教士修道院，果然发现一些木匠正借着火把的光亮干活。

“喂！朋友，”勒卡缪对一位木匠说，“你们干什么活呢？”

“我们正为绞死异端分子做准备，因为昂布瓦斯的流血事件没有治好他们的病，”一名监督工人的改革派教士说道。

“红衣主教大人做得好，”谨慎的吕吉耶里说道；“但在我们国家，我们做得更好。”

“你们怎么做呢？”改革派教士说。

“修士，把他们烧死。”

勒卡缪两腿支持不住，只得靠在占星家身上；他想到明天儿子有可能给挂在其中的一个绞架上。可怜的老人处于两种科学——决疑占星术和外科学——之间，二者均向他许诺儿子将得救，而断头台显然是为他儿子搭设的。他思绪纷乱，象面团一样任佛罗伦萨人揉捏。

“那么，可敬的小松鼠皮皮毛商，您对洛林人开的玩笑有何高见？”吕吉耶里说道。

“唉！您知道，只要儿子安然无恙，我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这才象白鼬皮皮毛商说的话，”意大利人又说道，“您给我讲讲昂布鲁瓦斯打算给王上做什么手术，我保证救您儿子的命……”

“真的！”老皮货商嚷道。

“您要我发誓吗？……”吕吉耶里说。

看到这个举动，可怜的老人向佛罗伦萨人复述了他与昂布鲁瓦斯的谈话，外科名医的秘密一泄露给他，佛罗伦萨人便把绝望的父亲丢在街上自己走了。

“这个异教徒，他和哪个鬼家伙过不去！”老人见吕吉耶里大步流星朝集市广场跑去，嚷着说。

勒卡缪不知道国王病榻周围发生的可怕一幕，它导致了为亲王搭断头台的命令，对亲王可以说进行了缺席宣判，而国王的疾病推迟了对他的处决。

在执法吏裁判所的大厅、楼梯和庭院里只有清一色的值勤人员。一大群廷臣把依照王国法律拥有摄政权的纳瓦尔王的府第挤得水泄不通。法国贵族被吉斯兄弟的胆大妄为吓坏了，见太后受到他们的支配，又不理解她的意大利女子的政策，感到有必要紧紧团结在王室幼支领袖的周围。安东尼·德·波旁遵守他和卡特琳娜的秘密协定，直到三级会议对摄政问题表态时才会为了她放弃摄政权。侍从长出于谨慎在城里巡视了一遭，回来后发现国王屋里只有与他共命运的友人。深沉的孤独感对侍从长产生了影响。给弗朗索瓦二世搭了床的房间与执法吏裁判所的大厅毗邻，当时装着橡木护壁板。天花板由彩绘长条小木块巧妙拼成，在金黄的底色上呈现出蓝色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近五十年前揭去的那一部分为一位古代文物爱好者所收藏。这间寝室，墙上张挂壁毯，地板铺着地毯，光线十分幽暗，连点燃的火盆也没有把它照亮。宽大的床，有四根柱子和丝绸帷幔，活象一座坟墓。床的一侧，玛丽王后和洛林红衣主教守在床头。卡特琳娜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值班

医生，大名鼎鼎的让·夏普兰，后来查理九世的首席医生，站在壁炉前。屋内异常安静。年轻的国王，瘦削，苍白，仿佛埋在被单里，勉强在枕头上露出那张打皱的小脸。德·吉斯公爵夫人，坐在一张矮凳上，照顾着年轻的玛丽王后，在卡特琳娜那一侧的窗口，德·费埃斯克夫人窥伺着太后的举动和眼神，因为她知道太后处境危险。

大厅里，尽管夜深了，德·奥尔良公爵的太傅、被任命为该城城防司令的德·西皮埃尔先生与两位贡迪仍占据着壁炉的一角。德·图尔农红衣主教低声与贡迪兄弟交谈，他在这场危机中支持太后的利益，因为在教会中地位自然与他相等的洛林红衣主教待他如同下属。德·维埃耶维尔元帅和主持三级会议的掌玺大臣德·圣安德烈元帅低声谈论着吉斯兄弟有可能遭到的危险。

摄政官穿过大厅，朝厅内迅速瞥了一眼，看见了德·奥尔良公爵，向他行礼致意。

“大人，”他说，“您看这可以教您学会认识人：王国的天主教贵族聚在信奉异端的亲王家里，他们以为三级会议将把摄政权交给叛徒的继承人，这个叛徒把您声名显赫的祖父关在牢里那么久！①”

接着，讲完这段要在一位王子心上开出一道深沟的话之后，他走进寝室，年轻国王在里面与其说睡熟了，不如说昏昏

① 一五二五年陆军统帅查理·德·波旁与查理五世结盟攻打弗朗索瓦一世，使其成为阶下囚。纳瓦尔王安东尼·德·波旁和这位陆军统帅是亲戚，但不是他的继承人。

沉沉，半醒半睡。通常，德·吉斯公爵善于用十分和蔼的态度遮掩结了疤的脸上的一股杀气；但此刻眼见掌权的工具打得粉碎，他笑不出来了。红衣主教作为文职人员的勇气不亚于哥哥的军人勇气，他走了两步，来到摄政官面前。

"罗贝尔泰认为小皮纳尔①被太后收买了，"他附在他耳边说，一面把他领进大厅，"人家利用了他做三级会议成员的工作。"

"唉！当一切都背叛我们时，一个秘书背叛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摄政官嚷道，"奥尔良城支持宗教改革运动，我们正处于一场暴动的前夜。是的！胡蜂们心怀不满，"他接着说，用绰号称呼奥尔良人，"如果巴雷救不了王上，我们将面对可怕的示威。不用多久我们就得围攻奥尔良这个胡格诺教徒的癞蛤蟆窝了。"

"我注视那个意大利女子有一会儿了，"红衣主教又说，"她待在那儿完全无动于衷，等候儿子归天，愿上帝宽恕她！我在考虑是否应该逮捕她，还有纳瓦尔王。"

"监押德·孔代亲王已经过分啦！"公爵回答。

执法吏裁判所门外响起一名骑手疾驰而来的马蹄声。两位洛林亲王走到窗前，借着始终在门廊下燃烧的门房和哨兵的火把的亮光，公爵认出帽子上有著名的洛林十字，那是红衣主教适才要他的拥护者们戴的。他派候见厅里的一名火枪手传令放不速之客进来，然后走到楼梯口迎接，后面跟着他

---

① 皮纳尔，弗朗索瓦二世的秘书。

兄弟。

“出了什么事，亲爱的西默兹？”公爵看见吉安的城防司令，带着为军人施展的翩翩风度问道。

“陆军统帅进入皮蒂维埃，他带领一千五百匹战马和一百名贵族离开了埃库昂……”

“他们有随从吗？”公爵问道。

“是的，大人，”西默兹回答，“他们总共有二千六百人。有些人讲，托雷① 率领一个步兵支队殿后。如果陆军统帅高兴等他儿子，您就来得及打败他……”

“您还知道别的情况吗？这次起事的动机有没有传开？”

“阿纳写得少，讲得也少，您去迎迎他，哥哥，我这就带着他侄子的头去向他致意，”红衣主教说，下令去请罗贝尔泰。

“维埃耶维尔！”公爵对元帅叫道，他走了过来，“陆军统帅竟敢携带武器前来，如果我去迎战，您能保证守住城池吗？”

“您一出城，布尔乔亚们就会拿起武器。谁知道在这些狭窄的街道上骑兵和布尔乔亚们发生冲突会有什么结果？”元帅回答。

“大人，”匆匆上楼的罗贝尔泰说，“大法官在门口想进来，该不该给他开门？”

“开，”洛林红衣主教答道。“陆军统帅和大法官沆瀣一气就太危险了，必须把他们分开。我们被太后耍得好苦，竟挑了洛皮塔尔担任此职。”

罗贝尔泰朝在楼梯下等待回音的一名上尉点头示意，又

① 纪尧姆·德·托雷是陆军统帅阿纳·德·蒙摩朗西的幼子。

迅速转过身来聆听红衣主教的命令。

“大人，我不揣冒昧，”他再次作出努力，说道，“提醒您判决必须由王上在枢密院会议上批准。如果您为一位血统亲王犯法，别人也不会为红衣主教或德·吉斯公爵守法。”

“你被皮纳尔搅昏了头，罗贝尔泰，”红衣主教声色俱厉地说。“难道你不知道王上出门那天签署了判决，好让我们去执行！”

“我这就去，大人，尽管您委托我担任这个职务差不多是要我的脑袋，再说它将由城里的司法官履行。”

侍从长听到这场辩论连眉头也没皱；但是他挽起兄弟的胳膊，把他带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

“当然，”他对兄弟说，“查理曼大帝的后裔有权夺回于格·卡佩①从他们家族手中窃取的王冠；但是他们做得到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的外甥生命垂危，满朝文武都在纳瓦尔王那里。”

“王上失去了勇气。否则，贝恩人早挨了匕首，”红衣主教接着说，“我们也会轻而易举地压倒全体公子王孙。”

“我们在此地处境不妙，”公爵说道，“城市的暴动将得到三级会议的支持。我们大力保荐而卡特琳娜王后抵制其升迁的洛皮塔尔如今与我们作对，而我们需要司法机关。太后如今受到众人支持，我们无法遣送她回国……况且，还有三位王子呢！”

① 于格·卡佩(941—996)，法兰西国王，继加洛林王朝之后的卡佩王朝的创始人。

“她不再是母亲，她一心一意当王后，”红衣主教说道；“所以，据我看，摆脱她的时刻到了。拿出毅力来，拿出更多的毅力来！这就是我的命令。”

讲完这话，红衣主教回到国王寝室，后面跟着侍从长。这位教士径直走到卡特琳娜面前。

“德·孔代亲王的秘书拉萨格的文件曾交您一阅，您知道波旁家族要把您的孩子们赶下王位吧？”他对她说道。

“这些我全知道，”意大利女子回答。

“那么，您是否要逮捕纳瓦尔王？”

“有摄政官呢，”她说。

这时，弗朗索瓦二世抱怨耳朵疼痛剧烈，声调哀戚地呻吟起来。正在烤火的医生离开壁炉，走来检查头部的病情。

“怎么样，先生？”侍从长对首席医生说。

“我不敢自作主张贴敷糊剂吸引体液。昂布鲁瓦斯师傅许诺作手术救王上，我会妨碍手术的。”

“明天再说吧，”卡特琳娜冷冷地说，“叫全体医生都来，因为你们知道国君的死会招致种种诽谤。”

她走去吻了吻儿子的手，然后离开了。

“这个胆大包天的商人女儿谈到被她的随从佛罗伦萨人蒙特库科利毒死的太子时多么平静！”玛丽·斯图亚特王后嚷着说。

“玛丽！”小国王叫道，“我祖父从未怀疑过她的清白！……”

“能不能阻止这个女人明天来？”王后低声对两个舅舅说。

“如果王上死了，我们怎么办？”红衣主教答道，“卡特琳娜

会让我们全滚进他的坟墓。”

这一夜，问题在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和洛林家族之间明确地摆了出来。大法官和陆军统帅的到来表明暴动在即，次日上午将决定大局。

次日，太后到得最早。她在儿子的寝室里只见到玛丽·斯图亚特王后，她苍白而疲惫，在床前祈祷了一夜。德·吉斯公爵夫人曾与王后作伴，侍女们换班守夜。年轻国王睡着了。公爵和红衣主教尚未露面。教士比战士更有胆量，据说他在这最后的一夜使出了全部气力也未能让公爵下决心称王。面对正在开会的三级会议和与陆军统帅德·蒙摩朗西交战的威胁，刀疤脸认为时机不利；他拒绝逮捕纳瓦尔王、太后、大法官、德·图尔农红衣主教、贡迪兄弟、吕吉耶里和比拉格，理由是如此强硬的措施将导致起义。他使兄弟的计划服从于弗朗索瓦二世的生死。

国王寝室内异常寂静。卡特琳娜在德·费埃斯克夫人陪同下来到床边，用装得惟妙惟肖的痛苦神情凝视着儿子。她用手绢擦着眼睛，走到窗口，德·费埃斯克夫人给她端来一把椅子。从那儿她可以俯览庭院。

卡特琳娜与德·图尔农红衣主教约定，如果陆军统帅顺利入城，红衣主教将由两位贡迪陪着来，如遇不测，他将单独前来。上午九时，两位洛林亲王来到国王寝室，随行的侍从留在客厅；值日上尉通知他们昂布鲁瓦斯·巴雷与夏普兰刚刚来到，另外三名憎恨昂布鲁瓦斯的医生受了卡特琳娜的挑拨也来了。

不出片刻，执法吏裁判所大厅呈现出与德·吉斯公爵被任命为摄政官、克里斯托夫遭到拷打那一天布卢瓦警卫室一模一样的景象，区别只在于那时国王寝室里充满爱情和欢乐，吉斯兄弟得意洋洋；如今却笼罩着哀伤死亡的气氛，洛林人感到政权正从他们手中滑脱。两位王后的侍女们分成两个营垒，各据火光熊熊的大壁炉一角。大厅里挤满廷臣。不知是谁传出昂布鲁瓦斯挽救国王性命的大胆设想，引来全体有权进宫的贵人。执法吏裁判所的外楼梯上和庭院里挤满一群群不安的人。在改革派教士修道院对面为亲王搭设的断头台令全体贵族惊讶。人们低声交谈着，讲的话和在布卢瓦时一样，严肃与无聊相间，郑重与轻狂混杂。卡特琳娜王后的种种努力未能挽救瓦卢瓦家族的灭绝，对标志着这一漫长时期的动乱，突发的革命，揭竿起事，叛乱，突如其来的大事件，人们开始习以为常。国王寝室的门由两名持戟步兵、两名年轻侍从和苏格兰卫队长把守，房门周围静悄悄的。被监禁在公馆里的安东尼·德·波旁看到自己孤身一人，知道朝廷有了希望，但夜里为处决他兄弟做准备工作的消息令他十分沮丧。

当年最英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德·洛皮塔尔大法官，身着带白鼬皮翻边的红衬袍，头上按职务的特权戴着法帽，立于执法吏裁判所的壁炉前。这个勇敢的人，看到恩人犯上作乱，便支持以太后为代表的君王的利益；他甘冒杀头的危险，去埃库昂与陆军统帅磋商；他陷入沉思，没人敢打扰他。国务秘书罗贝尔泰，两位法兰西元帅，维埃耶维尔和掌玺大臣圣安德烈，聚集在大法官面前。廷臣们毫无笑容；但他们的言

谈含讥带讽，不支持吉斯兄弟的人尤甚。

红衣主教终于抓获了谋杀米纳尔院长的苏格兰人斯图亚特，开始在图尔审理他的案子。为了引起贵族的恐慌，他在布卢瓦城堡和图尔城堡还关押着不少受牵连的贵人，但贵族并不畏惧，他们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重新找到对造反爱好的支持，这一爱好产生于他们原本与国王平等的观念。然而，布卢瓦的囚徒设法越了狱，出于一种奇特的必然，图尔的囚徒刚刚效法了他们的榜样。

“夫人，”德·沙蒂翁红衣主教对德·费埃斯克夫人说道，“如果有人对图尔的囚徒感兴趣，他们将十分危险。”

听到这句话，大法官把头转向太后的一群侍女。

“是的，被囚禁于图尔的小德沃，德·孔代亲王的马厩总管，刚刚给他的潜逃添上一个辛辣的玩笑。据说他给德·吉斯先生们写了这张便条：‘我们听说你们在布卢瓦的囚徒越狱逃跑；我们大为生气，跟在后面追；一抓获他们，我们就给你们送回来。”

大法官神色严厉地望了望德·沙蒂翁先生，尽管这个玩笑很合他的口胃。这时国王寝室内响起了说话声。两位元帅、罗贝尔泰和大法官走过来，因为处于生死关头的不仅仅是国王；朝廷上下全知道大法官、卡特琳娜及其同党身处险境的秘密。四周鸦雀无声。昂布鲁瓦斯给国王作了检查，他觉得作手术的良机已到；倘若不动手术，弗朗索瓦二世随时有可能死去。德·吉斯先生们一进来，他便说明了国王的病因，论证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给国王作穿颅术，他正等着医生

们的命令。

“象木板一样凿穿我儿子的头，用这件可怕的工具！”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嚷道，“昂布鲁瓦斯师傅，我不会容许的。”

医生们互相商量着；卡特琳娜嗓门那样高，讲的话传到了门外，这正合她意。

“可是，夫人，如果只剩下这个救命的法子呢？”玛丽·斯图亚特哭着说。

“昂布鲁瓦斯，”卡特琳娜叫道，“想想看，您的脑袋要为王上的脑袋担保。”

“我们反对昂布鲁瓦斯师傅建议的办法，”三位医生说。“往耳朵里注射一种药，从这条管道吸引体液能救王上”。

正在研究卡特琳娜面孔的侍从长蓦地朝她走去，把她带到窗口。

“夫人，”他对她说，“您希望您的孩子死掉，您和我们的敌人串通一气，这始于布卢瓦。今天早上，维奥尔推事对您的皮货商的儿子说德·孔代亲王即将问斩。这个年轻人，在受拷问时矢口否认与德·孔代亲王有任何关系，但亲王走过他囚室的窗前时，他打招呼与亲王诀别。您看到您那可怜的同谋受刑讯时冷漠之至。今天您想阻止您的长子得救。您将使我们相信太子死得蹊跷——他的死把王冠戴到了先王的头上——，蒙特库科利是您的……”

“大法官先生！”卡特琳娜叫道，德·费埃斯克夫人看见她的手势，把门大开。

听众于是瞥见了国王寝室的景象：苍白的小国王，面色黯然，两眼无神，期期艾艾地说着玛丽这个词，握住痛哭失声的年轻王后的手；德·吉斯公爵夫人站着，被卡特琳娜的大胆吓坏了；两位洛林亲王，心中也很不安，但他们待在太后身旁，决心命令玛耶-布雷泽逮捕她；最后，伟大的昂布鲁瓦斯·巴雷，由御医协助，手里拿着器械不敢动手术，要做这个手术，既需要医生们的赞同，又需要沉着镇静。

"大法官先生，"卡特琳娜说道，"德·吉斯先生们想批准对王上动一次古怪的手术，昂布鲁瓦斯提出要凿穿他的头。我作为母亲，作为摄政委员会的成员，抗议这个我认为是谋害君主的罪行。三位医生赞成注射，我觉得这与昂布鲁瓦斯的野蛮方法同样有效，而且危险更小。"

这番话引起一阵凄切的喧哗。红衣主教让大法官进来，关上了门。

"但我是摄政官，"德·吉斯公爵说道，"您会知道，大法官先生，王上的外科医生昂布鲁瓦斯担保他没有生命危险。"

"啊！事情竟是这样！"伟大的昂布鲁瓦斯·巴雷嚷道，"好吧，下面我要这样做。"他朝床上伸出手臂。"这张床和王上是我的，"他又说。"我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负责任，我了解本职的义务，没有医生们的命令，我也要给王上作手术……"

"救救他吧！"红衣主教说道，"您将成为王国最有钱的人。"

"动手吧，"玛丽·斯图亚特紧紧握着昂布鲁瓦斯的手说。

"我什么也阻止不了，"大法官说道，"但我将确认太后夫

人的抗议。”

“罗贝尔泰！”德·吉斯公爵叫道。

罗贝尔泰走了进来，摄政官向他指了指大法官。

“您替代这个背叛宗主的人担任法兰西大法官，”他对他说，“德·玛耶先生，带德·洛皮塔尔先生去德·孔代亲王的监狱。至于您，夫人，”他对卡特琳娜说道，“您的抗议将不被接受，您应当想到类似的行动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我以我的主人国王弗朗索瓦二世的忠实臣仆的身分行事。动手吧，昂布鲁瓦斯，”他望着外科医生补了一句。

“德·吉斯先生，”洛皮塔尔说，“如果您对王上或法兰西大法官施暴，请想想法国贵族云集于这间大厅，足以逮捕叛徒。”

“噢！大人们，”外科名医嚷道，“如果你们继续辩论，就可以高喊：‘查理九世王万岁！……’了，因为弗朗索瓦王快死了。”

面无表情的卡特琳娜望着窗外。

“好吧，我们将使用武力，以便做王上寝室的主人，”红衣主教说道，想去把门关上。

他惊呆了，因为执法吏裁判所公馆里人已走空，廷臣们确信国王必死无疑，跑到纳瓦尔的安东尼那儿去了。

“嗳！动手吧，”玛丽·斯图亚特对昂布鲁瓦斯嚷道，“我，还有您，公爵夫人，”她对德·吉斯夫人说，“我们将保护您。”

“夫人，”昂布鲁瓦斯说道，“我被热心搅昏了头，除我的朋友夏普兰外，医生们都赞成注射，我应当服从他们。如果我是

首席医生和首席外科医生，他早就得救啦！给我，先生们，”他从首席医生手中取过一支小注射器，将它注满。

“我的上帝！”玛丽·斯图亚特说，“我命令您……”

“唉！夫人，”昂布鲁瓦斯说道，“我受这些先生们支配。”

年轻王后与侍从长夫人站到外科医生、医生们和其他人物之间。首席医生捧住国王的头，昂布鲁瓦斯给他耳部作了注射。两位洛林亲王全神贯注。罗贝尔泰和德·玛耶先生纹丝不动。卡特琳娜作了个手势，德·费埃斯克夫人走了出去，未被人发觉。这时洛皮塔尔大着胆子打开了国王寝室的门。

大厅里响起一个人急促的脚步声，一瞬间他便来到国王寝室门口，“我来得正好，”他说，“啊！先生们，你们想砍掉我的漂亮侄子德·孔代亲王的头？……可是你们把狮子引出了洞，这不是它来啦！”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补充道，“昂布鲁瓦斯，别用您那些器械在吾王的脑袋里乱翻！法国君王只在战场上挨敌人的刀劈剑刺！第一位血统亲王安东尼·德·波旁、德·孔代亲王、太后、陆军统帅和大法官反对作这个手术。”

纳瓦尔王和德·孔代亲王立即露了面，使卡特琳娜大为称心。

“这是什么意思？”德·吉斯公爵把手按在短剑上说道。

“我以陆军统帅的身分，撤掉了所有岗位上的哨兵。天爷！我心想，你不是在敌国。我们的主人王上在他的臣民们中间，王国的三级会议应当完全自由地磋商国事。先生们，我刚从

三级会议那儿来！在会上我提出了我侄子德·孔代亲王的抗议，他已被三百名贵族解救出狱。你们想让王族血洒大地，王国贵族惨遭杀戮。啊！洛林的先生们，今后你们无论想做什么我都要小心提防。如果你们下令打开王上的头，以王上祖父治下把法国从查理五世手中拯救出来的这把宝剑起誓，这绝对办不到……”

“何况，”昂布鲁瓦斯·巴雷说道，“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体液已开始渗出。”

“你们的统治结束了，先生们，”卡特琳娜从昂布鲁瓦斯的神色中看出已毫无希望，对洛林人说道。

“啊！夫人，您杀死了亲生儿子，”玛丽·斯图亚特对太后说，她活象一头母狮，从床边一跃而至窗口，过来抓住佛罗伦萨女子的胳膊，死命捏紧。

“朋友，”卡特琳娜回答玛丽说，同时向她投去狡狯冰冷的目光，六个月来被压抑的仇恨流露无遗，“您呢，您的暴烈的爱致王上于死命，现在去统治您的苏格兰吧，明天就动身。我是事实上的摄政。”三位医生向太后示意。“先生们，”她望着吉斯兄弟说，“三级会议任命的摄政官德·波旁先生和我讲定，国事由我们负责。您来吗，大法官先生？”

“王上驾崩了，”不得不履行职责的侍从长说。

“查理九世王万岁！”与纳瓦尔王、德·孔代亲王和陆军统帅同来的贵族们喊道。

法兰西国王逝世时奉行的仪式在寂静中进行。德·吉斯公爵正式宣布后，传令长在大厅中三次高喊：“王上驾崩啦！”

只有几个人应声重复:"王上万岁!"

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给太后领来片刻前成为查理九世的奥尔良公爵，太后牵着儿子的手走出来，后面跟着满朝文武。弗朗索瓦二世咽气的房间里只剩下两位洛林人、德·吉斯公爵夫人、玛丽·斯图亚特和达耶尔，还有两名门卫，侍从长和红衣主教的年轻侍从以及他们的私人秘书。

"法兰西万岁!"好几名新教徒喊道，发出了第一声对立的叫嚷。

公爵和红衣主教对罗贝尔泰恩重如山，但他们的计划和失败了的行动使他惊惧万分，暗中归顺了太后。正当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对昂布鲁瓦斯·巴雷的手术提出抗议时，德·图尔农红衣主教进宫面见卡特琳娜，然后去通知西班牙、英国、帝国和波兰的大使，领他们来到楼梯迎见她。

"嗳！路易·德·乌特麦尔的子孙，洛林的查理的后裔丧失了勇气，[1]"红衣主教对公爵说。

"他们有可能被遣送回洛林，"侍从长答道，"我向您声明，查理，如果王冠放在这儿，我不会伸手去取。这将是我儿子的事。"

"有朝一日他会象您一样拥有军队和教会吗？"

"他将有更好的东西。"

"是什么？"

"人民！"

---

① 路易·德·乌特麦尔(921—954)，法兰西国王；洛林的查理(1355或1356—1431)，法国陆军统帅。吉斯兄弟以这两人的后代自居。

“只有我哀悼他，这可怜的孩子，他多么爱我！”玛丽·斯图亚特握着已咽气的第一个丈夫冰冷的手说道。

“通过谁和王后恢复联系呢？”红衣主教说。

“等她先和胡格诺教徒闹翻，”公爵夫人答道。

波旁家族的利益，卡特琳娜、吉斯兄弟和新教党各自的利益在奥尔良城造成极大的混乱。三天后，完全被人遗忘在执法吏裁判所的国王遗体，由几个无名小卒装殓好，放在一辆带篷的四轮运货车上运往圣德尼，只有桑利斯的主教和两名贵族护送。柩车抵达埃唐帕小城时，大法官德·洛皮塔尔的一名仆役往车上挂了一块载入了史册的可怕牌子，上题：*塔纳吉·杜·夏泰尔①，你在哪儿？可你是法国人！*这是对卡特琳娜、玛丽·斯图亚特和洛林人的怒斥。哪个法国人不知道塔纳吉·杜·夏泰尔当时花费了三万埃居（现值一百万）发送他家的恩人查理七世呢？

奥尔良城一响起宣告弗朗索瓦二世驾崩的钟声，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一俟下令打开各个城门，图里永便爬上他家的顶楼，朝一个小藏身处走去。

“怎么，他死了吗？”手套商叫道。

听到这话，一个人立起身回答：*准备效劳！*这是投靠加尔文的新教徒的口令。

此人是肖迪厄，图里永向他讲述了一周来的大事，在这段时间里他让牧师独自躲在藏身处，唯一的食物是一块十二斤

① 塔纳吉·杜·夏泰尔（？—1477），法王查理七世的内侍，虽然失宠，仍出钱为国王送葬。

重的面包。

“快跑去见德·孔代亲王，教友，求他给我开一张通行证，你再找一匹马，”牧师嚷着说，“我必须立即动身。”

“您给他写个条，好让他接见我。”

“拿着，”肖迪厄写了几行字后说道，“向纳瓦尔王要张通行证，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必须赶到日内瓦。”

两小时内，一切准备就绪，热诚的牧师踏上赴瑞士的大路，陪同他的是纳瓦尔王的一名侍从，带着给多菲内新教徒的指示，肖迪厄装扮成他的秘书。为了卡特琳娜的利益，肖迪厄立即获准骤然动身，她为了赢得时间，提出一个人们讳莫如深的大胆建议。这个奇特的设想解释了她与宗教改革党的头目之间突然达成的协议。这个狡猾的长舌妇表示了某种愿望，要在一次会议上调解两个教会的争端，以证明她的诚意，这次会议既不可能是教务会议，也不可能是咨询会议或宗教评议会，必须给它取个新名称，尤其需要得到加尔文的首肯。顺便提一句，这个秘密暴露后，它决定了吉斯兄弟与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结成反对卡特琳娜和纳瓦尔王的联盟，一个古怪的联盟，史称三人联盟，因为德·圣安德烈元帅是这个离奇的会谈建议引出的天主教同盟的第三号人物。吉斯兄弟对卡特琳娜老谋深算的策略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们明白王后根本不把这次会议放在心上，她是想与盟友们拖延时日，等待查理九世成年；因此他们欺骗陆军统帅，要他相信波旁家族与卡特琳娜出于利害互相勾结，而他们全受了卡特琳娜的耍弄。正如人们所见，这位王后在短时间内变得极有本领。当时盛

行的讨论和争辩精神大大有利于这项建议。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将在这场唇枪舌战中一个接一个地出尽风头。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史学家们把王后最巧妙的诡计当作不可靠的事不是很奇怪吗？卡特琳娜作出这些发明时似乎远离了自己的目标，其实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径直地走向这个目标。纳瓦尔王弄不清卡特琳娜的理由，速遣肖迪厄去找加尔文，肖迪厄曾专心致志地暗中观察奥尔良的事件，虽然他和一切受流刑威胁的人一样，随时有可能被人发觉，不经审判拉去绞死。按照当时旅行的方式，肖迪厄在二月以前到不了日内瓦，谈判到三月份才会结束，会议确实到一五六一年近五月时才举行。卡特琳娜筹划以国王的加冕礼和他首次主持的高等法院会议来愉悦朝廷和各个党派，在这次会议上，洛皮塔尔、德·图与摄政官纳瓦尔的安东尼——当年最软弱的亲王——协同一致，把查理九世委托母亲管理王国的诏书登记在案。

整个王国屏息凝神等待一个长久默默无闻、当时定居日内瓦的法国布尔乔亚说声是或否，这不是最离奇的景象之一吗？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教皇被日内瓦的教皇将了一军！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两位洛林亲王竟因第一位血统亲王、太后和加尔文之间的暂时一致陷于瘫痪！这不正是历史给予君王们的一个最富教益的忠告吗？一个教会他们识别人，迅速赏识天才，如路易十四做的那样，到上帝置放天才的一切地方罗致天才的忠告吗？

加尔文当时不叫加尔文，而叫科文，是庇卡底-努瓦荣一个箍桶匠的儿子。加尔文的家乡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位十

六世纪法国命运的仲裁人夹杂着古怪冲动的固执。这个孕育了日内瓦和该城精神的人毫无名气。欠缺历史知识的冉－雅克·卢梭完全不知道此人对其共和国的影响。首先，加尔文住在日内瓦上城圣彼得礼拜堂附近的一所最简陋的房子里，一位木匠的楼上——他与罗伯斯比尔的第一个相似点，在日内瓦威望并不高。有很长一段时间，日内瓦人出于仇恨限制了他的权势。在十六世纪，日内瓦有一班至今没有扬名于世，常常在日内瓦也无人知晓的了不起的公民，法雷尔①便是其中之一。一五三七年前后，这位法雷尔使加尔文留驻该城，向他指出这是比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更为活跃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最安全的要塞。法雷尔和科文认为路德的教义是部极不完整，内容贫乏，对法国起不了作用的作品。日内瓦地处意大利和法国之间，隶属法语区，扼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交通的要冲。加尔文选定日内瓦作为他精神发迹之地，把它变成自己思想的大本营。

一五三八年九月，日内瓦市议会应法雷尔的请求，批准加尔文开设神学课。加尔文耐心地讲授自己的教理，把讲道留给第一个门徒法雷尔去做。在他暮年变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开始树立时却困难重重。这个大煽动家遇到了极为严重的障碍，有一段时间曾因其改革措施的严厉而被逐出日内瓦。一个正人君子的党赞成旧时的豪华和古老的习俗。但是，一如既往，这些正人君子怕人耻笑，不愿承认他们致力的目标，结

① 纪尧姆·法雷尔(1489—1565)，瑞士神学家，初为加尔文的信徒，后成其对手。

果论战游离于真正的问题之外。加尔文希望领圣餐时用发酵面饼，除礼拜天外取消瞻礼。这些革新在伯尔尼和洛桑受到非难。日内瓦人被告知奉行瑞士的宗教仪式。加尔文和法雷尔起来反抗，他们的政敌利用这个意见分歧把他们赶出日内瓦，他们确实被放逐了几年。后来，加尔文又受到信徒们的邀请，凯旋而归。当作家善于等待的时候，这类迫害总会变成对精神权力的认可，因此重归日内瓦如同开辟了这位先知的纪元。处决开始了，加尔文筹划了他的宗教恐怖。这位统治者重新露面时，受到日内瓦布尔乔亚的接纳；但在十四年的客居之后，他仍未进入市议会。正当卡特琳娜派遣一名牧师去找他时，这位思想之王除了日内瓦教会牧师之外没有其他头衔。况且他的全部薪酬，每年从未超出一百五十法郎，十五担小麦，两桶葡萄酒。他的兄弟，一名普通裁缝，如今在日内瓦一间印刷厂所在的街上开铺子，离圣彼得广场只有几步路。为伏尔泰、牛顿、培根[1]所欠缺，但在拉伯雷、康帕内拉[2]、路德、维柯[3]、笛卡尔[4]、马勒伯朗士[5]、斯宾诺莎、洛耀拉[6]、康德[7]、冉-雅克·卢梭的一生中大放异彩的无私精神，不是给这些热诚崇高的形象装上一副精美的画框吗？

---

①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曾任财政大臣。

② 康帕内拉（1568—1639），意大利空想派哲学家。

③ 维柯（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家。

④ 笛卡尔（1596—1650），法国作家和哲学家。

⑤ 马勒伯朗士（1638—1715），法国哲学家。

⑥ 洛耀拉（1491—1556），耶稣会的创始人。

⑦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只有罗伯斯比尔的极为相似的一生可以使当代人理解加尔文的一生，他把权力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与阿腊斯的律师同样残忍，同样专横。庇卡底，阿腊斯和努瓦荣提供了这两个改革的工具，岂非咄咄怪事！所有想研究加尔文为何下令大开杀戒的人，将在日内瓦发现一七九三年的一切，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加尔文砍了雅克·格律埃的头，"因为他写了亵渎宗教的信件，内容放荡的诗歌，并致力于推翻教士戒律"。请思考一下这项判决，想一想最令人发指的暴政纵情狂欢之时有没有提出过更加残忍滑稽的理由。瓦朗蒂诺·冉蒂利①因不由自主的异端思想被判死刑，由于公开悔罪——比天主教会所强加的更为屈辱——才幸免一死。根据太后的建议即将在加尔文那里召开会议的七年前，法国人米歇尔·塞尔韦路过日内瓦，受加尔文的指控被捕，受审，判刑，活活被烧死，因为他在一本并非在日内瓦撰写和出版的书中攻击了三位一体的奥秘。请回想一下冉-雅克·卢梭打动人心的辩护词，他那本颠覆天主教的书写于法国，出版于荷兰，但在巴黎销售，它只被刽子手销毁，而作者，一个外国人，仅被逐出他试图摧毁宗教和政权之根本真理的王国。请把高等法院和日内瓦暴君的行为作个比较吧。最后，博勒塞克②由于对宿命论的看法与加

① 瓦朗蒂诺·冉蒂利（1520—1566），意大利异端分子的首领，认为基督是受造者，无真正神性的阿里乌斯教派教义的继承人。被逐出意大利后流亡日内瓦。

② 博勒塞克（？—1585），医生和神学家，皈依新教的加尔默罗会修士，后被加尔文逐出日内瓦。

尔文不同也受到审判。请斟酌一下这些理由，想一想富基埃-丹维尔①是不是劣迹更多。在精神上，加尔文凶恶的宗教偏执比罗伯斯比尔凶恶的政治偏执更激烈，更无情。在比日内瓦更广阔的舞台上，加尔文会比政治平等——被认为与天主教的平等相似——的可怕鼓吹者让人们洒下更多的鲜血。三个世纪前，一位僧侣，庇卡底人，把整个西方引向了东方。隐士皮埃尔②、加尔文和罗伯斯比尔，各自相隔三百年，从政治上讲，这三个庇卡底人当了阿基米德③的杠杆。他们是每个时代的一种思想，在人们的利益中找到了立足点。

加尔文当然是名叫日内瓦的凄凉城市几乎不为人知的发行人，十年前，那儿有个人指着上城一座能通车辆的大门——日内瓦的第一座（先前只有独扇的大门）——说：奢华正是从这座门进入日内瓦的！加尔文通过严酷的处决和严酷的教理，引进了被绝妙地称之为装腔作势的虚伪感情。照装腔作势者④看来，德行好，就是放弃艺术，放弃生活的乐趣，吃得可口，但不奢侈，一声不响地积攒钱财，象加尔文享受权力一般，只在思想上受用。加尔文给予全体公民的是他一辈子不离身

---

① 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恐怖时代的检查官。

② 隐士皮埃尔（1050—1115），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

③ 古希腊数学家、科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在力学方面首先发现了杠杆定理，即利用很小的力可以推动或举起很大的重量。传说他曾宣称“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移动地球。”此处喻三个庇卡底人的思想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④ 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的绰号。

的同一种深色制服。他在教务会议上创立了真正的加尔文派宗教裁判法庭，与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法庭如出一辙。教务会议向市议会控告应该判刑的人，加尔文通过教务会议主宰市议会，正如罗伯斯比尔通过雅各宾俱乐部主宰国民公会。所以，日内瓦的一名杰出法官被判处两个月监禁，丢掉了职务和今后从事其他职务的资格，因为他生活放荡，结交加尔文的敌人。在这方面，加尔文是位立法者：他创立了刻苦，节制，布尔乔亚式的，愁闷得可怕，但无可指摘的，在日内瓦一直保持至今的风尚，它先于被普遍称之为清教主义的英国风尚，该风尚归功于卡默隆①的信徒卡默隆派，他是继承加尔文的衣缽，被瓦尔特·司各特描绘得活灵活现的法国圣师之一。一个不折不扣的统治者，与君王们平起平坐，向他们要财宝，要军队，为不幸者大把大把地取走他们的积蓄，这个人的贫困证明，思想被当作唯一的统治手段，便孕育出政治上的吝啬鬼，用头脑享受的人，他们与耶稣会士相仿，为了权力而谋取权力。皮特②、路德、加尔文、罗伯斯比尔，这些爱权如命的阿尔巴贡③去世时全都一文不名。加尔文死后人们对他寓所的财产作了清点，包括书籍在内，只值五十埃居，这份财产清单已载入史册。路德的财产也是这个数目；最后，他的遗孀，鼎鼎大名的卡特琳娜·德·博拉，不得不申请一百埃居的抚恤金，德意志一位选

① 此处指理查·卡默隆(1648—1680)，他并非法国圣师，而是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誓约派人士，卡默隆派的创始人。司各特曾在《清教徒》一书中描写过卡默隆派。

② 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

③ 阿尔巴贡，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的主人公。

侯把这笔钱发放给她。波将金[1]、马扎兰、黎塞留，这三个思想家和行动家创立或酝酿了帝国，身后各留下三亿。这些人有情感，喜爱女人和艺术，建造大厦，征服异国；而除了路德的妻子，这部《伊利昂纪》中的海伦外[2]，其他人无需自责曾经为女人怦然心跳过。

为了说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处境，这个简单扼要的解释是十分必要的。

一五六一年二月初，莱芒湖畔在此季节时而会遇到的一个暖和的夜晚，两个骑马人来到主教草场，它因三十年前被赶走的日内瓦主教的乡村住宅而得名。这两人想必了解日内瓦当时大有必要、如今却颇为可笑的关闭城门的法律，朝湖滨门驰去；但他们看见一个五十开外的人倚着一个女仆的手臂散步，显然正在回城，便蓦地勒住马头；这人相当肥胖，走路缓慢吃力，一步步地往前挪，忍着疼痛，脚穿一双黑绒面系带圆头鞋。

"是他，"另一位骑马人对肖迪厄说，他跳下马，把缰绳递给同伴，伸开双臂迎着散步者走去。

这位散步者果然是冉·加尔文，他后退几步避开拥抱，朝门徒投去最严厉的一瞥。五十岁的加尔文看上去倒象年届七十。他又肥又胖，肾结石引起的剧烈疼痛迫使他佝偻着身子

---

① 波将金亲王(1739—1791)，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② 海伦是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斯巴达王的美貌妻子，由于被特洛亚王子骗走，带回特洛亚城，引起希腊阿凯亚人和特洛亚人历时十年的战争。

走路，更显得身材矮小。这种病痛伴有恶性痛风并发症。人人都会在这张几乎长宽相等的面孔前发抖，它虽然圆圆的，却不比加尔文酷似的可怕的亨利八世更和善；两道深深的皱纹，自鼻子两侧开始顺着唇髭的曲线延伸，和它一起混合到一大部灰胡须中，透露出从不让他喘口气的痛苦。这张面孔，和嗜酒者的面孔一样通红发烫，有几处显出黄皮色的瘢痕；硕大方正的头上虽然戴着黑丝绒便帽，人们仍可欣赏到造型最优美的宽阔额头，下面忽闪着一双褐色的眼睛，在发怒时大概会射出火焰。或许是肥胖的结果，或许由于脖颈粗短，抑或因为经常熬夜和不断的工作，加尔文的脑袋缩在宽阔的肩膀里，使他只得戴一个又短又小的管状褶裥皱领，领子上的头活象托盘中圣徒约翰-巴蒂斯特的头。① 在唇髭与胡须之间，可以看到一张能言善辩的漂亮嘴巴，象朵玫瑰花似的，小巧鲜润，轮廓勾勒得完美无缺。这张脸被一个方方的鼻子一分为二，整个鼻梁弯曲得出奇，在鼻头形成意味深长的棱面，与这张帝王式的脸上表露的惊人力量十分和谐。从这副相貌中很难辨识出折磨加尔文的慢性热病和每周发作一次的偏头痛的痕迹，但不断用学习和意志克制的痛苦，使这副看上去容光焕发的面具有些可怕，这足以用面部一层脂肪的颜色来解释，这层脂肪是常年伏案工作的结果，上面带有虚弱的体质以人类精神史上

---

① 《新约》中的人物施洗者约翰是犹太人的先知。当希律王安提帕休弃原妻，娶异母兄弟之妻希罗底时，他谴责这种违背犹太法律的行为。希罗底唆使丈夫把他投入监狱，又叫女儿莎乐美要求继父割下他的头。宗教画中可以见到莎乐美举着盛放约翰首级的托盘跳舞的情景。

已知的最坚强的意志战斗不息的痕迹。嘴巴虽然长得可爱，却带着残忍的表情。为宏图大略而被迫保持，并为虚弱多病的健康状况所要求的贞洁铭刻在这张脸上。强有力的额头安详中透着遗憾，镇静得吓人的眼神里含着痛苦。

加尔文的服装把他的脸鲜明地烘托出来，因为他身着著名的黑呢长袍，束一根铜扣黑呢腰带，这身服装成为加尔文派的牧师服，它吸引不了目光，迫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脸部。

“我疼得太厉害，泰奥多尔，不能拥抱您，”加尔文对风度翩翩的骑手说。

泰奥多尔·德·贝兹，四十二岁，应加尔文的要求两年前被接受为日内瓦的市民，与他奉为至尊至上者的可怕牧师形成最强烈的对照。和所有高升到精神统治地位的布尔乔亚或所有社会制度的发明者一样，加尔文饱受嫉妒的折磨。他痛恨自己的门徒，不愿有人与他平起平坐，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不过泰奥多尔与他大不相同；这位风雅的骑手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礼数周全，习惯于出入宫廷，加尔文觉得泰奥多尔与他所有的粗野卫士大相径庭，因此和他在一起便忘了自己通常的感情；他决不爱他，这位粗暴的立法者完全不知友情为何物；但他不担心泰奥多尔会当他的继任人，他喜欢和他玩耍，正如后来黎塞留和他的猫玩耍一样；他觉得泰奥多尔柔顺轻佻。他见德·贝兹每一次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很喜欢这件彬彬有礼的工具，自以为是他的灵魂和引路人。最残暴的人也不能不要勉强可算作友爱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泰奥多尔是被加尔文宠坏的孩子，严厉的宗教改革家不责骂他，容

忍他行为放荡，谈情说爱，穿着华丽，谈吐优雅。或许加尔文很高兴指出宗教改革运动可与宫廷人士比赛风度。泰奥多尔·德·贝兹希望把对艺术、文学、诗歌的爱好引入日内瓦，加尔文听他讲自己的计划，粗浓的灰眉毛没有皱一下。这两位名人在性格和外表上，与在精神上一样形成全面的对照。

加尔文受了肖迪厄十分谦卑的一躬，微微点头作答。肖迪厄右臂挽住两匹马的缰绳，跟随这两位宗教改革运动的大人物，走在泰奥多尔·德·贝兹的左边，后者则在加尔文的右边走。加尔文的女仆跑去阻止关闭湖滨门，提请警卫队长注意牧师适才疼痛得很厉害。

泰奥多尔·德·贝兹是韦兹莱镇的子弟，这是第一个结成联盟的市镇，一位梯也里①撰写了它的奇特历史。布尔乔亚精神和抵抗精神在韦兹莱具有地方性，想必通过这个当然是最稀奇古怪的异端人物之一，在新教徒的大叛乱中出过一份力。

“您一直很疼吗？”泰奥多尔对加尔文说。

“天主教徒会说象入地狱的人一样，”宗教改革家用他讲任何话都带有的尖刻口吻答道。“啊！我要去了，孩子！没有我，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将在您的著作的启示下战斗！”肖迪厄说。

加尔文微微一笑，通红的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表情，他

---

① 奥古斯坦·梯也里(1795—1856)，历史学家，他在一八二七年的《法国史信札》中记载了十二世纪韦兹莱镇民组织公社的企图。作者的弟弟多米尼克·梯也里(1797—1873)也是历史学家。

赞许地望着肖迪厄。

“嗳！你们给我带消息来了？”他又说，“我们的人有不少被屠杀了吧？”他微笑着说，褐色的眼睛里闪动着嘲弄的快意。

“不，”肖迪厄说，“一切都和平解决了。”

“算了，算了！”加尔文嚷道，“任何安抚都是坏事，如果它不能每一次都是圈套的话。迫害就是我们的力量。如果教会把宗教改革运动抢到手，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

“但是，”泰奥多尔说道，“太后似乎正想这样做。”

“她很可能有此愿望，”加尔文说道，“我正研究这个女人……”

“在这儿？”肖迪厄嚷道。

“对于思想难道有距离可言？”加尔文严厉地驳了一句，他觉得打断人讲话很不礼貌。“卡特琳娜希望掌权，有这种企图的女人不再讲情面和信义。究竟是什么事？”

“哦，她向我们建议召开一次类似宗教评议会的会议，”泰奥多尔·德·贝兹说。

“在巴黎附近？”加尔文突然问道。

“是的！”

“啊！好极了！”加尔文说道。

“在会上我们将努力统一意见，拟定一份合并两个教会的公开文件。”

“啊！但愿她有勇气使法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和希腊教会一样在法国立一个教会之长，”宗教改革家嚷道，登上宝座的念头使他两眼放光，“但是，孩子，教皇的侄女有可能坦率真

诚吗？她是想赢得时间。”

“我们不也需要时间补救昂布瓦斯的失败，在王国各地组织令人生畏的抵抗吗？”

“她把苏格兰女王送回了国，”肖迪厄说。

“又少了一个！”加尔文经过湖滨门时说道，“英国的伊丽莎白将为我们牵制住她。两个为邻的王后很快就会发生冲突：一个美丽，一个丑陋，这是恼怒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还有个不合法的问题①……”

他搓着手，快乐里带着如此残忍的性质，以致德·贝兹打了个寒战；他瞥见老师凝望了好一会儿的血泊。

“吉斯兄弟惹恼了波旁家族，”德·贝兹顿了一下说道，“他们在奥尔良折断了麦草②。”

“好吧，”加尔文接着说，“孩子，你上次动身去内拉克时，我对你说我们终将在法兰西王室的两个支系之间挑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当时你不信我的话。终于，我的党里有了一个朝廷，一个王上，一个家族。现在我的教义在民众中发生了作用。布尔乔亚们理解了我，今后他们将把那些去望弥撒，油漆礼拜堂的墙壁，往墙上挂画和雕像的人称为偶像崇拜者。啊！人民拆毁大教堂和宫殿比起辩论释罪信仰或圣体存在要容易

---

① 天主教徒们认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亨利八世的私生女，英格兰王位的第二号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才是合法的女王。见本卷第94页注①。

② 古时法国某些地区有种习俗：诸侯把麦草折断掷于地表示中断臣属关系。此处“折断了麦草”是“闹僵了”的意思。

得多！路德是个辩论家，我呢，我是一支军队！他是个爱推理的人，我却是一个体系！最后，孩子们，他不过喜欢逗弄人，而我是塔奎尼亚人！①是的，我的信徒们将摧毁教堂，毁坏图画，用雕像做磨盘碾碎人民的小麦。国家有团体，我只希望有个人！团体抵抗力强，眼睛雪亮，芸芸众生却是瞎子！现在必须使这个有影响的教理与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巩固教理，为我的军队供应装备。我用这个不加装饰、朴实无华、将宗教移往思想境界的信仰，满足了克勤克俭之人的逻辑和思想家的头脑。我使人民明白了取消仪式的好处。泰奥多尔，该你去拉拢利害关系了。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对于教义，现在事已做完，话已说尽，不必再添一丁点了！卡默隆②这个加斯科涅的小牧师，干吗想起来写书呢？……"

加尔文、泰奥多尔·德·贝兹和肖迪厄夹在人群中间攀登上城的街道，而人们对这几个煽动城市民众暴乱，使法兰西满目疮痍的人竟丝毫未加注意！上述那一大段可怕的议论之后，他们默不作声地走着，来到圣彼得小广场，朝牧师的房子走去。这幢房子没有什么名气，今天在日内瓦无人会对你提起，

---

① 加尔文在此自喻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公元前616—578），希腊科林斯人，被逐出祖国后，到意大利的塔奎尼亚城安身。传说他是罗马的第五代国王。taquin（爱逗弄人）和Tarquin（塔奎尼乌斯）两词在法语中谐音。

② 指约翰·卡默隆（1580—1625），苏格兰出生的神学家，寓居法国，曾在波尔多当牧师。他的神学理论偏离了加尔文的教义，但加尔文不应为此不安。因加尔文死于一五六四年，约翰·卡默隆于一五八〇年才出生，这是巴尔扎克的疏忽。

况且城中也没有加尔文的塑像。他的住房在三楼，有三间带橡木地板和护壁板的屋子，旁边是厨房和女仆的房间。与日内瓦大多数布尔乔亚的住房一样，一进门是厨房，通向一间开两扇窗的小堂屋，既作会客室，又是客厅和餐厅。接下来是书房，加尔文的思想在这里与病痛搏斗了十四年，卧室与书房毗邻。四把绒绣面的橡木椅摆在长长的方桌四周，构成会客室的全部家具。一个白瓷炉子，置于房间一角，散发着温暖。墙上覆盖着天然橡木护壁板，没有任何装饰。四壁萧然的住所与这位宗教改革家简朴而有节制的生活十分协调。

"那么，"德·贝兹走进来，乘肖迪厄去隔壁旅店拴马，留下他们两个时说道，"我该做什么呢？您同意会谈吗？"

"当然，"加尔文说，"孩子，您将在会谈时战斗。您要斩钉截铁，说一不二。王后也好，吉斯兄弟和我也好，谁都不想达成和解，这不合我们心意。我信任迪普莱西-莫尔内①，必须让他扮演主角。我们是孤立的，"他不放心地朝厨房望了一眼，厨房门虚掩着，里面一根绳子上晾着两件衬衣和几副打裥颈圈。"去把门全关上。"——"那么，"他等泰奥多尔把各道门关好后又说，"必须建议纳瓦尔王抛弃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王后，促使他与吉斯兄弟和陆军统帅联合。让我们从这个可怜虫的软弱中得到一切好处。如果他脱离意大利女人加入另一派，她失去这个依靠必然会与德·孔代亲王，与柯利尼联合。或许这一着将使她大受连累，以致她会留在我们这一边……"

---

① 迪普莱西-莫尔内(1549—1623)，亨利四世的谋臣。不过一五六一年时他还很年轻，一五七二年以后才在新教徒中扮演重要角色。

泰奥多尔·德·贝兹拿起加尔文长袍的下摆吻了一下：“噢！老师，”他说，“您真伟大！”

“不幸我将不久于人世，亲爱的泰奥多尔。如果我死前再也见不到你，”他凑着他的外交部长的耳朵低声说，“要想着叫我们的一位殉道者采取断然措施！……”

“再杀一个米纳尔？”

“比法官要高。”

“一位王上？”

“还要高，一个想当王上的人。”

“德·吉斯公爵！”泰奥多尔嚷道，不禁作了个手势。

“怎么，”加尔文嚷道，他以为瞥见了否定或抗拒的反应，他没看到肖迪厄牧师走进来，“难道我们无权打击，象人家打击我们那样？是的，在暗处，一声不响地？难道我们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天主教徒会放过捕捉我们，屠杀我们的机会吗？我就指望这个啦！烧毁他们的教堂吧！干吧，孩子们。如果你们有忠诚的年轻人……”

“我有，”肖迪厄说。

“象兵器一样使用他们吧！我们的胜利允许使用一切手段。刀疤脸，这个可怕的士兵，和我一样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朝代，正如我是一个体系，他有能力消灭我们！那就杀死洛林人吧！”

“我更喜欢靠时间和理智得来的宁静的胜利，”德·贝兹说。

“靠时间？”加尔文嚷道，把椅子推翻在地，“靠理智？您疯

了吗？理智，去征服？原来您对人一无所知，您还经常与人打交道哩，傻瓜！给我的教义带来损害的，大傻瓜，正是它的理性！以圣保罗的闪电，以强者上帝的宝剑起誓①，您真是笨蛋，泰奥多尔，您没看见昂布瓦斯大祸给我的宗教改革运动输送了活力？思想浇灌了鲜血才生长！德·吉斯公爵被暗杀将成为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的理由，我怀着全部心愿召唤它！我们遭受挫折比赢得成功更可取！宗教改革运动有办法被人打败，您明白吗，废物！而我们只要打赢一场仗，天主教就完了。可是我的副长官们是些什么人呢？……不是堂堂的男子汉，而是一群胆小鬼！两个爪儿的馋虫！受过洗礼的猴子！上帝啊，你会再给我十年的生命吗！如果我过早死去，真正的宗教事业就败在这帮粗野之徒手里啦！你和纳瓦尔的安东尼一样蠢！出去，离开我，我要一个更好的谈判者！你不过是头蠢驴，一个向女人献殷勤的小子，一个诗人，去作卡图卢斯和提布卢斯的歪诗，② 藏头诗吧！吁！”

肾结石的疼痛完全被怒火制服。痛风在极度的亢奋面前

---

① 这两句咒语与《圣经》传说有关。据《新约·使徒行传》载，公元一世纪犹太人保罗极端敌视基督教会，后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暴雨，在闪电中见异象，从而确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复活。保罗于是改信基督教，并以传教为己任。他是犹太教、基督教和新教公认的圣徒。在《旧约》中，先知们常常提到强者上帝有一把随时准备惩罚恶人的宝剑。

② 卡图卢斯和提布卢斯均为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著名诗人。德·贝兹写过一些拉丁文诗歌，其中有这两位诗人作过的那类哀歌、短诗和墓志铭。

哑口无言。加尔文的面孔微微发紫，有如雷雨来临前的天空。宽阔的额头闪闪发亮。两眼往外冒火。他完全变了模样，大发雷霆，陷入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的癫痫似的痉挛中；但两个听众的沉默令他震惊，他注意到肖迪厄对德·贝兹说："何烈山的荆棘！①"牧师坐下来，住了口，用一双虽然厚实，但仍然不住颤动的多节的手蒙住了脸。

片刻之后，他的贞洁生活孕育的这场风暴余波未消，他嗓音激动地对他们说："我有不少坏毛病，克制它们倒不比克制我的急躁更费劲！噢！猛兽，我永远制服不了你吗？"他捶着胸脯补充道。

"亲爱的老师，"德·贝兹一面捧起加尔文的双手亲吻，一面声音柔和地说，"朱庇特②能打雷，但也会微笑。"

加尔文用变得柔和的目光望着弟子，对他说："请理解我，朋友们。"

"我明白人民的指路人负担极重，"泰奥多尔答道，"您的肩膀上扛着一个世界。"

"我有，"肖迪厄说道，老师的怒斥使他变得若有所思，"我有三个可以指望的殉教者。杀死院长的斯图亚特已被释放……"

---

① 据《圣经》传说，摩西在现今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米甸的何烈山上看见了经火不伤的荆棘，并听到荆棘丛中传出上帝的声音，要他解救希伯来人，带他们离开埃及。在此肖迪厄的感叹暗示他相信加尔文的话。

② 朱庇特是古罗马和意大利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司雷电，主宰天空。

“错啦!”加尔文微笑着柔声说道,象所有的伟人一样换上一副雨过天晴的面孔,仿佛因为曾让脸上起过风暴而感到羞愧。“我了解人。杀过一个院长就不会杀两个。”

“这样做绝对必要吗?”德·贝兹说。

“又来啦?”加尔文张大鼻孔说道,“噢,你们走吧,不然又会惹我发怒。带着我的决定走吧。你,肖迪厄,在你的道路上前进吧,维持住你在巴黎的信徒。愿上帝指引你们!迪娜?……给我的朋友们照路。”

“您不准我拥抱您吗?”泰奥多尔动情地说,“我们当中谁能知道明天自己会出什么事?尽管有安全通行证,我们仍有可能被抓住……”

“而你还想迁就他们?”加尔文一边拥抱德·贝兹一边说。他拿起肖迪厄的手对他说道:“千万别当胡格诺教徒,别当新教徒,你们要做加尔文派!只讲加尔文教义……唉!这不是野心,因为我快死了……但必须摧毁一切,甚至路德教教徒和路德教义的名称!”

“但是,神圣的人,”肖迪厄嚷道,“您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誉!”

“你们要维护教义的统一,不要再做任何审查或修改。如果我们内部出现新的宗派,我们就完了。”

为了提前叙述这篇研究中的事件,并结束与肖迪厄同去巴黎的泰奥多尔·德·贝兹的故事,必须指出,十八个月后,波尔特罗朝德·吉斯公爵开了一枪,受刑讯时他供认是泰奥多尔·德·贝兹驱使他犯下此罪;然后,在后来的拷问中他收

回了前供。博叙埃①权衡了各种历史因素，认为不该把犯罪的念头归咎于泰奥多尔·德·贝兹。但在博叙埃之后，针对一支著名歌曲所作的一篇看上去琐碎无聊的论文，导致十八世纪的一位编纂者证明，胡格诺教徒在整个法国传唱的关于德·吉斯公爵之死的歌曲是泰奥多尔·德·贝兹的作品，并证明著名的马尔巴勒悲歌原来剽窃了他的这支歌(见篇末注释)。

泰奥多尔·德·贝兹和肖迪厄到达巴黎那天，朝廷亦从兰斯返回，查理九世在那里举行了加冕礼。卡特琳娜把典礼办得盛大隆重，组织了精彩纷呈的庆祝活动，使她有可能把各党的首领聚集在她周围。她研究了一切利害关系和各党各派之后，面临着这个抉择：要么使他们归附王权，要么使他们互相对抗。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是位杰出的天主教徒，他指责太后与新教徒结盟，虽然他的侄子德·孔代亲王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几个儿子也倾向于这个宗教。在吉斯兄弟方面，他们正在努力争取没有骨气的亲王安东尼·德·波旁，试图把他拉入他们党内；他妻子纳瓦尔王后得到德·贝兹报告的消息后也听之任之。这些困难打击了卡特琳娜，她新建立的权威需要一段安定的时间；因此她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加尔文的回音，德·孔代亲王，纳瓦尔王，柯利尼，德·安德洛②，德·沙

①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作家和口才出众的宣道者，曾以主教身分出任太子太傅之职。他坚决反对新教，是严格的天主教正统派。

② 即弗朗索瓦·德·柯利尼(1521—1569)，是三兄弟中第一个皈依加尔文教义的人。

蒂翁红衣主教已派德·贝兹和肖迪厄去看他。在此期间，太后恪守对德·孔代亲王许下的诺言。大法官结束了与克里斯托夫有关的诉讼程序，把案子提到巴黎高等法院审理，高等法院宣布委员会无权审判血统亲王，撤消了它的判决，并应吉斯兄弟和太后的请求重新审案。拉萨格的文件已交还卡特琳娜销毁。送还文件是吉斯兄弟白白给予太后的第一个保证。高等法院不再认为这些证据起决定作用，恢复了亲王的全部权利、财产和官爵。克里斯托夫在国王登基，奥尔良城热闹欢腾的时候获释，先被宣布与案无涉，后在德·图先生的关照下就任高等法院的律师，作为对他遭受苦难的补偿。

三人联盟，受到卡特琳娜最初的行动威胁的各种利益的未来同盟，正在她的眼皮底下酝酿。正如化学上敌对物质一遇打乱其强制结合的碰撞终将分离，政治上对立利益的联盟不会久长。卡特琳娜明白她迟早将与吉斯兄弟和陆军统帅重修旧好，以便向胡格诺教徒开战。迎合各党演说家自尊心的会谈将是加冕礼之后举行的隆重仪式，在这场已经开始的血腥的宗教战争中给大伙儿解闷，无论吉斯兄弟还是卡特琳娜都认为它毫无用处。天主教徒在会谈中吃了亏，因为胡格诺教徒即将以商谈为名，在国王和太后的保护下，公然面向法兰西宣布自己的教义。洛林红衣主教受了卡特琳娜的愚弄，幻想以教会之长的口才击败异端分子，说服哥哥同意举行会谈。六个月的和平对太后说来时间不算短了。

一件小事险些损害卡特琳娜千辛万苦树立的权威。下面是史书上记载的日内瓦使者们到达卢浮宫附近贝蒂西街柯利

尼公馆当天发生的一幕。在加冕礼上，深爱其家庭教师的查理九世任命阿米奥为法国宫廷首席指导神甫。安茹公爵，即亨利三世，阿米奥的另一名学生，对他怀有同样的友情。从兰斯至巴黎旅行途中，卡特琳娜从两位贡迪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她原指望利用这个御职在教会中得到支持，安插一个与洛林红衣主教对抗的人；她想把此职授予德·图尔农红衣主教，使他与洛皮塔尔一样成为第二根拐杖；这正是她使用的字眼。她来到卢浮宫，召见家庭教师。看到这个飞黄腾达的鞋匠之子的野心给她的政策造成的灾难，她怒气冲天，对他说了下面这段被几位回忆录作者重述的奇谈怪论："怎么！我强迫吉斯兄弟、柯利尼兄弟、陆军统帅们、纳瓦尔王室、德·孔代亲王做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我眼里难道会有你这个不满足于奥克塞主教职位的无名教士！"阿米奥为自己辩解。事实上，他未提任何要求，国王自愿授他该职，而他，可怜的家庭教师，自视没有资格担任。"请相信，老师，"卡特琳娜回答他说（这是查理九世王和亨利三世王对这位大作家的称谓），"如果你不叫你学生改变主意，不出二十四小时你就会倒卧在地。"在赤裸裸宣布的死亡和将要放弃的王朝最高教职之间，变得十分贪婪、或许正觊觎红衣主教帽的鞋匠之子决定等待时机，躲进了圣日耳曼修道院。第一次进晚餐时，查理九世不见阿米奥，要人去请。某个吉斯分子大概把阿米奥和太后之间发生的事告诉了国王。"怎么！是不是因为我任命他当宫廷首席指导神甫，有人才逼他销声匿迹？"他说。他象个心愿未遂的孩子，气势汹汹地去找母亲。"夫人，"他进来时说道，"我不是出于好意

签署了您要我给高等法院下的、您将靠它治理我的王国的诏书吗？您向我呈递诏书时不是向我许诺我的意志就是您的意志吗？可现在我想施予的唯一恩典却引起您的嫉妒。大法官说准备再过三年，我十四岁时宣布我成年，而您想把我当孩子对待……对天起誓，我将是王上，和父亲、祖父一样的王上！”

从讲这番话的语气和方式上，卡特琳娜悟出了儿子的真实性格，当胸猛然受了一击。“他竟和我这样讲话，和我，立他为王的人！”她心想。“先生，”她回答他道，“眼下国王很难当，您还不了解与之打交道的主子们。除了您的母亲，您决不会有别的诚挚可靠的朋友，除了她早已雇用的仆人——没有他们的效力您也许活不到今天——，您决不会有别的仆人。您要知道，吉斯兄弟既看中了您的宝座，也想要您的性命。如果他们能把我缝进一只口袋扔进河里，”她指着塞纳河说，“那么今晚就会这样干。这些洛林人感到我是保护幼崽的母狮，挡住了他们伸向王冠的胆大妄为的手。您的家庭教师依恋谁，珍惜什么！他和谁联盟！他有什么权威？他会帮您什么忙？他的话有多大分量？您非但不用支柱去支撑您的政权，反倒撤去了支柱。洛林红衣主教威胁您，他称王称霸，在第一位血统亲王面前不摘帽子；授予另一个红衣主教更高的职权和他对抗不是刻不容缓的事吗？阿米奥，这个肯替他系鞋带的鞋匠，难道会猛烈攻击他？总而言之，您爱阿米奥，任命了他！您想怎样就怎样吧，先生！但是，想做一件事以前，先友好地和我商量商量！顺从国家的大道理吧，当您了解了各种困难，您的孩子见识也许能和我的老经验配合起来作出决定。”

“把我的老师还给我！”国王说，他见母亲的回答里尽是责备，没怎么用心听。

“是的，您会得到他的，”她答道。“但教会您统治的将不是他，甚至也不是那个粗暴之徒西皮埃尔。”

“这将是您，亲爱的母亲，”他说，胜利使他变温和了，一扫天生铭刻在他脸上的咄咄逼人的阴险表情。

卡特琳娜派贡迪去请新任宫廷首席指导神甫。当佛罗伦萨人发现了阿米奥的隐居地，主教得知王后派来了廷臣时，他惊恐万状，不愿走出修道院。出于无奈，卡特琳娜只好亲自给家庭教师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于是他回来了，得到受她保护的保证，条件是在查理九世身边盲目地为她效劳。

这场小小的家庭风波平息之后，在外一年有余的卡特琳娜重返卢浮宫，与亲信们开会商量如何对待年轻国王，他的坚定受到西皮埃尔的恭维。

“怎么办？”她对两位贡迪、吕吉耶里、比拉格和成为德·安茹公爵的太傅及大法官的希维尔尼说道。

“首先，”比拉格说，“撤换西皮埃尔。他不是宫里人，永远适应不了您的观点，违拗了您，他还会以为尽了责任。”

“信赖谁好呢？”王后叫道。

“我们当中的一个，”比拉格说。

“毫无疑问，”贡迪接着说，“我答应您使王上变得象纳瓦尔王一样百依百顺。”

“您为了救其他几个孩子听任先王死掉，好！您象对待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那样干吧，打消这个皇帝的怒气和怪念

头，"阿尔贝·德·贡迪说，"他喜爱艺术，诗歌，狩猎和他在奥尔良见到的一个小姑娘，这些足够他忙的。"

"您当王上的太傅吗？"卡特琳娜对两位贡迪中最能干的一位说。

"如果您想给我一个太傅必不可少的权威，也许该任命我当法兰西元帅，并册封我为公爵。西皮埃尔没有能力继续担任此职。将来，法兰西国王的太傅应当是元帅和公爵……"

"他说得对，"比拉格说。

"诗人和猎人，"卡特琳娜用梦幻般的口气说。

"我们将打猎，我们将恋爱！"贡迪嚷道。

"况且，"希维尔尼说，"您信得过阿米奥，他将始终担心一旦违命会被毒死，和贡迪一起，您将把王上管束住。"

"为了救三个儿子和王位，您心甘情愿失去了一个孩子，为了救王国，或许为了救您自己，您必须有勇气使这个儿子不得空闲，"吕吉耶里说道。

"他刚才大大冒犯了我，"卡特琳娜·德·梅迪契说。

"他不知道欠您多少情；如果他知道，您就危险了，"比拉格加重语气正色回答。

"一言为定，"卡特琳娜接着说，这个回答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贡迪，您将是王上的太傅。我刚刚同意给予那个平脚板①主教的恩典，王上应当还给我的一个亲信。那坏蛋刚刚

① 指走路不穿鞋或鞋子无后跟的农民、工匠及一切地位低贱的人。此处影射阿米奥微贱的出身。

丢了帽子①；是的，只要我活着，就会反对教皇给他戴这顶帽子！如果德·图尔农红衣主教支持我们，我们会非常强大。首席指导神甫、洛皮塔尔和德·图是多么好的三人帮！至于巴黎的布尔乔亚，我想让我儿子奉承他们，我们将依靠他们……”

几天后，贡迪果然当上了元帅，并被封为德·雷茨公爵和国王的太傅。②

这个小会快结束时，德·图尔农红衣主教来向王后通报加尔文的使者已到，他们由海军元帅柯利尼陪同，以便在卢浮宫受到礼遇。王后立即带领令人生畏的侍女，来到那间她丈夫修建的、如今卢浮宫里已不存在的会见厅。

当年，卢浮宫的楼梯安在钟楼里。卡特琳娜的居室在一部分尚存于博物馆庭院的老楼里。博物馆现在的楼梯建于芭蕾舞剧场旧址。芭蕾舞剧当时是整个宫廷参加演出的一种戏剧节目。革命的激情使人相信了有关查理九世在卢浮宫的一个最可笑的讹传。大革命期间，这位国王的性格遭到歪曲，敌视他的人相信他是头怪物。谢尼耶的悲剧③正是受了凸出的主楼临堤岸窗子上的一块告示牌的启发写成的。牌上写着：*遗臭万年的查理九世曾从这扇窗户向法国公民们开枪。*应当向未来的史学家和严肃的人士指出，如今称作老卢浮宫的这一部

① 指红衣主教的职位。阿米奥一直未做红衣主教，只在一五七〇年任奥克塞的主教。

② 此处与史实不符。贡迪于一五七三年升任元帅，一五八一年成为公爵。

③ 指玛丽-约瑟夫·谢尼耶（1764—1811）的悲剧《查理九世》，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

分在查理九世治下根本就不存在，它成楔形坐落于堤岸，通过阿波罗游廊连接客厅与卢浮宫，通过博物馆展厅连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竖起堤岸那面墙、伸展着公主花园的场地，当时绝大部分被恰恰属于纳瓦尔王室的波旁公馆占用。查理九世实际上不可能从亨利二世的卢浮宫朝一只满载胡格诺教徒过河的小船开枪，虽然他从这座卢浮宫如今堵死的窗口看得见塞纳河。即使学者们和图书馆没有清楚标明查理九世治下卢浮宫的地图，宏伟的建筑物本身即是对这一谬误的驳斥。所有协力建造了这座巨大建筑物的国王们从未忘记在上面镌刻自己姓名起首字母的图案或改换字母位置造出的某个词。然而，面朝公主花园、凸出于堤岸之上的这部分令人肃然起敬、如今变得黑糊糊的卢浮宫，带有与亨利二世起首字母图案大不相同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图案，亨利二世的图案将他的H和卡特琳娜的两个C结合起来，构成一个D，叫那些浅薄之士大上其当。[1]亨利四世得以把他的波旁公馆连同花园及附属建筑物与卢浮宫的产业并作一处。他第一个想到用尚未竣工、珍贵的雕刻无人精心保护的游廊把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宫殿与卢浮宫连为一体。即使没有查理九世治下的巴黎平面图和亨利三世、亨利四世的起首字母图案，建筑式样的差别也将再次痛斥上述诬蔑。拉福斯公馆和这部分卢浮宫的虫迹状凸雕饰恰恰标志着从所谓文艺复兴式建筑术到亨利三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治下建筑术的过渡。这段有关考古学的题外话与本篇故事开场时的描绘十分协调，使人瞥见巴黎另一个角

① 这些人以为D指的是亨利二世的情妇狄安娜·德·普瓦蒂埃。

落的真正面貌，如今硕果仅存的只有卢浮宫的这一部分，它那些令人赞叹的浅浮雕正在一天天毁损。

当朝廷得知太后即将接见由柯利尼海军元帅引见的泰奥多尔·德·贝兹和肖迪厄时，全体有权进入接见厅的廷臣都跑去观看这次会见。大约六点钟，海军元帅刚刚用完晚餐，一边剔牙，一边夹在两个新教徒中间登上卢浮宫的楼梯。摆弄牙签已成为海军元帅不由自主的习惯，他在战斗中间一边剔他的一口牙齿，一边考虑退却。您要提防海军元帅的牙签，陆军统帅的"不"和卡特琳娜的"是"，这是当年宫中的一句格言。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时，被绞死的柯利尼在蒙福孔曝尸三天，群氓往他嘴里塞了一根奇形怪状的牙签，对他的尸体极尽嘲弄之能事。编年史家记录了这个残忍的玩笑。大难之中的这件小事正是巴黎人民的写照，他们完全配得上布瓦洛的一句被人改得很滑稽的诗：

生性刁钻的法国人创造了断头台。①

在最令人恐怖的革命时期和革命前后，巴黎人一向喜欢插科打诨。

泰奥多尔·德·贝兹一身廷臣打扮，穿着黑绸紧身长裤，开孔鞋，灯芯绒短裤，袖子开衩的黑绸紧身短上衣，和一件翻着漂亮的带管状褶裥白色皱领的黑丝绒小大衣。他蓄着唇髭，下巴上留着短而尖的小胡子，腰间佩剑，手提一根手杖。凡参

① 原诗见布瓦洛（1636—1711）的《诗的艺术》第5曲第182行：法国人/生性刁钻/编出了讽刺民歌。

观过凡尔赛画廊或浏览过奥迪厄弗① 版画集的人，都认得他那张圆圆的、差不多是快活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宽阔得出奇的前额——那个时代作家和诗人的特征。德·贝兹的模样讨人喜欢，这大大帮了他的忙。他与严峻的面孔深得人心的柯利尼和未换牧师道袍和加尔文式领巾、粗暴易怒的肖迪厄恰成对照。如今在国民议会发生的事，和想必曾在国民公会发生的事，有助于理解在这个宫廷里，在这个时代，六个月后将大打出手、展开激战的人如何能够相约会面，彬彬有礼地交谈和开玩笑。德·贝兹来到大厅时，后来冷静地建议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比拉格，和将嘱咐仆人贝斯姆不要放过海军元帅的洛林红衣主教，迎着柯利尼走来，皮埃蒙特人微笑着对他说："怎么，亲爱的海军元帅，原来是您负责引见这些日内瓦的先生们！"

"也许您将把它列为我的一条罪状，"海军元帅戏谑地回答，"而如果是您负责，您会给自己记上一功。"

"听说加尔文先生病得很厉害，"洛林红衣主教问泰奥多尔·德·贝兹道，"我希望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给他下了毒吧？"

"嗳！大人，那样你们的损失就太大啦！"德·贝兹巧妙地回答。

正在打量肖迪厄的德·吉斯公爵定睛望了望兄弟和比拉格，两人听到这话都大吃一惊。

"真正的上帝！"红衣主教嚷道，"异端分子耍起政治手腕

① 奥迪厄弗(1687—1756)，法国版画家和出版商，曾出版过《凡尔赛历史画廊》等版画集。

来可不象异端分子。”

这时通报太后驾到，为了避免一切难题，她决定一直站着。她先和陆军统帅交谈，他生气地对她说接见加尔文的使者令人愤慨。

“您看到了，亲爱的陆军统帅，我们没有隆重接待他们。”

“夫人，”海军元帅走到王后跟前说，“这是新教的两位圣师，他们已与加尔文谈妥，带来了他对一次会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法国各教会可以调解彼此的纠纷。”

“这位是我妻子十分喜爱的泰奥多尔·德·贝兹，”突然来到的纳瓦尔王拉着泰奥多尔·德·贝兹的手说。

“这位是肖迪厄，”德·孔代亲王叫道，“我的朋友德·吉斯公爵认识上尉[1]，”他望着刀疤脸说，“也许他会高兴认识牧师。”

这句牛皮把全宫的人，甚至卡特琳娜都逗乐了。

“毫无疑问，”德·吉斯公爵答道，“我很高兴见到一位非常善于挑选人，并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加以使用的小伙子。你们的一个人，”他对牧师说，“经受住了特别刑讯，他没有死，也没有供出任何东西；我自以为很勇敢，但我不知道是否受得住！……”

“喔！”昂布鲁瓦斯·巴雷说，“在加来，我给您拔脸上的标枪时，您一声都没吭。”

---

① 指牧师肖迪厄的哥哥贝尔特朗·肖迪厄上尉。

卡特琳娜在其侍女和廷臣一左一右围成的半圆中间缄口不语。她审视着两位著名的新教徒，试图用那双美丽聪慧的黑眼睛看透他们，她在研究他们。

“一个似乎是鞘，另一个是刀，”阿尔贝·德·贡迪凑在她耳边说。

“嗳，先生们，”卡特琳娜禁不住莞尔一笑，说道，“你们的主人允许你们举办公开讲座，使你们有可能赞同为我们国家争光的教会新神甫的话吗？”

“除了天主，我们没有别的主人，”肖迪厄说。

“啊！你们承认法兰西国王有点权威吧？”卡特琳娜打断牧师的话，微笑着又说。

“甚至承认太后有很大权威，”德·贝兹躬身说道。

“你们会看到，”她反唇相讥，“我的最驯服的臣民将是异端分子。”

“啊！夫人，”柯利尼嚷道，“我们将给您建设一个多么美好的王国！欧洲大大利用了我们的不和。五十年来，法国总有一半人反对另一半人。”

“我们在这儿是为了听颂扬异端分子的赞美歌吗？”陆军统帅粗暴地说。

“不，是为了引导他们悔过，”洛林红衣主教附在他耳边说，“我们想试试用点软功夫吸引他们。”

“您知道王上父亲当政时我会怎么干？”阿纳·德·蒙摩朗西说，“我会把法官叫来，把这两个平脚板高高吊死在卢浮宫的绞架上。”

“嗳，先生们，你们有哪几位圣师和我们对阵？”王后使了个眼色迫使陆军统帅住了口。

“迪普莱西-莫尔内和泰奥多尔·德·贝兹将是我们的头领，”肖迪厄说。

“朝廷大概将去圣日耳曼城堡，由于此次讨论会不宜在王宫召开，我们将在普瓦西小城举行，”卡特琳娜接口道。

“我们在那儿安全吗，夫人？”肖迪厄说。

“啊！”王后带着几分天真回答，“你们可以防范嘛。海军元帅先生将就此事与我的姻亲德·吉斯兄弟和德·蒙摩朗西商量。”

“见鬼！”陆军统帅说，“我才不愿意插手哩。”

“你们对贵教派的信徒做了什么，使他们如此刚强？”王后领着肖迪厄朝一旁走了几步说，“我的皮货商的儿子表现得英勇卓绝……”

“我们有信仰！”肖迪厄说。

这时，大厅里出现了人们三五成群热烈讨论此次会议的景象，按照太后的提法，它已定名为普瓦西讨论会。卡特琳娜望了肖迪厄一眼，终于对他说：“是的，一种新信仰！”

“啊！夫人，如果您没有被与罗马教廷的联盟蒙住眼睛，您会看出我们正回到耶稣基督的真正教义上来，它在圣化灵魂平等的同时，给了我们大家在尘世的平等权利。”

“您自以为和加尔文平等？”王后巧妙地问道，“得啦，我们只在教堂里才平等。但是，说真的，解开联系人民与王权的纽带！”卡特琳娜嚷道，“你们不仅仅是异端分子，你们通过摆脱

对教皇的服从，反抗对国王的服从！”她突然离开他，又回到泰奥多尔·德·贝兹身边。

“我指望您，先生，”她对他说，“认真开好这次讨论会。”

“我原以为，”肖迪厄对德·孔代亲王、纳瓦尔王和德·柯利尼海军元帅说，“国家大事处理起来更严肃。”

“噢！我们全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德·孔代亲王说，与泰奥多尔·德·贝兹交换了一个机智的眼色。

驼背离开同党去赴约会。这位尊贵的德·孔代亲王，这位党的领袖，是宫廷中情场最得意的人物之一；两位当年最美丽的女子为他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战，德·圣安德烈元帅夫人，未来的三执政之一的妻子，为压倒德·吉斯公爵夫人，把她在圣瓦莱里的丰美土地送给他，不久前曾想送他上断头台的那个人的妻子，无法使德·内穆尔公爵停止与德·罗昂小姐调情，暂且爱上了新教徒的领袖。

“与日内瓦多么不同！”肖迪厄在卢浮宫的小桥上对泰奥多尔·德·贝兹说。

“这些人更快活。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阴险！”德·贝兹回答他道。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肖迪厄附在他耳边反驳道，“我在巴黎有些可以指望的圣徒，我将使加尔文成为先知。克里斯托夫会给我们除掉最危险的敌人。”

“可怜虫为太后受了拷问，太后已轻而易举地任命他为高等法院律师，而律师比杀人犯更爱告密。您该记得出卖了我们首次起事秘密的阿弗内尔。”

“我了解克里斯托夫，”肖迪厄神情坚信不疑地说，离开了日内瓦的使节。

卡特琳娜接见加尔文的秘密使节几天后，将近这年年底，——当时一年从复活节开始，现今的历法①到新王即位后才被采纳——在这出活剧鸣锣开场的那间充作家庭起居室的褐色大堂屋里，克里斯托夫仍然躺在炉火边、看得见河的一张安乐椅里，双脚搁在一只矮凳上。勒卡缪小姐和芭贝特·拉利埃刚刚换了浸透昂布鲁瓦斯送来的一种制剂的敷料纱布，他受卡特琳娜之托给克里斯托夫治疗。这孩子一旦被家人夺回，便受到最尽心尽意的照料。芭贝特经父亲准许，每天早上来勒卡缪家，晚上才离开。克里斯托夫成为学徒们仰慕的对象，在整个街区流传着他的故事，把他包围在神秘的诗意之中。他受了严刑拷打，著名的昂布鲁瓦斯·巴雷使出浑身解数救他的命。他做了什么才受到如此的对待？克里斯托夫和他父亲对此只字不提。保持缄默关系到当时权倾朝野的卡特琳娜以及德·孔代亲王的切身利益。太后和洛林人允许国王和吉斯家族的外科医生昂布鲁瓦斯治疗一个被斥为异端的小伙子，他的探视把这个离奇的遭遇搞得云山雾罩，谁也摸不着头脑。最后，圣彼得-奥伯教堂住持数次来看望他的堂区财产管理委员的儿子，这类拜访使克里斯托夫身体处于这种状况的原因更加难以解释。

老行会理事成竹在胸，支支吾吾地回答向他谈起他儿子

---

① 此处指的不是一五八二年创立的公历，而是一五六四年德·洛皮塔尔大法官在巴黎颁布的一条法令，规定一月一日为一年之始。

的同行、商人和朋友："我真幸运，伙计，总算保住了他的命！——有什么办法呢？别人的家庭纠纷，千万不要插手。——我儿子把手伸进了柴堆，他拿的木柴足够烧毁我的房子！——人家利用了他的少不更事，而我们布尔乔亚，我们和大人物交往只得到耻辱和损失。——这使我下决心要儿子搞司法，法院将教会他斟酌自己的言行。——如今在苏格兰的年轻王后起了不少坏作用；但也许我儿子也非常冒失！——我伤心透了。——这也许将使我下决心不再做买卖，我再也不愿进宫了。——我儿子现在对宗教改革运动感到厌倦，它折断了他的胳膊和大腿。没有昂布鲁瓦斯，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靠了这些话和这种明智的举动，街坊邻里证实克里斯托夫已不再信仰新教。人人觉得老行会理事设法让儿子进入高等法院是入情入理的事，本堂神甫的访问也显得十分自然。人们想到了行会理事的不幸，却没有想到他的恐怕显得过分的野心。年轻律师在古老的堂屋里为他搭的床上躺了——用当时的一个词儿说——九个十天[①]，起床才不过一个星期，走路仍需拄着双拐。芭贝特的爱和母亲的温情使克里斯托夫深受感动；然而，这两个女人让他躺在床上，就宗教问题对他严加训斥。德·图院长来探望教子，对他亲如慈父。克里斯托夫，高等法院的律师，应当是天主教徒，他即将立誓作出保证；但是，不怀疑教子的正统观念的院长郑重其事地补充了下面一段话："孩子，你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本人不知道德·吉斯

① 原文用的是古词nonante(九十)，比利时、瑞士等地现在仍用该词。

先生们这样对待你的理由，我劝你从今往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别去参与闹事；因为王后和王上不会对兴风作浪的人施加恩典。你没有足够的地位迫使王上立即作出抉择，如德·吉斯先生们做的那样。如果你想有朝一日当上高等法院的推事，你必须勤效王业，才谋得到这个高贵的职位。”

然而，无论是德·图院长的访问，还是芭贝特的引诱和母亲勒卡缪小姐的恳求，都没有动摇宗教改革运动殉教者的信仰。克里斯托夫为他的宗教受过苦，因而对它更加珍爱。

“我父亲决不会容忍我嫁给一个异端分子，”芭贝特凑在他耳边说。

克里斯托夫只用眼泪回答，使俊俏的姑娘哑口无言，困惑不解。

老勒卡缪保持着为父的尊严和行会理事的尊严，他观察儿子，很少讲话。这位老人重新得到亲爱的克里斯托夫后，对自己几乎很不满意，他懊悔对这个独生子表现了自己的全部柔情；但私下对他很佩服。在一生的任何时期，行会理事从未耍过那么多的阴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看到千辛万苦播下的种子已经成熟，希望全部收获归仓。几天前，他单独和克里斯托夫作了一次长谈，以便发现儿子抗拒不从的秘密。抱负不小的克里斯托夫对德·孔代亲王十分信任。亲王那句慷慨的话——他不过说了亲王该说的话——，他铭记在心；但他有所不知，在奥尔良，当他透过监狱的铁窗向亲王高喊令人感动的永别时，孔代恨不得叫他去见鬼，心中暗想：“加斯科涅人才能理解我！”

克里斯托夫尽管对亲王怀着钦佩之情，他对伟大的卡特琳娜王后同样抱有无上的敬意，她用一个眼色向他说明她不得不牺牲他，当他受刑时，她又向他递了个眼色，在一丝泪光中许下无限的诺言。在用来养伤的九十个日日夜夜的寂静中，新任律师回顾了布卢瓦和奥尔良的事件。他可以说不由自主地对这两个靠山作了权衡：他在太后和亲王之间踌躇不决。当然他给太后帮的忙比给宗教改革运动帮的忙要大，并且一个年轻人的心和思想必定倾向于王后，倒并非由于这个差别，而是由于她的女人身分。在类似的情况下，男人对女人寄予的希望总比对男人要大。

"我为她牺牲了自己，她将为我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他几乎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提出，并且回忆起她说"Povero mio！"①时的腔调。人们难以相信一个人生病独自躺在床上时会变得何等自私。一切的一切，直至对他的专门照料，都促使他只想到自己。克里斯托夫夸大了德·孔代亲王欠他的恩情，料想会在纳瓦尔宫廷谋得一官半职。这个孩子，在政治上初出茅庐，呆在这间古旧的褐色堂屋里如同禁闭幽室，把左右党魁们的忧虑和人事的迅速变迁忘得一干二净。任何党派在奋斗时必然忘恩负义；取得胜利后依然如故，因为需要奖赏的人太多。小兵们对这种忘恩负义忍气吞声；头头们却转而反对长期与之齐头并进的新主人。克里斯托夫，惟独他记得受过的苦，宣称自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殉教者之一，

① 见本卷第143页注①。

早把自己归入头头的行列。勒卡缪，这个老奸巨滑的生意人，十分精明，洞察幽微，终于猜到了儿子的隐秘思想；他的全部活动都以克里斯托夫天生的犹豫为基础。

“做高等法院推事的妻子，”前一天全家聚会时他对芭贝特说，“不是很美吗？您将被称为夫人①！”

“您疯了吗，老伙计！”拉利埃说道，“首先您到哪儿去弄一个推事必不可少的岁入一万埃居的地产，又向谁去买这个官职？② 您儿子要进入高等法院，非得太后兼摄政王后脑子里只有这个念头，可是他身上柴烟味太重③，不会放他进去的。”

“如果您女儿当上推事妻子，您拿什么出来？”

“老滑头，您想看到我钱袋的底！”拉利埃说。

高等法院的推事！这个字眼把克里斯托夫的脑子搅得乱糟糟的。

讨论会结束很久之后，一天早晨，克里斯托夫正凝望着令他回想起这篇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和德·孔代亲王、拉雷诺迪、肖迪厄、布卢瓦之行的，总之带来他的一切期望的那条河时，行会理事走来坐在儿子身边，假装的严肃掩饰不住快乐的神情。

“我的儿，”他说，“在你和昂布瓦斯骚乱的头头们之间发生了那些事后，他们欠你的情把你的前途与纳瓦尔王室联在

---

① 其实高等法院推事的妻子只有权被称作“小姐”，只有出身高贵或丈夫权大位高的女子方可称为“夫人”。

② 在十六世纪，原则上只有国王有权任免高等法院的推事，但个人之间的买卖实际上是容许的。勒卡缪必须找到一个准备出卖官职的推事，并得到国王的恩准。

③ 昔日反对天主教的人常被烧死，这里“有柴烟味”意即有异端嫌疑。

一起。”

“是的，”克里斯托夫说。

“嗳，”父亲接着说，“我已积极为你请求准许在贝恩购买一个司法职位。我们的好友巴雷负责呈交了我以你的名义写给德·孔代亲王和冉娜王后的信。喏，你读读纳瓦尔副大法官德·皮勃拉克先生的回信吧。”

致皮货商行会理事勒卡缪先生

德·孔代亲王大人委托我转告您他很遗憾不能为他在圣阿尼昂塔楼的狱友做任何事，他记得他，暂且向他提供警卫连骑兵一职，象他那样勇敢的人担任该职必将前程无量。

纳瓦尔王后等待着酬谢克里斯托夫先生的机会，她决不食言。

在此，行会理事先生，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您。

纳瓦尔大法官皮勃拉克于内拉克。

“内拉克，皮勃拉克，克拉克！①”芭贝特说，“对加斯科涅人什么也别指望，他们只想到自己。”

老勒卡缪带着嘲弄的神气望着儿子。

“他竟建议一个为了他把膝盖和脚踝都压碎了的可怜孩子骑马！”勒卡缪小姐嚷道，“多么恶劣的玩笑！”

“我看你当不上纳瓦尔的推事，”皮货商行会理事说。

“我倒想知道卡特琳娜王后将为我做什么，如果我求她的

① “克拉克”是表示撞击、折断的一个象声词（可译成“啪啦”、“喀嚓”等），与“内拉克”、“皮布拉克”这两个专有名词叠韵。三词连用，效果滑稽，讥讽此信言之无物，空话连篇。

话，"惊愕的克里斯托夫说道。

"她什么也没答应过你，"老商人说，"但我确信她不会嘲弄你，她会记起你受的苦。不过，她能让一个布尔乔亚新教徒当高等法院的推事吗？……"

"可是克里斯托夫没有发誓弃绝原来的宗教信仰呀！"芭贝特嚷道，"他完全可以对自己的宗教见解秘而不宣。"

"德·孔代亲王大概更看得起巴黎高等法院的推事，"勒卡缪说。

"推事，父亲！这可能吗？"

"是的，假如你们不打乱我要为你们做的事。我这位老伙计拉利埃将拿出二十万利勿尔，——如果我出同样的数目——以男性替代继承为条件购置一块肥美的领主土地，送给你们作奁产。"

"我还要加点钱在巴黎买所房子，"拉利埃说。

"怎么样，克里斯托夫？"芭贝特说。

"你们没提王后，"年轻律师回答。

这次颇为苦涩的失望之后过了几天，一个学徒交给克里斯托夫一张简短的小条：

"肖迪厄想见他的孩子！"

"请他进来！"克里斯托夫嚷道。

"圣洁的殉教者啊！"牧师走过来拥抱律师，"你已经不疼了吗？"

"是的，多亏巴雷！"

"多亏上帝给了你忍受酷刑的力量！可是我听说了什么？

你被任命为律师，你宣誓效忠，你承认了妓女①，教廷和罗马的天主教会！……"

"这是我父亲的意愿。"

"但为了加尔文教义的神圣事业，难道我们不该离开我们的父亲、子女、妻子，离开一切，忍受一切吗？……啊！克里斯托夫，加尔文，伟大的加尔文，全党，世界，未来，全要依靠你的勇气和心灵的伟大！我们需要你的生命。"

人的头脑的出奇之处在于，最忠诚的人，在奉献自我的同时，总在最危险的危机中为自己编造一篇希望的小说。在河上，汇兑桥下，当亲王、士兵和牧师要求克里斯托夫去给卡特琳娜送那份如被发觉将要他性命的条约时，这孩子相信他的头脑、偶然和他的聪明，大胆地夹在吉斯兄弟和卡特琳娜这两个可怕的党派之间行进，险些粉身碎骨。刑讯时，他仍对自己说："我必将脱险！不过疼些罢了！"但向一个肢体尚不灵便，刚刚从酷刑中恢复过来，与死神交臂而过因而更珍惜生命的小伙子突如其来地提出要求："去死吧！"，沉溺于幻想是不可能的。

克里斯托夫平静地回答："是什么事？"

"象斯图亚特对米纳尔那样勇敢地开一枪。"

"对谁？"

"德·吉斯公爵。"

"暗杀？"

---

① 见本卷第66页注②。

“复仇！你忘记在昂布瓦斯，一百名贵族在同一个断头台上遭到屠杀？一个孩子，小德·奥比涅①，目睹这场残杀时说：他们剁烂了法兰西！”

“你们应该承受一切打击，但不打击别人，这是福音的宗教，”克里斯托夫答道，“但是，既然要模仿天主教徒，又何必改革教会呢？”

“噢！克里斯托夫，他们让你当了律师，你就推起理来啦！”肖迪厄说。

“不，朋友，”律师回答，“但亲王们太忘恩负义，您和您的人，你们将成为波旁王室的玩偶……”

“噢！克里斯托夫，如果你听过加尔文讲话，就会知道我们象摆弄手套似的摆弄他们！……波旁兄弟是手套，我们则是手。”

“您念念！”克里斯托夫说，向牧师出示皮勃拉克的复信。

“噢！孩子，你有野心，再不能作出牺牲！……我可怜你！”

讲完这句精彩的话，他出去了。

这一幕之后过了几天，克里斯托夫、拉利埃家和勒卡缪家欢聚在古旧的褐色堂屋里，庆祝芭贝特和克里斯托夫订婚，克里斯托夫不再睡在堂屋里；他可以爬楼梯，开始扔掉拐杖拖着步子走路。晚上九时，大家正等着昂布鲁瓦斯·巴雷。家庭公证人坐在一张摆满契约的桌子前。皮货商把房子和店铺卖给了他的首席店员，后者立即支付四万利勿尔买下房子，又拿

① 指法国诗人和作家阿格里帕·德·奥比涅(1552—1630)。

房子作抵押，作为支付已交了二万利勿尔的货款的保证。

勒卡缪在圣彼得—奥伯街为儿子购置了一所由菲利贝尔·德洛尔姆①建造的华丽的石头房子，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行会理事还从他的财产中拿出二十五万利勿尔，拉利埃又添上相同的数目，买下位于庇卡底的一块肥美的领主土地。这块地开价五十万，它从属于王家领地，除需支付巨额土地转移税外，还需国王颁发称作付款通知的诏书。因此婚约一直拖到获得国王恩准时才签订。虽然巴黎的布尔乔亚争取到购买领主庄园的权利，但明智的私人顾问委员会②对从属于王室的土地作了某些限制，而勒卡缪觊觎了十余年的土地是个例外。昂布鲁瓦斯保证当晚带来敕令。老勒卡缪在堂屋和大门之间走来走去，那份焦急表现出他有多么大的野心。终于，昂布鲁瓦斯到了。

"老朋友，"外科医生望着晚餐慌慌张张地说，"你有台布吧？好。噢！摆上蜡制蜡烛。③快点，快点！把你们最漂亮的东西找出来。"

"出了什么事？"圣彼得-奥伯的本堂神甫问道。

"太后和年轻王上要来和你们共进晚餐，"首席外科医生回答，"太后和王上正在等一位将把官职卖给克里斯托夫的老

① 菲利贝尔·德洛尔姆（1515—1577），杜伊勒里宫的建筑师，当时已很有名气。

② 私人顾问委员会由国王认为有能力处理国事的人组成，人数有限，但权力很大。

③ 一般的蜡烛为羊脂所制，不如蜡制的好。

推事和达成了交易的德·图先生。别露出得到通知的样子，我是从卢浮宫溜出来的。”

转眼之间，两家人行动起来。克里斯托夫的母亲和芭贝特的姑妈象家中来了不速之客时的家庭主妇，敏捷地奔来跑去。这个通知虽给家庭聚会造成了混乱，但各项准备工作以惊人的速度紧张进行。这样的恩典使克里斯托夫惊得目瞪口呆，感到意外和局促不安，他一言不发，无意识地望着别人准备一切。

“太后和王上到我们家来！”老母说道。

“太后！”芭贝特重复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呢！”

一小时后，一切都变了样：古旧的堂屋装饰一新，餐桌闪闪发亮。这时街上传来马蹄声。护卫队骑兵举着火把，亮光引得区内的布尔乔亚们探首窗外。这阵骚乱很快就过去。柱廊里只剩下太后和她的儿子国王查理九世、被任命为御衣总管兼太傅的查理·德·贡迪①、德·图先生、老推事、国务秘书皮纳尔和两名年轻侍从。

“朋友们，”王后进来时说道，“王上我的儿子和我，来签署我们的皮货商之子的婚约；但以他始终信奉天主教为条件。是天主教徒才能进入高等法院，是天主教徒才能拥有属于王室的土地，是天主教徒才能与王上同桌共席！对不对，皮纳尔？”

国务秘书出现了，出示了诏书。

“如果在这儿的人不全是天主教徒，”小王上说，“皮纳尔

---

① 此处系巴尔扎克笔误，查理九世的太傅不是查理·德·贡迪，而是他哥哥阿尔贝·德·贡迪。

将把一切扔进火里；我们这些人都是天主教徒吧？”他颇为骄傲地望着全体聚会者又说。

“是的，陛下，”克里斯托夫·勒卡缪说，一边吃力地屈膝下跪，亲吻年轻国王伸给他的手。

卡特琳娜王后也向克里斯托夫伸出手，猛然扶起他，把他带到几步远的一个角落里，对他说：“啊！小伙子，没耍花招吧？咱们得光明磊落！”

“是的，夫人，”他又说，这位感恩的王后给予他的光辉四射的奖赏和荣誉令他震惊。

“嗳，勒卡缪先生，我和王上我的儿子，我们准许您购买高等法院推事，这位好好先生格罗斯莱的职位，”王后说道。“我希望，年轻人，您将沿用前任的习惯作法。”

德·图走上前来，说道：“夫人，我为他担保。”

“那好，立文书吧，公证人，”皮纳尔说。

“既蒙我们的主人王上恩典，为我的女儿签署婚约，”拉利埃嚷道，“购买庄园的全部费用由我来付。”

“女士们可以坐下，”年轻国王亲切地说，“经母亲同意，我免除我的税金①，作为给女订婚人的结婚礼物。”

老勒卡缪和拉利埃双双跪下，亲吻年轻国王的手。

“该死！陛下，这些布尔乔亚多有钱！”贡迪凑在他耳边说。

年轻国王笑起来。

---

① 指土地转移税。

“既然老爷们心情不错，”老勒卡缪说道，“是否允许我向他们介绍我的继任人，并继续给他为王府供货的王家执照呢？”

“好吧，”国王说。

勒卡缪把他的继任人拉到前面来，后者吓得面无人色。

“如果我亲爱的母亲允许，我们全体入席吧，”年轻国王说。

老勒卡缪殷勤地拿给国王一只银制无脚杯，这是他在班韦尼托·却利尼① 寓居法国奈斯勒公馆时购买的，价钱不下二千埃居。

“嗳！母亲，多么精美的做工！”年轻国王托底举起杯子嚷道。

“这是佛罗伦萨的产品，”卡特琳娜回答。

“请原谅，夫人，”勒卡缪说，“这是一位佛罗伦萨人在法国制作的。佛罗伦萨的东西属于太后，但在法国制造的东西是王上的。”

“我接受，好好先生，”查理九世嚷道，“从今以后这将是我的无脚杯。”

“做得不错，”太后细看这件精品，说道，“可以列入王家珍宝。——怎么样，昂布鲁瓦斯师傅，”王后指着克里斯托夫凑在外科医生耳边说，“您好好给他治了吗？他今后能走路吗？”

“他将健步如飞，”外科医生微笑道，“啊！您把他给娇惯

---

①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和金银匠。

坏了。”

“少一个僧侣，修道院关不了门，”太后轻佻地说，这种受到人们谴责的轻佻不过是表面现象。

晚餐气氛愉快，太后觉得芭贝特很漂亮，拿出她一直保持的尊贵王后的气派，把自己的一枚钻石戒指套在芭贝特手指上，以补偿无脚杯给勒卡缪家造成的损失。从此以后或许过分喜好到布尔乔亚家乱闯的国王查理九世，津津有味地用了晚餐；然后，听了新太傅的一句话，——据说这位太傅的任务是使他忘记西皮埃尔劝善规过的教导——他向首席院长、辞职的老推事、国务秘书、本堂神甫、公证人和布尔乔亚们频频劝酒，卡特琳娜王后见他们有了醉意，即将大声喧哗，只得出去。王后起身时，克里斯托夫、他父亲、两个女人端着烛台，把她一直送到店铺门口。在那儿，克里斯托夫斗胆扯了扯王后的大袖子，朝她打了个暗号。卡特琳娜停下来，一个手势把老勒卡缪和两个女人打发走，然后对克里斯托夫说：“什么事？”

“如果您可以，夫人，从中得到好处，”他凑在王后耳边说道，“须知德·吉斯公爵成为刺客们的目标……”

“你是个忠实的臣民，”卡特琳娜微笑道，“我决不会忘记你的。”

她向他伸出因美丽而遐迩闻名的手，并且摘下了手套，这可以看作宠爱的表示；克里斯托夫亲吻这只令人膜拜的手时，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保皇分子。

“这么说他们将替我除掉他，那个粗野的大兵，而无需我插手！”她一边戴手套一边想。

她骑上骡子，带着她的两名年轻侍从回到卢浮宫。

克里斯托夫闷闷不乐地喝着酒，昂布鲁瓦斯的严峻面孔是对他背教行为的谴责；但以后的事态判定老行会理事打赢了。否则克里斯托夫肯定躲不过圣巴托罗缪的屠杀，他的财富和土地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史书记载了拉利埃继任人之妻的悲惨命运，她是个漂亮女子，赤裸的身体用头发挂在汇兑桥的一根柱石上，曝尸三日。芭贝特心惊胆战地想到她也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倘若克里斯托夫仍然是加尔文派教徒——这即将成为新教徒的名称。加尔文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不过是在他死后。

这便是著名的勒卡缪高等法院家族的来历。塔勒芒·德雷欧①错误地认为他们来自庇卡底。把勒卡缪家族的渊源追溯到购置其位于该地区的主要地产的年代，后来于他们的切身利害大有关系。克里斯托夫的儿子在路易十三时代接替了他的职位，孙子就是那位富有的勒卡缪院长，他在路易十四执政时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公馆，与朗贝尔公馆争邀巴黎人和外国人的赞美；它自然是巴黎最美丽的古迹之一。在托里尼街的勒卡缪公馆至今犹存，尽管大革命之初因属于巴黎大主教德·朱依涅先生所有而遭到抢劫。全部图画均被抹掉；此后，住在里面的寄宿学校学生又使它遭到严重损坏。这座扩展到皮货店街老宅的宫殿依然显示出昔日家庭精神获得的美好成果。平分遗产孕育的现代个人主义是否造得出这样宏伟的建

① 塔勒芒·德雷欧(1619—1690)，法国回忆录作者。

筑物是大可怀疑的。

## 注　释

下面是德·拉普拉斯神甫发表在《趣诗集》中的一首歌，我们提到过的论文即收在该集中。

### 德·吉斯公爵的大出殡

谁愿听唱歌？（重复）
　这是德·吉斯大公爵的歌；
　　嘣，嘣，嘣，嘣，
　　嘀，铛，嘀，铛，嘣，
　这是德·吉斯大公爵的歌！
（这最后一句诗想必用滑稽的口吻诵读。）
他一命呜呼入了土。

他一命呜呼入了土。（重复）
　棺罩有四角，
　　嘣……
四名贵人一角一个。

四名贵人一角一个，（重复）
　其一手捧大头盔，
　　嘣……
其二手枪腰中佩。

其二手枪腰中佩，（重复）

另有一个举着剑，

嘣……

多少胡格诺做了剑下鬼。

多少胡格诺做了剑下鬼。（重复）

接着来了第四位，

嘣……

痛苦悲伤为之最。

痛苦悲伤为之最；（重复）

年轻侍从在其后，

嘣……

还有跟班紧相随。

还有跟班紧相随，（重复）

身披宽大的黑纱，

嘣……

脚登擦过油的皮鞋。

脚登擦过油的皮鞋，（重复）

漂亮的羊毛长袜腿上套，

嘣……

皮制的短裤穿在身。

皮制的短裤穿在身，（重复）

葬礼一完毕，

嘣……

各自去就寝。

各自去就寝，（重复）

有人与妻子，

嘣……

有人独自眠。

这个奇怪的发现将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泰奥多尔·德·贝兹有罪，他想用滑稽可笑冲淡此次谋杀引起的恐怖情绪。看来曲调是这首轮舞曲的主要长处。

## 第二部　吕吉耶里兄弟的自白

一五七三年十月末的一天，晚十一时至午夜之间，两个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人，法兰西元帅阿尔贝·德·贡迪和国王查理九世的御衣总管查理·德·贡迪·拉图尔两兄弟，坐在位于圣奥诺雷街一栋房子房顶的檐沟边。当年的檐沟是屋檐下承接雨水用的石凹槽，每隔一段距离开出一条长长的天沟，凿成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形状。尽管当前这代人十分卖力地推倒旧房老屋，巴黎原先仍有不少凸出的天沟，新近一项有关落水管的警察条例才使这些天沟绝了迹。不过，目前还剩下几条雕琢过的檐沟，主要见于圣安东区中心，那里房租低廉，不允许在顶楼里分出楼层。

两个身居高位的人物干起猫儿的营生想必显得十分古怪。但当年王座周围的各种利害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对于搜

寻那个时代历史宝藏的人而言，这两个佛罗伦萨人的确是在檐沟里适得其所的两只猫。太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把他俩安插在法国宫廷，对她本人的耿耿忠心使他们顾不得超越本分的任何后果。为了解释清楚两个廷臣如何和为何登上高处，必须对离这条天沟两步路的卢浮宫那间漂亮的褐色大厅里刚刚发生的一幕作个回顾，这间大厅或许是亨利二世套房唯一留存至今的一间，晚餐后廷臣们正在那里向两位王后和国王献殷勤。那时候，布尔乔亚和达官贵人分别在六、七点钟用晚餐；高雅之士却在晚八时至九时之间进餐。这顿饭就是今天的晚饭。有些人错误地以为礼仪是路易十四的发明，其实它在法国源出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由她创立的礼仪极其严格，陆军统帅阿纳·德·蒙摩朗西为获准骑马进入卢浮宫庭院花费的心血比谋得统帅职位还要多；而且给他这一殊荣是看在他老迈年高的份上。波旁王室头两个国王执政时礼仪有所放松，到了大王时代①又采用东方形式，沿袭了源出波斯的后期罗马帝国的礼仪。一五七三年，不仅有权携带随从火把到达卢浮宫庭院的人为数不多，——正如路易十四时代只有公爵和重臣乘驷马高车驶入列柱廊下——而且晚餐后允许进入室内的官员也屈指可数。这时正在天沟站岗的德·雷茨元帅，一日送给掌门官一千埃居当时的钱，以便在无权与亨利三世谈话的时刻与之交谈。如果看到在布卢瓦城堡的庭院里，画家们画上了一位骑马的贵族，真正的史学家

① 指路易十四。

会笑掉大牙。所以，在这个时辰，卢浮宫里只有王国最杰出的人物。王后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和她婆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坐在壁炉左角。在另一角，埋在安乐椅里的国王作出消化引起的麻木不仁状，他象打猎归来的王子那样大嚼了一顿。或许他也想避免在这么多窥察他思想的人面前讲话。廷臣们脱帽站在大厅深处。一些人低声交谈；另一些人观察国王，等着他的一个眼色或一句话。这一个被太后唤来，与她交谈片刻。那一个大着胆子和查理九世讲一句话，国王点点头或说句简短的话作为回答。一位德国爵爷，德·索伦伯爵，在壁炉一角，站在由他陪同到法国来的查理五世孙女的身边。在这位年轻王后近旁，她的宫中女官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卡特琳娜的亲戚斯特罗齐家的小姐，坐在一张矮凳上。美丽的德·索弗夫人，雅克·科尔的后裔，先后做过纳瓦尔王、波兰王和阿朗松公爵的情妇，应邀来进晚餐；但她站着，她的丈夫不过是国务秘书。在这两位夫人身后，两位贡迪与年轻王后聊着天。郁闷的聚会中只有他们谈笑风生。贡迪从未指挥过军队却得到元帅权杖以后，成为德·雷茨公爵和王宫内侍，并被委派到施佩耶尔①迎娶王后。这个优遇相当清楚地表明他与兄弟是两位王后和国王允许行止比较随便的小圈子中的人。在国王那一侧，第一排有进宫办事的德·塔瓦讷元帅，当年最机智的谈判能手之一、为家族的发迹首开其端的讷弗维尔·德·维勒鲁瓦；德·比拉格和德·希维尔尼先生，一

---

① 施佩耶尔，德国城市，当时帝国议会的所在地。

个是太后的人，另一个是安茹和波兰的大法官，他深知卡特琳娜偏爱谁，投靠了亨利三世——查理九世视如仇敌的兄弟；然后是太后的堂弟斯特罗齐；最后是几位爵爷，其中年长的洛林红衣主教和他侄子年轻的德·吉斯公爵显得十分突出，卡特琳娜和国王对他俩都敬而远之。这两位在几年前与西班牙协同创立的神圣同盟——后为神圣联盟——的领袖装出等待时机当主子的仆人般的顺从；卡特琳娜和查理九世带着同样的专注互相观察着。

在与这间大厅同样阴暗的宫廷里，人人有发愁或出神的理由。年轻王后受着嫉妒的折磨，她朝丈夫强作欢颜，但遮掩不住她的苦恼，她是个心地极好的虔诚女子，热烈地爱着丈夫。玛丽·图歇，查理九世唯一的，也是他以骑士的忠诚相待的情妇，去多菲内法耶城堡分娩后回来已一月有余。她给查理九世带来他唯一的儿子，先后为奥弗涅伯爵和昂古莱姆公爵的查理·德·瓦卢瓦。可怜的王后只有一个女儿，见情敌给国王生了个儿子十分伤心，除此之外，突然的遗弃使她感到耻辱。情妇不在时，国王又与妻子亲密起来，那份火热被史书定成他的死因之一。玛丽·图歇的归来使笃信宗教的奥地利女子明白丈夫的爱里感情的成分多么少。在这件事上，年轻王后的失望还不止于此；原先她一直觉得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是她的朋友；然而，她的婆母出于政治考虑，却鼓励国王用情不专，她宁愿为国王的情妇帮忙，也不愿为他的妻子效力。道理如下。

当查理九世承认爱上玛丽·图歇时，卡特琳娜出于与其

统治利益有关的理由，对这个姑娘表示了好感。年幼时被抛在宫里的玛丽·图歇到达了一生中美好感情如鲜花怒放的阶段：她钟爱的是国王本人。以狄安娜·德·普瓦蒂埃的名字更为人知晓的德·瓦朗蒂努瓦公爵夫人被野心推进的深渊令她胆战心惊，她想必很怕卡特琳娜王后，宁要幸福，不要荣耀。或许她认为象她和国王这样年轻的一对情人斗不过太后。再说，玛丽是博韦和勒基亚尔领主、国王顾问和奥尔良执法吏裁判所司法长官冉·图歇的独生女，地位在布尔乔亚和小贵族之间，既不完全是贵族，又不完全是布尔乔亚，她不会知道皮斯勒①、圣瓦利埃②这些用爱情的秘密武器为自己家族战斗的名媛与生俱来的野心所要达到的目的。玛丽·图歇，孤身一人，没有家庭，使卡特琳娜·德·梅迪契避免有个名门望族之女当儿子的情妇，做她的对手。冉·图歇是当时的才子之一，曾有几位诗人向他题词赠诗，但他不愿在宫里做事。玛丽这个身边无亲近之人的少女，既有才情，有文化，又单纯天真，她的欲望想必对王权无害，因此太后对她十分中意，向她表示了极深的情意。果然，卡特琳娜让高等法院承认了玛丽·图歇四月份刚刚生下的儿子，允许他冠以奥弗涅伯爵的称号，并向查理九世宣布将把她的自有财产，奥弗涅和洛拉盖两处伯爵领地遗赠给他。后来，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当上法国王后时，对这项赠与提出异议，于是被高等法院取消；再后来，尊重瓦卢瓦血统的路易十三用昂古莱姆公爵领

① 指安娜·皮斯勒，即弗朗索瓦一世的宠姬埃唐帕夫人。

② 指圣瓦利埃伯爵夫人，路易十一的私生女。

地赔偿了奥弗涅伯爵的损失。卡特琳娜已把贝勒维尔庄园送给一无所求的玛丽·图歇，这块土地没有封号，与凡赛纳宫毗邻，国王行猎后在宫中过夜时，情妇便从庄园前往宫堡。查理九世在这座阴暗的堡垒中度过了他最后的大部分时日，而且据某些作者认为，他以路易十二的方式在那儿了结了一生。① 一个动了真情的情人对他热恋的女子频频作出新的爱情表示自在情理之中，虽然他本该补赎对合法妻子的不忠行为，但卡特琳娜把儿子推到王后床上以后，又象善于辩护的女人们一样为玛丽·图歇辩护，适才把国王推回情妇的怀抱。除去政治外，吸引住查理九世的一切都令卡特琳娜满意；况且，她对那孩子表示的善意把开始视她为仇敌的查理九世骗了一阵。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在这件事上如此行动的理由逃过了堂娜·伊莎贝尔②的眼睛，布朗托姆认为她是古往今来最温柔的王后之一，从不伤害任何人，也不惹任何人生气，甚至秘密地读日课经。但这位天真的公主开始影影绰绰地看到王座周围危机四伏，可怕的发现很可能令她头晕目眩；国王去世时，她的一位女官对她说，如果她生了儿子就可以当太后和摄政王后，她回答下面这段话时想必头晕得更加厉害："啊！感谢上帝没有给我儿子，不然会发生什么事？可怜的孩子会被剥夺一切，正如有人想对我的夫王做的那样，而这将是我一手造成的。上帝可怜国家，尽可能好地做了一切。"布朗托姆自以为

① 法王路易十二娶了正值妙龄的英国的玛丽三个月后，终因淫乐无度身亡，卒年五十三岁。

② 应为奥地利的伊丽莎白。

给这位公主画了一幅肖像，说她的面色和她的宫中女官一样美丽娇艳，十分讨人喜爱，虽然身材中等，但非常苗条，她在宫中人微言轻；但国王的健康状况允许她沉浸在双重的痛苦之中，她的态度给画面增添了阴郁的色彩，而一位年轻的王后，如果没有象她那样受到残酷的打击，本来可以使画面更加悦目欢快。虔诚的伊丽莎白此刻证明，给普通身分的女子增光的优点对一位王后有可能是致命的弱点。一位夜里不诵日课经而忙于其他事情的公主本来可以对查理九世大有帮助，他在妻子和情妇那里却没有找到依傍。

至于太后，她对国王很关心，她明白，他在晚餐时表露的愉快情绪是强颜欢笑，掩盖了反对她的既定决心。突如其来的快活与他用经常的打猎和在打铁铺干活——他喜欢雕镂铁器——的怪癖来掩饰却掩饰不住的思想的集中，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使卡特琳娜不致上当受骗。卡特琳娜虽然猜不出是哪位政治家赞成这些谈判和这些准备工作，因为查理九世甩掉了母亲的暗探，但是她不怀疑一个反对她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塔瓦讷与她召见的斯特罗齐同时到达，他出乎意料的到场令她深思。卡特琳娜纵横捭阖的功夫使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她无法抵御突如其来的暴力。由于许多人不知道使法国动荡不宁，领袖们各有私利的各个党派把事情搅得多么复杂，因此有必要把太后卷进的险象环生的危机作个简要的描述。从新的角度描绘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将触及本篇故事的要害。这个令人好奇的研究对象，这个权势之大给法国留下强烈印象的女子可以用两个字眼来解释。这两个字眼就是统治

和占星术。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只有野心，除酷爱权力外没有别的激情。她和众多超群之士一样迷信，有宿命论思想，只真诚地相信神秘学。没有这个双重主题，她将永远得不到理解。既然优先提到她对决疑占星术的信仰，我们即将认识本篇研究中的两个哲学人物。

卡特琳娜对一个人的珍爱胜过对亲生子女，这个人便是科西莫·吕吉耶里，她把他安顿在自己的苏瓦松公馆，担任她的最高顾问，负责告诉她星辰是否认可普通顾问的意见和见识。一些奇怪的往事证明吕吉耶里对女主人的控制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刻。十六世纪最博学的人之一当推卡特琳娜之父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德·梅迪契的医生。这位医生名叫老吕吉耶罗(vecchio Ruggier①，研究过炼金术的法国作者称其为老罗歇)，以区别于他的两个儿子，被通灵术作者称为老大的洛伦佐·吕吉耶罗，和卡特琳娜的占星家、同样被好几位法国史学家称为罗歇的科西莫·吕吉耶罗。占上风的习惯称他俩为吕吉耶里，正如把卡特琳娜称作梅迪西，而不叫她梅迪契。老吕吉耶里在梅迪契家族中极受尊重，科西莫和洛伦佐两位公爵做了他的两个孩子的教父。他与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巴齐勒协作，以数学家、占星家和梅迪契家庭医生的身分——三种常常混为一谈的身分——绘制了卡特琳娜的算命天宫图。在那个时代，致力于神秘学研究的热情可能会使分析力极强的本世纪的怀疑论者大为惊讶；在这幅历史速写

① 意大利文：老吕吉耶罗。

中或许他们将看到实证科学吐出嫩芽，到十九世纪盛开鲜花，却看不到十六世纪胆大的研究者们带给科学的诗意盎然的豪情，这些人不办工业，却提高艺术，丰富思想。那个时代的君主们对神秘学的普遍保护还可以从发明家的奇妙创造中得到解释，他们从研究点金术出发，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所以君主们从未如此贪婪地探求这些奥秘。富盖们[①]自然是些工于心计、难以愚弄的人，他们将被现代的吕居吕斯们[②]认作君王，被银行家们拜为老师，然而，这些把欧洲的资金借给十六世纪负债累累的君主——一如今日的君主——的如此讲求实际的人，这些声名显赫的查理五世的东道主，却资助帕拉切尔苏斯的炼丹炉。十六世纪初年，老吕吉耶里是一所秘密大学的校长，这所大学培养出相继成为瓦卢瓦家族医生的卡尔丹、诺特拉达缪和亚格里帕[③]，总之所有当年簇拥在基督教国家君主们周围的天文学家、占星家、炼丹术士，他们在法国受到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格外欢迎和保护。巴齐勒和老吕吉耶里绘制的算命天宫图预言了卡特琳娜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其准确程度令否定神秘学的人大失所望。这张算命天宫图预言佛罗伦萨受困期间标明她生命伊始的种种苦难，她与法国一位王子的婚姻，这位王子出乎意料的登基，她子女的诞生和他们的

---

① 富盖家族是德国沃斯堡的金融家族，兴于十五世纪，十七世纪中叶退出商界，二十世纪中叶复兴。

② 吕居吕斯（约公元前106—57），古罗马大将，历任财务官、营造官和行政长官，住宅豪华，收藏大量名画、塑像和手稿，并向艺术爱好者开放。

③ 亚格里帕（1486—1535），德国作家兼医生。

数目。她的儿子中有三个将先后为王，两个女儿将做王后，所有子女将无后而终。这张天宫图全部实现，以致许多史学家以为它是事后炮制的。

谁都知道诺特拉达缪曾把一个具有预卜未来天赋的女子带进肖蒙城堡，卡特琳娜在拉雷诺迪谋反时去过那里。然而，弗朗索瓦二世在位期间，在伊丽莎白·德·瓦卢瓦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结婚之前，正当王后的四个年幼的儿子个个身体健康之时，诺特拉达缪和他的女友证实了著名天宫图的细节。这个女人想必具有超人的视力，是不知疲倦的点金术研究者大学校中的一员，其隐秘的身世未被史书记载，她断言最后一个加冕的孩子将遇刺身亡。女巫把王后领到一面魔镜前，镜中映出一架纺车，纺车各端画了每个孩子的肖像，她转了一下纺车，王后数着转动的圈数。每一圈就是每个孩子一年的统治。纺车上的亨利四世转了二十二圈。这个女人（被几位作者当成男人）对惊恐的王后说亨利·德·波旁的确将做法兰西国王，并统治这么长时间。卡特琳娜王后得知贝恩人将继承最后一个被谋杀的瓦卢瓦的王位，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她好奇地想了解自己的死法，被告知需提防圣日耳曼。想到她将在圣日耳曼宫受到监禁或胁迫，从这日起便不再入内，虽然和动乱期间她与国王避难的所有城堡相比，这一座由于邻近巴黎对实现她的意图要方便千百倍。德·吉斯公爵在布卢瓦三级会议上遇刺，几天后她病倒了，她问来陪伴她的高级教士的姓名，人家告诉她叫圣日耳曼。“我死啦！”她嚷道。她于次

日故世，活满了每一次算命给她定下的年数。

洛林红衣主教得知这一幕后把它斥为妖术，但今天它正在实现。弗朗索瓦二世只统治了纺车转两圈的时间，查理九世此刻正在完成他的最后一圈。卡特琳娜之所以对动身赴波兰的儿子亨利说“您不久会回来！”这句古怪的话，是因为她相信秘术，而并非有毒死查理九世的意图。法兰西的玛格丽特成为纳瓦尔王后，伊丽莎白当上西班牙王后，安茹公爵立为波兰国王。

许多其他情况证实了卡特琳娜对秘术的信仰。亨利二世受伤致死的比武前夕，卡特琳娜梦见了致命的一击。由诺特拉达缪和两位吕吉耶里组成的她的决疑占星术顾问委员会向她预言了国王的死。史书记载卡特琳娜曾再三恳求亨利二世不要下竞技场。预测和它引起的梦境变成了现实。当年的回忆录记载了另一件同样奇特的事。蒙孔图尔[①]胜利的报信者匆忙赶路，累垮了三匹马，于夜间到达。人们叫醒了太后，她说：*我已经知道了*。的确，据布朗托姆说，她在头一天就讲述了儿子的胜利和战役的一些情况。波旁家族的占星家宣称，圣路易嫡传众多王子中年龄最小者、安东尼·德·波旁的儿子将成为法兰西国王。由苏利[②]转述的这个预言实现了，与算的命只字不差，所以亨利四世说这些人谎话讲多了反倒吐出了

---

① 蒙孔图尔，法国城市，一五六九年未来的亨利三世德·安茹公爵在此战胜了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柯利尼。

② 苏利（1560—1641），信奉新教的法兰西元帅，亨利四世的大臣和顾问。

真言。不管怎样，当年大多数有本领的人都相信被决疑占星术的大师们称作祆教，而被公众称之为妖术的广博科学，占星算命的灵验允许他们这样做。

卡特琳娜正是为了科西莫·吕吉耶里，她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家，也可以说她的巫师，命人竖起背靠苏瓦松公馆仅有的遗迹小麦市场的圆柱。科西莫·吕吉耶里和忏悔师一样拥有神秘的权势，也和他们一样对此心满意足。况且他的雄心勃勃的思想超过一般的野心。这个人被小说家或剧作家描写成街头卖艺者，却拥有下布列塔尼富有的圣马埃修道院，并拒绝担任教会的显要职位。当年迷信的热情给他带来大量黄金，足够他从事秘密的事业，而王后举过他头顶的手保护他不受丝毫的伤害。

至于折磨卡特琳娜的统治欲，由于她夺权的欲望极大，为了抓权，卡特琳娜与王权的敌人吉斯兄弟结成了联盟；为了把国家的大权握在手中，她使用了一切手段，牺牲朋友，直至亲生子女。这个女人靠统治的诡计才活得下去，正如赌徒只靠赌博的兴奋过活。她虽是意大利女子，出身于淫荡的梅迪契家族，但是对她大肆诬蔑的加尔文派教徒没有发现她有一个情人。她欣赏分而治之的箴言，十二年来刚刚学会不断用一种力量去对抗另一种力量。国事大权一朝在手，她便被迫维持不和局面以抵消两个敌对家族的力量，拯救王权。这一套必不可少的办法证实了亨利二世的预言。① 卡特琳娜发明

① 见本卷第44页注②。

了此后被所有处境类似的君王所仿效的政治跷跷板游戏，轮流利用加尔文派教徒对抗吉斯兄弟，又利用吉斯兄弟对抗加尔文派教徒。卡特琳娜使这两种宗教互相对抗后，又在民族的心脏，使安茹公爵与查理九世分庭抗礼。她先使事物互相对抗，然后使人互相对抗，并把人们全部利益的纽结保留在自己手中。但是玩这种可怕的游戏需要路易十一或路易十八的头脑，不可避免地招来所有党派的仇恨，被迫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一次败北就会使所有的利益与你为敌；如果你总打赢最后还能找到对手的话。查理九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这个非凡女子的家庭政策赢得了胜利。在一位年轻勇敢，渴求荣耀，能干慷慨的国王治下，面对阿纳·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卡特琳娜费了多少心机才为安茹公爵谋得了军队的指挥权！在欧洲的政治家们眼里，安茹公爵沾了圣巴托罗缪的光，查理九世却招来了全部仇恨。她煽起国王对兄弟遮遮掩掩的隐秘妒意，然后利用这种情欲在兄弟阋墙的阴谋中消磨查理九世的巨大才能。第一位太傅西皮埃尔和查理九世的家庭教师阿米奥把他们的学生造就成伟人，为清明盛世做好了准备，而作母亲的自担心失去千辛万苦夺来的权力的第一日起便开始怀恨儿子。根据这些材料，大多数历史学家以为太后偏爱亨利三世；但她此刻的所作所为证明她对子女完全是一副铁石心肠。安茹公爵去波兰执政使她失去了一件工具，她需要这件工具使查理九世处于紧张状态，通过家庭内部的明争暗斗消耗他的精力，给他过激的感情提供秣料。卡特琳娜于是策划了拉莫尔和科科纳的谋反①，阿朗松公爵也插了手，他因

哥哥登基而成为安茹公爵后，讨好地顺从母亲的观点，表现得野心勃勃，受到姐姐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的鼓励。这次谋反已到了卡特琳娜希望的火候，谋反的目的是把年轻公爵及其姐夫纳瓦尔王置于加尔文派教徒之首，劫走查理九世，把这位无子嗣的国王禁闭起来，这样他将把王冠留给有意在法国树立加尔文教义的公爵。加尔文在故世几天以前看到为对他表示敬意宗教改革运动被命名为加尔文教义，得到了他一心渴望的酬报。拉莫尔和科科纳于这篇故事开始那一夜的五十天后被捕，并于当年四月斩首，如果勒拉布勒②和最有判断力的作者尚未证明两人是太后政策的牺牲品，那么科西莫·吕吉耶里的参与足以使人想到是她暗中领导了他们的行动。国王对这个涉讼之人抱有怀疑和仇恨，其原因即将在此得到充分的解释。他承认向拉莫尔提供了一尊心口扎了两根针的国王蜡像。在那个时代，用魇魔法害人是应判死刑的大罪。这个动词包含着足以描绘仇恨的最美丽恶毒的形象，也精彩地解释了秘术界用恒久的愿望包围被如此置以死地的人物所产生的可怕的磁气作用，这个人的蜡像不断使人想起该作用的结果。当时的司法机关有理由认为思想成了形就是犯了亵渎君主罪。查理九世要求处死佛罗伦萨人；更有权势的卡特琳

① 拉莫尔是普罗旺斯的贵族子弟，纳瓦尔王后的情夫；意大利皮埃蒙特人科科纳是德·阿朗松公爵的侍卫队长。一五七四年二月，纳瓦尔王和公爵打算率领不满分子去色当组织兵变，但公爵向法王坦白了一切，致使阴谋失败。是年三月，拉莫尔和科科纳敦促公爵再次谋反，卡特琳娜得悉后，逮捕了谋反者。

② 冉·勒拉布勒（1623—1675），法国史学家。

娜通过勒卡缪推事使高等法院同意只对她的占星家处以苦役。国王死后，亨利三世下诏赦免了科西莫·吕吉耶里，退还了他的年金，并在宫中接见他。

卡特琳娜频频打击儿子的心，使他此刻急于摆脱母亲的桎梏。玛丽·图歇离开之后，查理九世闲着无事，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十分巧妙地向自以为信得过的人布下圈套，考验他们的忠诚。他监视母亲的活动，对她隐瞒自己的活动，利用她给他的一切缺点欺骗她。他一心想消除圣巴托罗缪屠杀在法国造成的恐惧，积极处理朝政，主持会议，企图通过巧妙审慎的行动抓住治国大权。尽管太后运用母亲的权威和支配他的习惯给予她的对他思想施加影响的全部手段，试图对付儿子的预防措施，但是不信任象一条陡坡，儿子一发而不可收。有人向查理九世转述了母亲对波兰国王讲的那句话，这一天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极为不佳，萌生出种种可怕的念头，而当这样的怀疑侵入一个儿子和一位国王的心头，便再也消除不掉。果然，临终时，他把妻女托付给亨利四世，要他提防卡特琳娜，母亲不得不打断他叫道："别这样说，先生！"太后一直惟恐失去表面的尊重，只把身为国王的几个儿子称作先生，尽管查理九世不失这种敬意，但几个月以来，她在儿子的举止中看出打定主意报复的掩饰不住的嘲弄。可是愚弄得了卡特琳娜的人必须十分机智。她使阿朗松公爵和拉莫尔的谋反处于一触即发之势，以便用新的兄弟相争转移查理九世为摆脱束缚所做的努力；不过，在有所动作之前，她想消除有可能使她与儿子根本无法和解的猜疑；因为他会把权力留给有

可能毒死他的母亲吗？此刻她自以为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把她的亲戚，出色执行命令的士兵斯特罗齐召来。她和比拉格及贡迪兄弟策划于密室，从未如此经常地去苏瓦松公馆求神降示。

不露心境的习惯和年龄给卡特琳娜戴上一副女修道院院长的面具，高傲，受过苦行磨炼，灰白但高深莫测，审慎而带着探询，在研究过她肖像的人们看来卓绝不凡，尽管如此，廷臣们仍然在这张佛罗伦萨式的冷若冰霜的脸上瞥见几片阴云。自弗朗索瓦二世驾崩，她终于箝制住吉斯兄弟的那一日起，任何女君主都不如这个女子表现得那般威严。她一直为亨利二世服丧，在额头上做成尖形的黑丝绒帽好象给她那张专横冰冷的面孔戴上一条修女的头巾，但她善于适时地向这张脸传递意大利式的魅力。她身材十分匀称，为女子首开骑马露腿的风气；这足以说明她长了一双世上最完美的大腿。欧洲所有女子都骑带搁脚板的马，法国把它的时髦风尚强加于欧洲由来已久。对任何愿意想象一下这个伟大形象的人而言，大厅当时呈现的图景会突然显出恢宏的面貌。这两位在天资、美貌、衣着上相差悬殊，几乎闹僵了的王后，一位天真而若有所思，另一位若有所思且与抽象观念一般严肃，两人都心事重重，没有在晚会上向正在候命的廷臣们作出活跃气氛的吩咐。

有几位廷臣揣测到六个月来母子之间搬演的深藏不露的活剧；意大利人尤其关切地注视它的进展，因为倘若卡特琳娜失利，他们将全部牺牲。在这样的场合，在母子比赛奸滑的时刻，国王大概尤其吸引住人们的目光。晚会上，查理九世因为

长时间的打猎和他隐秘的正事的繁忙感到很疲乏，看上去倒有四十岁。他的病已至晚期，最后不治而亡，某些严肃人士认为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毒死的。据德·图这位瓦卢瓦家族的塔西佗①称，外科医生们在查理九世的尸体上发现了可疑的斑点 (ex causa incognita reperti livores②)。这位国君的葬礼比弗朗索瓦二世的办得更草率。从圣拉扎尔到圣德尼，给查理九世送葬的是布朗托姆和德·索伦伯爵指挥的侍卫队的几名弓箭手。这一情况，加上人们猜测的母亲对儿子的仇恨，可以证实德·图的指控；但是它也认可了在此发表的卡特琳娜对所有子女缺乏感情的见解；她对决疑占星术判断的信仰解释了这种冷漠。这女子不大可能关心她将失去的工具。亨利三世是最后一位她将在其治下执政的国王，如此而已。今天也许可以认为查理九世属自然死亡。他的放纵，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官能的骤然发育，他为重掌大权所作的最后努力，他求生的欲望，他对体力的滥用，他最后的痛苦和最后的逸乐，这一切向公正人士证明他死于肺病，一种当时鲜为人知、观察尚不充分的疾病，其症状有可能使查理九世本人自以为中了毒。但是他母亲给他的真正毒药是安插在他身边的那些廷臣的有害主意，使他糟蹋了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染上了纯属偶然的非器质性疾病。这时的查理九世比一生的任何时期更显出与君王十分相宜的阴沉沉的威严。他的隐秘思想的伟大反映在以得之于母亲的意大利面色而著称的脸上。那种象牙白色，在

① 塔西佗(55—120)，罗马历史学家。

② 拉丁文：发现了原因不明的青灰色斑点。

光照之下美丽异常，极利于表露郁郁寡欢之情，强烈地衬托出蓝灰色眼睛的神采，这种颜色有助于掩饰真情，两眼挤在肥厚的眼睑之间，由此获得想象中国王的目光应有的敏锐锋利。查理九世眼睛的可怕尤其在于那两道与光光的前额十分相配，可以随意挑起或垂下的剑眉。他的鼻子阔而长，鼻头粗大，是真正的狮子鼻；两只大耳朵，火红色的头发，和肺痨病患者一样几乎带血的嘴巴，薄薄的上唇含讥带讽，厚厚的下唇令人猜想他具有最美好的品性。可怕的忧虑破坏了前额的青春气息，铭刻于额头的皱纹唤起强烈的兴趣；圣巴托罗缪屠杀是他中了奸计才同意采取的措施，其徒劳无益引起的愧疚使他生出不止一条皱纹；但他脸上另有两道皱纹，对一位学者而言可能大有说服力，特殊的天资有可能使他揣测到现代生理学的基本概念。这两道皱纹从颧颊至嘴角有力地犁出两条深沟，显示出为满足思想的活动和狂热的肉体享乐而感到疲倦的人体内在的努力。查理九世筋疲力尽了。太后看到自己的作品大概感到内疚，如果政治没有使悔恨之情在帝王心中完全泯灭的话。倘若卡特琳娜知道她的阴谋对儿子产生的影响，或许她会退缩吧？多么可怕的景象！这位生下来那样健壮的国王变得身虚体弱，这个受过千锤百炼的思想充满疑惑；这个享有权威的人感到无依无靠；这个坚定的性格对自己缺乏信心。勇猛善战逐渐变成凶狠残忍，谨言慎行变成不露心迹；瓦卢瓦家族细腻温柔的爱情正在变为难以遏制的贪欢热狂。这个怀才不遇的伟人堕落了，美好的心灵每一面都受了磨损，身为国王却不掌权，品性高贵却无朋友，在千百个互相对立的计划中间

摇摆不定，这是一个看破一切，怀疑一切，决心孤注一掷，甚至拿生命冒险的二十四岁男子的可悲形象。近来，他理解了自己的使命，权力，本领和母亲给王国的和解设置的障碍；但这是一盏打破的灯里闪烁的亮光。

这位君王很爱两个人，把其中之一排除于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外，而正当另一个被敌人指控给国王下了毒时，国王却去他家用餐，这两人便是他的首席医生冉·夏普兰和他的首席外科医生昂布鲁瓦斯·巴雷，他们受卡特琳娜召见，急匆匆从外省赶来，呆在那儿等待就寝的时辰。两人关切地凝视着主人，几位廷臣低声向他们询问；但两位学者回答得很有分寸，隐瞒了他们带来的判决。国王不时抬起变得沉重的眼皮，尽量不让廷臣看见他投向母亲的目光。突然，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壁炉前。

"德·希维尔尼先生，"他说，"为什么您保留安茹和波兰大法官的头衔呢？您为我们效力还是为我弟弟效力？"

"陛下，我全心全意为您效劳，"他躬身说道。

"那么您明天来吧，我打算派您去西班牙，因为马德里的宫廷里正在发生怪事，先生们。"

国王望了妻子一眼，又仰身倒在安乐椅里。

"到处都在发生怪事，"他低声对青年时代的宠幸者之一德·塔瓦讷元帅说。

他立起身把年轻时的玩伴带到位于客厅一角的窗洞前，对他说道："我需要你，留下最后再走。我想知道你将拥护我还是反对我。别装出吃惊的样子。我要挣脱束缚。我母亲是

这儿一切罪恶的根子。再过三个月，我要么死掉，要么成为事实上的国王。以你的性命担保，别作声！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你，索伦和维勒鲁瓦。如果走漏了风声，那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干的。别靠我这么近，去向我母亲献殷勤吧，告诉她我快死了，你不觉得可惜，因为我是个可怜虫。”

查理九世胳膊搭在原宠儿的肩膀上走来走去，好象在和他谈自己的病痛，以便骗过那些好奇的人；然后，由于担心他的冷漠过于显眼，他走过来与两位王后交谈，并把比拉格叫到她们身边。这时，国务秘书皮纳尔贴着墙象鳗鱼一般迅速地从门口溜到卡特琳娜身旁。他和太后咬了两句耳朵，太后点头作答。国王不问母亲是什么事，只向朝廷投去气愤已极和嫉妒的目光，然后又坐到安乐椅里，缄口不语。这件小事在全体廷臣看来严重之至。撇开国王行使权力令人忍无可忍。国王没有注意到伊丽莎白王后和德·费埃斯克伯爵夫人退出了客厅；但太后一直把儿媳送到门口。尽管母子不和令人对卡特琳娜和查理九世的动作、眼神、态度产生浓厚的兴趣，但两人冷冰冰的举止使廷臣们明白他们在场是多余的；年轻王后出去后，他们也离开了客厅。到十点钟，只剩下几个知己，两位贡迪、塔瓦讷·德·索伦伯爵、比拉格和太后。

国王一直沉浸在化解不开的忧郁中。静默令人厌烦。卡特琳娜显得很尴尬，她想走，希望国王送送她，但国王固执地沉溺在遐想之中。她起身向他道别，查理九世不得不照她的样子做；她挽起他的胳臂，和他走了几步，俯下身在他耳边悄悄说了这句话：“先生，我有要紧的事向您透露。”

临走前，太后在一面镜子里朝德·贡迪先生们眨了眨眼，这个动作避开了儿子的目光，因为他自己正朝德·索伦伯爵和维勒鲁瓦使眼色。塔瓦讷若有所思。

“陛下，”德·雷茨元帅从沉思冥想中摆脱出来说道，“我觉得您烦闷透了，您不再寻开心了吗？上帝永在！我们夜晚上街捣蛋取乐的时光上哪儿去了？”

“啊！那可是好时光，”国王叹口气答道。

“为什么您不上街呢？”德·比拉格先生离开时说，一面朝贡迪兄弟递了个眼色。

“我一直愉快地回忆起那段时光，”德·雷茨元帅嚷道。

“我倒想看看您在屋顶上的尊容，元帅先生，”塔瓦讷说道。——“该死的意大利猫，但愿你摔断颈骨，”他贴在国王耳边补充道。

“我不知道最轻捷地穿越院子或街道的将是您还是我；我只知道我们谁也不比谁怕死，”德·雷茨公爵回答。

“好吧，陛下，您愿意象年轻时那样调皮捣蛋吗？”御衣总管说。

二十四岁上，这位不幸的国王在任何人，甚至在奉承者的眼里都不再年轻了。塔瓦讷和国王象真正的小学生一样回忆起他们在巴黎开的几个玩笑，两人很快计议停当。两个意大利人被人一激（说他们没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便打赌跟着国王走。大家去换无赖汉的服装。德·索伦伯爵一个人留下来和国王在一起，用惊奇的神情望着他。虽说揣测到法兰西国王的处境顿生怜悯之心的善良德国人是忠诚和荣誉的化身，

但是他的思维不够敏捷。查理九世被抱有敌意的人团团包围，不能信赖任何人，甚至自己的妻子，她不知道他与母亲和仆从们为敌，有几次说漏了嘴，他很高兴在德·索伦先生那里遇到了可以完全信赖的忠心。塔瓦讷和维勒鲁瓦只知道国王的一部分秘密。惟独德·索伦伯爵了解整个计划；况且他对主人很有用，因为他有几个对他言听计从、审慎亲密的仆人供他调遣。德·索伦先生是侍卫队弓箭手的指挥官，几天来，他从中挑出只依附国王的人，组成了一个精锐连。国王想得是十分周到的。

“怎么，索伦，”查理九世说，“我们在外过夜不需要一个借口吗？本来我倒有德·贝勒维尔夫人，但这样更好，因为我母亲可以知道玛丽那里发生的事。”

将跟随国王的德·索伦先生请求准许他和手下的几个德国人一起上街搜索，查理九世同意了。晚上十一时左右，变得十分快活的国王和他的三个廷臣动身去圣奥诺雷区探险。

“我将从鸵鸟街经过，”查理九世对塔瓦讷说，“给我的爱人来个出其不意。”

为了使记不清老巴黎地形的人更理解夜间这一幕，有必要对鸵鸟街的位置作一说明。亨利二世的卢浮宫在破砖烂瓦和房舍中间延伸。如今面朝艺术桥的侧翼原有一座花园。柱廊处原先是壕沟和吊桥，后来佛罗伦萨人德·安克尔元帅①

① 指孔奇诺·孔西尼（1575—1617），意大利冒险家，其妻为法国王后玛丽·德·梅迪契的乳母和心腹，他本人后来成为王后的宠臣和法国元帅。一六一七年，路易十三下令逮捕他，他因拒捕被杀于桥头。

便在桥上被杀。花园尽头矗立着波旁公馆的塔楼，这里一直是该王室亲王们的住所，直到陆军大统帅叛变的那一日，他因弗朗索瓦一世下令查封他的财产而破产，国王为避免在母亲和他之间表态，以没收陆军统帅的财产结束了这场给法国带来巨大不幸的官司。这座宫堡给河上增添了妩媚的景致，到路易十四时代才拆除。鸵鸟街自圣奥诺雷街始，至滨河的波旁公馆终。这条街在某些旧平面图上的名称是奥特里什街和奥斯特吕街，它和其他许多街道一样已从地图上消失。蒲利街大概就是在鸵鸟街位于圣奥诺雷街那一头公馆的旧址上开辟的。作者们对这个名称的词源说法不一。有些人猜测它出自十四世纪奥斯特里辛家族(Osterrichen)嫁给一位法国领主的小姐住过的公馆。另一些人断言那儿原是王家养鸟场，有一天巴黎倾城出动跑来观赏一只活鸵鸟。不管怎样，这条弯弯曲曲的街道由于居住在卢浮宫周围的几位血统亲王的公馆而引人注目。自从王室离开在巴士底隐蔽下住了两个世纪的圣安东城关到卢浮宫定居以来，许多显贵都住在附近。然而，波旁公馆在圣奥诺雷街那一头与阿朗松老公馆相对称。冠以此名的伯爵们的住宅一直包括在采邑内，当时属于亨利二世的第四子，他后来被册封为安茹公爵，给亨利三世带来不少麻烦，在其治下故世。采邑和这座老公馆于是归属王室，公馆被拆除。那时候，一位亲王的公馆是一个宏伟的建筑群；为了有个概念，必须去测量现代巴黎沼泽区的苏比斯公馆依然占据的空间。一座公馆包括大摆排场的生活所需要的建筑物，这种生活在如今许多眼见亲王景况不佳的人看来可能几乎是

个疑问。这些建筑物是巨大的马厩，医生、图书管理员、主事、神职人员、财务主管、军官、年轻侍从、受雇的仆人和亲王家仆的住房。靠近圣奥诺雷街，在公馆的一个花园里有幢漂亮的小房，一五二〇年为著名的阿朗松公爵夫人①所建，此后商人们又在周围盖了一些私邸。国王把玛丽·图歇安置在小房子里。虽然阿朗松公爵正密谋反对其兄，但在这件事上还不至于违拗他。

当年圣奥诺雷街给小偷以可乘之机的地段仅从警察道卡开始，要走这条街，国王必须经过爱人的公馆前，因此很难不驻足停留。他寻找好运气，诸如拦劫一个夜行的布尔乔亚或殴打夜间巡逻队，他朝每层楼仰起脸，注视有亮光的地方，看里面发生的事或偷听谈话。但他觉得自己的好城市安静得可悲可叹。突然，来到王宫供货人、名叫勒内的著名化妆品制造商的房前时，国王看见顶楼的最后一扇窗户投射出强烈的光，他似乎受到先前观察的启发，骤然灵机一动。

人们极端怀疑这位化妆品制造商治愈了自称有病的阔叔叔们，宫廷认为是他发明了著名的继承融剂，他还被控毒死了亨利四世之母冉娜·德·阿尔布雷，据同时代的一个人讲，尽管有查理九世的明令，她的头颅没有打开便被埋葬。两个月以来，国王一直在寻找计策以便窥伺科西莫·吕吉耶里经常出入的勒内实验室的秘密。国王希望，倘若他发现了可疑的事，要由他亲自处理，而不通过警察或司法机关等任何中

---

① 指弗朗索瓦一世之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她的第一个丈夫阿朗松公爵死于一五二五年。

介，因为他母亲会恫吓或贿赂他们。

在十六世纪前后那些年代，投毒肯定已达到现代化学尚不了解但被历史所确认的完善程度。那时，现代科学的摇篮意大利发明和掌握了这些秘密，其中有些已经失传。由此得来的名声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压得意大利人抬不起头。小说家们对此大肆滥用，凡引入意大利人的地方都让他们扮演杀人犯或下毒者的角色。如果意大利当时从事某些历史学家提到的灵验毒药的制造，那么只应当承认它在毒物学上占据优势，正如它走在欧洲的前面，在一切人文知识和艺术方面占据优势。时代的罪过不是它的罪过，它为那个世纪的情欲服务，正如它建造宏丽的大厦，统率各路大军，绘出优美的壁画，咏唱抒情歌曲，钟情于王后，讨国王的欢心，勾勒节日场面或芭蕾舞，领导政治。在佛罗伦萨，这门可怕的技艺达到如此精湛的地步，以致一位女子使用一把单面有毒的镀金刀与一位公爵分食一只桃子，自己吃无毒的一半，用另一半害人性命。一双洒了香水的手套从细孔里渗透致人死命的疾病。一束玫瑰鲜花中放入毒药，只要吸一口香气就会丧命。据说奥地利的唐璜是被一双靴子毒死的。①

因此国王查理九世的好奇自有充分的理由，人人想象得出令他心神不安的阴暗信仰该使他多么急于当场抓住正在工作的勒内。

① 奥地利的唐璜(1545—1578)，查理五世的私生子，曾率领西班牙海军抗击土耳其人，后任荷兰总督。据传他的异母兄弟西班牙与荷兰国王腓力二世嫉妒他的荣耀，下令用一双洒了香水的靴子毒死了他。

国王佯装想参观勒内邻居的房子，位于枯树街拐角、以后又重新修造的老喷泉给这伙贵人爬上这家的屋顶提供了方便。国王身后跟着他的伙伴，开始在屋顶上漫游，使几个被这些假窃贼吵醒的布尔乔亚大为惊恐，他们用滑稽可笑的名字称呼这些布尔乔亚，偷听每家每户的争吵和乐事，或开始溜门撬锁。意大利人见塔瓦讷和国王踏上勒内邻居的房顶，德·雷茨元帅便喊累了坐了下来，他兄弟留在他身边。“好极了，”国王心想，挺乐意丢下窥伺他的密探。塔瓦讷把两个佛罗伦萨人嘲弄了一番，他们孤单单地呆在深沉的寂静中，头顶天空，与猫为伴。两个意大利人利用这个场合交换当晚的事件引起的想法，他们在世上任何别的地点都不会表述这些想法的。

“阿尔贝，”侍从长对元帅说，“王上必将压倒太后，如果我们仍与卡特琳娜相依为命，我们会倒霉的。正当王上寻找反对母亲的依靠和为他效力的精明人时，如果我们站到他那边去，那么当太后遭到放逐、关押或杀害时，我们就不会象野兽一般被赶来赶去了。”

“带着这样的念头，你不会有远大的前程，查理，”元帅正色回答侍从长道，“你将跟随王上进坟墓，他来日已经不多，放纵无度搞垮了他的身体，科西莫·吕吉耶里预测他将于明年去世。”

“垂死的野猪常常咬死猎人，”查理·德·贡迪说，“由拉莫尔和科科纳出面的阿朗松公爵、纳瓦尔王和德·孔代亲王的谋反，既危险又无益。首先，太后希望当场抓住纳瓦尔王，

但他对她存了戒心，没有插手。他既想利用谋反又不承担风险。其次，如今大家都想把王冠戴到信奉加尔文教义的阿朗松公爵头上啦。”

“Budelone!①你看不出这场谋反使我们的太后了解到胡格诺派教徒能和阿朗松公爵做什么，以及王上想和胡格诺派教徒做什么吗?王上正在和他们谈判;但为了让王上骑一匹木马,卡特琳娜明天将向他宣布这场谋反会使他的计划落空。”

“啊!”查理·德·贡迪说,“她利用我们的忠告,变得比我们更强大。这是好事。”

“对安茹公爵是好事，他不想当波兰国王，宁愿当法兰西国王,我将去向他解释一切。”

“你要走,阿尔贝?”

“明天走。我不是曾受托护送波兰国王吗？我将去威尼斯与他会合,那儿的老爷们担起了逗他开心的责任。”

“你是谨慎的化身。”

“Che bestia!②我向你担保留在宫中对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如果有的话，我会离开吗？我会守在善良的女主人身边。”

“善良!”侍从长说道，“她是那种觉得工具沉重便扔下的女人……”

“噢,coglione!③你想当兵，可又怕死？各行有各行的职

① 意大利文:畜生!

② 意大利文:算了,傻瓜!

③ 意大利文:蠢人。

责，我们对命运有我们的职责。国王们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源泉，他们保护我们的家族，提高它的地位，增加它的财富，投靠国王，就必须向他们奉献使殉道者的心对上天充满激情的那种爱；就必须为他们的事业吃苦；当他们为宝座牺牲我们时，我们可以死，因为我们既为他们，也为我们自己而死，我们的家族不会灭绝。Ecco。[①]"

"你说得对，阿尔贝，人家给了你原来的雷茨公爵领地。"

"你听着，"德·雷茨公爵继续说，"王后为了和儿子言归于好，对吕吉耶里兄弟的干练寄予厚望。当我们的怪家伙不想再利用勒内时，狡猾的女人猜到了儿子的怀疑所在。可是谁知道王上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许他仅仅对如何处置母亲迟疑不决，他恨她，你听到了吗？他对王后提了提自己的计划，王后讲给德·费埃斯克夫人听，德·费埃斯克夫人一字不漏地告诉太后，从此，王上便瞒着妻子。"

"那时还来得及，"查理·德·贡迪说。

"做什么？"元帅问道。

"使王上不得空闲，"侍从长回答，虽然他与卡特琳娜的关系不如哥哥亲密，但洞察力并不逊色。

"查理，我把你引上了成功之路，"哥哥正色对他说；"但如果你也想当公爵，那就和我一样死心塌地效忠我们的女主人吧；她将始终是太后，她在这里力量最强。德·索弗夫人一直为她效劳，而纳瓦尔王和阿朗松公爵一直为德·索弗夫人效

① 意大利文：就这些。

劳；卡特琳娜将始终把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无论当今王上执政，抑或亨利三世王执政。祈求上帝别让这后一位忘恩负义！”

“为什么？”

“他母亲为他做得太多了。”

“嗳！我听见圣奥诺雷街有响动，”侍从长嚷道；“勒内的门关上啦！你没听出好几个人的脚步声吗？吕吉耶里兄弟被捕了。”

“啊！diavolo！① 干得真谨慎。王上没象通常那样冲动。可是他把他们关在哪儿呢？咱们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兄弟俩到达鸵鸟街拐角的时候，国王正走进情妇的家。借着守门人擎着的火把的亮光，他们瞥见了塔瓦讷和吕吉耶里兄弟。

“怎么，塔瓦讷，”侍从长追着正待回卢浮宫的国王的同伴嚷道，“你们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撞上巫师们开会；我们抓了两个，是你们的朋友，他们可以向法国贵人们解释你们这些外国人用什么办法攫取了两个御职，”塔瓦讷半戏谑半认真地说。

“王上呢？”对塔瓦讷的敌意并不担心的侍从长说。

“他留在情妇家。”

“我们对主人绝对忠诚，因而得到了名誉地位，这是一条你们也走过的美好高尚的道路，亲爱的公爵，”德·雷茨元帅

---

① 意大利文：见鬼！

接口道。

三位廷臣默默地走着。当他们分了手，各自由仆人护送回家时，两个人贴着鸵鸟街的墙轻捷地溜了过去。这两人是国王和德·索伦伯爵，他们迅速到达塞纳河畔，一条小船和由德国爵爷挑选的桨手正等着他们。转瞬间两人抵达河对岸。

“我母亲没有就寝，”国王嚷道，“她会看见我们，我们选错了约会的地点。”

“她会以为有人决斗，”索伦回答，“离这么远，她怎么分辨得出我们是谁呢？”

“嗳！让她看见我好了，”查理九世嚷道，“现在我决心已定！”

国王和他的心腹跳上陡峭的河岸，急急朝教士草场走去。走在国王前面的德·索伦伯爵到达时，遇到一个放哨的人，两人交谈了几句，哨兵回到自己人那里。不久，两个人——从岗哨的尊敬表示来看是两位亲王——离开一道破败的旧篱笆后面的藏身处，朝国王走来，在他面前屈膝行礼；但查理九世不等他们膝盖着地便扶起他们，对他们说：“别客气，在这儿，我们都是贵族。”

一位可敬的长者来到这三位贵人中间，如果大法官德·洛皮塔尔头年没有故世，大家会以为是他来了。四人快步疾行，走到一处随从人员听不见他们会谈的地点，索伦在不远处跟着他们，照看着国王。生活对于这位忠仆变得过于沉重，他处处提防，虽然查理九世并不赞成。会谈很快活跃起来，在国王一方，这位贵人是它唯一的见证人。

“陛下，”一位对话者说，“您的父王最好的朋友、了解他秘密的德·蒙摩朗西陆军统帅和德·圣安德烈元帅发表了意见，说应当把卡特琳娜夫人缝进一只口袋扔进河里。如果这样做了，许多正直的人就会揭竿而起。”

“先生，使我良心不安的处决已经够多了，”国王回答。

“那么，陛下，”四位要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又说，“卡特琳娜太后远在流放地还会把事情搅乱，并找到助手。对吉斯兄弟我们不是样样都怕吗？九年来他们制定了极端可怕的天主教联盟计划，陛下不知其内情，它威胁您的宝座。这个联盟是西班牙的发明，它不放弃推倒比利牛斯山脉的打算。陛下，加尔文教义将拯救法兰西，在它与梦想称霸世界的民族之间筑起精神的屏障。如果太后被放逐，她将依靠西班牙和吉斯兄弟。”

“先生们，”国王说，“要知道，如果你们帮助我，建立起没有猜忌的和平，我负责让王国里人人胆战心惊。满脑袋圣骨的上帝！是振兴王权的时候了。你们须知，在这点上我母亲是对的。这关系到你们，也关系到我。你们的财产，你们的利益与我们的王位联系在一起；你们听任别人打倒宗教时，你们利用的手打击的将是宝座和你们自己。我不愿意再用击不中思想的武器与思想搏斗。让我们看看对新教放任自流它是否会取得进展；尤其要看看这个乱党的思想将抨击什么。海军元帅——但愿上帝仁慈地接待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曾向我保证把叛乱控制在精神世界的限度内，而在世俗王国里留下一个当家作主的国王和驯服的臣民。先生们，如果你们还做

得到，就作出榜样来，帮助你们的君王征服使我们所有人不得安宁的反叛者。战争剥夺我们大家的收入，使王国破产。我对这种混乱状况厌烦之至，如果非如此不可，我将牺牲母亲。我要走得更远，在身边留下数目相等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把路易十一的斧子悬在他们头顶，使他们地位平等①。如果德·吉斯先生们阴谋策划攻击我们王权的神圣同盟，刽子手将拿他们开刀，我理解人民的苦难，准备随心所欲地对付危害王国的权贵。我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从今后我要臣民俯首帖耳，按照我的意愿致力于国家的昌盛。先生们，我给你们十天时间和你们的人谈判，停止策划阴谋，和我重修旧好，我将做你们的父亲。倘若你们拒绝，你们将看到巨大的变化，我将和平头百姓共同行动，我振臂一呼，他们就会朝贵人们猛冲过去。我将效法一位国王，他打败了猛烈攻击他的、比你们更重要的人，使王国恢复了和平。如果缺少天主教部队，我将吁请西班牙的姐夫前来援救受到威胁的宝座；最后，如果我没有执行我的意志的大臣，他会把阿尔伯公爵借给我。”

“在这种情况下，陛下，我们将用德国人对抗您的西班牙人。”一位对话者回答。

“姻亲，”查理九世冷冷地说，“我妻子名叫奥地利的伊丽莎白，你们从这一边可能得不到增援；但是，请相信我，咱们单独打吧，别叫外国人。您是我母亲仇恨的目标，而您对我监视得相当严密，在我即将与她展开的决斗中可以当我的副手，那

① 路易十一在历史上以残暴著称。他运用恐怖手段，并常常损害贵族利益，建立起国王的权威。

么，请您听听下面的话。我觉得您非常值得尊敬，我请您担任陆军统帅，您不会象另一个那样背叛我们的。①”

听查理九世讲话的亲王抓住他的手，在他手掌上击了一下，说道：“圣格里的肚子！②这个，兄弟，是为了忘记许多过错。但是，陛下，头无尾不动，而我们的尾巴很难带动。别只给我们十天，我们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让自己人想通。这个期限一过，我们将成为主人。”

“一个月，好吧。维勒鲁瓦将是我唯一的谈判代表，不管别人对你们讲什么，你们应当只相信他。”

“一个月，”三位贵人齐声说道，“这个期限足矣。”

“先生们，我们是五个人，”国王说，“五个品行高尚的人。如果有人背信弃义，我们知道该指责谁。”

三个在场者极为尊敬地离开查理九世，吻了他的手。国王重渡塞纳河时，卢浮宫的钟敲响四点钟。卡特琳娜王后仍未就寝。

“我母亲一直在熬夜，”查理对德·索伦伯爵说。

“她也有她的打铁铺，”德国人说。

“亲爱的伯爵，您对一个被迫谋反的王上有何想法？”查理九世顿了一下辛酸地说。

“我想，陛下，如果您允许我把这个女人扔进水里，如那个

---

① 查理九世这番话是对亨利·德·波旁讲的，“另一个”指的是他爷爷，一五二三年背叛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查理·德·波旁陆军统帅。

② “圣格里的肚子！”，亦是“畜生”的委婉说法，流行于十六世纪的一个感叹词，圣格里是一个假想的圣人名字。

年轻的贵族所说，法国将很快平静下来。”

“弑母罪，伯爵，在圣巴托罗缪之后？”国王说道，“不，不！流放。一旦倒台，我母亲不会有一个仆人，一个拥护者。”

“好吧，陛下，”德·索伦伯爵接着说，“命令我立即去逮捕她，把她送出国吧；因为明天她就会让您改变主意。”

“好吧，”国王说，“到我的打铁铺来，在那儿谁也听不见我们讲话；况且，我不愿意让母亲怀疑抓了吕吉耶里兄弟。老太婆知道我在这儿，就会毫无觉察，我们将商讨逮捕她的必要措施。”

国王后面跟着德·索伦伯爵，走进作坊所在的矮屋，微笑着把打铁铺和他的全部工具指给他看。

“我不相信，”他说，“在法国将来所有的国王中还会有第二个喜欢这样的行业。但是，等我真正做了国王，我不会打刀铸剑，我要让刀剑全部入鞘。”

“陛下，”德·索伦伯爵说道，“打网球的劳累，您在打铁铺干的活，狩猎，还有——我该不该说呢——爱情，是魔鬼送给您更快地去圣德尼的轻便马车。①”

“索伦！”国王可怜巴巴地说，“如果你知道我心中和身体里燃烧的火就好了！什么也不能把它熄灭。你对看守吕吉耶里的人有把握吗？”

“象对自己一样。”

“好吧，我将在今天拿定主意。您想想执行的办法，我将

---

① 意即更快地进坟墓，法兰西国王死后埋葬在圣德尼大教堂。

于五点钟在德·贝勒维尔夫人家给您下最后的命令。"

当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与作坊的亮光争辉时，德·索伦伯爵走后一个人留下的国王听到转动门的声音，看见母亲的身影幽灵似的出现在晨曦中。尽管查理九世十分神经质且容易激动，但他没有打颤，虽说在他当时的处境中，她的出现带有阴暗荒诞的色彩。

"先生，"她对他说，"您劳累过度了……"

"我在实现算命先生的预言，"他苦笑着回答，"可是您，夫人，您不是和我一样起得很早吗？"

"我们俩整夜都未睡，先生，但是意图大不相同。正当您瞒着您母亲，假装和塔瓦讷、贡迪兄弟去城中游逛，却在他们帮助下到野外和您的最残忍的敌人会谈时，我在读几封快信，信中有一场可怕阴谋的证据，您的兄弟阿朗松公爵，姐夫纳瓦尔王，德·孔代亲王，王国的一半权贵们参与了这场阴谋。其真正目的是把您劫走，摘下您的王冠。这些先生们已经拥有五万精兵。"

"啊！"国王带着怀疑的神情说。

"您的兄弟当了胡格诺派教徒，"王后又说。

"我兄弟站到胡格诺派一边？"查理晃着手中的铁器嚷道。

"是的，阿朗松公爵感情上是胡格诺派教徒，不久将成为事实上的胡格诺派教徒。您姐姐纳瓦尔王后对您只剩下一点点亲情，她爱阿朗松公爵先生，她爱比西①，她也爱小拉

① 比西·德·昂布瓦斯(1549—1579)，未来的亨利三世的大红人。

莫尔。”

“多么丰富的感情！”国王说。

“为了变成大人物，”王后接着说，“小拉莫尔找不到给法国立一个王上更好的办法了。据说他将当陆军统帅。”

“该死的玛尔戈！[①]”国王嚷道，“这就是她和异端分子结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和异端分子倒没什么；是和您小房的首领，您不听我的意见，使他接近了宝座，而他想让你们大家自相残杀。波旁家族是瓦卢瓦家族的敌人，您要清楚这一点，先生。应当把所有小房维持在最贫穷的处境中，因为他们生来是阴谋家，他们没有武器时给他们武器，他们拿起武器时又给他们留下，这是愚蠢的。使一切小房子弟失去为害的能力，这是王权的法则。亚洲的苏丹们就是这样做的。证据在楼上，在我的书房里，昨晚我离开您时曾请您随我去那儿，但当时您另有打算。再过一个月，如果我们不严加整饬，您的命运就会和傻瓜查理[②]一样了。”

“再过一个月！”查理九世嚷道，他惊呆了，这个日期与夜里亲王们要求的期限正好吻合。再过一个月我们将成为主人，他在心里重复着他们的话，“夫人，您有证据吗？”他高声问道。

“无可辩驳的证据，先生，是我女儿玛格丽特拿出来的。要弄这种手段的可能性使她本人胆战心惊，虽然她对您兄弟满怀柔情，但是这一次她对瓦卢瓦家族王位的珍惜胜过了她的

① 指纳瓦尔王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

② 指法王查理三世(879—929)，他被大诸侯废黜，七年后死于狱中。

一切爱情。作为透露秘密的代价，她要求别伤害拉莫尔；但我觉得这乡下佬是个危险的无赖，我们应当把他和您兄弟德·阿朗松的手下人德·科科纳伯爵除掉。至于德·孔代亲王，只要人家把我扔进水里，这孩子什么都赞成；我给了他一个漂亮妻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结婚送我的礼物。这事很严重，先生。简直是预言！……我知道一个把瓦卢瓦的宝座交给波旁家族的预言，如果我们不防备，预言就会实现。别怨您姐姐，她在这件事上表现不错。——我的儿，"她顿了一下说道，在嗓音中加进温柔的语气，"德·吉斯先生们手下的许多坏人想在您与我之间挑动不和，尽管在这个王国里只有我们俩的利益完全一致：您要记着这一点。我知道，您现在认为应对圣巴托罗缪负责；您指责我促使您下了决心。天主教，先生，应该是联系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纽带，这三国假以时日，借助秘密和巧妙执行的计划，可以在瓦卢瓦王室的统治下联合起来。您别让自己失去机会，松开把这三个王国维系在同一信仰内的绳索。为什么瓦卢瓦家族和梅迪契家族不为了他们的荣耀执行缺少头脑的查理五世的计划呢？让我们把女狂人冉娜[1]的后代丢弃在他们正在进入的新大陆吧。作为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主人，梅迪契家族将为您制服意大利；他们将通过贸易和同盟条约确保您在那儿的全部利益，在您享有权利的皮埃蒙特、米兰和那不勒斯自认是您的封臣。这就是，先生，我们向胡格诺派教徒打一场决死战的理由。为什么您强迫我们

---

① 女狂人冉娜(1479—1555)，指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后，查理五世之母。

三番五次向您讲这些呢？查理曼大帝向北挺进，走错了路。是的，法国是一个躯体，心脏在里昂湾，两只胳膊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就控制了地中海，它如同一只承接东方财富的篮子，如今威尼斯的先生们正当着腓力二世的面利用这些财富。如果梅迪契家族的友谊和您的权利使您有希望得到意大利，那么武力或联盟，也许还有继承，将给您西班牙。在这件事上您要抢在野心勃勃的奥地利王室前面，圭尔弗派分子① 曾把意大利出卖给它，今天它还幻想得到西班牙。尽管您妻子来自这个王室，您仍然要贬低奥地利，紧紧抱住它把它闷死；那儿有您王国的敌人，因为新教徒从那儿得到援助。别听那些从我们的不和中捞油水的人，他们使您忧心忡忡，把我说成是您家中的敌人。难道是我阻止您有继承人？为什么您的情妇给您生了儿子，王后却生了女儿？为什么今天您没有三个继承人，把这么多次暴动的希望齐根斩断？难道该由我，先生，来回答这些问题吗？如果您有儿子，德·阿朗松先生会谋反吗？”

讲完这番话，卡特琳娜用猛禽对猎物的具有慑服力的目光盯住查理九世。梅迪契家的女儿焕发出她独有的美貌，脸上露出真实的情感，象赌台前的赌徒一般，成百上千的贪婪使她面孔闪闪发光。查理九世见到的不再是一个人的母亲，而是——正如人们对她的称谓——军队与帝国之母(mater cas-

① 圭尔弗派与吉伯林派是十三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政坛上两个敌对的派别，前者是教皇党，后者是皇帝党，又称白党。两派的斗争造成意大利各城市内部及相互间的长期对抗，并使意大利卷入广泛的国际斗争。

trorum)。卡特琳娜展开天才的双翼，勇敢地在梅迪契和瓦卢瓦家族的政治高空翱翔，勾画出昔日令亨利二世胆战心惊的宏伟蓝图，这些蓝图由梅迪契家族的天才传给黎塞留，写成文字留在了波旁王室的书房中。查理九世见母亲采取这么多防范措施，心想这大概不无必要，但又不清楚她的目的何在。他垂下眼睛，迟疑不决：他的怀疑不可能在空话面前消除。猜疑在儿子心中竟埋得这么深，卡特琳娜感到吃惊。

"怎么，先生，"她说，"难道您理解不了我？在永世长存的王冠前，您和我，我们算得了什么？您猜想我的意图不是应该使我们兴奋的、雄踞控制各个帝国高位的意图？"

"夫人，我跟您去书房，必须行动……"

"行动！"卡特琳娜嚷道，"随他们去干，咱们再当场捉拿，司法机关将使您摆脱掉他们。看在上帝份上！先生，咱们得对他们笑脸相迎。"

王后离开了。国王独自呆了片刻，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

"陷阱在哪一边？"他叫道。"欺骗我的是她还是他们？哪种政策最好？Deus! discerne causam meam,①"他噙着眼泪说道，"生活对我真沉重。不管自然死亡还是强迫死亡，我宁可死也不愿在矛盾中左右为难，"他补充说，同时在铁砧上击了一锤，用力之大，震动了卢浮宫的拱顶。——"我的上帝！"他走出来仰望天空，又说道，"我为您的神圣宗教战斗，把您的明亮目光给我吧，好让我在审问吕吉耶里兄弟时看透我母亲

① 拉丁文：上帝！请指出我的事业在哪里。

的心。”

查理九世寄放囚徒的小房里住着贝勒维尔的贵妇，这是鸵鸟街靠圣奥诺雷街那一头的倒数第二幢房子。临街的大门两侧各有一间小砖房，在门扉及其附属物装修得那样稀奇古怪的年代显得十分朴素。大门由两根凿成菱形的石壁柱构成，拱腹上雕着一个手执丰收角的横卧女子。门上装着粗大的绞链，齐眼处有个小窗口，可审视要求进门的人。每间砖房里住着一个守门人。查理王的意愿变幻莫测，日夜需要有人守门。房子有个按威尼斯式铺砌① 的小庭院。在车辆尚未发明的时代，女子以马或轿子代步，庭院可以十分豪华，不会被车马损坏。必须不断想到这一情况才能理解街道的狭窄，庭院的不宽敞，以及十五世纪住房的某些细节。

房子底层之上有一层楼，四个面的房顶架在饰有雕刻的檐壁上，顶端形成一个平台。房顶开了几扇天窗，装饰着被某位大艺术家雕镂出锯齿花边、并刻满阿拉伯式装饰图案的三角楣和窗框。二楼的三扇窗户扇扇以石雕著称，被墙砖衬托得十分醒目。在底层，装潢得十分精巧、横 8 字形的带饰赫然在目的双层台阶，通向照威尼斯式样琢成菱形凸雕饰的入口处的门，左右两扇窗亦采用此种点缀方式。

一座布局很好的花园，种了些当年时兴的树木，奇花异卉簇簇团团，在房后占了与庭院相同的面积。藤本植物爬满墙头。一株白皮松挺立于草坪中央。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通向花园深处一小片修剪过的紫杉树林，把草坪与花坛隔开。墙

① 即用彩色大理石块拼成不对称的图案。

上敷贴着用各色搭配好的石子拼成的镶嵌画，映入眼帘的图画的确很粗糙，但与鲜花的颜色十分相配的丰富色彩悦人眼目。花园那面墙与院落那面墙一样，在门上方也有个漂亮的精工细作的阳台，使中间那扇窗户更美观。临花园也好，朝院落也好，这扇向外突出几法尺的主窗一直装饰到檐壁，宛若一座提灯状的小亭子。其他窗户的窗台镶嵌着配以石框的珍贵大理石。

这幢房子虽然风格典雅，但外貌很凄凉。相邻的房屋以及朝院子和花园投下阴影的阿朗松公馆的屋顶使房内光线暗淡；此外，房内异常寂静。但是这寂静，这昏暗的光线，这孤独，给心灵带来慰藉，它可以在其中专心致志地想一件事，正如在隐修院里凝神静思，或在平静的家中倾心相爱。

现在谁还猜不出对这个退隐之地的内心追求呢？在倒数第二个瓦卢瓦的王国中，惟独在这里他可以倾吐情愫，诉说痛苦，表现对艺术的爱好，专心阅读他喜爱的诗歌，抒发被最沉重的王权的种种焦虑所遏抑的一切情感。只有在这里他的伟大心灵和杰出才华才受到赏识；只有在这里他才在短暂的、一生最后的几个月中，享受了天伦之乐，他疯狂地投入到这种乐趣之中，可怕的、行将来临的死亡的预感给他的一切行动打上疯狂的印记。

次日下午，玛丽正在祈祷室——当年的小客厅——做最后的打扮。她整理着一头黑色秀发的几个发卷，用一个新的丝绒网状发饰束住一绺绺头发，一边专注地照着镜子。

“快四点了，那没完没了的会议已经结束，”她心想，“雅各

布从卢浮宫回来，那儿的人因为被召集的顾问人数和开会延续的时间而惴惴不安。究竟出了什么事？一桩不幸。我的上帝，他知不知道徒劳的等待他多么耗损心灵！他也许去打猎了？如果他玩得痛快，一切将再好不过。如果我见他快活，就会忘记自己受的苦。”

她两手在腰身上捋了捋，抹去微小的褶痕，侧过身去看看衣袍在侧面是否合身；这时她看见了躺椅上的国王。地毯大大减轻了脚步声，他溜到那里没被人听见。

“您吓了我一跳，”她不禁惊叫一声，又赶紧止住，说道。

“你正在想我吗？”国王说。

“我何时不想您呢？”她坐在他身边问道。

她替他脱下便帽和大衣，把手伸进他的头发里，仿佛想用指头替他梳理。查理任她摆布，一句话也不回答。玛丽很吃惊，跪下来仔细研究她的王主的苍白面孔，看出了疲惫已极和比她已经驱散的所有伤感更加折磨人的伤感的痕迹。她忍住眼泪，保持缄默，以免话语不慎，加剧她尚不了解的痛楚。她做了温柔女子在类似场合所做的事：她亲吻过早布满皱纹的前额，脱了形的双颊，试着把她心灵的清凉印在这颗忧虑的心灵上，把她的精神传送到温柔的抚爱中，但这些抚爱毫无效果。她把头抬得与国王的头一般高，用可爱的胳膊轻轻搂住它，默然无语，脸紧贴在这隐隐作痛的心口，窥伺着盘问这个沮丧的病人的良机。

“我的查洛①，您不告诉您的可怜而不安的朋友是什么想

① 查理的昵称。

法使您亲爱的前额暗淡，美丽的红唇发白吗？”

“除去查理曼大帝，”他用喑哑粗沉的嗓音说，“所有以查理命名的法兰西国王结局都很悲惨。”

“啊！”她说，“那么查理八世呢？”

“风华正茂之时，”国王接着说，“这可怜的王子把头撞在昂布瓦斯城堡的一扇他命人修饰的矮门上，异常痛苦地死去了。他的死把王冠给了我们家族。”

“查理七世夺回了他的王国。”

“小宝贝，他是在那儿（国王压低声音）饿死的，因为他担心被太子毒死，太子已经毒死了他的美丽的阿涅丝①。过去父亲怕儿子；如今儿子怕母亲！”

“为什么您在往事中搜寻呢？”她想着查理六世令人恐惧的一生，说道。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猫咪？国王不必求助占卜者就能找到等待他们的命运，他们只需请教历史。此刻我关心的是如何避免傻瓜查理的命运，他被剥夺了王位，在七年的囚禁之后死于狱中。”

“查理五世赶走了英国人！”她得意扬扬地说。

“不是他，是杜·盖克兰；因为他吃了纳瓦尔的查理的毒药，有气无力地拖日子。”

“可是查理四世呢？”她说。

“他结婚三次都没有得到继承人，虽然美男子腓力四世的

---

① 指查理七世的宠姬阿涅丝·索雷尔。

儿子①仍以男性美著称。到了他，第一批瓦卢瓦断了香火，新的一批同样将断子绝孙；王后只给我生了个女儿，我死之前不会让她怀孕，因为未成年期②将是王国可能遇到的最大灾难。况且，他活得了吗，我的儿子？查理这名字不吉利，查理曼大帝享尽了它的福气。如果我再当法兰西国王，我会为取号查理十世胆战心惊。”

“究竟谁看中了您的王冠？”

“我兄弟德·阿朗松密谋反对我。我看见到处是敌人……”

“先生，”玛丽噘起可爱的小嘴说，“给我讲点更快活的事吧。”

“亲爱的宝贝，”国王生气地反诘道，“永远别叫我先生，哪怕笑着说；你使我想起母亲，她不断用这个词儿刺伤我，似乎用它摘去了我的王冠。她称呼安茹公爵，就是波兰国王‘我的儿’。”

“陛下，”玛丽双手合十，仿佛向上帝祷告，说道，“在一个王国里您受到崇敬，陛下的光荣和力量充溢其间；在那儿，先生一词的意思是我心爱的老爷。”

她松开两手，用一个优美的动作指了指自己的心口。为这段话谱的曲调——用当年一个描绘爱情旋律的词来形容——如此动听，以致查理九世拦腰抱住玛丽，用他出众的膂力将她举起，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用额头轻轻蹭着情妇整理

① 查理四世是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的第三子。

② 指君王因未成年不能亲政的时期。

得那般俏丽的发卷。玛丽判断时机已到，大胆吻了查理几下，他与其说接受，不如说忍受了下来；然后，在两个吻之间，她对他说："如果我的仆人没有撒谎，你昨天在巴黎逛了整整一夜，和你象家中真正的幼子干荒唐事的时候一样。"

"是的，"陷入沉思的国王说道。

"你没殴打夜间巡逻队，抢劫几个布尔乔亚良民吗？交给我看守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罪行那么严重，以至于您禁止与他们有任何联络？就是姑娘家也从未象这些滴水未进的人一样给关得这么严；索伦的德国人不让任何人走近您关他们的房间。这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当真，昨晚，"从遐想中摆脱出来的国王说道，"我与塔瓦讷及贡迪兄弟在房顶上奔跑；我希望有过去一起荒唐的伙伴，但腿力大不如前了，我们没敢跳越街巷。不过我们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越过了两个院子。在最后一个院子，当我们到达离这儿两步路的山墙，身体紧贴住烟囱的栏杆时，我和塔瓦讷互相说不能再这样干了。如果我们没有伴，谁也不会干这种事。"

"我打赌，你是第一个跳的吧？"(国王微微一笑。)"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拿生命冒险。"

"噢！美丽的女预言家！"

"你活腻了。"

"巫师们，见鬼去吧！他们对我穷追不舍，"国王恢复庄重的神色说道。

"我的巫术是爱情，"她嫣然一笑，接着说。"自从您爱上

我的那幸福的一天起，我不是总猜得出您的想法吗？而如果您愿意允许我对您讲实话，今天使您坐立不安的那些想法不是一个王上应该有的。”

“我是王上吗？”他辛酸地说。

“您不能当吗？与您同名的查理七世是怎样做的？他听了情妇的话，大人，夺回了王国，它被英国人侵占，正如您的王国被宗教上的英国人侵占。您的最后一次政变为您指明了应当走的路。把异端连根铲除吧。”

“过去你指责这个计策，”查理说，“而今天……”

“它已经实现，”她答道，“况且，我同意卡特琳娜夫人的意见，让吉斯兄弟干，还不如自己干。”

“查理七世只需和人斗，而我面对的是思想，”国王接着说。“人可杀，话语不可杀！查理五世皇帝放弃了这个打算，他儿子堂·腓力①为此耗尽了气力，我们这些国王，我们全会死在这上面。我能依靠谁呢？右面，在天主教徒那一方，吉斯兄弟威胁我；左面，加尔文派教徒永远不会为我那可怜的父亲柯利尼②的死和八月流血原谅我；更何况他们想取消王位；最后，在我对面，有母亲……”

“把她抓起来，您独掌大权，”玛丽低声凑在国王耳边说。

“昨天我曾想这样做，今天又不愿意了。你说得倒轻巧。”

“药剂师的女儿和医生的女儿没有多大差别，”玛丽·图

---

① 指腓力二世。

② 查理九世的同代人注意到国王常常称海军元帅柯利尼“我的父亲”。有些人认为这是他佯装亲热，以便更好地掩饰屠杀计划。

歇接着说，她很乐意对人们给她造的假出身开句玩笑。

国王皱起眉头。

“玛丽，别这样放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是我母亲，你应该发抖……”

“您怕什么？”

“毒药！”怒不可遏的国王终于说。

“可怜的孩子！”玛丽忍住泪水嚷道，偌大的力量和如此的软弱相结合深深打动了她。——“啊！”她继续说，“您使我恨死了卡特琳娜夫人，原先我觉得她那么好，现在她的善良在我看来无异于阴险恶毒。为什么她对我那么好，对您那么坏呢？我逗留多菲内期间，听到了许多您执政之初的事情，您向我隐瞒了这些事，我觉得您的一切不幸都是母后造成的。”

“怎么！”国王说，他被深深吸引住了。

“心灵和意图纯洁的女人利用美德控制她们所爱的男人；但不怀好意的女人依靠他们的恶习摆布他们；太后把您的许多优点变成毛病，使您相信您的短处是美德。难道这是一位母亲应起的作用？您做个路易十一式的暴君，让人恐怖万分吧，效法堂·腓力，驱逐意大利人，逮捕吉斯兄弟，没收加尔文派教徒的土地，您将在孤独中提高威望，拯救王位。时机是有利的，您的弟弟在波兰。”

“在政治上我们是两个孩子，”查理辛酸地说，“我们只会作爱。唉，我的猫咪，昨天我考虑过这一切，想办几件大事，啊！母亲一口气吹倒了我用纸牌搭的房子。从远处看，问题象山顶一般清晰地显现出来，谁都会对自己说：‘我将肃清加尔文

教义，迫使德·吉斯先生们就范，脱离罗马教廷，依靠人民和布尔乔亚'，总之，从远处看，一切似乎很简单；但如果想登山，那么离山越近，困难就越明显。党的领袖们才不把加尔文教义放在心上，德·吉斯先生们，这些暴躁的天主教徒，看到加尔文派被征服会大失所望。人人首先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宗教观点遮掩住难以满足的野心。查理九世的党是所有党派中最弱的一个，纳瓦尔王、波兰王、阿朗松公爵、孔代、吉斯兄弟和我母亲的党合纵连横，互相对抗，剩下我一个人，直至我主持的会议上。在这么多引起混乱的因素中，我母亲是最强大的一个，她刚刚证明我的计划徒劳无益。我们被蔑视司法的臣民包围。你提到路易十一，我们没有他的斧子。高等法院不会给吉斯兄弟、纳瓦尔王、孔代兄弟和我的兄弟们定罪；它以为这无异于给王国放一把火。必须有暗杀所需的勇气；和这些蛮横无礼、取消了司法的人打交道，王权会走这一步的；但是上哪儿去找忠实的臂膀呢？今早的会议使我对一切感到厌恶：到处是背信弃义，到处是对立的利益。王冠我戴腻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死。"

他又闷闷不乐地打起盹来。

"对一切感到厌恶！"玛丽·图歇悲痛地重复着，没有打扰昏昏欲睡的情人。

查理的确处于精神与肉体完全衰竭的状态，它由所有官能的疲惫所引起，并因心灰意懒而加重，不幸的深广，公认的取胜的不可能性，抑或连天才也会吓倒的重重困难，使他灰心丧气。几个月来国王勇气越大，思想越提高，就越沮丧；接着，

在他书房举行的长会结束时，疾病引起的神经质的伤感向他袭来；玛丽看出他正不胜其烦，这时一切甚至爱情都是痛苦和令人讨厌的，于是她一直跪着，头枕在国王膝上，他把手伸进情妇的头发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不叹一声，她也和他一样。查理九世陷入无能为力的迟钝中，玛丽则因多情女子瞥见爱情终止的边界绝望得发呆。

一对情人就这样在最深沉的寂静中呆了很久，在这种时辰，任何感想都造成创伤，内心风暴的阴云遮盖住幸福的回忆。玛丽认为自已对这可怕的意志消沉负有责任。她不无惊恐地扪心自问，国王过去接待她时的极度快乐，她自感无力抵御的狂热爱情，是否削弱了查理九世的身心。她朝情人抬起和面孔一样被泪水润湿的双眼，看见国王的眼睛里和没有血色的双颊上浸满泪水，两人在痛苦中也心心相印的这种投契使查理九世极为感动，如同马被马刺刺了一下，精神为之一振；他拦腰抱住玛丽，未等她猜透他的心思，已把她放到躺椅上。

“我不想再当王上了，”他说，“我只想当你的情人，在欢情中忘却一切！我要幸福地死去，不愿被国君的种种忧虑折磨而死。”

讲这番话的口气，查理九世曾几何时暗淡无光的眼中燃烧的欲火，非但不使玛丽高兴，反而令她异常难受：此刻她指控她的爱情充当了致国王于死命的疾病的帮凶。

“您忘记您的囚徒了，”她猛然站起来对他说。

“这些人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允许他们暗杀我。”

“怎么！是杀人犯？”她说。

“别担心，他们在我们掌握之中，亲爱的孩子！别管他们，管管我吧；难道你不爱我吗？”

“陛下！”她嚷道。

“陛下，”他重复了一遍，眼中迸射出火花，情妇不合时宜的敬意一下子气得他火冒三丈。“你和我母亲一个鼻孔出气。”

“我的上帝！”玛丽望着跪凳上的画嚷道，想走过去跪在凳上祷告，“请让他理解我吧！”

“啊！”国王脸色阴沉地接着说，“难道你有什么应该自责的事？”接着，他望着怀里的情妇，一直看到她眼睛的深处：“我听说有个叫德·昂特拉格的家伙爱你爱得发狂，”他神情恍惚地说，“自从他们的祖父巴尔扎克上尉娶了米兰的一位维斯孔蒂小姐①，这些坏家伙脸皮变厚了。”

玛丽傲气十足地望了国王一眼，使他无地自容。这时，隔壁客厅里响起小查理·德·瓦卢瓦的叫声，他刚刚醒来，乳母大概正抱他过来。

“进来，勃艮第女人！”玛丽说，一边走去从乳母手里接过孩子，抱给国王。“您比他还要孩子气，”她怒气消了一半，说道。

“他真漂亮，”查理抱起儿子说。

“只有我知道他多么象你，”玛丽说，“他的动作和微笑已经和你一样……”

“这么小？”国王微笑着问道。

“男人们不愿意相信这种事，”她说，“但是，我的查洛，你

---

① 维斯孔蒂是米兰的名门望族，十三至十五世纪统治米兰地区。

抱住他，和他玩玩，看看他！瞧，我说得不对吗？"

"真的，"国王惊叫道，他觉得孩子的一个动作正是他的动作的缩影。

"一朵好看的花！"母亲说，"他呀，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他决不会使我伤心。"

国王与儿子玩耍，举着他蹦跳，激动万分地亲吻他，对他讲些疯疯癫癫、含糊不清的话，母亲和乳娘们擅长创造的悦耳的拟声词；他的嗓音带上了童稚气；终于他的额头开朗了，快乐回到忧伤的脸上。玛丽见情人忘却了一切，便把头搁在他肩上，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下面的话："您不告诉我，我的查洛，为什么您把杀人犯交给我看守吗？他们是些什么人，您打算如何处置他们？最后，您从房顶上去哪儿？我希望不是为一个女人吧？"

"你始终这样爱我！"国王说，女人们善于适时投出的讯问眼神的亮光令他吃惊。

"您竟然怀疑过我？"她又说，美丽鲜艳的眼皮间滚动着泪珠。

"我有过艳遇；但那是些女巫。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离这儿两步路，一幢房子的山墙上，"玛丽说，"在哪条街？"

"圣奥诺雷街，我的猫咪，"国王说，他似乎平静下来，接上原先的思路，想告诉情妇即将在她家发生的一幕。"昨天路过这条街去胡闹时，我母亲、你以及宫廷的化妆品商和手套商勒内住的房子顶楼上射出的一缕强光吸引住我的眼睛。我对此

人家中发生的事满腹狐疑，如果我被毒死，毒药就是在那儿制造的。”

“明天我就离开他，”玛丽说。

“啊！我离开他时你留下了他，”国王喊道，“这里原是我的生命所在，”他神情阴郁地接着说，“恐怕有人带来了死亡。”

“但是，亲爱的孩子，我带着太子从多菲内返回，”她微笑着说，“自纳瓦尔王后去世以来勒内没有供给我任何东西……继续讲吧，你爬上了勒内的房子？”

“是的，”国王接着说。“转眼之间，我身后跟着塔瓦讷来到一个地点，从那里我未被人发觉便看到了魔鬼厨房的内部，并发现了一些事情，促使我采取了措施。你从未细看过这该死的佛罗伦萨人的房子的顶楼吗？临街的窗户始终关闭着，除去最后一扇，从那儿望得见苏瓦松公馆和我母亲为她的占星家科西莫·吕吉耶里建造的圆柱。顶楼里有住房和长廊，临院子那侧才有亮光，因此，要看到里面在做什么，必须去与勒内家房顶相接的一堵高墙的盖顶，没有人想到爬到那上面去。在那儿搭起分泌死亡炉灶的人们指望靠巴黎人的胆怯永远不被发觉；但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查理·德·瓦卢瓦考虑进去。我呢，我顺着檐沟一直爬到一扇窗前，笔直地倚在侧柱上，用胳膊搂住作为装饰的猴子。”

“您看见了什么，我的心肝？”惊恐的玛丽说。

“一间制造冥府作品的陋室，”国王答道，“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位坐于椅上的高大老者身上，他蓄着一部和老洛皮塔尔一样的雪白美髯，和他一样穿着黑丝绒长袍。一盏灯射出

强光，集中的光线落在他那深深布满皱纹的宽阔前额、一圈变白的头发、因熬夜和劳作变得苍白的平静而专注的面孔上。他的注意力一半分给一本羊皮纸大概有几世纪之久的旧手抄本，另一半分给两只点燃了正在煮烧异端物质的火炉。看不见实验室的天花板和地板，上上下下有许多悬挂的动物、骷髅、干枯的植物、矿物、挂满墙壁的配料：这儿是书籍，蒸馏器具，摆满巫术、占星术用具的矮橱；那儿是算命天宫图，细颈小玻璃瓶，施了魇魔法的人像，或许还有他提供给勒内的毒药，以酬谢我母亲的手套商给予他的接待和保护。我和塔瓦讷，我向你担保，我们看到这座魔鬼的武器库大为震惊；因为，仅仅看上一眼人们就会着魔，如果我不当法兰西国王，我本来会害怕的。'为我们两人发抖吧！'我对塔瓦讷说。但塔瓦讷的两眼被最神秘的景象迷住了。老者身边的一张躺椅上，平卧着一位奇美无比的少女，象游蛇一般纤细颀长，象白鼬一般白皙，象死人一般没有血色，象雕像一般纹丝不动。也许这是一个刚从坟墓里挖掘出来作实验用的女子，因为我们觉得她身上还有裹尸布；她两眼发直，我没看到她呼吸。老家伙对她毫不注意；我那样好奇地望着他，以致我相信他的灵气转到了我身上；我不住地研究他，终于欣赏起在高龄的冰冷面具下那样有神，那样深邃，那样大胆的目光；因种种思绪而翕动的嘴巴，这些思绪产生于一个看上去独一无二，并铭刻于千百条褶裥中的欲望。这个人身上的一切显露出什么也打消不掉，什么也拦阻不了的期望。他在纹丝不动中战栗不止的姿态，那样纤细、被替代雕刻凿的激情琢磨得那样精致的轮廓，集中在一个

犯罪企图或科学尝试上的意念，循着天性的轨迹孜孜求索、被天性战胜、在决不放弃的胆量的重负下腰弯而未折、用从大自然得来的火威胁大自然的智慧……一切在片刻间把我迷住了。我觉得这位长者比我更象王上，因为他的目光纵览世界，统御世界。我决定不再铸剑，我要象这位老人所做的那样翱翔于深渊之上，我觉得他的科学有如可靠的王位。总之，我相信神秘学。”

“您，天主教的、符合使徒教义和罗马的神圣教会的长子和复仇者？”玛丽说。

“我！”

“您究竟出了什么事？请讲下去，我愿为了您而害怕，您将为了我产生勇气。”

“老人朝他的时钟望了一眼，立起身来，”国王接着说；“他走了出去，我不知道从哪儿，但我听见打开临圣奥诺雷街窗户的声音。不久一个亮光闪了一下，接着，我看见苏瓦松公馆的圆柱上又有一个亮光与之呼应，我们借着亮光看见了圆柱顶上的科西莫·吕吉耶里。‘啊！他们串通一气！’我对塔瓦讷说，他由此觉得一切都可疑之至，同意我抓住这两人，立即检查他们那个极端可怕的作坊的意见。但在进行全面查封之前，我们想看看即将发生什么事。一刻钟后，实验室的门开了，科西莫·吕吉耶里——我母亲的顾问，淹没一切宫闱秘事的无底深井，女人们向他求助对付丈夫和情人，情人和丈夫向他求援对付不忠不贞的女子，他来者不拒，大做未来和往昔的交易，为人占星算命挣钱，被视为无事不晓——，这半个魔鬼

走进来对老人说：'你好，哥哥！'他领来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缺牙掉齿，驼背，畸形，鹰钩鼻子，象个凭空捏出来的古怪滑稽的小泥塑，但比它更骇人；她的脸皱得象只干瘪的苹果，皮肤略带藏红花色，下巴颏咬住鼻子，嘴巴是条浅浅勾出的线，眼睛象骰子的两个黑点，眉宇间透着辛酸，肮脏的网状发饰下面露出几绺灰发；她拄着一根拐杖行走；身上有股柴薪和妖术的气味。她使我们害怕，因为塔瓦讷也好，我也好，我们没把她当作正常的女人，上帝没有把她们造得如此吓人。她在塔瓦讷迷恋的漂亮白游蛇身旁的一张矮凳上坐下来。两兄弟对老太婆和少女毫不注意，这一老一少凑在一起，组成可怖的一对。一边是生寓于死，另一边是死寓于生。"

"我可爱的诗人！"玛丽吻着国王嚷道。

"'你好，科西莫，'老炼丹术士回答兄弟道。两人望了望火炉。'今天月亮有多大的力？'老人问科西莫。——'可是，caro Lorenzo[①]，'我母亲的占星家答道，'九月的潮水还未退尽，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今晚，东方[②]告诉我们什么？'——'他刚刚发现，'科西莫答道，'空气中有一股创造力，把它从地球上取走的一切还给地球；和我们一样，他由此得出结论，尘世的一切皆为缓慢转化的产物，但所有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是同一种物质的形式。'——'我的前任正是这样想的，'洛伦佐答道。'今早，贝尔纳·德·帕利

① 意大利文：亲爱的洛伦佐。

② 一个人的绰号。

西①告诉我金属是压缩的结果，而分化一切的火也汇聚一切；火既有压缩力，又有分离力。这位好好先生有些才华。'尽管我站立的位置不会被人发现，但科西莫执起年轻女死者的手说：'我们身边有人！'——'是谁？'他问道。——'是王上！'她说。我挺身而出，敲了敲窗玻璃，吕吉耶里给我打开了窗，我跳进这间地狱的厨房，后面跟着塔瓦讷。'是王上，'我对两个看上去吓得魂不附体的佛罗伦萨人说。'尽管你们有炼丹炉，书籍，女巫和巫术，却没能猜到我的来访。我很高兴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洛伦佐·吕吉耶里，母后极其神秘地谈起过他，'我对老人说，他起身鞠了一躬。'您呆在王国未经我同意，好好先生。你们世世代代处于梅迪契家族的中心，你们在这儿为谁工作？听我说！你们掏了那么多的钱袋，即使贪财的人也早就捞足了金子；你们十分狡猾，不会轻率地踏上犯罪的道路，但你们也不该冒冒失失地钻进这间厨房；金子和权力都没有满足你们，你们是不是有秘密的意图？你们为谁服务？上帝还是魔鬼？你们在这儿制造什么？我要全部实情，我是能够理解实情，并能替你们保守行动秘密的人，无论这些行动多么该受指责。你们把一切都告诉我吧，不要装假。如果你们欺骗我，将受到严厉处置。异教徒或天主教徒也好，加尔文派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也好，我以国王的名义向你们担保，万一你们犯了应当自责的小过失，你们一定能不受惩罚地离开王国。好吧，我把今天下半夜和明天早上留给你们进行反省，因为你

---

① 贝尔纳·德·帕利西(1510—1589)，胡格诺教徒，《金属与点金术论》的作者。

们是我的囚徒，将随我去一个地方，在那儿你们将象财宝一样被看守起来。'两个佛罗伦萨人在服从我的命令之前，用狡狯的目光征询对方的意见，洛伦佐·吕吉耶里对我说我应当确信任何酷刑也不能从他们口中掏出秘密；他们虽然表面虚弱，但无论痛苦或是人的感情对他们都不起作用；惟独信任可以叫他们开口讲出思想里隐藏的事。我不该惊异他们此刻以平等的身分对待一位头顶上只有上帝的国王，因为他们的思想也只隶属于上帝。他们向我要求他们将给予我的同样多的信任。而在毫无保留地开始回答我之前，他们要我把左手放在少女手里，右手放在老太婆手里。我不愿意使他们有理由相信我害怕妖术，伸出了双手。洛伦佐执起右手，科西莫执起左手，分别放在两个女子的手里，使我活象夹在两个窃贼中间的耶稣基督。① 两个女巫细察我的手时，科西莫给我拿来一面镜子请我照，他哥哥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与两个女子交谈。塔瓦讷也好，我也好，我们抓不住任何一句话的含义。带这些人到这里来之前，我们查封了配药室的所有出口，由塔瓦讷负责把守，直至贝尔纳·德·帕利西和我的医生夏普兰奉我的明令来到，对放在配药室内和正在里面制造的全部药品进行严格的搜查。为了不让他们知道在厨房里的搜寻，并阻止他们与外界联络，因为他们有可能与我母亲串通一气，我把这两个家伙悄悄关在你这儿，在索伦的德国人中间，这些人比得上监狱最牢固的墙壁。勒内本人及两个女巫在他的房间里被索伦的侍从严密看管起来。现在，我心爱的猫咪，既然我掌握着通灵

① 据《福音书》载，耶稣和两个窃贼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

术的秘诀，逮住了突纳之王，巫术的头领，波希米亚的王公①，未来的主人，全体著名预测者的继承人，我想窥破你的秘密，了解你的内心，总之我们即将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如果他们能把我的心掏出来，我将十分高兴，"玛丽毫无惧色地说。

"我知道为什么巫师们吓不倒你：你呀，你也施魔法。"

"您不想吃桃子吗？"她答道，用一只镀金的银盘给他端来甘美的水果。"您看这些葡萄，这些梨，全是我亲自去凡塞纳摘的！"

"那我一定吃，因为除了你手上渗出的媚药外，里面没有别的毒药。"

"你应当多吃水果，查理，这样可以清清火，那么多剧烈的活动使你太兴奋了。"

"是不是也应该少爱你一些呢？"

"也许吧，"她说，"如果你喜欢做的事于你有害，而……我相信这一点！我将在爱情中汲取拒绝你做这些事的力量。我爱王上，我更钟情查理，我希望人活着没有这些令他伤心忧虑的苦恼。"

"王权把我宠坏了。"

"是啊，"她说，"如果你只是个可怜的王子，象你姐夫纳瓦尔王一样，——这个身无分文的好色之徒在西班牙只拥有一

---

① 在古法语中突纳即突尼斯，突纳王不仅指巫师，也指乞丐，流浪汉。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乞丐王克洛潘·特鲁依福便自称为突纳王，称另一位"君主"为埃及和波希米亚公爵。

个他永远不会涉足的弱小王国，在法兰西只拥有勉强够他维持生计的贝恩——我将很幸福，比真正当上法兰西王后要幸福得多。”

“但你不是胜过王后吗？王后有查理只是为了王国的利益，因为王后，这不还是政治吗？”

玛丽嫣然一笑，噘起可爱的小嘴说道："人家知道，陛下。我那首十四行诗作好了吗？"

“亲爱的小宝贝，诗句和绥靖敕令同样难写，你的诗我马上就作完。我的上帝，我在这儿的生活真轻松，我都不想走了。不过，我们得审问那两个佛罗伦萨人。满脑袋圣骨的上帝！原来我觉得王国里有一个吕吉耶里已经够多了，没想到却有两个。听我说，亲爱的猫咪，你不缺乏头脑，可以当个优秀的警察总监，因为你什么都猜得出来……”

“但是，陛下，我们怕什么就猜想什么，对我们而言可能就是事实：我们的全部机敏就包括在两句话里。”

“好吧，你帮我摸摸这两个人的底。现在，我的全部决心都取决于这场审问。他们无辜还是有罪？他们背后有我母亲。”

“我听见雅各布在螺旋式楼梯上讲话，”玛丽说。

雅各布是国王宠爱的男仆，每次游乐都有他陪同；他来问主人是否有意与两名囚徒谈话。

看到一个肯定的手势，女主人下了几道命令。

“雅各布，”她说，“除去乳母和奥弗涅太子先生可以留下外，让住所里的人全部离开。至于您，请留在矮屋里；但首先要关好窗户，拉上客厅的窗帘并点上蜡烛。”

国王急不可耐，在做这些准备的当儿，走到火光明亮的高大白色大理石壁炉旁，在一把高椅上坐下来，漂亮的情妇坐在旁边。挂镜子处，国王的肖像镶在红丝绒的画框里。查理九世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以便更好地端详那两个佛罗伦萨人。

关好百叶窗，拉上窗帘，雅各布点燃银雕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放在一张桌子上，两个佛罗伦萨人将坐在桌前，得以认出他们的同胞班韦尼托·却利尼的作品。这间按照查理九世的趣味装饰起来的富丽堂皇的大厅熠熠生辉。壁毯的棕红色比白昼看得更清楚。精工细作的家具的乌木刻纹折射出烛光和炉内的火光。安排适度的包金饰象眼睛似的闪着点点金光，给这个以棕色为主调的爱情安乐窝增添了活泼的气氛。

雅各布在门上敲了两下，听到一声令下，便让两个佛罗伦萨人进来。玛丽·图歇突然被洛伦佐令权贵和小民注目的伟岸之气震慑住了。这位威严长者银髯飘拂，衬着黑丝绒的镶皮大衣，前额好似大理石的圆屋顶。一双黑眼睛冒出锋利的火焰，严厉的面孔传出天才走出幽居后的战栗，天才的威力不会因与人接触而磨钝，因而作用更大，就好似尚未用过的刀刃。

至于科西莫·吕吉耶里，他身着当年廷臣的朝服。玛丽向国王暗示他的叙述毫不夸张，并感谢他把这个奇人带给她看。

“我还想看看女巫们呢，”她俯在国王耳边说。

又变得若有所思的查理九世没有回答，心事重重地掸掉落在紧身短上衣和齐膝短裤上的面包屑。

“佛罗伦萨的先生们，你们的科学既不能侵犯天空，也不

能强迫太阳出来，"国王指着因巴黎灰蒙蒙的天气而拉上的窗帘说道。"天色很暗。"

"我们的科学能够，陛下，照我们的意思为我们制造一个天空，"洛伦佐·吕吉耶里说，"对在实验室里，炉火边工作的人而言天气始终是晴朗的。"

"这倒不假，"国王说，"那么，老爹，"他用了一个惯常对老年人的称呼说道，"给我们讲讲清楚你们研究的目的吧。"

"谁保证我们不受处罚呢？"

"王上担保，"查理九世回答，这个要求大大刺激了他的好奇心。

洛伦佐·吕吉耶里似乎犹豫不决，查理九世嚷道："谁拦着你们？我们之外没有旁人。"

"法兰西国王在场吗？"高大的老人问道。

查理九世考虑了片刻，回答道："不在。"

"他不来吗？"洛伦佐又说。

"不，"查理压住怒气回答。

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对这个大胆举动感到吃惊的科西莫没敢仿效他的哥哥。

查理九世含讥带讽地说："王上不在场，先生；但是您在一位夫人家，您本该等待她的许可。"

"夫人，在您面前的人，"高大的老人于是说，"凌驾于国王之上，正如国王凌驾于臣民之上，当您了解我的威力时，就会觉得我彬彬有礼。"

听到这番带着意大利式的夸张讲的话，查理和玛丽面面

相觑，又望了科西莫一眼，他两眼盯住哥哥，仿佛心里在说：“他将如何摆脱我们所处的困境呢？”

的确，只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洛伦佐·吕吉耶里这段开场白的伟大和机智；这人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被老人的胆量迷住的年轻情妇，而正是狡猾的科西莫·吕吉耶里。尽管占星家胜过宫廷中最精明的人，或许还胜过他的保护人卡特琳娜·德·梅迪契，但是他拜哥哥洛伦佐为师。

这位隐居的老学者对国君们作过判断，他们几乎都对政治无休止的变动感到厌倦，政治危机在那个时代是那样突然，那样剧烈，那样炽热，那样意外；他了解他们的烦恼，他们对事物的厌倦；他知道他们怀着怎样的热情追求古怪新奇，尤其知道他们多么喜欢置身于精神领域，以免始终与人和事件搏斗。那些尝尽政治甘苦的人只剩下纯粹的思想：查理五世的逊位即是佐证。查理九世赋诗铸剑，逃避王位和国王同样遭到否定的那个世纪的繁忙事务，他只尝到王权的烦恼，而没有享受过它的乐趣，洛伦佐适才对他权力的大胆否定应该使他猛醒。在天主教教义受到如此粗暴审查的年代，亵渎宗教的言行毫不足奇：但是一种神秘技艺的疯狂尝试以推翻一切宗教为基础，这理应使国王震惊，从愁思中解脱出来。其次，关系到整个人的征服在吕吉耶里兄弟眼中应该是使其他任何利益变得渺小的事业。两兄弟不能要求却必须得到的重要的无罪宣告，取决于要使国王产生的这个思想。至关重要的是使查理九世追击某个思想，忘记他的猜疑。

两个意大利人不是不知道这场奇特的较量以自己的性命

作赌注；因此他们用既谦卑又骄傲的目光交换玛丽和国王的敏锐多疑的目光，这已经是个相当精彩的场面。

"陛下，"洛伦佐·吕吉耶里说道，"您要求我讲出实情；但为了给您看赤裸裸的实情，我必须请您探测它即将走出的深渊，那口所谓的井。但愿贵人，但愿诗人原谅我们那些可能被教会长子视为亵渎神明的话！我不相信上帝照管人类的事……"

尽管查理九世下定决心保持岿然不动的国王气派，也无法压抑惊讶的反应。

"没有这个信念，我对自己献身的神奇事业不会有任何信仰；但是，要继续这个事业，就必须相信它；而如果上帝的旨意左右一切，我就是个疯子。但愿王上知道！这关系到战胜当前人性的进展。我是点金术士，陛下。但是别和平民百姓一样，以为我试图造金子！配制黄金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而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否则，我们的尝试不会称作伟大的事业！① 点金术比这更大胆。如果今天我承认上帝存在于物质之中，听到我的声音，点燃了几个世纪的炉火明天就会熄灭。但是您别弄错，否认上帝的直接作用不等于否认上帝。我们把万物创造者置放的地位，比被宗教所降低的地位还要高。请别指控那些想长生不死的人不信神。我们效法魔王，嫉妒上帝，而嫉妒是爱情强烈的明证！尽管这个学说是我们工作的基础，但并非全体炼金术士对它深信不疑。科西莫，"老人指着

① 十六世纪时，法语阳性名词 œuvre 也可作"事业"解，因此 le grand œuvre 这个词组或指"炼金术"，或指"伟大的事业"。

他的兄弟说，“科西莫很虔诚；他为了超度父亲的亡魂花钱做弥撒，并且去望弥撒。您母亲的占星家相信基督的神性，无玷始胎和变体；他相信教皇的宽容和地狱；他相信许许多多的事……他的时辰尚未来到！因为我替他算过命，他差不多将百岁而终：他还得经历两朝，目睹两位法兰西国王被暗杀……”

“他们是谁？”国王说。

“最后一位瓦卢瓦和第一位波旁，①”洛伦佐答道，“但科西莫将赞同我的意见。事实上不可能同时当炼金术士和天主教徒，不可能既相信人对物质的专制，又相信精神至上。”

“科西莫将长命百岁？”国王说，禁不住可怕地皱起眉头。

“是的，陛下，”洛伦佐庄严地回答，“他将安宁地享尽天年。”

“如果您有能力预见您死亡的时刻，怎么不知道您的研究将有何结果呢？”国王说。

查理九世望着玛丽·图歇，得意扬扬地微笑起来。

两兄弟迅速交换了快乐的一瞥：“他对点金术感兴趣，”他们心想：“我们得救了！”

“我们的预测以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状为依据；但问题恰恰是要完全改变这种关系，”洛伦佐答道。

国王凝神沉思。

“但是如果你们确信会死，也一定确信你们会失败，”查理

---

① 指分别于一五八九年和一六一〇年被暗杀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

九世接着说。

“和我们的先辈一样！”洛伦佐回答，同时举起手，做了一个与他的思想相称的夸张而庄严的手势，让手落下来。“但您的思想一直跃到人生的尽头，咱们得往回走，陛下！如果您不了解我们的大厦建于其上的场地，您有可能对我们说大厦将倾，并对最伟大的人世世代代培育的科学作出与平民百姓一样的判断。”

国王做了个赞同的表示。

“我认为大地属于人，他是大地的主人，可以将其全部力量，全部物质据为己有。人不是直接出于上帝之手的创造物，而是要素撒播在无限的以太中的结果，成千上万的创造物在以太中产生，在星辰之间没有一个雷同，因为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是的，陛下，我们称之为生命的微妙运动在有形世界之外获得源泉；创造物随各自所处的环境分享该运动，任何生物都尽其所能地参加进来，并自担一切风险；它们得靠自己与死亡抗争。全部的点金术便在于此。如果人，地球上最完美的动物，自身带有一部分上帝，他就不会死，而他免不了一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苏格拉底及其学派发明了灵魂。我，驾驭这门科学的众多不为人知的伟大君王的继承人，我赞成旧理论，反对新理论；我赞成亲眼所见的物质的转化，不赞成见不到的灵魂不可能实现的永恒。我不承认灵魂的世界。如果存在这个世界，那么各种物质——其绝妙的聚合产生了您的身体，并在夫人身上发出那样夺目的光彩——在您死后就不会升华，各回原处，水归水，火归火，金属归金属，正如我的煤燃烧后，

它的成分还原为分子。如果您断言我们死后还有东西继续存在，那么存在的不是我们，因为现时的我将全部消亡！然而，我要现时的我在大限之后继续存在；我要当前的转化延续更长的时间。怎么！树木活几个世纪，人只活数十年，而前者消极被动，后者积极主动；前者静止无言，后者能说能走！无论在能力或寿命上，尘世的任何创造物都不该超过我们。我们已经扩展了感官，我们看得见星辰！我们应当有能力扩展我们的生命！我把生命置于力量之前。如果我们失去生命，权力又有何用？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唯一该做的是寻求——并非寻求是否有来世——他现时的形体赖以存在的秘密，以便随心所欲地将它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为之熬白了头发的愿望；但是我在黑暗中勇往直前，带领赞同我信仰的智者战斗。生命总有一天会属于我们！”

“可是怎么会呢？”国王猛然站起来嚷道。

“我们信仰的首要条件是相信世界属于人，这一点必须向我让步，”洛伦佐说。

“嗳，好吧，”急躁的查理·德·瓦卢瓦已经走火入魔，答道。

“嗳，陛下，这个世界除去上帝还剩下什么？人！让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领域吧。物质世界由元素组成，这些元素本身含有要素。这些要素化解为一个具有运动能力的要素。基数三是创造的公式：物质，运动，产品！”

“证据呢？停停！”国王嚷道。

“您看不见效果吗？”洛伦佐回答，“我们在坩埚中既熔炼

将长成橡树的橡实，也熔炼将发育成人的胚胎；从这微小的物质中产生了一个纯要素，某种力量，某种运动将加入这个纯要素。如果没有创造者，这个要素难道不该给自己印上构成我们世界的重叠的形式？因为这种生命现象到处 都 是一样的。是的，金属和生物也好，植物和人也好，生命始于一个自行发育的极微小的胚胎。存在一个原始的要素！当它对自身发挥作用，浑然一体，仍然是尚未变成创造物的要素，尚未变成果的因时，让我们捉住它，我们将看到它是绝对的，没有外形，可以具有我们见它采取的一切形式。当我们面对这个原子学的粒子，抓住它的运动起点时，我们将了解它的法则；从此，我们可以在它具有的一切形式中，把我们喜欢的那一种强加给它，我们将拥有足以获得世界的黄金，为自己创造数百年的生命以便享受。这就是我和我的 人民的 追求。我们的全部力量，全部思想都用于这个探索，我们决不一心二用。为其他激情分心一小时就是对我们的伟大的盗窃！如果说您从未发觉您的狗忘了兽类和分给它吃的猎物，那么我也从未发现我的耐心的臣属为女人或贪图利益分散了注意力。如果炼金术士要金子和权势，这渴望来自我们的需要：他攫取一份财产，如同口渴的狗边跑边舔点水喝；因为他的炼金炉需要熔化一颗钻石或把金条研成粉末。各有各的工作！这一位探寻植物界的秘密，窥伺植物缓慢的生命，记录各个种类的运动类比和营养类比；他发现为了繁殖和哺育，到处都需要阳光、空气和水。那一位仔细观察动物的血液。另一位研究普遍运动的规律以及与天体运行的联系。几乎人人奋力克服金属难以对付的本质，因为

如果说我们发现任何事物中都有好几个要素，我们还发现所有金属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与本身相同。因此公众对我们的工作有错误的认识。您看见所有这些有耐性的、不知疲倦的竞技者了吧，他们一败再败，却战斗不息！人类，陛下，在我们身后，正如管猎犬的仆人在您的猎犬群之后。人类向我们大叫：'你们快点！别忽略任何事！你们牺牲自己，牺牲一切吧，甚至一个人！赶快！砍下死神的脑袋和胳膊，它是我的敌人！'是的，陛下！拥抱未来世世代代幸福的感情激励着我们。我们掩埋了许多死于这场追逐的人，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啊！涉足这个职业，我们可以不为自己工作；我们可以未找到秘密就死去！不相信来世的人，死得何等悲壮！我们是光荣的烈士，我们心中装着整个种族的利己主义，我们在后继者身上复活。沿途我们发现秘密，用它装备工艺和自由艺术。从我们的炼金炉中冒出火光，以更完善的工业武装社会。火药出自我们的蒸馏器，我们将征服闪电。政治的逆转在我们不辞辛苦的熬夜中发生。"

"这难道可能吗？"国王叫道，又从椅子上站起来。

"为什么不！"新圣殿骑士团的首领说，"Tradidit mundum disputationibus！①上帝把世界交给了我们。请再听一遍：人是尘世的主人，物质属于他。一切力量，一切手段都由他支配。谁创造了我们？运动。什么力量维持我们的生命？运动。这运动，为什么科学抓不住它呢？人世间什么都不消失，什么都逃不出地球到别处去；否则，星球将一个坠落到另

① 拉丁文：他把世界交付讨论！引自拉丁文的《福音书》（即《新约》）。

一个上面；因此挪亚时代的洪水的要素存在于地球上，一滴也没有消失。在我们周围，在上上下下，存在着一些元素，从中产生出洪水前后在大地上行走的无以计数的亿万人。问题在哪儿呢？在于突然发现引起分裂的力量；相反，我们将无意中发现集结的力量。我们是有形工业的产物。当大水淹没地球时，从水中出来一些人，他们在地球外壳、空气和食物中找到了生存的元素。因而土地和空气拥有人类转化的要素，这些转化借助我们眼皮底下的东西，在我们眼皮底下进行；因此，如果探索的努力不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而与人类本身同始终，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个秘密。我们和物质展开了肉搏，我相信物质，而且我，骑士团的首领，我要进入物质。克里斯朵夫·哥伦布把一块大陆给了西班牙国王；我呢，我为法兰西国王寻找长生不死的人民！置身于把我们和对事物的认识隔开的最偏远边界的前沿，作为耐心的原子观察家，我摧毁形式，拆散一切组合的联系，模仿死亡以便能够模仿生命！总之，我不停地敲创造的大门，将一直敲到我的末日。我死后，我的铁锤将传到同样不知疲倦的手中，正如不知名姓的巨人把它传给了我。一些未被理解的传说中的形象，类似于普罗米修斯、伊克西翁、阿多尼斯、潘① 等等古往今来在一切国家属于宗教信仰

① 均为希腊神话中的神祇。提坦神普罗米修斯偷盗天火送给人类，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神鹰每天来啄食他的肝脏；半人半马的祖先伊克西翁企图勾引神后赫拉，被宙斯绑在地狱的车轮上，永远旋转；死而复生的美少年阿多尼斯是腓尼基人的植物神；潘为畜牧神，爱好音乐，创制了排箫。

一部分的那些形象，向我们宣告这个希望与人种同时诞生。迦勒底、印度、波斯、埃及、希腊、摩尔人互相传授了袄教，它是神秘学中最高深的学问，保管着每一代人彻夜工作的成果。这是圣殿骑士团伟大威严的组织的纽带。焚烧圣殿骑士时，陛下，您的一位先人烧死的只是人，秘密留在了我们这里。①重建圣殿骑士团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民族的口号，这是一些顽强探索的种族，他们全体面向生命的东方，人人皆兄弟，彼此不可分，被一个思想团结起来，身上打着工作的印记。我是这些民众的君主，不是靠出身，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第一位君主。我把他们大家领向生命的本质！首领，蔷薇十字会会员②，共济会会员，炼金术士，我们全体跟踪着逃出我们的炼金炉，依然躲过我们眼睛的极其微小的分子；但是我们要使眼睛变得比天生的更锐利，我们将追上原始原子，在这场崇高的追逐中走在我们前面的所有贤人不屈不挠寻求的微粒元素。陛下，当一个人横跨深渊之上，指挥和我的兄弟们一样大胆的跳水者时，人类的其他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不会伤害人。我们远离宗教争执和政治辩论，这与我们毫不沾边。人们与大自然斗争时，是不会屈尊与几个人殴斗的。况且，在我们的科学中一切成果均可估价，我们能够衡量一切效果，预言这

---

① 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其首领雅克·德·莫莱于一三一四年被处火刑。参见本卷第154页注①。

② 人们常把炼金术士称作蔷薇十字会会员，该会自称于十六世纪由克里斯蒂安·罗森克勒所创建，他从迦勒底、埃及、利比亚带回了神秘学的知识。

些效果；而在人及其利益的组合中一切都变动不定。我们会把钻石放在坩埚里熔化，我们将造钻石，我们将造金子！我们将象我们中的一员在巴比伦所做的那样，用一点点水和火开动军舰！①我们用不着风，我们将制造风，制造光，用新的工业使帝国面目一新！但是我们决不会屈尊登上宝座，受人民的拷问！”

国王虽然不愿受佛罗伦萨人诡计的欺骗，但是江湖骗子的夸夸其谈和拐弯抹角的唠叨已经使他震惊，中了他们的圈套。一对情人的眼睛表明展现在面前的这些神秘财富令他们眼花缭乱；他们似乎瞥见一条接一条的隧道，里面挤满正在干活的侏儒。急不可耐的好奇心消除了猜疑的戒心。

“那么，”国王嚷道，“你们是可以给我们指点迷津的大政治家。”

“不，陛下，”洛伦佐诚实地说。

“为什么呢？”国王问道。

“陛下，谁也不可能预见几千人聚在一起会出什么事：我们说得出一个人将做什么，活多长时间，是否幸福；但是我们说不出好几个意志聚在一起将如何行动，其利益的振荡运动更难估计，因为利益是人与事之和；不过我们能够，在只身独处时，瞥见未来的大致轮廓。折磨您的新教将轮到它受其物质后果的折磨，这些后果时日一到将变成理论。今天欧洲正在搞宗教，明天它将攻击君主制。”

---

① 参阅本卷第4页注③。

“这么说，圣巴托罗缪是个伟大的构想！……”

“是的，陛下，因为如果人民获胜，他们将搞他们的圣巴托罗缪！宗教和君主制被打倒后，人民将对付权贵，权贵之后将指责有钱人。最后，当欧洲因群龙无首只剩下一群意志薄弱者时，它将被粗野的征服者们吞噬。世界曾无数次呈现出这种景象，它正在欧洲重演。思想折磨世纪，正如情欲折磨着人。人痊愈后，人类或许会痊愈。科学是人类的灵魂，我们则是大祭司；大凡关心灵魂的人，对肉体都不大在意。”

“你们走到哪一步了？”国王问道。

“我们行进缓慢，但每次征服都不失败。”

“这么说，您是巫师之王啰，”国王说，因为自己在这人面前如此渺小而生气。

威风凛凛的骑士团首领看了查理九世一眼，使他如遭雷击。

“您是世人之王，我是思想之王，”首领答道，“况且，如果真有巫师，您也烧不死他们，”他略带讥讽地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烈士。”

“但是用什么办法，”国王接着说，“您可以绘制算命天宫图？您怎么知道昨天来到您窗前的是法兰西国王呢？什么能力使您的一个人告诉我母亲她的三个儿子的命运？您这位想塑造世界的骑士团的首领，您能不能告诉我此刻母后在想什么？”

“是的，陛下。”

未等科西莫拉哥哥的镶皮大衣要他沉默，这句回答已经

出了口。

“您知道我弟弟波兰王为什么回来吗?”

“是的,陛下。”

“为什么呢?”

“为了占您的位置。”

“我们最凶残的敌人竟是我们的亲属.”国王嚷道,他气愤地站起来,大踏步地从大厅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国王们没有兄弟,没有儿子,也没有母亲。柯利尼说得对。我的刽子手不在新教里,他们在卢浮宫。你们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弑君者!雅各布,叫索伦来。”

“陛下,”玛丽·图歇说,“您对吕吉耶里兄弟许下了君子的诺言。您愿意品尝知识之树的果实,就别抱怨果子苦。”

国王微微一笑,露出一丝苦涩的鄙夷;他觉得他的物质王权在老洛伦佐·吕吉耶里广阔无垠的精神王权面前微乎其微。查理九世几乎治理不了法国,蔷薇十字会的首领却统御着一个聪明驯服的世界。

“请您坦率地谈谈,我以君子之言向您担保,万一您的回答供认了可怕的罪行,那就算您从来没有说过,”国王接着说,“您是不是研制毒药?”

“要了解什么维持生命,就必须知道什么致人死命。”

“您掌握好几种毒药的秘密。”

“是的,陛下:但在理论上,而不在实践上,我们了解但不使用毒药。”

“我母亲讨过吗?”国王喘着粗气说。

"陛下，"洛伦佐答道，"卡特琳娜王后是位精明人，不会运用这样的手段。她知道使用毒药的国君亦死于毒药，波基亚家族以及托斯卡讷大公夫人比昂卡便是这种卑鄙对策包含危险的著名例子①。宫廷里什么都瞒不住。您可以杀死一个可怜虫，那又何必毒死他？但攻击有名望的人难道保得住密？谁朝柯利尼开了枪？只能是您，或者王后，或者吉斯兄弟。谁也没弄错。请相信我，在政治上没有两次使用毒药而不受惩罚的人。王公总有继承人。至于平头百姓，如果他们和路德一样靠思想的威力成为君王，那么摆脱他们并不能扼杀他们的学说。王后是佛罗伦萨人，她知道毒药只能是个人报复的武器。自她来法国后我弟弟没有离开过她，知道狄安娜夫人使她多么悲伤；她从未想到毒死她，她可以这样做；您的父王会怎么说呢？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有这个权利，更有不受惩处的把握。可是德·瓦朗蒂努瓦夫人仍然活着。"

"还有魇魔法，"国王又说。

"陛下，"科西莫说道，"这种事千真万确没有危害，因此，为了满足盲目的情欲，我们同意这样做，正如医生拿用面包心做的药丸给自以为有病的人吃。一个绝望的女子相信，戳穿一幅肖像的心脏会使不幸降临在它代表的负心人的头上。有

---

① 波基亚是西班牙裔的罗马贵族世家，莫基人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据说他毒死过好几个敌人，后误服他给一位红衣主教准备的毒药身亡。比昂卡·卡佩洛(1548—1587)，威尼斯贵妇，托斯卡讷大公的情妇，红衣主教费迪南·德·梅迪契拒不承认两人的婚姻，一次红衣主教应比昂卡之邀赴宴，盛宴结束时，她与丈夫突然双双身亡。见本卷第21页注①。

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教皇出卖宽容，”洛伦佐·吕吉耶里微笑道。

“我母亲实施过魇魔法吗？”

“无所不能的人何必采用无效的手段？”

“卡特琳娜太后现在能够救你们吗？”国王脸色阴沉地说。

“但我们没有危险，陛下，”洛伦佐·吕吉耶里平静地回答，“走进这幢房子以前我就知道我将安然无恙地出去，正如我现在知道不出几天王上将对我弟弟产生恶感；但是如果他遇险，他将化险为夷。如果说王上靠宝剑统治，那么他靠公理统治！”他补了一句，影射为查理九世轧制的一枚纪念章上的著名题铭。①

“您无所不知，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很好，”国王接着说，用焦躁不安掩盖他的愤怒，“但是我弟弟将怎样死呢？照您看，他将做亨利三世王。”

“他将横死。”

“那么德·阿朗松先生呢？”

“他不会执政。”

“亨利·德·波旁将执政啰？”

“是的，陛下。”

“他怎么死呢？”

“横死。”

“我死了，夫人怎么办？”国王指着玛丽·图歇问道。

---

① 该纪念章表现国王身佩宝剑，脚踩叛逆者，上题：“虔诚激励了公理”。

“德·贝勒维尔夫人将结婚，陛下。”

“你们是些骗子，陛下，打发他们走！”玛丽·图歇说。

“我的爱人，我对吕吉耶里兄弟许下了君子的诺言，”国王微笑着又说，“玛丽将有孩子吗？”

“是的，陛下，夫人将活八十余年。”

“应该把他们吊死吗？”国王对情妇说道，“我的儿子奥弗涅伯爵呢？”查理九世边说边去找他。

“为什么你们告诉他我会结婚？”玛丽·图歇乘国王不在时对两兄弟说。

“夫人，”洛伦佐庄重地回答，“王上责令我们讲实话，我们就讲了。”

“那么这是真的？”

“和奥尔良军政长官爱您爱得失去理智一样千真万确。”

“但是我不爱他呀，”她叫道。

“这倒不假，夫人，”洛伦佐说，“但是您的天宫图表明您将嫁给现在爱您的男人。”

“您不能为我撒个谎吗？”她微笑道，“因为王上相信您的预言就糟啦！”

“他相信我们清白无辜不是也很必要吗？”科西莫朝宠妃投去充满机智的一瞥，“我们在您的漂亮监牢里度时光时，王上对我们采取的防范措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人对他诬蔑了神秘学。”

“放心吧，”玛丽接口道，“我了解他，他的戒心已经消除。”

“我们是无辜的，”高大的老人骄傲地接着说。

"那太好了，"玛丽说，"因为王上此刻正让专家检查你们的实验室、炼金炉和小玻璃瓶。"

两兄弟微笑着彼此望了望。玛丽·图歇以为这微笑是无辜者的嘲笑，它意味着："可怜的傻瓜，你们以为如果我们会配制毒药，却不知道把毒药藏在哪儿吗？"

"王上的人在哪儿？"科西莫问道。

"在勒内家，"玛丽回答。

科西莫和洛伦佐丢了个眼色，目光中交流了同一个思想："苏瓦松公馆不容侵犯！"

国王把他的猜疑忘得一干二净，当他去抱儿子，被雅各布拦住交给他一封夏普兰送来的短笺时，他打开短笺，确信他的医生在其中向他通报的是检查配药室的情况，在室中发现的一切仅仅与炼金术有关。

"他的生活会幸福吗？"国王把儿子介绍给两位炼金术士，问道。

"这是科西莫的事，"洛伦佐指着弟弟说。

科西莫拿起孩子的小手，十分专注地看着。

"先生，"查理九世对老人说道，"如果您需要否定灵魂以便相信您的事业切实可行，那么请给我解释一下您怎能怀疑造成您权势的东西。您想肃清的思想是照耀您探索的火炬。哈哈！这不是又运动又否认运动吗？"国王嚷道，他很满意找到了这个论据，得意扬扬地望着情妇。

"思想，"洛伦佐·吕吉耶里答道，"是内部感官的活动，正如看到好几件物品，并感知其大小和颜色的官能是我们视觉

的效果。这与人们断言的来世毫不相干。思想是一种官能，在我们生前就与产生它的力同时终止了。”

“你们的逻辑性很强，”国王惊讶地说，“但是炼金术是一门无神论的科学。”

“是唯物主义的，陛下，这大不相同。唯物主义是印度学说导致的结果，这些学说通过爱西丝[1]的秘传教义传入迦勒底和埃及，又由半人半神的毕达哥拉斯带回希腊：他的转生说是唯物主义的数学，是它各个阶段的活法则。构成天地万物的每一个不同的创造物都有能力延缓带动它进入另一个创造物的运动。”

“这么说，炼金术是科学的精华啰！”查理九世欣喜若狂地嚷道，“我想看看你们如何工作……”

“您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吧，陛下；您不会比您的母亲更性急……”

“啊！怪不得她这么喜欢您，”国王嚷道。

“近一个世纪以来梅迪契家族暗中保护我们的研究。”

“陛下，”科西莫说道，“这孩子差不多将活一百岁；他会遇到挫折，但他将获得幸福和尊重，因为他的脉管里有瓦卢瓦家族的血液……”

“我会去看你们的，先生们，”又变得情绪愉快的国王说道。“你们可以出去了。”

两兄弟向玛丽和查理九世行过礼，退了出去。他们庄重

---

① 爱西丝，古埃及女神，理想的贤妻良母之典型。

地走下阶梯，既不对视亦不交谈；到了院子里也不朝窗户转过身去，因为他们确信国王的眼睛正窥伺着他们，当他们斜过身走出街门时，果然瞥见查理九世在窗口。炼金术士和占星家来到鸵鸟街，朝前朝后望了望，看看是否有人跟踪或等着他们；他们一直走到卢浮宫的排水沟边，彼此没说一句话；到了那儿，周围没有旁人，洛伦佐用当年的佛罗伦萨方言对科西莫说："Affè d'iddio! como le abbiamo infinocchiato!（没错！我们用花言巧语打动了他！）

"Gran mercè! a lui sta di spartojarsi!（但愿对他大有好处！这回该他设法解脱了！）"科西莫说，"但愿太后以德报德，我们刚给她帮了大忙。"

给玛丽·图歇和国王同样留下强烈印象的这一幕发生几天以后，在涨溢的快感几乎使精神脱离躯体的一个时刻，玛丽嚷道："查理，我明白洛伦佐·吕吉耶里的意思；但是科西莫什么也没讲！"

"真的，"国王说道，突然的醒悟使他大吃一惊，"他们的话里真假掺半。这些意大利人巧舌如簧，正如他们织造的丝绸又轻又薄。"

这种猜疑解释了审理拉莫尔和科科纳谋反案时国王对科西莫表露的仇恨：国王发现他是此次行动的主使者之一，以为受了两个意大利人的愚弄，因为国王得到证据，他母亲的占星家并不专门研究星辰、喷撒的粉末[①]和纯原子。洛伦佐已离

① 根据炼金术，把这种粉末喷撒在坩埚内熔化的金属上能把金属变为黄金。

开了王国。

尽管许多人对这类问题持怀疑态度，但这一幕之后发生的事件证实了吕吉耶里兄弟宣告的神谕。国王于三个月后驾崩。

德·贡迪伯爵随查理九世进了坟墓，应了其兄德·雷茨元帅对他所说的话，元帅是吕吉耶里兄弟的朋友，相信他们的预测。

玛丽·图歇嫁给了德·昂特拉格侯爵、奥尔良的军政长官查理·德·巴尔扎克，和他生了两个女儿。最出名的一个女儿，奥弗涅伯爵的同母异父妹妹，做了亨利四世的情妇，在比隆[1]谋反时曾想拥立其兄为法兰西国王，把波旁家族赶下宝座。

成为昂古莱姆公爵的奥弗涅伯爵看到了路易十四登基执政。他在领地上私铸钱币，纂改成色；但路易十四听之任之，因为他对瓦卢瓦血统极为尊重。

科西莫·吕吉耶里一直活到路易十三时代，目睹了梅迪契家族在法国的衰败和孔西尼家族的衰败。历史细心地指出他死时是无神论者，即唯物主义者。

德·昂特拉格侯爵夫人享年八十余岁。

鼎鼎大名的圣日耳曼伯爵是洛伦佐和科西莫的弟子，在路易十五时代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位著名的炼金术士活了一百三十多岁，这是某些传记作者给玛丽蓉·德洛尔

---

① 比隆(1562—1602)，法兰西元帅兼海军元帅，一六〇二年因策划反对亨利四世的阴谋被斩首。

姆① 估算的年龄。伯爵可能通过吕吉耶里兄弟得知了有关圣巴托罗缪和瓦卢瓦朝代的轶事，他以第一人称讲述这些轶事，乐于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圣日耳曼伯爵是最后一个把这门科学解释得最透彻的炼金术士；但他没有任何著述。本篇研究中阐述的通灵说即来自这个神秘人物。

事情多么奇怪！三个人的一生，提供这些情况的老者、圣日耳曼伯爵和科西莫·吕吉耶里的一生，竟囊括了自弗朗索瓦一世直至拿破仑的欧洲历史！只需要五十个类似的人便可追溯到世界已知的原始时期。“供研究生命奥秘的五十代人是谁呢？”圣日耳曼伯爵说道。

一八三六年十一至十二月于巴黎。

## 第三部　两个梦

海运部门的财物主管博达尔·德·圣雅姆，一七八六年是巴黎的财务官，他的奢侈引起全城的注目和恶语中伤。当年，他在讷伊建造了著名的逍遥宫，他妻子购买了价格令王后咋舌的羽毛饰物作床的华盖。那时追求时髦，吸引全巴黎的注意比如今要容易得多，常常只需要一句俏皮话或一个女子的心血来潮。

博达尔拥有包税人当杰不久前被迫离开的旺多姆广场的豪华公馆。这位著名的享乐主义者刚刚辞世，下葬那天，他的至交德·比埃甫尔先生想出一句笑话，说现在经过旺多姆广

① 十七世纪法国的一位才女，雨果一出剧的女主人公。

场没有危险了①。这句影射死者家中一赌千金的话是向他致的全部悼词。公馆在司法部的对面。

博达尔的生平三言两语便可讲完，他是个可怜的人，继德·盖梅内亲王之后，他负债一千四百万破了产。他很笨，没有抢在尊贵的破产——借用勒布伦-潘达尔的一个词——之前，所以人们提都不提他。②他和布尔瓦莱、布雷③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死在阁楼上。

德·圣雅姆夫人的雄心是在家中只接待贵族——一个常用常新的老笑柄。对她而言，高等法院的法帽已不算一回事；她想在自己的客厅里见到至少享有进入国王内室特权的有爵位的人。要说财政官夫人府上来过许多蓝授带④那是扯谎；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终于获得了罗昂家族几个成员的亲切关怀，此后声名狼藉的项链案件便是证明⑤。

---

① "当杰"和法语"危险"一词同音。

② 一七八二年王室侍从长德·盖梅内亲王负债3300万宣告破产，受其连累而倾家荡产的抒情诗人勒布伦-潘达尔创作了不少讽刺短诗，其中一首写道："当一位英俊的亲王，尊贵的骗子，/给我们卸去三千万的重负[……]。"

③ 布尔瓦莱和布雷均为十八世纪法国的包税人。

④ 指神圣骑士团的成员。该骑士团是旧时法国最负盛名的骑士团，一五七八年创建，由国王任首领，成员皆为世袭贵胄。

⑤ 红衣主教德·罗昂为拉莫特伯爵夫人所骗，以为代购一条贵重的项链便可博得王后玛丽-安东奈特的青睐。他买到价值160万利勿尔的项链，落入拉莫特伯爵夫人的情夫手中。项链款逾期未付，珠宝商向法院起诉。一七八五年八月十五日红衣主教被捕，次年五月三十一日被宣判受骗无罪。财政官博达尔曾出庭作证，因为红衣主教曾试图向他借巨款购买项链。

一天晚上，我想是在一七八六年八月，我十分惊讶地在这位对证据如此一本正经的财务主管夫人的客厅里，遇见了两个看上去不大有教养的陌生面孔。我故意躲到一个窗洞里，她朝我走来。

“请告诉我，”我用询问的目光向她示意其中的一位陌生人，问她道，“那家伙是谁？您怎么接待这号人？”

“这人很可爱。”

“您戴着爱情的有色眼镜看他，还是我弄错了？”

“您没弄错，”她笑着又说，“他丑得象条毛虫；但他给我帮了一位女子可以从男人那里接受的最大的忙。”

我狡黠地望着她，她赶忙补充道：“他给我根治了使我面色发红象个农妇的讨厌的红斑。”

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他是个江湖骗子，”我嚷道。

“不，”她回答，“他是年轻侍从们的外科医生，他很风趣，我向您担保，况且他还写作。他是位物理学学者。①”

“要是他的文风象他的面孔才糟哩！”我微微一笑又说。“但是另一位呢？”

“哪个另一位？”

---

① 此人是法国政治家马拉(1743—1793)，一七七七至一七八六年任德·阿图瓦伯爵私人卫队的外科医生，研究过电学等物理学的最新理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作为《人民之友报》的编辑，他成为最激进的派别的代言人。一七九二年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很快成为激进的山岳派的首领。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被吉伦特派的一个支持者暗杀身亡。

"那个一本正经、干干净净、长着娃娃脸、好象喝了酸葡萄汁的小先生?"

"他可是个出身挺好的人[1]," 她对我说,"他来自不知哪个省份……啊! 是阿图瓦, 他受托了结一桩与红衣主教有关的案子,红衣主教阁下刚刚亲自把他介绍给德·圣雅姆先生。他们两人都挑选圣雅姆做仲裁人。在这件事上外省人没有表现出机智; 可是那些糊涂到把案子交给这人办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温和得象头绵羊,腼腆得象个大姑娘,红衣主教阁下对他十分关怀。"

"究竟为什么事?"

"为三十万利勿尔,"她说。

"原来他是律师?"我吃惊得身子微微一抖,又说道。

"是的,"她说。

博达尔夫人为这丢脸的招认感到挺不好意思, 又回到法老赌[2]的牌桌上。

所有的牌局人员已满。我无事可干,无话可说,刚刚输给我在一个下流女人家遇到的德·拉瓦尔先生二千埃居。我扑到一张置于壁炉边的长躺椅里, 发现财务总监在壁炉框的另一侧,与我面对面。如果这世界上有个惊讶万分的人,那必定是我了。德·卡洛纳先生看上去半睡半醒, 或陷入政治家们难以摆脱的沉思。我向朝我走来的博马舍做手势指指大臣[3],

---

① 此人是罗伯斯比尔。

② 一种早已风行的纸牌赌博。

③ 财政总监也可称为财政大臣。

费加罗之父一言不发向我解释了这一奥秘。他用一个相当狡黠的手势——朝我们伸出两根手指，捏紧其余几根——，轮流指了指我的头和博达尔的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起身去对卡洛纳说几句尖刻的话；但我没有动：首先因为我想同这位宠臣开个玩笑；其次，博马舍亲昵地用手把我拦住。

"您想怎样，先生？"我对他说。

他眨眨眼睛向我暗指总监。

"别弄醒他，"他低声对我说，"他睡觉时大家太高兴了。"

"但是睡眠也是一项财政计划，"我接着说。

"当然，"政治家回答我们道，他从我们嘴唇的翕动中猜出了我们的话，"但愿我们能够长眠，那样你们就不会醒了！"

"大人，"剧作家说，"我要向您致谢。"

"为什么？"

"德·米拉波先生动身去了柏林。我不知道我们两人是否都会淹死在这桩水案里。①"

"您记性太好②，感激心却不够，"大臣很生气在我面前披露了他的一个秘密，生硬地反驳道。

"这很可能，"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博马舍说，"但我有几百

---

① 著名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是水泵公司的股东，一七八五年十二月他与米拉波为该公司的效用问题展开了论战。一度似乎反对该公司的财务总监卡洛纳最终命令米拉波停止攻击。后者于一七八六年初赴柏林。

② 这是一句双关语，法语"记性"(mémoire 阴性名词)和"诉状"(mémoire阳性名词)同音同形。博马舍确实向他的诉讼对手提出过许多著名的诉状。

万可以做许多笔账。”

卡洛纳佯装没有听见。

牌局结束时已经夜里十二点半。大家入席。我们是十个人，博达尔夫妇、财务总监、博马舍、两位陌生人、两位不应披露姓名的漂亮太太和一位我想叫做拉瓦西埃的包税人。我进客厅时发现的三十个人中只剩下这十位宾客。而且那两个家伙在德·圣雅姆夫人的一再坚持下才用了夜宵，夫人以为请其中一位吃东西算双方清了账，而请另一位或许是为了讨丈夫欢心，她对丈夫搔首弄姿，我不大清楚为了什么。总之，德·卡洛纳先生很有势力，如果有人为此生气，那就是我了。

夜宵开始时无聊得要命。那两个人和包税人令我们感到拘束。我示意博马舍要他灌醉在他右首的埃斯科拉底俄斯之子①，并向他暗示律师由我负责。我们只剩下这个办法消磨时间，而且我们可以指望这两个人讲些放肆的话，这已经逗我们开心了，所以我的打算很合德·卡洛纳先生的心意。不出两秒钟，三位太太也参与了我们的劝酒阴谋。她们用意味深长的眼风保证扮演她们的角色，西勒里的酒②便不止一次使酒杯溢满银白色的泡沫。外科医生还算随和；但是我想给邻座斟第二杯酒时，他带着放印子钱的那种冷冰冰的礼貌对我说他不再喝了。

这时，德·圣雅姆夫人不知怎么偶然谈起，把我们的话题引上了德·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在德·罗昂红衣主教府上举办

① 埃斯科拉底俄斯是希腊的医神，其子在此指马拉。

② 指香槟酒，西勒里离香槟地区的兰斯城不远。

的极为出色的夜餐会①。我对女主人的话有些心不在焉，因为自从邻座回答我以后，我怀着难以遏制的好奇心观察他那张矫揉造作的灰白面孔，其主要特征是鼻子既塌又尖，使他有时活象一只石貂。听到德·圣雅姆夫人与德·卡洛纳先生争吵，他突然两颊通红。

"我向您保证，先生，我见过克勒俄帕特拉女王②，"她态度专横地说。

"我相信，夫人，"我的邻座答道，"我呢，我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讲过话。"

"噢！噢！"德·卡洛纳先生说。

小外省人的话是从一副音色③——如果允许我向物理学借用这个术语的话——难以形容的嗓子发出来的。此人一直寡言少语，讲话声音很低，语气尽量平和，这突如其来的清脆声调使我们惊讶万分。

"他讲话了，"被博马舍灌得醉醺醺的外科医生嚷道。

"他的邻座大概给上了发条，"讽刺诗人接口说。

我那人听见这话——虽然是悄悄说的——脸微微红了。

"那么已故王后是什么样子？"卡洛纳问道。

"我不能肯定昨天和我一同吃夜宵的是卡特琳娜·德·

---

① 德·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是欧洲著名的冒险家，靠秘术赢得许多大人物的信任，他涉嫌"王后项链案"，被捕前曾在红衣主教府多次举办夜餐会，向宾客们追述苏格拉底、亨利四世、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名人之死。

② 克勒俄帕特拉，古埃及女王。以美貌聪慧著称，恺撒及安东尼都曾为之倾倒。

③ "音色"（la sonorité）在当时还是个新词，尚未收入《法兰西学院辞典》。

梅迪契本人。这个奇迹在基督徒和哲学家看来恰恰应该是不可能的，"律师反驳道，用手指指端轻轻按着桌子，仰身倒在椅子上，仿佛要做一次长谈。"不过我可以发誓那女子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如亲姐妹一般相象。我看见的那位身着黑丝绒长袍，与王上拥有的肖像上这位王后身穿的长袍一模一样；她头戴极有特色的丝绒便帽；最后，她面色灰白，长着你们熟悉的面孔。我不禁向红衣主教阁下表示我的惊讶。德·卡利奥斯特罗伯爵先生没能猜出我即将希望与之呆在一起的人物姓甚名谁，因而我觉得招魂之迅速更加妙不可言。我惊讶之至。夜餐会上出现昔日名媛这一景象的魔力夺去了我的全部机智。我洗耳恭听，不敢提问。将近午夜时我逃脱了妖术的圈套，几乎怀疑起自己来。但和我还要经受的奇特幻觉相比，我觉得整个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十分自然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辞向你们描绘我的感觉。不过我诚心诚意地声明，我不再奇怪从前有过软弱到或坚强到相信魔法的奥秘和恶魔的威力的灵魂。就我而言，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之前，我认为卡尔丹和几位魔术师谈到的显灵是可能的。"

这番用难以置信的雄辩口吻讲出来的话，激起了全体宾客的极大好奇心。我们把目光转向演说家，身子一动不动。只有我们的眼睛透着生气，折射出烛台上闪烁的烛光。我们对陌生人凝视良久，似乎看到他脸上的毛孔，尤其前额的毛孔流泄出充溢在他内心的情感。这个表面上冷漠古板的人似乎体内有只秘密的火炉，向我们散发着热量。

"我不知道，"他接着说，"是否追念的形象隐去形体跟随

着我；但是我的头一放在床上，便看见卡特琳娜的高大身影竖在我面前。我本能地感到置身于一个光环中，因为我死死盯着王后的双眼只看见她。突然她朝我俯下身……”

听到这里，太太们不由自主一致作出好奇的反应。

“但是，”律师接着说，“我不知道是否应当讲下去；虽然我倾向于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但是我还未讲的事十分严重。”

“事关宗教吗？”博马舍说。

“或者不大得体？”卡洛纳问道，“这些太太们会原谅您的。”

“事关政府，”律师回答。

“讲吧，”大臣接着说，“伏尔泰、狄德罗之流早已训练过我们的耳朵了。”

总监变得聚精会神，他的邻座，德·冉利夫人，被吸引住了。外省人仍在犹豫。于是博马舍急切地对他说：“您就讲吧，大师！难道您不知道当法律留下的自由那么少时，人民就从风气上进行报复吗？……”

客人于是开始讲述。

“或许某些思想不知不觉在我心灵中发了酵，抑或我受到一股外来力的推动，我对她说：‘啊！夫人，您犯了大罪。’‘什么罪？’她厉声问道。‘它的信号是法院的大钟在八月二十四日发出的。’她鄙夷地微微一笑，灰白的面颊上显出几条深深的皱纹。‘您把这称为罪行？’她答道，‘这不过是一场不幸。行动领导无方，失败了，没有给法国，给欧洲和天主教会带来我们

期望的好处。有什么办法呢？命令没有很好执行。我们没有遇到足够多的蒙吕克。① 子孙后代不会考虑是联络不畅阻碍我们在行动中取得大政变所不可少的步调一致：这就是不幸！如果八月二十五日法国没剩下一个胡格诺教徒的影子，我将作为天命的优美形象留芳百世。西克斯特五世②、黎塞留、博叙埃的英魂有多少次暗中指责我在大胆构思了我的行动之后遭到了失败。因此，我的去世不知伴随着多少惋惜！……圣巴托罗缪之后过了三十年，疾病仍在延续；它已经使法国流淌的贵族鲜血十倍于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还剩下未洒的鲜血：南特敕令的废除——你们为此轧制了纪念章——付出了比三个圣巴托罗缪更多的眼泪、鲜血和金钱，扼杀了法国更多的繁荣。勒泰利埃③ 用一支羽毛笔的墨水完成了自我以来王权秘密颁布的法令；但是，如果这次大处决在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十分必要，那么它在一六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却毫无益处。亨利·德·瓦卢瓦的次子在位时，异端刚刚有了身孕；亨利·德·波旁的次子在位时，这位多产的母亲把她的卵子抛向整个宇宙。你们指控我犯了罪，却为奥地利的安娜之子④ 树立雕像！我和他，我们尝试的是同一件事：他成功了，我失败了；但是路易十四遇到的新教徒没有武器，而在我

---

① 蒙吕克（1502—1577），法兰西元帅，杀害过大量新教徒。

② 西克斯特五世，意大利籍教皇，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在位，对宗教改革运动极为仇视。

③ 勒泰利埃（1603—1685），废除南特敕令时任法兰西大法官。

④ 指法王路易十四。

执政时，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政治家、军事家和德意志站在他们一边。'

"听到这段慢慢道出的话，我感到内心一阵战栗。我以为呼吸到不知哪些受难者的血腥气味。卡特琳娜变得高大了。她呆在那儿如同一个恶鬼，我觉得她想钻进我的意识在那里歇息。"

"他梦见了这些，"博马舍低声说，"他肯定没有编造。"

"'我的头脑给搅糊涂了，'我对王后说，'您为遭到三代人谴责痛斥的行为鼓掌叫好，而……''您应补充一句，'她接着说，'所有的笔杆子比我的同代人对我更不公平。没有一个人替我辩护。我富有且至高无上，却被指控野心勃勃。我只为砍了两颗头受到良心的谴责，却被斥为心狠手毒。对最公正的人来说，我也许仍是个大问号。那么您是否以为我被仇恨的情感所左右，只表现出复仇之心和狂怒呢？'她怜悯地微微一笑。'我象理智一样镇静和冷漠。我无情地判处了胡格诺教徒，内心毫不激动，他们是我篮子里的烂桔子。倘若我是英国女王，我同样会审判天主教徒，如果他们暴动的话。为了使我们的政权在当年有些生气，国家必须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信仰，一个主人。对我万幸的是，我在一句话中铭刻了自我辩解的理由。当比拉格向我误传德勒战役失利的消息时①，我嚷道："那么，我们去听牧师布道吧。"仇恨宗教人士？我对他们十

① 在一五六二年的德勒战役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胜负之局久久不定，以致有些逃兵散布了天主教徒失败的消息。该战役以德·吉斯公爵的胜利而告终。

分敬重，但不了解他们。如果说我对几个政治家感到厌恶，那是对怯懦的洛林红衣主教和他的哥哥，狡狯粗暴的武夫，两人都派人刺探我的行踪。这就是我子女的敌人，他们想从我的孩子们手中夺去王冠，我天天和他们见面，他们使我厌烦。如果我们没搞圣巴托罗缪，那么吉斯兄弟也会在罗马及其僧侣的帮助下完成它。由于我老迈年高才强大起来的神圣联盟早在一五七三年便会开始。'——'但是，夫人，与其下令进行这场骇人听闻的谋杀（请原谅我的直率），为什么不运用您的政策的庞大精神力量给新教徒制定使亨利四世朝如此荣耀，如此宁静的明智法规呢？'她又莞尔一笑，耸了耸肩膀，深凹的皱纹使她苍白的脸上露出充满苦涩的讥讽表情。'人民，'她说，'在最激烈的斗争之后需要休息：这就是该朝的秘密。但是亨利四世犯了两个不可挽回的错误：他既不该发誓弃绝新教，也不该自己变成天主教徒后听任法国信仰天主教。惟独他能够改变法国的面貌而不引起震荡。要么没有襟带，要么没有布道！①他本来该这么想。在一个政府里留下两个敌对原则而无法保持它们的平衡，这是国王的罪过，它播下革命的火种。惟独上帝有权在自己的事业中让善与恶不断对峙。但这句格言也许铭刻在亨利四世政治的深层，也许使他丧了命。苏利不可能不对教士的巨大财产投去贪婪的目光，教士没有完全占有这些财产，因为贵族至少浪费了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二。不过新教徒苏利仍拥有一些修道院。'她住了口，好

① 襟带是天主教教士在宗教仪式中所配的饰带。布道在此指新教牧师的讲道。

象思考了一下。'但是，'她接着说，'您是否想到您在要求一位教皇的侄女解释她的天主教信仰?'她又住了口。'总之，我倒乐意当加尔文派教徒，'她不由得做了个无所谓的手势补充道。'您那个世纪的超群之士还会认为宗教与这桩讼案有干系吗? 这是欧洲审理过的最大案件，是被小小的原因推迟了的大革命，而既然我没有扼杀革命，这些原因不会阻止它在世界上滚动。革命，'她朝我投来深邃的目光，说道，'始终在前进，你可以完成它。是的，正在听我讲话的你!'我打了一个寒噤。'怎么! 还没有人明白旧的利益和新的利益抓住罗马和路德作大旗! 怎么! 为避免一场差不多类似的斗争，路易九世带走了民众——百倍于被我定罪的民众，把他们留在埃及的沙漠里，他赢得了圣人的称号①，而我呢? —— 可是我，'她说，'我失败了。'她侧着头，缄默片刻。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位王后，而是古代德落伊教②的一名女祭司，她们以人作祭品，善于翻阅未来的大书，从中找寻往事的教训。但很快她又扬起那张威严的王后面孔。'在唤起全体布尔乔亚注意罗马教会的弊端时，'她说，'路德和加尔文使欧洲诞生了将引导人

---

① 一二四四年耶路撒冷落入异教徒之手，东方的基督教王国有迅速崩溃的危险，因此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决定进行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一二四八年他亲率三万五千余士兵乘船启程，次年六月在埃及登陆，直逼开罗。战斗惨烈，法国远征军有几千人阵亡，没有战死的人又受到瘟疫的袭击，路易九世本人也染上了疫疾。一二五〇年四月七日他被埃及军队俘获，交付巨额赎金后才获释回国。路易九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享有崇高威望，死后被封为圣人。

② 古代克尔特人及高卢人信奉德落伊教。

民希望审查一切的探究精神。审查导致怀疑。他们远远拖在身后的不是社会需要的信仰，而是以铁链为武器、破坏成性的奇怪哲学。科学闪着虚假的光辉从异端中冲杀出来。与其说这是教会的改革，不如说是人的无定限自由，即一切权力的灭亡。这个我见过。新教徒在反对比王权武装得更好、更令人生畏的僧侣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其结果是路易十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封建制度的颓垣断壁上建立的君主政权坍塌崩溃。这确实是宗教和君主制的灭亡，世界上一切有产阶级都想在其废墟上达成和解。因此这场斗争是新的组合、法律和旧信仰之间的一场殊死战。天主教徒体现王权、领主和教士的物质利益。这是两个巨人的殊死决斗，圣巴托罗缪不幸只是一道伤口。请您记住，在一定的时机少流几滴血，以后便会听任鲜血流成河。翱翔在一个民族之上的智力无法避免不幸：当它被一个事件压倒时，再也找不到同等的智力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与我匹敌的人寥寥无几，蠢人是大多数：这两句话解释了一切。如果我的名字在法国受到咒骂，那么应当责怪在法国培养世代群众的凡夫俗子。在我经受的多次大危机中，统治不是接见、检阅和签署敕令。我可能犯过错误，我不过是个女人。但是为什么没有遇到一个超越其时代的男人呢？德·阿尔伯公爵心如铁石，腓力二世因信奉天主教变得愚钝，亨利四世是个寻欢作乐的放荡武夫，海军元帅①冥顽不灵。路易十一生得太早，黎塞留出世太晚。有德行也罢，有罪

① 指柯利尼。

也罢，无论圣巴托罗缪算不算在我头上，我接受其重担：我将夹在这两位伟人中间，如同不为人知的链条中看得见的一环。总有一天爱发反论的作家们将扪心自问人民有时是否把刽子手的罪名滥加在受害者头上。人类将不止一次宁可牺牲上帝也不愿认罪。你们全倾向于为两百名该当牺牲的平民挥泪，却拒绝为一代人，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界的灾难哭泣。总之你们忘了政治自由、民族安宁，甚至科学都是礼物，命运要对其征收鲜血税！’‘有一天各民族不能用较小的代价获得幸福吗？’我热泪盈眶地嚷道。‘真理大白于天下只是为了接受血的洗礼，变得焕然一新。即使基督教，一切真理的精髓——因为它来自上帝，在它创立时难道没有人殉难吗？鲜血难道没有流成河吗？血不会一直流下去吗？你会知道的，你应当是使徒们开始建造的社会大厦的泥瓦匠之一。只要你举着水准仪在人们头上移动，你就会受到喝彩；然后，当你想拿起镘刀时，你就会被杀死。’血！血！这个词儿在我耳边鸣响。‘依您看，’我说，‘新教本来有权象您一样推理啰？’卡特琳娜不见了，仿佛一丝微风吹灭了超自然的光，它使我在冥冥中看到了这个变得高大无比的形象。突然我发现我身上的一部分采纳了这个意大利女子演绎的残酷学说。我醒过来，浑身是汗，流着眼泪，占了上风的理智柔声对我说，国王也罢，甚至一个民族也罢，都无权贯彻这些与不信神的民众相称的原则。”

“那么如何拯救正在崩溃的君主政体呢？”博马舍问道。

“有上帝在哩，先生，”我的邻座接口道。

“这么说，”德·卡洛纳先生带着他特有的难以置信的轻

佻接着说，“我们有办法按照博叙埃的福音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工具。”

太太们一发现事情变成王后与律师之间的谈话，便开始交头接耳。我甚至略去了她们在律师演说中间插入的惊叹句。不过这些话传到了我的耳朵:“他让人烦死了!——可是，我亲爱的，他什么时候才完哪?”

当陌生人停止讲话时，太太们也住了口。博达尔先生睡着了。外科医生醉醺醺的，拉瓦西埃、博马舍和我，只有我们聚精会神，德·卡洛纳先生正与邻座的女士逗乐。此刻寂静有股庄严的气氛。烛光在我眼中带上富于魔力的色彩。同一种情感用神秘的纽带把我们和这个人拴在一起，就我而言，他使我想象出狂热的无法解释的后果。博马舍的伙伴那喑哑深沉的嗓音把我们唤醒了。

“我也做过梦，”他嚷道。

这时我特别望了望外科医生，体验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感。他发灰的面色，既卑下又高贵的相貌，露出与你们将允许我称作恶棍的人一模一样的表情。几粒青黑色的痣撒在脸上有如泥点，眼睛里冒出不祥的火焰。扑了白粉的假发在头上堆积如雪，使这张面孔看上去也许比实际更阴沉。

“这人大概断送了不止一个病人的性命，”我对邻座说。

“我不会把我的狗交给他治的，”他回答我道。

“我不由自主地恨他。”

“而我，我蔑视他。”

“可是这多不公平!”我又说。

“噢，我的上帝！后天他可能变得与演员沃朗日一样出名，”陌生人反驳道。

德·卡洛纳先生用一个手势指指外科医生，那手势似乎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人想必挺有趣。”

“您是不是梦见了一位王后？”博马舍问他道。

“不，我梦见了人民，”他回答，那份夸张引得我们直笑。“我正治疗一位病人，做梦的次日将切去他的一条大腿……”

“您在病人的大腿里发现了人民？”德·卡洛纳先生问道。

“正是，”外科医生回答。

“他多有趣！”德·冉利伯爵夫人嚷道。

“我挺惊讶，”演说家没有被别人的插话打断思路，两手插在裤腰的小口袋里说道，“在这条大腿里找到了交谈的对象。我有进入我病人体内的特异功能。当我第一次呆在他的皮下时，我出神地看着数量惊人的小生物活动，思考和推理。有些小生物生活在这个人体内，另一些在他的思想里。他的思想是一些生物，它们诞生，长大，死亡；它们生病，快活，健康，忧愁，总之各有各的面貌；他们互相争斗，或者互相爱抚。有些思想冲到外面，到精神世界里去生活。我突然明白有两个世界，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地球和人一样有躯体和灵魂。自然界对我明亮起来，我欣赏它的广漠无垠，瞥见汪洋大海般的生物分门别类大量地散布到各地，组成唯一的、同样的、有生命的物质，从大理石直至上帝。多么壮丽的景象！简言之，我的病人身上有一个世界。当我把手术刀插入他那条患坏疽的大腿时，我杀死了成千个这样的畜生。——女士们，你们得知自己

托付给了畜生会大笑的……”

“别搞人身攻击，”德·卡洛纳先生说，“只谈您自己和您的病人吧。”

“我那个人，被他那些微小动物的叫声吓坏了，想打断我的手术；但我一直做下去，对他说有害的动物已在啃啮他的骨头。他不明白我为了他好即将做什么，反抗了一下，我的手术刀插进了胸侧……”

“他多蠢，”拉瓦西埃说。

“不，他醉了，”博马舍答道。

“但是，先生们，我的梦有一个含义，”外科医生嚷道。

“噢！噢！”博达尔醒过来大叫，“我的一条腿麻了。”

“先生，”他妻子对他说，“您的动物死了。”

“这人负有使命，”我的邻座嚷道，外科医生讲话时，他一直冷静地盯着他。

“我的梦和先生的梦之间的关系，”丑陋的客人继续说道，“有如行动之于话语，肉体之于灵魂。”

但是他那变得不灵活的舌头打了结，只吐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话。对我们万幸的是谈话转移了话题。半小时后我们忘记了年轻侍从的外科医生，他睡着了。我们离席时正下着瓢泼大雨。

“律师并不那么蠢，”我对博马舍说。

“噢！他迟钝而冷漠。但是您看到外省仍然藏匿着一些认真研究政治理论和法国历史的好人。这是一块将会发酵的酵母。”

"您有车吗?"德·圣雅姆夫人问我道。

"没有,"我生硬地回答她说。"我原不知今晚应当要车。您也许想让我送送总监?难道他象流浪儿似的到您家来了?①"

这个风行一时的词语指的是一个身着车夫号衣驾着自己的车到马尔利来的人。德·圣雅姆夫人怒冲冲地走开,按了铃,要了圣雅姆的车,把律师拉到一边。

"德·罗伯斯比尔先生,请您送马拉先生回家,因为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她对他说。

"很乐意,夫人,"德·罗伯斯比尔先生殷勤地回答,"我倒希望您吩咐我做更困难的事。"

一八二八年一月于巴黎。

王文融 译

① 指没有接到留宿马尔利的邀请,必须连夜赶回巴黎。

# 长寿药水

## 致读者

在笔者从事文学生涯的开端，有个已去世多年的朋友给他提供了属于这一研究的题材，后来，笔者在本世纪初问世的一本集子中找到了同样的一篇研究；根据笔者的推测，这是霍夫曼①的一篇幻想小说，发表在柏林的某部德国年鉴上，而出版商遗漏了，没有收入他的作品。《人间喜剧》在创造方面十分丰富，它的作者可以承认作了一次无可指摘的借入；如同善良的拉封丹，他会按自己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去处理一个已有人写过的材料。这不致于成为一八三〇年流行的笑柄之一，在这个时代，凡是作家都要写点残忍的事去取悦年轻姑娘。当您读到唐璜漂亮的弑父行为时，请您猜测一下，那些在十九世纪领取终身年金、相信只得感冒的正派人，或者那些租房子给一个老太婆度过晚年的人，他们在类似的场合会作出什么样的行为。他们会让靠年金收入的人复活吗？我希望公正无私的良心判断者观察一下，在唐璜和那些让孩子攀一门大有希望的婚姻的家长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类似？依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派作家。

照某些哲学家的说法，人类社会正在走向进步，那么，它是否将这种等待长辈死去的艺术看作朝善迈出的一步呢？这门学问创造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职业，有了这些职业，有的人便可以靠死亡而生。有些人的职业是希望别人死亡，他们孕育死亡，每天早上蹲在一具尸首上，而晚上用尸首作枕头：他们是助理教士、主教、临时看护、养老储金会会员，等等。还要加上许多精明的人，他们急于买下一份产业，这产业的价钱超过他们的财力所能及，但他们合乎逻辑地和冷静地筹划生活中的好机会，这机会是他们七、八十岁的父亲或姑母留下的。他们说："再过三年，我就一定会得到继承，那时……"一个谋杀犯不如一个密探招我们厌恶。谋杀犯或许是屈服于疯狂的行动，他会后悔和洗刷干净自己。然而密探总是密探：他在床上、饭桌上、走路时、白天黑夜都是密探；他任何时候都是卑劣的。谋杀犯要是象密探那样卑劣就不堪设想了！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在社会中，有许许多多人在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影响下时刻想着亲人的死，盼望亲人的死吗？他们一面掂量一口棺材的价值，一面给妻子买开司米衣料，爬上一个剧院的楼梯，想去滑稽剧院看杂耍，渴望有一辆马车。正当纯洁得光彩照人的亲人晚上将天真无邪的额角送给他们亲吻时，他们一边说"晚安，父亲"，一边在蓄意谋杀。他们随时盯着那双眼睛，他们盼望这双眼睛闭上，而这双眼睛每天早上天一亮却又睁开，好象这篇研究里的贝尔维代罗的眼睛那样。天知道在人们的头脑中犯

下了多少弑父之罪！请设想有一个人，为了一千埃居的年金，要侍候一个老太婆，他们生活在乡下，相隔一条小溪，但彼此相当隔膜，互相恨之入骨，却不缺少人们之间的礼节，这些礼节就象一个假面具，戴在两兄弟的脸上，一个有长子世袭财产资格，另一个有合法出身的身分。整个欧洲文明建立在继承权上，犹如建立在一个支轴上，要取消继承权是疯狂的举动；在构成我们时代骄傲的这部机器中，又有谁能改善这个主要的齿轮呢？

笔者力图在一部作品里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如果他还保留致读者这一俗套，那是要对某些研究，尤其对这一研究提出有关的见解。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建立在多少有点新颖的思想上，他认为表达这些思想是富有裨益的；他会重视某些形式和某些思想，它们早已进入文学领域，经常受到广泛运用。每一研究最初发表的日期，那些有心给予正确评价的读者大概不会漠然置之。

阅读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不认识的朋友，而读者是多么好的朋友呀！我们有不少熟识的朋友，根本没读过我们的作品！笔者则希望把这篇作品赠给 Diis ignotis①，以清偿欠下的情分。

一个冬夜，在费拉拉②一座华丽的宫殿里，唐璜·贝尔维

① 拉丁文：不相识的朋友。

② 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曾为强大的公国和文化中心，十五至十六世纪建有埃斯特城堡等宏伟建筑。

代罗在宴请一位埃斯特家族的亲王。那时候，宴会的场面豪华得惊人，必须有王公的豪富，或者爵爷的声威才能举行。七个兴高采烈的女人，软声款语，围坐一桌，香烟缭绕的蜡烛把桌面照得通明。四周全是杰作珍品。洁白的大理石雕像在红色的仿大理石壁板衬托下，分外显眼，同富丽堂皇的土耳其壁毯交相辉映。她们个个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一双双眼睛更是熠熠放光，每个人都表露着奔放的热情，这热情各有不同特色，正如她们的美貌风格相异。这区别既不在用词上，也不在思想上；而是以神采，目光，手势，抑或音调作为语言的注解，表现出放浪、淫邪、忧郁或者揶揄等不同的情态。

有一个似乎在说："我的美貌会使老人冰冷的心重新炽热。"

另外一个似乎在说："我爱躺在靠垫上，心醉神迷地想念那些为我倾倒的人。"

第三个是初次参加宴会，面有羞赧之色，她说："我内心感到负疚！我是天主教徒，我怕入地狱。但是，我太爱您了，啊，爱得神魂颠倒，我甚至可以为您牺牲来世的得救。"

第四个将手中的希俄斯① 酒一饮而尽，嚷道："寻欢作乐万岁！每个黎明都是我的新生！往日如过眼云烟，昨夜的颠狂使人长醉不醒。每个夜晚，我都沉浸在幸福的、情意绵绵的生活之中！"

挨着贝尔维代罗的女人火辣辣地盯着他。她先是不吭一

---

① 希俄斯，希腊的一个岛屿，传说是荷马的诞生地，以产酒闻名。

声，这时她开口道："要是我的情人抛弃了我，我才不会把他交给那些雇来的刺客处置呢。"说完笑了起来，而她痉挛着的手却把一个精工刻制的金色瓷瓶打碎了。

"你什么时候当大公呀？"第六个女的问话时嘴角露出恶毒的快乐神色，眼里荡漾着酒醉般的迷乱。

"你呢，你的父亲什么时候死呀？"第七个笑着说，疯疯癫癫地把手一扬，将花束掷给唐璜。这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惯于拿神圣的东西说笑。

"嗨，别提了，"年轻英俊的唐璜·贝尔维代罗嚷道，"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长生不老的父亲，不幸那就是我的父亲！"

费拉拉的七个交际花、唐璜的男友和亲王本人一齐发出惊叫声。如果这是在两百年后的路易十五时代，风雅人士们也许会耻笑这种冲动。不过，欢宴刚开始时，头脑或许还保持着清醒吧？尽管烛火辉煌，热情迸发，金壶银盏令人眼花缭乱，酒气氤氲，花枝招展的女人令人赏心悦目，但在内心深处，人们或许对人世间神圣的事物还能保存一点廉耻心？因为廉耻心直到宴席结尾被淹没在毕剥作响的酒沫之前，还会在那里挣扎。终于，花儿败谢了，目光呆滞了，用拉伯雷的话来说，就是从头醉到脚了。在这静悄悄的当口，一扇门打开了；就象在伯沙撒的宴会① 上一样，上帝显灵了，他的替身是一个白

① 传说巴比伦摄政王伯沙撒（又译伯尔沙扎尔）在一次夜宴中，忽见一只神秘的手在墙上写了三个大字：算、量、分。一位先知说，这是上帝显灵的手，告诉你：你的日子算过了，你的罪恶称量过了，你的王国将被分割。总之你的末日已来临。当夜居鲁士人通过干涸的河道潜入巴比伦，伯沙撒被杀。

发苍苍，举止颤抖，双眉紧蹙的老仆；他愁容满面地走进来，朝花冠、镀金的银酒杯、堆成了尖儿的水果、节庆的光辉、绯红的惊讶的脸孔、被女人的白臂膀弄乱了的五颜六色的靠垫扫了一眼，这一切便全都黯然失色；末了，他用喑哑的声音说了这几个阴惨惨的字，给这疯狂的场面戴上了黑纱："少爷，老爷快断气了。"

唐璜站了起来，对客人们做了个手势，仿佛说："请原谅，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父亲的死，不总是在年轻人花天酒地、狂啖暴饮之时，猝然而至的吗？死神爱滥施淫威，倏然来临，犹如交际花喜新厌旧，说分手就分手一样；不过死神更加可靠忠实，从不欺骗任何人。唐璜关上大厅的门，步入冷清幽暗的长廊，他竭力拿出舞台上的功架；因为想到要扮演儿子的角色，他在扔下餐巾时，把快乐也全扔下了。夜晚黑沉沉的。仆人一言不发，也不好好给他的主人照明，把年轻人一直带往垂危病人的房间。大概死神靠了寒冷、寂静、黑暗、醉意的帮助，让这个浪荡子脑子也思索了吧，他回首往事，宛如一个步向法庭的被告一样，变得沉思默想了。

唐璜的父亲巴托洛梅奥·贝尔维代罗是个九旬老翁，大半生从事经商。他到过东方不少神奇的地方，挣得了巨大的财富，见多识广。据他说，见识比金银财宝还要宝贵，而那时他已经不愁钱财了。他有时笑着嚷道："我爱一颗牙齿胜过爱一颗宝石，我爱力量胜过爱学问。"这个好父亲喜欢听唐璜给他讲青年人的鲁莽行为，一面塞给他钱，一面半开玩笑地说：

“好孩子，只管胡闹取乐吧。”这个老人看见年轻人就感到快慰，他注视着生命的光华灿烂，因充满父爱而觉察不到自己的衰老。贝尔维代罗六十岁时爱上了一位娴静美丽的天使。唐璜便是这姗姗来迟又转瞬即逝的爱情唯一的果实。十五年来，老人一直哀痛失去了他亲爱的珠安娜。眼前众多的仆役和这个儿子更增添了老人的痛苦，使他养成奇怪的习惯。巴托洛梅奥蛰伏在宫邸最不舒适的角落，深居简出，连唐璜没有得到许可也不能进入他父亲的房间。这个自甘寂寞的隐士，偶尔也在宫邸或费拉拉的街上行走，好象在找寻一件丢失了的东西；他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游移不定，心事重重，活象一个被思念或回忆折磨着的人。他的儿子举行盛宴，宫邸里响彻欢乐的喧嚣声，庭院里传来马蹄的踢趵声，家臣们在台阶上掷骰子，争吵不休，而巴托洛梅奥却天天只吃七盎司面包，喝着清水。倘若他要吃一点家禽的话，那是为了将骨头去喂他忠实的伴侣，一条黑鬈毛狗。他从不抱怨吵闹声。他生病期间，如果号角声和狗吠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也只是说一句：“啊！是唐璜回来了！”这地方还从未碰见过一个这样随和、这样宽容的父亲；因而小贝尔维代罗对父亲随便惯了，他有一切被宠坏了的孩子的所有坏毛病；父子生活在一起，恰如一个任性的交际花同一个老头子姘居一样，他对她的放肆一笑置之，全凭好脾气去博得她的爱。

唐璜脑海里重新浮起他少年时的情景，感到实在很难从父亲的和善中挑出毛病。这时，一丝内疚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走出长廊时，他几乎要原谅父亲活得这么长久。他恢复了儿

辈的情感，好比一个小偷，由于可以享受一份巧妙偷来的百万家财，重又变成正派人一样。紧接着年轻人穿过好几个又高又冷的厅堂，那都是他父亲的居室。他忍受着潮气的侵袭，呼吸着盖满灰尘的古老壁毯和橱柜发出的重浊空气和哈喇味，然后来到老人古色古香的卧室，站在令人作呕的床前，挨近几乎就要熄灭的炉火。哥特式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灯，忽明忽暗，一闪一闪地照射到床上，使老人的脸变幻不定。寒风透过没有关严的窗户呼呼地吹了进来；雪花刮落在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响声。这个场景同唐璜刚刚离开的场景是那样截然不同，使他不禁毛骨悚然。他走近床边时，一阵狂风把强烈的光柱吹送过去，照亮了父亲的头，他感到周身发冷：父亲的面容已经不成样子了，紧紧包着骨头的皮呈现出暗绿色，让老人脑后白色的枕头一衬，显得格外可怖；嘴巴因痛苦而抽搐着，半闭半合，牙齿全无，不时发出叹息，这点依稀的活力全仗着暴风雪的呼啸支持。虽然有这些奄奄待毙的迹象，他的头依旧赫然显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里面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在和死亡搏斗着。病得凹了下去的双眼，直勾勾得出奇。仿佛巴托洛梅奥想以临终前的目光，杀死一个坐在床脚的敌人。这死死的冰冷的目光显得特别可怕，因为他的头就象放在医生桌上的骷髅一样木然不动。被单清晰地勾画出了他身体的形状，显出老人的躯体也同样是僵直的。除了眼睛，一切都死了。嘴里发出的声响最后也变得机械了。唐璜胸前戴着交际花插上的花束，身上带着宴会的芳香和酒气，他对自己这样来到垂危的父亲床边感到稍许有些羞惭。

“你在寻欢作乐！”老人瞥见儿子，这样叫道。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歌女清澈而又轻佻的歌声；这歌女迷住了宾客，为她伴奏的提琴和声使她更加情绪饱满；歌声盖过了暴风雪的怒吼，一直传到这个阴森森的房间。唐璜不想在父亲面前作出残忍的肯定的回答。

巴托洛梅奥说：“孩子，我不怪罪你。”

这句好心好意的话刺痛了唐璜，唐璜不能原谅父亲这种令人难堪的好意。

“父亲，我深感内疚！”他虚伪地说。

“可怜的璜儿，”垂危的病人用微弱的声音又说，“我一直对你温厚和蔼，你总不至于希望我死吧？”

“噢！”唐璜喊道，“要能把我的生命给您一部分，让您起死回生，那该多好呀！”（这个纨袴子心想：“这类大话怎么说都可以，就好象我说要把整个世界奉献给情妇一样！”）他刚这样想完，那条老鬈毛狗就吠叫起来。这深通人性的吠声使唐璜不寒而栗，他以为这狗知道了他的想法。

奄奄一息的病人嚷着说：

“我知道，孩子，我深信我可以信赖你。我会活下去。对，你会高兴的。我会活下去，不过，属于你的生命，连一天也不必夺走。”

“他在痴人说梦，”唐璜思忖着。他高声接口道：“是呀，亲爱的爸爸，您会活下去，象我一样，因为您的形象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我不是指这么个活法，”老领主边说边使尽气力想坐起

来。垂危的人在床头总有这样一种错觉，现在他就被这种错觉激动着。他说下去，由于这最后的努力，他的声音愈加微弱了："孩子，你听着，我不想死，就象你不能没有情妇、美酒、骏马、鹰隼、猎狗和金钱一样。"

"我完全相信，"儿子边想边跪在床头边，吻着巴托洛梅奥那只象死人一样的手。他大声说："但是，爸爸，我亲爱的爸爸，必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呀。"

"上帝就是我！"老人喃喃地说。

"不要亵渎上帝，"年轻人看到他父亲的表情咄咄逼人，嚷了起来，"您要自重，您已经行过临终圣礼，看着您死了，还是个罪人，我会得不到安慰的。"

"听我说好不好！"垂死的老人咂着嘴，叫道。

唐璜不说话了。四周笼罩着可怖的寂静。透过雪花沉滞的沙沙声，还能传来提琴的和声以及美妙的歌声，但微弱得象晨曦一般。垂危的老人微笑了。

"谢谢你邀请了歌女，带来了音乐，欢宴，年轻美丽、黑发白肤的女人，还有生活的一切乐趣，这些你都要让它们驻足长在，我就要再生了。"

"他神智昏迷到了极点，"唐璜这样想。

"我发现了一种起死回生的方法。瞧！到桌子上去找一找，金属小狗下面藏着一个暗钮，一按就可以把抽屉打开。"

"我明白了，父亲。"

"里面有只小水晶瓶，把它拿出来。"

“在这儿。”

“我用了二十年……”这时，老人感到末日临近，集中全身精力，说道：“一旦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你就用这种药水涂抹我全身，那时我就会再生。”

“药水只有一点儿。”年轻人回答说。

巴托洛梅奥已不能再说话了，但他还能听和看；听到这句话，他的头突然可怕地一扭，转向唐璜，他的脖颈还保持着转动的状态，就象雕刻家有意让他脖子侧转着的一座大理石雕像。他睁大了的眼睛一动不动，十分可怖。他已经死了，就在失去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幻想的同时死去了。他本想在儿子的心中找到安乐的处所，但找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比一般安葬死者的更幽深的坟墓。他的头发因恐惧而变得乱糟糟，他痉挛的目光似乎还在表达心声。这是一个从坟墓中愤然而起，向上帝要求复仇的父亲！

“啊！老家伙死了。”唐璜嚷道。

他急忙把神秘的水晶瓶凑到灯光下，好象一个醉鬼酒足饭饱，端详着他的酒瓶一样。他没有看到父亲的眼珠已经泛白。那只狗张着嘴来回瞧着它死去的主人和药水，唐璜也轮番端详他的父亲和瓶子。灯光摇曳不定。周围万籁俱寂，提琴已经悄然无声。唐璜·贝尔维代罗以为看到父亲在动弹，吓得心惊胆颤。他害怕父亲控告似的眼睛直勾勾的表情，于是把他的眼皮阖上，好似关上一夜秋风吹打过的百叶窗。他站着，一动不动，陷入联翩浮想之中。

突然，一声尖厉的响声，象生锈的发条发出的声音，打破

了寂静。唐璜吃了一惊，药瓶差点儿掉了下来。比匕首的钢刃还要冰冷的冷汗从他毛孔里渗了出来。从一只挂钟中，跑出一只涂彩的木制公鸡，喔喔喔地叫了三声。这是一架精巧的机器，是当时的学者用来按时叫醒自己起床工作的那一种。晨曦已经染红了窗户。唐璜思索了十个钟头。这只古老的挂钟忠于职守，胜过唐璜对父亲应尽的责任。这架机器只是由木头、滑轮、绳索、齿轮组成，而他则有"人心"这部人类特有的机器。多疑的唐璜怕一不小心把这神秘的液体报销了，便把瓶子放回哥特式的小桌抽屉。在这庄严的时刻，他听到回廊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嘈杂声：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压抑着的笑声，放轻的脚步声、衣裙的窸窣声，最后是一伙欢乐的人群尽量屏息静气的响声。门打开了，公爵、唐璜的朋友们、七个交际花和歌女们乱哄哄地出现了，那情景十分出奇，就象朝阳同蜡烛苍白的光焰相互辉映，舞女们被晨曦惊呆了的那种场面。他们都到这儿来，是按惯例来安慰年轻的继承人。

"嘿嘿！可怜的唐璜倒真是看重父亲的死呢。"公爵凑在拉布朗比拉的耳旁说。

"不过他父亲也真是个好人，"她答道。

唐璜经过一夜的思索，面部表情给人以强烈印象，这群人不由得缄默了。男人们肃立不动。那些女人，嘴唇被酒炙干了，面颊布满了吻印，她们跪下来开始祈祷。唐璜看见这光辉、欢乐、笑声、歌声、青春、美丽、活力，总之，这些代表人的生命力的东西，竟然跪倒在死亡面前，便不禁颤栗起来。但在这迷人的意大利，寻欢作乐和宗教是成双配对的，宗教在那里是

作乐寻欢，寻欢作乐在那里则是一种宗教！亲王诚挚地握着唐璜的手；之后，每张脸都同时显出半是悲愁、半是淡漠的怪相，然后这伙人象鬼怪般消失了，留下了空荡荡的大厅。这就是生活的一幅缩影！

亲王下楼时对拉里瓦巴雷拉说：

“嗨！谁料到唐璜平时竟是装成不孝之子？他爱他父亲！”

“你注意到那条黑狗吗？”拉布朗比拉问道。

“他现在可成了巨富啦！”比昂卡·卡瓦托利诺感叹地说。

“我才不稀罕呢！”那个打碎了瓷瓶的、骄傲的瓦罗奈斯喊道。

“什么，你不稀罕？”亲王嚷了起来，“他有了钱，就同我这个亲王一样了。”

唐璜思绪万千，左右考虑，犹豫不决，待他摸清了父亲攒下的财富之后，又在傍晚回到死者的房间，可怕的利己心充塞着他的心灵。他家所有的人都在屋里忙着装饰灵床，老爷的遗体明天就要安放在上面，灵床将置于一间庄严的厅堂中间，全费拉拉的人都要来瞻仰这吸引人的场面。唐璜做了个手势，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缄口不语，索索发抖。

“你们都出去，”他说时声音都变了，“等我离开后你们再进来。”

等到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老仆的脚步声渐渐在石板地上远去，唐璜赶快关上门，他感到确是单独一个人了，才嚷道：

"试它一试！"

巴托洛梅奥的遗体躺在一张长桌上。极度的老朽和瘦弱使尸体变得如同一副骸骨，为了不让人看到这丑恶的形象，整理尸体的人在上面覆盖了一张床单，除了头以外，把全身都包了起来。这具木乃伊一般的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床单自然是柔软的，模糊地勾勒出尸体的轮廓，显得有棱有角、僵硬挺直和细长狭窄。脸上已经出现大块紫斑，表明需要立即做完保存尸体的工作。唐璜自恃有怀疑论的武装，但他打开这神奇的水晶瓶的瓶塞时，还是颤抖起来。他靠近尸体头部时，因抖得太厉害，甚至不得不停了一会儿。然而，这年轻人早已为宫廷的穷奢极侈所败坏，他象乌尔比诺公爵[①]那样思索了一下，加上好奇心的刺激，马上有了勇气。似乎是魔鬼提醒了他，在他心头响起了这样一句话："把药水涂在一只眼上！"他拿了一块布，吝惜地蘸湿了宝贵的药水，轻轻涂在尸体的右眼皮上。那只眼睁开了。

"哎呀！"唐璜叫了一声，同时攥紧药瓶，就象梦中吊在悬崖上，抓紧了旁边的一根树枝一样。

他看到一只充满生机的眼睛，一只孩子的眼睛竟在一个死尸的头上，这只水汪汪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它被美丽的黑眼睫毛保护着，犹如在冬夜荒漠的原野上，行路人所看见的孤独的亮光那样，一闪一闪。这只炯炯放光的眼睛，似乎要扑

---

① 乌尔比诺公爵（1492—1519），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父亲。但菲讷版以前的版本中，此处均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即罗德里克·波基亚，此人以荒淫残暴闻名，在此引用似更合逻辑。

向唐璜，它在思索、在控告、在谴责、在威吓、在判决、在说话、在叫喊、在咬啮。人类的种种情愫都在那里激荡着。最动人的哀告也都呈现出来：先是象国王的发怒，然后象少女的爱情，她在要求原宥她的负心人，末了象临刑前的人那样，踏上绞刑架的最后一级台阶，向人群投射出深沉的一瞥。在这一小块活体中，爆发出这么多的生机，使唐璜吓得后退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敢正视这只眼睛，却又在天花板和壁毯上又遇上了它。房里仿佛四散着充满火、生命、智能的芒刺。到处都闪烁着眼睛，在他背后紧追不舍！

唐璜象被什么拉着似的，回到父亲面前，当他瞧着这只亮闪闪的眼睛时，禁不住嚷道："它会再活一百年。"

突然，似乎有理解力的眼皮闭拢了，忽的又张开了，仿佛一个女人表示同意的动作。好象有个声音在喊着："会的！"唐璜越发感到恐惧了。

"怎么办？"他思忖着。他居然还有胆量试着去合拢这苍白的眼皮。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把眼睛挖出来呢？说不定这是犯弑父之罪？"他自言自语地说。

"会的，"那只眼睛带着令人吃惊的讽刺意味，眨了一眨，似乎又在说。

"嘿！嘿！"唐璜嘴里叫着，"里面真有魔法不成。"他挨近眼睛，要砸碎它。一颗豆大的眼泪滚到尸体深陷的脸颊上，然后落在唐璜的手上。

"眼泪是滚烫的呢。"他坐了下来。

这场斗争使他筋疲力尽，仿佛他象雅各① 那样，同天使格斗了一场。

临了，他站起来喃喃自语："但愿里面没有血！"说完以后，他鼓足勇气，不再懦怯了，他砸碎了那只眼睛，用布带在上面扎紧，而扎时却不敢瞧着它。这时，人们听到一声意料不到的、凄厉的呻吟。可怜的鬈毛狗叫唤着死去了。

"大概狗知道这个秘密，"唐璜瞅着这只义犬，心里想。

唐璜·贝尔维代罗被人称为孝子。他在父亲的坟上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艺术家制作雕像。他父亲的石像跪在代表宗教的神灵面前；当这座沉重的雕像安放在墓穴上的时候，他把精神疲惫时折磨过他内心的、生平仅有的那点内疚也一同埋了进去，这时，他感到完全心安理得了。等到他把老东方学家积聚的巨大财富理出清单，唐璜就变成了吝啬鬼，他不是需要钱来度过两个人生吗？他深谋远虑的目光，看透了社会生活的准则，他通过坟墓去观察大千世界，也就更加一览无遗。他剖析人与事，为的是一下子就摆脱代表历史的*往昔*，摆脱法律所孕育的*现在*，摆脱各种宗教所揭示的*未来*。他攫住灵魂与物质熔为一炉，一切便化为乌有，自此以后，他成为真正的*唐璜*！

他年轻、漂亮，驾驭着生活中的幻想，投身于生活之中，蔑视世界，又掌握着世界。他的幸福不在于那种平民心目中的无上幸福：隔些时候吃顿炖肉，冬天有汤婆子暖床，晚上有灯

① 雅各，《圣经》传说中以色列人的祖先，曾与天使搏斗并胜之。见《旧约·创世记》。

照明，每季能穿上新拖鞋。不，他攫取生活就象猴子摘到一颗核桃，不愿多玩一会儿，就熟练地剥掉果壳，品尝美味的果仁。人类情感的诗意和崇高冲动全被他踩到脚底下。某些有权势的人，有时以为小人物是信赖大人物的，于是就想，用关于未来的崇高理想去换取终身年金的卑微想法总是可以的吧；唐璜决不犯这些人的错误。但他也象他们一样，脚迈方步，昂首朝天；他更喜欢的是坐在那里，抱吻不止一个温柔的、鲜艳的、香气扑鼻的女人；因为他如同死神一样，所过之处，肆无忌惮地吞噬一空，企望着一种占有的爱情，一种东方的爱情，那是欢情长久而又容易到手的。他只爱作为女性的女人，对于心灵的自然流露却嗤之以鼻。当他的情妇们在床笫上销魂沉沦时，他也顺着她们，显得庄重、热诚、钟情，犹如一个德国的大学生。在他的情妇疯癫狂乱，口里说着咱们、咱们的时候，他只说我。他会巧妙地装作被女人牵着走。他手腕高明，总能叫对方相信，他象舞会上的一个年轻学生对第一个舞伴说"您爱跳舞吗？"时那样颤抖。但必要时他也会大喝一声，拔剑显威，制服骑士武夫。他在爽直中带有讥讽，眼泪里含着笑容；他会象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说："给我一套车马吧，否则我要得肺病死的，"一边说一边哭泣起来。对商人来说，世界就是一小包货物，抑或一堆流通券；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女人；对某些女人来说，这是一个男人，对于某些才子来说，这是一个沙龙，一个小团体，一个区社，一座城市；对唐璜来说，宇宙就是他自己！他风度翩翩，举止高贵，才华诱人，凡是奇方异域，他无不系舟上岸；虽然要让人带路，但他只去自

己愿去的地方。他见的越多，怀疑的东西也就越多。在对各种人进行考察时，他常常发现，勇敢无非是有点冒失，谨慎其实是一种胆怯，豪爽则是狡黠，公正实际上是罪行，高尚是愚蠢，诚实只是天生的素质。似乎由于奇怪的宿命，他发现真正诚实、高尚、公正、豪爽、谨慎和勇敢的人，是得不到人们的任何尊敬的。

“多么冷酷的玩笑呀！”他思忖道，“可这并不是上帝开的玩笑。”

从此以后，他抛弃了来世的信念，听到神的名字从不脱帽，他把教堂里的圣徒石像看作是艺术品。他了解了人类社会的机制，从此不再过分触犯偏见，因为他还不象刽子手那样强有力。他以对待迪芒许先生那场戏里那种潇洒和睿智来回避社会法规。说实在的，他就是莫里哀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曼弗雷德和麦图林的梅莫特之类的典型。这些伟大形象都是欧洲最伟大的天才塑造的，莫扎特的和声绝不亚于罗西尼的琴弦①！存在于人身上的恶的本原，使这些可怕的形象永垂不朽，今后世世代代还会产生这一类人；这个典型或者会显现为米拉波那样善辞令的政治家；或者象拿破仑那样，满足于不声不响的行动；或者象神圣的拉伯雷，敢于针砭时弊；或者象黎塞留元帅那样，只嘲笑人，而不亵渎事；或者更进一步，象我国最著名的大使那样，评人论事，皆机锋犀利。而所有这些，唐璜·贝尔维代罗深邃的才华早就包揽无遗了。

① 莫扎特写过歌剧《唐璜》，而罗西尼从未写过。

他嘲弄一切。他的存在就是对人、对事物、对建制、对观念的一种讽刺。他曾同教皇朱利厄斯二世① 就来世的问题自由交谈了半小时，谈话末了，他对教皇笑着说：

"如果非要选择不可，那我宁愿信仰上帝，而不是魔鬼；他无所不能而又心地善良，比起恶之神，总是更有法力。"

"是的，但上帝要求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忏悔……"

"因此，您就老想着您的赦罪吗？"唐璜·贝尔维代罗答道，"噢，为了忏悔今世的过错，我还有整整一个来世呢。"

"噢！如果你这样来理解晚年，"教皇嚷道，"你可要小心被奉为圣徒呢。"

"自您荣升教皇之后，一切都在可以企望之列了。"

两人边走边看到，工人们正忙于建造献给圣彼得的宏大教堂。

"圣彼得是天才，他为我们创建了双重的权力，"教皇对唐璜说，"因此值得为他建造这个纪念教堂。但有时我在夜里想，洪水也不会饶过它吧，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唐璜和教皇都笑了起来，他们彼此会意。第二天，只有笨伯才会同朱利厄斯二世一起到拉斐尔家或者到优雅的玛达玛别墅去玩乐；而唐璜·贝尔维代罗却要去看教皇全副披挂地作祈祷，以证实自己的怀疑。在冠冕堂皇的场合下，拉罗韦尔

---

① 朱利厄斯二世（1503—1513在位），即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1445—1513），一五〇三年被选为教皇，称朱利厄斯二世。他曾建立冈布雷同盟对抗威尼斯人（1508），建立神圣同盟对抗法国（1511），曾保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艺术家，并兴建罗马圣彼得教堂。

会另讲一套，大谈神的启示。

然而，在此提及这个传说，并非给那些想写唐璜生平回忆录的人提供材料，以便向正直的人们证明，唐璜·贝尔维代罗并没有在同石像决斗中死去，象某些石印画家想教人相信的那样。等唐璜·贝尔维代罗到了花甲之年，他便在西班牙定居。就在那里，在他的垂暮之年，他娶了一个年轻的、迷人的安达卢西亚姑娘。但他过分工于心计，既不是个好父亲，也不是个好丈夫。他早已发现，那些男人不怎么留意的女人，反倒爱得尤为热烈。唐娜·埃尔维在安达卢西亚的内地，离圣吕卡尔几里远的一座宫堡里，由她的老姑母抚养长大，纯洁无瑕，婚后一往情深，妩媚可爱。唐璜看出，这个妙龄女郎在作了妻子之后，未经长久地争斗，是不会向情欲让步的，他便希望直到自己死时，都能让妻子保持贞洁。这是他晚年开的一个严肃的玩笑，布下的一局棋。唐璜已有他的父亲巴托洛梅奥的前车之鉴，决意要使自己晚年的每一细小行动都为最后一幕戏的成功服务，这幕戏要在他的灵床上最后告终。就这样，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埋在他难得去的费拉拉宫里的地窖中。其余财产都存放为终身年金，以便在他的余生中可以吸引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他的父亲早先要过的一种诡计；其实这种诡计在他纯属多余。他的儿子，年轻的菲利普·贝尔维代罗，变成一个笃信宗教的西班牙人，正如他的父亲变得轻侮宗教一样，应验了这么一句谚语：父亲吝啬，儿子浪荡。唐璜选择了圣吕卡尔修道院院长来引导贝尔维代罗公爵夫人和菲利普的良心。这位教士是个圣洁的人，身材优美，绝顶匀称，漂亮的黑

眼睛，提比略①式的头颅，他因节食而精神不振，因苦修而变得肤色苍白，一副天天受欲望诱惑的神态，大凡隐修士莫不如此。老领主也许还想在他有生之年，再戕害一个教士。然而，要么是神甫同唐璜一样厉害，要么是唐娜·埃尔维有着比西班牙妇女更多的谨慎或德行，唐璜只得象一个老乡村本堂神甫那样度过他的余年，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丑事。有时，他的儿子或妻子没有尽到宗教责任，被他抓住了，他便感到快意，于是严令他们履行罗马教廷给信徒规定的职守。当他听到风雅的圣吕卡尔修道院院长、唐娜·埃尔维和菲利普专心致志地讨论某个良心问题，就格外高兴。然而，唐璜·贝尔维代罗老爷尽管百般保养自己，他的衰老之期还是来临了；伴随着这痛苦的年龄，紧接着而来的是无能为力的呻吟；对自己沸腾的青年时代和在欲海浮沉的成熟时期越是记忆犹新，这呻吟就越加揪心。这个人，他最高的嘲讽就是让别人相信他嘲笑的法律和准则，而他天天晚上却枕着也许②入睡！这位公爵，曾是风雅言谈的楷模，欢宴中总是这样精神旺盛，宫廷里总是这样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他折磨女人们的心就象农民扭绞柳条绳一般。这位才智超群的人物，如今得了顽固的呕吐症，讨厌的坐骨神经痛，厉害的风痛症。他的牙齿一颗颗脱落，恰如晚会结束时，最为洁白、装束最美的贵妇相继离去，留下空落落的、没有家具的大厅。最后，他孔武有力的双手变得颤抖了，他灵活自如的双腿变得踉踉跄跄，一天晚上，中风症用它冰凉而钩曲的爪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的第二个皇帝。

② “也许”，典出拉伯雷的《巨人传》，指怀疑主义精神。

子扼住了他的咽喉。从这致命之日起，他变得阴郁而严酷。他指责儿子和妻子的忠心耿耿，认为他们这样细心地、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是因为他把全部家产都存作终身年金了。埃尔维和菲利普流下有苦难言的眼泪，对狡狯的老头倍加温存，于是老头对他们说话时裂帛似的声音变得和蔼了：

"朋友们，我的爱妻，你们原谅我了，是不是？我有点儿折磨你们。啊！上帝！你干吗用我来考验这两个天使呢？我本该叫他们快乐，却反倒成了他们的灾难。"

就这样，他把妻子和儿子叫到枕边，用了一个来小时，又是抚慰，又是假惺惺的温存，施展用之不竭的新花样，让他们忘却成年累月的乖戾和虐待。这套父道，他成功地运用着，无可比拟地超过了从前他父亲对他所使的那一套。终于，他病入膏肓，被人抬到床上，搬动起来好似把一艘小帆船放入一条危险的航道。临终的那一天来到了。这个显赫一时、主张怀疑论的人，一切机能都极其可怕地毁灭了，唯有理解力还存在，他看到身边站着两个他所反感的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忏悔神甫。但他却同他们快活相与。对他来说，在未来的帷幕后面，不是有一道耀人眼目的亮光吗？对别的人来说，这帷幕如同铅板似的，对他来说，却透着光亮；青春的迷人的欢乐，象影子一样，在帷幕上跳跃不定。

唐璜感到死亡临近了，那是在一个美丽的夏夜。西班牙的天空一片纯净，桔子树在空气中散发着幽香，星星闪烁着明亮的清光，大自然仿佛对他的复活作出许诺，虔诚的、惟命是从的儿子怀着爱戴与尊敬对他注目凝视。将近十一点时，他表

示要同这个天真的孩子单独在一起。

“菲利普，”他对儿子说，声音既柔和，又温存，年轻人不禁幸福得颤栗和哭泣起来。这个铁面无情的父亲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口气称呼过他的名字。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接着说：“我的孩子，你听我说，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因此，我一生都在考虑着自己的死。从前，我是伟大的教皇朱利厄斯二世的朋友。这个大名鼎鼎的教皇怕我在临终和领受圣油时，由于五官过度冲动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他就赠送给我一瓶圣水，那是从沙漠的岩缝里迸射出来的。对这私下赠送的教会宝库的宝物，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但我获准可以在 in articulo mortis① 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儿子，在这个从未离开我床头的哥特式桌子的抽屉里，你可以找到那个瓶子。菲利普，我的心肝宝贝，这瓶珍贵的药水，你以后也可以用上的。用你灵魂得救的名义向我起誓，要准确无误地执行我的命令，行吗？”

菲利普瞧着他的父亲。唐璜老于世故，深谙人类感情的表现，看到这样的注视，他可以在信赖中平静地死去，正如他的父亲看到他的一瞥时在绝望中死去一样。

“我不配做你的父亲，”唐璜接着说，“孩子，我敢对你承认，就在可敬的圣吕卡尔修道院神甫要我做临终圣礼时，我想到魔鬼和上帝同样法力广大，二强不可共容。”

“噢！父亲！”

“我心里说：‘如果撒旦讲和休战，就必须提出要宽恕他的

---

① 拉丁文：临终时。

追随者，否则他便是一个大坏蛋。'这个想法纠缠着我。孩子，如果你不贯彻我的意愿，那我就要入地狱。"

"噢！爸爸，马上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我一闭眼，"唐璜接下去说，"也许在几分钟之内，我的身体还温热时，你把我抱起来平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然后，你把这盏灯熄灭了：因为星星的亮光就足够让你看清了。你把我的衣服脱光；你念《天主经》和《圣母经》的祈祷文，把你的灵魂寄托给上帝，同时，你用这瓶圣水仔细地湿润我的眼睛、嘴唇，先是整个头部，然后依次是四肢和身躯；不过，我的孩子，上帝的法力是广大无边的，所以你用不着动辄惊慌失措！"

这时，唐璜感到就要死了，于是疾言厉色地补上一句："拿好瓶子！"然后在儿子的怀抱里缓缓地咽了气，他儿子泪如泉涌，流在他带着讽刺意味的苍白的面孔上。

菲利普·贝尔维代罗把父亲的尸体放在桌上，这时已将近午夜了。他吻了父亲咄咄逼人的额角和灰白的头发，然后吹灭了灯。月亮奇异的光辉照亮了原野，投到房里的柔和的光亮使虔诚的菲利普清晰地看到他父亲的躯体，好象在暗影中某种白色的东西一样。年轻人用布蘸湿了液体，他一面沉浸在祈祷之中，一面忠实地在万籁俱寂之中涂抹这颗尊贵的头颅。他清楚地听到一阵难以描绘的颤动声，但他以为这是北风吹刮树梢发出的声音。当他涂湿了右臂时，马上感到一只年轻有力的手臂，他父亲的手臂，卡紧了他的脖子！他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瓶子滑落到地上，打碎了。液体化烟消散了。宫堡里的人闻声跑来，手持火炬。这叫声惊动了他们，惶惶然

仿佛最后审判的号声震动了宇宙。一霎时，房间里挤满了人。颤抖着的人群看见唐·菲利普已经昏迷过去，他父亲有力的手臂卡住他的脖子，拽住不放。接着还有异乎寻常的事：在场的人看见唐璜的头象安提弩斯的头一样年轻俊美；黑油油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鲜红的嘴唇，头在可怕地扭动着，却不能带动相连的骨架。有个老仆嚷起来："奇迹！"

所有这些西班牙人也重复着："奇迹！"

唐娜·埃尔维虔诚过人，她不相信魔术显现的奇迹，便派人去找圣吕卡尔修道院院长。等到修道院院长亲眼看到奇迹，他便决计从中捞取便宜，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又属于千方百计想增加收入的那种神甫。他马上宣称，唐璜老爷肯定要成为圣徒，他指定在他的修道院举行拜敬仪式，他说，今后他的修道院命名为圣璜-德-吕卡尔。听到这些话，唐璜的头扮了一个嘲讽的鬼脸。

西班牙人对这类庄严的仪式兴致浓烈，素负盛名。圣吕卡尔修道院庆祝大全大福的唐璜·贝尔维代罗移往教堂，宗教仪式绚烂辉煌，那是不难想象的。这个有名的领主死后不几天，他半复活的奇迹就从这村传到那村，在圣吕卡尔修道院周围方圆五十几法里之内不胫而走，以致路上挤满闻风而至的人，蔚为奇观；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唱着Te Deum①，举着火炬，煞是壮观。圣吕卡尔修道院的古代寺院，是摩尔人建造的美仑美奂的建筑，三百年来，寺院穹顶之下回响着的不

① 拉丁文：主啊。——天主教圣歌名。

是安拉①的名字，而是代替它的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寺院容纳不下前来观看仪式的人群。穿着呢大氅、佩带宝剑的贵族，象蚁群那样推推搡搡，站立在柱子周围，连屈膝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紧靠着。迷人的乡下姑娘，她们华丽的衣裙衬托出惹人怜爱的身段，让白发苍苍的老头挽着手臂。眼里燃着欲火的年轻人伫立在穿红戴绿的老女人身旁。然后是一对对乐陶陶的情侣，好奇的未婚妻由她们的意中人带领着；还有新婚夫妇；小孩胆怯害怕，让人牵着手。人群色彩缤纷，相互辉耀，簇拥着鲜花，斑斓夺目，在黑夜的宁静中发出轻微的骚动声。教堂宽阔的大门打开了。那些姗姗来迟，站在外边的人，透过敞开的三个正门远远观看着里面的场面，那是现代歌剧烟雾缭绕的布景也表现不出来的。信徒和罪孽深重的人都急于得到新圣徒的赦罪，为崇敬他，在这个宽敞的教堂里点燃了成千上万支蜡烛，战战兢兢的烛光给教堂蒙上了魔幻的景象。黝黑的拱顶，柱子和柱头，幽深的金碧辉煌的圣龛，廊台，撒拉逊式的齿形花边，这座精致的雕塑精巧绝伦的线条，都在这灿烂的烛火中呈现出来，犹如一盆通红的炭火映成的变幻不定的影像。这是一个灯火的海洋。教堂深处，在灯火之上，是金灿灿的读经台，主祭坛耸立其间，光华四射，堪与朝阳的金光相比。说实在的，金制的灯，银质的枝形烛台，旗幡，流苏，圣徒像，还愿的贡品，这一切发出的光彩，在唐璜躺着的圣盒前便黯然失色了。这个渎神者的躯体光灿灿地缀满了宝石、鲜花、水晶、钻

---

① 安拉，伊斯兰教敬奉的神。

石、黄金以及雪白如天使翅膀的羽毛，他被安置在圣坛上，代替了一幅基督头戴荆冠的受难像。他周围有无数支蜡烛闪耀着，放射着明亮如炬的光华。圣吕卡尔修道院院长穿着主教服，戴着缀满宝石的主教帽，上身是一件窄袖罩衣，手擎镶金的主教杖，他是祭坛的主脑，坐在一张象皇宫里那样豪华的靠背椅上，四周簇拥着由一帮冷若冰霜的白发老耄组成的圣职团，他们穿着考究的白色教士服，象画家笔下簇拥着上帝的成为圣徒的忏悔师那样围着他。唱诗队领班和教务会的要人们，佩戴着显示僧侣虚荣的亮闪闪的勋章，穿梭于香烟雾霭之中，恰如星球绕行于苍穹一般。命名仪式的时刻来到了，钟声在田野里回响着，万头攒动的人群唱起Te Deum，向上帝送去最初的颂声。崇高的颂声！声音柔和，并不响亮，女人如痴如醉的声音，混入男人沉重有力的声音，成千上万个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盖过了大风琴从音管里发出的共鸣声。惟有唱诗班少年高亢的童声和几个男低音宽厚的声音，唤起人们美好的思想，在这片虔诚的、动人的和声里，透出了童稚和力量。

Te Deum Laudamus①！

从黑压压一片跪着男男女女的大教堂内，传出这歌声，有如一片亮光骤然闪现在夜空那样，响起一声炸雷，打破了寂静。歌声随着烟雾升腾，而这时，烟雾已给教堂奇异壮丽的建筑拉起一道道迷蒙的、淡蓝色的帷幕。一切都富丽堂皇、芬芳四溢、光华灿烂、悦耳动听。在充满了热爱和感激之情的音乐飞

① 拉丁文：主啊，我们祝福你！

向祭坛之际，唐璜出于礼貌不能不表示谢意，出于本性又不可能不想开玩笑，他以一个可怕的笑容作答，悠然自得地躺在圣盒中。但是，鬼知道他怎么忽然想到，这样很可能被人看作凡夫俗子，看作圣徒，一位博尼法斯，或者一位庞塔莱翁，① 于是他嚎叫了一声，接着又破口大骂，扰乱了这虔诚、和谐的合唱。他颂扬尘世，诅咒天廷。古老的教堂似乎连根基都震动了。

Te Deum Laudamus! 众人唱着。

"你们见鬼去吧，你们这些畜生！上帝，上帝！Carajos demonios②！畜生，连同上帝这个老家伙，你们统统都是笨蛋！"

一连串的詈骂脱口而出，象维苏威火山爆发，喷出滚滚的炽热熔岩。

Deus sabaoth, sabaoth! ③ 基督徒齐声喊着。

"你们侮辱了地狱的尊严！"唐璜咬牙切齿地回答。

接着，那只活着的手臂伸出圣盒，作着绝望的、嘲弄的手势，威胁整个会场。

"圣徒在祝福我们，"轻信的老妇人、孩子和未婚夫妇这样说道。

我们往往就是这样在崇拜之中受骗的。有远见卓识的人嘲笑那些恭维他的人，有时候也去恭维那些他心里暗暗耻笑

① 圣博尼法斯，四一四至四二二年任教皇；圣庞塔莱翁，基督教殉教者，死于三〇三年。巴尔扎克选择这两个名字是为了利用字音所产生的效果。博尼法斯在法语中令人联想到善良得近乎愚蠢的人；庞塔莱翁则令人想起意大利喜剧中钟情而且受骗的老翁。

② 拉丁文：该死的恶魔！

③ 拉丁文：啊，万众之主，万众之主！

的人。

神甫跪在圣坛前，唱着 Sancte Johannes, ora pro nobis！①他非常清晰地听到这句话：O coglione。②

“上面出了什么事？”修道院副院长看见圣盒在晃动，嚷了起来。

“圣徒在扮魔鬼哪，”院长回答道。

就在这时，那活着的头猛然间从死去的躯体上脱落下来，掉在祈祷师的黄脑壳上。

“你想着唐娜·埃尔维吧，”唐璜的头咬着院长的头，嚷着说。

院长发出骇人的叫声，扰乱了整个仪式。所有的教士都跑过来，围着他们的院长。

“蠢货，你不是说有上帝吗？”当院长的头颅被咬碎，快要咽气时，响起了这个声音。

一八三〇年十月于巴黎。

**郑克鲁 译**

---

① 拉丁文：圣约翰，拯救我们吧！

② 拉丁文：噢，笨蛋。

# 逐客还乡

ALMAE SORORI①

一三○八年，在巴黎圣母院后面，西岱岛②高处，塞纳河冲积土和泥沙形成的那块开阔地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幢房子。而第一个敢于在这片经常被河水淹没的沙滩上修建住宅的人是巴黎城的一个警察。他为圣母院的管事先生们办过事，作为报酬，主教租给他一千平方米的土地，并免掉他在这块地上盖房按理必须缴纳的年贡或地租。本书的故事发生前七年，巴黎这位最铁面无情的警察约瑟夫·蒂尔谢——此人粗暴冷酷，连他的名字也充分证明这一点③——靠着从西岱岛街道上违法事件的罚款中获得的奖金，在塞纳河畔，圣朗德里港口街尽头，盖了一幢房子。市政当局为了使存放在码头的货物不受任何损失，用砖石砌了一座象桥墩般的工程，今天在巴黎某几份旧地图中还可以看得见。这工程修在上面说的那块空地

① 拉丁文：献给恩重如山的长姊。

② 西岱岛，在塞纳河上，是巴黎旧城所在地。

③ 蒂尔谢，法语原文是 Tirechair，撕下皮肉的意思。

前面，保护码头的桩基，顶住河水和冰块的冲击。警察趁机把房子盖在上面，所以必须爬上几级台阶才能走到他家的门口。这幢房子和当时所有房子一样简陋，顶是尖的，立在正面，形状宛如一个菱形的上半部。令史官们感到遗憾的是，今日，在巴黎，这样的房顶最多只剩下一两个。阁楼开了个圆形的窗，警察的女人就在阁楼里晾晒圣母院管事们的衣服，因为圣母院里上下人等的衣服都交给她浆洗，这一殊荣当然也是一宗不小的买卖。房子楼上是两个卧室，不管年景好坏，都以每间巴黎铸币四十个苏的价钱租给外地人。这样的租金无疑很贵，但由于房间里的家具陈设十分豪华，所以倒也值得。墙上挂着弗朗德勒壁毯，一张农村式的大床，配上绿色丝哔叽的床帏，床垫上面铺着细麻布的床单。每个房间还有取暖用的炉子，那就不必细说了。地板由蒂尔谢女人手下的学徒精心刷洗，象圣骨盒一样闪闪发光。房客们不必坐木凳，主人给他们准备了用胡桃木造的雕花大椅子，大概是从某个城堡抢来的战利品。两个嵌锡的衣柜，一张曲腿桌。这一切构成了一套豪华的家具，足可接待因事到巴黎来的、最有钱有势的方旗骑士①。房间的彩色玻璃窗正对塞纳河。透过其中一个，能看见河的两岸和河中三个荒凉的岛屿。这三个岛中的两个后来连在一起，构成今天的圣路易岛，剩下一个是卢维耶岛。从另一个玻璃窗看出去，穿过圣朗德里港口的一条缝隙，可以远远望见沙滩区、圣母桥及其附近的房子，还有腓力·奥古斯

---

① 能举起方旗召集附庸作战的领主。

特刚刚修建的卢浮宫高高的塔楼①。高耸的塔楼使巴黎显得又小又可怜，这个城市在现代诗人想象中的那些美妙景致不过是假象而已②。蒂尔谢住宅的楼下当时习惯称为底层，是一个大房间，他妻子在这里干活，而房客也必须穿过这个房间，爬上一道象磨房里的楼梯那样的楼梯，才能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大房间后面是厨房和卧室，可以看见塞纳河上的风光。一个小园子从住宅的墙脚一直伸展到水边，种着一畦畦绿色的白菜和洋葱。一道用木桩围成的篱笆屏护着几丛玫瑰。还用木板和河泥给一条大狗搭了间狗屋，因为地点偏僻，养狗看家是必不可少的。紧贴狗房便是鸡舍，鸡下了蛋都卖给圣母院的管事。随着巴黎的气候变化，地面有时干燥，有时又满是污泥，这儿那儿，错错落落长着几棵小树，一任风吹雨打和游人的攀折摧残。此外尚有数株生命力特强的柳树、灯芯草和长得很高的野草。整块空地、塞纳河、港口和那所房子，这一切的西面，矗立着巨大的圣母院教堂，随着太阳西下，把冷冷的暗影投射在这块土地上。不管是哪个时代，或者是今天，在全巴黎，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里更荒寂凄凉的地方和更严峻的景色了。只有哗哗的流水、教士们唱圣诗的歌声和呼啸的狂风打破荒林的寂静。当教堂里的管事们忙着进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偶尔也有几对情侣来这里约会，低诉心曲。

---

① 法王腓力二世（绰号征服者腓力·奥古斯都，1165—1223），路易七世之子，于一二〇〇年命人修建卢浮宫，一二〇四年完成中央主塔，主塔比其他塔楼高得多。

② 此处影射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对中世纪巴黎的描写失实。

一三〇八年四月的一个傍晚，蒂尔谢窝着一肚子火回到家里，因为三天来大街上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作为警察，最难受的莫过于感到自己无用武之地了。他气冲冲地把手中的戟一扔，嘴里一面嘟嘟囔囔不知说着什么，一面脱下半红半蓝的紧身军服，穿上一件宽袍大袖的粗毛上衣。接着，他从柜里拿起一块面包，抹上一层黄油，找张板凳坐下，一面吃，一面仔细端详刷过石灰的墙壁，细数地板的一根根木条，逐一清点悬挂在钉子上的厨房用具。看见一切井井有条，挑不出毛病，便嘴里哼哼着，心里很不高兴。他看着妻子，妻子正一声不吭地熨着教士们举行宗教仪式时穿的白色长、短法衣。

"我的上帝，"他挑起话头说，"雅克琳，你这些女徒弟是从哪儿招来的？"接着，他指着一个正在笨手笨脚叠一块祭坛布的女工又说道，"这一个，老实说，我越看越觉得她象娼妓，而不象粗手大脚，能干活的农村妇女。她的手象贵妇人那样白！上帝，我想她的头发肯定还有香水味！穿的鞋子质地和王后的一样讲究。我以魔鬼的双角起誓，这里的一切全不合我的心意。"

那个女工的脸倏地红了，她偷偷瞟了雅克琳一眼，恐惧的目光中透着骄傲。老板娘微微一笑，放下手里的活，略带讽刺地对丈夫说：

"这个嘛，你急什么？难道怪我搞阴谋骗你？你爱在大街上遛多久就遛多久，完了就回来安安静静地睡你的觉，喝你的酒，给你吃什么就吃，这里的事你就别管，否则，你高兴与不高兴，身体好不好，我就再也不管了。"说到这里，她责备地做了

个鬼脸，然后又继续说下去："全巴黎能找得出一个比你这猴子更享福的人来吗？他兜里有钱，在塞纳河边有房子，身旁一边有支威武的大戟，另一边有个忠诚的老婆，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可这位还叫苦连天，象患了热病发高烧的香客一样！"

"唉，雅克琳，"警察回答道，"难道你以为我想看到自己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手里的戟被别人抢去，自己的老婆被捆在柱子上示众吗？"

听了这番话，雅克琳和那个俏女工脸都白了。

"你说清楚点，"老板娘立刻追问道，"把你口袋里的东西快抖出来好不好。伙计，这几天，我早就发现你心里有事了。快说说吧，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你给市政府站岗，又有圣母院的管事会保护，怕什么跟人吵。如果我雅克琳向教堂的司铎投诉说受到哪怕一点点侮辱，司铎们就会使教区的宗教活动全部停止①。"

她说着径直向警察走去。"来吧。"她挽住丈夫的胳臂，把他拉起来，走向台阶。

到了河边的园子里，雅克琳脸带嘲讽地看着丈夫说："老流氓，你要知道，只要那位漂亮的夫人一走出房子，咱们的钱箱便会增加一块金币。"

"噢，是吗！"警察大惑不解地看着妻子，半晌说不出话来。但他很快又说："这样，我们完了。那女人为什么到咱们家来呢？"

"来看住在咱们家楼上那个漂亮的小教士呀。"雅克琳边

① 停做圣事是教会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

说边用手指着楼上的房间，从这个房间的窗子可以看见塞纳河辽阔的河面。

“真该死!”警察叫了起来，“为了几个臭钱，你会把我的前程毁了，雅克琳。一个警察的聪明而诚实的妻子能干这种事吗?我们迟早会中圈套，不管这个女人是伯爵夫人还是男爵夫人，都救不了我们。她那有钱有势的丈夫被我们得罪了岂不恨死我们? 因为天啊，她实在太美了。”

“说得好，她早没丈夫了，呆鸟! 你怎能怀疑自己的妻子会干出缺德的蠢事呢? 这位夫人从未和我们那位俊雅的教士说过话。只要看见他，想着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怜的孩子!没有这位夫人他早饿死了，因为这位夫人对他就象母亲一样。而他，单纯得象天使，骗他如同哄婴儿睡觉般容易。他以为自己的钱还没花完，其实，这六个月，他的钱再多一倍也花完了。”

“老婆子，”警察指着河滩广场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还记得那天在这里用火刑烧死一个丹麦女人这件事吗①?”

“怎么啦。”雅克琳大惊失色地问道。

“怎么啦。”蒂尔谢回答道，“我们招待的那两个外国人早晚也免不了被火烧。教堂管事会、伯爵夫人、保护，都不牢靠。马上就是复活节，一年快完了，趁早把咱们的客人轰走，而且要快。我是警察，难道还要你来教才看得出谁将来会上绞刑架吗?咱们的两位客人是波雷特，就是说那个丹麦或者挪威异端分子的信徒，你不是在这里亲耳听见那个女人的最后一声叫

① 一三一〇年，玛格丽特·波雷特因宣扬寂静主义，被目为异端，判处火刑。她原籍比利时的埃诺地区，不是丹麦或挪威人。

喊吗？这女妖真勇敢，在柴捆上连眉也不皱一皱，说明她与魔鬼经常有来往。我当时看见她就象今天看见你一样清楚，她还对围观的人讲道，说她已进入天国，看见了上帝。好嘛，从那天起，我就没有一宵睡踏实过。住在咱们楼上的那位老爷肯定是妖人而不是基督徒。作为警察，我敢起誓，每次，当这个老头走过我身旁，我都禁不住打寒颤。夜里他从来不睡觉。我只要一醒，就听见他的声音象阵阵钟响，听见他用魔鬼的语言念咒。你见过他吃天主教面包师做的、干净的面包和烤饼吗？他棕色的皮肤是被地狱的火烧烤的结果。天主在上，他的眼睛象蛇眼一样能迷惑人！雅克琳，我不愿留这两个人在咱们家里。我离司法部门太近了，完全知道绝对别和法律有什么纠纷。你把咱们那两个房客轰走吧，因为那个老的太可疑，而那个年轻的又长得太俊，他们两人看来都不象和基督徒有什么交往，他们的生活方式肯定和我们不一样。那个小的总在注意星星、云彩和月亮，仿佛妖人窥伺时机，好跨上扫帚似的①，另外那个则很阴险，肯定是利用这孩子作某种妖法。我的破房子已经盖在河边，即使不招天火或者一位伯爵夫人的爱情，本来也就够悬的。我已经发了话，你就别犹豫了。”

雅克琳虽然在家里说一不二，但听了警察对自己两个房客那通愤怒的指责，也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她机械地看着老头那个房间的窗户，突然眼睛碰见了那张灰暗忧郁的脸和那道深沉的目光，不禁恐怖地打了个寒噤。连平时看惯犯人的警察遇上这样的面容和目光，心里也会发憷。

① 传说女巫骑扫帚去赴巫魔夜会。

在那个年代，人无论贵贱、僧俗，一想到鬼神都发抖。魔法这字眼和麻风病一样厉害，能够扼杀感情，割断社会关系，连最慷慨的人心中的怜悯之情也被弄得瓦解冰消。警察的女人此时突然想起，她那两位房客的一举一动都与常人不同，虽然年轻的那位声音甜美动听，象笛子一样，但她很少听见，所以就宁愿相信那是行使妖法的结果。她又回想起这张脸白里透红，美得出奇，回忆起那一头金黄的秀发和水汪汪闪着晶光的双眼，觉得那完全是魔鬼变化的妖术。有时一连好几天听不到这两个外国人房间里有什么动静。他们在干什么呢？许多奇怪的事刹那间重又呈现在她眼前。她惊怖不已，把那位贵妇人对从弗朗德勒来巴黎读大学的孤儿——少年戈德弗鲁瓦的爱情看作中了魔法的证明，赶紧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图尔铸造、价值四利勿尔的白花花的钱币，既贪婪而又害怕地仔细端详。

“这钱可不象是假的。”她边说边把银币递给丈夫看，接着又说：“明年的房租都预先收了，又怎能轰他们走呢？”

“你去问问圣母院教堂的主持吧，”警察回答道，“难道不应该由他来告诉我们，碰到形迹可疑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吗？”

“噢，对，形迹的确可疑，”雅克琳失声叫了起来，“瞧他们多鬼！钻到圣母院的范围里来了！可是，去问教堂主持以前，为什么不提醒那位高贵的夫人说她有危险呢？”

在说这番话的同时，雅克琳和那个一直不停在唠叨的警察已经回到了家里。蒂尔谢当了多年差，变得老奸巨滑，装作把那个陌生女人看做真正的女工，但正是这种表面若无其事

的态度暴露了臣属对微服私行的王亲贵胄那种敬畏的心情。这时圣德尼-杜帕教堂的钟声响了。这个小教堂在圣母院和圣朗德里港之间，是巴黎最早建成的天主教堂，根据史书记载，就盖在当年圣德尼被火刑处死的地方。这教堂的钟声一响，全西岱岛上的钟也一个接一个地响了起来。忽然，从塞纳河左岸，圣母院后面，巴黎大学各学院麇集的地方，传来了杂乱的喊声。这一信号使雅克琳的老房客在房间里坐立不安。警察和他的太太以及那个陌生女人听见门急速打开又关上，接着，楼梯上响起外国人沉重的脚步声。警察的怀疑使这一人物的出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警察夫妇脸上立即露出了奇怪的神情。这一切，那位贵妇人都看在眼里。她象所有钟情的人一样，把她的被保护人看作是警察夫妇恐惧的原因，所以她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她名义上的雇主夫妇的恐惧所预示的不寻常事件的到来。

那个外国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端详屋里的三个人，似乎在寻找他的同伴。尽管他投过来的目光毫不在意，但却使人心里很困惑。任何人，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无法不承认，大自然给了这个外貌与众不同的人非常的能力。虽然他眉骨高耸，眼睛深陷，但目光如鹰隼，眼皮很宽，周围有一个黑圈，在颧骨上十分明显，这样一来，眼珠反倒显得突出了。他的目光很神奇，沉甸甸的充满思想，象蛇和禽鸟的眼睛一样明亮清澈，炯炯有神，非常威严，能看透人的灵魂，但又能迅速传递祸事的消息，具有超人的力量，使人愕然而无力抗拒。这目光稳重而热情，静中有动，既严肃，又安详，显得十分和谐。如果说，

在这双鹰隼般的大眼睛里，俗世的烦嚣似乎已经消失的话，枯瘦的脸上却还带着过去情海浮沉，阅尽人间沧桑的痕迹。鼻子又直又长，若无两个鼻孔拉住，仿佛会一直延伸下去。凹陷的脸颊上布满长而直的皱纹，显得瘦骨嶙峋。凡是凹下去的地方看起来都发暗，就象一道急流，河床布满深沟，证明水力之猛，斗争是多么可怕和频繁。从鼻子两侧伸展出来的宽宽的皱褶象船桨在水面留下的痕迹，使脸部线条更加明显，刚毅而没有曲线的嘴边带着悲苦的色彩。风起云涌的脸上面，是一个宁静的额头，勇敢地突出来，有如一个大理石造的圆拱，把脸罩住。这外国人的神态就是这样无畏和严肃，象历尽磨难的人，天生能够冷对千夫所指，临危不惧。他似乎在自己的天地里回旋，翱翔于人世之上。他的举止也和他的目光一样，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那瘦骨嶙嶙的双手是一双战士的手。如果说，当他的目光逼视你时，你不得不低下眼睛的话，同样，如果他的言语和举止触及你的灵魂，你也不由自主会发抖。他走路时有一种默默的威严，简直象不带随从的君主，或者收敛神光的上帝。他奇特的风度和相貌，加上他身上的装束，使人更添遐想。灵魂、肉体和衣裳和谐无间，使头脑最冷静的人也产生强烈的印象。他身穿一件黑呢子教士衣，没有袖子，前面用搭扣扣住，下面一直垂到腿肚，敞着脖颈，不戴领巾。紧身外衣和短靴都一律黑色。头上是一顶天鹅绒做的教士式无边圆帽，在前额画出一道孤线，把头发完全包在里面。一个男子戴重孝，穿深色衣服也莫过如此。如果不是大氅缝里露出挂在宽皮带上的佩剑，教会中人很可能向他施礼，把他当成教士。他虽然

身材中等，但却显得很高大；正面看，简直是个巨人。

“时间到了，船正等着，您怎么还不来呀？”

这几句话是用蹩脚的法语说的，在寂静的房间里听得很清楚。随着话音，另外那个房间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窸窣声，少年象一只小鸟，翩然地走了下来。戈德弗鲁瓦一出现，那位贵妇的脸便倏地泛起了红晕。她浑身战栗，抖个不停，赶紧用白净的纤手捂住脸。任何一个妇人看见一个身材窈窕，面目姣好如女子的弱冠少年时，心情恐怕也一样会激动。他的黑色小帽，象巴斯克人①的贝雷帽一样。帽下面露出洁白如雪的前额，闪烁着只应天上有的天真无邪和优雅俊逸的色彩，反映出内心的虔诚。传说从前有一位母亲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孩子，她祈求仙女在她那个象摩西一样被丢在水里随波逐流的孩子额头上印下一颗星星的标记。今天，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如果看见了这位少年的额头，很可能会联想到这个故事而去额头上寻找那颗星星呢。少年有一头金黄色的鬈发，纷披在肩上，散发出爱的气息。粉颈洁白圆润，有如天鹅，妙目晶莹流盼，映照蓝天。脸部线条和额头的轮廓优美无比，画家们见了，肯定为之倾倒。使我们心旌摇动的美女花颜、纯净无瑕而光彩照人的面部线条，与男性的丰采以及尚在少年的刚强之气形成了和谐美妙的对比。总之，这是一张会说话的脸，虽然沉默，依然能吸引我们，但只要仔细审视，便会发现由于思考过度或情绪过分激烈而略显憔悴，青春活力尚未完全展开，

---

① 巴斯克人，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

仿佛阳光下一片刚刚舒展的绿叶。因此，这一老一少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对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个仿佛是画家喜欢画的柳树，经过岁月的摧残和雷电的戕伐，虽然已经老弱，但华盖的雄姿尚存，另一个则象这棵老柳空洞的树身中长出的一棵纤巧嫩弱的小树，羞答答地在洞里藏身，躲过暴风雨的袭击。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天使。一个是有感受的诗人，另一个是表达感受的诗人。一个是受难的先知，另一个是祈祷的教士。两个人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

"你看见这一个吹哨叫另一个了吗？"当两个外国人的脚步声在沙滩上消失了以后，警察大声叫了起来，"这难道不是魔鬼和他的伥鬼？"

"噢，真憋死我了。"雅克琳回答道，"我从来没这么仔细看过我们的房客。一个魔鬼长着这样俊俏的脸，真活该我们女人倒霉了！"

"是呀，"蒂尔谢大声道，"你只要往他身上浇点圣水，他立刻就会变成蛤蟆。我把这一切报告宗教裁判所去。"

听见这句话，那位贵妇人如梦方醒，直勾勾地看着警察穿上红蓝两色的紧身制服。

"您上哪儿去？"她问道。

"去报告法院说我们家住进了两个妖人，这是没法子的事。"

陌生女人微微一笑。

"我是玛欧伯爵夫人，"她边说边站了起来，庄严的神态使警察惊愕不已，"不许你们对你们的房客有丝毫的冒犯。尤其

是要尊重那位老者，我在你们国王① 那里亲眼看见国王对他也非常有礼貌。如果你们和他有什么过不去，你们就太不知好歹了。至于我在你们家里这件事，绝不能张扬出去，如果你们还想活的话。”

说完这番话，伯爵夫人停了下来，重又陷入沉思之中。不一会儿，她抬起头，向雅克琳打了个手势，两个人便一起上楼，来到戈德弗鲁瓦的房间。美丽的伯爵夫人仿佛获赦归来的流放犯人重睹山脚下故乡城镇鳞次栉比的房舍。她怀着幸福的心情细看房间里的床、木做的凳椅、橱柜、壁毯和桌子。

“如果你没有骗我，”她对雅克琳说，“我答应给你一百个金币。”

“瞧，夫人”老板娘回答道，“那个可怜的天使并没有任何怀疑，他全部家当都在这里！”

雅克琳边说边打开桌子一个抽屉，拿出几张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

“啊，仁慈的上帝！”伯爵夫人惊叫了一声，抓过一张文书。文书立即引起了她的注意，上面写着：Gothofredus comes Gantiacus（“根特伯爵戈德弗鲁瓦”）。

她放下羊皮纸，用手擦了擦前额。她怕雅克琳看见她激动反而不美，便又恢复了冷冰冰的态度。

“我很满意！”她说道。

说完便走下楼梯，离开了房子。警察和他的妻子站在门

① 玛欧伯爵的封地在弗朗德勒，不属法国国王管辖范围，所以伯爵夫人说“你们国王”。

槛，目送她往码头方向走了。一条船下了锚，在附近等着。一听见伯爵夫人步履的窸窣声，船夫便立即站起来，帮助美丽的女工在板凳上坐下，接着摇动双桨，船如飞燕般向塞纳河下游驶去。

"你真蠢！"雅克琳亲热地拍了一下警察的肩膀，"今天早上，咱们赚了一百个金洋。"

"我既不想接待妖人，也不愿接待大人物。因为我不知道哪一种人会更快地把我们引向绞刑架。"蒂尔谢边回答边去拿戟。

"我到花园那边巡逻，"他又说道，"唉，愿上帝保佑我们，让我今天晚上碰见一个戴着金戒指，在黑暗里象萤火虫那样闪闪发光的威尔士女人①才好哩！"

雅克琳一个人留在屋子里。她赶紧上楼，跑进那位不知名的大人物房间，想找到些能说明这一神秘事件的材料。她象没事找事，把自然界简单明了的法则弄得复杂化的学究一样，脑子里想出整整一套不伦不类的故事来解释这三个人物同时荟萃到她家里的原因。她在橱柜里翻寻，什么都看一看，但是没发现特殊的东西。只看见桌子上有一套文具和几张羊皮纸，但她不认识字，所以，这些东西也不能告诉她什么。出于一种女人的心理，她来到了那个美少年的房间。从玻璃窗看出去，正好看见她的两个房客坐着艄公的渡船横渡塞纳河。

"他们真象两尊石像。"她自言自语道，"咦，咦，他们在富

① 出处不详，大约指巴黎下层社会的放荡女人。

阿尔街前面靠岸了。那个小可人儿身手真敏捷，象灰雀一样，一蹦就上了岸。他旁边那个老家伙仿佛圣母院里的石像。两人现在向以前的四民族自由艺术学院走去了①。糟糕！瞧不见他们了。”她看了看室内的家具，接着又说道：“这小天使就在这儿生活？他真是又讨人喜欢又随和！唉！这些贵族老爷，和我们到底不一样。”

雅克琳摸了摸床上的被，掸了掸橱柜上的尘土，自言自语道：“这些圣洁的日子他是怎样打发的呢？总不能老是看着蓝天和上帝象挂灯那样挂在天上的星星吧？可爱的孩子心里一定有苦处。可是，他和那个老学究彼此为什么不说话呢？”六个月以来，她提出这样的问题自己问自己足足有一百次了。她走下楼去，脑子还在不停地思索，但是，问题却象一团线，越理越乱。

老者和少年此刻已经走进了富阿尔街上的一所学院。这条街当时有好几个学院，因而驰名全欧。当雅克琳的两个房客来到古老的四民族自由艺术学院，走进一个地板与路面齐平、天花板很低的大教室里时，巴黎大学最有名的神修神学博士——杰出的学者西格尔②正缓步走上讲坛。冰冷的地面铺着新鲜的麦秆，许多学生单膝跪地、支起另一膝，迅速地记下师

① 中古时期的巴黎大学共设两个学院，即神学院和自由艺术学院。自由艺术学院又按民族和地区分四个系，即法兰西、庇卡底、诺曼底和日耳曼系。

② 西格尔（约1235—约1281），十三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其神学理论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在当时曾引起论争，被目为异端，后在罗马受审并监禁。但丁对他评价很高，在《神曲》中将他置于天堂。

长即兴的讲词，他们使用的缩写字体使现代要辨认这些纪录的人简直毫无办法。教室坐得满满的，不仅有学生，还有教会、宫廷和法律界中的杰出人物，以及外国的学者、武官和有钱的市民。有些人宽脸，美髯，隆准。看了中世纪这类人物肖像，使我们对祖先不禁产生一种类乎宗教的敬仰之情。有的人清癯，眼睛凹陷但炯炯有神，头上露出黄皮的秃顶，说明被当时的热门学问经院哲学弄得精疲力竭。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那些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举止稳重的成年人、赳赳的武夫和几个脸色红润的金融界人士。这些课、这些论述和十三、十四世纪最杰出的天才所宣读的论文激起了我们祖先的热情。他们聆听这些，犹如我们今天去看斗牛，去欣赏意大利的歌剧、悲剧、著名的舞蹈家表演，总之所有的戏剧。只有经过这些思想的斗争才有神秘剧的出现。这些斗争可能就是法兰西戏剧的起源。丰富的想象力，加上运用自如、富有魅力的嗓音、雄辩的技巧和对上帝秘密的大胆探求，完全可以满足好奇的听众，使人心情激动，构成那个时代风行的场面。神学不仅概括了各种科学，而且象古代希腊人的语法，本身就是科学。它使那些在这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人看到了大好前途，而参与这些斗争的演说家象雅各一样，是和上帝的精神作战。使节、君主之间的仲裁人、掌玺大臣和高等神职人员的职位都属于在神学论争中口才锻练得如刀似剑的人。讲坛就是当时的论坛。这一情况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拉伯雷以其无情的嘲弄置神学纷争于死地，正如塞万提斯以喜剧式的故事结果了骑士制度一样。

要了解这一特殊的世纪，弄清楚虽然卷帙浩繁但今天已

罕为人知的当时杰作的思想，以至这一时代的野蛮风气，我们只须研究一下巴黎大学的组织结构，仔细考查当时实行的奇怪的教育方式。那时候，神学院分两个系，即神学系和教谕神学系。神学系下设三个专业，即经院神学、经典神学，和神修神学。我们没必要花脑筋去解释这门学问这三个不同部分的分工，因为只有神修神学是本文研究的唯一对象。神修神学包括全部神的启示和奥义。古代神学的这一支派今天仍然在我们之间秘密流传。雅可布·博姆、斯威登堡、马丁内斯·帕斯卡利、圣马丁、莫利诺、居荣夫人、布里尼翁夫人、克吕德内夫人①，还有一大批显灵派与通灵派人士②，在不同时期，恰当地保存了这一学科的理论，而这一门学问的目的颇有点高深博大，令人生畏。今天，正如西格尔博士的时代一样，神学的目的是要给人以翅膀，使人能够飞进圣殿，看见我们俗眼难见的天主。

我这些话虽然有些离题，却很有必要，否则就没办法理解刚才老者和少年离开圣母院那块空地以后所看到的情景。我的话还可以使这一研究免遭某些吹毛求疵的人士所责难，说是撒谎和有意夸张。

① 雅可布·博姆(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神秘学家，通灵论者；马丁内斯·帕斯卡利(1715—1779)，葡萄牙神秘学家；圣马丁（1743—1803)，法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莫利诺(1628—1696)，西班牙神学家；居荣夫人(1648—1717)，法国神秘学家；布里尼翁夫人（1616—1680)，弗朗德勒神秘论者；克吕德内夫人(1764—1824)，俄国神秘论者。

② 此两派均力求与灵界沟通，但显灵派只满足于看见鬼神的形象，通灵派则力求与神灵相通。

西格尔博士身材高大，正当盛年。大学纪事书中的记载使他没有被今人遗忘。他的容貌酷似米拉波，而且口若悬河，活泼生动，滔滔不绝。但脸上虔诚信仰的表情却是米拉波所没有的。他的声音温柔甜蜜、清晰响亮，使人听了感到十分惬意。

这时候，光线透过镶有用铅条固定的小块彩色玻璃的大窗，疏疏落落地照进来，投射在具有不同肤色的人群上，明暗交织，对比十分明显。这边，一双眼睛在黑暗的角落中闪烁，那边，几张脸埋藏在暗影里，头上的黑发在阳光照射下，仿佛闪闪发亮，还有许多个光秃秃的脑袋，只留下一圈稀疏的白发，突出在人群之上，象月光下银白色的雉堞。每个人的脑袋都朝着博士，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等着。邻近学院中其他老师的声音象大海的涛声，在静寂的街道上回荡。两个陌生人到来的脚步声吸引了整个教室的注意。西格尔博士正准备开讲，忽然看见那位威严的老者站着，便用眼睛四面看看，想给他找个座位，但教室里人很多，已经座无虚席。于是，他走下讲坛，毕恭毕敬地来到老者跟前，把自己的凳子让给他，请他坐在讲坛的台阶上。全场人对这种殷勤照顾发出一阵啧啧的赞扬声，因为他们认出了老者就是最近在巴黎大学通过答辩的一篇优秀论文的作者。现在，陌生人居高临下，向所有听众投下深邃而充满默默哀愁的目光。凡接触到这一目光的人都难以名状地战栗起来。跟随老者的那个少年坐在台阶上，背向讲坛，姿势优美而沉郁。教室里越来越安静，大批学生离开附近的教室跑到这边来，把门槛甚至大街一下子都堵住了。

西格尔博士讲最后一堂课，要把前几讲他谈的有关基督

复活、天堂和地狱的理论作一个总结。他奇怪的学说迎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并满足了世世代代的人对神奇故事的无限向往。人为了用软弱的双手去抓住旋得旋失的无限所作出的努力、思想靠本身力量进行的冲击这本身就值得全场俊彦的关注，其中有那个世纪最卓越的才智，也许还有人类最博大的想象。西格尔博士不慌不忙地以毫不夸张的语气，简单回顾了以前讲过的要点。

“悟性各有不同。人难道有权利询问造物主为什么他赋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思想能力吗？人并不想一下子参透上帝的意图，但人难道不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即由于悟性的不同，因而可以分为几个大阶段吗？从悟性最低的阶段到最明净、可以望见通向上帝道路的阶段之间，难道不存在循序渐进的思想范畴吗？属同一范畴的人，在灵与肉、思想与感情上，难道不能象兄弟一样彼此理解吗？”

讲到这里，博士就同气相求问题发挥了一连串妙不可言的理论。他用圣经的语言解释爱情的现象、本能的厌恶、不受空间规律影响的强烈的吸引、以及一见倾心的人之间产生的突发亲合力。至于我们感情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力量，他认为取决于人在各自圈子中所占的位置距离中心的远近。他从数学的角度，通过人类各阶层间的协调，指出上帝一个伟大的思想。他说，这些阶层通过人，创造了一个介乎野兽的悟性与天使的悟性之间的中间世界。根据他的说法，*神的语言孕育了精神语言，精神语言孕育有生命的语言，有生命的语言孕育动物语言，动物语言孕育植物语言*，而*植物语言*表达了*无生*

命语言的生命。上帝要我们的灵魂进行象虫蛹一样逐阶段的蜕变，而这种由神灵的生命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精神化和越来越敏锐，这就阐明了上帝赋予大自然的运动，说得比较模糊，但对毫无体验的听众来讲，可能已经是天花乱坠了。博士引用了《圣经》的许多段落，并以之对照自己的理论，用可触及的形象解释自己所缺乏的抽象推理。他象挥舞火把一样，高举上帝的思想，阐述创造的深奥过程，讲来娓娓动听，使听众不能不信服。他运用这一神秘的学说得出各种结论，指出各种象征的意义，证明天赋、特殊资质、天才和人类的才华都是存在的。说到这里，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本能的生理学家，他谈到人类脸上具有与动物相似的特征，不仅有本原的类似，还有逐渐进化的痕迹。他让人看到大自然的作用，说矿物、植物、动物都各有使命和前途。他手拿《圣经》，谈到物质具有精神，而精神也有物质，上帝存在于一切之中，使人对上帝任何微小的业绩都肃然起敬。他认为，只要虔诚就有可能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上面就是他讲演的第一部分。他巧妙地利用与题目无关的话把这一部分的理论运用到封建制度。这一理论范围甚广，大量引用宗教和世俗的诗歌，充分发挥当时艰深的辩论术，融会贯通古代的一切哲学理论，但博士把这些理论去粗存精，讲得简单明了，完全变了另一个模样。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以及泛神论的错误信条被他驳得体无完肤，他宣称，神是唯一的，只有神和他的天使才知道目的，凡人只看见实现这些目的的光辉手段。他举例解释物质世界，同时，他又建造起一个精

神世界，我们必须经过逐步上升的阶段才能来到上帝的身旁，如同植物要经过无限的进化轮回才能到达我们这一阶段一样。他说，天上以及日月星辰都有人居住。他以圣保罗的名义，赋予人一种新的力量，允许人从一个世界上升到另一个世界，如此一直到达永生的源泉。雅各神秘的阶梯既是这一上天秘密的宗教答案，也是事实的传统证据。西格尔博士的语言使入迷的听众恍如胁生双翅，随着他遨游九霄，进入宇宙的海洋，感到世界实在无限。他用这种方法很有逻辑地解释地狱，说与趋向上帝的光明阶段的方向相反，另有一些阶段，那里没有光明和理智而只有痛苦与黑暗，同样，只有折磨而没有欢乐。在人类生命的各种过渡时期、各种痛苦与觉悟的阶段，都存在可资比较的项目。当然，这样一来，地狱和炼狱最离奇的虚构景象便成了现实的东西。他巧妙地总结出我们德行的基本原因。虔诚的人安贫若素、恪守清高、恬淡寡欲，尽管目睹作恶可以成功，但仍坚持不做问心有愧之事。这样的人是犯了天条、贬下人间的天使，他不忘本源，知道善有善报，因而甘心情愿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和伟大的使命。于是，基督崇高的忍让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他把殉道者置于火刑场熊熊烈火之上，既然他说他们殉道时不感到痛苦，也就几乎一笔勾销了他们的功德。他指出，虽然人的外壳被刽子手的屠刀砍成两段，内心的天使已经升天。他描绘并指出某些天人的特征，使人从芸芸众生之中分辨出天使的形象。然后他使人们镂心刻骨地理解存在于一切语言之中的堕落一词的真正涵义。他引用最丰富的传说故事来证明我们真正的本源。他明确地解释

任何人都具有的飞黄腾达的欲望，这一本能的野心正是我们的命运的永久启示。他使人们一眼看见整个宇宙。他描写上帝的本质象长河汹涌奔流，从中心漫向四极，又由四极返回中心。大自然浑然一体。在表面最细微或最博大的事物中，一切都服从这一规律。每一个创造物都具体而微复制同一形象，如植物的汁液，或者人的血浆，或者星辰的运行。他举出一个又一个证据，总是用充满诗情的美妙画面来说明自己的见解，大胆地向反对的意见挑战，用雄辩的提问来攻击我们科学的重大成果，以及人类社会用尘世的材料辛苦经营的赘物。他询问，我们的战争、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堕落能制止上帝规定宇宙必须进行的伟大运动吗？他指出，我们的努力处处都终归白费，使人类不得不嘲笑自己的无能。他呼唤提尔①、迦太基、巴比伦的亡灵，命令巴别塔②和耶路撒冷出庭作证。他在这些名城中寻找，但找不到人类文明的犁铧留下的短暂的犁沟。人类在宇宙中飘浮，象一叶扁舟驶过，在波平如镜的洋面留不下半点痕迹。

上面就是西格尔教授讲演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是用神秘的语言和当时流行的古怪的拉丁文表达的。他曾经专门研究的经书给他提供了论据，使他能雄视他所处的时代，推动它前进。他以广博的学问为斗篷，掩盖本身的大胆，以圣洁的道

---

① 提尔（《圣经》中译本译推罗），腓尼基人的城市，在今黎巴嫩境内，一度十分繁荣。

② 传说挪亚的子孙拟建造一通天之塔，名巴别塔，后上帝使他们语言混乱，无法共事，塔终于未建成。

德，为他的哲学作掩护。这时，他已经使他的听众面对上帝，把整个世界概括在一种思想之中并几乎揭示了世界的思想，他注视着全场屏息静听的人，并向陌生人投去询问的一瞥。也许是这个怪人的在场给了他鼓舞吧，他用从中古时期衰落的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语言又说了下列这番话：

“你们想想，人类如果不是从上帝那里，又能从哪里获得如此丰富的真理呢？我是什么人？我只不过是浅薄的翻译者，我只翻译过圣徒中功力最深厚的一位留下来的一行文字，象这样光辉灿烂的文字何止有千行。在我们所有人以前，圣保罗就已经说过：In Deo vivimus, movemur et sumus（“我们生活、行走、存在于上帝之中”）。今天，我们信仰程度降低了，学问增加了，或者知识丰富了，怀疑的心理增多了，我们会询问这位圣徒，这种永恒的运动有何必要？这种按阶级划分的生命又走向何方？为什么要有这种悟性，从模模糊糊辨识大理石的纹理起，由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一直到人，到天使，最后到上帝？源泉在哪里？大海在哪里？生命穿越各个世界和星辰，穿越物质和精神，一直到达上帝以后，是否会重新往下，走向另一个目的呢？你们可能想看看宇宙的两边。你们会崇拜君主，条件是自己能登上王位，哪怕只是一会儿。我们简直失去了理智！我们不承认最聪明的动物有理解我们思想和我们行动目的的天赋，我们对下层生物无丝毫怜悯之心，把它们驱逐出我们的世界，否认它们有猜出人类思想的能力，可我们自己还想参悟最高的思想，思想的思想！好啊！去吧，走吧！凭着信仰，从一个星球走到另一

个星球去吧，飞向层层的空间吧！思想、爱和信仰就是飞向太空的神秘手段。穿越层层宇宙，直达灵霄宝座吧！上帝比你们仁慈得多，他向他创造的一切敞开神殿之门。但你们千万别忘记以摩西为榜样！进入神殿前必须脱鞋，去掉一切污秽的东西，完全甩掉你们的臭皮囊，否则你们会被化为灰烬，因为上帝……上帝就是光！”

当西格尔博士满脸通红，高扬着手，说出这一伟大的警句时，一缕阳光从一扇大玻璃窗投射进来，象奇迹般激起了一束耀眼的光源，一道三角形的长长的金光，仿佛一条偌大的披肩盖在全场人的肩上。听众顿时鼓起掌来，因为他们把夕阳斜照当作是奇迹出现了。他们异口同声地高喊："好哇！好哇！"连天空似乎也在喝彩。戈德弗鲁瓦心中顿生景仰之情，他看了看老者，又看了看西格尔博士，只见两人正在低声谈话。

"荣耀归于师长！"异乡人说道。

"荣耀何用？过眼云烟而已。"西格尔回答道。

"我只是想表达对您永远感激之情。"老者回了一句。

"那么，您写上一句好吗？"博士又说道，"那我在人世间就永垂不朽了。"

"唉，没有又怎能给予呢？"陌生人叫了起来。①

---

① 这一段叙述与《神曲·天堂篇》第十歌相对应。但丁神游哲人居住的第四重天（太阳天）。圣多马·阿奎那向他逐一介绍自己的同伴时，提到西格尔：

"这就是西格尔永恒的光辉，
他曾在巴黎富阿尔街讲学，
因推论真理而引起嫉恨。"

人群象廷臣簇拥君王一样，围在他们四周，亦步亦趋，但与他们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示尊敬。戈德弗鲁瓦、老者和西格尔徒步走向泥泞的河岸，当时那里尚没有房子。渡船的艄公正在恭候他们。博士与那位外国人既非用拉丁语，也非用高卢语交谈，而是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在低声说话。他们轮流用手指指天，也指指地。西格尔很熟悉河岸曲折的地方，多次小心翼翼地引导老者去走象桥一样搭在泥泞之上的木板；听讲的人好奇地看着他们，几个学生还十分羡慕那位少年有运气能够紧紧跟随两位语言大师。最后，博士向老者施礼，目送渡船离开了河边。

当小船在宽阔的塞纳河河面上随波荡漾，使人也心潮起伏的同时，天际的夕阳象燃烧着的一堆熊熊大火，火光穿过云层，把一道道急流般的光线倾泻在原野上。深深浅浅的红色以及棕色的反照，把房顶铺的石板和茅草染得五彩缤纷，腓力·奥古斯都所盖的宫阙城楼，边沿象着了火，满天斜照，水闪金光，连草地也灿烂辉煌，把昏昏睡去的昆虫也弄醒了。这一束长长的亮光燃烧着云彩，象每日一歌的余音。每个人的心弦都会颤动，因为大自然太美妙了。外国人看到这一情景，眼皮也微微湿润了。戈德弗鲁瓦流下了眼泪。他颤抖的手接触到老者的手。老者回过身来，让少年看到自己的激动。但是，大概为了挽回他认为已经受损的尊严吧，他用低沉的声音对少年说："我是哭我的国家，我是个被放逐的人！小伙子，当年我离开祖国，也正是这个时候。但是，在那边，萤火虫正飞出它们的小窝，象一颗颗金刚钻，悬挂在菖兰花上。也是在这个时

候，薰风象一首最温柔的诗，从浸透光明的峡谷中，吹来阵阵甜蜜的香气。我看见天边出现一座黄金的城郭，好似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我不该直呼其名的城市。那里，也有一条河，蜿蜒曲折，景致迷人，碧波潋滟空濛，时聚时散，既排斥，亦相合，愉我之目，使我顿萌爱心。这座城市及其建筑，这条河，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夕阳斜照，河水彩色缤纷，呈现出一幅幅变幻莫测的图画。星星洒下轻柔的光线，月儿到处布下优美的陷阱，赋予树木、颜色和各种形态的东西以不同的生命，使闪烁的波光千变万化，宁静的山峦和喧闹的房宇也彼此各异。城市闪着光芒，她在说话，她召唤我回归！夜色中，白色的古代大理石圆柱熠熠生辉，旁边升起了道道烟柱。透过傍晚的薄露，仍然可以看见天际的轮廓，一切都那么和谐和神秘。大自然并不对我说再见，它想留住我。啊！我的一切都在那里！我的母亲，我的妻儿，还有我的荣耀！连教堂的钟声也为我被放逐而哭泣。啊！奇妙的土地，简直可以与蓝天媲美！从这个时刻起，宇宙便是我的牢房。亲爱的祖国，你为何把我放逐？*但我一定要在祖国取得最后胜利！*”他大喊了一句，声音激昂而充满自信。船夫以为听见了号角，不禁吓了一跳。

老者象一位先知那样站着，眼睛透过空濛，注视着南方，用手指着天涯远处的祖国。他那张由于淡泊苦行而变得苍白的脸此刻已泛起胜利的红晕，双目炯炯，神采飞扬，仿佛一头昂首奋鬣的雄狮。

“可怜的孩子！”他看见戈德弗鲁瓦两颊挂着晶莹的泪珠，

便对他说道，“难道你也象我一样，研究过人生这本书里充满腥风血雨的篇章？你为什么哭？你这样的年纪，有什么值得你去惋惜的呢？”

“唉！”戈德弗鲁瓦说道，“我惋惜我的祖国，它比世界上任何祖国都美，我从没见过祖国，但祖国常在我的记忆之中。啊！如果我能展翅腾空，我一定要飞到……”

“飞到哪里？”被流放的人问道。

“天上，”孩子回答道。

听见这两个字，外国人战栗了一下，把深沉的目光投向少年，少年没有再说下去。两人灵犀相通，似乎在心里暗自交谈，在充满想象的沉默中互相倾听彼此的祝愿，象两只鸽子，友好地比翼而飞，直到小船碰到陆地的河岸，才从酣梦中惊醒过来。两人一言不发，慢步沉吟，向警察的房子走去。

“这样说来，”年纪大的那个外国人暗自思忖，“这可怜的孩子以为自己是贬下凡尘的天使了。我们中间，有谁能给他指引迷津呢？难道是我？可我经常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摄走，远离大地；我属于上帝；我对我自己来说还是个谜。难道我眼前看见的不是一个陷身泥淖的最美丽的天使吗？难道这孩子不是和我一样，或多或少地丢失了理智？他曾否在信仰的道路上迈出过比这更大胆的一步呢？他相信宗教，而他的信仰无疑会把他引上一条光辉的道路，与我目前走的这条路一样。可是，虽然他美如天使，但体质太弱，难以经受如此艰苦的战斗！”

孩子因为自己的同伴在场，心里有些胆怯。这位同伴声

如雷鸣，说出自己的思想，仿佛闪电显示上天的意志一样。所以，孩子只是用钟情的目光凝视着天上的星星。他多愁善感，心里觉得压抑，站在那里，羞怯怯地，似阳光下的一只苍蝇。西格尔的声音，从天国的角度，给他们两人总结了精神世界的奥秘；高大的老者给这些奥秘又披上一层荣光。孩子心有感受，但难以言传。他们三个人分别用科学、诗歌和感情的活生生的形象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回到住所以后，外国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点起他那盏能给他灵感的油灯，在寂静和黑暗中，寻章摘句，苦苦思索，象魔鬼一样，疯狂地工作起来。戈德弗鲁瓦坐在自己屋里的窗台上，眼睛时而看看水上的月影，时而抬头观察天空的奥秘。他象往常一样，悠然神往，从一重天飞向另一重天，看见一幕幕的幻象。他侧耳细听，似乎听见隐隐的窸窣声和天使的声音，依稀瞥见微弱的天光。他置身其中，企图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是众光之源，天乐之泉。不久，沿着塞纳河水传来的巴黎市区的喧闹声逐渐停息，房子的灯光也一一熄灭，周围一片寂静，偌大的巴黎城象疲倦的巨人，慢慢睡着了。午夜的钟声敲响了。最轻微的声音，哪怕是一片树叶落下来，或者圣母院树上寒鸦离枝别栖，都会把外国人的精魂召回地上，使孩子从目眩神迷的天国中奔回。这时，老者陡然害怕起来，听见隔壁房间传出了一阵呻吟，混和着重物落地的响声，他老练的耳朵立即听出是一具尸体。于是，他快步冲出，来到戈德弗鲁瓦的房间，看见孩子躺在那里，象一件形状难辨的东西。还发现他脖子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很长，拖在地上。当他把

绳子解开的时候，孩子睁开了眼睛。

“我现在在哪儿？”孩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您自己房间里。”老者边说边惊讶地看着孩子的脖颈和系绳的钉子。绳子仍然拴在钉子上。

“在天上。”孩子用甜蜜的声音回答。

“不，在地上！”老者反驳道。

戈德弗鲁瓦在透过敞开的玻璃窗照进房间的月光里躏着，他仿佛又看见水波粼粼的塞纳河，河旁空地上的垂柳和青草。水上升起一层薄雾，似烟似云，笼罩着河面。面对这一景象，他不禁悲从中来，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脸失望的神态。老者向他走来，露出惊讶的表情问他：

“您刚才想自杀吗？”

“是的。”戈德弗鲁瓦回答道。他任由老者轻抚他的脖子，仔细察看绳子勒过的地方。

尽管有点轻微的擦伤，少年大概并不觉得疼。老者估计，少年身体的重量把钉子拽掉了，自杀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少年只不过摔了下来，毫无危险。

“乖孩子，那么您为什么想死呢？”

“唉！”少年回答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我听见天上的声音了！那声音喊着我的名字！以前它还没有叫过我的名字，可这一次，它邀请我到天上去！啊！那声音多么柔和！”他做了一个天真的手势，接着又说道，“我上不了天，于是，便使用我们走向上帝的唯一办法。”

“啊！孩子，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老者边喊边把戈德

弗鲁瓦搂进怀里，激动地紧紧拥抱他。“你是诗人，你懂得勇敢地驾驭暴风雨！你的诗没有离开你的心田！你活跃炽热的思想，你的作品酝酿成长在你灵魂之中。去吧，不要把你的想法告诉凡夫俗子！你要成为祭坛，成为祭品和祭司，成为一切！你了解天上各界，是吗？你看见过成群的天使，他们身披白色的羽衣，手持金钹，以同一个速度飞向天父。你经常看到他们的翅膀在上帝声音的召唤下搧动，象森林的一丛丛树梢，在暴风雨中有节奏地摇摆。啊！无限的宇宙多美！你说是吗？”

老者使劲握着戈德弗鲁瓦的手，两个人同时凝视着天幕，星星似乎洒下柔和的诗句。他们倾听着。

“啊！看见上帝，”戈德弗鲁瓦轻轻地喊道。

“孩子！”外国人忽然严厉地说道，“难道你那么快便忘记了我们的好导师西格尔博士的教导了吗？你，为了返回天上的祖国，我，为了返回地上的家园，难道我们不应该服从上帝的命令吗？让我们顺从地走向他强有力的手给我们指出的艰苦的道路吧。难道你对你现在面临的危险不感到害怕吗？你没有命令就来，不到时间就说‘我来了！’，这样，不就等于又返回到比今天你的精魂所遨游的世界更低的世界了吗？可怜的迷途天使，难道你不应该感谢上帝让你生活在一个只听到天乐的世界吗？你难道不是纯洁如钻石，美丽如鲜花么？唉，如果你象我一样，生活在痛苦之城，你又该如何呢？我漫步在痛苦之城，心力交瘁。啊！探坟搜墓，寻找可怕的秘密；擦拭他们染血的手，每夜都计算这些手的数目，看着它们向我伸过

来，哀求我无法给予的宽恕，仔细观察杀人凶手的疯狂抽搐和被害者临终的叫喊，倾听令人恐怖的声音和讨厌的寂静，一个父亲吞吃自己死去的儿子时那种寂静，琢磨死囚们笑声的含义，在被罪恶揉搓和扭曲、颜色褪尽的物体中，寻找几个人形，学习几个活人听见一定会死的字眼，不断把亡灵召来，押去审问，这样做能叫做生活吗？”

“别说了！”戈德弗鲁瓦叫道，“我不能再看您，再听您讲下去了！我的头脑逐渐糊涂，眼睛也慢慢看不见了。您在我心里点起了一把火，把我烧得好苦！”

“可是，我还是应该说下去，”老者边说边摇手，姿势很特别，对少年起着一种催眠的作用。

外国人睁着有神无气的大眼睛，使劲看了戈德弗鲁瓦一会儿，然后，以手指指地，似乎在他的命令下，地上出现了一个深渊。他站在那里，全身沐浴在婆娑的月影之中，前额闪烁，似乎迸射出一道太阳的光芒。脸部的皱纹初时还表现出一种几乎接近蔑视的神态，但他的目光旋即集中凝视，似乎在看一件普通视觉器官无法看见的东西。当然，他眼睛当时注视着的是远处坟墓的各种景象。也许，这个人的形象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伟大。他灵魂里掀起了一场可怕的斗争，而斗争反应到他的外表，即使他表面似乎十分强大，但终于也象一棵草，在预告山雨欲来的微风中弯下了腰。戈德弗鲁瓦不作声，一动不动地仿佛着了迷，好比我们目睹一场大火或者一场战役，忘记了自己一样，不知身在何处。

“可怜的爱情天使，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将来的命运吗？那

你听着！我曾经见过广阔的宇宙、将要吞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的无底深渊，那滚滚人流和队队天使趋之若鹜的无垠大海。我走遍了各层地狱，亏得有仙人①的一件大衣保护才幸免一死，这件衣服就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传下去的天才的荣誉，而我却那么渺小！当我在挤满幸运儿的光明普照的原野遨游时，支撑我身体的是一个女人的爱情、一位天使的双翼。我在她的心上，尝到了难以忘怀的欢乐，而这是我们凡人所无福消受的，其危险性和地狱的痛苦一样。我走遍了人间一切黑暗的角落，经历种种痛苦、罪恶与惩罚，从可怕的沉默到裂人心肺的叫喊，来到各层地狱之上的深渊。我已经看见远处天堂的亮光，但天堂依然十分遥远。我仍然处于黑夜，但已在白昼的边缘。我在飞翔，向导在前面拉着我，一股力量，象在睡梦中把我们推送到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那种力量牵引着我。我们额上的光环象驱散捉摸不着的微尘那样，逐走我们路上的暗影。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各个宇宙的太阳象我们家乡的萤火虫似地发出隐隐约约的微光。我即将到达不同的气层，那里，越往天堂的方向走，一团团的光亮越来越多，蓝天一冲便破，迸射出无数的世界，有如草原上的鲜花。我想把幽魂甩掉，象人们总想把烦恼忘掉一样，可是，在属于幽魂的最后一条弧形边界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这身影站在那里，热切地盯着层层宇宙，两脚被上帝的法力固定在弧线的最后一点上，他拚命使劲，有点象我们想往前冲而集中全身力量。他好比

---

① 指但丁游地狱时的向导，即诗人维吉尔。

一只鸟儿，作势欲飞。我认出是一个人，他不看我们，它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全身肌肉都在抖动，并不停地起伏。虽然半步未挪，但每分钟都似乎因需要穿越他与天堂之间这段无限的距离而感到十分疲倦，他眼睛深沉地注视着天堂，似乎看见其中有一个他十分珍惜的形象。在地狱的最后一道门上和在第一道门上一样，我看见在希望中的一种失望表情①。不幸的人不知被一股什么力量残酷地压得粉身碎骨，他的痛苦似乎传到我的骨头里，使我浑身冰凉，我赶紧逃到我的向导旁边，有他的保护，我才镇定下来。那个幽灵象一个母亲，锐利的目光看到了空中的鹞鹰或猜到鹞鹰在天空窥伺一样，发出了一声欢呼。我们循着他注视的方向望去，看见我们头上万丈光焰之中似乎有一块飘浮的蓝宝石。这颗辉煌的星星飞速下降，恍如旭日东升时的一线光芒，悄悄地把晨曦洒落大地。星辉渐明，越来越大，不一会儿，我便看见一朵光闪闪的祥云，有成群天使飞翔其间，这云彩似烟如霞，熠熠生辉，向四处迸射出无数光焰。在这纯净和洁白得象雪一样的云上，冉冉升起了一个高贵的头颅，光芒耀眼，如果没有大力天神的大氅、桂冠和棕榈枝，简直无法抵受得住。因为那是光明之中的光明！他轻轻搧动翅膀，穿过层层空间，掀起阵阵眩目的光波，似上帝的慧眼神光看穿三界。最后，我终于看见了遍体霞光的大天使！装饰着神灵天使的永恒美丽之花在他体内闪

① 参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歌。地狱大门上刻着可畏的铭文："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捐弃吧。"

烁。他一手持绿色棕榈枝，一手持闪闪发光的宝剑，棕榈枝为了装饰被恕罪的幽灵，宝剑是为了一挥间把整个地狱逼退。他渐渐走近，我们只闻见阵阵香风似露水从天而降。在天使居住的地方，空气是蛋白石的颜色，而且由于天使的存在而象波浪一样微微起伏。现在，天使来了，他注视着幽灵，对它说：'明天见！'然后，翩然离去，返回天上。他展翅凌空，象船儿划开波浪，把被放逐的人扔在荒凉的海滩，眼巴巴地目送渐远的数点白帆。幽灵发出可怕的叫喊，从痛苦深渊的最底层，乃至我们所处的比较宁静的表层，罪人们都闻声回答。最裂人心肺的惨叫召唤起其他哀鸣。亿万个受苦的灵魂可怕地同声高喊，加上火海的怒吼，使喧嚷声越来越大。突然，幽灵飞起，穿过悲惨之城，直坠地狱最底层，然后，重又飞回，冲返层层无限空间，纵横驰骋，好比第一次被关进鸟笼的秃鹫，乱冲乱撞，结果白费力气。幽灵有权这样随意游荡，能够穿越地狱各种冰冷、恶臭、灼人的地区而本身并不受苦。他象一线阳光在无边的黑暗中穿行。导师告诉我说：'上帝并没有惩罚他，但你亲眼目睹过遭受各种苦刑的灵魂之中，没有一个愿意以自己的苦刑去和幽灵交换致命的希望。'这时，幽灵又回到我们身旁，他是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拉回来的，这股力量规定他必须在地狱边缘憔悴而死。我的天使向导猜出我的好奇心理，便用棕榈枝碰一下那个不幸的幽灵，后者似乎正全神贯注，去想象从当时到始终捉摸不定的明天之间长达百年的痛苦。他战栗了，看了我们一下，目光中充满他落过的全部泪水。'你们想知道我的不幸吗？'他惨然问道，'好，我愿意说。我在这里，

泰蕾丝①则在天上！这就是我全部的不幸。在凡间的时候，我们很幸福，我们一直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我亲爱的泰蕾丝·多纳蒂时，她只有十岁。我们相爱了，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们的生命合二为一，她如害怕，我便面如土色，她若高兴，我便也欢天喜地。我们灵犀相通，在两情融洽之中终于懂得了爱情，在克雷莫纳结下美满姻缘。我俩朱唇含笑，妙目生辉，结发齐心，读则同案，出则同游。生活好比长长的一吻，而居室无疑是巨大的牙床。一天，泰蕾丝面色苍白，生平第一次对我说："我很难受！"听了这句话，我能不难受么？她终于一病不起，我眼看她花容憔悴，金发枯槁，已经气息奄奄，还强颜微笑，不愿我看见她的痛苦。但她每一个眼神我都了如指掌，从她蓝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痛苦。她对我说："奥诺里诺，我爱你！"说着，嘴唇逐渐失去了血色，双手慢慢变冷，但至死还紧紧握着我的手。为了使她不致在墓中床上，盖着大理石的被褥，一个人长夜孤栖，我立即自杀。现在，她在天上，而我却在这里。我不愿离开她，但上帝却把我们拆散。既然如此，又何必让我们去尘世结褵呢？上帝妒忌我们。从泰蕾丝升天的那天起，天堂一定更加美丽了。您看见泰蕾丝了吗？她身居福地，但却闷闷不乐，因为我不在她身旁！对她来说，天堂一定是个十分荒凉的地方。'‘老师，’我哭着说道，‘因为当时我想到的是我往日的爱情，而我的老师却只是

① 但丁的发妻名杰玛·多纳蒂。巴尔扎克在这里不用杰玛而借用十六世纪女修士、著名的基督教改良主义者圣泰蕾丝修女的名字，以增加人物的神秘色彩。

为了上帝才希望能上天堂，难道他不能解脱吗?’诗歌之父同意地微微点了点头。接着，我们便冲破长空走了，声音比我们躺在树荫下，偶尔有小鸟在我们头上飞过的声音还轻。我们真想阻止那位不幸的人，叫他别去咒骂苍天，但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黑暗天使的不幸之一就是从来不见光明，即使周围是光明也看不见。那不幸的人不会理解我们的话的。”①

这时候，寂静中突然传来了急遽的马蹄声，狗吠了起来，警察在怒冲冲地喊狗。几个骑马的人下马敲门，响起一阵嘈杂声，象不知道谁猛地开了一枪似的。两个流放的人，也就是那两位诗人一下子从天上跌回到人间，这一摔使他们痛似针扎，连血管里的血也在嗞嗞作响，象遭到了电击一样。楼梯上响起了一个武士沉重而响亮的脚步，他腰间的佩剑、身上的甲胄和马刺也同时发出一阵铁器撞击的声音。紧跟着，一名士兵在大惊失色的外国人面前出现。

“我们可以回佛罗伦萨了。”这个汉子的粗嗓门说意大利语的时候显得异常柔和。

“你说什么?”高个子老头儿问道。

“白党②胜利了!”

---

① 《神曲》里没有这一段。但丁给戈德弗鲁瓦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劝阻他自杀，因为自杀者的灵魂不能进入天堂。

② 白党即吉伯林党，又称皇帝党(参阅本卷第291页注①)。一三〇二年但丁以反对教皇和扰乱国内安定局面的罪名被判放逐，并课以罚金，后因拒不认罪改判终身流放，直至白党胜利，才返回祖国。

"你没弄错吧?"诗人又问道。

"没有,但丁!"军人回答道。他勇武的声音流露出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喜悦。

"回佛罗伦萨! 回佛罗伦萨! 啊! 我的佛罗伦萨!"但丁·阿利吉耶里顿时叫了起来,并踮起足尖,远眺云天,仿佛已经看见了意大利,他自己的身形也变得高大起来。

"我呢! 我什么时候能上天呢?"戈德弗鲁瓦说道,他面对不朽的诗人,单膝着地,犹如一位天使跪在圣殿之前。

"到佛罗伦萨来吧!"但丁的声音充满了怜悯,"对! 当你从费索莱城头①看见下面意大利的旖旎风光时,你便会有处身于天国之感了。"

那个兵士闻言笑了笑。但丁阴沉可怖的脸上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露出快乐的表情,他的眼睛和他的前额迸发出幸福的光彩,就是他在《天堂篇》描写得淋漓尽致的那种光彩。他似乎听见了贝阿特丽克丝②的声音。这时,寂静中响起了一阵女人轻细的脚步声和窸窣的裙裾声。晨曦初现,美丽的玛欧伯爵夫人走进来,急步奔向戈德弗鲁瓦。

"来吧,我的孩子,我的儿子! 我现在可以认你了! 你的出身已经得到承认,你的权利现在受到法国国王的保护,你将会在你母亲心里找到一个天堂。"

① 费索莱,意大利城市,建在佛罗伦萨东北五公里的一座小山上。

② 贝阿特丽克丝,但丁青年时代的意中人,他的第一部作品《新生》中的主人公。但丁对她一直怀着纯洁的精神之爱,《神曲》中,诗人在她引导下登上天堂。

“我认出上天的声音了。”孩子大喜过望，叫了起来。

这一叫唤醒了但丁，他眼看着少年被伯爵夫人紧紧地抱在胸前，便用目光向他们致意，一任他的同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咱们走吧，”他以洪钟般的声音大叫道，“让圭尔弗党统统都死去吧！”

一八三一年十月于巴黎。

张冠尧 译

# 路易·朗贝尔

## 献　词

Et nunc et semper dilectae dicatum①

路易·朗贝尔于一七九七年生于旺多姆地方的小城蒙图瓦。他父亲在城里开办一所规模中等的制革厂，并有意要他继承父业。但路易很早熟，从小就表现出好学的倾向，使为父的改变了初衷。何况皮革匠和他的妻子象一般人一样宠爱独子，从不在任何事情上拂逆他的意愿。路易才五岁便接触到《新约》和《旧约全书》。正是这部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丛书决定了路易的命运。这部书的含义奥秘深邃，难道已能为孩子的想象力所理解？圣灵在天上人间展翅遨翔时，难道孩子已能领略并加追随？这部书还充满东方的诗篇，莫非孩子喜爱的只是诗篇中浓郁的传奇色彩，抑或是孩子虽还稚拙无邪，心灵却已能领会圣人在书中刻画的宗教教义的崇高神圣？对某些读者来说，读完本书便能找到答案。路易初读《圣经》，深受其魅

① 拉丁文：献给现在和永远珍爱的夫人。——指作者的第一个情人贝尔尼夫人（1777—1836），她曾为作者写作本篇提过宝贵意见。

力的吸引，便走遍全城，搜罗书籍，寻找孩童所能领会的秘诀，而这种诱惑原是人们难以抵御的。于是路易嗜书如命，无师自通，就这样，一直长到十岁。这个时期，替身①已经很少，有几户殷实人家事先已物色好对象，免得抽签时运气不佳，一时又难购得。可怜的皮革商财力有限，不足以为孩子购买替身。他们意识到根据法律，只有把孩子送去当教士才能免遭入伍之苦。一八〇七年，孩子的父母把他送到布卢瓦附近卢瓦尔河上的另一座小城梅尔的本堂神甫——孩子的舅舅家中。这一来既能满足路易嗜书的癖好，为父母的也摆脱了痛苦，不必眼看孩子惨遭战争的折磨。路易既勤奋好学，又聪明早熟，大家便都期望他能在教会这一行中飞黄腾达。路易的舅舅知识渊博，是个老奥拉托利会会员②。他在舅舅家中寄居了约三年，又靠斯塔尔夫人③的资助和庇护，于一八一一年初进入旺多姆学校。

路易·朗贝尔能够受到这位知名女士的赏识纯属偶然，要不然，这就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主总不忘为无依无靠的孤寂天才安排通途。至于我们对人间的事物则只能认识其表面现象，觉得大人物的生平不乏这等事例，这类变化不过是物质现象的结果。多数传记作者也都认为天才总能在芸芸众生

① 法国于一七九八年开始实行征兵制。一八〇〇年规定中签入伍者可购买替身顶替。这项法律于一八一四年废除。

② 奥拉托利会创办于一六一一年。目的在于提高会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该会曾拥有不少学者，并曾举办旺代学堂神学院。大革命后，该会解散。

③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女作家。作品有《论文学》、《论德意志》、《柯丽娜》等。

中鹤立鸡群，有如田间的好苗光彩夺目，绝不会让植物学家视而不见。路易·朗贝尔的奇遇恰与上述比喻相吻合。平时，若蒙舅舅恩准，他必返回父母家中度假，但他不同于一般小学生，不爱偷懒，虽说人人都好偷闲，年龄不限。相反，路易·朗贝尔休假时一早就会带上面包和书本到林子里去阅读、沉思，免得母亲见他读书过多，担心对身心不利，对他严加训斥。母亲的本能是令人钦佩的！从这时开始，路易就如饥似渴地读书。不论是宗教、历史、哲学还是物理，简直无书不读。他曾对我说过，若无法找到别的书，他就阅读字典，并深感其乐无穷。对他的话，我深信不疑。有哪个小学生不曾多次为掌握了尚未接触的名词而兴高采烈呢？分析词义、词的组成和演变，这对路易来说，就是沉湎于遐想，乐而忘返。本能的遐想能使孩子习惯于各种生活现象，在身心两方面更大胆地去感受。这种无意识的文化素养以后会开花结果，在理解力和性格方面得到反映。但路易·朗贝尔的遐思不同一般，他重视事实，在研究了事物的准则和目的以后，他会以孤独者特有的洞察力予以阐释。大自然有时也很诙谐，喜欢玩弄令人骇异的把戏，证明自身的存在并非完全符合正常规律。因此，路易·朗贝尔才十四岁便能易如反掌地发表一些见解，而我则是在很久以后方才领会个中的深意。

路易曾对我谈起读书的心得。他说，我常驾着一叶词语的扁舟，遨游于黑暗的过去，这类漫游美不胜收，有如昆虫栖息于一片草叶，听任其随着河水流泻。我从希腊出发，先来到罗马，然后才穿越现代社会的广阔天地。要描绘任何一个词

语的生命和变迁都能撰写成一本精美的书籍。或许词语是在为某些事件效劳之后，才打下不同烙印的。在不同的地方，它给予不同的启迪，产生了迥异的见解。但若从灵魂、肉体、活动这三个不同角度去考察，词语不就显得更加伟大了吗？不管词语有些什么职能，起过什么作用，又产生过什么效果，难道其中就没有一点什么堕入思考的汪洋大海吗？大部分词语所代表的思想难道不都是些外在的含义？词语的产生应当归功于何者的天赋？如果创造词语需要的是巨大的聪明才智，那么人类创造语言又发生在什么时代呢？根据不同人民的特性，字母的组合和形成，它们所给予词语的外形都确切地描绘了我们记忆中的未知事物。又有什么人能从哲学上向我们阐释感觉向思维、思维向言语、言语向象形表述、象形表述向字母、字母又向书写文字的过渡呢？有谁能从哲学上阐述书写文字的美寓于一系列修辞学家所作出的分类形象，而这些形象又象思维的象形表述一般。古代绘画用动物形象表达人类的思想，东方人最早用以书写自己语言的符号难道不就是如此产生的吗？这种表达方式从传统上看，难道不曾在我们的现代语言中留下一些痕迹？现代语言全都分享了各民族最早的言语残迹，这种言语肃穆庄重，只是随着社会的老化而逐渐失去其特征。希伯来《圣经》读来铿锵有力，希腊语优美流畅，难道我们的文明逐代发展，这些优点反倒逐渐淡薄了？所有人类语言的奥秘难道都来自这种古老的灵气？"真实"这个词难道并不具有某种神奇的端方正直的含义？发音简短的这个词难道不足以表明它要求各种事物中都具有神圣的袒露和简朴

的真实这样的模糊形象？从这个音节中能感受到一种难以明言的清新。我试以抽象见解为例，因为我不愿用一个容易理解的词来解释一个问题。比如“飞翔”这个词，一切都在于感官的感受。每个动词莫不如此，难道对此还有疑问？所有的动词都具有一种活跃的力，一种来自心灵的力，而它们又以语言与思维之间的绝妙作用与反作用的奥秘反馈于心灵。简直可以说是情人从恋人的唇上吸吮了相当于自己付出的爱情一般。文字词语都具有外形，仅此一端就足以在我们的头脑中反映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而它们不过是事物的外衣。它们与所有的事物相似，仅有一席之地让它们充分驰骋发展。也许仅仅这个题目就包含着整整一门学问呢！然后他耸耸肩膀，仿佛对我表示：“我们太伟大又太渺小！”①

路易嗜书如命的特点获得了应有的培养，他舅舅，梅尔的本堂神甫拥有约二、三千册书籍。这批宝藏来自大革命期间对附近修道院和城堡的劫掠。当时这批藏书全部论斤两出售，神甫既已宣誓遵守《教士公民法》，便理所当然地有权在珍贵藏书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留存。路易·朗贝尔只用三年的时间便将舅舅的藏书浏览一遍，掌握了内容，并且筛选出值得细细玩味的作品。路易读书很专注，一心吸取观点、见解，以致养成奇特的习惯。他能一目七、八行，思想又活跃敏捷，能同时欣赏目光所及的概念。通常，他只要看到一句话中的一个词语便足以领会全部精髓。他的记忆力惊人。凡是经过阅读

① 以上关于文字的描述曾使几位当时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为之倾倒，并博得法国名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赞赏。

吸收的见解，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记住。而凡是经过思考或谈话的启迪所产生的看法，他也能一字不差地记住。总之，他什么都能记：地点、名字、言语、事物和数字。他随时都能忆及了解的事物。忆及时，甚至连初见时的地点、形象、色彩都会再现。对于含义最难把握的条例汇编，他也能照记不误。用他的话来说，他既能记住书上读到的思想，也能记住自己灵魂的早期倾向和爱好。他具有前所未闻的特殊功能，能靠记忆，回顾自身思想的发展演变，从最初的想法直到最新的见解，从最模糊的观念直到最清晰的概念。他还年轻，但头脑已习惯于对人类的力进行难度最大的综合，并且通过清醒的观察从这一丰富的积淀中攫取一系列现实而又新颖的美好形象。

“只要我愿意，我就在眼前拉上幕布，突然间，我便返回了自我。我会发现一间黑屋子，大自然的事件在其中一一涌现，形式变化，比我的外在感官感受它们时更为纯正。”他用自己的语言对我说道，而记忆的瑰宝又给他的语言涂上了一种早熟的新颖色彩。

他才十二岁，但想象力经常受到训练，饱受刺激而迅速发展，使他只要经过阅读便能对事物得出准确的概念，丝毫不亚于真正见到事物后在脑中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不是通过类比进行模拟，便是在观察大自然时具有一种第二视觉。

一天，他告诉我，“当我阅读描绘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叙述时，我会看到所有的事件，耳边响起大炮的轰鸣，战士的喧嚣，使我内心深处异常激动。我会闻到火药味，听到战马长嘶和人声鼎沸，看到原野上各国军队的对垒，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桑

东高地①。"我听后犹如读到《启示录》的章节，骇异万分。

他读书时聚精会神，在某种意义上竟失去了对物质生活的感知，而只为着自己内在器官全面发挥作用而生存着，好使这种作用的意义无限制地发扬光大。用他的话说，他是把宇宙抛在身后了。但我不愿就他的智力发展早作论断。尽管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已经颠倒了路易·朗贝尔的故事顺序。他把所有的行动都化为思想，有如其他的人把生命都化为行动一般。

他对神秘主义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好。他曾告诉我：Abyssus abyssum②。我们的心灵是一座深渊，它在深渊中流连忘返。孩童时期、成年时代甚至进入老年以后，我们都一直向往神秘的事物，不论这种事物表现为何种形式。如果还能用常规来判断他的生活，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人的生活是否幸福的话，那么这种癖好对于他来说就是致命的。他偏爱天上的事物，用他的说法，就是mens divinior③，也许这应归咎于他最初在舅舅家中读到的书籍对他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他读完圣经，接着便读圣泰蕾丝④和居荣夫人的作品。这些书是他智力成熟时期初次的收获，使他习惯于灵魂的剧烈反应。在他身上，出神入化、忘乎所以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的钻

---

① 桑东高地，奥斯特利茨附近的高地。拿破仑曾在该高地指挥战役。

② 拉丁文：深渊互相吸引。

③ 拉丁文：神圣的自然灵气。——语出古拉丁诗人贺拉斯。

④ 圣泰蕾丝（1515—1582），西班牙修女，加尔默罗会的改革者和灵修论者。

研和爱好使他心灵升华，纯洁清净，高尚美好。他于是恋上神圣的事物，并且具有了大人物与生俱来的近乎女性的细腻。也许这些人精美绝伦的性格正体现了对忠诚的需要，而这本是女性的特点。但在他们身上这种对忠诚的需要则已转移到伟大的事物上去了。① 这些最初的印象使路易在中学里始终洁身自好。而他在感官方面保持着高尚的童贞，必然会使他血气旺盛、思维能力发达。

这时，斯塔尔男爵夫人已被贬到离巴黎四十法里的地方。流放期间，斯塔尔夫人曾到旺多姆省附近的土地上消磨几个月的时光。一天，她正在漫步，却在公园边上与制革匠的儿子邂逅相遇。孩子穿着破烂，正专心致志地阅读着《天堂与地狱》② 的译本。那个时期，在法兰西帝国境内几乎仅有圣马丁、德冉斯及其他几个半德国人的法国作家知道斯威登堡其人。斯塔尔夫人骇异之下，不由得唐突地从孩子手中夺下书本，以掩饰自己的好奇目光和手势。然后她对路易·朗贝尔投去一瞥，问道："你能理解这书吗？"孩子反问道："您向上帝祈祷吗？""那……是啊。""那么您能理解上帝吗？"

男爵夫人一时竟无言以对。随后她便在路易身边坐下，开始与他攀谈。不幸的是，我的记忆力虽说不错，却远不能与路易·朗贝尔攀比。对于这次谈话，我几乎全已忘却，只记住了刚才写下的那开端的几句话。这次邂逅给斯塔尔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平时她需要散心时总是高谈阔论，这次她返回

① 可参看斯塔尔夫人的《论德意志》中的有关章节。

② 《天堂与地狱》，斯威登堡的作品。作品的法译本于一七八二年出版。

城堡后，却很少谈及此事，只是表现得心事重重。目前只剩下一个人对这次邂逅仍然记忆新晰。于是我专程前去探询以便搜集斯塔尔夫人当时的言谈。这个人经过苦苦思索才忆起斯塔尔夫人关于路易·朗贝尔只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是个真正的通灵者①。在一般人眼里，路易·朗贝尔完全辜负了这位保护人的厚爱。因此大家都视夫人对他的一时偏爱为妇人的兴之所至或艺术家的心血来潮。斯塔尔夫人有意将路易·朗贝尔从法国皇帝②与教会的手中夺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让路易享有他应当享有的高尚命运。因为她已认为这是她从水中救出的摩西。她离去之前，又托朋友，当时的布卢瓦省省长德科比尼先生及时将她的摩西送入旺多姆学校。以后她大约就把路易·朗贝尔置诸脑后了。

一八一一年初，路易进入旺多姆学校，时年十四岁③。一八一四年底，路易学完哲学以后离开这所学堂。我怀疑，这期间，他是否曾忆及自己的恩人和施主，如果还能说这是一种恩泽的话。因为夫人让他脱离本有可能给他带来幸福并由他本人选定的职业，为他付出三年的寄宿生费用，居然没有考虑到他的前途。当然，时代的特点和路易·朗贝尔的性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除既漫不经心又慷慨大度的斯塔尔夫人的罪责。路易·朗贝尔离开学堂时，受夫人委托与他联系的中间人也已离开布卢瓦省。此人对男爵夫人所保护的人态度淡

① 神秘主义者认为能“见”到天堂事物的人是通灵者。

②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对拿破仑一世皆简称为皇帝。

③ 年龄似有误。前面谈到作者认识路易时，他才十二岁。

漠，但当时的政治事件①足以为他开脱。《柯丽娜》的作者斯塔尔夫人从此不再听到她的小摩西的消息。她只向德·科比尼先生交付了一百个金路易，这笔钱数量不大，不足以使夫人忆及她的被保护人的姓名，而夫人只是心灵高尚，这才邂逅了自己的精神食粮。我想德·科比尼先生于一八一二年就已辞世。而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斯塔尔夫人颠沛流离，自己身家性命难保，也就难以照顾被保护人的利益了。这个时期路易·朗贝尔贫困而又骄傲，不愿去找自己的恩人，而夫人却在欧洲四处流浪。但是路易毕竟曾从布卢瓦步行到巴黎去看望夫人。不幸的是他抵达的那天，男爵夫人正好溘然长逝。路易给夫人写过两封信，均未获回音。至于斯塔尔夫人对路易·朗贝尔的好意，则只有几个年轻人还有印象，比如我本人就曾为美好的故事所打动。只有在旺多姆学校学习过的人才能明白宣布"新生"入学一般会产生什么效果，而夫人的故事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特殊印象。

我想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旺多姆学校的情况。这所学校过去是半军事半宗教的学堂，了解学校最初的规定对于了解路易·朗贝尔的新生活不可或缺。法国大革命以前，奥拉托利会如耶稣会专门从事公共教育，并从几个大家族手中继承了这一事业，在外省拥有了几处学堂。其中最著名的有旺多姆学校、图尔农学校、拉弗莱什学校、蓬勒伏瓦学校、索雷兹学校、瑞伊学校等。我想，旺多姆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一样，也

① 指百日政变前后，拿破仑和复辟王党之间的斗争。

曾向军队选送过一批学员。国民公会曾颁布法令取消这些学校，但法令对旺多姆学校影响不大。① 第一次危机过去以后，学校便收回楼房，散居在各地的奥拉托利会会员又全部返回任教。他们宣布恢复旧的法规、习惯和制度。这些使旺多姆学校的校风与众不同。我本人从旺多姆学校出来后曾在一些中学上学，对这一点体会很深。

旺多姆学校位于城市中央，学堂的高楼濒临卢瓦小河，围墙之内形成一处严密封闭的规模巨大的院落。这里学校需要的设施应有尽有，诸如小教堂、剧院、医疗所、面包房、花园和溪流。在外省拥有的类似机构中，这所学校最为讲究。学校的费用由中部各省和殖民地共同负担。学校离城较远，父母难于经常光临，而校方又规定不允许学生外出度假。所以学生进校以后只能在结束学业时方能离去。平时，在神甫带领下，学生可去校外散步。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在校内进行，学校已为遵守校规和教会纪律作出种种安排。我在校时，阅卷老师还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传统的皮戒尺也很荣幸，依然在起着威严的作用。耶稣会为保证旧的会考科目和制度完整无缺，曾发明过一套惩戒办法，而这一切也依然有效，既对道德，也对身体产生着骇人的效果。在规定的时日，学生必须给父母写信和进行忏悔，将罪恶和感情都按规定宣泄。一

---

① 指一七九三年三月，吉隆特派在国民公会宣布出售学校财物，八月山岳派在国民公会宣布取消学院，九月取消军事小学和大学。但直到一七九四年立法议会宣布取消宗教团体后，旧的教育制度才逐渐解体。而旺多姆学校直到二十世纪依然存在。

切都打上了君主制的烙印，与君主制毫无二致。我记得这里依然保留旧学校的残余，盛行学监制，每星期日必然进行检查。我们都必须身着礼服，如士兵一般整齐列队，等待两位校长在施主和其他主子的陪同下，前来检查服装、卫生和道德等三方面的状况。

按照旧时的习惯，住校的二、三百名学生分成四组，分别称为最小班、小班、中班和大班。最小班指八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小班是六年级、五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中班是三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至于大班，则是修辞班、哲学班、专门数学班、物理班和化学班的学生。每个班都有专用的楼房、教室和院子。附近是大型公共操场，通向大教室和食堂。食堂不愧是旧时宗教界的产物，能够容纳全校学生。我校与其他的教育团体有着不同的规定，学生在进餐时可以互相交谈。奥拉托利会会员还特许我们交换不爱吃的饭菜。在我上学期间，我们常把进餐时享受的优待视为最大的乐事。如果有个坐在桌首的中班生想吃红豆，不吃尾食（我们有权享受尾食），桌上的人便会口传他的要求：红豆换尾食，直到有贪嘴的接受这一要求为止。然后贪嘴的便将自己的红豆由同桌桌友的手传递过去，再由桌友手传，换来多余的一份尾食。这类事从来不出差错。如果同时出现几项要求，大家就给编上号，如第一份豆子换第一份尾食。桌子呈长方形，总有这类活动令桌上气氛活跃。于是我们边吃边说，气氛之活跃可谓前所未有。三百名年轻学生同时叽叽喳喳。仆人来回穿梭，忙于换盆、上菜和递送面包。校长则四处检查监督。此时旺多姆学校食堂中

的景象真可算独一无二，常令参观者叹为观止。

我们的生活与外界隔绝，又不能享受家庭的温暖。神甫为让我们活得比较舒心，就允许我们豢养鸽子和去花园散心。学校里总共盖有二、三百所鸽棚，都在围墙边上，里面栖息着上千只鸽子。花园则有三十座之多。这种景象既别致又壮丽，堪令就餐时的食堂大为逊色。凡在旺多姆学校度过童年的学生，对于上述种种都还记忆犹新。但能说明旺多姆学校与众不同之处的也只有这几个事例而已，反复唠叨定会令人生厌。学校的读书生涯充满辛酸，修道院式的生活又离奇古怪，但我们大家忆及时总难免心荡神驰的则是漫步时偷偷购买的甜食，获准玩牌和在假期里成立演剧队等等，要知道，学校生活过于单调，实在需要恶作剧般的调剂。学校还办有军乐队(这算是军校生活的唯一遗迹了)，拥有自己的学术团体、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和神甫老师。最后，我们还从事一些被禁或获准的特殊娱乐，如踩高跷，冬日远程滑雪，穿着高卢木底鞋喧闹，特别是在学校院内的小卖部里做些买卖。经营小卖部的是个好好先生，不论年龄大小，学生都能根据货单前去购物。货物有笔盒、高跷、小工具、系饰带的鸽子、羽爪鸽、祈祷书(这批货物最难售出)、小刀、纸张、钢笔、铅笔、各种颜色的墨水、球类、弹子等，总之儿童世界里一切能引人入胜的新奇玩意儿，从鸽子(准备宰了吃的)的浇汁，到把晚上的米饭留到次日中午加热时所需的陶罐，应有尽有。小卖部在星期日休息时间定期开放，我们一看到商店心儿就会咚咚直跳。星期日学生轮流到商店去花掉自己的零钱，店里的货物对我们的

灵魂都有巨大的诱惑力，但父母给的零用费太少，只能有选择地稍稍满足一下自己的需求，……谁要是把这一切都给忘了，那才算不幸！打个比方，年轻的新嫁娘刚度蜜月才几天就会看到丈夫给她一钱袋金币，算她任性胡花的月费，一年里分十二次给她这笔开销，她是否也曾想过要购买的物件，每样的费用都能值上整袋金币，犹如我们在每月度过第一个周末之前都要精打细算一般。我们只有六个法郎，一夜之间，要把商店里那取之不尽的百宝囊似的货物都想个遍。在望弥撒时，每唱一首颂歌，我们的秘密算盘就要重打一遍。我们中间有谁会想到给下个周末留下几个子儿备用？总之，我们的父母不是吝啬，就是缺钱，我们抱怨，力图摆脱或是蔑视这种贱民地位，但又有谁不是早就屈从了这社会规律呢？

谁要是能想象这座有着君主时代特色的高楼的大学校矗立城中显得多么孤单，谁要是能明白我们按等级分四组生活在学校的院内有多无聊，就能明白新生的来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新生真仿佛一叶扁舟里新来的旅客。年轻的公爵夫人第一次给带入宫廷晋见时，都不会象新生抵达那样被本班学员评头论足。平时，晚祷前休息时，每周两个轮流值勤的当班神甫就会向爱闲聊好恭维的学生率先这么说道："明天会来一个新生。"于是，众人高叫："新生，新生！"响彻院落。接着大家一拥而上，把辅导老师团团围住，粗暴地询问："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进哪一班？"等等。

路易·朗贝尔到校后引起的风波简直堪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媲美。我当时在小班上四年级。我们有两名辅导老师，

他们都是世俗人士，但我们却习惯地称他们为神甫，我上学时，旺多姆学校只剩下三名真正的奥拉托利会会员，堪称名副其实的神甫，他们直到一八一四年才离开已经不自觉地世俗化了的学校，就象梅尔的本堂神甫一样去乡村寺院祭坛边避难。路易来校那一周的辅导老师是欧古神甫，他很善良，但学识不足，没有必要的手段，不善识别儿童的不同性格，按轻重分别给予应有的惩处。于是神甫洋洋自得地向大家讲述路易·朗贝尔的奇特故事。第二天，由于这些故事，学校出现了自迎新生以来最为特殊的现象。小班生静悄悄地听着有关路易·朗贝尔的神奇故事，关于他在林边角落如陨石一般同斯塔尔夫人邂逅相遇的故事。欧古先生还给我们介绍了斯塔尔夫人的背景。这天晚上，斯塔尔夫人在我心目中竟无比高大。以后我看了《柯丽娜》的插图，热拉尔①把柯丽娜画得苗条优雅，美如天仙。但我心目中的理想妇女比柯丽娜更美，以致真正的斯塔尔夫人在我脑中竟退居二位，即使读完雄浑的《论德意志》也无变化。但是路易·朗贝尔当时却成为另一种瑰宝奇迹。当班的欧古神甫说，负责学业的马雷夏尔先生②经过测验，尚犹豫不决，不敢让他作为插班生进入大班。因为，路易的拉丁文太差，最后只能被送入四年级。但我们却相信他每年都可以跳一级。他的情况特殊，本该入学院学习。让小班荣幸地接纳一位穿着饰有红缎带校服的旺多姆学院院士生，Prob

① 弗朗索瓦·热拉尔（1770—1837），法国名画家。

② 马雷夏尔（1770—1831），奥拉托利会会员，一七九〇年到旺多姆学校任教，是学校的领导人之一。

pudor!① 院士享有耀眼的殊荣，经常在校长桌上进餐，每年举行两次文学会议，邀请我们出席，聆听他们的作品。院士生是个小小的大人物。如果每个旺多姆学校学生都愿意表现坦率，那么他就会承认，以后即便见到真正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也会感到这些人远逊于旺多姆学院院士，那些佩带十字架标志和杰出的红色缎带的大孩子。在升入二年级以前，想加入这个荣誉团，简直是无比困难。因为假期里院士们每星期四都要举行公开集会，向我们宣读诗体或散文体的故事、献词、论文、悲剧和喜剧。这类文体，低班级的，即使智力许可，也不允许写。我就曾长时间地记住一篇名为《绿驴》的故事，并且认为这是我们这所无名学院里撰写的最为精彩的作品。路易·朗贝尔才四年级就能成为院士。我们中间居然能来这么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已经是诗人，备受斯塔尔夫人的宠爱，还是个未来的天才。辅导神甫说，这个孩子在我们上课点名时就能写出或翻译论文，课文只需读一遍就能记住。他简直是个巫师。路易·朗贝尔使我们思想混乱。神甫越好奇，越急于见到新生，我们的想象力就飞翔得越远。"他要想养鸽子，可不会有鸽棚，没地方了，活该！"我们当中有一个宣布——此人以后成为一个有名的农学家。——另一个又问："他会和谁在一起呢？"一个狂热分子喊道："啊，我愿作他的伴侣！"这个词不好解释，是学堂的俚语，意思就是伙伴，表达的是孩童时期在生活中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类似利害与共的攻守同盟，时

---

① 拉丁文：真是奇耻大辱。

而出现裂痕，时而重修旧好。奇怪的是，我在学校时就只见兄弟阋墙，而从未见他们互为伴侣的。如果人只靠感情生活，也许他会觉得只要能将后天发现的感情同与生俱来的互相混同，生活就会黯然失色。

当天傍晚辅导神甫的一席话给我的印象深刻，而这可能是我整个童年时代感受最深的一次，只能与《鲁滨孙飘流记》①的读后感相比拟。以后每当忆及这些不可思议的感受时，竟如对词语产生新的理解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获得新的感受一般。言语本无所谓绝对，我们对词语起的作用比它本身的作用更为巨大。词语的力量就在于我们获得并加以汇集的形象。但要研究这一现象就要求长足的进展，这已是题外话了。当晚我不能入睡，便和宿舍里的同伴长谈次日将会结识的特殊人物。邻床的伙伴后来成为军官，目前是位哲理性很强的作家，名为巴尔苏·德·邦荷恩②，当时他肯定没有料到，命运的安排，偶然的因素竟令旺多姆至今还谈及的两个学生同在一班，同坐一席，同居一室。另一位名叫迪福尔③的学生，本书出版时还未涉足议会生活。第三位新近翻译了费希特的书，是巴朗什的译员和朋友。他与我一样，当时已对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常就上帝、自身和大自然等问题对我胡言乱语。他当时有志于研究怀疑论，执著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路易·

---

① 《鲁滨孙飘流记》，英国作家笛福的著名小说，发表于一七一九年。

② 巴尔苏·德·邦荷恩为作者好友，两人确在旺多姆结识。

③ 迪福尔(1798—1881)后来曾任部长、副议长，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小有名气。

朗贝尔的才能矢口否认。而我则刚读完《神童传》一书，反复向他论证蒙卡姆、皮克·德·拉米朗多尔、帕斯卡尔等早慧孩童的现象。① 我说他们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异常现象，是路易的先驱。当时，我曾满怀激情地阅读此书。原来，我父亲有意让我进综合理工学院，便额外为我聘请了数学教师。休息时间图书馆很安静，学校的课堂学监兼图书管理员便在此地为我授课，他见我从图书馆借书也很少检查书的内容。我想这位老师不是不够灵活就是心不在焉，专门关心重大事务，他听任我在复习时间读闲书，干杂事。双方既已达成默契，我对学无成就并不抱怨，而他对我借书也保持沉默。我的爱好不时更新，学习毫不用功，而是经常习作诗歌，我写诗毫无希望，习作过于冗长，在伙伴中已传为笑谈。有一首关于印加②的史诗开卷处有这么一句：

啊！印加，啊！可怜而不幸的国王。

伙伴们笑话我的习作，给我取了个诗人的诨号。但冷嘲热讽未能教育我悔改。我总在涂鸦，校长也善意地劝告我。他想治愈我的不幸积习和癖好，给我叙述了一篇寓言，描绘一只不幸的小莺羽毛未丰就欲飞翔，结果反而跌落巢中。但我继续阅读，结果成为小班最为疏懒，最不活跃，最爱沉思因而也是

---

① 《神童传》为努加雷的作品，一八一〇年出版。书中称帕斯卡尔于十一岁就写出论文。关于德·拉米朗多尔，书中称他十六岁即通晓二十二种文字。蒙卡姆孩提时即精通拉丁、希腊语，但于七岁时夭折。

② 今秘鲁境内的古代印第安王国名，为印第安四大文化发祥地之一。

受罚最多的学生。我之所以离题自析，也是为了说明路易·朗贝尔来校，我产生种种反思的性质。当时我十二岁。①我感到自己与这孩子性格上有雷同之处，就对他滋生了一种模糊的同情心，我希望自己能遇到一位共同遐想和沉思的伙伴。我对荣誉感还知之不多，只感到能与斯塔尔夫人誉为不朽的孩子同学甚为荣幸。在我眼里，路易·朗贝尔是个大人物。

等待良久，第二天终于来临。进午餐前，我们听到静悄悄的院落里响起校长和新生的脚步，所有的学生立即一齐转过头去，面对教室大门。辅导神甫和我们一样好奇，也很急于见到新生，他没有发出嘘声，制止学生喧闹，要求保持安静，继续上课。于是，我们看到校长手中拉着那位声名卓著的新生。辅导老师离开讲坛，校长庄重而礼貌周全地向他说道："先生，我给您送来了路易·朗贝尔先生，请您将他放在四年级，明天他就来上课。"他又和辅导老师悄声对话，然后高声问道："您给他安排的座位呢？"为了安排新生而打乱我们的座位顺序是不公道的。这时只有一张书桌空着，于是他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原是班上最后一名报到的。时间还早，本应继续学习，但学生都抬头观察路易·朗贝尔。校长听到我们叽叽喳喳，骚乱动荡，便好心好意地说道："你们至少得老实点，别打扰了别的班级。"他这么一说，大家便都感到这个人十分可亲。

校长既已发话，我们便能在午餐前早些休息。于是大家都过来围着路易·朗贝尔，而这时校长已同辅导老师一起去院

---

① 是年，巴尔扎克本人正十二岁，他于一八〇七年进入旺多姆学校，直至一八一二年才离开。

里散步。我们全班约八十个学生，一个个都象秃鹫似地邪恶大胆。我们自己都曾闯过新生关，知道这一关很惨，但对新生却毫不留情，不是嘲弄，就是逼问，或是无礼非难，总之要多方较量，试出新来的学生力气有多大，性格、习惯如何。路易·朗贝尔或是生性好静，或是麻木不仁，对我们的问题竟一概不予理睬。于是，我们中有一个人宣称，他必是毕达哥拉斯①学校出身的，引起哄堂大笑。新生从此荣获毕达哥拉斯的诨号，直到离开学堂。但是路易·朗贝尔目光敏锐，他看到我们童稚般的胡闹与他的思想格格不入，面部不由露出蔑视的神情。他的态度从容不迫，体力与年龄相吻合，凡此种种都让我们中最喜恶作剧的同学对他有所敬畏。至于我，则一直在他身边，静静地观察。

路易瘦弱、纤细，身高四尺半。面部和双手都让阳光晒得变色。看来他肌肉发达，但实际上发育却不够正常。他进校才两个月，班上的生活就让他失去了原来的脸色，变得苍白柔弱如女性。他的头部硕大，浓密的黑发卷曲秀美，饱满的天庭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优雅气质。我们当时都还无所用心，但看到这些，也感到这似乎是与新兴的骨相学的征兆有关。他的眉骨呈弧形，如大理石雕就，清晰弯曲，对称精美并恰在鼻梁处汇合，使他的天庭如先知，完美无瑕。他的一双眼睛黑如点漆，熠熠生辉，目光扑朔迷离，表情丰富，仿佛泄露了心灵的奥秘。看到他的目光，一般人就不会再注意他那不算端正的五

①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官。他的目光有时明亮灼人，有时柔和优美，但一陷入沉思，便会黯然失神，有如玻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阳光突然隐去后便会失去光泽。他全身的精力和其他部位也如眼睛一般，机灵活跃，变幻莫测。他的嗓音有时如女性，柔媚动人，听后会情不自禁敞开心扉，但有时却艰涩刺耳，甚至古怪，——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听去象出自另一个人。至于他的体力，则显然不足，一般来说连普通的游戏都难以支撑。但他作为新生，初来乍到那天，当有人恶作剧，故意嘲笑他身体纤弱，病态不支，难以应付校内流行的种种剧烈打斗时，路易·朗贝尔竟用双手抬起长桌的桌角，而当时桌旁分两行共坐了十二个高大的学生。然后他又拱着背，靠在老师讲坛上，用脚把长桌竖起，并且说道："来吧，上十个人，看看能不能掀动这张桌子。"我当时在场，能够证明他的表现的确不同凡响，可谓精力充沛，竟没有人能搬动桌子。路易·朗贝尔具有特殊的功能，能在特定时间内聚集难以想象的力量，即当场汇聚体力，并予释放。但儿童恰如成人，习惯于以最初的印象判断事物，对路易并未深入研究，而是根据他初来时几天内的表现得出结论。于是他的那些表现完全否定了斯塔尔夫人的预言，丝毫没能满足我们的期望。

经过半个学期的较量，一般人都认为路易是个普通学生。惟有我在深入考察他卓越的心灵。我为什么不指出他的心灵神奇呢，因为就儿童的心灵而言，只有天才方能接近神灵。我们两人趣味相投，思想相通，已经成为朋友和伴侣。我们互相友爱、相濡以沫，同学们对我们总是相提并论，决不会只提

一个，忽略另一个。如果他们想招呼我们中的一个，就会喊诗人-毕达哥拉斯，或其他的诨号，但含义都差不多。因此我在旺多姆学校的两年里就成为可怜的路易·朗贝尔的朋友。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和他联系紧密，今天才有可能撰写他智力的发展演变。

我的同伴内心丰富，充满诗意，但我却长期予以忽略。直到三十岁以后，我的思想成熟，洞察幽微，这才豁然贯通，仿佛心明眼亮，突然意识到当时忽略的种种现象，竟都具有深远意义。而我当时虽能亲眼目睹他的举止思想，却未能深究其伟大崇高和渊源。有些事我原已忘却，能忆及的只是最为突出的。但今天我回忆童年的友谊和个中事物，加以汇集整理，便初步探索了他丰富的心灵奥秘。由于时间的流逝，我才终于领会了事件和事物的深意。看来，他的生活一向隐秘，如很多科学家，未成名时从来罕为人知。他的生平在纯属道德观念方面充满不合时宜的现象。但从对事物的表述和衡量来看，这对他所关心的一切，可能本无所谓有害。

路易在旺多姆学校度过的最初几个月里，极为苦恼，酿成病态，这使他那高度发达的才能竟无法充分发挥，而监护人又对种种细微征兆视而不见。原来有个老人① 对他宠爱备至，让他接受的是一种独立自由，毫不拘束的教育。他习惯于呼吸新鲜空气，并在阳光下思考，对学校的清规戒律实难接受，也不能与同学同步前进。让他和八十个默不作声的年轻人一起，坐

① 指路易的舅舅。

在书桌前的木板凳上，关在自习教室的四面墙内，这实在令他难以屈就。他的感官细腻美好，集体生活令他痛苦不堪，忍无可忍。同班学生众多，呼吸污染空气，他们不爱清洁，散发的气味难闻，还夹有午餐或点心的残渣气味，他的嗅觉便受了影响。而嗅觉与大脑的关系比其他器官更为直接，这就令他的思想机能发生了不易察觉的衰退。自习教室里还有小柜，放有学生的各种战利品，诸如节日里宰杀的鸽子或从食堂偷来的食物。最后，自习教室里还有饮水槽似的两桶水，放在一块木板上，每天早上学生都必须当着老师的面轮流浇洗头、手，然后再走到一张桌前，由几名妇女为大家梳头、扑粉[1]。起床号还没响，就有人清扫房屋，但每天仅此一次，教室也就很难保持干净。室内窗户很多，屋门也很高大，但洗涮、梳理都在屋内，加上小柜的杂味和小学生的种种小玩意儿，就是不算八十名学生的呼吸，空气也不会清新。这种学校的 humns[2] 同院里带来的泥味混杂，就构成难以忍受的肥料臭。此前，路易·朗贝尔一直生活在纯净的乡间，空气清香，一旦变化，新的习惯和纪律都令他伤心难过。学习时间，路易总是以手支颐，两眼向外，凝望着院内那郁郁葱葱的浓荫绿叶和天上的云彩。他似乎也在学习，但辅导老师一看到他羽笔不动，白纸上一字未写，就会一声断喝："朗贝尔，怎么不做功课?"这句话象一枚钉子，一直扎到路易心中。他在休息时间也不能娱乐，因为有额外作业要做。各个学校处罚学生的办法不同，旺多姆

① 大革命前，法国人习惯在头发上扑粉。这里指学校保留旧习。

② 拉丁文：人味。

学校则是在规定的休息时间抄写书本。路易和我受罚最多，两年中总共才休息六天。若不是还能从图书馆借书消遣，让头脑保持活跃，这种生活制度早就把我们变成百分之百的傻瓜了。孩子缺乏体育活动是致命的。人们认为，王室的后代从幼年时代起就习惯于礼仪排场，如果不靠在战场上厮杀和在猎场上驰骋来改变恶习，体质就会严重衰退。如果说，宫廷里讲究礼仪会影响国王们脊髓的发展，让他们懦怯无能，头脑简单，家族退化，那么小学生常年不能呼吸新鲜空气，没有活动和娱乐，又会在身心上受到何等深刻的危害呢？因此真正有头脑的人，如果不仅关心自身，只要见到公共教育部门还在学校实行体罚，就一定会密切注意其危害。

我们受罚时书写的额外作业名目繁多，形式各异。我们的记忆力都很强，从不学习课文，只要听到同学们背诵法文、拉丁文或语法规则，轮到我们时就能鹦鹉学舌，照此背诵。但若不幸老师突然打乱顺序，首先问及我们，我们往往就说不清楚课文的内容。于是不论我们口才如何伶俐，托辞如何有理，总难免会受罚。总之，我们往往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肯写作业，而只要我们还有闲书要读，有幻想在遐思，作业就会给抛在脑后。于是我们又招来新的处罚。我们经常等到第一个进教室并负责收作业的学生吩咐大家交卷时才动笔书写。朗贝尔本来从思想上就难于习惯学校生活，更何况我们大家还需要接受同样严酷的体罚：这类处罚也是形式多样，人人难免的。小学生敏感，皮肤还嫩，需要细致的照顾。特别是冬天，院内泥泞不堪，空气寒冷，他们往往想方设法钻进暖和的课

室。学生缺少母亲的关怀，小班和最小班的孩子往往都有冻疮裂口，伤得较重，午餐时还需特殊护理。但冻坏的人数太多，手脚和后跟都疼痛难忍，包扎工作却远非周到。甚至有很多孩子不得已求其次，宁肯挨冻忍疼也不愿接受治疗，他们不是经常为了滑冰取乐而逃避作业，宁可揭掉漫不经心地裹上，更加漫不经心地留下的包扎物吗？再说学校流行的风气是爱笑话瘦弱的孩子，求人包扎的孩子。所以孩子们都抢着揭掉护士给他们手上包的破布。这样，冬日里，我们中间便经常有几个人，手指和脚趾几乎都已冻掉，疼痛难忍，根本无法书写作业，而不写作业就要挨罚。我们常常假装有病，神甫倒容易受骗，但时间一久，就连真有病痛，他也置之不理了。在学校里，孩子只缴纳寄宿生的食宿费，学习费用则由学校负担，行政当局惯于就鞋袜和服装做交易。这才有我在前面提到的每周进行一次的检查。① 这种做法固然对行政人员有百利而无一害，对受管束的却是弊多利少。小班生凡有坏习惯的都很不幸。他们不是走路不当心就是由于好动喜欢读书时磨脚，结果他们总是把鞋跟磨坏，鞋帮穿破，或不到时间就把鞋底磨穿。整个冬天，这些小班生外出散步时总要忍受痛苦。他们的冻疮发作有如痛风，疼痛难熬。他们不是扣绊和鞋带掉了，系不住鞋子，就是后跟磨歪，鞋子不跟脚。走在冰冻的路上，只能拖着旧鞋踯躅。若遇到省里的黏土，还得艰难地把鞋从土中拔出。他们常常没发现鞋已裂口，或鞋垫放置不当，结果

---

① 指就学生的服装进行检查。

让水雪钻进鞋里，脚便肿胀起来。六十个孩子中往往只有十个走路时不会遇上特殊障碍。但是大家却随大流，继续向前迈进，有如在生活中，芸芸众生被生活推着勉强干活一般，勇敢的孩子力气快用尽时，就是再难过，心里再恨，也会拚着命往前走去。孩子在这个年龄心灵都还稚嫩，害怕让人笑话或同情，认为这些都是嘲讽揶揄。在学校里象在社会上一样，强者蔑视弱者，并不清楚真正的力量寓于何处。这还不算什么。小孩手上都没手套。万一父母、护士或校长给最弱小的发了一副，班上的大个子和爱逗乐的就会为寻开心把手套放在炉子上烘烤，让手套皱缩。有的手套即使幸免此难，用时不小心也会弄湿，缩成一团。没有一副手套是经久耐用的。似乎戴手套也是一种特权，而孩子们则宁可被一视同仁。

这种种磨难，路易·朗贝尔都未能幸免。凡爱思考者，沉湎于幻想时总习惯于做些机械性的动作，路易也一样。他酷爱玩弄鞋子，很快就把鞋子弄坏。他的皮肤象女孩，天气一冷，耳朵和嘴唇都会冻坏。他的一双手又软又白，天冷后便发红肿胀。他经常伤风感冒。在习惯学校生活以前，他受的罪可算不少。时间久了，他才逐渐习惯于这种残酷的痛苦，并且被迫——用学校的话来说——经常考虑自己的事情。他不得不清理自己的柜子、书桌、衣服和鞋子，小心谨慎不让墨水、书籍、本子和羽笔被偷。总之，他也必须为儿童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操心。这一切，自私而平庸的孩子做得井井有条，总能受到嘉奖，被称赞为行为得体。而前途无量的孩子却往往会予以忽略。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一旦沉溺

于遐想，就会一泻千里，乐而忘返。不仅如此，老师和学生之间还有一场永无休止的争斗。社会上除了代议制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争斗与之类似之外，还未见其他的争斗与之有雷同之处。但即便是反对派的记者和演说家，也不象学生对辅导老师那样，急于抓住机遇和错处，以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情嬉笑怒骂。遇到这类事，就是天使也会失去耐心。因此对老师也不应过于苛求，他们待遇不高又不够精明，有时就难免失之偏颇和急躁。孩子们目光敏锐，爱好嘲弄。他们人数众多，终日虎视眈眈，有错必揪。这样老师一抓到错处就更会狠狠报复。

除非犯有更大错误会招致更加严厉的惩罚之外，在旺多姆学校里，用戒尺就是神甫的 ultima ratio patrum①。如果只是忘记书写作业，课文背诵不熟或有其他细小过失，额外作业的惩处便足够了。但老师的自尊心一旦受损，就非用戒尺不可。戒尺由皮革制成，约二指宽，辅导老师用戒尺抽打我们时总是怒气冲冲，用尽力气，所以这也是我们遭到的最重体罚。这是传统的体罚，受者必须双膝跪在教室中央领受。就是说挨罚时必须先从座位上起立，走到讲坛前屈膝下跪，并在幸灾乐祸的伙伴们众目睽睽之下领受惩处。受罚者如果性格温和，做这样的准备就是双倍受刑，有如过去上绞架之前，要把犯人从王宫押到刑场一般。同学们性格不同，有的在挨打前后热泪滚滚，哀声嚎叫，有的吞声饮泣，也有的生性顽强，只是

① 拉丁文：最厉害的手段。这里是借用路易十四刻在经书上的名言：国王的至理名言。

一言不发地默默承受。但是等着戒尺往下打时，就是最强者，面部肌肉也难免抽搐。路易·朗贝尔也曾挨打，那要怪他性格怪诞。而这一点直到很久以后才为众人所知。原来路易在沉思时若听到老师断喝："你不写作业！"就常常会下意识地投去极为轻蔑的一瞥。此时他目光中的思想竟如充电的电瓶一般，炯炯发光。这种目光可能震动了老师，学生无言的嘲讽又会伤害老师。于是老师便设法进行弹压，逼迫学生收回这闪烁的目光。我记得神甫第一次见到路易·朗贝尔目光炯炯，面含蔑视，如闪电般扫视他时，便断然表示："朗贝尔，你要再这么瞪着我，我就用戒尺对付你！"听老师这么说，全班同学便都抬起头来，目光齐刷刷，时而扫射老师，时而注视路易。老师实在愚蠢。路易免不了又瞪他一眼。于是老师和路易·朗贝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战斗，最后则以戒尺猛抽而告终。这一来，大家倒发现路易的目光具有逼人的力量。

可怜的诗人体质羸弱，常常有如女性体力不支。他长期忧郁，对才能发展不利，有如少女渴望爱情却又不懂得爱一般。他是个孩子，既强又弱，是柯丽娜①将他从美好的乡间带进象模子般的学堂。在那里，不论每人的能力、性格有多大不同，从智力到体力都必须适应同样的规定，并根据模子铸造得毫无二致，就象硬币冲压机把黄金铸造成金币一般。路易·朗贝尔对这一切都不习惯，身心都很痛苦。他的领地只有书桌前的木凳。他饱尝戒尺的抽打，疼痛的煎熬，历经各种感官

① 指斯塔尔夫人。

的磨难，简直是苦海无边。一切都在迫使他放弃自我，纳入学校的专横轨道。但他却似殉道者，边受刑边微笑，遁入了思想的天国。正是这种内心生活助他瞥见了他无限信仰的神秘世界。

我们无拘无束，公开偷闲，沉溺于非法活动而麻木不仁。我们经常受罚又讨厌书写作业和额外作业。就这样，我们俩成了不可救药的疲塌孩子。老师不齿于教导我们，伙伴们极端轻视我们。我们则因害怕招来嘲讽而回避伙伴，偷偷阅读课外书籍。就神甫而言，如此对待我们是不公正的。而就伙伴们而言，他们的感情却很自然。我们俩既不会玩球、赛跑，也不会踩高跷。遇到大赦日，或者竟也让我们享有一点自由时，我们也从不参与学校盛行的游戏。对伙伴们的娱乐，我们是门外汉、局外人。我们俩总是单独相处，忧郁地坐在院内树下。就这样，诗人-毕达哥拉斯成了特殊人物，生活与众人完全隔绝。小学生具有洞察的本能，自尊心很强，他们预感到我们两人与众不同，与他们比较，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因此有些人由于感到我们不同凡响而对我们怨怒相加，另一些则蔑视我俩一事无成。对这些看法，我们始终浑然不觉，也许直到今天我才有所意识。我们俩就象鼹鼠，自习时或休息时都呆在书桌前。我们俩地位不同一般，仅仅两个人便与全班同学持久对峙。我们几乎已被忘却，安详宁静，近乎洋洋自得，有如大教室中两件盆景或其他摆设，可有可无。但有时伙伴中淘气的向我们挑衅，故意显示力量，我们不屑相顾，结果就惨遭痛打。

整整几个月，路易·朗贝尔始终怀念以往的生活，几乎无法形容他忧愁郁闷的情怀。路易向我介绍了众多杰作。在他用优美的文笔翻译成书之前，我俩都已扮演过德·迈斯特的著作《阿奥斯特山谷中的麻风病患者》① 一书中的角色，感受了书中所描绘的感情。只是作品只能重述孩子童年的记忆而从来不能超越这类记忆。我听到路易伤感叹息，比之阅读《维特》② 中最美好的篇章更为刻骨铭心。可能这两者本是无法比拟的。他们一个是受到法律的粗暴压制，热情被压抑，这才陷于苦闷之中。另一个却是个可怜的孩子，他向往灿烂的阳光，山谷中的朝露和自由，并为此而伤心痛苦。维特是一种欲念的俘虏。路易·朗贝尔的心灵却整个是俘虏。他们同样才气横溢，一个感情细腻，一个受真挚的感情所驱使。但他们都纯洁无瑕，不会如一般天才为怀才不遇而悲叹。路易常爱长久注视院内菩提树的绿荫，然后言简意赅，只用一句话披露他无限的遐思。

有一天，他惊叹道："我真幸运，竟会遇上美好的时光，似乎教室的墙壁都会倒塌，自己竟置身于野外田地之中，能够听任遐思驰骋，如鸟儿恣意飞翔遨游。那是多么欢乐啊！"他问我："为什么大自然任凭绿色泛滥？为什么直线稀少，而人们行事却很少使用曲线，为什么只有人总执着于直线？"

仅此寥寥数语便披露了他的思想历程，暗示他曾越过空

---

① 德·迈斯特(1763—1852)，法国作家，长住圣彼得堡，该小说描写军人与麻风病人的对话。

② 指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

间，长途跋涉。毫无疑问，他曾重新观赏过美好的景致，呼吸过林中清新的空气。他生机蓬勃，哀伤悲痛，但却默默无语地逆来顺受。他总在受苦却从不抱怨。他是鹰，欲以宇宙为天地，但却被关闭在窄小污浊的四壁之中。因此，就广义而言，他的生活已变成理想中的生活。路易对我们被迫学习的无聊内容极为蔑视，对周围的事物毫不关心，一心只在太空中徜徉。孩子总喜欢模仿，我对他也是亦步亦趋。但我太小，对睡眠更感兴趣，其实他沉溺于假寐时只是陷入深思，身体不动，看来竟似嗜睡一般。我俩酷似情人，惯于共同思考，互相切磋，交流遐想。那时他的感受和感应已很深刻，有如大诗人，智力发达，洞察敏锐，但往往近乎痴迷。

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否会象我一样，身不由已，陷于幻想时，便会感到痛苦，比如我若苦苦思索用小刀扎进皮肉会有什么效果，就会突然产生剧痛，仿佛自己确已受伤，只差没有流血。我常受这种感觉的骚扰，有如一阵风拂去深沉寂静。思想竟能让肉体受苦，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每当他谈及这类纤细的想法时，我们就会一起陷入天真的遐思。我们开始一起探讨自身的想法诞生时那些难以描摹的现象。路易期待能从中抓住最细微的变化，以便有朝一日，针对未知的机制有所发现。我们讨论时，常常夹有儿童的稚气，然后路易会突然两眼生辉，一把抓住我的手，从心灵深处迸发出一种他试图概括的思想。

有一天，我们正对人类构造的原则表示异议时，他对我说："思想就是经历幻觉！所有人类的科学都以推论为基础。

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由因导致果，复由果反馈求因；或者从广义上说，诗或艺术都来自对事物的迅速幻觉反映。”

他是唯灵论者，但我却敢于驳斥他，使用的竟是他自己关于智慧是纯物理产物的论据。我们俩的话都有道理。可能唯物论和唯灵论的说法表达的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他研究了思想的实质，以一种充满自豪的方式接受横遭盘剥的贫乏生活，并为我们俩出于疏懒和轻蔑而拒绝完成作业找到了口实。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能对精神探索孜孜以求。我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深受他心灵的影响，因而颇为感动。我们俩多次坐在木凳上，共读一本书，彼此都无视对方的存在而又互不分离。因为我们如鱼得水，深知彼此都在思想的海洋中漫游。从表面看，我们的生活枯燥乏味。但我们是在用心灵和头脑生活。我们在学校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感情和思想。

路易·朗贝尔对我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仍有感觉。我贪婪地聆听他的叙述，他的描绘精彩美好，里面蕴含着寓于最荒谬形式中的真理，不论是对孩子还是对成人都具有奇妙的吸引力。他狂热地探索事物的奥秘，童年时代又很轻信——这本是自然的。于是我们常常谈论天堂和地狱。那时路易给我阐述斯威登堡的学说，想让我和他一样信仰天使。在他的那些哪怕是最为虚妄的论证中都反映出对人的力量的惊人观察。他的谈话总具有真理的色彩，而这正是艺术得以存在的诀窍。他赋予人类的命运以浪漫主义的终结，使天真未凿的想象力沉湎于宗教的倾向而得到满足。各地的

人民不都是在其发展初期创造出各种教义和偶像的吗？他们匍伏礼拜的神灵不正是他们的感情和需要的扩大化和拟人化吗？路易和我关于瑞典先知的谈话，其梗概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我俩的谈话充满诗意，迄今我们历历在目。以后出于好奇，我还阅读过这位先知的著作。

我们身上都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按斯威登堡的说法，天使是身上的内在生命战胜外在生命后所形成的人物。人若有意发挥其天使天职，则他在思想中明确自己的双重性以后，就必须努力发扬身上所具有的天使的卓越本性。而当某个人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时，他就会忽视智力活动而让体力活动占有优势，将全部的力量都投入外在感官的活动。这样双重性实现了物质化、有形化，天使便逐渐消亡了。另一种情况正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断丰富内在生命所特有的实质，心灵便会超越物质并试图从中分离出来。而当分离活动达到我们称之为死亡的形式时，天使便具有足够的力量，能从自己的外壳中脱颖而出，开始真正的生活。人们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其源盖出于人的双重性。这些人的不同特征使人理解并揭示了人的双重性。人的智力一旦沉沦，便会显得愚昧笨拙，而人若善于弘扬内在生命，便会具有某种力量。这两种人不可等量齐观，据此便可设想天才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有如通灵者和盲人之间的差别。这个想法无限扩展了天地万物并在某种意义上赋予我们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在人间，表面上各种人物混杂，实际上在天国他们却按内在生命的完善程度而区分为不同范畴，他们之间习惯和语言

各异，互不相通。在不可见的世界里有如在现实世界里一般，低级区域的居民如果擅自闯入高级区域，他不仅不能理解那里的习惯和语言，而且到了那里，他的嗓音和心灵都会失去作用。但丁在《神曲》中可能对此略有意识。他描绘了苦难的炼狱，经过浑仪活动又升华到天堂。斯威登堡的学说是光辉的著作，书中列举无数现象，以阐明天使在人们中间能够显示。

今天，我竭力逻辑地加以概括的学说最初是由路易·朗贝尔向我介绍的。路易借助古代祭司的专长，采用原始的神秘主义言谈，充满晦涩、抽象的概念。他的阐述很有魅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这才明白何以雅可布·博姆、斯威登堡和居荣夫人等人的某些著作深入阅读以后竟会使人如吸鸦片一般，腾云驾雾。路易向我阐释的奥秘现象十分怪诞，我听后，想象力受到强烈震动，竟会产生眩晕之感。但我却乐于沉湎于这种感官不可及的神秘世界之中。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或者将它想象为含糊的未来，或赋予它以寓言的丰满形象。心灵一旦产生如此强烈的感应，就在不知不觉中教导我，引导我习惯于思考活动。

至于路易·朗贝尔，他以自己关于天使的理论解释一切。他认为年轻时所梦想的那种纯洁的爱情是两个天使般气质的心灵相互间的撞击。他怀着难以比拟的热忱期望邂逅天使般的女性。的确，又有谁比他更能激发和感受爱情呢？如果世上确有某种现象能让人想象完美卓绝的灵敏性，那就是他的自然优雅的感情、谈吐、举止和暗示，那就是他和我之间的相濡以沫，互为伴侣的情谊。那时，我们俩身上的一切都毫无二致。

我们互相摹拟字体，让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作业。当我们有一本书必须在指定时间归还数学老师时，我就让他一口气读完，而由我一身兼二任，既完成功课又书写额外作业。我们完成作业就象纳税一般，只是为了换取安静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么轮到朗贝尔书写作业时，功课总是完成得加倍精致。但是老师认为我们俩都很痴呆，偏见既深，作业就评判得不够公平并且往往成为其他学生的笑料。记得有一天傍晚，老师在两点至四点的课程快结束时收去了朗贝尔的作业。课文的第一句话是 Caius Gracchus vir nobilis. ① 路易译作：小格拉古心灵高尚。

老师突然提问："你在 nobilis 里怎么会看到心灵这个词的？"

于是哄堂大笑，只有朗贝尔神情惊愕地注视着老师。

"斯塔尔男爵夫人如果知道你竟把出身高贵的名门望族误译为高尚又会作何感想呢？"

"她会说你是个蠢货。"我低声嘟哝。

"诗人先生，你去住八天禁闭。"很不幸，教师听到了我的嘟哝，就这么吩咐我。

朗贝尔以难以言传的温柔神情瞥我一眼，并且柔声重复道：vir nobilis。朗贝尔的不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斯塔尔夫人造成的。不论谈及什么，老师和同学总是用这个名字羞辱他，或讽刺揶揄，或蓄意谴责。路易很快就到禁闭室来陪伴我。在

① 拉丁文：小格拉古出身高贵。文中的 nobilis 相当于法文的 noble，有高贵、高尚多种解释。小格拉古（公元前 154—121）系古罗马行政长官。

那里，比在别处更自由，当宿舍里夜阑人静后，我们可以通宵达旦地聊天。在那里，每个学生只有六尺见方的窝，高处还装着栏杆。那里的百叶门早晚都须在主管我们起居的神甫来到后关闭和开启。楼里有清洁工，每天准时作业，毫不延误开启和关闭房门的时间，房门开闭时必会叮当作响，成了旺多姆学校的一大特色。楼房里既有上述特殊装置，就成为我们的监狱，有时一坐就是几个月。学生一坐禁闭就落入学监严厉管辖的范围。学监如检察官，定时或随时前来，来时悄无声息，只为检查学生是在书写额外作业还是在闲聊。但我们会在楼梯上洒上核桃壳，就是没东西可洒时，靠灵敏的听觉也能分辨出他的脚步声，几乎屡试不爽。依靠这些措施，我们便能安心地选择美好的读物消遣。但是在禁闭室是禁止浏览闲书的，所以平时我们就谈论形而上学或阐释与思考有关的新奇事件。

下面谈谈最不寻常的一件事。这事不仅涉及朗贝尔，而且可能决定了他的命运，决定他从此献身学术事业。按照学校的规定，星期日和星期四本来都是休息日。但星期日圣事频繁，学生不能缺席，所以我们认为只有星期四才是休息日和假日。星期四望过弥撒后我们就有闲暇去旺多姆附近的乡间漫步，经久不归。我们外出远足，去过的名胜只有罗尚博庄园可以充数。可能因为那里离学校最远，小班生很少能远途跋涉，一直走到庄园。但每年辅导老师总有一两次主动建议往庄园去，也算是一种犒赏。一八一二年春末，我们首次前往庄园，大家都很想看看负有盛名的城堡。庄园主人有时还用奶制品款待学生，所以学生都变得文静听话，一切就绪，只待出

发。我和路易·朗贝尔以前都没去过城堡附近美丽的卢瓦河谷。远足前夕，我们俩人便都浮想连翩，而学校里也象往常一样，气氛欢腾。整个晚上，大家都在议论如何用违章积聚的钱币去购买果品或乳制品。第二天午餐以后，大家带上事先分发给我们作点心的面包，便于十二点半启程了。学生欢欣愉悦，如燕子般轻捷地成群结队而行，初时并不感到疲惫。当我们来到小山顶上时，一眼望去，只见城堡坐落在半山腰上，山脚下深谷中，有幽美的草原，还有河流蜿蜒逶迤，闪闪发光。少年时期感受强烈，如陷于热恋的情人，一旦观赏到如此秀美的景色，真觉得魅力无穷，以后绝不会再有类似的感受。这时路易·朗贝尔对我说："昨晚我曾梦见过这景致。"他认出了我们头顶的树丛，绿荫的布局，流水的色彩，城堡的墙角塔，起伏不平的坡地，远处的景物，总之他生平初见的胜迹，竟连细节都已在梦中见到。那时我们都还太小，至少我太小，还不满十三岁。但他已十五岁，而天才在这个年纪，是会具有深邃的思维的。我们的友谊已很深挚，彼此出自友情也不会以谎言欺瞒。路易靠全能的思维作用，竟能预感到将见的事物，但初期，他却并未意识到事情的整个意义，所以只是异常惊讶。我问他，童年时是否已曾来过此地。我的问题令他震惊。他认真回忆，并摇头否认。很多人陷入假寐时曾有过类似现象。路易天赋过人，初期已见端倪。以后，他的成就如居维埃①，只是领域不同。他综合推论，根据片断想法总结成完整的体系，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深受巴尔扎克崇敬。

再现了崭新的创造。

这时，我们两人栖身于老橡树的树干下，路易思考片刻，然后对我说："看来，昨夜，这里的景物要不是自己送到我的眼前——这么想当然是荒谬绝伦的，那我一定是来过了。我睡在床上时竟能前来这里，岂不正好说明我的躯体和内在的自我是可以分离的吗？这件事岂不证明我的精神具有火车头似的原动力，能产生类似身体行动时的效果吗？如果在睡眠中我的精神和躯体可以分开，夜间清醒时，为什么又做不到呢？这两个假设之间似乎没有中间方案。如果想得更远些，那就深入探讨细节？假设我能实现这种行动，这就说明以我的躯体为外壳的第二个自我一旦行动起来便具有能量，因为当时我正睡在床上，却看到了景物。这就推翻了很多说法。再一种假设是，这些事或许是某种作为感情活动所在地的神经中枢的活动造成的，如何命名这个神经活动是以后的事；或许是作为思想活动所在地的大脑中心活动的结果。最后一种假设提出了怪异的问题。我曾走动，看见，并且听见。行动没有空间便不可能。音响只对角落或表层起作用，色彩只有在光明处展现。夜间，两眼紧闭，我如能看到色彩缤纷的物件，并在寂静安宁时在不具有产生音响效果的条件下听到声音，如果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下，我竟能超越空间，那就是说，我们具有不以外在体力规律为转移的内在能力，精神具有穿透物质世界的能力。如果人在熟睡时竟能出现如此意外的事件，说明自己具有双重生命，那么人为什么迄今对此不加思索？这种现象是否揭示了一门新的学科？"说着，他猛击自己的前额。"如

果这种现象反映的不是一门学科的准则，它肯定反映了人具有巨大的能力。它至少揭示了我们身上经常出现两重性的分裂，而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至少，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据，说明我们具有的潜在感官远比表面上的感官更为优越，homo duplex①，"停顿片刻，他又不禁狐疑地说，"可能我们身上并不存在两重性。可能，我们仅仅具有一些可臻完善的内在素质，其行动与进展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活动、洞察以及视察现象尚未受到注意。我们自豪，激动，又偏爱奇迹，由于不能理解，而将之解释为一种诗意的创造。神化不可理解的现象本是易如反掌的事。我承认，我将为幻想的消亡而痛哭流涕。我需要相信斯威登堡的两重性和天使说。难道这种崭新的学说反而会宣告他们的灭亡？是的，观察自身的未知性能就意味着发展一门表面看来是唯物主义的学科，因为精神只会使用、分裂并活跃物质，但却不能毁灭它。"

他若有所思，还有些哀伤，可能他已意识到少年时期的梦只是原始的幻想，应该尽快予以摆脱。

"看来视觉和听觉是一种奇妙的怪家伙的外壳。"他边说，边对自己的遣词造句感到好笑。

他每向我谈及天堂和地狱时，总习惯于以主人的身分注视大自然，但他说出上面这句充满哲理的话时，却气魄宏大地凌驾于景物之上，天庭放光，才气横溢。他的精神力量（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只能如此说）似乎欲从产生这种力量的器

---

① 拉丁文：人的两重性。语出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丰。

官中喷薄而出，他的两眼生辉，充满思想，一手高举，双唇紧闭，说话时则战战兢兢，似在颤抖。他的目光如炬，炯炯发光，而他那硕大的头部则似乎因剧烈冲动而疲惫无力，垂在胸前。路易还是个孩子，但又是个巨人。他弯下身子，抓住我的手，我感到他为探求真理费尽心力，手心都已发潮。停顿片刻后，他对我说："我会成名，你也一样，"他又急忙补充一句，"我们两个都将成为意志论的倡导者。"

他的心地无比善良！我早就意识到他的优越性。但他小心翼翼，不让我有丝毫感觉。他与我分享自己思想的光辉，凡有发现，总要算上我的一份功劳，至于我的想法，只要有些微价值，则都是我的个人收获。他象个心有所恋的女性，和蔼可亲，感情纯洁，敏感细腻，善体贴人，有了他，生活变得美好甜蜜了。

第二天，他便开始撰写名为《意志论》的作品。他思想丰富，时而变更计划，时而变更方法。但那天的庄严宣告显然是萌生撰写这一作品的念头的根源，有如梅斯麦①每遇仆人走近便会产生触电效应从而发现磁学一般。以往这门学科深藏于爱西丝·德尔福和特罗福尼乌斯洞穴②的奥秘学说之中，至此方为梅斯麦发现，不久拉瓦特、加尔③的先驱，又使之发挥

① 梅斯麦(1734—1815)，德国医生，"动物磁性"说的创始人，主张用"磁性感应"催眠的方法治疗病人。

② 特罗福尼乌斯洞穴即希腊神话中埋葬德尔福神庙的建造者特罗福尼乌斯的洞穴，传说有一神谕埋藏在内。

③ 拉瓦特（1741—1801)，瑞士哲学家，神学家，面相学的创始人。加尔(1758—1828)，德国解剖学家，骨相学的创始人。

完善了。路易突然受到启迪，想法更为精深，他确有所获，其中并含有零散的真理，然后他又将之汇集成书。他孜孜不倦，埋头探讨约半年之久，伙伴们终于好奇地发现了他的作品。这些孩子放肆地揶揄嘲讽路易，后果竟不堪设想：一天，一个伙伴想翻阅手稿，便纠集几个小暴君强行夺走路易和我收藏这宝物的盒子，我们两人以惊人的勇气奋力抗争。盒子锁着，恶棍无法打开，便想在打斗时砸开。我们见他们孤注一掷，就放声呼喊。这时有几个伙伴或是出于正义感，或是为我们的英勇反抗所感动，便劝小暴君们住手。但突然间辅导老师欧古神甫听到喧闹，走进来干预。辅导老师原以为对立面干扰了我们书写额外作业，想要维护他的奴隶。而对方又想为自己的行为找个托辞，便将手稿的事和盘托出。骇人听闻的是辅导老师竟命令我们上缴稿子。如果我们反抗，他会把盒子砸碎。路易把钥匙交了出去。老师翻阅一下手稿，便没收了。他还对我们说："你们就为了干这种蠢事而忽略作业！"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路易眼中滚下，他本来在道义上优于伙伴们，却没来由受到侮辱，又遭人告密，当然止不住涕泪横流。我们向告密者投去谴责的目光，指责他们向共同的敌人出卖我们。根据小学生的不成文法，他们可以殴打我们，但对我们的过错却应当守口如瓶。就连他们自己一时间也羞愧难当。辅导老师对我们的学术宝藏具有何等重要性毫无所知，大约把《意志论》的手稿卖给了旺多姆地方的杂货商。于是这门学科还在萌芽状态就散失了，落入了不明真相的人们手中。

六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学校。路易和我分手，伤心凄惶，

哀痛欲绝。以后我就不了解他是否重新开始撰写这篇著作。我忆及路易写书时横遭打击，便在撰写本篇时采用了他拟议中的书名，作为设想中的作品的名称，并把他重视的一位妇人的名字献给了对他无限忠诚的年轻女性①。我对路易·朗贝尔还不仅限于借用他的书名，他的性格和从事的事业对我撰写本文都大有裨益，因为文章的主题就是我俩少年时的沉思冥想。现在写作本书就是为了给他镌刻墓碑，为给我留下全部财富和思想的友人树碑立传。路易·朗贝尔在他少年时期的作品中，写入了成年人的思想。十年以后，我曾遇到一些学者，他们认真研究的现象正是曾使我们震动的现象。也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路易·朗贝尔精辟分析的作品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路易的作品却早被视为童稚的拙作而被置诸脑后了。以后我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去回忆我可怜的伙伴那些主要的发现。经过认真回忆搜索，我可以指出，早在一八一二年，路易·朗贝尔就在《意志论》中确立、推测或探讨过众多重要事实。他曾说过，这些事迟早都会得到证实。他在哲学方面作过的杰出探讨，理应使他跻身于大思想家的行列，因为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都曾为发现未来学科的崭新原则作过贡献，这些学科的根源发展缓慢，但总有一天会在智慧的领域结出累累的硕果。例如，可怜的工匠贝尔纳②一心研究土质，以便揭开珐琊的秘密，早在十六世纪便以无可辩驳的天才权威

① 指《驴皮记》的女主人公，她与本文女主人公同名。

② 巴尔扎克曾在作品中多次为他虚构的这一人物鸣不平，称贝尔纳为地质学的鼻祖。

宣布了地质学的事实。而今天他的揭示却为布丰和居维埃增了光。我相信通过介绍路易的《意志论》的大纲，介绍作品的基础，便能阐明作品的大意。但我这样做时却不由自主地让大纲脱离了不可或缺的外壳，而纲要正是在外壳的伴随下才得以发扬光大的。我是沿着与他指出的道路完全不同的途径向前迈进的，并在他的研究中搜索最能阐明我的体系的成果。因此，我不知道，作为他的学生，我在吸收了他的思想并加上我的色彩后，是否还能忠实地传达他的想法。

为了表达新的思想，需要创造新的词汇，或扩大词的涵义，使之具有更为确切的词义。路易采用的是一些能模糊地反映他的思想的普通词汇，来表达他的体系的基础。他采用意志这个词是为了表达思想发展的环境，或者采用不太抽象的说法，是为了表达人在自身之外进行构成其外在生命的活动所依靠的由自己产生的一股力量。洛克①经过思考所创造的词意志力表达的是人运用意志的行动。思维一词对路易来说也就是意志的精华，是指产生以意志为实质的想法的环境。想法是大脑的一切创造的共同名称，是人运用思维的行动。因此，意志和思维是两个原动力，意志力和想法则是两个产物。对他来说，意志力似乎是想法从抽象状态达到具体状态，或者说是想法从流体变为近乎固体。②(如果用这些词还能表

① 洛克(1932—1704)，英国哲学家，著名的二元论者。

② 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常常宣扬这种近似磁性感应学者的"流体"说。在他写本书时这种学说达到顶峰，而巴尔扎克的阐述也以本书为最完整。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他的《于絮尔·弥罗埃》。

达这些很难界定的概念。)在他看来，思维和想法是我们内在机体的运动和行动，而意志力和意志则是外在生命的运动和行动。

路易·朗贝尔认为意志在先，思维在后。他说："要思想必先有意愿，很多人活着，他们有意志，但却未达到思想的阶段。北方人长寿，南方人生命短暂。但北方人迟钝，南方人意志活跃，经久不衰，直到或因太冷或因太热，机体几乎衰竭为限。"他使用"环境"一词是源于童年时期的观察，其时他尚未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只深感那现象古怪而使易感的想象力受到了震动。路易的母亲瘦弱而神经质。她纤细敏感，富于爱心，是女性品格完善的象征，但她命运不济，错误地生于社会底层。她满腔热忱，受尽苦难。她对儿子倾注母爱，全力培育。但她还很年轻就弃世而去。路易·朗贝尔六岁时曾躺在母亲床边的大摇篮里。他有时睡不着，看到过母亲梳头时发际出现的电光。①到他十五岁时，便设法用科学解释孩童时期视为趣事的这种现象。这个事实是毋庸置辩的证据，表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听任命运的摆布，感情丰富而无处发泄，或心力充沛而任其消耗。

为了论证自己的定义，路易又提出几个问题，对科学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并准备予以解决。他的问题如下：倘若构成电学的本原不是我们的想法与意志力借以产生的特殊流体的基础，随着思想的逐步消耗和凝聚，头发会逐渐变色、变稀，脱落

---

① 指路易的母亲智力丰富而无法消耗。

后而消失，但倘若头发本身不是一种或具有吸收能力或具有活力的电毛细现象呢？我们的意志是产生于我们的实体并根据尚未观察到的条件自然作出反应的，倘若我们的意志的流体现象比之不可见又不可及的流体现象（即用伏打电池触动死人的神经系统所得的结果）更为特殊呢？倘若我们的想法的形成和它们的经常冲动与不可触及的微粒突然挥发相比，并不那么不可理解呢？微粒的作用都很强烈，一粒麝香便能产生这种作用，而其重量却分毫不减。我们的外壳有皮肤，具有防御作用，能吸收，渗出，还有触觉。假若外壳只起这种作用，血液循环及有关系统，不象神经流体的循环对思想的循环作出响应那样，竟对意志的质变不作响应呢？这两种实质的较活跃的聚流难道不是由应当研究其各种表现的条件的某种完善或不完善的机体而产生？

路易确立了上述原则以后，又把人生的种种现象分为效果迥异的两个体系，并信心百倍地要求为每一体系进行专门分析。他观察到，几乎所有的造物都有两种分离的运动。他预感到并认为这本是自然界所固有，并称这种活跃的对立为作用与反作用①。他说："愿望在外部实现之前是在我们的意志中完全实现的事实。"就是说，我们的意志力和想法的总体构成作用，而我们外在行动的总体则构成反作用。以后我阅读了比夏②关于我们的外在感官具有二重性的阐述，这才忆

① 这里只是提法与牛顿的定律相同，实质上二者有较大区别。详见下文。

② 比夏(1771—1802)，法国医生、解剖学家。

及路易·朗贝尔的看法和这位生理学家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禁愕然。他们两人都是英年早逝，但曾同步向我无法说清的真理迈进。对创造物的各个部件，大自然都赋予两种目标，我们的机体具有双重作用，对此已不存在争议，并且以日常的事实支持路易·朗贝尔关于作用与反作用的推论。“作用”生命或内在生命，他用这个词是为了给未知的类别——小纤维的神秘总体——命名。据不完全的观察，思维和意志的不同能量都源于这未知的类别，这神秘的纤维总体。最后这无名的生命可见、可动，在身体作出任何表现之前，就将一切都结束、完成。这个生命为符合其本性，不应从属于任何身体条件，而外作用生命，或称外在生命，即可见到的，其表现举止则无不受身体条件的制约。关于我们的双重天性有着看来是十分古怪的效果。但其一系列逻辑解释即由此而来。对既正确又谬误的许多体系的纠正也是由此而来。有些人曾瞥见作用生命进行自然活动的某种现象，如斯威登堡，但他们心灵热忱，爱好诗意又沉溺于神圣的原则，所以终于偏离了神圣的原则，偏离了真实的范畴。他们都不了解事物的原因，却又尊重事实，于是便竞相神化这种内在的器官，构筑奥秘的宇宙。由此便产生了天使。这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连朗贝尔也不愿放弃，即使通过他的分析，天使那眩目的羽翼已被斩断，他却仍满怀柔情地怀念着天使。

朗贝尔曾对我说：“归根结底，天堂是我们完善的才能的延续，而地狱则是虚无缥缈的，是不够完善的才能堕落其间的地方。”

多少个世纪以来，在基督教和笛卡尔之间，在信仰和怀疑论之间，在人的智力和理解力都长期保留着宗教和唯灵论的印记的中间时代，又怎么可能不用神的干预而用其他说法来解释我们内在天性的奥秘呢？发现了不可见的创造物，学者不诉诸上帝，又能诉诸什么呢？这种创造物无论就作用和反作用而言都极为敏感，其才能广泛，通过运用可臻完善，或者说由于某种玄奥的条件的影响，其能力巨大，使学者有时能通过幻象或运动的现象窥见这造物完全排除了空间的两种形态，即作为智力空间的时间，和作为体力空间的距离。有时学者能意识到这创造物运用回顾的能力或轮回的奥秘再现过去。轮回极其玄妙，酷似人所具有的辨别种子的外形和外皮的能力，能通过无数变化的细微差别，通过它们的香味和形式辨认种子以往开花结果的情形。还有的时候，学者看到这造物通过概括最初的缘由或身体上的预感现象，能够预测未来，但这预测却不够完善。

另外有一些人，诗意不多，不那么虔诚，他们冷静而理智，可以算是江湖好汉，如果不说是心灵，至少头脑是热情的。他们承认几个上述孤立的现象。他们个个都想让简单的事实演变成一门学科。这样便产生了鬼怪学，星相学和巫术，总之，一切以临时性事件为基础的占卜术。这些学科根据迄今尚属完全未知的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这些都是学者的谬误，宗教界的官司，众多的殉道者曾为此而自愿献身。但这些显然也证明作用生命具有奇妙的能力。而朗贝尔却认为作用生命是全能的，它可以打碎外壳，冲破四壁，完全脱离反作用生命而

存在。传教士说，印度人称这种现象为托克亚德。①然后，作用生命的另一种性能则是在大脑中(尽管脑褶稠密)攫取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见解、想法以及对往事的意识。

朗贝尔说："如果显灵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通过了解见解和想法的性能予以实现的，这种见解，想法代表着人的精华，它的生命可能是不死的，我们的外在感官不能了解，但一旦内在生命发展到高度出神入化并至尊至善时，就有可能了解。"

迄今虽仍朦胧模糊，但我知道，路易·朗贝尔通过逐步了解思维和意志以不同方式所起的作用便确立了其规律，从而阐释了一系列的现象。而在他之前，这类现象理所当然是被认为无法解释的。中世纪的牺牲品，诸如巫师、鬼怪学者、幻视者和种种神鬼，自然会引起非议，但我经常感到正因为它们处事简单朴实，就中倒蕴含着真理的印记。罗马教廷不容神秘之说，对神奇的献身者处以火刑。路易·朗贝尔却认为这反映的正是物质根源相同的构成本原之间所存在的某种亲缘关系。人手持榛木棒②，在寻找水源时，服从的是本人不知的感应或不相容的现象。需要产生这类古怪的效果，才能证实其中某些已为历史所肯定。感应作用很少出现。能够遇上感应现象的人都很幸运，因此这类现象极少公布，除非产生的现象过于奇特，但奇特现象也只在知己之间传诵，如过眼烟云，迅即忘却。不相容的现象因亲缘关系紊乱而产生，若与名人

---

① 这种说法的根据不详。

② 也称卜棒，迷信者认为可用来找到水源和矿藏等。

有关，就会幸运地得到记载。比如贝尔听到水声就会痉挛。①斯卡利杰见到水田芹就会面色苍白。埃拉斯穆斯闻见鱼味会发烧。以上三种不相容的现象都与水产有关。埃培农公爵见到野兔就会昏厥。蒂科布拉黑②则是见到狐狸，亨利三世见到猫，阿尔布雷元帅则是见到不满周岁的小野猪。这些不相容的现象都与动物的挥发物有关，常常在很远处就能感到。吉斯骑士、玛丽·德·梅迪契和其他几位人物见到玫瑰，哪怕是画的，就不舒服。培根大法官不论事先是否了解，遇到月蚀，就会晕倒，失去知觉，月蚀期间始终如此，月蚀一过，便能恢复正常，毫无其他不适之感。以上所述全是不相容现象的效果，真实无误。历史偶然揭示的这类现象无穷无尽，但仅有这些记录在案。这些事例足以使人理解未见记载的感应效果。③朗贝尔所作的种种概述，便包括上述调查。这只是我所忆及的一鳞半爪，但已经可以令人理解路易从事研究所采用的是什么方法。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路易的理论和加尔及拉瓦特所发明的对称学说之间有着联系。这本是自然的推理。但凡是在学术上略有见地的人都能看出其中一部分与骨相学的支脉有关，另一部分则与面相学支脉的论据有关。路易的《意志论》仅在一个方面与梅斯麦的全部发现有关，但他并未读过

① 此故事应发生在布瓦勒(1627—1691)而非贝尔身上。当时痉挛者已形成派别。

② 蒂科布拉黑(1546—1601)，丹麦星相学家。

③ 一八〇八年，巴黎出版的《社会故事》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叙述不相容现象的情况。请参看《于絮尔·弥罗埃》。

这位著名瑞士学者的言简意赅的著作。虽说梅斯麦的学说极为重要，当时对他的待遇却极为不公。路易对自己的原理进行了简明的逻辑推理，认为意志通过内在生命的收缩运动，有可能聚集起来，并通过另一次运动，向外扩散，甚至向别的物体扩散。因此人的全部的力应当具有对他人作用的性能。而只要他人并不排斥这种刺激性的渗入，便具有以相异的本质渗入他人的性能。这类人的科学的定理必然有众多的论证。但迄今尚无真正能予证实的论据。马利乌斯惨遭惊人的不幸，但仅用一席话便感动了受命前来刺杀他的示巴人。①佛罗伦萨有一位母亲竟能威严地喝退狮子的进犯。②必须引用这两个事例，才能使人对历史上思维的惊天动地作用略有认识。对路易·朗贝尔而言，意志和思维都是"活跃的力"，因此他竭力阐述这种观点，希望读者能够信服。他认为这两种力几乎可以说是既能观察到也能触摸到的。他还认为，思维或迟钝或迅捷，或滞重或灵敏，或明晰或晦涩。他赋予思维以种种活跃的生命所具有的特点，能喷射、安息、醒悟、成长、老化、收缩、衰退和活跃；他使用现有的语言中的怪词，明确表达思维的所有行动，从而赋予它生命。他观察思维的自发性、力量和特点时是从一种本能出发，因此他能辨认这种实质的所有现象。

路易对我说过："有一种现象经常会出现：当我们的内在

---

① 传说一名示巴奴隶曾受命杀害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但见到这位曾于公元前一〇一年大败示巴人的罗马名将后，又胆怯而逃。

② 出处不明，可能是巴尔扎克所杜撰。

能力陷入沉睡，一切都安谧宁静时，当我们自身也沉溺于甜美的憩息状态时，我们身上便会呈现某种黑暗；当我们正观赏外部事物时，突然一种见解会脱颖而出，如闪电般迅速划破无垠的空间，而我们能够感知则全靠内在的判断力。这个见解如磷火一般，色彩斑斓，但旋即消失，恰如昙花一现，或有如儿童向父母陈述巨大的喜悦或忧伤；这是思维领域里转瞬即逝的现象。有时这种想法出现时如曙光初露，它本是在尚未孕育成形的不知名器官中诞生的，这时它仍在其中摇荡，而并非有力地迸发，并且迅即消失。它的孕育历时良久，令人精疲力竭，然后才发育丰满并经过优美的青春期成长壮大，足见它生命悠久，并具有一切有关的特征。这种想法能够经受住好奇者的审视，吸引人们的注意，并且经久不衰，它博得的赞赏将不亚于长期撰写的作品。有时见解和想法如一窝蜂，成批产生，互相关联影响，而且环环相扣，个个都耐人寻味，这时见解和想法是过于丰盛了。另一些时候，见解和想法一出现就苍白无力，朦胧模糊，并因缺乏力或养料而转向消亡，足见产生见解和想法的原动实质并不存在。然而，有些时候，它会钻入深渊，照亮无边的黑暗，它们会令我们生畏并且心灵沮丧。我们的见解想法自成体系，完整无缺，有如自然界的某个领域，见解和想法的鲜花盛开时，只有天才方能系统地予以描绘。但很可能这天才还会被视为疯子。是的，这类令人陶醉的创造物有如花朵，我们身上和身外的一切都证明它们具有生命。它们显形时所遵循的是不为我们所知的本性。产生见解和想法是人的目的。这不奇怪，有如植物

总会产生芳香和色彩。芳香可能就是见解和想法。在同一条线上，肌肉终止后竟长出指甲，我们的流体竟会变成角质，这是无法解释也不可见的奥秘，每思及此就必须承认，人类本质的奇妙转变是无所不能的。运动现象和重量现象在精神天性方面不是也有和它们的物理天性的相似之处吗？让我选择一个大家都能生动地感受其存在的例子。等待之所以深为痛苦，只是由于物体重量随速度而增加这条规律起了作用。等待产生的感情分量不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原有的痛苦之上不断增加当时的痛苦吗？根据天性的命令，意志能威严地压倒障碍，通过眼神予以表现，通过声音予以传递，并且毫无虚饰地穿透人的外壳，这种神奇的作用如果不是从电力的实质中吸取养分，又能从何而来呢？电流是流体之王，根据思维或感情所施压力的程度，它或大量流通，或减少流量，直到逐渐稀薄，然后迸发为电光，它是神秘的执行者，艺术或激情的努力，不论是令人沮丧或是鼓舞人心，能够得到表现全部有赖于此。而根据意愿，或在心灵，或在内脏或在大脑里回响的声音，不论是粗鄙、甜蜜、可怕、调皮、令人战栗还是挑逗的声音；无数艺术家以心灵的注入所表现的种种笔触的魅力——这是人们用创造性的手经过千百次激情的习作所再现的大自然；眼球的种种活动，从松弛的无活动到最可怕的目光的凝视；这一切之所以能够表现也莫不有赖于此。在这方面，上帝是按其权力行事的。物质思想表现了上帝的新的伟大之处。[1]”

---

① 上述思想源于洛克。

聆听他如此阐述问题，见到他目光的注视有如灵魂受到光照，他那深刻的信念和推理竟很难令人不受感染和启迪。因此，我觉得思想竟似物理的力一般，具有无数繁衍出来的力量。思想是新的人类，只是躯壳不同。路易所谓的我们智力的公式是个简单的定律概念，这一点足以让人想象他的灵魂的奇妙活动。路易曾通过大人物的历史为自己的准则寻求佐证。大人物的传记为他们的生涯揭示了智力活动的奇异特点。路易的记忆力超常，列举的事实可以作为其论点的发展。他还将论点分门别类附属于各个章节，加以阐释，结果使他的一些准则获得了近乎数学的准确性。卡尔丹具有奇异的视觉能力，他的作品为路易提供了可贵的材料。路易也未忘记列举阿波尼奴斯·德·蒂阿纳①的故事，此人在亚洲宣布暴君去世，能描绘出暴君所承受的酷刑，而事情发生在罗马。普洛丁②已离开波菲尔，但感到后者有意自杀，便又赶去劝阻。路易还举出上个世纪发生的一起事件，对于那些习惯以怀疑为反对上帝的武器的人来说，这是迄今所见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而对信徒而言，这只是最简单的事件：圣阿伽特的主教阿尔丰斯·玛丽·德·利戈里安慰冈加奈利教皇③。教皇看到了他，听到他说话并回答了他，而在此期间，在远离罗马的地方，主教作完弥撒返回家中后便习惯性地坐在软椅上，在众目睽睽

① 阿波尼奴斯·德·蒂阿纳（？—97），公元一世纪意大利占卜师，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曾在印度钻研婆罗门教义，深得其中之昧，传说能知过去未来，著有《毕达哥拉斯的一生》、《论预知》等。

② 普洛丁（约205—270），罗马哲学家，神学家。

③ 冈加奈利即教皇克莱芒十四世。

之下出神入定。他恢复正常后才发现信徒们都跪在他跟前，以为他已坐化。于是他对众人说道："我的朋友，教皇刚刚归天了。"两天以后，这消息由一名信差予以证实。而教皇去世的时刻正是主教恢复正常的时刻。路易也没忘记举出最新的事例，即上世纪一个年轻英国女子的奇遇。英国女子热爱一名水手，不用向导，只身离开伦敦前往北美沙漠找寻，结果竟在当地挽救了他的生命。路易列举的既有古代的神话，又有人类意志最美好的体现——殉道者的行为、中世纪的鬼怪学、罪犯审讯录和医学上的研究成果，他以惊人的洞察力寻找的是真实的事件和现象。他博览群书，搜集了大量的科学小故事，其中绝大多数值得信赖，无疑这是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的。他的这篇作品至少是奇妙的，是人类记忆非同凡响的产品，但却不幸夭折了。路易的这篇作品旁征博引，丰富多采，其中还有他家中发生的事。这件事早在他动手写作之前就向我谈到过。我大胆杜撰了一个词汇以说明莫可名状的效应：事情涉及的是内生命的*死后存在*。这故事使我深受震动，以致记忆清晰。路易的父母曾被迫卷入一场官司，如果败诉便会影响他们在世上享有的仅有财富——自身的清白。因此，究竟是向原告让步，接受其咄咄逼人的控告，还是进行辩护，反驳原告，要作出决断确令人忧心忡忡。一个秋夜，在皮革匠和妻子的家中，大家围坐在炭火前，就此进行议论。参加议论的有二、三位亲戚和路易的外曾祖父。老人一生操劳，已经形容枯槁。他的头顶只剩几缕稀疏的白发，头皮因时光的推移已经泛黄，但面部表情却庄重可敬，眼神炯炯。他象黑

人的巫师，印第安人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①，是个降示者，遇有重大事件，人们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他的田产由孙辈耕耘，他们供他吃穿并侍奉他。他向他们预报晴雨，指出什么时候应当开镰割草，进行收获。他的话如晴雨表，准确无误，从此名声在外，人们对他更加信赖，崇拜。他常常坐在椅上，好几天一动不动。他对妻子十分宠爱，矢志不渝。妻子去世后，他便经常如此出神。众人在他面前议论，他似乎不大理会。轮到他表态时，他说，孩子们，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一个人作主，该去问问老伴。说着，老人站起身来，扶着拐杖，走出门去。在座的都惊呆了，以为他在说胡话。但老人很快便返回屋里，对大家说：我还没走到坟地，外曾祖母就先来会我了。我在小溪边见到了她，她对我说，你们可以在布卢瓦的一位公证人那里找到一些字据，能够让你们胜诉。他说这话时语气强硬。老人的神态和表情都说明，他已习惯于见到亡人显灵。事实上，有争论的字据确实还在，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②

这桩父亲家的奇事发生时，路易才九岁，结果他十分相信斯威登堡的奇异幻视，而以后在他一生中也曾证明他有几次通过自身的内在生命具有了幻视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智力的开发，路易受到引导，便开始从人性的法则中探寻童年时吸引他注意的奇迹的原因。命运在他周围播撒下众多的事件，有关这些现象的书籍又令他滋生了最为宏伟珍奇的思想。这种命运该称作什么呢？路易才十五岁就提出了这句心理推

① 莫希干人是古老的印第安人中的一支。

② 这本是发生在斯威登堡身上的事。

测：证明人类行动的事件是人类智力的产物，事件的产生是有缘由的。正如我们的行动在外界发生以前都是在思想中完成的，预感和先知就是这种缘由的概述。路易提出了这句箴言，荣誉当然不属于他个人。但我认为他的天才不亚于帕斯卡尔、拉瓦锡和拉普拉斯，① 可惜竟被忽略而荒废了。可能他追求天使的梦幻时间太久，但是学者不是在寻求炼金术时无意中发现化学的吗？如果以后路易研究比较解剖学、物理学、几何学以及有关他的发现的科学，他必然会汇集事实，进行分析，而这就是今天能够引导我们通过自然的最为隐晦、最难捉摸的一切走向通途的唯一火炬。他的感觉过于灵敏，不会长期沉溺于理论的云雾之中，而理论却只需几句话就能阐明。今天，以事实为根据的最简单的论证不是比由尚称机敏的推理所捍卫的美好体系更为宝贵吗？但是对他生命中思考应当最富成果的年代我并不了解，所以便只能根据他初期的思考来推测他作品的价值了。

他的《意志论》一书的失误比较容易掌握。写作此书时他虽已具有超群的才能，但毕竟尚属童稚。他的大脑活跃，善于抽象思维，但又同一般青年人一样，易受有趣的信仰的熏陶。因此，他的概念只在几个方面触及天才的成熟果实，而在很多方面则接近于萌芽状态而微不足道。对于富有诗意的少数人来说，他最大的缺点会酷似饶有趣味的才能。他的作品带有两种伟大准则进行斗争的印记：通灵论和唯物论。很多奇妙的

①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始人。

天才都曾为之奋战，但却没有任何人敢于使之合二而一。起初，路易是纯粹的通灵论者，但他却身不由己地被引向承认思想的物质性。当他的心灵还以充满爱恋的心情注视着斯威登堡天地中的云雾时，他就已经为事实的分析所击败了。而当时他还没有力量提出完整而统一的体系。这就出现了一些矛盾，而这些矛盾还在由我综述的他最初的散文中便已初见端倪。他的作品尽管还很不完备，但这难道不是一种科学的胚胎？一种以后他会深入探究其奥秘，确立其基础，进行研究、推理和予以发展的科学？

《意志论》被没收六个月以后，我便离开了学校。我们是突然分手的。当时我连续发烧，又不爱活动，竟似得了昏睡病一般，母亲很害怕，就在四、五小时之内领我走出学堂。听说我要走，路易极度伤感。我们彼此避不见面，免得相对饮泣。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他用双臂搂抱着我，声音温柔地问道，“你会活下去的，你。但我，我将死去。如果有可能，我会向你显灵。”他又说。

只有年轻人才会满怀信心地这么说，以至听话的人觉得这是一种预言，象诺言一般，竟害怕其兑现。很久以来，我一直朦胧地想到他允诺的显灵。有的时候，我感到消沉、怀疑、恐惧和孤独，甚至不得不设法驱除这哀伤话别的记忆。所幸这并不是最后的话别。我穿过院子离去时，路易用脸贴着食堂的铁窗注视着我。母亲接受了我的要求，获准带他出校去旅店与我们一同进餐。我们俩分手时泪眼婆娑，比情人更甚。

“永别了。我将单独留在这沙漠中。”他说着用手指了指

有二百儿童在嬉戏喧闹的院落。“我在思想的原野里长期漫游，倦极而归时，又能到哪里去休息呢？你只要望我一眼就会令我向你敞开心扉。而现在又有谁会理解我呢？永别了。我真愿从未遇见过你。这样，我也就不会明白我将失去什么了。”

“而我呢？我又会怎么样呢？我的境况不是会更可怕吗？我一无所有，无以告慰自己。”我说着，拍了拍自己的前额。

他摇摇头，动作优雅而忧伤，于是我俩便分手了。路易·朗贝尔一直没有长高，当时身高五尺二寸。他的面部表情日益丰富，性格善良。他因备受虐待，发展了超凡的耐性。他生活在沉思中，思想持续集中，目光不再富有锐气和充满自豪，而这种目光是某些人所特有的，起初他还曾以这目光制服过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的面部闪烁着平和的表情，宁静典雅，丝毫不带讽嘲揶揄。他天性和善，决不因自己具有力量，优于他人而骄矜自负。他的双手优雅，手指纤细，几乎总是温润的，他的体型健美，可为雕塑蓝本。但我们一律穿铁灰金扣校服，短裤，外表难看，所以路易的匀称比例和健美体态只在沐浴时可见。当我们在卢瓦河游泳时就能看到，路易肤色白皙，不同一般，而伙伴们或因太冷，或因遭水冻而肤色苍白发青。路易外表细腻，举止文雅，肤色略红，出水后从不颤抖，这可能与他总在阳光下漫步，而避免在树荫下活动有关。路易象有远见的花朵，花萼迎风而关闭，只有晴空万里时方才怒放。他进食很少，只喝清水①。或是出于本能，或是出于嗜好，凡需消耗体力

① 指不喝酒、咖啡等饮料。

的动作，他都避免。他的举止简洁，自然庄重，有如东方人或未开化的人。一般情况下，他对凡是看来象在审视或研究他个人的举动，都不欣赏。他头部习惯于向左倾斜，经常以肘支托，以致新衣服的袖管很快会被磨破。以上是对他外表的几笔描述。今天我认为我已经能公正地判断他，因此还想对他的品德作一些描绘。

路易天性崇尚宗教，但他却不欣赏罗马教廷繁琐的宗教活动。他特别倾向于圣泰蕾丝、费讷隆等神甫和先知的活动，而在当时，这些人是被视为异端和无神论者的。望弥撒时，他无动于衷，宗教感情激动时或灵魂升华时，他便会祈祷，而这种时候又毫无规律可言。他对一切都听其自然，不论是祈祷还是思考，都不愿定期进行。在教堂里他经常既想见到上帝，又为某个哲学思想而思考。对他而言，耶稣基督是他的体系中最美好的人物。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① 这句话对他来说是神圣的，目的在于表达传统的公式——意志、圣言和行为都是可见的。基督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他通过自己的神圣事业使内在生命臻于完善，有一天这将以不可见的形式向信徒显示。总之，福音书的神秘、基督以磁气治愈病人和语言的天赋都向他论证他的理论。我记得曾听他说起今天应从事的最美好事业在于撰写原始宗教史②。当他在夜谈中论及这个伟大的信仰时期是通过意志的力量去创造奇迹时，他竟空前地充满诗意。他认为自己的理论中最有力的论据都体现在

① 拉丁文：言词、躯体或行为！

② 巴尔扎克曾有志于此，但终生未能完成。

教会的第一世纪中所出现的殉道者身上。他称这个世纪为思想的伟大纪元。他说，基督徒为了确立自己的信仰而多数英勇地忍受过酷刑这种现象，难道不足以证明物质力量从不能超越思想的力量或人的意志？任何人都能从众人的意志所产生的效应中得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

我认为没有必要介绍他对诗歌和历史的见解，或是他对我国语言的杰作的判断。这类见解今天已不足为奇，甚至比比皆是，但当时能够出自儿童之口，毕竟是不一般的。路易能跟上一切发展的需要。一句话，说起他的天才，他如写《査第格》① 不会比伏尔泰逊色。而比起构思《苏拉和幼格拉特的对话》的孟德斯鸠，他也丝毫不差。他的思想伟大规范，因此对作品，他首先要求具有效益。同时他的头脑敏锐聪颖，要求作品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具有新意。对凡是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作品，他都会产生深刻的反感。通过他对文学最为突出的评论，人们就能理解他所作的其他评论意义深远，他的判断睿智隽永，这一点我已铭记在心。他说，《启示录》是书写的心醉神迷录。他认为《圣经》是大洪水以前挪亚时代不同人民的部分历史。新的人类分享了这一成果。他还认为，希腊神话既来自希伯来《圣经》，也来自印度圣书，希腊人崇尚典雅，采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书籍翻译了过来。

他说，不能怀疑亚洲的著述较之我们的先知的著述更具有先进性，凡是承认这个历史观的人都会感到世界奇妙地扩

① 《査第格》，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的著名中篇哲理小说。

大了。如果在我们的地球遭遇灾难和冲击以前便有人类存在，那么幸存下来的几个人便是躲避到了亚洲的高原上。这个重大问题的结论只能在海底寻找。《圣经》里的"人类"不过是栖息在喜马拉雅山和高加索之间的西藏山坡上的人群中的一部分。这批人的立法者称他们为上帝的选民，无疑这是为了让他们团结起来，或者是为了让他们保存自己的法规和管理体系，因为摩西的书就是一本宗教、政治和民法典籍。他们这批人最初的思想带有恐惧的性质。地球的痉挛被以宏伟的箴言描绘为上苍的复仇。人民若是在自己的家园活动，必会感到生活恬静舒心。但这批移民却只有不幸，他们的诗歌阴郁宏伟而凄怆。相反，对于大地及时恢复生机后，太阳产生的奇异效果，最初意识到的是印度人。他们受到启迪，创造了幸福爱情的概念、对火的崇拜和对繁衍生殖的无尽的拟人法。但是，希伯来人的作品中却缺乏这类美妙的形象。这批人不断遇险，经常迁徙，直到找到可以栖息的场所。他们总感到需要保存自己，从而生出排他感，生出对其他民族的仇恨。这三部著述是被淹没的地球的档案，伟大光荣的秘密。这是这些语言和神话的闻所未闻的伟大和光荣。这些人名和地名里面，这些故事里面蕴含着一部伟大的人类历史，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我们注意但却不知原因何在。可能，在这里我们呼吸到了新的人类的乡土气息。

路易认为，这三种文化包含着人的所有思想。他认为，凡已写成的书都能在其中找到萌芽。这种见解表明他对《圣经》的初步研究具有何等的学术价值和深度，并将研究导向何

方。他是通过书本认识社会的，但他一直凌驾于社会之上，冷静地予以判断。他说，法律和法规从不制止大人物和富人发展其事业，但却打击小人物；相反，正是小人物需要保护。他太善良，不可能同情政治思想。但他的体系却导向被动服从，耶稣基督就是榜样。我在旺多姆的最后一段时日里，路易对荣誉已满不在乎，他已以某种方式抽象地享有了盛名。有如古代牺牲者在人的心灵中寻求未来，他在这种幻梦中没有发现什么。他蔑视一切个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荣誉只是神化了的自私。

他是个非同凡响的神童，在结束我的介绍以前，我还想迅速回顾一下他这个人，以便作出判断。

我们分手前不久，路易对我说，除了一般性法则以外（其公式可能作为我的荣誉，其本身是我们机体的一般法则），人的生活是一种在本人身上，通过无可名状的影响，由大脑、心灵或神经加以指挥的特殊运动。用这三个普通的词表达的三种成分是人类无穷样态的来源，这三种动力准则多少和人们在生活环境中吸取的实质相关联，它们又以一定比例形成了这些样态。他停顿一下，拍了拍前额，又对我说，奇怪，凡是其相貌打动我的大人物，脖子都是短的。可能大自然愿意使这些人的心脏离大脑更近。然后他又说道，社会存在就是由这么产生的一组行动构成的。神经质的人会行动或具有力量，大脑型的人具有天才，心灵型的人具有信念。但他又哀伤地补充说，信念只是圣殿中的云，只有天使才有光明。因此根据他自己所下的定义，路易·朗贝尔既是心灵型的，又是大脑

型的。

对于我来说，他的智力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童年时代，他因有病或因某些机体完美，活动早熟，自身的力量通过内在的感官活动以及大量产生神经流体得到消耗。他善于思考，大脑要吸收各种思想，饥渴有待消除。因此，他嗜书如命。他博览群书，勤于思索，这就有能力以最简单的形式观察事物并加以吸收，以便研究其本质。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别人长期埋头苦读获得的成果，路易在身体还处于童年时便已取得。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充满着诗人勤学苦练后换来的绚丽色彩。多数有头脑的人走到终点时，他却又开始研究新的智力世界。他自己并不知情，但却以最苛求的方式生活着，孜孜以求，永不餍足。为了生存，他不断抛弃绿洲，走向自掘的深渊。他象上流社会的某些人，胃口奇特，竟会因缺乏合适的食粮而逝去。他象灵魂中邪，不能自拔，甚至会走火入魔，有如躯体嗜酒一般。对他童年阶段大脑的历程，我一无所知。今天我才能推断他那时所取得的成果。当时路易才十三岁。

进入第二阶段，路易陷入中学生活的悲惨际遇，消耗了他过于丰富的思想，而这点也许恰恰挽救了他。我很幸运，能够目睹他第二阶段的初期生活。当时，他对事物已能看到其纯粹的表现方式，对言语则观察到其理想的实质，由实质他窥见了本原。他将一切都抽象化之后，为了继续生活，又渴望在智力上有新的创造。他为中学生活的不幸和肉体生活上的危机所制服，变得喜爱沉思并发现了感情，窥见了新的科学和

真正丰富的思想。他的奔驰中止了。但又太弱，不能远眺更高的领域，他于是变得内向，喜欢自省。有如医生研究自身病情的发展，他曾向我吐露内心思想的争斗。对我来说，路易·朗贝尔既强有力又软弱，既具有稚拙的优雅，又具有超人的力量，除了一位女性以外，他是我们称之为天使的化身，充满诗意而真实存在。至于这位女性的姓氏、容貌和生活，我愿向世人保密。这样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存在的秘密，并且可以永远将她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

对路易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我一无所知。这个阶段始于我离开他之后。路易于一八一五年中离开学校，时年十八岁。当时他的父母去世已有半年。家中已无人可与他的灵魂交流。所以，自我俩分手后，路易虽有千言万语，却始终缄默不言。随后他就藏身于正式成为他的监护人的舅父家中。他舅父在大革命时期宣过誓，就被赶出教区，来到布卢瓦安身。路易在布卢瓦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许是感到自己的学识不够完善，不久就急于继续学习。于是他来到巴黎求见斯塔尔夫人，好在科学研究方面接近源头。老教士对外甥倍加宠爱，听任他坐吃山空，消耗遗产。但他的遗产只有数千法郎。所以，路易在巴黎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一八二〇年初，路易手头拮据，已无法在巴黎继续胡混，便又返回布卢瓦居住。在巴黎期间，他大约经常在思想上受到狂风激浪的袭击，这是一种秘密的暴风雨，艺术家们经常为其困扰所苦。上述情况有他舅父的回忆和他在这一时期写给舅父的信件可资证明。他舅父之所以保留着一封唯一的信件，也许是因为这封信篇幅冗长，

又是最后的一封。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路易去法兰西剧院观剧，座位在三等包厢之间的廊柱后的二等硬席上。第一幕结束后，休息时间，他站起身来，瞥见邻近的包厢里走进一位妙龄女郎，衣着考究，也许领口开得较低，她的面部洋溢着柔情蜜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陪同她的情人。这女郎使路易的灵魂和感官都受到极残酷的刺激，以致不得不离开剧院。当时他激情似火，但最初理智尚未完全泯灭。若不是靠残存的理智，他也许会屈服于几乎不可战胜的愿望，动手宰割这女郎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的年轻人。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他对这女郎的感情恰似野人扑向猎物，是一种兽性的本能，但却混杂着长期为众多的思想所压抑的灵魂的闪光。儿童时代，想象中的手术刀起作用时便是如此。如今他已长大成人，感情就变化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而这本是最强烈的需求。

他的信描绘了巴黎文明对他灵魂的冲击。他在心灵上长期自我封闭，想来异常痛苦，他既没有朋友可以得到慰藉，又没有敌人可以在生活中引起波澜。他被迫一己生活，从不与人分享自己的卓越成就，也许他想靠自我陶醉来解决自己命运和事业中的问题，所以有如教会创办初期的隐修士似的，过着刻板枯燥的生活，放弃了知识界的自我控制。他的信似乎表明，他奉行的就是这种计划。很多大人物在社会改革的每个阶段都好遵循这类计划。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下定这一决心难道不会出现天职的效应？他们难道不是在努力聚集力量，经过长期沉默，一旦走出来便能以言语或行动统治世界？路易在

和人交往时一定有过辛酸的记忆，他以惊人的嘲讽鞭挞社会时却又一无所获，结果就迸发出如此强烈的呐喊，可怜的人，直至表现为欲念缠身。但精力和一切闲置的结果，有几位君主不是也迈上了这条道路吗？① 也许他在孤寂独处时，脑海中浮现的那些未作定论的一切竟是一部已经完成的巨大著作。阅读他思想的片断，看到他在少年时代告一段落时，灵魂开始滋生可怕的繁衍能力——人的作为全都有赖于此时的搏斗，谁又能不信任他呢？这封信和剧院奇遇有关。事实和书写文字交相辉映，灵魂和躯体同步运行。既有怀疑，又有论断，既感朦胧，又很清醒。在这种暴风雨的袭击中，突然用一声霹雳泄露天机也是常事，而霹雳最终是为渴求神圣的光明而并发的。有了这一切，他道德教育的第三阶段便相当明朗，能让人了解他的整个教育过程。阅读他信手写来的篇章，了解他描绘的巴黎生活，竟如注视着一颗橡树的成长：内在的生命使绿色外壳皱起并呈现出凹凸不平和裂缝，但若上苍不以霹雷，人类也不用刀砍影响它的成长，则美丽的橡树就会生出庄严肃穆的外壳。

对于作为思想家和诗人的他来说，这封信宣告他伟大的童年和乏人理解的少年时代业已结束。他的道德力量还处于萌芽状态便遭扼杀。哲学家们瞥见霜雪摧残这颗嫩芽定会感到遗憾。但是，他们也许还能在超越地上最高领域的范畴内，欣赏到鲜花怒放的盛况。

---

① 指查理五世。

亲爱的舅舅，我很快就会离开这地方，因为在这里我无法生活。我喜爱的无人喜欢，我关心的无人关心，我惊讶时无人响应。我被迫自省，冥思苦想，痛苦辛酸。我长期潜心研究社会，结论却是悲惨的，主要是可疑的。在这里，一切的出发点是金钱。为了避免用钱，还是需要花钱。但尽管安静的思考也需要花钱，我却没有勇气以金钱为我思考的唯一动力。要积聚财富，必须选择职业。一句话，通过某种特权地位或实力强大的特权，通过合法特权或巧妙制造的特权，购买每天可从他人腰包里捞取菲薄报酬的权利。这样每年便可以攒一笔钱，即便当事者忠诚老实，二十年内也不过攒下一笔四、五千法郎的年金。再不然就是经过学徒阶段，充当诉讼代理人、公证人或商人。这些都是纳税工作者，只要干上十五、六年，老年的温饱便会有保障。但我对上述种种都不合适。我宁愿思考，不愿行动；宁愿有看法，不愿有事件；宁愿观察，不愿动作。我缺少努力积攒财富所必不可少的持续注意力。凡属商业企业和要向他人敛钱的事，我都只能勉为其难，很快便会破产。我固然一无所有，但至少目前尚无所拖欠。凡愿在道德领域有所建树者，物质上的要求都很淡泊。尽管我每天只需二十个苏就能餬口，但却并不享有这份年金，不能游手好闲。我有意思考时，却又为生活所迫，不能不离开思想的圣殿，思想也就遭到扼杀。我会变成什么呢？我不害怕贫困。如果我被监禁，如果不谴责和蔑视乞丐，我倒愿以乞讨为生来解决纠缠我的问题。为了把我的思想从躯体中解放出来，我愿

逆来顺受。但这样仍将一事无成。因为要取得经验，还是需要有钱。没有钱，我就会成为只有天地的贫困思想者。要想在贫困中不失伟大，只需永不堕落。为高尚的目标而奋斗的受难者，本身就是美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有力量奋斗呢？人总要攀登向上，不能永远在泥泞中踏步。我虽有心奔向未来，但却无力飞升上天。即使让我去沙漠中的石窟，我也不会感到害怕，但我却害怕此地。在沙漠里，我将与自己同在，没有他事分心。而在此地，却有大量的需要使人畏缩不前。当你沉溺于遐想时，一旦走到街上，即使目不斜视，也会有人向你乞讨，让你意识到你生活在饥寒交迫的贫困之中。要想漫步，也必需有钱。① 器官总受到细枝末节的干扰，无法休息。在这里，诗人的神经质倾向不断受到干扰，应当成为荣誉的一切都折磨着他。诗人的想象力成为他最残酷的敌人。在这里，工人受伤、穷人生产、神女卧病、儿童被弃、老人残废、恶习、犯罪，都有人收容或关怀。而对发明者，对沉思者，世界却冷酷无情。在这里，一切都必须急功近利，这一点实在真切。人们嘲讽初期不见效果，但却可能导向重大发明的文章。人们不尊重需要长期集中精力予以深入持久研究的课题。国家本可以豢养天才，正如它已为举刺刀的关饷一般。但它却害怕受骗于有智力的人，仿佛真能长期压制天才似的。舅舅，当他们在山脚下僻静处的绿荫中破坏隐修所② 时，难道就不该为受苦受难的灵魂修筑一些济贫所吗？这些灵魂的点滴思想便

① 指会有人向你乞讨。

② 指大革命以后的反封建之举。

能改善国家民族的生活，或是为科学的进步预作准备。

一八一九年九月至十一月于巴黎

您知道，是学习和研究驱使我来到这里。我在这里确实发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人，大多令人诧异。但是科学工作缺乏统一性，几乎使各种努力都付诸东流。教育和科学都无人指挥。你会在博物馆听到一位教授论证圣雅各路的教授是在胡言乱语。医学院的人士鞭挞法兰西学院的人。我初来时，听过一个老院士对五百名年轻人说，高乃依是个有力而自豪的天才，拉辛哀伤而温柔，莫里哀无法仿效。伏尔泰是杰出的思想家。博叙埃和帕斯卡尔无比强大。有个教授出名以后便论证柏拉图之所以为柏拉图的原因。另一位讲授历史，只注意语言，不重视思想。一个解释埃斯库罗斯①，另一个洋洋自得地论证公社为什么是公社而非其他。如此挥洒数小时的新颖而闪光的概念是人类知识中的巨大成就。如果政府有思想，我便会怀疑它是害怕真正的优胜者一旦觉悟便会用智力的权力去统治社会：这却为时尚早，国家会走得太远；于是，只能让教授培养傻瓜。整个教授阶层缺乏章法，毫不考虑未来。对此只能作此解释，别无其他。学院②本可以成为道德和智力界的伟大的最高管理机构，但最近又被分割成几个分散的学士院。这样，人文科学的前进就变得没有首领，没有体系，而是随波逐流，没有方向。这样放任自流，这种变幻莫测的状

①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古希腊悲剧诗人。

② 指法兰西学院。

态在政治上也象在科学上一样存在着。在自然界，手段是简单的，目的则是伟大而卓越的，而在这里，在科学界正如在政治上一样，手段无穷而目的渺小。在自然界，力量以平稳的步伐前进，总数永远在增加，A+A 产生了一切。而在社会上，这种力量却具有破坏性。在目前的政界，人类的力量互相对抗，互相抵消，而不是互相结合，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致奋斗。以欧洲为例，从恺撒到君士坦丁，从渺小的君士坦丁到伟大的阿提拉，从匈奴人到查理曼大帝，从查理曼大帝到利奥十世，从利奥十世到腓力二世，从腓力二世到路易十五；①从威尼斯到英格兰，从英格兰到拿破仑，从拿破仑到英格兰，在政治上，我看不到任何稳定性，而经常的动乱却无助于实现任何进步。国家靠纪念碑显示伟大，或靠个人福利显示幸福。现代纪念碑能如古代纪念碑那么伟大吗？我怀疑。个人的艺术成品，天才的产品，手工的产品，赢得的价值有限。吕居吕斯的美食不逊于撒母耳·贝尔纳、博戎②或巴伐利亚王爷。③最后，人类失去了长寿的诀窍。④凡有良知的人都能看

---

① 恺撒（前100—44），罗马政治家，曾征服高卢；君士坦丁（280—337），罗马皇帝；阿提拉（395—453），匈奴人之王；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国王；莱昂十世（1475—1521），罗马教皇；腓力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荷兰王；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

② 撒母耳·贝尔纳（1651—1739）和博戎（1718—1786）均系法国金融家。

③ 据说巴伐利亚王族好美食，对法国烹调有贡献。

④ 一八三二年流行霍乱，死亡率大为提高。

到，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依然如故。力量是他唯一的依据，成功是仅有的智慧。耶稣基督、穆罕默德①、路德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同一范畴，结果年轻的民族便有所进化。任何政策都无法阻挡文明，阻挡其财富，其风尚，其弱肉强食的法则。其思想，其嗜欲，从孟菲斯走向推罗，从推罗走向巴尔伯克，从巴尔伯克走向塔德莫尔，从塔德莫尔走向迦太基②，从迦太基走向罗马，从罗马走向君士坦丁堡，从君士坦丁堡走向威尼斯，从威尼斯走向西班牙，从西班牙走向英格兰。但孟菲斯、推罗、迦太基、罗马、威尼斯和马德里均无遗址留存。这些伟大的城邦，精神已经泯灭。废墟中一切荡然无存，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条公理，当效果与原因无关时，便是解体。最精明的天才也无法揭示这些伟大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任何政治理论都不曾留传。政府如人们，一届届相传，但却不曾留下任何教导。任何制度都未产生较以前的制度更为完善的制度。以神灵为依靠的政府已在印度和埃及垮台，依靠剑和教皇的三重冕来支撑的政府已经过时，孤家寡人的政府已泯灭，众人的政府从未传世，知识力量用于物质利益的概念未能久远，一切都有待重新开始。今天，正如过去各个时期一样，人们呼号着："我在受苦！"所以从政治中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被人们视为拿破仑最美好的作品的《民法》是我所了解的最为严酷的作品。《民法》肯定财富均分法则。而领土的可分性，说到底就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退化，艺术和科学的消灭。分割的土

① 穆罕默德(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

② 以上提到的，均为腓尼基古城。

地只能种植五谷和蔬菜。森林和河流都会消失。牛和马都不能饲养。不论是袭击或是反抗都缺乏手段。有人进犯，人民便被摧垮，因为人民已经失去巨大的活力，失去领袖。这就是沙漠的历史。政治是没有一定准则的科学，没有稳定性的科学。它是暂时的天才，力量的经常运用。能预示两个世纪之遥的人，必会在人民的诅咒中死于众目睽睽之下，或是，我认为这样更糟，荒谬地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国家是由既不更聪明也不强于他人的个人所组成。他们的命运相同。你要就人进行思考，不就是关心这些个人吗？社会不断在因果方面、在理由和行动方面受到折磨。在这个社会上，慈善事业是高尚的谬误，进步毫无意义，放眼纵观这社会，我就真理得出结论：生活在于我们自身，不在外部，要想凌驾于人们之上并指挥他们是发挥比一个阶级的摄政更伟大的作用。人若果然强大有力，能够高瞻远瞩，远望世界，就不应注视足下。

九月二十日

毫无疑问，我关心的都是严肃的问题，我正走向某些发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导我走向光明，它早就照亮我的道德生活。但是又有一种权力束缚着我的双手，堵住我的双唇，拖着我走向与天职相反的方向。这种权力何以名之呢？必须离开巴黎，告别图书馆的书籍、光明的美好家庭、乐于助人的随和学者和我同情的年轻天才。究竟是什么拒我于千里之外？是命运，还是上苍？这两个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命运并不存在，那就应当承认宿命论，一切事物都被迫按照

总的方针协调进行，那么为什么还要反抗呢？如果人不再自由，他的道德又以什么为准？如果他能确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他能自由决定自己的总方针，上帝又成为什么？我来此是为了什么？我若反躬自省，当会获得答案：我在自己身上已经发现可供发挥的课题；那么，既然我有巨大的能力，又为什么不能运用呢？如果让我受苦受难是为了让人仿效，那我必定忍受。但我是在冥冥中受难，效果有如无名鲜花在原始森林中枯萎，既无人嗅到香气，也无人欣赏鲜花怒放。正如花儿在孤寂中芬芳四溢一般，我在这里频繁思考但却无人问津。昨天傍晚我在窗前和一位名叫梅罗的医生一起吃完面包和葡萄。我对他说，我要走了，你留下，把我的思想拿去并加以发挥吧！他辛酸地回答，我不行，我的体质太弱，不能胜任工作，我要与贫困作斗争，会夭折的。我们注视着上苍，互相握手。我俩是在比较解剖学的课堂上和博物馆的走廊上结识的，共同的学习课程——动物结构的统一性把我们带到一起。在他，是预感遇见了天才，想在智慧的荒地上开拓出一条新路；在我，却是在总的体系下进行推论。我的思想是要明确人与神之间可能存在的真正关系。这难道不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吗？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就无法让社会激情迸发，检验与议论之风已经在社会上盛行，到处都在呼号：是不是把我们带上了不会遇到深渊的道路。你也许会问，比较解剖学与有关社会未来的严肃问题有什么共同之处？人是人间一切手段的目的，只有对这一点肯定无疑之后才能思考人是否是无目的的手段。如果人与一切相联系，那么在人之上是否一无所有，人要联系的

又是什么？如果人是无法解释的升华至人的蜕变的终结，那么人是否是可见的自然与不可见的自然之间的联系。世界的行为不是荒谬的，而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不应是我们的社会。在我们和苍天之间有个可怕的空白。目前的状态是，我们既不能永远享受，也不能永远受难。难道不是需要巨大的变化才能上天堂或下地狱？而对众人来说没有这两个概念上帝就不存在。我知道，发明灵魂就解决了难题。但要把上帝同人类的懦怯，同我们的幻灭，同我们的厌倦、堕落相联系，我仍有些反感。只要几杯酒下肚就能对之置诸不顾时，又怎么能承认我们身上有着神圣的本原？物质通过一点鸦片就能控制非物质力量的活动，那么对这种非物质的力量又该如何想象？当我们被剥夺感觉条件时还会有感觉，对这点又如何想象？为什么实体会思想，上帝就会泯灭？实体的活跃，它的无数变种，它的本能的效果是否比思想的效果更难解释？我们并不需要埋头于因自负而杜撰的种种荒谬之说，世上的运动本身不就足以说明上帝是存在的。我们以一种方式表现为会死亡的，但历经磨难又能换取更好的生活，难道这不就足以说明造物只因本能更加完善，而无其他高于他人。如果说在道义上没有不走向荒谬的准则，或是不与明显的事例背道而驰，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该去寻找事物本性深处的信条，难道还不该重新考虑哲学科学。我们对我们之前的所谓虚无缥缈很少过问，但却总在探究等待我们的虚无缥缈。我们要求上帝为未来负责，并不向他了解过去。但是我们既需要了解我们在过去是否有根，也需要了解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我们只是

在一个方面信神或不信神。世界是永恒的吗，世界是被创造的吗？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从未考虑选择中间道路。一个是错的，一个是对的，选择吧！不论你作何选择，我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上帝必会削弱，而这就意味着否定上帝。若选择永恒的世界，问题就不再是悬而未决的。对此，上帝已经领受了。假设世界是被创造的，就不可能存在上帝了。上帝怎么可能永恒存在而丝毫不想到要创造一个世界呢？他怎么会事先毫不知道其结果呢？世界的本质从何而来？必然是从上帝而来。如果世界从上帝而来，对于恶又作何解释，如果认为恶自善而来，你便陷入荒谬；如果无恶，社会要法律何用？到处都是深渊，理性到处遇到悬崖。所以社会科学需要全面改造。舅舅，你听着：如果伟大的天才不承认智力上的明显不平等，人类的普遍认识，上帝一词就将不断受到谴责，社会就将以流沙为基础。人类的过渡经过不同的道德阶段，这秘密将存在于对人的全部兽性的分析之中。迄今，对人的兽性的考察仅限于了解其区别，而不是了解其共同点，是考虑其机体上的相似处，而不是了解其性能。兽性的性能根据待研究的规律逐步完善。这些性能和表达它们的力相关联，这些力主要是物质的，可分的。物质的种种性能，请考虑这几个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正如运动与物质的联系是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一般，这个深渊还未经探索，牛顿体系与其说是消除了毋宁说是转移了其难度。最后光[1]和世上一切生命的一贯联系要求对地

---

① 巴尔扎克认为光就是思想。

球进行新的研究。在炎热地带，同种的动物长相也不相象。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北欧，在阳光垂直照射或斜照下，出现了不相象但却同种的本质，原则上是一样的，但里外却不相似。在动物界，最为昭著的事例有孟加拉的蝴蝶和欧洲的蝴蝶。这比道义界的事例更为明显。必须有固定的面部棱角和一定数量的脑纹才会出现哥伦布、拉斐尔、拿破仑、拉普拉斯或贝多芬。没有阳光的山谷会产生克汀病。请你自己得出结论吧！为什么有无阳光普照会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差别？这些受苦受难的广大人群，多少是活跃的、温饱的、有光照的，他们构成困难问题，有待解决；而且他们是大声反对上帝的。欢欣愉悦之时为什么总想离开人间，为什么所有的造物都想或将要想升华？运动是伟大的灵魂，它与物质的联系正如人们能产生思想一样很难解释清楚。今天，科学是一个整体，要涉及政治而不关心道义是不可能的，而道义则与所有的科学问题有关。我觉得我们似乎已处在伟大的人类战役的前夕，战斗力已有，只是看不到将领……

十一月五日

舅舅，请相信我，要放弃我特有的生活不会没有痛苦，我返回布卢瓦时心情会特别郁闷。我会在那里逝去，带着我有益的真理。我感到遗憾，但丝毫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对于自信能为更高领域而奋斗的人，荣誉算得了什么呢？我对自己的姓氏朗贝尔毫无偏爱，在我的墓前，不论人们对这个姓氏是有口皆碑还是漫不经心，对我今后的命运却不会有所改变。

我自感强壮有力，甚至能产生力量，我感到生命无限光辉，可以照亮全球，但我却被深埋在矿藏般的斗室中，宛如你在印度半岛欣赏过的某些鸟类颈部的色彩。要改造世界必须先了解它。凡能了解世界并改造它的，必先成为机器的齿轮。我将被碾得粉碎。穆罕默德有宝剑，耶稣有十字架，至于我，则将无声无息地瞑目。明天我将回到布卢瓦，再过几天，就将躺在棺材之中。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对宗教进行过大量研究，通过阅读六十年来人们潜心探讨的德国，英国和法国所发表的著作，我少年时代从《圣经》获得的概念得到论证，证明它们包含深刻的真理。以后，我又回到了斯威登堡那里。很明显，斯威登堡概括了人类所有的宗教，或毋宁说是唯一的宗教。信仰固然形式各异，但其意义和玄学的构成却从未改变。最后，人从来都只有一种宗教。湿婆教、毗湿奴教和婆罗门教①都产生于印度河流域，恒河的广漠草原上的西藏。② 这三种宗教是人类的早期宗教。但早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数千年，它们就已结束彼此间的论战，统一为印度三相神了。三相神就是我们的三位一体。③ 从这个教义里，又在波斯衍生出琐罗亚斯德教④，在埃及衍生出非洲宗教和摩西教。然后又有卡比

---

① 湿婆教为婆罗门教教派。毗湿奴教为印度教教派。湿婆、毗湿奴和梵天同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即后文所称的印度教互相关联而又各具一相的三神。

② 原文如此。这是巴尔扎克弄错了。

③ 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称上帝只有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④ 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 628—551），古代波斯的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过去该教传入中国后曾称为拜火教和祆教。这里原文为麻葛教。麻葛为该教祭司之总称。

里教①和希腊罗马的多神教。三相神的光照将亚洲的神话与各国的想象力相结合，而各国又都有贤人被改造为半神，成为宗教领袖，如米斯拉、巴克科斯、赫耳墨斯和赫拉克勒斯等②。著名的三大原始宗教的改革者菩萨③在印度崛起后，建立了自己的教派，今天他的教派还拥有比基督教多两亿的教徒。基督和孔子都从他的教派中受到熏陶。基督教扯起自己的旗帜以后，穆罕默德又将摩西教、基督教、《圣经》和《福音书》融为一体，创立了《可兰经》。他自称是经书的创始人，但他是剽窃了阿拉伯人的天才。最后，斯威登堡吸取了琐罗亚斯德教、婆罗门教、佛教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这四大宗教的真正神圣的共同点，这些学说便具有了精辟严密的产生缘由。这些宗教长河的创始人并非全都为人所知，但琐罗亚斯德、摩西、菩萨、孔子、耶稣基督和斯威登堡都有着相同的原则和目标。只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可能是北欧的菩萨④。他的书晦涩冗长，但书中却蕴含着伟大社会概念的因素。他的神权政治是卓越的。他的宗教是唯一能接受超凡神灵的。只有他才能使人接触上帝。他使人渴望上帝。初期，人类的宗教信仰把上帝裹在襁褓之中，他却能从襁褓中揭示上帝的威严。他让上帝留在原位，又让无数的创造和被造之物以连续的变革围绕上帝。这

① 古神话学的一种信仰，在各地解释不同。

② 米斯拉，伊朗神名。巴克科斯，罗马酒神。赫尔墨斯，希腊众神的使者。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

③ 指释迦牟尼创立佛教。

④ 指斯威登堡。

种变革属于更近的未来，比基督教的永恒更为自然。充满爱心的灵魂曾谴责上帝为责怪一时的过错而让复仇具有永恒性，指出这种做法既不公正也不善良。但斯威登堡却在这方面为上帝作了洗刷。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将来是否会进入另一种生活，世界是否具有意义。我将尝试取得有关经验。这种尝试可能如耶路撒冷的十字架和麦加的宝剑一般拯救世界。十字架和宝剑都是沙漠之子。耶稣在世三十三年，只有九年为世人知晓，他的沉默生涯为他的光荣生涯作了准备。对我也一样，我需要沙漠！

十一月二十五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仍认为应当试图描绘路易的少年时代。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鲜为人知，我却与他共同渡过仅有的幸福岁月，享受了我童年仅有的怡人记忆。除去这两年，我遇到的全是困难和苦恼。以后，我固然也享受过幸福生活，但我的幸福却不完善。我的叙述枝蔓太多，过于冗长。但如不深入体会路易的内心和头脑，——这两个词很不完善地代表了他内心生活无穷无尽的方式——就几乎没有可能理解他智力发展的第二阶段。对这一阶段，我和外界一样一无所知。但这一段的神秘结局却在几小时内在我面前展开。我希望，凡是拿起这本书还不想扔下的人都会理解我要叙述的事件。这些事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他这个被造之物的第二生命。我为什么不称他为上帝的创造呢，他的一切都绝非一般，就是弃世也非同凡响？

路易返回布卢瓦以后，舅舅急于为他找些事消遣。但这个城市太虔诚，竟视舅舅为真正的麻风病患者。他是革命宣誓派教士，所以无人愿接待他。和他来往的只有几户所谓的自由派、爱国派或制宪派。他每周上人家中去打惠斯特牌戏或波士顿①。在舅舅给路易介绍的第一家，他邂逅了一位年轻女郎。这姑娘社会地位低下，上流社会不齿于接纳。尽管她有万贯家财，可以设想她以后也许会与高官显贵攀亲。波利娜·德·维尔诺阿的祖父是犹太人，名叫萨洛蒙，小姐是祖父积攒的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年老时，祖父违反族规，娶了一位天主教徒。他有一个儿子，入了母亲的教。老头死后，儿子按照当时的风尚，买了一个官爵，并以维尔诺阿的地产为男爵封地，维尔诺阿从此便成为他的姓氏。他到死也未结婚，却留下一个私生女儿。他的大部分财产，包括维尔诺阿的地产都遗留给女儿。他的一位叔叔约瑟夫·萨洛蒙被委任为孤儿的监护人。老犹太人对受监护的孤儿爱护备至，似乎想作出重大牺牲，好为她攀一门上等的亲事。但小姐出身微贱，外省对犹太人又总有偏见，所以尽管犹太人和小姐都很富有，却不为胡乱被称为贵族的排外上层所接纳。但是约瑟夫·萨洛蒙先生声称，如果找不到外省的乡绅，受监护的孤儿可以去巴黎寻上一位自由派或君主立宪派的贵族。好心的监护人还以为，有婚姻契约作保证，孩子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当时小姐已经芳龄二十，美貌可人，心灵优雅，看来比财产更能保证她的幸

① 桥牌的前身和旧时的一种牌戏。

福。她的音容笑貌纯净清新，是个犹太美女。她的面部呈椭圆形，具有一种难言的、典型的处女圣洁，但又透着东方式逸乐的风采，犹如在东方，天空碧蓝，沃野丰美，生活传奇般的豪富。她的一双眼睛美丽动人，长长的眼睑周围有一圈浓密弯曲的睫毛。前额闪烁着神圣纯朴的天真无邪，肤色如利未人①的长袍，乳白凝重。平日里她敛声屏息，端庄贤淑，言谈举止却一如妇人温柔潇洒，含而不露。但她却不似无忧无虑的少女，面部春意盎然，鲜润粉嫩。她的两颊略呈浅褐，足见她玲珑剔透，性格较强，而这是很多男人所不喜欢的。但也有些人能意识到这是灵敏圣洁、激情翻腾而又自爱自尊的象征。路易初次遇到维尔诺阿小姐便认定她是位天使。路易本来天生异秉，爱好自我陶醉，出神入定，却突然陷入了无边的爱河，心灵和爱好全部化为乌有。这是年轻人的初恋，在别人是一种激情，心潮翻滚，在他则是感官的强烈激荡，汹涌澎湃。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同一般，感受的是难以估量的力的冲击。他的激情又如深渊，他正全力以赴。但他的思想虽灵醒博大，却担心一旦堕入爱河会难以自拔。感情的深渊神秘玄奥，精神领域将经历这一切。多数人所体验不到的，可能他不幸早就意会了个中深味。我偶然遇到他的舅舅，老人带我去当时朗贝尔的居室，我想寻找他的著作的痕迹。老人的心境过于悲凉，不曾触动他的纸张，在一堆乱纸中我发现了一些曾交给维尔诺阿小姐的信，但已难以卒读了。不过我熟悉朗贝尔的字迹，

① 利未人，以色列人的一支。

假以时日，终于辨认出他受激情的驱使以焦灼的笔触撰写成的天书般的信件。他的感情冲动，书写时没有意识到行文拖沓难以表达思想。因为字迹潦草，经常串行。想必他已经誊写过。也可能他害怕思想的表达方式令人失望。所以起初，情书总要写上两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凭着对他的崇敬和热爱并怀着穷根究底的狂热，逐步猜想出并恢复了这五封连续书写的信件的内容。我保存着这些信件，心情几乎是虔诚的。这些纸片几乎是他激情的唯一信物了。维尔诺阿小姐大约已将原信销毁，因为信件是有力的佐证，证明她曾激起的狂潮般的热情。朗贝尔的第一封信很明显只是涂鸦式的草稿，但很冗长。从这封信的形态可以看出书写人心情慌乱和犹疑，既欲取悦于人，又战战兢兢，深为担心。年轻人撰写第一封情书时思想上都爱反复，踌躇不前。这封信是不会被忘却的，信中每一句话都是遐想的果实，每个词都会引起长时间的欣赏和思考。我们大家都有过无法克制的感情，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必须采用最谦虚的字眼，正如巨人，若想进入茅屋，就不得不躬身曲背，谨慎小心，以免惊吓了少女的心灵。凡是经历过这种痛苦和欢乐的人们都能理解他的神圣痛苦和欢乐。而我则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和恢复这些被毁坏的信件的。古董学家对待隐迹纸本恐怕也不会比我更为虔诚。

I

小姐，当您阅读这封信时——倘若您阅读了——我的生命便已握在您的手中。我爱您，对我来说，生命就在于期望被

爱。我不知道别人对您谈到自己时是否曾滥用过我为描绘心灵状态将在这里使用的词句。但请相信，我所表达的是真情实感。我的遣词造句是审慎的，但却是真诚的。也许承认爱情本身就不高雅。是的，心声要我沉默，等待热情软化您，那样倘若您不满我悄无声息的表白，我便可以压下激情，但如能在您眼中窥见您对我垂青，则可用语言作圣洁的表达。但我长期聆听细腻灵魂的絮语，年轻的心灵备受惊吓，莫衷一是，便终于服从了濒临死亡者那无奈的本能呼号。我鼓起全部勇气方才压下不幸的自负，越过偏见在你我之间垒起的壁障。您家财万贯，我不得不摆脱种种顾虑，才终于爱上了您。女性常常视爱情宣言为奉承。我给您写信，就不得不甘冒遭人唾弃的风险。我竭尽全力，奔向幸福生活，有如植物转向阳光。我战胜了种种秘密思虑，受尽折磨，痛苦伤心。理智告诉我，缄口不言，将夙愿埋藏心底，那就会一无所获，而敢于希望便会勇气倍增。我悄无声息地欣赏您时曾经那么幸福，我赞赏您优美的心灵，全身心都浸没在爱情之中，见到您，我几乎已别无他求。而如果我尚未获悉您将离去，那我也就不敢倾吐衷情了。仅仅获悉您要走，我就备受煎熬。最后我哀痛欲绝，这才明白我对您的无边爱恋有多么深沉。小姐，您不会知道，至少我希望您永远不会为担心失去世上唯一的幸福而伤心痛苦。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只有爱情的幸福向我闪耀出些许光辉。昨天我已感到我的生活不属于我，而属于您。对我来说，世上只有一位女性，有如我的心灵中只有一种想法。我不敢向您直言，对您的爱已让我别无选择，我只想由您自己意

识到我的处境，所以让不幸者的幻想伴随着我。对高尚的灵魂来说，这种幻想往往比财富更缠人。很多事，我将对您讳言。我想，爱情是个美好的意念，绝不能让毫不相干的思想玷污它。如果我的心灵能与您息息相通，如果我的生命纯净圣洁，您的心灵当会产生甜蜜的预感，您也就会理解我。命运要求我们向令我们意会幸福所在的灵魂敞开心扉，但如这些在您的心灵的和弦上不能产生共鸣，则您有权拒绝最真诚的感情。如果您对我的命运别有安排，有悖于我的期望，小姐，那么我恳求你处女的灵魂，恳求您以女性的宽容，垂怜于我。我屈膝请求您焚毁我的信件，忘却一切。我崇拜您，这感情已深深印入心灵，难以忘怀，但望您不要耻笑我的感情，您可以让我心碎，但不可予以蹂躏。这是我的初恋，是年轻人的纯洁恋情，但愿它能在年轻人纯洁的心中引起回响，但愿它在年轻人纯洁的心中逝去，有如祈祷在上帝胸怀中消失一般。我应当感激您，我久久地注视着您，感情愉悦，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欣悦的时光。不要以女孩的揶揄终止我长久但又是昙花一现般的幸福吧。望您能满足于不给我回信。我会正确理解您的沉默的。以后您就不会再见到我了。倘若我命中注定，一生只能浅尝一次稍纵即逝的幸福，倘若我似被放逐的天使注定只能回忆天国的幸福，却要时时在痛苦世界里受难，那我也会对爱情秘而不宣，正如我将对苦难守口如瓶一般。永别了，我将您托付给上帝，恳请他赐您美好的生活。我是在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潜入您的心灵深处的，即使您的心不愿接纳我，我也永不离开您。否则我在这封信中吐露的

圣洁语言，我所作出的首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恳求就会失去价值。不论我是幸福还是不幸，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想您，爱你，难道我就不该受诅咒吗？

## II

您不走了。那么我拥有爱情了，我这可怜的无名之辈，我亲爱的，您不知道您的目光产生了多么大的力量，是它向我宣布年轻美貌的您选中了我，而世界对您来说却是粪土不如。我希望您理解我的幸福，所以便向您叙述我的生平。您若是拒绝了我，对我来说，一切便都完了。我受苦太多，是的，我的爱。我的灵魂饱受劳而无功的工作之苦，已经支离破碎，我恐惧害怕，怀疑自我，绝望咬噬着我，而通常我感到绝望，就渴望死去。世上无人知晓，我炽热的想象力给我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这种想象经常把我带进天堂，然后又突然从神奇的高处让我坠入人间。有时，力的奇异冲击，少量的然而却是神秘的特有见证清晰地向我展示，我是大有可为的。于是我用自己的思维观察世界、否定世界和塑造世界。我深入世界，理解世界或认为已经理解世界。但突然，深夜里我独自醒来，忘却了我刚见到的曙光，头脑发空，孤寂无助，特别是没有一个心灵能让我避难！我的道义生活如此不幸，也影响了我的体质。我的头脑灵醒，不论是幸福欢乐，还是思考所得，我都毫不设防地投入，在用思考分析幸福时，我就破坏了自己的欢乐。我对障碍和成功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能力是悲惨的，根据当时的信念，让我不是幸福就是不幸。我与您邂逅之后，产生了天

使般的预感。我呼吸着美好的空气，心胸沸腾，不能自已，因为我已听到内心深处从不欺骗我的声音告诉我，生活将会幸福。但我也意识到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壁垒，第一次发现世上的偏见，我便立即理解到这些卑微琐事的全部意义。障碍令我却步，比幸福令我向往更甚。于是我博大的灵魂又蜷缩起来。您在我唇边引发的微笑也突然变成辛酸的扭曲。我尽力保持冷静，但有千百种思绪冲击我，使我热血沸腾。我在世上二十二年，生活充满压抑悲叹和遭受背叛的冲动，但仍不习惯这种噬人的感情。波利娜，您用目光宣告我幸福，我的生活便充满温暖，我的苦难也变为欢乐。现在，我反愿更多受难。我的爱情突然变得伟大。我的灵魂如广袤的土地缺乏阳光，而您的目光一瞬间就让阳光普照。亲爱的上苍！您是我的一切。我本是个可怜的孤儿，舅舅是我唯一的亲人。现在您成为我的家庭，我仅有的财富和我的世界。通过您那神圣、奇妙而腼腆的目光，您岂不是将人类的全部财富都赐予了我？是的，您赐予我无可比拟的信心和胆略。现在，一切我都敢尝试了。我返回布卢瓦时垂头丧气。我在巴黎学习了五年①，觉得世界如监狱一般。我有全套的科学思想，但却不敢公之于世。我觉得荣誉如招摇撞骗，真正伟大的灵魂都会不屑此道。只有依靠勇敢的人庇护，我的思想才能在报刊上发表，大声向不屑一顾的无稽之谈展开挑战。我缺乏这种勇气。人群不愿听我阐述，经常打断我，我便精疲力竭，不知所措，我的声音不是太

① 原文如此，此前作者称路易在巴黎三年。

低就是太高。我吞下自己的思想，有如人们吞下其耻辱。我已经在蔑视科学，谴责科学不为切实的幸福服务。但从昨天起，我的一切又都改变了。我为您窥视着荣誉的棕榈叶和天才的胜利。我愿拜倒在您的膝下，给您送去全世界的注视，我愿我的爱情包罗万象并囊括所有的权利。最高的声望是除天才以外的任何权力都无法炮制的。但如果我愿意，我却能为您摘取一堆桂冠。如果科学的宁静赞许还不足以满足您，我就将拿起剑，用语言象旁人一样杀向雄心勃勃的光荣战场。波利娜，只要有您一句话，我便会成为您希望的那样，我有钢铁的意志，一切都能做到。我已拥有爱情，有了这样的想法，难道我还不能所向披靡吗？凡愿成功者便能拥有一切。您若是成功的奖赏，明天我便加入竞争。您投向我的目光，我若还想赢得，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您曾向我阐述骑士生涯的绝妙事业和《一千零一夜》里最奇特的故事。现在我相信爱情是狂热的，如囚犯会得到新生，他们将为赢得自由而不惜一切。您使沉睡在我身上的种种美德全部苏醒过来：耐心、逆来顺受、心灵的种种力量、灵魂的种种权威。我是靠您，也是为您而生活的。这想法本身就甘美甜蜜。现在，对我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具有了意义。我什么都能理解，甚至包括追求财富的虚荣心。我愿为您摘取全印度的珍珠，投在您的脚下，我愿见您横卧在最美好的鲜花丛中，或最绵软的床垫之上，人间的富丽堂皇在我看来竟不配供您享受，我愿为您而拥有从天使的竖琴上流淌出来的和弦和天上的繁星洒向人间的光彩。可怜而勤奋的诗人。我用言谈向您奉献了我并不拥有的宝藏，

我能献上的只是我那颗心，从此您将永远统治我的心灵。我的心就是我全部的财产。对您，我怀有永恒的谢意，我会永远对您微笑，幸福无边令我的笑容瞬息万变，我将怀着爱情永远注视着您恋爱中心灵的愿望，这一切难道不蕴含着无尽的宝藏。柔和的眼波不是已经预示，我们彼此将永远相互领会。现在每晚我都祈求上苍保佑波利娜幸福无疆。我的心灵中已经充满您，我的余生也将会靠您来照应。再见，我只能把您托付给上帝。

III

波利娜，告诉我，昨天我是否有什么事拂逆了你？摆脱心灵的骄傲，不再私下忍受爱人带来的苦恼，责备我吧。从昨天开始，不可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是我得罪了你，才令我心灵忧伤，而原来却是你让我生活得如此甜蜜和丰富的。两个灵魂为轻纱阻隔，哪怕轻纱薄如蝉翼，有时也会转化为铜墙铁壁。在爱情上没有轻松的过失，你既感受到如此深刻的情意，必然也会经历难言的煎熬。应当时时小心，避免用蠢话刺伤你。我亲爱的，如有谬误，必源于我。我不自负，不相信自己能够领会女性的心灵有多么温柔，有多么赤诚。我只是尽心竭力猜测你愿与我分享的秘密具有什么价值。告诉我吧，不要犹豫，立即回答我吧。为谬误而忧伤是悲惨的。它会渗入生活，令我们怀疑一切。今天上午，我一直端坐在洼地的街边，凝望着维尔诺阿的塔楼，但却不敢迈向那属于我们的篱笆。啊！你若能知道我的灵魂都瞥见了什么：天空灰暗，凉风习习，我的

情绪恶劣，只觉眼前愁云惨淡。于是我滋生了不祥的预感，担心不能令你幸福。亲爱的，我应当向你坦陈一切。有的时候，似乎令我活跃的心灵已离我而去，力量也弃我于不顾，我的负担沉重，躯体内，筋骨迟滞，感官松弛，目光暗淡，口舌僵硬，想象力已消失，欲望也已逝去，在我身上，就只剩下人的外壳在独自支撑。这种时候，即便能见到您美貌动人，轻颦浅笑，漫声细语，在我身上也只会升起一股邪恶的力量，令我盲目挥洒，在最美妙的乐章中演奏出不和谐的音符。旋即，我又会听到不知名的理性的呼声——至少我相信我已听到，在最丰富多彩的生活中看到虚无缥缈，万事皆空。无情的恶魔蹂躏鲜花，耻笑温柔的情谊，对我说道，以后又会怎样呢？恶魔贬斥美好的事物，向我展示其规律，但却隐匿和睦相处，结局必定融洽。这种时候，我已为恶魔所左右，惊骇恐惧，灵魂不见神圣的光茫，自己又不知原因何在。于是我哀伤凄怆，宁愿又聋又哑。我甚至会想，死去便是休息，又渴望自己能闭目长眠。也许，我需要怀疑和焦灼的时刻，至少它们教导我在思想上丰收升腾，直达云霄之际也要力戒骄傲。我在智力的广袤领域长期漫游，经过闪光的沉思冥想，劳累困顿时，便会坠入这种空虚的境地。此时此刻，我的天使，即使女性也会怀疑我是否温柔，至少女性可以怀疑。女性总爱撒娇，她们是病态的，喜欢无病呻吟，她们会要求他人柔情蜜意，好言抚慰，而我却无心怜香惜玉。波利娜，我感到羞愧，我必须向你承认，此时，我只会和你一起哭泣，却无心微笑。而女性在恋爱时是能够默默忍受痛苦的。不论是对孩子还是恋人，她都会忍痛抚慰，含

笑以对。波利娜，对你，难道我不能仿效女性，细心体贴？但从昨天起，我却开始怀疑自己了，如果我拂逆了你，哪怕只有一次不能理解你，那么恶魔就会经常令我脱离我们的美好领域，想到这里，我颤栗了。倘若我时常陷入可怕的境地，我无边无际的爱情并不足以拂去生命的不幸时刻，倘若我注定要我行我素……命定的问题，倘若我感到自身所具有的竟是一种力，那么力本身就是命定的礼物。波利娜，远离我吧，放弃我吧。我宁可忍受生活中的一切苦难，也不愿见你为我而不幸哀伤。但也可能恶魔并未完全控制我的灵魂，只是因为它还未见到在我身边已经有人以温柔白皙的双手在驱赶它。我从未享受过女性的安抚，不知道当我疲惫困顿时，爱情之神如能对我展翼，我心中是否还会生出新的力量，也许我悲哀无助只因孤苦寂寥，也许这是我灵魂被弃，呻吟哀告、痛苦无望的表现。轻歌曼舞时痛苦不深，幸福无边时，便会感到闻所未闻的不幸。这是什么样的裁决啊！如果确实如此，难道我们还不该为自己颤栗？我们的幸福超凡脱俗，倘若大自然也要论价报偿的话，我们又将陷入什么样的深渊？感情最深的恋人是在年轻相恋时一起逝去的。多么悲哀！我的灵魂是否已预感到未来的不幸？我自省自问我身上是否有些方面令你担忧，哪怕是最轻微的担忧？也许我爱你爱得过于自私。亲爱的，也许我加诸你的是沉重的负担，而我的柔情在你心中激起的甜美并不足以抵消它。倘若我身上有着一种必须服从的感情力量，倘若你双手交叉准备祈祷时，我竟想诅咒，倘若我想跪倒在你脚边，如孩子般与你嬉戏时，我却受着哀伤的思想左

右，此时你会妒忌这苛求古怪的天才吗？我的心，你能理解我是害怕不能完全隶属于你吗？只要你能成为我永恒的思念，我们甜蜜的爱情能够预示如卓越的诗篇一般美好的生活，我能够把灵魂和力量投入，每时每刻都向爱情索取我的欢乐，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抛弃世间一切权力和荣誉，但现在我又忆起爱情的天上欢乐了。悲哀的云雾即将散开。再见，我离开你只是为了更好地属于你。我亲爱的，我只等你一句话，一个词，心灵就会平静。让我知道究竟是我拂逆了你，还是你的面部表情犹疑朦胧，竟让我误入歧途。生活是这么幸福，我不愿走向你时竟不能满怀激情地向你微笑，向你柔情絮语。人说，爱上女人就会让她伤感。但对我来说，这会是犯罪。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不要慷慨地对我撒谎，但你得原谅我，别对我冷酷无情。

## 片　断

我对你如此依恋难道不是幸福？是的，因为多年受苦并不足以换取一小时的爱情。昨天，你愁肠百结，溢于言表，我的心立即如浓荫蔽日，暗淡无光。你是忧伤，还是痛苦？我很痛苦，这种伤感从何而来？快写信告诉我，为什么我竟没能猜到？这么说，我们竟还未能做到完全息息相关，思想相通？我离你只有两步之远，却仿佛身在天边，只能感受你的辛酸和难处。只要我的生命还不能与你亲密无间，两人不能分享生活、心灵和思想，我就认为自己不够爱你。我应当和你同在，看到你所看到的，感受你的感受，并且用思想跟随你？我不是第一

个知道你遇到车祸并且受伤了吗？但当天我拒绝离开，这才又看到你。当时舅舅曾问我为何面色苍白，我就告诉他维尔诺阿小姐刚刚摔倒了。但是昨天我为什么竟不能看到你灵魂中的变化呢？难道是你有意向我隐瞒伤感的原因？不过，我相信我已猜到你为我做了努力。很不幸，你去向那个可怕的萨洛蒙为我说情，而那个人竟令我不寒而栗。我们和他本不属于同一类人！你又何必要求我们的幸福也能符合上流社会的陈规呢？我们的幸福和他人的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我太爱你，爱你的腼腆娇羞和千种纯情，你的信仰和你的执著，只要你任性，耍小脾气，我便只能俯首帖耳，惟命是听。凡你做的当都是好事，你的思想最为纯净，面容最为娇美，闪烁着你那圣洁的灵魂之光。我等你来信，先不外出享受你赐予的甜蜜时光。你知道，当我瞥见塔楼沐浴在月光中时，我的心就会狂跳。塔楼，它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挚友。

IV

永别了，荣誉，未来和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亲爱的，现在，我的荣誉在于能属于你，与你相匹配。我的未来完全在于期望见到你。而我的生活，难道不是匍伏在你脚下，横卧在你目光下，在你为我创造的天地中自由驰骋。我的一切力量，思想都属于你，你已对我表白，吐露了这句令人心醉神迷的话语：我愿接受你的苦难。我若还想拨出时间，为世界思考，为诗人赋诗，不就等于剥夺爱情的欢乐和幸福的时光，忽视你神圣灵

魂的情意吗？不，亲爱的，你是我的生命，我愿将一切都献给你，我愿将灵魂中的鲜花全部奉献给你。我冒昧地时而用自己的心去撞击你那瑰丽的心灵，那圣洁的心灵，难道在人世间思想的宝库中，还有什么比热烈拥抱这颗心灵更为壮丽，更为美好？是的，有时候，我很骄傲，竟相信我的爱如你的爱一般深沉。不，你是天使，你的爱情动人，声音和谐，微笑典雅，目光纯净，对此，我是望尘莫及的。是的，让我想象，你是更高境界的产物，远比我高，你居高临下，理应感到骄傲。我能赢得你就是我的骄傲。你委身于我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也许不会失望。如果对女性来说，最美好的圣殿就是全心全意爱着她的心灵，那么你将永远成为我心灵的主宰。任何思想行动都不会让我的心灵枯萎，只要你还愿以它为你的藏身之地，它就将永远博大宽广。你不是愿意永远藏身于我的心灵吗？你不是向我说过这甜蜜的话语：*现在和永远*！ET NUNC et SEMPER①。在镶有你照片的框架上，我刻上了里蒂埃尔的这句话，这话和你天造地设，正如它也不会辱没上帝一般。照片宛如我的爱情，既是为了现在，也是为了永远。凡是广袤无垠的，都会取之不尽。而我深感我对你的感情就是如此深远，我的感情天长地久，宛如天边，从一方远眺，便是一望无际。我的欢乐永无止境。一想到你的言谈举止，我便会陷入遐思，而每当忆及短暂的温柔时刻，我便会欢欣愉悦，热泪盈眶，灵魂激荡。回忆已成为不尽的幸福源泉，它将使我匍伏在地。爱是

---

① 拉丁文：现在和永远。

天使的生活！看来我将永远沉浸于见到你的欢乐之中。这种欢乐虽微不足道，我却总嫌时间不够。我这才明白天使和神灵在上帝面前永恒的凝望含有什么深意。这是最自然的事，因为天使和神灵在凝望中放射光茫，迸发感情，新鲜而丰富，宛如你的双眼、威严的前额和姣好的面容——这本是灵魂的写照——都能顾盼生辉，流露情意。而我们的灵魂是我们自身最纯洁的表述，它是永生的，会使我们的爱情永垂不朽。我希望，除了我使用的语言之外还会有另外一种语言，可以描绘爱情的再生欣悦，但我们若创造了这种语言，我们的目光若是活的语言，要用眼睛理解活跃而深沉的心灵有多少疑问和答话，就必须互相对视。我亲爱的，还记得吗？有一天傍晚，我并未开口，你却求我“保持缄默”！你远离我时，我孤寂独处，置身黑暗之中，被迫使用人类那微弱的语言来表达我神圣的感受。语言至少能刻画我灵魂感受的轨迹，有如上帝用语言概括我有关这神秘法则的思想时总是挂一漏万一般。语言固然具有科学性和无穷无尽的表达方式，但我却从未找到适当的词语，足以向你表达我思念你，我的生活融入你的生活中去时那销魂的一刻。另外，我虽不再给你写信，却并未离开你，这又能用什么言词表达？除了逝去，永别了还有什么含义。但逝去就是永别吗？难道那时我的灵魂不会与你结合得更为紧密？啊，我永恒的思想！不久前，我屈膝向你献上我的心灵和我的生命，现在我灵魂之中又存有什么感情之花我不能向你奉献？这不就意味着向你献上部分你业已握有的全部财富，你不就是我的未来？我对过去无限遗憾。这些年月已不再属于我们，

但我也愿奉献给你让你如统帅我今大的生活一般统帅过去。认识你以前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即便不想抹杀我的不幸，这也只是虚无缥缈一片空虚。

## 片　断

挚爱的天使，昨天傍晚是多么温馨！你可爱的心灵又有多么丰富。你的爱情恰如我的爱情，是永不枯竭的源泉！你的每一句话都赋予我崭新的欢乐，你的眼波顾盼，又令这情意益发深长。你的容貌恬静，为我的思想开拓了无边的天地。是的，一切恰如苍天，广袤无垠，又如碧空，安谧宁静。你的五官纤巧，令人爱恋，举止轻盈，富有魅力。我知道你既端庄又钟情，但你究竟多么千娇百媚，我仍一无所知。眼前展现的一切都令我益发期待你也能欢快地撩拨，如情窦初开时神魂飘荡。但女性总爱半推半就，似乎意在逗人心荡神驰。不，你是我生命的灵魂，你决不会早已了然应当给予我的爱以什么。也许你在委身时仍会半心半意。你是真诚的，只会听从心灵的召唤。你的心声甜美轻柔，和纯洁的空气、恬静的天地珠联璧合。既无鸟鸣也无微风。只有我俩，安静清新。叶簇纹丝不动，夕阳西下，彩色缤纷，浓荫和光照交相辉映。这上苍赐予的诗情画意，你早已心领神会。无数次感情的交流，你都能融会贯通。多少次你曾举目望天，以避免回答我的召唤。你骄傲而欢快，谦虚而专横，你的灵魂和思想毫无保留。但对最羞怯的爱抚，你却退缩逃避。亲爱的，你的心灵妩媚。你的心声总在我耳旁回荡，如儿童的絮语，甘美清纯，既非许诺，也非倾

诉，但却为我的爱留下美好的希望，既不惊愕，也不受折磨。生活中能有这样的回忆是多么圣洁。这是灵魂深处的鲜花怒放，些许小事也许就会令花朵败落，但当时却是花团锦簇、艳丽非凡。我亲爱的，事情将永远一如既往，是吗？上午，我忆及那段时间里涌出的清新活跃的思绪，觉得灵魂深处的幸福令我领会了真正的爱情，竟如陷入新鲜感受的永恒海洋，快感渐行渐生。每一天，每一句话，每次爱抚和每个目光都会增加欢乐。是的，伟大的心灵什么都不会忘却，每次心跳都重温过去的幸福，等待未来的欣悦。以往我曾梦寐以求的，如今已成为现实。我在人间与天使邂逅相遇，享受到种种欢乐，也许这是为了弥补我过去所遭受的无数苦难。天使啊，我要亲吻你，向你致意。

我谨向你献上我的心声，这是我欠下你的情意。但是我的心声并未能淋漓尽致地描述我的感激，描述我每天晨祷时为你，为以心中的福音书的圣言告我“虔信吧”的人儿所作出的祈求。

## V

怎么，亲爱的，障碍竟已排除！我们自由了。彼此相属了，日日夜夜，每时每刻，永不分离。在我们的余生中，我们可以相互厮守，卿卿我我，宛如眼前难得相会，还需避人耳目，但却亲密厮守一般。啊！我们的感情纯洁，深沉，竟也能如我梦寐以求的那般惜惜相亲、轻怜蜜爱了。你会赤裸着小脚向我奔来，你的一切都属于我！这幸福令我窒息，难以承受。我的头

脑过于软弱，思绪又过于庞杂，不胜负担。我又哭又笑，胡言乱语。欢乐似火热的利箭，一箭钻心，热血沸腾。我怀着快感，想象你在我眼前，任性娇痴、千姿百态，令我眼花缭乱，欢欣雀跃。总之，我们的余生都在我眼前，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平静安宁，一会儿欢欣愉悦。生活在欢腾，在炫耀，在休息，然后她又苏醒了，年轻，清新。我看到我们息息相关，同步向前，思绪相同，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相互领会，宛如回声在空间回荡。时时刻刻如此吞噬生活还能经久不衰吗？我们首次肌肤相亲便会乐极而逝吗？否则又会怎么样呢？因为傍晚，我们只轻轻亲吻，灵魂便已相通，身心便已瘫软。我们的亲吻如惊鸿一瞥，但它已平息我的全部欲念，我俩分离时，我曾千百次地祈祷，心灵沮丧，但仅此一吻就足以安抚我。过去我总在你返回城堡时，回到篱笆处躺下聆听你的脚步声。现在我可以欢声笑语，嬉闹戏谑，手舞足蹈，随心所欲地欣赏你了。这是无边的欢乐，你不知道看着你往返走动，我就已欣悦欢乐了。只有男人才会感受如此深沉的欢乐。我看到你的举动竟比母亲注视着孩子安睡或嬉闹更为兴奋。我以全部心灵爱恋着你。你的举止优雅，一举手一投足仿佛都有新意。我似乎夜夜都与你共呼吸，我愿成为你生活中的行动，你的思绪，你本人。这样我就再也不会远离你了。人间的感情再也不会干扰我们的爱，这如海一般深，如天一般广的爱，这变幻莫测、千姿百态的爱。你属于我，全部都属于我！我可以深深凝望着你的双眼，窥探你时而袒露时而隐匿的心灵，捉摸你的愿望。我亲爱的，有些事至今我还未敢向你披露，但今天，我想敞开胸怀。我感到自

身心灵纯净，竟与倾吐感情背道而驰，所以我试图给感情披上思绪的外衣。但现在，我愿向你袒露心怀，直言相告我的梦幻有多激烈热忱。我一直孤独寂寥、感官易受刺激而充满野性。我期望幸福，热血沸腾，见到你，温存而妩媚的你，我的一切感受才被唤醒！然而从未尝过的幸福禁果竟吓住了我，而拥有你，我的爱，两颗热情相爱的心灵碰撞之后是本应产生足以令人疯狂的力量的！波利娜，你知道我的激情过于猛烈以致我会数小时地痴呆木讷，尽情回味爱抚的感受，仿佛陷入无边的深渊。这种时候，我全部的生命、思绪和力量都混杂为一种我称之为欲念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言词来表达无可名状的激情！现在我可以向你承认那天当你娴静地向我伸出手来时，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并用这种悲凉的明智之举让你怀疑我的爱情，那是因为当时我正被疯狂攫住，想霸占你的心不啻犯罪。是的，我固然已感受到你那优雅的一握，如你的心声在我心灵深处的回荡那么强烈，却又怕我狂暴的欲念不知会把我引向何方！但我终于缄口不言，默默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在我的梦幻即将成为现实时又何必侈谈这些辛酸呢？现在我已经可以把余生幻化为爱抚。亲爱的，如果不是你回身抛出一句：行了，你让我感到羞愧，那我便会眼中蓄泪，久久地凝视着你，凝视你那蓝光闪闪的黑发。明天，我们的爱情就会为人知晓了。啊，波利娜，他人的目光难以忍受，公众的好奇令我伤心。让我们到维尔诺阿去吧，让我们远离众人。我愿人间无人闯入你将属于我的圣殿。我愿在我们之外，一切荡然无存。是的，我愿向大自然索取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幸福只有我们能够理

解和领会，这是爱的无边天地，我愿全身心地投入，永劫不复，义无返顾。我的泪水濡湿了这封书信，不用担心，这是欢乐的泪，我唯一的幸福，从此我们再不分离。

一八二三年，我乘坐邮车自巴黎前往都兰。在梅尔，车夫引进一位去布卢瓦的乘客，把他带到我所在的车厢并且开玩笑地说道："在这儿你不会嫌烦，勒费弗尔先生。"车厢里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我听见这个名字，又见到一位年届八旬的白发苍苍老叟，便很自然地想到朗贝尔的舅舅。我有心提了几个问题，这才发现我并没弄错。老头刚去梅尔收获完葡萄，正返回布卢瓦。我于是向他打听伙伴的消息，老奥拉托利会会员面容严肃，有如备受磨难的老兵，听我一问，他的脸色变得更加焦黄、黯淡；额头的皱纹微微重叠，他抿抿嘴，暧昧地瞥我一眼，然后问道："离开学校后，你再没见过他？"

"没有，天哪！若是忘记伴侣的话，那我们两个都有过错。你知道，年轻人喜欢闯荡，生活里充满意外，离开学校后，只有重逢时，才知道彼此间的感情有多深厚。但有时也会忆及少年时代的故事。朗贝尔和我特别要好，人家称我们为诗人-毕达哥拉斯，要把这一段全部忘记也不容易。"

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老人，老人的脸色更加黯淡。

"你不知道他的事情。我可怜的外甥本该和布卢瓦最有钱的女继承人结婚，可结婚前夕，他疯了。"

我惊呆了："朗贝尔疯了，出什么事了？在我见过的人们中间，他的记忆力最为惊人，头脑缜密，判断睿智。他是罕见

的天才，也许过于热衷于神秘主义。但他最善良。他出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了?”

老头说:“我看你很了解他。”

从梅尔到布卢瓦，我们一直谈论着可怜的朗贝尔。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天南海北，我这才知道有关朗贝尔的一些特殊事情。这些事，我已按情节的需要加以叙述。我向他舅舅讲述了我们学习的秘密和他外甥思维的与众不同。老人也向我讲述了我离开路易之后他生活中的大事。勒费弗尔先生说，朗贝尔在婚前便已表现出疯狂的征兆，但这些征兆是受激情左右的人所共有的。待我结识维尔诺阿小姐，知道路易的爱情有多强烈后，便感到这些征兆不够典型。在外省，爱思考的人不多，象路易那样思想新颖又自成体系的至少会被视为不同凡响。他越沉默寡言，就越被视为语言怪异。比如，要他说话，他就说，这人和我不在一个天空下生活。而别人就会这么说，我们吃的咸盐都不同①。天赋较高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用语。天赋越高，就越显得古怪，而这本是他的特点。在外省，与众不同的人都被视为半疯狂的人。所以最初勒费弗尔先生的话使我怀疑我的伴侣是否真疯。我边听他叙述，边在心里抨击他。但最严重的事是在路易和恋人婚前几天发生的。路易连续几次发作蜡屈症，情况很典型。有一次他躺倒后整整五十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双目紧闭，不吃不说。这是纯粹神经性的发作，有些人受激烈感情的驱使会陷入这种病态。这种

① 口语。意为我们合不来，说不到一块儿。

现象很少见，但医生完全了解其后果。不同的只是，路易以前不曾发作过这种病。但他习惯于出神入化和思考问题已使他倾向于患这种病。只是从内部和外部看他的体质都很好，所以直到那次以前，都能抵御滥用力量带来的后果。他的肉体圣洁、灵魂强劲，期待最强烈的肉体欢乐可能使他激奋，而这又可能导致他爆发危机，其后果和原因都还不详。命运保留了他给维尔诺阿小姐的信，披露了他是怎么从纯洁的理想主义转化为最敏锐的感觉论者。过去我们两人都认为这种人类现象是奇妙的。朗贝尔认为这是人的双重性意外分离，是内在生命完全不起作用的症状。而内在生命本应在有待观察的原因控制下使用不知名的能力的。这种病，如昏睡病，会令人陷入深渊，和朗贝尔在《意志论》一文中论证的体系有关。当勒费弗尔先生给我讲到朗贝尔首次发病的情况时，我突然忆及朗贝尔和我在读完一本医书以后的谈话。

“深入沉思，出神入化也许就是蜡屈症的萌芽。”朗贝尔作出结论。

他简短地提出这一想法，试图把道义现象以因果的锁链相联系。他从本能的、纯属动物性的最简单活动开始，一步步观察智力活动。很多人，特别是有些人纯粹从事机械劳动消耗力量，有了这类简单活动就足够了。他从这里开始，过渡到思维的积累，对比，思考，冥想，最后走向出神入化和蜡屈症。朗贝尔当时还年轻，他以年轻人的稚拙认为自己列举了人的内在力量的不同阶段，就为写作绝妙的作品制订了纲领。我记得，出于宿命的思想，我们相信命定论，甚至超过相信《殉道

录》①。这本书论述的一些奇特的事实，说明人为了使内在能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往往完全摒弃躯体的生命。当时朗贝尔就宿命论的效果进行过思考，他倾向于认为我们称之为感情的思想群很可能是人的器官以不同方式在生活环境中吸取原动实质后产生的某种较大量流体所释放的喷射物。我们当时对蜡屈症都很着迷。我们都还是孩子，对事业具有特殊的热情，当时就曾试图以思考其他来承受这种痛苦。我们为取得类似上世纪痉挛患者的经验而弄得精疲力竭，而总有一天这种宗教狂热是会为人类科学效劳的。当时我站在朗贝尔的胃部之上达数分钟之久，他却丝毫未感疼痛。我们狂热地进行实验，结果却从未发作过蜡屈症。我这段话离题太远，但我认为它对说明我最初的怀疑还是必要的，尽管勒费弗尔先生很快就打消了我的怀疑。

"发病以后，我外甥惊骇万分，心境悲凉，难以自拔。他认为自己已失去活力。我象母亲对待孩子一般细心照料着他。多亏有我，这才发现他竟想动手自洁，有如奥里金②，认为自己的天才全靠此举。我立即将他护送到巴黎，托付给名医埃斯基罗尔先生。途中，路易几乎一直昏睡不醒，也不能辨认我。在巴黎，医生都认为他已不治，一致主张让他单独生活，免得打扰了他，影响他几乎不可能的复原。医生还要求将他放在空气清新的大厅中，日照不应太强。"老人眨了一下眼，又说道：

---

① 指罗马《殉道录》，内容主要是一五八六年以来的殉道者名单。

② 奥里金（约185—254），希腊神学家，传说他曾自洁以献身上帝。

"我没将病情告诉维尔诺阿小姐，但当时大家都认为婚事已经告吹。小姐却自己来到巴黎并且了解到医生们的决定。她立即要求会见路易，路易却几乎不认识她。以后她又依照心灵美好的女人的习惯，要求照顾他，直到他复原。她说，我若是嫁了他，就有义务照顾丈夫，对恋人也应一样照顾。这样她就把路易带回维尔诺阿城堡，他们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年。"

我于是半途下车，准备去布卢瓦探望路易。勒费弗尔先生坚持要我随他回家，好向我展示外甥的屋子、书籍和一堆杂物。老人见到每件杂物都很辛酸地叹息，看来路易早熟的天才给老人带来期望，而他身陷绝症对老人来说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亲爱的先生，这个年轻人无所不知！"说着他把斯宾诺莎的作品放在桌上，"他的头脑异常聪慧，又怎么会出毛病呢？"

我说："先生，这难道不是他头脑异常的一种表现吗？如果他确已陷入危机，如我们说的那般疯了，但症状还未充分表现，我倾向于认为原因在于他的激情。他从事的研究工作，他的生活已经耗尽他的体力和智力，稍有超越就会出事。爱情打破了他的平衡，或令他升华到新的境地，而我们是出于无知才诅咒这种状态的。也许他已看到，婚姻所带来的欢乐是一种障碍，令他不能实现内在感官的完善和他精神世界的飞跃。"

老头仔细听着我的阐述，又说："亲爱的先生，你的论证逻辑严密，但即使我能理解，又如何能平息我失去外甥的哀

伤呢？”

朗贝尔的舅舅是只以心灵生活的那种人。

第二天，我启程前往维尔诺阿。老人陪同我，直送到布卢瓦的街口。我们走到通往维尔诺阿城堡的大道时，他站住了，对我说：“你知道我不会去，但别忘了我对你说的一切。当着维尔诺阿小姐的面，不要让她看出你已知道路易疯了。”

我走了，他伫立不动，紧盯着我，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前往维尔诺阿城堡的途中，我心潮澎湃，思绪起伏。这条路，路易曾多次徜徉其间，当时他心里充满希望，灵魂浸淫着爱，路途蜿蜒曲折，崎岖多姿，两边绿树成荫，灌木葱茏，但路上布满小坑，可在我看来，却有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我是想在这里感受我伙伴的思绪和印象。傍晚，他在路边的缺口处会见维尔诺阿小姐，他的轻言絮语必定让小姐领会了他高尚而博大的心灵秘密，宛如多年前，我所经历的一般。但我最为关心的，在我怀着几乎是崇敬的心情前去朝圣的途中最感好奇的，是老人向我解释的维尔诺阿小姐的神奇信心：是否假以时日，她也如恋人一般患了疯病，抑或是她对路易的灵魂探索极深，竟能领会路易的所有思绪，包括最为杂乱的思绪？这是令人艳羡的感情问题，已经超越爱情最美的启示和最崇高的忠诚。为对方而死，几乎已是庸俗的牺牲。苟延残喘又忠于唯一的爱情才是英雄主义。迪皮伊①小姐为此永垂不朽，当拿破仑大帝和

① 迪皮伊小姐系德尚·德·玛西利小姐（1665—1750）之误，玛西利小姐初嫁瓦卢瓦的菲力浦，第二次结婚成为博林布罗克夫人，她对博林布罗克的柔情当时传为佳话。

拜仑爵士爱过并有了继承人以后，就可以赞叹博林布罗克的寡妇了。但是迪皮伊小姐毕竟享受过几年幸福，可以依靠记忆生活。而维尔诺阿小姐只是领略了爱情的最初冲击，所以我认为她才是最忠诚的典型女性。她也已半疯半痴，但却雍容端庄，能够领会和解释痴狂，使伟大的心灵美又增加了激情的篇章，值得细加玩味。当我见到可怜的路易的心灵曾多次为之颤栗的城堡塔楼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于是我忆及少年时代的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为他的生活和处境而激动了。最后我抵达了阒无一人的大院，一直走到城堡门厅仍不见人影。听到我的脚步声，楼里走出一位老妇人，我便将勒费弗尔老人写给维尔诺阿小姐的信件递交给她。老妇迅即把我带领到下面的大厅里，大厅地上是黑、白相间的花砖，百叶窗全部关闭，深处可以清楚地见到路易·朗贝尔。

“请坐，先生。”这声音柔美，直达心扉。

维尔诺阿小姐已来到我身边，而我却没意识到。她悄无声息地给我端了把椅子。但我先不坐下。屋里太黑，初时维尔诺阿小姐和路易看来就象暗处的两朵浓云，漆黑一团。然后，我几乎身不由主，移身坐下，宛如步入教堂，为庄严的气氛所攫。我的双眼仍受阳光的影响，只能慢慢适应这人为的黑夜。

小姐对路易说：“先生是你中学的朋友。”

路易没有回答。我终于可以注视他了，而他给我的印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伫立着，肘部放在木器的突出处，胸部似因不胜负担垂下的头部而凹陷。他的头发长如妇人，直

垂肩头，面部呈现出路易十四时期大人物胸像的姿容。他的脸色极度苍白。他习惯地从事机械性的动作，以一条腿磨擦另一条，这动作不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骨头的碰撞发出可怕的声响。他身旁的木板上放着一碗安眠用的药茶。

维尔诺阿小姐说，他很少睡觉，尽管每次一睡就是几天。

路易就这样日夜伫立，目光停滞，眼皮从不时而抬起时而垂下，如我们习惯地眨眼那样。我问维尔诺阿小姐，光照强些会不会让路易痛苦，小姐摇头，于是我轻轻开启百叶窗，这才看清朋友的面部表情。天哪，他苍白的脸部已爬上皱纹，两眼无光，一如盲人，眼球竟似玻璃球一般，他头顶似在抽搐，使五官向上收缩。我几次试图与他谈话，他都听而不闻。这是从坟墓里挽救出来的残骸，是生命对死亡的胜利，还是死亡对生命的胜利？我在他那儿停留了约一小时，神思恍惚，难以言传，思绪翻腾，辛酸悲苦。我聆听着维尔诺阿小姐向我介绍他那有如摇篮里婴儿的生活细节。突然，路易不磨脚了，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天使是白色的。

我无法解释我热爱的路易用这种声音说话对我产生了什么效果，我等待许久的语调似乎永不再来了。但我身不由主，热泪盈眶。我的心灵不由自主地迅速掠过一种预感，怀疑路易已失去理性。但我仍很肯定，路易对我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是他说的话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音调和谐，似乎披露了一种圣洁的幸福。他展现的是未知的世界，虽然只是部分展现，但他的话语却在我们的灵魂中回荡，宛如教堂的钟声在

深夜发出庄严的鸣响。维尔诺阿小姐相信路易在领会能力上完全健康，对此我也不感惊讶。也许是灵魂的生命摧毁了躯体的生命。也许她的伴侣如我当初一般，对仙乐缥缈、鲜花怒放般的境界，即我们一般理解为上苍的境界，有着朦胧的直觉。这女郎，这天使始终在他眼前，坐在编织壁毯的机器跟前，每回抽出针来，总要以悲凉、温柔的感情注视朗贝尔。我不象维尔诺阿小姐，已经再也不能猜透这一切秘密，便感到难以忍受这可怕的景象。于是我走出暗室和小姐一起漫步片刻，好谈谈她和路易的生活。

她说："毫无疑问，路易看来象疯了。但他没疯。疯意味着脑子因不可知的原因而毁坏，行动不再有理性。在我丈夫身上，一切都是协调有序的。从外表看，他没认出你，但你别以为他没有意识到你在场。他已做到摆脱躯体，以另一种形式注视我们，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形式。他开口时，说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只是他经常通过语言总结他早就在头脑中考虑的想法，或是开始他准备在心灵中完成的思绪。对别人来说，他患有精神病。对我却不同，我能窥见他的思想。一切思绪都是明朗的。我能跟上他的思路，尽管有些思绪的蜿蜒曲折不为我所了解，但我仍能掌握他的目标。不止一次，他会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出发，通过思索或回忆，转向一种严肃的思考。思想家常常先谈起浅薄的话题，这只是迅速沉思的无害出发点，但他往往会忘记或不提导致结论的抽象联系，待到再次提起这事时，就只谈思绪的最后一环了。普通人没有敏捷的内在视觉，不了解灵魂的内部工作，就会耻笑梦幻者，当他经常忘

记事物的抽象联系时又会以为他已经疯狂。路易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经常在思想的领域遨游，如燕子一般迅速飞翔，但我知道该如何追随他思想的轨迹。这就是他变疯的故事。也许有一天路易会回到我们苟活的生活中来。但既然允许他比我们提前呼吸天堂的空气，我们又何必希望把他拉回来呢？我能听到他的心跳就感到满足，我的幸福就是生活在他身边。他是我的一切。三年来①，我只有两次占有了他几天。一次是在瑞士，是我带他去的。另一次是我带他到布列塔尼的小岛去洗海水浴。这两次，我很幸福，我能靠回忆生活。"

我又问："你是否记下了他所说的话？"

"为什么？"她问。

我沉默了。面对这位女性，人文科学竟已微不足道。

"他开始说话时，我记了他最初说的一些词句，但以后就不记了，我也听不懂了。"

我用目光发出疑问，她懂了。下面就是我记住的一切。

I

世上的一切都是一种叫以太(飘逸)的实体的产物。以太实体是好几种现象的共同基础，这些现象的命名不够准确，如电、热、光、直流电流体、磁性流体等。这一实体蜕变的普遍性构成一般所谓的物质。

① 原文如此。前面称两人共同生活了两年。

## II

大脑是长颈瓶，动物根据这一装置的大小将自己机体每一部分所能吸收的实体传入，实体自大脑传出时就变为意志。

意志是流体，是凡能运动的生命的特性。动物所具有的无数形状即由此而来。这些形状是动物与实体结合的结果。动物的本能是动物成长时所处环境的需要的产物。动物的种类即由此而来。

## III

在人身上，意志变成固有的力，其强度超越其他一切类别。

## IV

意志通过思想渗透（实体的）蜕变，长期靠实体维持。思想是由人的意志和实体的变化相结合而诞生的一种特殊产物。

## V

思想具有的无数形式都源于人类机体的完善程度。

## VI

意志通过（人的）器官表现。（人的）器官一般称为五官，实际上仅有一个器官，即视觉能力。触觉如味觉，听觉如嗅觉都是适应人能掌握其两种状态——变化的和未变化的——实体变化的视觉。

## VII

唯一的感官视觉能力能感知的有形事物都有几种基本主体，其来源在于空气、光或空气和光的成分。音响是空气的变化，各种色彩都是光的变化，各种芳香都是空气和光的结合。这样与人有关的物质的四种表现，音响、色彩、芳香和形状都有着相同的根源。因为，光的成分和空气的成分之间有联系，而人们承认这一点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依靠光的思想通过依靠音响的语言加以表达。对它(唯一的感官)而言，一切都来自实体。其变化只在于数量，在于适当的定量，量的不同比例产生了人们称之为界(领域)的个体或物体。

## VIII

当实体被吸收到足够的数量时，就会使人成为具有巨大的力的机体，它与实体的本原相联系并以巨流吸收细流的方式对有机的自然界起作用。这支力独立于思想之外，由意志力调动，经过积聚取得某些实体的性能，如光的速度，电流的穿透性，使物体达到饱和状态的能力，还应加上意志力的智力能力。但人身上具有一种原始的支配现象无法进行分析。如果人们对人的整体进行分解，可能会遇到思想和意志的因素，但人们必然会遇到而又未能解决的是我曾为之碰壁的X。X就是语言。凡未作准备予以接受者会在语言交流中受到刺激和折磨。语言连续地产生实体。

## IX

愤怒，有如我们的一切激情表现，是人类力量的一股电流，起着电的作用。电流释放时，电击对在场的所有人都起作用，不论他们是否电击的目标或它产生的原因。不是出现过人们通过自己的意志力的发挥聚集了人群的感情这样的事吗？

## X

狂热和一切感情都是活力，这种力在某些人身上变成了意志的巨流，汇集和卷走一切。

## XI

空间固然存在，但某些性能能够以高速予以超越，其效果相当于空间被取消。从空间底部到世界边陲，只有两步之遥：意志——信念。

## XII

实绩不算什么，它们并不存在，在我们身后，能继续存在的只有思想。

## XIII

思想界分为三个领域：本能、抽象和特异领域。

## XIV

可见人类中的绝大部分，最弱的部分停留在本能领域。本能产生、发生作用并消逝，没有升华至人类智慧的第二阶段：抽象。

## XV

从抽象开始产生社会。与本能相比，抽象具有几乎神圣的力量。但与特异的功能相比，它的智力却出奇地低下，只有特异才能解释上帝。抽象具有完整的天性，但处于萌芽状态，比之种籽蕴含植物体系和产品，它具有更大的潜在性。从抽象产生法律、艺术、利益和社会思想。抽象是世间的光荣和灾难。光荣在于它创造了社会，灾难则在于它使人类不必进入特异，而特异才是通向无限的道路之一。人通过抽象判断一切，善、恶、美德、罪恶。它的法律公式就是它的尺度，它的裁决是盲目的。上帝的裁决是有判断力的，一切都在那里。中间人物必然存在，他们将本能界与抽象界分开，在他们身上，本能与抽象以无穷尽的比例互相混合。一些人本能多于抽象，另一些人则相反。还有一些人身上两种行动的作用以同样的力量相互抵消。

## XVI

特异在于从事物原有的和后生的分支观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事物。凡能够从抽象的黑暗中出发抵达特异的光明

者就是人类最美好的天才(特异、类别、见解、思辨、一举考虑一切;窥视、能看到事物全面并进行评判的反射镜或才能)。耶稣是特异人物,他能见到过去事情的发生,当前事情的状态以及未来事情的发展。他的见解能渗入他人的理解。特异的功能产生于内在视觉的完善,特异导致直觉:特异性是内在的属性,直觉是他们的一种能力。直觉通过不可感知却使之服从的感觉起作用:子弹打到拿破仑的所在地之前,他就会本能地离去。

## XVII

在特异性和抽象性领域之间,如同在抽象性和本能性之间,存在着一些人,在他们身上两个领域的不同属性兼而有之并产生了混合体:天才的人。

## XVIII

特异人物必然是人的最完善的表现,这种人充当连结可见世界与高级世界之间的环节,他靠内在的功能活动、观察和感觉。抽象思考。本能行动。

## XIX

由此可见,人分为三个等级。本能型的人属于能力低下者,抽象型的人正处在水平线上,特异人物则在水平线之上。特异性为人开拓了真正的事业,无限在他身上开始出现,从而使他能窥见自己的命运。

## XX

存在着三种世界：自然世界、精神世界和神的世界。人类转到自然世界，本质和才能都不固定。精神世界的本质固定，才能灵活。神的世界的才能和本质都是固定的。这就必然存在物质信仰、精神信仰和神的信仰，这三种形式分别表现为行动、语言和祈祷，换句话说，是表现为实绩、理解和爱。本能要实绩，抽象主管思想，特异看到目的，渴望已预感或注视着的上帝。

## XXI

因此，有一天，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 的反义①可能成为新的福音书的摘要，即，肉身成为圣言，变成上帝的语言。

## XXII

天堂的风吹过世界，复活就能实现，风带来的天使不再说"死神，来吧！"而是说"有生命的，起来吧！"

*　　　*　　　*

以上是我好不容易按照我们的理解整理成形的思想。另外还有一些思绪，不知为什么波利娜记得特别清楚，因此我也

① 拉丁文，见第478页注①。

记录在案。但这组思想虽然已知是来自才智过人的人物，但想方设法去理解它们时却使人的精神崩溃。我将列举一二，以便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也许我这么做也是因为朗贝尔最后的想法更多地涉及世界，而以前那些想法似乎仅仅限于动物的运动。但凡有兴趣钻研这类智力漩涡的人——这类人很稀少——会发现在这两组片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　　　　*　　　　*

I

世间的一切都是运动和数。

II

可以说，运动是活动中的数。

III

运动是语言和物质阻力造成的力的产物。没有阻力，运动便会没有结果，它的行动会无穷无尽。牛顿的万有引力不是规律，而是普遍运动总规律的作用。

IV

由于存在阻力，运动产生一种组合，这就是生命，运动或阻力过于强大时，生命就会中止。

## V

运动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无结果的，它在各处都产生数量，但遇到高级阻力后，它就会被抵消，如在矿物中。

## VI

数产生不同种类，也产生和谐，最高级的和谐就在于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 VII

没有运动，一切便都会成为单一的同样的事物。它的产物，本质相同，只是数不同。才能由数产生。

## VIII

人靠才能，天使靠本质。

## IX

人将自己的躯体和基本行动相结合，就能通过自己的内在功能和光结合。

## X

数是智力的标记，仅仅属于人，人通过数可以掌握语言。

## XI

有一种数为不纯正的(杂质)所不能超越。这是结束创造的数。

## XII

整体是所有派生物的出发点,它是复合物的结果,但最后部分应与开端一样。由此产生精神的程式:复合整体、可变整体、固定整体。

## XIII

因此,宇宙是整体的变种。运动是手段,数是结果。终结是一切事物回归整体,就是上帝。

## XIV

三与七是精神上两个最大的数。

## XV

三是被创造的世界的程式。它是创造的精神标记,如同它是圆周的物质标记一般。事实上,上帝总是通过圆周线行事,而直线是无限的属性。因此人预见了无限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直线。二是繁衍的数。三是生存的数,包括繁衍和后代。三加四的周期形成七,这是上苍的程式。上帝在上,他

是整体。①

我曾再次前往看望朗贝尔。我与他的夫人话别后返回时，为不见容于社会生活的纷乱思绪困扰，终于背弃诺言，不再前往维尔诺阿城堡。重见路易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阴暗影响。我害怕再次置身于令人陶醉的氛围之中，因为忘乎所以、出神入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任何人都会象我一样，急于走向无限，有如布洛涅营地哨所的士兵中有一名自杀以后，其他人便都竞相奔赴坟地一般②。以后，众所周知，拿破仑被迫焚烧了这片林子，毁掉了死神展翅有如时疫蔓延的地方。也许路易的房子恰如这间哨所？这两件事都是意志转移的表现，有利于论证路易的体系。我感到异乎寻常地困惑，其效果十分荒诞古怪，竟远远超过了茶、咖啡和鸦片，超过了睡眠或发烧。而我们是经常在这些神秘因素的左右下陷于神魂颠倒的。也许我本该将他思想的片断汇集成书，力求完整，以供习惯于徘徊在深渊四周，期望窥见渊底的思想者探讨。路易是个非凡的才子，但他不是完人，失之过于强大或过于软弱。他关心的领域庞大无垠，以致终于心力交瘁。对于他的看法，理应加以发挥阐释。但我却感到与其书写带有诗意色

---

① 以上有些提法与当时较先进的某些学说有关，反映了路易·朗贝尔的天才，有些则逻辑混乱，语言不通，反映他的“疯癫”状态。巴尔扎克似有意通过这些说明路易·朗贝尔原来是天才，即使“疯”了以后仍有闪光的表现。

② 似指士兵中的乡愁。

彩的作品，不如记下自己的印象。

一八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朗贝尔在恋人的怀抱中与世长辞，终年二十八岁。恋人将他葬在维尔诺阿庄园中的一个小岛上，墓前只树着一个简单的石刻十字架，既无姓氏也无日期。这本是深渊边上开出的一支花，色泽和芳香都不曾为人所知，凋零后便也无声无息。他一生不为他人理解，如众多这类人，他期望自己能傲然冲向虚无，埋葬生活中的秘密。但是维尔诺阿小姐本有权在十字架上镌刻她自己的名字，刻上朗贝尔夫妇的姓氏的。丈夫去世以后，她时刻期待的不就是再次与他结合① 吗？但维尔诺阿小姐忧伤悲痛，却并不崇尚虚名，她只是心灵忠于朗贝尔。城堡业已荒芜。朗贝尔夫人不再住在维尔诺阿城堡。她一如既往，只是从远处眺望着。不久前，人们不是听到她说过，我拥有他的心灵，至于他的天才，则是属于上帝的！

一八三二年六月至七月于萨榭古堡

罗 旭 译

---

① 指在天堂相聚。

# 塞拉菲塔

## 致艾弗琳·德·韩斯卡夫人（闺名泽乌斯卡伯爵小姐）的信

夫人：

下面是我遵您之命完成的作品。在把拙作呈献给您的同时，我十分高兴能够有机会向您表白我对您的敬慕之情。我力图通过这本书，用我们明快而优美的语言和东方灿烂辉煌的诗情画意，对奥妙无穷的神秘信仰作一番探索。如果有人怪我不自量力，那完全是您的过错！这项工作之艰巨并不亚于雅各当年所面临的斗争①，您命令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不是曾经对我说过，将来不管您所想象的以及我童年时憧憬的这个人物的形象构思如何不完美，您也不会嫌弃吗？这就是您不嫌弃的作品。为什么这部作品不可能是专门为您这样一位幽居净土、远离俗世的高贵人士而写的呢？高贵的人士也许可以给这部作品加上其中缺乏的悠扬韵律，使之在我们当代的一位诗人手中转变为法兰西至今还在期待着的光荣史

① 指雅各与天使的搏斗。

诗，但我相信，这些人士一定会从我手中接过这部作品，如同接受某位充满宗教热忱的艺术家为教堂雕刻的精美的栏干，朝圣者将会凭栏肃穆，凝望这座美丽教堂的祭坛，默默思考人生的归宿。

尊贵的夫人，请接受您忠诚仆人的敬意。

德·巴尔扎克

1835年8月23日于巴黎。

## 第一章 塞拉菲蒂斯

从地图上看，挪威的海岸犬牙交错，鬼斧神工，象一条长长的、用花岗岩砌就的花边，北海的浪涛在它的怀抱中不停地呼啸、咆哮。这种景象怎能不使有想象力的人目眩神迷，叹为观止？又有谁能不浮想联翩去憧憬那没有沙滩的岩岸，那星罗棋布、无一雷同、深奥莫测而又无路可通的小港湾所呈现的庄严博大的奇景？人们难道不会说，大自然使这些海岸具有巨鱼骨骼的形状正是故意用永不磨灭的图形勾勒出挪威生活的象征吗？因为当地居民屈指可数，几乎主要以打鱼为生。他们象一丛苔藓，依附在荒凉的悬崖峭壁之上，横跨十四纬度的幅员，只有七十万人口。挪威这个名字本身已经使人闻之胆寒，更兼峰峦峭拔，从未有人问津，终年积雪，旅游者亦望而却步，因而其俊秀奇美之处尚未为世人所领略，如同该地发生的事情，至少其风流蕴藉之处，外界无从知晓。山川之美，人事之奇，二者和谐统一，相辅相成。下面就是这里所发生的

故事。

有这样的海湾，它们在绒鸭的眼里只不过是小小的裂缝，其实相当宽广，海水在这里并不全部结冰而是不断拍击周遭的石壁，当地居民把这些小港湾称为峡湾①，几乎所有的地理学家都曾经企图把这个名词翻译为他们各自的语言。尽管此等海峡彼此有其相似之处，但其形状又各有特点。虽然海水同样从湾口流入，两岸由天工劈凿的悬崖峭壁却迥然不同，峥岩怪石，千姿百态，即使用几何学上的古怪名词也难以形容。有的凹突尖锐，状如锯齿，有的高耸如壁，甚至皑皑的白雪也无法停留，树冠轻柔如羽毛的北方冷杉也无从扎根；稍远，由于地球的震动，地形的起伏减缓，形成美丽的峡谷，一层层黑色的树林从谷底一直铺到谷顶。面对这样的景致，你很可能会把这个地方称为海上的瑞士。在德隆泰姆和克里斯蒂安尼亚②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峡湾，叫做斯特罗姆湾。虽然这个峡湾并非本地第一美景，但至少可以说，它是挪威土地上一切奇妙景致的缩影，一个人间少有的绝妙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斯特罗姆峡湾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被海水冲缺了一角的漏斗。浪涛涌入的狭长通道在人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大洋与花岗岩这两个一静一动的大自然巨人进行斗争的壮丽图

① 挪威文 fiord，意为峡湾，湾窄如峡，长可达数十公里，是挪威特有的地理现象——冰河时期地壳变动的结果。

② 德隆泰姆，克里斯蒂安尼亚，挪威地名。后者一九二五年后改称奥斯陆。

景。可以证明这种斗争的是那形状怪异的礁石。它们砥柱中流，阻挡船只的进入。某些地方，胆大无畏的挪威孩子可以从一块岩礁跳到另一块岩礁，根本不理会脚下宽可六尺深逾百丈的深渊。有时，一片单薄而摇摇欲坠的片麻岩象横木飞架，把两块礁石连接起来。有时，猎人和渔夫以冷杉为桥，沟通陡峭如削的两岸，一任海水在崖下怒吼翻腾。这条危险狭窄的通道蜿蜒向右延伸。忽然，一座海拔约六百公尺的大山拦路，山的下半部形成一座直上直下，长达两公里的平台，只是在离水面二百法尺[①]左右的地方，不折不挠的花岗岩才开始碎裂，出现波浪冲激的痕迹。奔腾而入的海水忽遇大山堵截，两力相当，海水于是被迫掉头冲向山的对岸，在岸边的岩石上刻下一道道弧形的波纹。峡湾尽头是一大块片麻岩，上有森林，岩上一条小河挂下一层层瀑布。化雪季节，小河变成大川，一片汪洋，然后挟着几乎难以分辨的千年老松和冷杉震天动地般倾泻而下。那些树被水流猛冲到海底，很快地重又浮出水面，缠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浮岛，漂到左岸，住在斯特罗姆湾岸边的村民会看到这些树支离破碎，有时候，即使还是整棵未断，但也成了光秃秃、缺枝少叶的树干了。斯特罗姆湾里这座山，上有北风压顶，下有海浪冲击，被称为法尔贝格崖山。山巅终年覆盖冰雪，可说是挪威境内最陡峭的山了。虽然山高只有一千八百法尺，但邻近北极，其寒冷程度并不稍逊于世界上任何最高的山峰。临海的一面峭拔如壁。朝东的另一面则山势渐缓，

---

① 法尺，法国古长度单位，一法尺等于 325 毫米。

一直延伸到齐格河瀑布，沿途形成一层层台阶般的峡谷。由于寒冷，峡谷中只能生长欧石南和其他一些萎靡不振的小树。森林脚下，海水奔涌而出，峡湾的这一部分称为齐格达痕。这个词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齐格的谷坡，齐格是河的名字。崖山那些谷地平台的对面是弧形的雅维斯河谷，风景优美，四周有丘陵俯瞰，丘陵上长满冷杉、落叶松、白桦，还有数量不多的橡树和山毛榉，堪称大自然悬挂在北方峥岩峭壁之上的最绚烂多彩的壁毯。放眼望去，很容易便可看到周围一片土地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已经开始生长作物。挪威的花草树木也正冒出蓬勃的生机。这个地方，海湾很宽，被崖山所阻而回流的海水，失去了声威，只好在丘陵脚下低声叹息。宜人的海岸铺着一层细砂，上面稀稀落落分布着亮晶晶的云母片、漂亮的鹅卵石、斑岩、河水从瑞典带来的五光十色的大理石块、还有暴风雨从极地或南方冲来的残渣碎屑和诸色贝壳，以及海里的奇花异草。

雅维斯群山脚下有一个二百户人家的村庄，房子都是木头盖的。这里的居民与世隔绝，仿佛森林中的群蜂，在莽莽的大自然怀抱中采花酿蜜，世代生息，数目不增不减，倒也自得其乐。这个村子之所以不为世人所知，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很少有人敢于冒险通过这个礁石密布的地带到海边来捕鱼。以打鱼为生的挪威人大都在危险较少的岸边作业。峡湾鱼类丰富，足可部分满足村民生活的需要，谷地牧场给他们提供牛奶和黄油；另外还有几块极肥沃的土地，可以收获黑麦、大麻和各种蔬菜。此地冬季酷寒，夏季因太阳直射，有短暂然而炙人

的暑热，但村民们仍然能够以挪威人在这双重斗争中所发挥的才智和灵巧，保护上述的劳动果实。由于交通不便，陆地无路可通，海上亦只有小舟能穿过峡湾狭窄的通道，因而居民们无法利用本地的木材资源，经营致富。开辟海湾的航道或者在陆地上修路都同样需要巨额的金钱。克里斯蒂安尼亚和德隆泰姆之间所有的公路都绕过斯特罗姆峡湾，从距离齐格河瀑布二、三十里的一座桥上越过齐格河；雅维斯河谷至德隆泰姆这一段海岸覆盖着一望无际的、无法进入的林海；崖山与克里斯蒂安尼亚之间也都布满了难以逾越的豁谷沟壑。雅维斯村也许可以通过齐格河与挪威内地和瑞典联系，但是要使斯特罗姆峡湾与外界文明发生接触就必须有一位天才人物。这位天才人物后来果然出现了，是一位笃信宗教的瑞典诗人，他一直到死都非常欣赏和崇敬这个地方山川之灵秀，认为是造物主最辉煌的杰作之一。

现在，只有博学多闻、胸藏锦绣、观察敏锐、对地球上最不相同的山川景物了如指掌的人才能领略斯特罗姆峡湾的全部风貌。也许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进入海浪喧腾、礁石遍布而又蜿蜒曲折、狭窄异常的海湾入口，随着波涛上溯，经过法尔贝格崖山那一座座金字塔般的山峰。这些山峰终年积雪，与云堆雾绕、几乎总是银灰色的天空连成一片。也只有这些人才懂得欣赏海湾中这块凹进去的水域，倾听齐格河瀑布长长的水帘洒落在片麻岩碎石林中或隐或现，杂乱无章而又别具丰采的树丛之上。只有他们才懂得在雅维斯河风景如画的豁谷丘陵中陶然憩息。这些丘陵长满了北方最丰富的植物，分

类成群、漫山遍野。这边是少女般婀娜多姿的白桦；那边是一排排枝干长满苔藓，树龄均在百年以上的山毛榉；黑色的冷杉和嫣红姹紫的灌木丛中闪现出粉白黛绿，总之，世上罕见的各种珍奇的植物带着它们各种不同的颜色和香味，纷然杂陈。即使你把这圆形剧场般的群峰体积加大，自己升腾进入云海，或者纵身潜入鲨鱼栖息的礁石丛中，你也永远想象不到挪威的景色如此多采多姿，一派诗情画意。你的思想能象它周围的海洋那样广阔么！能象它那些森林、云霭、暗影和千变万化的光线所描绘的各种美好的图形那样变幻莫测么？你看见吗？在海滩草地上面，在雅维斯层峦脚下最后一块蜿蜒褶曲的土地上，有二、三百所用白桦树皮做顶的房子，那么单薄，那么平整，仿佛被风吹到这里来的一片桑叶上的几条蚕儿。在这些简陋、静谧的小屋上方有一座教堂。朴素的建筑与村子的贫穷景象非常调和。教堂后面有一片公墓，稍远是本堂神甫的住宅。再往上走，在一个小山包上有一幢房屋，是村子里唯一用石头盖的房子。正因如此，当地居民称之为瑞典山庄。原来，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三十年前，从瑞典来了一位有钱人。他卜居雅维斯，企图改善当地的条件。他盖这所房子的目的是希望本处居民仿效他的做法，也盖起类似的房屋。这所房子虽小但十分结实，周围还有一道在挪威十分罕见的石头围墙。奇怪的是，尽管当地有的是石头，居民却用木头修造各种墙垣，就连田地的篱笆也是用木头做的。而这所房子则不怕风雪的袭击，巍然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周围有宽阔的庭院，窗子有非常突出的披檐。披檐的支架是长条的冷杉方木，使

这类北方建筑颇有恬静古朴的风貌。从这些披檐望去，可以看见法尔贝格崖山荒凉裸露的岩壁，一望无垠的汪洋大海和沧海一粟般的浪沫飞溅的海湾，可以听到齐格河宽阔的水帘倾注在周遭十八公里被北方的冰河围绕的花岗岩盆地之中。总之，可以欣赏到附近的一切风景。本书所叙述的既神奇而又简单的故事，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

一七九九年的冬天，可以说是欧洲人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了。本来，由于海浪反冲的力量，峡湾里的水一般是不结冰的，但现在全部结了冰。风刮得很猛，扫过斯特罗姆峡湾，有点象西班牙的东风，把冰面上的雪扫向峡湾深处。很长时期以来，雅维斯的居民在冬天已经看不见天上的彩霞倒映在水中这种奇妙的景象了，而这种景象之所以奇妙正是由于周围都是丛山叠嶂的缘故。此刻，层层白雪把崎岖的山势全部铺平。大自然抖开巨袍，闪耀着凄凉而单调的光芒，覆盖在这片风景上，于是最峭拔的山峰，最幽深的峡谷，都变成了一道道起伏不大的皱褶。齐格河长长的水帘突然结了冰，形成一个巨大的拱廊，居民中如果有人敢冒险深入此地，完全可以通过这条拱廊避开旋风的袭击。但是，哪怕走最短一段路程也会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连最胆大的猎人也裹足不前，耽心由于大雪的覆盖，认不出悬崖绝壁和在裂谷陡坡的边缘上开辟出来的狭窄路径。因此，在这片白皑皑的荒原上，没有任何生物，难得有一阵从极地吹来的风在这里呼啸回荡。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湖水也闪烁着钢铁的颜色，偶尔一只老绒鸭搧动翅下的绒毛安然无恙飞过这个区域。在鸭绒被下酣然入梦

的有钱人① 不知道，绒鸭这身羽毛给自己引来多少危险。这只鸟象一个独自穿行非洲大沙漠的贝都印人② 一样，无声无息地飞过去了。冻僵了的大气失去了传递电波的功能，所以它呼呼搧翅的声音和快乐的鸣叫也没有激起任何回响。谁能有一双火眼金睛受得住绝壁上晶光的闪烁和山顶上强烈的雪光呢？暗淡的太阳有时仿佛是一个垂死但还在挣扎、企图证明自己还活着的人，回光返照地给山顶的积雪镀上一层淡淡的虹彩。从山里和冷杉丛中吹来一阵阵乌云，常常把天空盖得严严实实。大地失去了天光，只好靠自己的光亮照明。这时候，极地的玄冰发出威严壮丽的寒光，其主要特点，集中表现为一派宫廷般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仿佛享有绝对王权的君主在此统治一切。任何极端的原则本身都具有否定自己的表现和死亡的迹象：生命不是两种力量的搏斗吗？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却没有任何事物透露一丝生机。此地只有一种力量君临一切，遇不到任何抗衡，那就是冰雪的非生产的力量。甚至连波涛汹涌的大海，其喧闹声这时也传不到这个幽静的盆地。但盆地也有喧闹的时候，那是一年中其他三个短短的季节。大自然不失时机，匆匆忙忙地给这个坚韧不拔的民族生产出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微不足道的庄稼。至于此时，只见几棵高大的冷杉披着满身花彩般的冰雪，树冠象黑色的金字塔高耸云霄，枝条悬着长长的须发。它们的形状使山顶上哀愁的气氛更加浓厚了。这几棵冷杉在峰顶就象几个黑色的小点。此时，

① 实际上鸭绒被在挪威是很普通的卧具。

② 贝都印人，北非和中东沙漠中的游牧民族。

家家户户都围炉而坐，门关得严严实实，屋里有饼干、融化的黄油、干鱼和其他为度过七个月的严冬而预先贮备的食品。难见有什么炊烟，因为所有的房子几乎都被埋在雪里。为了避免积雪过重把房子压塌，人们使用长长的木板，从房顶斜搭下来，一直伸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固定在一根根结实的木桩上。这样，房子周围便形成了一条带顶盖的环形通道。在冬季酷寒的日子里，妇女们纺织并印染做衣服的呢子或棉布，大多数的男子则读书或者沉浸在非凡的冥思默想之中。这些冥思默想已经产生了北欧深刻的理论和神秘的梦想，以及各种信仰和研究。这些研究仿佛用探测器搜索知识的某一部门，既全面而又精确；总之，民风清醇近似寺院生活，要求一个人事事反躬自省，修身养性，这一特点使挪威农民在欧洲居民中独具一格。十九世纪第一年的五月中旬，斯特罗姆峡湾的情况，大抵如此。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冰雪的微粒被朝阳点着了，象一颗颗钻石，闪烁不定，晶光耀眼。有两个人向海湾走来。他们穿过海峡，沿着法尔贝格崖山底部向上滑行，从一道岩壁飞向另一道岩壁。他们是两个人还是两支箭呢？凡是看见他们在这样的高度飞驰的人一定会把他们当成两只比翼穿云的绒鸭。即使最迷信的渔夫或者最胆大的猎人也难以相信人真的具有这种能力，可以在花岗石岩壁间窄如细线的小径上飞奔。但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确是在滑行，其矫健灵巧不啻那些有梦游症的人，他们忘记了一切重力的规律和稍一不慎便会失足跌下的危险，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支持下，居然能保持身体的平

衡，在房檐上飞跑。

“让我停下吧，塞拉菲蒂斯①，让我喘口气，”说话的是一位脸色苍白的姑娘，“当我沿着深渊的石壁飞驰的时候，我的眼睛除了你什么也不敢看，否则，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哩！但即使我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你拉着我也感到累吧？”

“不累。”用胳臂搀扶着姑娘的那个人说道，“米娜，咱们继续走好吗？咱们不能停，这个地方不太牢固。”

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进。在他们的滑雪板下，雪发出呦呦的声音。来到悬崖边上一道天然的夹缝，米娜称之为塞拉菲蒂斯的那个人，右脚跟一使劲，翘起长约两米、象小孩脚背那么宽、用鲨鱼皮带系在半统靴上的滑雪板。这块滑雪板有两指厚，裹着一层驯鹿皮，抬起来的时候，皮上的鹿毛蹭着雪地，使塞拉菲蒂斯倏地停了下来。他把穿着足有四米长的滑雪板的左脚收回，身子敏捷地转过来，一下子抓住他那位怯生生的女伴。虽然这位女伴脚上穿着长长的滑雪板，但他仍然把姑娘带了起来。接着，用身上穿的大氅拂去岩石上的积雪，把女伴稳稳地放在上面。

“米娜，你在这里很安全，要怎样发抖都行。”

“咱们已经爬到冰帽峰三分之一的地方了，”米娜看着她按挪威老百姓的习惯称之为冰帽峰的那个山峰说道，“我还真有点不相信哩！”

---

① 塞拉菲蒂斯是男子的名字，相应的女名为塞拉菲塔。主人公塞拉菲塔-塞拉菲蒂斯象天使一样兼有男、女两种属性。对于米娜，他是男性。从米娜的角度来叙述时，作者用阳性代词“他”。

说到这里她气喘吁吁，再也说不下去了，只好对着塞拉菲蒂斯微笑。塞拉菲蒂斯没有回答，只是把手放在女伴的胸口，谛听着。少女的心象一只受惊的小鸟怦怦直跳。

"我平时不跑也常常跳得这样快。"她说道。

塞拉菲蒂斯毫无轻视或冷淡之意地点了点头。尽管动作优美迷人，但所表达的仍然是否定的意思。如果这一表示否定的动作出自一个女人，就一定会十分娇媚，使人陶然欲醉。塞拉菲蒂斯使劲地按着女伴的胸口，而米娜则把这种爱抚当成是一种回答，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塞拉菲蒂斯。当塞拉菲蒂斯抬起头，用一个几乎不耐烦的动作把额前几绺金色的鬈发甩到后面的时候，他蓦地看到了女伴眼里流露着幸福的表情。

"对，米娜，现在看着我，别低下眼睛。"他用长辈的口吻说道。一个还在少年时期的年轻人使用这种口吻自有其迷人的地方。

"为什么？"

"你想知道吗？试试好了。"

米娜迅速地看了看脚下，突然象小孩遇见老虎那样惊叫了起来。她本来已经感到下面是可怕的深渊，这一眼更增加了她的恐怖心理。峡湾惟恐失去嘴边之食，张开喉咙在她耳边大声呼叫，弄得她头晕目眩，似乎要把她和这个世界隔离，这样才更有把握把她吞下去。接着，一股寒气从她的头顶沿着后背一直传到两脚，但顷刻之间，寒气又变成一股灼人的热浪，灌进她的神经，敲打她的血管，破坏她的神经末梢，使她

产生与电鳗接触时那种触电的感觉。她支持不住了，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她往崖下拖，仿佛崖下有一只怪兽向她喷射毒液，怪兽目光如电，使她不能自持，而怪兽张开的大嘴好象立刻要把她撕个粉碎。

“我的塞拉菲蒂斯，我要死了，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说着，她做了一个机械的动作，任从身子往前冲去。

塞拉菲蒂斯温柔地往她的额头和两眼吹了口气。米娜突然象浴罢的旅人一样，倦意全消。塞拉菲蒂斯的气息抚慰着她，吹透她的身体，象一阵风把阵阵香气灌进她的全身。

“你到底是谁？”她带着甜蜜的恐怖问道，“不过，我知道了，你就是我的生命。”停了一会，她又接着问：“看见这个深渊你为什么能够不心惊胆颤呢？”

塞拉菲蒂斯让米娜紧紧扶住岩壁，自己象幽灵一样走到悬崖边上，毫不在乎地俯视下面深不可测、令人头晕目眩的峡湾，身体毫不摇晃，额头依然是那么白，那么神色自若，仿佛一尊大理石雕像。真是深渊对着深渊。

“塞拉菲蒂斯，如果你爱我，就快回来！”少女喊道，“你置身险地，只能使我痛苦。”

当她感到自己回到塞拉菲蒂斯的怀抱中时，又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年纪轻轻便有这种超人的力量？”

“可是，”塞拉菲蒂斯回答道，“你看着这更加广阔的空间也并不害怕呀。”

说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用手指了指他们头顶上白云围绕的那一圈蓝色的光晕。虽然当时正是白天，光晕中依然可

见点点繁星，这是目前尚无法解释的现象。

“那是两回事！”姑娘笑了笑说道。

“你说得对，”他回答道，“我们生来便憧憬天空。故土就象母亲的面容，孩子是永远不会感到害怕的。”

他的声音深深打动了女伴的心，姑娘沉默了。

少年接着说了一句：“咱们走吧，跟我来。”

于是，两个人双双驰向山坡上狭窄的小路，从一个山坡飞向另一个山坡，从一条小径飞向另一条小径，速度之快仿佛号称沙漠雄鹰的阿拉伯骏马。一会儿功夫便来到一块人迹未到的、长满苔藓和鲜花的草地。

“多么美丽的高山草场①呀！”米娜喊出了这块草地真实的名字，“这么高的地方怎能有草地呢？”

“说真的，这么高的地方，挪威的任何植物都绝迹了，”塞拉菲蒂斯说道，“如果这里还有一点点花草，那应该归功于这块峭壁，它挡住了极地吹来的寒风。”接着，他采了一朵花，对姑娘说，“米娜，把这朵花放在怀里吧。拿着它吧，这是人类的眼睛从未见过的天生尤物，保存这朵独一无二的鲜花，纪念你生命中这独一无二的早晨吧！以后，没有任何向导能再带你到这高山草场上来了。”

少年鹰一般的眼睛突然在丛生的蝇子草和虎儿草中发现了一棵杂交的植物，那简直是天使吹一口仙气之后嫣然开放的奇花异草。他把这棵花摘下来递给姑娘。米娜象孩子一样立

① 高山草场(Sœler)，原意是养牛和种植牧草的农庄，巴尔扎克借用此词以指高山中出现的草地。

即接过来。这棵花晶莹碧绿，有如翡翠，周围长着卷筒形的小叶片，底部浅棕，然后色泽逐渐变化，到了边缘便成绿色。叶边呈锯齿状，纤巧玲珑，无与伦比。由于叶子长得很密，几乎难以分清，象一朵朵挤在一起的、美丽的蔷薇。在这片如茵的草地上，到处生长着星形的白花，周围镶着金边，中间伸出鲜红的花药，但却没有雌蕊。阵阵幽香，象玫瑰又象橙花，清奇飘逸，更显得此花神秘无比，只应为天上所有。塞拉菲蒂斯神情忧郁地看着花，仿佛花的香气对他倾诉着只有他才理解的默默哀愁。但对米娜来说，这种闻所未闻的现象，仿佛是大自然的一时兴之所至，把植物的清新、柔润和芬芳赋予了宝石。

“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呢？难道它不会繁殖吗？”姑娘问道。塞拉菲蒂斯脸一红，突然改变了话题。

“咱们坐下吧，你把头转过去，瞧！也许在这种高度，你不会发抖吧？深渊太深，你反而不觉得它深了。从远处看，它就象纹丝不动的大海，模糊得象云，而颜色则仿佛是天。峡湾里的冰象美丽的绿松石；你看不见冷杉林，而只见几缕茶褐色的轻烟；对你们来说，深渊的外表，大概就是这样。”

塞拉菲蒂斯说这番话的时候，声调和手势都充满一种虔诚的温情，只有攀登到地球最高峰的人，才能产生这种感情，而其流露又是如此自然，甚至最骄傲的主人也不由得对自己的向导平等相待，而只有当他俯首下望，看到人类居住的山谷时，才觉得自己是向导的主人。塞拉菲蒂斯跪下来，给米娜解开滑雪板，姑娘对此毫无感觉，因为她完全陶醉在挪威那一派雄伟壮丽的风光里了。长长的岩岸一览无遗，终年积雪的山

峰，庄严肃穆，这一切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使她激动不已。

“单凭人力，我们是到不了这里的，”她双手合十说道，“我大概是在梦中吧。”

“当你们不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时，你们便归之于超自然的力量。”塞拉菲蒂斯回答道。

“你的回答总是那么深奥。”姑娘说道，“在你身旁，我不费任何力气，便能理解一切。啊！我自由了。”

“你只不过脱下了滑雪板，仅此而已。”

“啊！”姑娘说道，“我真愿意脱下你的滑雪板，好亲吻一下你的双脚。”

“这些话留着对维尔弗里说吧。”塞拉菲蒂斯徐徐说道。

“维尔弗里！”米娜的声音充满怒气。但当她的目光接触到她的同伴时，便又心平气和了。“你，你是永远不会生气的！”说着，她伸出手去，想拉同伴的手，但没有够着，“你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完美无缺，真叫人没办法！”

“那么，你得出结论，我是冷漠无情的啰。”

米娜的思想，被他锐利的目光一眼看穿，感到十分吃惊。

“你的话充分说明，我们彼此是十分了解的。”她以钟情的女人所特有的娇憨之态回答道。

塞拉菲蒂斯轻轻地摇了摇头，向她投去一瞥既温柔而又无可奈何的目光。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米娜继续说道，“那么，告诉我，为什么在那边，我在你身旁感到腼腆胆怯，而登上这里，这种腼腆胆怯的感觉，却烟消云散了呢？为什么现在我敢第一次正

面看你，而在那边，几乎连偷觑一眼也不敢呢？”

“也许因为在这里，我们抛开了世界上一切庸俗想法的缘故。”他一面回答，一面替她解开身上的皮袄。

“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美。”米娜边说边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把她带到山峰上这个似乎高不可攀的地方上来的少年。

说真的，塞拉菲蒂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光彩照人，只有这种表情才能使他的脸恢复生气勃勃的神态，还他的本来面目。这焕发的容光，难道是由于高山清新的空气和积雪的反射，使人的皮肤熠熠生辉的缘故？难道是一个人的身体，从长期激动之中刚刚安静下来，突然内部又过度兴奋的结果？难道是太阳灿烂的金光和这对玉人刚刚穿过的乌云之间强烈对比的缘故？也许除了这些原因，还应该加上人性所能产生的最美好现象的作用。如果某位高明的生理学家此刻能仔细端详一下这个从其高傲的额头和星星般的双目来看，很明显只有十七岁的少年，如果这位生理学家通过这个北方孩子所特有的、最白皙的皮肤去寻找这花信年华的力量，他大概会相信，表皮下闪闪发光的神经中存在一种含磷的液体，相信塞拉菲蒂斯体内有一种永恒的光芒，使他象晶莹的夜光杯那样闪烁着异彩。尽管他摘下手套给米娜解开滑雪板时，双手修长柔软，但似乎拥有造物主赋予螃蟹那种半透明韧带的强健力量。他两眼射出的闪闪金光与太阳的光芒交织在一起，似乎他的光芒并非来自太阳，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才使太阳具有光辉。他苗条瘦削，犹如处子，却使人感到在这文弱的外表下具有坚强

的意志，需要的时候，柔可变刚、力可从心。塞拉菲蒂斯身材中等，但昂起头来时，似乎作势往前冲，突然增高了不少。美妙的鬈发仿佛出自仙人之手，更兼蓬松飘逸，给他那潇洒的风度添加了一层梦幻的性质；但这种毫不做作的举止，并非身体的习惯使然，而是精神气质的表现。米娜的想象助长了这种人所难免的幻觉，使塞拉菲蒂斯具有梦中人的神采。对米娜来说，就她平生所见，从无一人具有如此的男子气概，但对一个男人来说，塞拉菲蒂斯女性般的姿容，可能会使拉斐尔笔下最漂亮的肖像黯然失色。这位专门描绘天上人物的画家，总喜欢使他漂亮的天使眉宇间带有平和的欢乐和温柔的爱情。但是，除非直接注意观察塞拉菲蒂斯，否则又有谁能够想象出他心底里悲哀与希望的斗争呢？悲喜交织，于是印在他脸部线条中那种无法表达的感情便若隐若现。塞拉菲蒂斯有一张极端聪明的脸，似乎总在询问上苍，总在悲天悯人，但即使以艺术家无所不能的狂想，又有谁能够看到神秘的恐惧感在他的额头上投下的阴影呢？他凌驾于大地之上，象一只高贵的山鹰啸傲长空，又象一只温柔的斑鸠在安于幽静的树林深处细语呢喃。他的嘴唇很红，显得皮肤异常白皙。雪白的脸衬托出棕色的双眉和柔软如丝的睫毛。这张脸轮廓分明、线条匀称，可丝毫也不妨碍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绝非冲动、鲁莽，而是自然、庄重。我们对一般超凡脱俗的人物总有这种印象。这张大理石般的脸上，一切都表现为力量与安详。米娜站起来想去拉塞拉菲蒂斯的手，希望把他拉过来，轻轻吻一下他那富有魅力的额头。这种举动并非纯粹出于爱情，而更多的是

带有钦佩的成分。但少年向她投了一瞥，那眼神象一道穿过三棱镜的阳光，一直看透她的内心。可怜的姑娘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不知怎地，突然感到他们中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转过头去哭了起来。蓦地，一只强有力的手把她拦腰抱住，一个充满柔情的声音对她说："来。"她乖乖地服从了，把忽然冷静下来的头靠在少年的胸前。少年体贴而小心翼翼地与她的步伐保持一致，把她带到一个地方，从这里远望北极，大自然的风光可以一览无遗。

"在看你和听你讲述以前，请你先告诉我，塞拉菲蒂斯，你为什么拒绝我？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你说呀！我愿放弃我的一切，我愿我在世上的一切财富都属于你，就象我整个心灵已经属于你一样；我愿我的光明只来自你的眼睛，如同我的思想来自你的思想；倘若我的心灵是你心灵的反映，我的言语是你心声的回响，我的光明是你光明的映照，如同我们把上帝给予我们的悟性还给上帝一样，果真如此，我就再也不必担心不合你的意了。我愿意我整个儿属于你！"

"好了，米娜，执著的追求是未来给予我们的许诺。你就希望吧！不过，如果你想成为纯洁的人，你就永远把对上帝的思念和人间的爱情结合起来，这样，你便会热爱世间万物，而你的心灵便能达到崇高的境界了！"

"你要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米娜腼腆地抬起眼睛回答道。

"我不能成为你的伴侣。"塞拉菲蒂斯伤心地说道。

他强忍着，没有把心里某些想法说出来，只是向仿佛地平

线上一个小点般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伸出双臂说："你看！"

"我们真是太渺小了。"姑娘回答道。

"是啊，不过，只要我们有感觉，有头脑，我们便能变得伟大，"塞拉菲蒂斯说道，"米娜，我们对万物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我们从尘世的规律中所学到的那一点点知识，已经使我们发现天外有天。我不知道现在对你谈这一切是否合适；不过，我是多么想把我内心火一般的希望告诉你啊！也许将来有一天，在那爱情永存的世界里，我们会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从现在起就永远在一起呢？"姑娘喃喃地说道。

"世事无常，"塞拉菲蒂斯以不屑的口吻说道，"人间的爱情只不过是短暂的欢乐，但对某些人来说，它所闪现的微光，已经足以使他们看到更持久的幸福，就如同一项自然规律的发现，会使某些具有异禀的人想象出整套理论一样。尘世的幸福无常，难道不恰恰证明了另有一种极乐的存在？如同大地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大地的存在不恰恰证明大地之外尚有宇宙吗？玄机深邃，我们岂能参透？上帝伟大，而我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我们可以领悟其博大无垠，可以顶礼膜拜，静候神旨。地球上一切都是相对的，彼此关联，却永远处于总体变化之中，万物不断滋生、进化，趋向一个归宿。这一点人类看不到，因而在研究学问中，总是出现错误。人类本身并非完美的创造，否则，上帝就不存在了。"

"你怎么能有时间学会这样多东西的？"

"我无非是回忆起我前世所知，"少年回答。

“我觉得你比我看到的一切都要美。”

“我们是上帝最伟大的杰作之一。难道不正是上帝给予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反映自然，把自然集中在我们的思想里，并把自然变成通往上帝的阶梯吗？我们相爱的程度取决于上天在我们心灵中所占的比例。不过，米娜，说句公道话吧，你看，你脚下这一片景象，难道不伟大吗？在你脚下，大洋象展开的地毯，群山象竞技场的四壁，天空象这块场地上圆圆的天幕，我们在这里充分呼吸到上帝的思想，无比芬芳。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觉得，使船只沉没、旅客丧生的暴风骤雨不过是小小的浪花。如果你抬头仰望，你会看到一片蔚蓝。你再看看，那仿佛是一顶缀满星辰的王冠。这里用不着大地上山川丘原的差别。宇宙空濛，使自然显得清新飘逸。面对这样的景象，你难道不觉得胸中感受的深刻超过头脑理智的敏锐吗？难道你博大的情怀不超过你的激情，你的精力不超过你的意愿吗？难道你不觉得心里的感受是我们凡人所无法表达的吗？难道你没有肋生双翅的感觉吗？让我们祈祷吧。”

说着，塞拉菲蒂斯单膝跪下，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米娜也流着泪跪了下来。他们就这样跪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他们头上跃动的蓝色光环逐渐扩大，明亮的天光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笼罩起来。

“为什么我哭，而你却不哭呢？”米娜哽咽着问道。

“只有精神实质的人是不会哭的，”塞拉菲蒂斯一面回答，一面站了起来。“我为什么要哭呢？人间的一切苦难已经在我眼前消失。在这里，善发出了全部的光辉，而在下界，我听到的

只是被囚禁的灵魂用痛苦的竖琴弹奏着哀怨的曲调。在这里，我却听到了悠扬的仙乐。在人间，我们可以怀着希望，当然，希望是信仰的开始，但在这里，我们的希望实现了！这里是信仰的天堂。”

“你永远也不会爱我的，我的缺点实在太多了，你看不起我。”姑娘说道。

“米娜，藏在橡树下的紫罗兰说：‘太阳不会照到我，它不爱我。’太阳心里说：‘如果我总照着这朵可怜的花，它会枯萎的！’太阳怜惜这朵花，把自己的光线透过橡树的叶片投射下来，使之变得柔和，染红了这朵心爱的小花的花瓣。我找不到具有相当厚度的面纱，我担心你把我的面容看得太清楚了。如果你对我的了解更深一层，你会不寒而栗的。你听我说，我对世间万物毫无兴趣；而对你的欢乐却非常了解。象罗马无道的世俗君王一样，我对一切事物已经感到腻烦，因为我有参透一切的能力。”

“抛开我吧。”塞拉菲蒂斯痛苦地说道。然后，他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来，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故意让我如此绝望呢？”米娜问道。

“你走开！”塞拉菲蒂斯大叫道，“你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对我来说，你的爱情太粗俗了。为什么你不爱维尔弗里呢？维尔弗里是个男子汉，是一个久经爱情考验的男子汉，他会用他有力的双臂拥抱你，使你感到他的手又大又有力；他有一头漂亮的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颗能使说出来的话充满炽热感情的心。他的爱抚会使你筋软

骨酥。这就是你未来的爱人，你的丈夫。去找维尔弗里吧。”

米娜闻言，不禁泪如雨下。

“你敢说你不爱他吗？”塞拉菲蒂斯的话，象一把匕首扎进少女的心。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的塞拉菲蒂斯！”

“你爱他好了，可怜的姑娘，你尘缘难断，这是你命该如此，”塞拉菲蒂斯毫无怜惜之心，说着，拉起米娜，硬把她拖到悬崖边上。从这里望出去，景色如此开阔，一个满怀激情的少女置身其中，必然会以为已经远离尘世。塞拉菲蒂斯继续说道：

“以前，我希望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进入光明的天国。我曾经指给你看，世界只不过是一团泥丸，但我觉得直到今天你对这团泥仍然恋恋不舍。永别了，你就留在尘世里吧，尽情享受感官的快乐，顺乎天性地自然发展，和世俗男女一样喜、怒、哀、乐、生儿育女；和罪人一起祈祷吧！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就抬头看看上天；你战栗吧，希望吧，颤抖吧；你会有一个伴侣，你还可以笑、可以哭、可以奉献、可以接受。至于我，我好比是天涯谪仙，无法超升，又仿佛妖魔鬼怪，入地无门。我的心脏已停止跳动，不食烟火，孑然一身。我用精神感觉，用额角呼吸，用思想参悟。我满怀希冀，心急如焚。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满足我的愿望，安慰我焦急的心情，我已经欲哭无泪。我形单影只！只好听天由命，继续等待。”

刚才，塞拉菲蒂斯把姑娘安置在一块缀满鲜花的高坡之上。此刻，他看了看高坡，然后转向陡峭的群山。对着峰顶的

云雾，他倾吐出心里余下的想法。

“您没听见一阵悦耳的音乐吗，米娜？”刚才塞拉菲蒂斯的声音象鹰唳隼啸，此刻又温柔得仿佛是只斑鸠了。“难道不有点象你们的诗人放在深山密林中的风笛所发出的乐音吗？你看见云里这些变幻无常的形象吗？还有那些把天空布置得彩色缤纷的神祇，你看见他们带翅的双脚了吗？这种乐音使人心旷神怡。天空很快就要飘洒春花了；极地已经射出光芒，咱们逃吧，是时候了。”

刹那间，他们又系上了滑雪板，双双滑下法尔贝格崖山通往齐格河河谷的陡坡。两人灵犀相通，滑行，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飞翔得异常默契。每当遇到积雪的裂缝，塞拉菲蒂斯便挟着米娜，轻盈得象鸟儿一样，在覆盖着薄雪的深沟上飞越过去。有时，他仿佛知道积雪下有一道悬崖、一棵树、或者一块岩石，便轻轻地把女伴推一下，自己把身体往旁边一闪绕了过去，其准确的程度有如某些久经沧海的水手，能够从海水的颜色、漩涡、水流的方向，猜到哪里有暗礁一样。他们来到了齐格河谷。这里平坦有路，可以放心地走直线，直奔斯特罗姆峡湾冰冻的海面。塞拉菲蒂斯让米娜停下。

“你怎么不说话了？”他问道。

“我以为你想一个人思考什么问题呢。”姑娘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咱们得赶快，米娜，天快黑了。”塞拉菲蒂斯又说了一句。

米娜听见她这位向导的声音几乎全变了，不禁战栗了一下：这声音象少女的声音那样清脆，把她一路上沉湎其中的

那种若明若暗、神妙而恍惚的梦境全部冲碎了。塞拉菲蒂斯逐渐失去男子的刚毅气派，敏锐的目光也不那么咄咄逼人了。不久，这一对玉人便继续朝峡湾飞驰而去。他们来到了海岸和雅维斯村第一排房屋之间的雪原。由于天色渐暮，他们不敢耽搁，继续滑向高处本堂牧师的住宅，仿佛迅速地攀登一道巨大的阶梯。

“我父亲该不放心了。”米娜说道。

“不会的。”塞拉菲蒂斯回答道。

说话间两人来到了雅维斯牧师贝克尔先生简陋的住处门前。贝克尔先生正在边看书，边等女儿回来吃晚饭。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塞拉菲蒂斯说道，“我把您的女儿米娜安然无恙地带回来了。”

“谢谢您，小姐，”老人一面回答一面摘下眼镜放在书本上，“你们一定很累了。”

“一点也不。”米娜说道，此刻，她的额头已感到女伴嘴里的气息。

“小姐，后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喝茶好吗？”

“非常高兴，亲爱的。”

“贝克尔先生，请您把她带到我家里。”

“好的，小姐。”

塞拉菲蒂斯很潇洒地一欠身，向老人行了个礼便走了。不消一会儿，回到了瑞典山庄的院子。一个八十岁的老仆提着马灯走到巨大的披檐下面迎接她。塞拉菲蒂斯以女性的优美而干净利落的动作，脱下了滑雪板，迅速跑进客厅，在一张长

沙发上躺了下来。

“您要吃点什么?”老仆人说着把客厅里那些长长的挪威式蜡烛一一点了起来。

“什么也不吃,大卫,我太累了。”

塞拉菲蒂斯说着脱下貂皮大衣,把身子一裹,便沉沉睡去了。老仆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爱怜地注视着躺在他眼前的这个连科学家也难辨雌雄的奇人。塞拉菲蒂斯躺在那里。身上裹着平时穿的那件衣服。既象女子的睡袍,又象男人的大衣。脚露在外面,小巧玲珑,仿佛上天有意显示它的匠心,谁看见了都会以为是少女的纤足;但是她的额头、她侧面的线条却显露出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人类的力量。

“她身体不舒服,可又不愿意告诉我。”老人心里想,“她象一朵花,在过分强烈的阳光下,正在逐渐枯萎。”

## 第二章 塞拉菲塔

晚上,大卫又走进客厅。

“我知道您要通报谁来了,”塞拉菲塔①睡意未消地说道,“维尔弗里可以进来。”

听见这句话,一个男子忙不迭走进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亲爱的塞拉菲塔,您不舒服吗?我觉得您比平时苍白多了。”

---

① 对于维尔弗里,主人公是女性。从维尔弗里的角度来叙述,作者称她塞拉菲塔,用阴性代词“她”。

塞拉菲塔象一位头疼得厉害，已经无力呻吟的美女，把秀发往后拢了拢，然后转过身来，对他说：

"我干了一件荒唐事，和米娜横渡峡湾，我们登上了法尔贝格崖山。"

"你们难道不想活了？"维尔弗里的口吻简直象一位大吃一惊的情人。

"您别害怕，好心的维尔弗里，我把您的米娜照顾得很好。"

维尔弗里用手使劲一拍桌子，站起来朝门口走了几步，非常难受地叫了一声，然后又走回来，想向姑娘倾吐内心的痛苦。

"既然您认为我不舒服，为什么还弄出那么大的声音？"塞拉菲塔问道。

"对不起，请原谅！"维尔弗里说着跪了下来，"您责备我好了，随便您用女人所能想象出的最尖酸刻薄、最使人受不了的话来骂我都成，但是，亲爱的，请千万别怀疑我对您的爱情。您拿米娜作斧子，使劲地砍我。饶了我吧！"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朋友？您明明知道这些话是毫无用处的。"塞拉菲塔一面回答，一面看着他，目光逐渐变得温柔起来。维尔弗里觉得那已经不是塞拉菲塔的眼睛，而是一泓清亮的秋水，每一闪动都象缠绵悱恻的意大利歌曲，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是呀！人是愁不死的。"维尔弗里说道。

"您不舒服吗？"塞拉菲塔又说了一句，她的声音在那位男

人心里所产生的作用，和她的目光没有两样，“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象我爱您那样爱我吧。”

“可怜的米娜！”塞拉菲塔回答道。

“我不是为吵架来的！”维尔弗里大叫道。

“您今天情绪很不好，”塞拉菲塔微笑着说道，“我说这句话的口吻不是和您经常向我提起的那些巴黎风流女人一模一样吗？”

维尔弗里坐了下来，两臂交叉放在胸前，神情忧郁地盯着塞拉菲塔。

“我不怪您，”他说道，“因为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哦！”塞拉菲塔又说道，“从夏娃起，一个女人干坏事或者干好事，从来心里都是清楚的。”

“这我相信。”维尔弗里回答道。

“我知道您相信，维尔弗里。我们女人之所以比你们强，正是由于我们有这种本能。你们男人学而后知的事，我们女人凭感觉便能知道。”

“那么，您为什么感觉不到我爱您之深呢？”

“因为您并不爱我。”

“上帝！”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叫苦呢？”塞拉菲塔问道。

“您今晚真叫人受不了，塞拉菲塔，您简直是个魔鬼。”

“不，只不过因为我有了解别人的本领，可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维尔弗里，痛苦是一盏灯，能够照亮人生。”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到法尔贝格崖山上去呢?"

"米娜会告诉您的。我嘛，我太累了，不想谈。还是您来讲吧。您无所不知，学会了一切而且什么都没有遗忘，您在社会上经历了那么多考验。我听着呢，您让我开开心也好。"

"给您讲什么呢？您有什么不知道的？再说，您的要求不过是种嘲笑。您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持否定态度，您不受名实的相互关系的约束，蔑视一切法律、风俗、感情和学问。您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天外，把这一切都看得那么渺小。"

"您很清楚，我的朋友，我并不是女人。您爱我是错了。什么！要我离开我所追求的力量的天国，妄自菲薄，象一切雌性的禽兽一样躬背弯腰，让您来提高我的地位！一句话，让我粉身碎骨、精疲力竭，向您求援，需要您的帮助，而您却可以拒绝我？不，我们彼此并不了解。"

"我觉得今天晚上，您的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难堪了。"

"令人难堪！"塞拉菲塔说着向他瞟了一眼，那目光能使人怒气全消，心旷神怡。"不，我不舒服，仅此而已。既然这样，我的朋友，离开我好了，这样做难道不是行使你们男人的权力么？我们必须永远取悦你们，供你们消遣，总要装出高兴的样子，只能故意撒娇，讨你们欢喜。我该怎么办呢？我的朋友，当我累得嗓子发哑，两腿无力的时候，难道您还要我唱歌、跳舞吗？先生们，就算我们快要咽气了，我们还必须向你们微笑！我想，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主宰一切吧。女人真可怜！我为她们不平。当她们年老色衰的时候，你们便把她们弃如敝屣。

请您告诉我，她们难道是没有感情、没有灵魂的吗？那么，好吧，就把我当作一个年过百岁的老妇人吧，维尔弗里，您走吧，去拜倒在米娜的脚下吧。"

"啊！我永恒的爱人！"

"您知道什么是永恒吗？不要说了，维尔弗里，维尔弗里，您需要我，但您并不爱我。请您告诉我，难道您看见我，心中不想起别的妩媚的女人吗？"

"啊！当然，在您身上我再也认不出我在雅维斯教堂第一次看见的那位纯洁得象仙女一般的姑娘了。"

听见这些话，塞拉菲塔双手掩面，待她把手拿开的时候，维尔弗里惊讶地发现，她脸上露出一派虔诚圣洁的表情。

"您说得对，我的朋友。我真不该谈到你们人间。"

"是的，塞拉菲塔，作我命运的星辰吧，请您不要离开您现在的位置。让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我。"

说到这里，他伸出手去，拉住姑娘的纤手。姑娘既不生气也不蔑视地把手抽了回去。维尔弗里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前，脸朝窗外，不让塞拉菲塔看见自己眼里滚动的泪花。

"您为什么哭呢？"姑娘问他道，"您已经不是孩子了，维尔弗里。得了，回到我面前来吧，我要您这样做。按道理该是我生气才对，可您反倒不理我了。您眼见我身体不舒服，可您不知道出于什么怀疑心理，一定要强迫我思考、说话，甚至要我和您一起耍孩子脾气，去胡思乱想，真把我烦死了。如果您了解我性格的话，您应该给我弹奏音乐，应该给我消愁解闷才对。可您爱我只是为您自己，而不是为我。"

听了这番话，维尔弗里心里翻腾着的暴风雨突然平息了。他慢慢地走回来，想仔细端详一下面前这位绝色美人。塞拉菲塔懒洋洋地躺着，一手支颐，态度颇为冷淡。

“您以为我一点也不爱您，您错了。”塞拉菲塔继续说道，“您听我说，维尔弗里。您开始懂得很多事情了，您受过不少苦。让我来解释一下您的思想吧。您要我的手吗？”说着，她坐了起来，美妙的动作，似乎散射出光辉，“一个少女如果让别人拿着自己的手，不就等于允诺吗？既然允诺，不就要实现诺言吗？您很明白，我不能嫁给您。使世上的女人倾心相爱的感情有两种：她们不是爱那些受苦、堕落、有罪的人，企图安慰他们、挽救他们、赎他们的罪，便是爱优秀、高雅、坚强的人，想崇拜他们、了解他们，可她们往往被这些人踩在脚下。您曾经堕落，但已经痛改前非，返本归真了。今天，您已变得非常高大，我身体孱弱，自愧不如，而且我笃信宗教，除了上天，不愿屈服在其他任何权力之下。朋友，您的生活可以这样解释，我们是在北方，处身于虚无缥缈的概念烟云之中。”

“塞拉菲塔，每当我听见您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觉得比死还难受。您从那极可怕的理论出发，剔除了时间、空间、形态给予人间事物的属性，以数学的方式和一种无以名之的纯概念去观察它们，如同在几何学上，人们把物体的固态属性去掉，用抽象的概念去研究物体一样。看见您这样做，我总是难受极了。”

“好吧，维尔弗里，我听您的话，不谈这个了。这张熊皮地毯是好心的大卫铺在这儿的，您觉得怎么样？”

“好极了。”

“可您认不出我身上这件Doucha greka!”

原来那是一件用开司米羊毛里子配上黑狐皮制的大衣①,Doucha greka是“暖心”的意思。

“您想,任何一国之君都拥有这样的裘皮么?”塞拉菲塔又问道。

“只有这件大衣的女主人,才配得上它。”

“您觉得它的女主人很美是吗?”

“那是人类的语言所无法形容的,只能心照不宣。”

“维尔弗里,您真好。懂得用甜言蜜语来安慰我内心的痛苦……可惜,这些甜言蜜语,您早就对别的女人说过了。”

“再见。”

“您别走。您和米娜都是我心爱的人,请相信这点!我把你们看成是一个人。对我来说,你们两位一体,是我的兄弟或者不妨说是我的姊妹。你们结婚吧,让我在永远离开这个苦难的世界以前,能看到你们的幸福。我的上帝,一般的女人都能从情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只要她们说:‘您别说话了,’情人便保持沉默。她们说:‘您别活着,’情人便欣然赴死。她们说:‘您爱我,就离我远点!’情人便会象廷臣对君王一样恭恭敬敬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们说:‘您结婚吧!’情人便会乖乖地结婚。我呢,我要您幸福,但您却拒绝不服从。难道我一点权力也没有了?唉,好吧,维尔弗里,听我说,您靠近我一点。是的,看见您娶米娜为妻,我可能会不高兴;但是,

① 第一章结尾说塞拉菲塔穿的是貂皮大衣。

当您将来再也见不到我的时候……请答应我，你们一定要结婚，这是上天的安排。”

“塞拉菲塔，您的话沁人肺腑，我已经洗耳恭听，尽管难以理解，可是充满了魅力。但您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您问得对，我忘记了我是个狂人，是个您所喜欢的可怜的弱女子，我给您带来了苦恼。您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本来是为了寻求安宁。您怀才不遇，受到压抑，因而烦恼万分。您被长期的科学研究弄得筋疲力尽。您双手几乎沾满了罪恶，戴过人类法庭的镣铐。”

维尔弗里已经半死不活地倒在地毯上，但塞拉菲塔在他额头上吹了口气，他便立刻在姑娘脚下安详地睡着了。

“你睡吧，休息吧。”塞拉菲塔说着站了起来。

她把双手按在维尔弗里额头上，徐徐说出了下面这番话。虽然说这些话的时候，声调不尽相同，但却非常悠扬悦耳，充满善良的心意。这心意仿佛袅袅云烟，从她脑海逸出，就如同思凡的仙女，把圣洁的光芒轻轻撒在自己的心上人，正在熟睡的牧羊少年身上：

“亲爱的维尔弗里，你是坚强的人，我可以把我自己如实地展现在你眼前。

“未来灿烂之光普照众生的时候已经来临，心灵可以尽情激动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了。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这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只属于你的感情。它将永远伴随着你，照亮你的前途，因为这种爱情是真正的光明。现在你

该明白，我多么热切地希望你摆脱苦难的人生，看到你更加接近永恒的爱情世界。仅在一生中相爱，难道不是痛苦吗？难道你没感受到永恒爱情的滋味？现在你明白了吧？一个女人会上升到何种极乐境界，如果她爱的对象永远不会背叛她，如果同时她能顶礼膜拜她的爱人。

“维尔弗里，我多想长出翅膀，用羽翼轻轻盖在你身上。我多想有巨大的力量，把力量给你，使你能提前进入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即使人间最纯洁的爱情所产生的最纯洁的欢乐，也会象黑子那样玷污不断给人带来文明与快乐的太阳。

“请原谅一个友好的灵魂概括了你所犯的种种错误，它的动机是好的，无非是想安慰你，平息悔恨给你带来的切肤之痛。听吧，赎罪的歌声响了。曙光正越过死亡的黑暗深渊冉冉升起，它是为你而出现的，尽情呼吸黎明前清新的空气吧，让它净化你的灵魂。是的，你的生命应该在深渊的另一边。

“但愿我的话语闪烁着梦幻的强烈光芒，充满辉煌的景象，降临你身。上升吧，上升到渺小如海边沙粒的人类能够清楚地自我认识的境界。整个人类已象一条普通的彩带那样展开；睁眼看看天国花园这朵彩色缤纷的鲜花吧；你看见了吗？这些人有的沉迷不悟，有的如梦方醒，有的受苦受难，有的爱河沉溺，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向往光明。

“通过这个转化为视觉形象的思想，你懂得人类的命运了吗？他们来自何方，又何去何从？你就按照你的道路走下去好了！等到了旅途的终点，你就会听见上帝的号角，胜利的欢

呼，还有那飘逸在不辨东西南北的宇宙中，只消一声便能使大地颤抖的阵阵和弦。

“可怜的亲人，你备受折磨，你是否明白，如果你不是处于麻木昏睡的状态，这种种景象会夺走并破坏你头脑中的意识，如同强劲的暴风雨吹走并撕碎柔弱的蛛网一样，会使一个人永远失去理智！你是否明白？一个孤独的灵魂，即使发挥它的力量到极限，在睡梦中也难以抵抗神灵无情的启示。

“你继续飞翔吧，穿过辉煌灿烂的天空，尽情地欣赏吧，奔跑吧。这样，在翱翔中，你会逍遥自得，无任何疲倦之感。象所有人一样，你会希望自己永远置身于充满光明和芬芳的太空，轻似飞烟，神游天地，以思想代替语言。跑吧，飞吧，尽情享受翅膀给你带来的欢乐，美满的爱情使你不复知人间何世。你成了智慧和爱情的化身！你上升得越高，就离苦海越远！天上不存在悬崖绝壁。睁开眼看吧，你会看见对你说话的人，他将搀扶你飞离这个茫茫苦海。请你仔细地看我一眼，因为将来你只能看见我模糊的形象，就象你现在借着地球上苍白的阳光看见我的身影一样。”

塞拉菲塔说完站起来，秀发披拂，螓首低垂，身态轻盈，仿佛经常出现在名画家笔下的天使。她的衣袂飘飘欲举，每一道衣褶都妙不可言，连擅长表现感情的艺术家在这古希腊抒情女神波吕许尼亚[1]式的轻纱柔美的线条前面也无从下笔。接着，塞拉菲塔把手一伸，维尔弗里便站了起来。他睁开眼睛，

[1] 波吕许尼亚，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主管颂歌。

看见粉妆玉琢的少女一手支头，斜躺在熊皮上，眼波流动，脸色安详。维尔弗里默默地注视着，怯怯地流露出敬畏的神情。

“对，亲爱的，”他终于开口了，语气仿佛在回答问题，“我们之间存在着整整几个世界的距离。我不再坚持，我只能对您表示我的崇敬。但是，我孤零零一个人多可怜，将来怎么办呢？”

“维尔弗里，您不是有您的米娜吗？”

维尔弗里闻言低下了头。

“噢！您不能这样倨傲：女人通过爱可以了解一切；听不见，她可以感觉，感觉不到，她可以看；而即使她既看不见、感觉不出来，而且也听不到的时候，唉，得了，这位世间的安琪儿也会猜到您的心思而保护您，用美好的爱情来掩盖她对您的维护。”

“塞拉菲塔，我值得女人爱吗？”

“您突然又谦虚起来了，不是成心设圈套么？一个女人看见自己的弱点居然得到恭维，总是十分感动的！好吧，后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喝茶吧；慈祥的贝克尔先生也来；你还会看见米娜，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最单纯的姑娘了。现在，您请回吧，我的朋友，为了赎罪，今天晚上我要作很长时间的祈祷。”

“您能有什么罪呢？”

“可怜的朋友，滥用自己的权力，不就是骄傲么？我认为今天我太骄傲了。好了，您走吧，明天见。”

“明天见。”维尔弗里喃喃地说道，一面深情地看着姑娘，

想把姑娘的形象永远印在脑海里。

到了外面，他虽然想快步离去，但两脚仍然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两眼看着从这座瑞典山庄的窗口投射出来的灯光。

“刚才我看见什么了?”他自言自语说道，“不，我看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这个云堆雾拥、模糊不清的世界，给我留下的回声既象过去痛苦的回忆，又象令人目眩神迷的梦境。在这梦境里，我们能听到过去千年万代的呻吟，混合着充满光明和爱情的上界所发出的和谐的声音。我是醒着还是仍在梦中呢？我是否还在睡眼惺忪，看见光明正在隐退，还是我的眼睛尚在追逐着光明呢？尽管已经夜凉如水，我头脑仍在发烧。到牧师家里去吧，在牧师和他的女儿身旁，我的思想会平静下来的。”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离开原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塞拉菲塔家里的客厅。那位神秘的少女似乎是一个光源，周围散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范围更大的亮光，无论谁进入这个范围，都会感受到一种魔力，只觉得光芒耀眼，她的思想咄咄逼人。维尔弗里不得不拚命挣扎，使尽全身的力量才抵住了这股压力。一旦离开这座房子的范围，他内心便恢复自持，快步朝牧师的家里走去。不一会儿，来到了贝克尔先生住宅前面高大的木建拱廊。第一道门装饰着门环，由于刮风，积雪没槛。他推开门走了进去。到了第二重门，他使劲一面敲一面喊：“贝克尔先生，我晚上造访，你们欢迎吗?”

“欢迎。”里面两个人同时高喊，声音混在一起，也分不清是谁的了。

维尔弗里步入客厅，颇有逐渐回到现实生活之感。他十分亲热地向米娜行礼，然后，和贝克尔先生握手。在他眼前呈现的场景宛似一幅图画，画面的形象使他身上紧张的肌肉逐渐松弛，产生一种惯于长时间静观某一事物的人有时会遇到的感觉。如果一个学者或者一个诗人被某种强烈思绪所感染，展开幻想的翅膀，离开尘世的外部环境，翱翔于无垠的太空，一切现实的事物都化作抽象的概念，自然界最伟大的杰作只不过是一些图象，这时候，如果突然有一种声音刺激他的感官，把他浮想联翩的灵魂唤回他的血肉之躯，他便会非常难受。这是灵与肉两种力量的冲突，一种具有雷霆般无形的作用，另一种触之有形，能够以柔克刚，抗拒毁灭于一时；这种斗争，或者更确切一点，这种可怕的结合，会带来前所未闻的痛苦。肉体重又要求燃起将焚毁它自身的欲火，而欲火也重新抓住自己的猎物。但这种结合正如我们在化学中，把两种本原相斥的物质硬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看到的现象那样，总伴随着沸腾，爆炸和变形。最近以来，维尔弗里一走进塞拉菲塔的住宅，全身便有坠入深渊的感觉。那位古怪的少女只要瞥他一眼，他的灵魂便如沉思的学者、祈祷中的教徒、产生幻觉的艺术家、坠入梦乡的人们一样被引向另一个世界；因为每个人走向崇高的境界，都有各自不同的道路、各自不同的向导，而归来时总感到同样痛苦。只有在崇高的境界里，帷幕才会撕开，看到一个陌生世界的既使人激动而又可怕的全部启示，而一个人的灵魂只能把这种启示的零碎片断带回尘世。对维尔弗里来说，在塞拉菲塔身旁度过的一个小时，往往象吸食鸦片的

人喜爱流连的梦境一样，每一个神经细胞都成了快感的扩散中心。但当他离开的时候，却精疲力竭，象一个曾经跟随巨人的步伐，拚命奔跑的少女。他身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性强行结合而产生的病态的颤抖，在砭骨寒风的鞭笞下逐渐平息下来。此时的维尔弗里仿佛一位被东方迷人仙境所诱惑的欧洲冒险家突然思念祖国一样，总是被他一心向往的世俗生活的景象所吸引，来到牧师的住宅。今晚这位不速之客，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疲倦。他颓然倒在扶手椅上，象大梦方醒的人，环顾四周。这样过了一会儿。贝克尔先生和他的女儿，对他们这位客人的奇怪表现都已经习惯了，所以不去打扰他，依然继续自己的工作。

客厅里有一种装饰品，是一套挪威的昆虫和贝壳标本。这些好看的玩意儿别具匠心地摆在冷杉树做的护壁板上，活象丰富多采的挂毯，不过已经被烟草熏得有点发黄了。客厅另一头，正对着大门的地方是一个锻铁造的大炉子，由于女佣人经常擦拭，象纯钢似地闪闪发亮，贝克尔先生坐在一把铺着绒毯的扶手椅上，两脚放在暖套里，面前的桌子上摞着许多书，就象看琴谱似地正在把另一本对开本书支在这些书上翻着看。左面放着一罐啤酒和一个玻璃杯，右面是一盏冒着烟的鱼油灯。这位牧师约有六十多岁。面目慈祥，象伦勃朗的画笔偏爱的那种老人。两眼不大，但炯炯有神，周围布满皱纹。眉毛很浓，但已经开始灰白了。黑色天鹅绒的睡帽下，露出两团棉花状的白发。天庭饱满，但已经谢顶。脸在宽宽的下巴衬托下几乎成了方形。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异常安详的神态，

看去颇有点威严，这也许是有钱人的气派、市长们那种古罗马护民官的风度、了解艺术或者对艺术无知反而心安理得的表情吧。这位仪表堂堂的长者身体健壮，穿着一件粗呢的滚边睡袍，嘴上叼着一根长长的海泡石烟斗，不时有规律地吐出一团团烟，然后漫不经心地看着袅袅的烟圈，大概正一心一意地思考和消化书本作者的思想。炉子的另一边，靠近通往厨房的门旁，隐约露出米娜的身影。她被烟雾包围，不过，对此她似乎已经习惯了。她前面有一张小桌，小桌上放着各种做针黹活所必需的工具：一大叠毛巾、要修补的长统袜和一盏灯。这盏灯酷似照着她父亲专心阅读、把雪白的书页照得闪闪发亮的那盏灯。她长得清秀俊雅、光艳照人，衬以明眸粉额与一派天真纯朴之气，显得十分和谐。她端坐在椅子上，身子略向前倾，好就着灯光看个仔细。这样，她那优美的上身便不知不觉地显露了出来。此时，她已经穿上用白色棉布缝制的睡袍，一顶薄纱的便帽裹着她的秀发。这顶睡帽，除了用同样的薄纱做的褶裥花边之外，没有其他装饰。尽管她内心在思索，但依然一丝不苟地细数着毛巾的每一根纱线或者袜子上每一个网眼，俨然是一个正在做活的普通女子最完整、最真实的形象。她的目光本可以穿透殿堂的缥缈云烟，但她的思想谦逊、仁慈，却使她留在人间。维尔弗里倒身在两张桌子中间的一把扶手椅上，如醉如痴地注视着面前这个尽管烟雾缭绕但十分和谐的场面。客厅里只有一扇窗子，夏天采光，此刻却关得严严实实。窗帘是系在一根棍子上的旧挂毯，垂在那里，形成好几个巨大的皱褶。这里没有任何使人赏心悦目、鲜艳突出的东西，

有的只是天真朴素、善良随和的气氛，一切都顺其自然，完全是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习惯。许多住宅表面看犹如梦境，其实在豪华欢乐之中，冷酷微笑之下，隐藏着断壁颓垣，而这个客厅却那么现实、崇高，色彩又是那么柔和，使人对此不禁产生纯朴的想法，觉得这里的生活既充实又恬静。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忙着准备晚饭的女佣人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和她按照当地的做法用咸黄油烹炸干鱼的吱吱声打破周围的沉寂。

牧师认为维尔弗里已经能听见自己说话了，便抓住机会对他说：

“您要抽烟吗?”

“谢谢，亲爱的贝克尔先生。”维尔弗里回答说。

米娜听见客人的声音有气无力，便对他说：“您今天似乎比往常更难受了。”

“我从山庄里出来总是这样。”

米娜战栗了一下。

“牧师先生，山庄里住着一位古怪的人。”维尔弗里停了一会儿说道，“我来到这个村足足六个月了，一直不敢向您提这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跟您谈一下。我起初十分懊悔，因为冬天不能继续旅行，只好留在这里。但是两个月来，把我拴在雅维斯的这根锁链一天比一天更紧，我怕要终老此乡了。您知道我怎样遇到塞拉菲塔，她的声音、她的目光给了我怎样的印象。她不愿意接见任何客人，最后又如何在家里接待了我。这些您都清楚。从第一天起，我就回到这里，想向您了解这个神秘人物的情况。从那时候起，我就象着

了魔一样……”

“着魔！”牧师一面把烟斗里的烟灰磕在装满沙子作痰盂用的粗瓷盘里，一面喊道，“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吗？”

维尔弗里立刻接着说：

“当然有，您现在专心一意地阅读约翰·维埃①的《论咒语》，您一定能明白我告诉您的有关我感觉的解释。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大自然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它创造的哪怕最微小的一草一木，就不能不承认有魔法存在的可能，并给予魔法这个词以真正的涵义。人并不能创造力量，他只是利用现存的唯一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切力量的概括，那就是运动，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气息，凡人无法理解。世间万物彼此不同，人类的手当然不会混淆，而当它把两种彼此格格不入的物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成了它所能创造的唯一的奇迹。所以火药就成了雷电的嫡亲兄弟！至于创造一种新的、突然出现的产品这个问题，一切新的创造都需要时间，而时间并不会在我们手指的推动下前进或者后退。所以客观的自然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它服从一定的法则，而这些法则的先后次序和所起的作用是人类的双手不能随意颠倒和干扰的。可是，考虑了物质的因素以后，也必须承认在我们身体内有一种巨大的能力，其作用无可限量，过去的千年万代尚未能把这种作用完全估计出来。我这里跟您谈的并不是那种把一切都抽象化、把

① 约翰·维埃(1515—1588)，比利时医生，曾周游东方和突尼斯，研究巫术。

自然压缩到圣言里的能力。圣言是一本巨大的经书，凡夫俗子不会去想它，就象他们不考虑什么叫运动一样。但印度的神智学者却相反，认为圣言有无边的法力，可以用以解释万物的本原。他们食物中最微小的单位，哪怕是一粒米也能创造生命，反过来，生命本身也包含在这颗米粒之中，互为因果。这种认识使他们对有创造力和抽象概括能力的圣言有如此清晰的印象，因此，就很自然地用这种学说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大部分人必须满足于播撒在任何版本的《创世记》第一节里的米粒。圣约翰云，圣言就在上帝本身，这种说法只能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的思想有凝聚、萌发、开花结果的过程，许多人都具有这种属性。但是个别人有通过某种集中过程，给予这种属性或多或少的积极力量的能力，也有把这种属性增加到它的三次、九次、二十七次方、以及使这种属性影响到各个整体并通过凝聚自然作用的方式，取得神奇的效果这种能力。比起这些能力，我们思想的凝聚、萌发和开花结果，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我把发生于两片薄膜之间、作用于我们大脑皮层之上的这些巨大的活动称为魔法。在精神世界这一未经探索的大自然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闻所未闻的能力的人。他们的能力可以与物理中的气体所具有的可怕的威力相比拟。他们和别的人结合在一起并主动打进这些人的心，使这些可怜的奴隶象着了魔而无法反抗：他们有时象电鳗发出电流，把渔人击昏，有时又象白燐，激励生命或者加速生命的喷射，有时又象鸦片，麻醉肉体的本性，使灵魂出窍，浮游于宇宙之上，看到五光十色的世界和自己最喜爱的东西，有时又象蜡屈

症，使人丧失一切能力而只看见眼前唯一的幻象。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迷惑和驾驭这些人，把他们降到可怕的从属地位，使他们匍伏在其威光权力之下。奇迹、魔法、咒语、巫术，还有被人不恰当地称为超自然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唯一的解释，是因为有一种精神的主宰，使我们眼前出现神秘的幻觉。这种幻觉放大、缩小、激励世间万物，随意使之在我们体内起作用，歪曲它们，或者美化它们，使我们升入天堂或者把我们打下地狱，而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字眼正是极度快乐和极度痛苦的代名词。这些现象并不出现在外部而出现在我们头脑之中。我觉得，我们称之为塞拉菲塔的这个人，是世间少有的可怕的魔鬼，她箝制人类，困扰自然，与具有玄秘力量的上帝平分秋色。她的魔法已经开始在我身上起作用，使我有口难言。每当我壮起胆子想向你们了解她的情况时，我总觉得我正在泄露一桩我应当绝对保守的秘密；每当我想问你们的时候，嘴唇上似乎立即被封上烫人的火漆而不得不恪守这神秘的戒律。在你们眼里，这个姑娘温柔脆弱，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个冷酷无情的魔法师。她本身藏着一个使人目眩神迷的世界。你们看见我垂头丧气，精疲力竭地到这里来，已经是第一百次了。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刚刚从这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出来。是的，对我来说，这个姑娘象个巫女，右手拿着一个无形的法宝，能够倒转乾坤，左手握着雷电，可以随意把一切击成齑粉。还有，她的额头光辉耀眼，使我不敢正视。几天来，由于必须保持沉默，我几乎已经濒临疯狂的深渊。这个魔鬼不管我是否能够跟得上它飞翔的速度，始终

牵着我跑。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我鼓起勇气，暂时摆脱它的魔力，向你们提出问题。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她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看见过吗？她是否肉体凡胎？她有没有父母？她是否冰雪与阳光二者结合的产物？她有时冷若冰霜，有时又滚热灼人。她象难以捉摸的真理，时隐时现。她对我时迎时拒，使我欲生欲死。我爱她，又恨她。我不能这样继续活下去了。我愿意不进天堂，就下地狱。”

贝克尔先生一手拿着重新装满的烟斗，一手拿着没有放回去的盖子，一脸神秘地听着维尔弗里的叙述，不时注视一下自己的女儿。姑娘似乎完全了解这番话的意思，这与引起这番议论的那个人倒也相称。维尔弗里此刻的形象很美，仿佛当年的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抗拒父亲的鬼魂，而当鬼魂出现，除了自己，旁人一无所见的时候，便与鬼魂说话。

“您这番话颇象一位钟情男子的内心独白，”慈祥的牧师天真地说道。

“钟情！”维尔弗里接着说道，“对，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亲爱的贝克尔先生，我对这位古怪的姑娘，一心向往，迷恋的程度是任何字眼也难以形容的。”

“这么说，您爱上她啰？”米娜的语气含着责备。

“小姐，每当我看见她的时候，便莫名其妙地浑身发抖，看不见她的时候，又烦闷得很。对任何人来说，这种心绪的不宁，大概就是爱情的征象，这种情感使恋人彼此更加接近。但我和她之间总隔着难以理解的鸿沟。和她在一起，我总觉得寒气侵人，离开她，这种感觉才能消失。离开她，我心里感到

一次比一次难受，回到她身边时，我的情绪却又一次比一次热烈。这种情形，就象探寻自然的奥秘，久寻而不获的科学家，又仿佛企图把生命搬上图画，但技巧用尽而徒劳无功的画家。”

“先生，我觉得您说得很正确。”姑娘天真地说了一句。

“米娜，你是怎样知道的？”老人问道。

“噢，父亲，如果您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登上法尔贝格崖山的群峰，如果您看见她祈祷，您就不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您会象维尔弗里先生在咱们教堂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那样说：‘这简直是祈祷女神的化身。’”

米娜话音一落，屋里一片沉寂。

“唉，”维尔弗里又说道，“真的，她和这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一点相同的地方也没有。”

“登上法尔贝格崖山？”老牧师失声叫了起来，“你们是怎样上去的？”

“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米娜回答道，“现在对我来说，这次出游恍如一梦，留下的只有回忆！如果没有这件实物为证，我也许不会相信有过这么一回事哩。”

说着，她从上衣里把花掏出来给大家看。三个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株漂亮的虎尾草。花仍然很鲜艳，在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透过烟雾，象一盏灯似的。

老人看着这朵居然在冬天开放的花说道：

“真不可思议。”

“简直无法理解！”维尔弗里闻到了花香，激动得叫了

起来。

“这朵花使我目眩神迷，”米娜接着说道，“我仿佛又听见她所说的话，那是思想的音乐，我仿佛又看见她眼里的光辉，那就是爱情。”

“行行好吧，我亲爱的贝克尔先生，请把塞拉菲塔的身世告诉我，塞拉菲塔是人类一朵谜一样的花，我们从这株神秘的花草上面，看到了她的形象。”

“我亲爱的客人，”老人喷了一口烟回答道，“要给您解释这位姑娘的身世，首先必须把您眼前的雾障拨开，这层雾障就是一切基督教义中最晦涩难懂的一条。但是，这最难以理解的启示，很不容易谈得清楚，因为据说那是投射在我们这个污浊的尘世上最后一道闪光了。您知道斯威登堡吗？”

“只知道名字。至于他本人、他的著作、他信奉的宗教，我一无所知。”

“那好吧，现在我把斯威登堡的一切，源源本本地都告诉您。”

## 第三章　塞拉菲塔-塞拉菲蒂斯

牧师停了一会儿，似乎在脑子里把回忆整理一下，然后说出了下列这番话：

“埃马纽埃尔·德·斯威登堡的出生地是瑞典的乌普萨拉。出生日期，根据几位作者的叙述，是一六八八年一月，而根据墓志铭则是一六八九年。父亲是斯卡拉地区的主教。斯

威登堡活了八十五岁，一七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于伦敦去世。我用'去世'这个说法只是想说明一种状态变化。按照他的门徒的说法，在这个日子以后，还有人在雅维斯和巴黎看见过他。对不起，我亲爱的维尔弗里先生，"贝克尔先生说着做了一个手势，以免自己的话被打断，"我只是叙述事实，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请您好好地听，完了您有什么想法，悉听尊便。如果我对教义发表看法、评论、或者提出异议，我一定预先告诉您，为的是证明我在良知和'他'之间保持思想上的中立！

"埃马纽埃尔·斯威登堡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牧师继续说道，"从一六八八年到一七四五年，埃马纽埃尔·德·斯威登堡男爵在社会上以博学多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见称，并博得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行为无可非议，乐于助人，在瑞典官居要职。另一方面，从一七〇九年到一七四〇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矿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重要著作，使科学界耳目一新。他发明了建造船坞的方法，并就海潮的高度一直到陆地方位等最重要的问题，写了不少论文，同时还研究出修建优质运河水闸的办法和更为简易的金属开采程序。总之，他从事哪门科学，哪门科学便有进步。他青年时代研究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各种东方语言。他在这方面知识之渊博，就连许多著名教授也常常向他请教。他还在鞑靼发现过名叫《耶和华的战争》那部最古老的经书的残页和摩西在《民数记》[1]（第二十一章十四节、十五节和第二十七至第三十

[1] 《民数记》，《旧约》中的第四卷，传说为摩西所作，亦即《摩西五经》中的第四经。内容叙述以色列部落及子孙世系离开埃及到圣地去的经过。

节）提到过，约书亚、耶利米、撒母耳①也曾经提及的《教义诠释》。《耶和华的战争》是这部比《创世记》还要早的经书的历史部分，而《诠释》则是预言部分。斯威登堡甚至断言约书亚所提到的Jaschar（或称《正义篇》）肯定与对"感应"的信仰同时存在于东鞑靼。据说最近有一个法国人证实了斯威登堡的预言，声称在巴格达找到了欧洲所不知道的《圣经》的许多部分。一七八五年，动物磁气说在巴黎引起了一场几乎全欧洲范围的争论，几乎所有科学家都积极参加。德·托梅侯爵在这场争论中，重又提出了法国国王为了研究磁气说而专门任命的专员们所忽略的论点，使大家不禁想起了斯威登堡来。这些专员老爷侈言根本不存在什么磁力的理论，但事实上，斯威登堡从一七二〇年起便已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德·托梅先生借此机会指出那些著名人物之所以故意使人们忘掉这位瑞典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想剽窃他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以充实自己的论文。德·托梅先生提到布丰的《关于地球的理论》说：'某些著名的人物有这样一种缺点，就是：用孔雀的羽毛打扮自己，但又不说明羽毛是孔雀的。'最后，他引用斯威登堡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中某些已经完全说对了的话，证明这位伟大的预言家在进步缓慢的人文科学方面，领先了好几百年。的确，只要读一下他有关哲学和矿物学方面的著作就不难相信这一点。比方某一段可以说明他是目前化学的先驱，因为他宣布自然世界中的有机物均可分解，并均由两种纯粹的成分

① 约书亚、耶利米、撒母耳，均为《圣经》传说中希伯来人的先知，《旧约》中有关历史章节的作者。

构成；水、火、风，并非元素。又比如另一段，他只寥寥数语便道破了磁气的神秘本质，这就夺走了梅斯麦在这方面的头筹。”

贝克尔先生指着一块架在炉台与窗子之间，上面放满大小书籍的长木板，接着又说：

“看，这些都是他的著作，一共有十七种，其中只有一种——即一七三四年发表的《哲学与矿物学论文集》——是三卷一套的对开本。这些书证明斯威登堡具有真才实学，是他的表兄塞拉菲塔的爸爸塞拉菲蒂斯先生送给我的。一七四〇年，没有斯威登堡的任何消息。后来，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便辞却一切世俗职务，专心一意地研究精神世界。一七四五年，他接到了上天首批圣谕，下面就是他自己叙述的，接受圣诏的经过。一天晚上，在伦敦，他吃罢晚饭以后，房间里突然升起一阵浓雾。浓雾过去，一个幻化成人形的精灵从房角站起来，用可怕的声音对他说：*别吃那么多！*。自此以后，他便绝对禁食。第二个晚上，那个人又来了，浑身射出万道金光，对他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上帝选择你向世人解释他的圣谕和他所创造的万物的意义。我将把你该写的文字口授予你。*说完不一会儿，便不见了。据斯威登堡说，那位天使穿着鲜红的衣服。当天晚上，整整一夜，他的元神大睁着眼睛，观察上天、仙界和地狱。在这不同的三界中，他遇见一些他曾经认识的人，他们有的早已去世，有的不久前才离开人间。从此以后，斯威登堡一直过着精灵的生活，只不过作为上帝的使者而留在人间。尽管不信神的人否认他的使命，但他的品德显然

超过了凡人。首先，虽然他限于财产，生活极为俭朴，但却捐出大批款项。谁都知道，他在许多商业城市，帮助一些已经破产或者濒临倒闭的大商号重整旗鼓。不管谁来求助，他都有求必应。一个不信神的英国人追踪他一直到巴黎，终于看见了他。这个英国人后来追叙说，他家所有的门总是开着的。有一天，他的仆人认为这样做太大意了，万一主人丢了钱，自己会被怀疑偷窃。'叫他放心好了，'斯威登堡微笑着说道，'他存着戒心，我不怪他。他看不见替我看门的人。'的确，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他从不关门，但屋里的东西从未丢失。在离斯德哥尔摩六十英里的城市戈登堡，他在信件到达前三天便说出了斯德哥尔摩发生大火的准确时间，并宣布他的房子没有被烧毁。事实果然如此。有一次，瑞典王后在柏林告诉他的哥哥普鲁士国王说，她的一位侍从女官曾被责成偿还一笔债款，而女官知道她丈夫临死前已经把债还了，但是找不到收据。于是，她便去找斯威登堡，请他去问她丈夫到底把收据放在哪里。第二天，斯威登堡便给她指出了放收据的地方。但是，按照侍从女官的愿望，他请求死者现身告诉自己的妻子。于是，这位妻子便在梦里看见自己的丈夫，依然穿着死前穿的睡衣，告诉她，收据放在斯威登堡指出的地方。果然，收据藏在那里。有一天，他在伦敦登上迪森船长的船，听见一位夫人问船上的食物上得多不多。当时，他回答：'不需要那么多，一个星期以后早上两点钟，我们便能到达斯德哥尔摩了。'事情果然如此。斯威登堡能知世事的过去未来，使接近他的人对他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但这只不过是他能够参透天地这种特

异功能的小小运用罢了。在这些幻觉的记录中，他叙述在星球世界的漫游也非常引人入胜。他所描写的种种细节朴实无华，实在使人惊讶。一个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本身既有意志，又有理解力和想象力，如果他要编造什么的话，一定会编得更花哨。如果允许把一本宗教著作与阿拉伯神奇怪诞的作品相比较的话，东方人的神怪文学中没有任何著作能够比得上斯威登堡这本令人眼花缭乱、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斯威登堡叙述他如何被充当他向导的天使带走，第一次遨游天上的过程，是一段隽永的文章，克罗卜史托克①、弥尔顿、塔索和但丁的史诗若与之相比，相去之远超过上帝安排的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这一段是他的作品《星球世界》的第一部分，但从未发表，只是他口头叙述，通过他最心爱的三个门徒流传下来。西尔韦杰姆先生②有这一段的文字稿。塞拉菲蒂斯好几次想跟我谈，但他对表兄的话记忆犹新，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反而坠入梦幻之中，难以自拔。男爵亲自对我说过，天使向斯威登堡证明各种天体并非游离而荒凉那番话，以无比伟大的逻辑，压倒了一切人类科学。根据这位先知的说法，木星的居民根本不研究科学，把科学称为无稽之谈；水星人则不喜欢用言语来表达思想，认为言语过分庸俗。他们使用视觉的语言；土星人一直研究鬼神；月球人矮小如六岁的儿童，以腹腔发声，并且爬着走路；火星人身材魁梧，但头脑愚笨，以抢劫

① 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德国叙事诗和抒情诗诗人，著有《救世主》。

② 斯威登堡的侄子，详见下文。

为生；但这个星球的某一部分却住着一些非常温柔向善的居民。总之，他描写了这些星球上人民的风俗习惯，并用十分精确的字眼联系宇宙来解释这些风俗习惯存在的普遍意义；他的解释与这些星球的公转在世界整个体系中产生的效应完全吻合，说不定有一天，科学家们也会亲自来啜饮一下这光明智慧的琼浆吧。您看，”贝克尔先生拿起一本书翻到丝带书签标出的地方说，“这就是他作品最后的几句话：‘如果有人怀疑我曾经被带去遨游许多星球这个事实，那就请这些人回忆一下我有关那些世界中的距离的说法吧。所谓距离只是相对于人的外部状态而存在，但是我的内部已经变得与这些星球天使般的精灵一样，因此，我能够认识这些距离。’我们有幸，斯威登堡热爱的表兄塞拉菲蒂斯男爵曾经住在我们这个镇子里，故而斯威登堡异乎寻常的一生中的任何事情对我并不陌生。最近，欧洲某些报纸说斯威登堡有诈骗行为，并举出贝隆骑士①的一封信作为下列事实的根据：有人说，斯威登堡从一些参议员那里知道了已故瑞典女王与她的兄弟普鲁士亲王之间的秘密通信，便把信件的内容吐露给这位公主②，并使她相信，他是以超自然的法力获悉的。一位忠实可靠的人——皇家卫队长、佩剑骑士查尔·莱奥纳尔·德·斯塔尔哈姆先生为此曾经写信驳斥这种谰言。”

牧师说着打开抽屉，在文件里翻寻，最后找到了一份报纸，递给维尔弗里。后者便高声把下面这封信念了出来：

---

① 贝隆骑士，瑞士人，一七六〇年为瑞典女王路易丝·乌尔里克的侍读。

② 瑞典女王即普鲁士公主。

斯德哥尔摩 一七八八年五月十三日

我很惊讶地看了那封报道那位有名人物斯威登堡与路易丝·乌尔里克女王谈话的信。情况并非如此。请这封信的作者原谅，现在我要叙述一下当时的事实，说明他完全弄错了，这一点，好几位当时在场，目前依然健在的有身分的人物可以作证。一七五八年，普鲁士亲王去世不久，斯威登堡来到了宫廷。他是定期到宫廷来的。女王一看见他便对他说："陪审官先生，您来得正好，您看见我兄弟了吗？"斯威登堡回答说没有。女王又对他说："如果您看见他，请代我向他致意。"她这样说只是想开个玩笑，别无它意，也丝毫没有想到向斯威登堡打听有关他兄弟的任何情况。一个星期以后，不是二十四小时以后，也并非一次单独觐见，斯威登堡又来到了宫廷。但是他到得很早。女王还没有离开她那名叫"白屋"的寝宫，正和一班侍从女官和宫廷贵妇聊天。斯威登堡不等女王出来，径直进入寝宫，低声对女王说了几句话。女王听了，大吃一惊，感到很不愉快，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对周围的人说："他刚才对我说的话只有上帝和我的王兄才能知道！"她承认斯威登堡谈到了她和普鲁士亲王的最后一次通信，信的内容只有他们才知道。我不能解释斯威登堡是如何知道这一秘密的，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就象信的作者所说的那样，H伯爵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截获或者看过女王所写的信。参议院当时允许她完全自由地给他兄弟写信，认为这与国事无关。很明显，上面所提到的那封信的作者一点也不了解H伯爵的性格。这位可敬的贵族为祖国立了很大功劳，不仅聪明睿智，而且心地善良。虽然已经年迈，但这些宝贵的品德依然不衰。在他为官期间，他总是政策开明，清廉正直。他公开说过，他最恨阴谋诡计，认为以此等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卑鄙的。信的作者同

样也不了解陪审官斯威登堡。这个十分正直的人唯一的缺点就是相信鬼神能够出现；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我可以保证，他确信自己能够与鬼神说话、谈天，如同我对我现在所写的东西怀有同样的信念一样。作为公民和朋友，他是一个最廉洁的人，他厌恶欺骗，生活堪称楷模。因此，贝隆骑士在这方面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H 伯爵和 T 伯爵夜访斯威登堡一说纯属捏造。另外，信的作者可以相信，我不过是斯威登堡的一名普通信徒，只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我才不得不如实地叙述一下往往被人以捏造的事实歪曲的事情经过。我可以签字画押，证明我上述所写的一切并非虚妄。

“斯威登堡向瑞典和普鲁士两家王族所提供的有关他使命的种种证明显然变成了这两个宫廷中许多人信仰的依据。”贝克尔先生一面把报纸放回抽屉，一面继续说：“不过，我不打算把他物质的和凡人可见的生活中种种事情都告诉您；他崇高的品德不允许我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他不抛头露面，也不追名逐利。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甚至讨厌争取别人入教。他很少向人倾吐肺腑，只向心里萌生信仰、智慧和爱情的人显露自己的异禀。他能够一眼看出接近他的人的心理状态，并把他想感化的人变成心明眼亮的先知。从一七四五年起，他的门徒便再也没见他作过任何带有世俗目的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一个名叫马泰修斯的瑞典教士说他是个疯子。说来也真巧，这个仇视斯威登堡及其著作的马泰修斯不久以后自己倒成了疯子，几年前还住在斯德哥尔摩，靠瑞典国王赏赐的年金度日。对斯威登堡生平大事的颂词，经过精雕细刻，一七八六年由矿物学院顾问桑代尔先生在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

院大厅宣读。最后，伦敦市长收到了一份声明，叙述斯威登堡生病和逝世的详细经过。当时，照料斯威登堡的是瑞典地位最高的教士费雷吕斯先生。在场的人证实斯威登堡非但没有否定自己的著作，反而一直声称那完全是真理。'百年以后，'他对费雷吕斯先生说，'我的学说将统治整个教会。'他非常准确地预言了自己何时何日去世。一七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询问时间。有人回答他说：'五点。''好，一切都结束了，'他说道，'愿上帝保佑你们！'十分钟以后，他轻轻地出了一口气便安详地离开了人间。由此可见，他一生的特点是简朴、平凡和孤独。每当他完成一篇论著，他便坐船拿到伦敦或者荷兰付印，以后再也不提。就这样，他陆续发表了二十七篇论文。据他说，这些论文都是在天使们的口授下完成的。不管是真是假，很少有人能够经受得住那火一样的语言。那些就是。"贝克尔先生一面指着第二格木板上放着的六十本左右的书，一面说道，"有七部闪烁着上帝精神最强烈光辉的著作，就是：《夫妻爱情之乐》、《天堂与地狱》、《世界末日揭秘》、《内心感觉的表露》、《天人之爱》、《真正基督精神》、《与上帝分享永恒与博大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使般的智慧》。他对世界末日的解释是用这些话开始的，"贝克尔先生拿起离他最近的一本书，一面翻开，一面说：在这里，我没有加进任何我自己的东西，我根据上帝的话而谈，上帝曾经通过同一位天使，告诉约翰：你不要封锁先知的这些话。(《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节)

"亲爱的先生，"牧师注视着维尔弗里说道，"这个人在

他的作品里，以天真无邪的口吻道出了最伟大、最美妙的真理。因此，当我在冬夜里读着这些了不起的作品时，我禁不住四肢发抖。'我看见了上界和天使'他说道，'在尘世间，人与人彼此看不清楚，而在天上，人彼此看得清楚多了。我奉上帝的命令，描述上界和下界的美妙事物。别人完全有权利不相信我的话，我不能把其他人放在上帝经我安排的地位上；让他们与天使谈话，使他们与天使立即奇迹般灵犀相通。这并不取决于我。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产生与天使灵神相会的激情。我在精神世界里与天使同在，而在尘世间则与凡人相处，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八年了。因为主有意让我睁开慧眼，看到神的世界，如同他让保罗、但以理①、以利沙②看到神的世界一样。'然而，有些人看到精神世界的幻象只能通过梦游使形、神全部分离的办法。斯威登堡在他的论文《天使般的智慧》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人可以通过天使般的灵感上升到天国的光明境界，因为，此时一切肉体的感觉已经消失，上天的影响可以毫无阻拦地施之于人的元神。*许多人尽管并不怀疑斯威登堡曾经获得上天的启示，但是认为他的著作得到启示的程度并不相同。另外一些人虽然承认斯威登堡的著述有晦涩难懂的地方，可是要求大家绝对相信作者。他们认为，由于人间语言的欠缺，这位先知难以尽情表达他在精神世界所看到的东西。在由于笃信宗教而得道的人看来，并不存在什么晦涩难懂的问

---

① 《旧约·但以理书》后半部用自述口吻叙述但以理三次所见异象及一次异梦。

② 以利沙，《旧约》中的以色列国先知，以利亚的门徒。

题。他最得意的弟子说得好：肉体不过是个外壳。对诗人和作家来说，斯威登堡的作品妙不可言；先知先觉的人则认为他书中的一切完全都是现实。一些基督徒曾经非难他作品中所描写的现象，某些批评家把他所说的天上寺院、金碧辉煌的宫阙和天使翱翔的亭台楼阁视为无稽之谈；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曾经不相信真有什么神秘的园林，园林里的花会说话，空气的颜色是白的，神妙的宝石如玛瑙、红宝石、橄榄石、绿玉髓、蓝宝石、玉髓、绿玉、明光石、神光石等都能活动，能够显示天上的真理，并会用千变万化的光芒回答人们的询问①（《正宗宗教》第219页）；许多自命不凡的人不相信他所描绘的世界里颜色能发出和谐悦耳的音乐，语言会闪闪发光，字体如昆虫的触角（《正宗宗教》第278页）。甚至在北欧，有些作家也嘲笑过他对耶路撒冷的描述。他说这个城市里的高堂华屋有珍珠镶嵌的门、宝石铺成的地，一切家具、用品，无一不是稀世之珍。'但是，'他的门徒们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这些奇珍异宝都零星散处于各地。难道因为这个理由就能断定这些宝物不能大量地集中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之中吗？在人间，这些宝物都是用地球的物质造成，而在天上，它们却已超凡脱俗，其形状绝非世间所有。'关于这个问题，斯威登堡不止一次地引用耶稣基督这几句话：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第12节）

---

① 凡此种种，即所谓"感应"（借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术语），或译"通感"、"交感"、"应和"。十九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受斯威登堡这一学说的启发，在一首有名的十四行诗中提出象征主义诗歌原理。

"先生，我看过斯威登堡的全部作品，"贝克尔先生作了一个手势，略带夸张地继续说，"我这样说感到很骄傲，因为我并没有因此丧失理智。而一般人阅读他的作品，不是丧失理智，便是变成通灵者。我虽然躲过了这两种命运，但往往感到突然欣喜若狂，突然又激动万分。这内心的喜悦只有在明白全部真理，看到了天上荣光的时候才能获得。当你一页页地浏览这令人不忍释手的作品时，你只觉得世间一切是那么渺小。在短短三十年间，这个人在有关精神世界的真理方面，用拉丁文发表了二十五部四开本的著作，最小的一部也有五百页，而且全部是小字印刷。想到这一点，你不能不感到惊讶。据说，在伦敦，他的侄儿，瑞典国王的前任宫廷牧师，西尔韦杰姆先生那里还有他另外二十部著作。一个人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一直孜孜不倦地撰写百科全书般的著作，到了晚年，心力交瘁，不依靠上天的帮助是写不出这些辉煌的作品的。这些作品按编号提出了数千项主张，没有一项是自相矛盾的，都那么准确，那么有条不紊、充满智慧，而且都根据同一个事实，那就是天使的存在。他那本集中他全部信条的著作《正宗宗教》是一部光辉博大的作品，是他在八十三岁时构思和创作的。总之，批评他的人，甚至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事实。可是，当我啜饮这充满天国光华的飞瀑流泉的时候，上帝没有使我睁开心灵的双眼，我只能以凡夫俗子未经点化的良知来评价这些著作。因此，我常常认为，这位获得启示的斯威登堡对天使意旨大概有时也体会错了。我嘲笑过他描绘的某些幻象，其实，按照通灵者的看法，我是应该怀着崇敬的心

情笃信不移的。我从来没想象过天使们昆虫触角般的字体和他们淡金色的腰带。如果象*那是些保持独身的天使*，这样的句子一开始使我大为感动的话，后来再一想，我觉得他们既是独身，天使结婚一说实在费解。我不明白，圣母马利亚在天上为什么还穿着白色的绫罗绸缎。我斗胆发问，为什么巨魔埃那坎和埃菲兰总到阿尔马热东荒凉的田野来攻击美丽的小天使。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撒旦们还能与天使争论不休。男爵塞拉菲蒂斯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说这些细枝末节涉及的天使还生活在地球上，是具有人类形体的天使。这位瑞典的先知在其通灵的幻觉里，常常看见一些滑稽可笑的人物。他的一篇《难忘的回忆》（这是他描绘通灵幻觉的场面时使用的字眼）就是以下面这样的句子开始的：*我看见一群精灵，他们都戴着帽子*。在另一篇《难忘的回忆》里，他说，他从天上收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原始人类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由曲线构成，上面还有许多小圆圈。我真希望他把这张字条交给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便可以证明他有通天的本领了。总之，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是他作品中种种荒谬的俗世描写有其精神的涵义，否则又怎么能解释他所宣扬的宗教影响与日俱增这一现象呢？他的'教派'今天已有七十万信徒，不仅在美国众多其他教派争相皈依，而且在英国，光曼彻斯特一个城市便有七千斯威登堡派教徒。有些学问渊博的世界名人，不管在德国、普鲁士，或者北欧，都公开接受了斯威登堡的信仰，认为比其他基督教教派更能给人以安慰。现在，我真想能够用几句话简单扼要地给您解释一下斯威登堡为其教派创立的教义要

点，但是，这样做只能根据记忆，谬误在所难免。因此，还是跟您谈谈有关塞拉菲塔身世的秘密吧。”

说到这里，见克尔先生停了一会儿，似乎在集中思想进行考虑。接着便继续说了下去：

“斯威登堡从数学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人总生活在一定的境域，而境域有高低之分。他把将来注定要升天成为天使的人称为有天使素质的人。根据他的说法，上帝并没有专门创造天使，一切天使原来都是尘世上的人。因此，人间是上天培养天使的地方。天使之所以成为天使并非由于本身的力量(《天使般的智慧》第57页)，而是接近上帝的结果。上帝是永远不会拒绝凡人接近的。上帝的本质从来不是拒绝而是不断地接受。有天使素质的人必须经过三种爱的阶段，因为人只能逐步获得重生(《正宗宗教》)。首先是自爱的阶段。这种爱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人类的特性，其所作所为必须为人称道。其次是爱世界。这种爱产生世界尊之为导师并称之为天神的预言家和伟大人物。最后是爱上天。由此产生有天使素质的人。这些人可以说是人类之花，代表着整个人类，而人类也极力希望他们能代表自己。他们不是有上天之爱便是有上天的智慧。但在有智慧之前，首先必须有爱。因此，人的第一次变异就是爱。为了达到这第一个阶段，他的前世必须通过希望和慈悲这个过程，而希望和慈悲能使他产生信念和祈祷的愿望，在恪守这些德行时所获得的思想，通过肉体的躯壳世世相传，而元神的变异即在肉体之内进行；因为一切均不可分，彼此缺一不可：希望离不开慈悲，而信念离不开祈祷，四者有如方形

的四边，相辅相成。'四德缺一，有天使素质的人便成了碎珠一颗。'所以，每一世都是一个循环，积聚着前生上天之德。有天使素质的人伟大的自我完善，即通过这神秘的程序进行。一切德行聚而不失，直到最后成其正果，因为每次变异，他们不知不觉地逐渐摆脱肉身，消除错误。当人生活在爱之中，便离开了一切不良的欲念：用以赛亚①的话来说，希望、慈悲、信念和祈祷此时已经净其内心，使之不再受尘世情欲的污染。由此得出了圣路加的至理名言：尔等须积永生之德。耶稣基督也说过这样的警句：将此世界留给凡人，因它属于凡人；尔等须清净无为，到天父这里来。第二个变异阶段是智慧。智慧就是明白天上之事。有天使素质的人经由爱的阶段便可以达到智慧的阶段。达到爱的阶段的人有力量战胜尘世的七情六欲。他盲目地爱上帝；但是达到了智慧阶段的人具有聪明才智，懂得为什么爱。前者展开双翅飞向上帝，后者由于有了知识，知道恐惧，因而收敛双翼：他理解上帝。前者一直渴望看见上帝而奔向上帝，后者接触到了上帝，因而战栗起来。爱与智慧的结合，使人处于超凡的状态，灵魂是女而肉体是男。这是人的最后表现，精神战胜了形态，而形态还在挣扎，抗拒已经神化的灵魂，因为形态，也就是肉体，仍然处于无知的状态。它反抗，想保持粗野的本色。这一极度的考验产生了极度的痛苦。这种痛苦只有上天知道。基督在橄榄园中倒是领教过了。人死后，第一重天打开，接受净化后的

① 以赛亚，传说为古代希伯来人四大先知之首，著有《以赛亚书》，语言优美，风格遒劲。

人的双重灵魂。因此，人死于失望而灵魂死于快乐。未经点化的人所处的自然状态、有天使素质的人所处的精神状态、天使未摆脱其肉体外壳的神的状态，三者构成人升上天国必经的三个存在阶段。斯威登堡有一种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自然状态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差别。他说：一般人是从自然状态介入精神状态，他们从可见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并以他们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现实去感知世界。但是有天使素质的人，则是从精神状态介入自然状态。他从世界内在的精神而非从其外部形式去观察世界。所以，我们的人文科学不过是对形式的分析。根据一般人的看法，科学家如同他的学问一样，完全是外在的。他内在的功能只不过是保留他理解真理的能力。有天使素质的人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他的学问是思想，而人的知识只不过是这种思想的语言外壳。他从圣言中汲取对事物的知识。任何世界都通过感应与上天保持一致，而他懂得圣言中这种感应关系，圣言完全是通过感应写成，包含内在的、精神的意义。如果不懂得感应，就无法理解这种意义。斯威登堡说过(《天堂圣理》第26章)，感应的内涵中有无数奥秘。先知们记下圣言，写成经书。因此，不相信这些经书的人是无知的人。好比一般人不懂某种学问，便不相信这种学问所阐明的真理，懂得圣言与上天的联系，懂得地球上有形有量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无形无量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就意味着理解上天。上帝所创造的世间万物，本身都有一定的意义。正如伟大的以赛亚所说：大地只是一个外壳(《以赛亚书》第5、第6节)。最微小的物质与上天的这种神秘联系就

是斯威登堡所说的天国的奥秘。他所写的有关天国奥秘的论著解释了自然与精神交相感应的意义，按照雅可布·博姆的说法，指出了一切事物的标记，因此长达十六卷，共一万三千个题目。他的一个门徒说：'上帝恩准斯威登堡对感应有极为深刻的理解，这就是他的作品引起人们兴趣的关键。'根据这位评论者的解释，书里的一切都来自上天，都劝人返回天上。这位先知的文章既妙笔生花而又清楚明了：他在天上开口，但声闻于地；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写成一本书。那个门徒举出他成千句话里的一句作为例子。斯威登堡说（《天国的奥秘》）：'天国乃动机之国。行动始之于天而及之于地，地上的渺小微物莫不接受其不同程度的影响；地上之果来自天上之因，故而万物均系之于天而各有其义。人是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媒介。因此，有天使素质的人主要是知道地上万物与天的联系，懂得先知的语言中最隐秘的涵义，而先知的语言正好道出了地上万物的演变转化。所以，对这些具有天使素质的人来说，世间一切均有其涵义。一朵最小的花也代表一种思想、一个生命，与他们经常凭主观直觉知道其存在的大千世界的整体多少总有关联。他们认为，经书和先知们所提到的并为某些所谓作家所歪曲的通奸与荒淫现象，说明尘世上有此行为的人沉湎于世俗的感情，因而与天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云霞是上帝的衣衫。他们认为，火炬、圣饼、战马和骑士、妓女、宝石，总之，一切在圣经里都有其玄妙的含义，都通过它们与上天的关系揭示世事的前途。任何人都能领会圣约翰在其《教义诠释》中所展示的真理。后来，人类的知识也指出并实际上证明了这些真理。这

一条按斯威登堡的说法是'积累了多种学问'的诠释。我看到一个新的天、一个新的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第21章第1节）。站在太阳中的一位天使邀请人们参加饮宴，筵席上人们吃国王、壮汉、马、骑士、自由人和奴隶的肉（《启示录》第19章第11至18节）。他们看见身披阳光、肋有双翅的女人和总是手持武器的男子（《启示录》）。斯威登堡说《启示录》中的马是人类智慧的化身，上面坐着死神，因为死神本身就是毁灭的根源。最后，他们认出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的形状在无知者眼里，显然荒诞得很。当一个人准备接受感应的有预言性的灌输时，他的内心便萌发了圣言的精神。于是，他懂得了世间万物的产生不过是形态的变化；他豁然开朗，迫切要求真理，而这种渴求只有在天上才能得到满足。根据他内心自我完善的程度，他获得了具有天使素质的人的能力，并在向往上苍、未脱凡胎的人所处的最接近完善的状态的引导下走向希望。希望给他打开通向神人世界的天门。然后，他到达祈祷阶段。祈祷使他获得通往天国的钥匙。谁不愿意有资格进入悟道者的世界，生活在爱或者智慧之中呢？在尘世里，这些有天使素质的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心灵的纯洁。他们的眼光、思想与谈吐均与其他人不同。感觉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的感觉，一种是外在的感觉；凡人只有外在的感觉，而有天使素质的人则具有内在的感觉。后者穷究数的底蕴，掌握数的全部并懂得其涵义。他掌握运动，参与一切而无所不在：根据那位瑞典先知的说法，天使可以随意附入人体（《天使般的智慧》、《天人之爱》），因为他有离开肉

体的本领，可以和以往的先知们和斯威登堡那样，看到天国。'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道（《正宗宗教》第136节），'人的躯体可以留在原地，而灵魂则可以变换地方。二十六年来，我都处于这种状态。'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圣经》里说：灵魂把我带走。天使智慧与人类智慧的关系有如自然的无数力量与自然行动的关系，而自然行动是统一的。一切都在灵魂中重生、活动和存在，因为一切都存在于上帝之中：正如圣保罗所说：In Deo sumus，movemus，et vivimus；①我们生活、行动和存在于上帝之中。人间对灵魂不存在任何障碍，圣言对他也没有任何隐晦之处。他即将成为天神。这就使他能够透过圣言看到上帝的思想，而且，由于有天使素质的人修身养性，因而可以领悟寓于世间万物之内的玄机。学问是俗世的语言，而爱则是精神世界的语言。所以，人的话虽多，但解释不透，有天使素质的人却一看便明。学问使人忧伤，而爱则使有天使素质的人心灵高尚。学问还需探索，而爱则已有所收获。人从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去评价自然，而有天使素质的人则从自己与上天的关系去评价自然，总之有天使素质的人对一切一看即懂，他们了解万物彼此之间协调的原因，与声音、颜色、植物的精神均有默契。他们能询问矿物，而矿物也能回答他们的思想。既然他们对世界上各种学问、各种宝贵的东西一看便能理解，既然凡人营营役役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走向上帝的最后阶梯，那么，这些学问和财宝对他们又

① 拉丁文，其意见下句。

有什么意义呢？上天的爱，换句话说，上天的智慧在他们身上化成了一个绕身的光环，上帝的选民都可以看得见。他们天真纯洁，外观有如孩子，但内心却懂得孩子们丝毫不懂的道理：他们既天真无邪而又博学多闻。斯威登堡说：'天上的纯洁无邪给人类以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受其影响的人铭心镂骨，终生难忘。我本人便有过这样的感受。''也许，'他接着又说道，'只要对此有过哪怕最微小的感觉，人便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向往上天，因而进入希望的境界。'他有关婚姻的理论可以简单归纳如下：'主把男人生命的精华，也就是美，抽出来，移植到女人身上。当男人未与这种美，也就是他生命的精华结合的时候，他性情严峻、忧郁和暴躁，而一旦与这种美结合时，他便变得快乐和心满意足。'天使总是处于最完美的状态。他们的婚姻通过神妙的仪式进行。这种婚姻并不生男育女，在结合的过程中，男人献出了悟性，而女人则献出了意愿：他们变成了一个人，也就是下界的肉体结合。然后，他们又恢复天上的形状，返回天上。在尘世的自然状态中，两性彼此追求快感的结果导致疲乏和厌烦；但一旦恢复天上的形状之后，男女两人便成为天人一体，本身便有无穷的欢乐。斯威登堡看见过神灵的婚礼。据圣路加说，这种婚礼并没有任何仪式（《路加福音》第 20 章第 35 节），而且只能引起精神上的快乐。一位天使自动要带他去参观婚礼，把他托上了自己的翅膀（翅膀只是一种象征，并非人间的现实）。天使让他穿上自己的节日长袍。当斯威登堡看见自己光华遍体时，他问为什么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使回答道，'我们的长袍便燃烧起来，成为光闪

闪的结婚礼服了。'(《夫妻爱情之乐》第19、20、21节)这时斯威登堡看见两个天使，一个从南方来，另一个从东方来。南方天使坐在有两匹白马驾辕的车上，马缰闪着朝霞的颜色；但当两个天使走近的时候，天空中突然车和马都不见了。东方天使穿一身红，南方天使穿一身紫，他们象风一样飞跑过来，合在一起。他们一个是爱情天使，另一个是智慧天使。斯威登堡的向导对他说，这两位天使在下界虽然彼此相隔，天各一方，但两心相印，始终在一起。尘世上美满婚姻的基础是双方志同道合，而在天上，天使总是志同道合的。爱是他们世界的光明。天使永恒的欢愉来自上帝赋予他们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把他们所感受到的爱情欢乐还给上帝。这种无穷尽的相互关系构成他们的全部生命。到了天上，他们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上帝的气质，与天同寿。天使们生活的天空广阔无垠，如果人类的目光象光线从太阳射向地球那样迅速，并且永远向前观望的话，他也目无止境。只有光明能解释天上的无穷欢乐。他说(《天使般的智慧》第7、25、26、27节)，这是上帝德行的升华，是上帝荣光的纯真的喷射。与其相比，我们光线最强烈的白昼不过是黑暗一片而已。这种光明无所不能，可以更新一切，并且永不消失。它笼罩着天使，使天使通过本身无穷无尽并且不断增加的欢乐接触上帝。这种光明可以置无福消受的人于死地。尘世也好，天上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既看见上帝而又能活下去。所以书上(《出埃及记》，第19章第12、13、21、22、23节)说摩西与上帝说话的那座山是严禁上去的，因为怕有人因触此山而死亡。接着，书上(《出埃及记》，第34章

第29—35节）又说摩西把后十诫带下山的时候，脸上的光如此强烈，因此不得不把脸蒙起来，以便他向民众说话时，不致有人因而丧生。基督变形时也发出光芒，使者从天空洒下光明，并使天使们心里永远充满难以形容的欢乐。圣马太说（《马太福音》第17章第1—5节）：他的脸象太阳，闪耀着光辉，他的衣服变得象光线般轻柔，一块云彩覆盖着他的门徒。总之，如果一个星球上只剩下不信仰上帝的人类，圣言已不为人所知，即使有天使素质的人也是来自四方，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便派遣一位歼灭天使来改变这个不顺从的世界，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在无垠的宇宙当中，不过是大自然中一颗不能开花结果的小芽罢了。乘彗星飞来的歼灭天使在接近地球时便使地球绕着自身的轴旋转，于是，大陆变成海底，高山变成岛屿，从前覆盖着海水的地方，依照宇宙起源的规律，重又显露出来，依旧苍翠如昔。在这块地水与天火的作用处处可见的新大陆上，上帝的话语重又产生力量。天使从上界带来的光明使太阳也为之失色。这时，就如同以赛亚所说的那样（第19—20节），人类将进入岩缝，蜷曲在灰土之中。他们将向高山大呼（《启示录》第7章第15—17节），砸在我们头上吧！对大海说：把我们卷跑吧！对大气说：把我们藏起来，让我们躲过羔羊的怒火吧！羔羊是在下界受苦受难、不为人所认识的天使的伟大形象。因此，基督曾经这样说过：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单纯的人是有福的！爱人的人是有福的！斯威登堡本身就代表了受苦、虔信和爱。为了爱，难道不应该受苦吗？难道不应该虔信吗？爱产生力量，力量带来智慧，智慧又导致觉悟；

因为力量和智慧本身就包含意志。觉悟不就是知识、意志和能力的结合吗？这三者构成有天使素质的人的属性。圣马丁先生在瑞典旅行时，我看见过他，他当时对我说：如果宇宙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就是最符合上帝的意义！”贝克尔先生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有一部作品，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比作一条光的长河，火焰的骤雨，因为非如此不能对它有起码的概念。从这样一本洋洋大观的著作里，断章取义地抽出几个零星的句子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如果全神贯注地阅读这本书，便会身不由己地被一股巨大的洪流卷走。斯威登堡的诗文浩如烟海，使天上的世界成为触之可及的现实，如同贝多芬用成千上万的音符修建自己的音乐之宫，建筑家们用成千上万块石头建造教堂一样。比起斯威登堡来，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诗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在阅读斯威登堡的作品时，你会感觉似乎堕入了无底深渊，往往会失去原来的精神支柱。毫无疑问，要安然地回到你原来的社会思想，非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可。”

牧师接着又说道：“斯威登堡特别喜欢塞拉菲兹男爵。而根据瑞典的古老传统，这位男爵的名字从无法记忆的年代开始便已经采用了拉丁文的尾缀us，成了塞拉菲蒂斯。男爵是这位瑞典先知最狂热的信徒，先知打开了他内心的眼界，培养他将来接受符合上界标准的生活。他要寻找一位有天使素质的女人。斯威登堡通过幻觉替他找到了。这位未婚妻是伦敦一位修鞋匠的女儿。斯威登堡说，她心中激发了天上生活的意念，并且已在前世通过了考验。于是，在这位先知的点化

下，男爵来到了雅维斯，在祈祷中举行上界的婚礼。至于我，先生，我通灵乏术，只能看到这对夫妇在尘世的所作所为。他们过着圣徒般的生活。圣徒道德高尚，是罗马教会的光荣。他们两人减少了本地居民的贫困，使每一个人通过一定的劳动获得收入，满足自己的需要。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从未看见过他们生气或者不耐烦。他们总是乐善好施，彬彬有礼，心地纯良，平易近人；他们的婚姻是两个灵魂永远结合的和谐美妙之曲。用两只绒鸭比翼双飞或者声音与回响的统一、思想与语言的结合等种种比喻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琴瑟之好。这里每一个人都热爱他们，对他们感情之深只有用植物对太阳之爱才能说明。那位女士姿容绰约，举止娴雅，俨然大家闺秀。一七八三年，也就是她二十六岁那一年，她怀孕了。夫妻暗自欢喜，两人就此可以离开尘世了，因为他们告诉过我，他们的孩子虽然在母亲怀胎的时候需要他们的照顾，但一旦生命的力量自然而然地注入婴儿体内以后，婴儿便会离开母体，而他们可能也就羽化飞升了。孩子生下来了，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塞拉菲塔这位姑娘；怀她的时候，他的父母比以前更加深居简出，只是一心向着上苍虔诚地祈祷。他们希望看到斯威登堡。心诚则灵，希望终于实现。塞拉菲塔出世那天，斯威登堡在雅维斯显圣。孩子出生之日，霞光满室。传说斯威登堡当时说了下面这几句话：*大功告成，喜动上苍！* 屋里的人听见一阵奇妙的音乐。据他们说，这阵音乐由风吟送，冉冉自四方飘来。斯威登堡的灵魂带领孩子的父亲离开屋子，来到峡湾之上，然后便飘然而去。有几个雅维斯的居民走到塞拉菲蒂

斯跟前，听见他说出《圣经》上这几句美妙的话：*上帝派天使来接我们了。天使站在山头上，双脚美丽无比！*我当时正走出家门，准备到瑞典山庄去给孩子命名并施洗礼，并完成法律规定我履行的责任。路上碰见了男爵。'不必了，'他对我说，'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尘世上不应该有名字。对已经在天火中受过洗的人，您不必再用俗世教堂里的圣水给他施洗礼了。这个孩子将永葆青春。您只能看见他经过而看不见他衰老；您活着，而他却是永生；您有外在的感觉，而他则完全是内涵的。'这些话用一种超凡绝俗的声音说出来，比他脸上闪耀的光芒更加使我感动。看到他，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在读《圣经》里的预言时眼前出现的那些获得神示的人的种种神奇形象。但是在我们群山之中，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因为山上永不消融的冰雪含有硝酸钾，这种成分可以在我们身体组织内部产生种种惊人的现象。我问他激动的原因。他对我说：'斯威登堡来过了，他刚刚离开我。我已经呼吸到天上的空气。''他是以什么形象出现的呢？'我又问道。'以凡人的姿态出现，衣着打扮如同一七七一年七月我在伦敦冷浴场区理查·希尔斯密斯[1]家里看见他的时候一样：一件光闪闪的珠皮大衣呢的礼服、钢纽扣、白领带、背心系得紧紧的，头上依然是庄严的假发，两边的发卷扑了粉，前面翘起，露出广阔而明朗的天庭，与下面一张浑厚而安详、又大又方的脸显得十分和谐。还是原来的鼻子，鼻孔宽宽的，充满火一般的热情；还是那张永远带

① 理查·希尔斯密斯是斯威登堡在伦敦的居停主人，斯威登堡死时他在场，事后并向伦敦市长作证。

着微笑的天使的嘴，这张嘴说出使我感到无限幸福的话：'回头见！'于是，我感受到了上天慈爱的光辉。男爵脸上闪耀着的信念使人无从置疑。我默默地听他讲话。他的声音热情而富有感染力，燃烧着我的五脏六腑。他热烈的信仰激动着我的心，如同别人的怒火使我们的神经也受到震撼一样。我一言不发地随他到他的屋子，看见那个没有名字的婴孩躺在母亲身上，母亲正神秘地把他裹起来。塞拉菲塔听见我走来便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与一般孩子不同，必须承认，给我的感觉是，这双眼睛当时已能看见东西，已经能够思维。这个造化不同的孩子给我们的气候带来了不平凡的变化。整整九年，冬季变得比以前暖，而夏季也比以前长了。这种现象在科学家中引起了多次讨论；虽然他们的解释似乎使院士们感到满意，但当我把这些解释告诉男爵的时候，他只是笑了笑，其他孩子裸露的身体，人们往往可以看到，但塞拉菲塔的身体谁也没有见过。任何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碰过她一下；她纯洁无瑕地生活在母亲怀里，从未哭过一声。如果您去问大卫老头有关他女主人的事，他会给您证明这些事实。他对女主人爱戴的程度犹如大卫王对圣约柜① 之爱。从九岁开始，孩子便能祈祷，祈祷成了她生活的内容；您已经在我们教堂里见过她了，那是圣诞节，她只有这一天才到教堂来；她总和其他基督徒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和男人们隔开，她便感到难受。因此，她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山庄里。她生活中的事别人一概

① 希伯来人存放法典的柜子。

不知。她从不露面；她的能力、她的感觉，一切都是内在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处于一种神秘的潜修状态。天主教作家们说，在保留与基督谈话习惯的、早期孤独的基督徒中，这种神秘的潜修是十分普遍的。她的智力、她的灵魂、她的躯体，总之，她身上的一切都象我们山上的白雪一样纯净无瑕。到了十岁，她已经和您现在看到的一模一样。九岁时，她父母双双去世。去世前，他们预先告诉了别人他们坐化的时辰。限期一到，他们毫无痛苦，也没有任何明显的生病迹象，便溘然长逝了。她站在父母跟前，目光非常镇定，没有流露任何悲伤、痛苦、高兴的情绪或者好奇的心理，她父母微笑地看着她。当我们来起灵时，她说：'抬走吧！'我对她说：'塞拉非塔，'——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叫她的——'你父母去世了，难道你不难过吗？''去世？'她回答道，'不，他们永远活在我心里。这算不了什么。'她毫不动容地用手指着正在被搬走的遗体又补充说了一句。这是从她出生以后我第三次看见她。到了教堂就很难看见她了。她站在连着讲台的那根柱子旁边。光线很暗，看不清她的脸。她家的所有仆役中，当时只剩下大卫老头一个人。大卫虽然已属八十二岁高龄，但侍候女主人是足够了。在雅维斯，有人曾经谈论过一些有关这位姑娘的神奇故事。在这个充满神秘传说的地方，他们的话听起来言之有据，于是，我便着手研究约翰·维埃所著的《论咒语》一书以及有关鬼神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搜集了人身上一切所谓超乎自然的作用。我研究的目的是想从这些书中找出与人们认为发生在塞拉非塔身上的事情相同的事例。"

“那么说，您是不相信她的啰？”维尔弗里问道。

“是啊，”牧师慈祥地回答道，“我认为她是一个极端任性的、被父母惯坏了的姑娘。父母给她灌输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宗教思想，把她的脑子弄糊涂了。”

米娜摇了一下头，表示有点不以为然。

“可怜的姑娘！”博士接着说了下去，“她的父母遗传给她一种致命的宗教狂热，能使有神秘主义思想的人神魂颠倒，处于不同程度的疯狂状态。她经常不进饮食，使可怜的大卫非常担心。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象一朵小花，弱不禁风，但阳光轻轻一照，便又嫣然开放。他女主人的难以理解的话语已经变成了他的语言，女主人就是他的风、他的阳光；对他来说，女主人的脚镶着钻石，额头缀满星星，走路时全身有一团熠熠的白光笼罩，说话时有音乐伴奏，并且有隐身的法力。你要求见她吗？他会回答你说，他的女主人正在遨游星空灵境。这样的无稽之谈实在叫人难以相信。您知道，一切奇迹都有点象金牙的故事①。一句话，我们在雅维斯也有一只金牙，仅此而已。所以，渔人丹凯尔说，曾经看见她时而潜入峡湾，然后化成绒鸭，穿水而出，时而在暴风雨中，安步凌波。在草地放

① 法国作家封特奈尔(1657—1757)的作品《神谕史》中提到的一段著名故事：传说一五九三年，西利西亚地区一个七岁男孩失去全部牙齿以后，口腔里又长出一颗金牙。一五九五年，德国海尔姆施泰特大学一位有名的教授写文章，认为这颗牙半属自然生长，半属鬼神之力。许多教授学者也都发表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一位首饰匠仔细观察，发现此牙原来是一颗包金的假牙。因此，封特奈尔得出一句名言：“欲究其因，先求其实。”

羊的牧人费尔居斯说，在阴雨的时候，他看见瑞典山庄的上空依然晴朗。塞拉菲塔出门时，她头上的天空永远蔚蓝。她来到教堂，许多妇女便听见一架巨大的风琴奏鸣。她们认真询问身旁的人是否也听见。塞拉菲塔喜欢我的女儿已经有两年了，但我女儿却什么音乐也没听见，也一点闻不到据说塞拉菲塔走过时从天外飘来的阵阵幽香。米娜回来时，经常用少女天真无邪的欣赏口吻给我描述她亲眼目睹的种种春天美景，为她和塞拉菲塔一起出去时闻到的各种松树如落叶松等的嫩芽或者各种鲜花所散发的香气而陶醉。经过如此漫长的冬季，这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是最自然不过的。和这个魔星结伴同游也没有什么过分特别之处，你说是吗，我的孩子？”

“我参透不了他的秘密。”米娜回答道，“在他身旁，我一切都懂，离开他，我便一无所知；在他身旁，我感到自己成了另一个人，离开他，我便会把这种甜蜜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看见他，我仿佛自己在做梦，醒后能否回忆起来完全取决于他的意愿。在他身旁，我能听见邦凯尔太太和埃里克松太太所说的那种音乐。离开他，我便无从记忆；在他身旁，我能闻到天国的异香，看见奇迹。但在这里，什么香、奇迹，一切都茫然了。”

“自从认识她以来，使我最惊讶的是看见她居然让您接近她。”牧师对维尔弗里说道。

“接近她！”异乡来客说道，“她从不允许我吻她，甚至连碰一碰她的手都不行。她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目光使我望而生畏；她对我说：‘欢迎您到这里来，因为您是必然会来的。’我觉得她似乎认识我，我发抖了。我之相信她完全是出于恐惧

的心理。”

“而我则是出于爱。”米娜毫不脸红地说道。

“你们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贝克尔先生爽朗地大笑起来，“你，我的女儿，自称是爱情之神，而先生您则把自己打扮成智慧的化身。”

他喝了一杯啤酒，并没有发现维尔弗里向米娜异样地看了一眼。

“把玩笑撇开不算，”牧师接着又说道，“今天我第一次听说这两个傻姑娘跑到法尔贝格崖山顶峰，可把我吓了一跳。不过，这难道不是女孩子爬上什么小山包后夸张其辞的说法吗？登上法尔贝格崖山顶是不可能的事。”

“爸爸，”米娜的声音有点激动，“这样说，我是中了魔鬼的妖法了，因为我的确和他一起爬法尔贝格崖山了。”

“这么说是真的了。”贝克尔先生说道，“米娜是从来不说谎的。”

“贝克尔先生，”维尔弗里接着说道，“我可以有把握地对您说，塞拉菲塔在我身上施的魔法非同小可，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她告诉我的事情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简直是梦游！”老人说道，“约翰·维埃曾经叙述过许多诸如此类的魔法，认为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现象，埃及古代就发生过。”

“把斯威登堡的神智学作品借给我吧，”维尔弗里说道，“我想探究一下这些智慧的宝库，您的话使我对这些书产生了渴慕的心理。”

贝克尔先生递给维尔弗里一卷书，后者便立即看了起来。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女佣人端上晚饭，米娜准备了茶。饭后，各人默默地干自己的事：牧师看《论咒语》，维尔弗里急于领悟斯威登堡著作的精神实质，米娜则一面做活，一面沉醉在回忆里。这是在挪威的一个不眠之夜，一个安宁、勤奋之夜，充满白雪覆盖下的花儿那样的思想。维尔弗里贪婪地阅读着先知的作品，忘却了周围一切。牧师不时以半严肃半嘲笑的神情示意米娜，叫她看维尔弗里。米娜只是凄然一笑。她觉得他们三个人周围烟雾缭绕，塞拉菲塔的头在烟雾上翱翔，对着她微笑。十二点敲响了。外面的门嘭地打开，一阵老人惊慌的脚步声沉重而急促地在两扇门之间狭窄的前厅中响了起来。紧接着，大卫冲进了会客室。

"祸事了！祸事了！"他喊道，"你们快来呀！都快来呀！撒旦逞凶了！他们头上冒着火焰。有的象阿多尼斯，有的象维耳图诺斯，有的象塞壬！① 他们都在诱惑他，如同当年在山上诱惑耶稣一样。你们快来把他们赶跑吧。"

"你们听出斯威登堡的语言了没有？真是地道极了。"牧师大笑着说道。

维尔弗里和米娜恐怖地看着大卫。老人的一头白发散乱着，眼睛呆滞，两腿不住地发抖，上面满是雪，因为他来的时候没有穿滑雪板。他很激动，似乎有股狂风摇撼着他。

"发生什么事了？"米娜问道。

---

① 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阿多尼斯和维耳图诺斯都是使女性见了不能自持的美少年，塞壬则是以歌声迷惑水手的美人鱼。

“哎呀！不得了，撒旦要抓他。”

维尔弗里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突突直跳。

“她直挺挺站在那里已经快五个钟头了，眼睛向着天，两臂伸直；她很难受，直喊上帝。我不能越过界限，因为魔王派了维耳图诺斯在那里把守。他们在她和她的老仆大卫之间筑了铜墙铁壁。如果她需要我，我怎么办？请你们帮助我吧！快来祷告吧！”

可怜的老人伤心绝望，看上去非常可怕。

“上帝的光华保护着她；可是，如果她抵御不住暴力怎么办？”老人接着又说道，他的一片赤诚使人不得不信。

“住口！大卫，您别胡说！这一切还有待证实。”牧师说道，“我们陪您去，您会知道，您家里并没有维耳图诺斯，也没有撒旦，更没有塞壬。”

“您的父亲是个瞎子。”大卫低声对米娜说。

维尔弗里刚才匆匆阅读了斯威登堡的第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的作用。此刻，他已经来到走廊，正在穿滑雪板。米娜也立即准备停当。他们撇下两位老人，双双向瑞典山庄飞驰而去。

“您听见爆裂声了吗？”维尔弗里问道。

“峡湾的冰动了。”米娜回答道，“不过，马上就是春天了。”

维尔弗里没有吭声。两人来到院子的时候，突然感到浑身发轻，没有力气走进屋子里去。

“您对她有什么看法？”维尔弗里问道。

“真亮！”米娜走到客厅窗前，蓦地叫了起来，“他在这儿！

我的天，他真美！噢，我的塞拉菲蒂斯，把我带走吧。”

姑娘的内心在叫喊。她看见塞拉菲蒂斯站在那里，周围隐隐笼罩着一层半透明的雾霭，这雾霭正是从离他那闪着磷光的身体不远的地方散发出来的。

“她真美！”维尔弗里心中也暗自喊道。

这时候，贝克尔先生赶到了，后面跟着大卫。看见自己的女儿和那个异乡人站在窗前，便走到他们身旁，朝客厅里看了一眼，说道：“喂！大卫，她在祈祷哩。”

“可是，先生，您进去试试。”

“为什么打扰正在祈祷的人呢？”牧师回答道。

这时，月亮从法尔贝格崖山上升起，一线银光突然投射在窗子上。众人一惊，猛地回过头去，这种大自然的奇妙现象使他们战栗不已。等他们定下神来再看时，塞拉菲塔已经不见了。

“真奇怪！”维尔弗里惊讶地说道。

“可我听见一阵悦耳的声音！”米娜说道。

“您说什么？”牧师说道，“她大概要去睡了。”

大卫回来后，他们默默地踏上归途；每一个人对刚才看见的现象都有不同的理解：贝克尔先生表示怀疑，米娜无比崇敬，维尔弗里则心焉向往。

维尔弗里是个三十六岁的男子。虽然魁梧，体型却还算匀称。身材中等，象差不多所有出类拔萃的人一样；胸脯和双肩很宽，脖子却很短，象某些人那样，心脏和头大概都快连在一起了。黑色的头发又密又细，黄棕色的眼睛闪烁着太阳的

光芒，说明他的天性是多么渴望光明。他脸部刚毅而不规则的线条一方面表示出他生活中缺乏宁静所带来的平和心境，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有使不尽的精力和各种天生的欲望；同样，他的一举一动显露出他身体机能完美，感官灵敏健全。这个人能和野蛮人一决雌雄，和野蛮人一样能听出远处树林中敌人的脚步，嗅到他们的气味，也能看到朋友们在天边发出的信息。他睡觉非常警觉，如所有不愿遭到突然袭击的生物一样。他生活充满暴风雨，但无论到达什么地方，他的身体都能迅速适应当地的气候。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的典型；行动与心灵，智慧与魄力，一切在他身上都显得十分均衡。最初接近他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认为他属于那种纯粹出于天性而盲目追求物质享受的人；他很早便进入社会，然而他的感情却与社会格格不入；学习增加了他的智慧，思考磨砺了他的思想，科学扩大了他的知识。他研究过人类的法律以及七情六欲所引起的各种利害冲突。他似乎很早便熟悉了社会所依据的各种理论原则。他曾经埋头阅读记载人类历史的各种书籍，曾经在欧洲各国的首都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也有过不少风流韵事；也许，在战斗的前夜和胜利的翌日，曾经醉卧沙场；也许在动荡不安的青年时代，曾经与海盗为伍，走遍异国天涯，阅尽人间沧桑。因此，他了解现在和过去，知道今天的现状和过去的历史。许多人曾经象他一样有强劲的双手、健全的心脏和聪明的头脑；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和他一样滥用了这三者的功能。然而，维尔弗里尽管身陷俗世的泥沼，良知依然未泯，灵魂虽然裹着层层雾嶂，但在

思想纯洁的人，天真未凿、未沾染任何邪念的黄口孺子、已经返朴归真的老人眼里，他的内心仍有种种难以言传的征兆，说明他恍如圣经中亚当的儿子该隐，还有一线希望，似乎还想踏遍天涯，寻找赎罪的机会。米娜认为他是荣誉的囚徒，塞拉菲塔对他却十分了解。两人既欣赏他，又可怜他。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问题十分简单但又非常复杂。因为一个人只要有探索自然奥秘之心——其实大自然毫无秘密，人只要睁眼观看便一目了然——便立即会发现，自然界中简单的事物可以产生神奇的效果。

维尔弗里来到雅维斯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米娜对塞拉菲塔说："您能够看透这个异乡人的灵魂，而我对他却只有模糊的印象。他时而使人心冷如冰，时而又使我热血沸腾。看来您似乎知道这一冷一热的原因，请您告诉我，好吗？因为您对他的一切都十分了解。"

"是的，我看出了原因。"塞拉菲塔说着垂下了眼睛。

"是怎样看出来的？"米娜好奇地问道。

"我有一种特异功能。"塞拉菲塔回答道，"一种能洞察一切的天赋。只有通过比喻你才能明白这种天赋的力量。在欧洲各大城市里出现一些作品，人类的手企图通过这些作品表现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作用。一些高雅之士用大理石来说明某些想法。雕刻家在大理石上精雕细刻，注入一整套思想。人类的手使某些大理石雕像具有表现人类崇高品德或邪恶本性的能力。大部分人所看到的仅仅是人的面孔，另外一些在人类的阶梯上站得比较高的人看到了雕刻家企图表现的部分

思想，进而欣赏其形式；深得艺术三昧的人却能与雕刻家灵犀相通，从雕像本身看到雕刻家的全部思想。这些人是艺术界的泰斗，身上都有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自然界最细微的变化。而我身上仿佛也有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思想世界的因因果果。就这样，我能看透一个人的内心，猜出他的过去与未来。你一定会问我：怎么？如果你把雕像看作是一个人的身体，把雕刻家看作是这个身体的感情、欲望、缺点、罪恶、德行、错误或懊悔，那么，甚至不必向你解释我有特异功能，你也会明白，我为什么能猜透这个异乡人的内心思想了；因为要理解这种功能非本身具有这种功能不可。”

维尔弗里虽然具有人类两种截然相反的基本类型的特征，既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极端行为、他的动荡不安的生活和他的错误仍然能够经常使他走向宗教信仰，因为，怀疑具有两面性，即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维尔弗里既然充分体验过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形式的世界，就不可避免地与几乎一切有知识、有能力、有志气的人一样，具有对未知事物的渴望，走得更远的需求。但是，他的学识、他的行动和他的志气都缺乏方向。他曾经象犯了弥天大罪的人企图遁入空门那样，迫不得已地离开社会生活。悔恨是弱者的作为，他并不悔恨。悔恨是无能的表现，他宁愿再犯同样的错误。只有改悔才是力量，才能结束一切。维尔弗里把世界看作空门。可是走遍天涯也找不到能治疗自己伤痛的灵药，哪里也找不到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在他心里，失望已吸干了欲念的源泉。他属于这样一种人，当他们与欲念作过较量并

战胜了欲念的时候，便感到百无聊赖。他们没有机会率领同伙，纵马驰骋，蹂躏其他民族，便以可怕的牺牲为代价换取在某种宗教里了却残生的能力：他们仿佛是些雄伟的悬崖峭壁，只等卜棒的一击，但这一击没有实现，否则，一击之下，甘泉便会奔涌而出。维尔弗里的生活道路充满坎坷和探索。由于命运的安排，他来到挪威，时值严冬，他只好羁留在雅维斯。从他第一次看见塞拉菲塔的那天起，他便忘却过去的生活。本来他认为自己已经心如死水，但姑娘使他重又产生了无比激动的感情。姑娘的声音象一股清风，吹散了残灰，但却使残灰射出最后一道光焰。当时他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他觉得自己象一位老去多时的人突然恢复青春，风月半生的浪子一朝回头是岸。他一下子坠入了从未体验过的情网，一片痴心，诚惶诚恐，私下热恋着塞拉菲塔。只要一想到能见到塞拉菲塔，内心便泛起激动的波澜。塞拉菲塔的声音把他带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在塞拉菲塔面前，他如醉如痴，张口难言。尽管这里雪盖冰封，这朵天国之花依然在枝头茁壮成长。维尔弗里把从未实现过的愿望全部寄托在这朵花上面。这朵花能使人萌发新的思想和希望，唤醒我们周围的感情，把我们带到崇高的境界，如同画家受到某位天神亲切的启示，创作出富有象征性的油画，画里的天使把上帝的选民带到天上。天国的奇香软化了这块坚硬的岩石，一道能言的光芒把飘飘仙乐洒在他身上。于是，在仙乐伴随下，这位旅人冉冉向天国走去。他尝尽了人间爱情的美酒，并用牙齿咬碎了酒杯，现在忽然看见闪烁着琼浆玉液的天国之杯。向往极乐的人自然喜不

自胜。可是，必须克制心中过分的热情，以免在张唇就饮之时，把宝贵的琉璃碰碎。

维尔弗里碰到了他在世界上多方寻找的这堵铁壁铜墙。他急不可待地到塞拉菲塔家里去，想对她倾吐心中的爱慕之情。他拚命挣扎也无法摆脱爱情的羁绊，象寓言中青铜骑士胯下的骏马，扬蹄跳踯，但骑士稳坐雕鞍，巍然不动。骏马越是奔腾，越感到骑士身体的沉重。他来是为了叙述自己的生活，为了用所犯的错误来描绘自己心灵的伟大，为了袒露寂寞心灵中的废墟；可是，当他走进围墙，进入那双明察秋毫而又深不可测、闪烁着蔚蓝光芒的眼睛无边的视野时，他立即变得宁静而柔顺，仿佛一只正向猎物扑去的非洲狮忽然收到从侧面随风传来的一阵爱情的信息，倏地停了下来。他觉得面前出现一个深渊，自己梦呓般的语言纷纷坠落进去，而从深渊中升起一个声音，把他整个儿改变了：他成了一个孩子，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这个额头纯净的少女面前，在这个宁静肃穆、象人类法律那样铁面无私的白色身形面前，显得既腼腆又胆怯。斗争从未停止，一直到了今天晚上，她的一瞥目光到底把他打败了。她好比一只鸢鹰，在猎物周围飞快地盘旋，使之头昏眼花，倒在尘埃，然后才把它叼回巢穴。我们内心总有着持久的斗争；而结局往往就是我们的行动。这类行动与一般人会采取的相反，但它们却是面向上帝的。

塞拉菲塔不止一次向维尔弗里证明，她了解这千变万化的背面。对大部分人来说，这背面就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当维尔弗里和她一起走着的时候，常常暗下决心，要把她抢走，据

为己有。此时，她便用鹧鸪般温柔的声音对他说："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她不在跟前，维尔弗里敢于发出反抗的呼声，刚才在贝克尔先生家就是这样。但老人的一席话却使他安静了下来。这个喜欢嘲弄和侮辱他人的人终于在沉沉黑夜之中看到了一线信仰的星光；他暗自猜测，塞拉菲塔是否被谪下凡的仙女，而今愆期已满正在返回天国？不论在哪个国家，恋人们往往把对方看作天人，可维尔弗里并不把这朵挪威的百合花比作仙子，他相信塞拉菲塔就是仙子的化身。为什么她滞留在这偏僻的峡湾之中呢？她在这里干什么？维尔弗里脑子里充满疑问，找不到答案。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命运使他来到这里呢？对维尔弗里来说塞拉菲塔简直是尊纹丝不动的大理石雕像，但又飘忽如影子。米娜刚才就看见他伫立在深不可测的悬崖边上：塞拉菲塔在悬崖前面总是如此，眉头不皱，眼神不乱，什么也打动不了她。所以，这是没有希望但又使人充满好奇的爱情。从维尔弗里认为苍天幻化为魔女，在酣梦中把她身世的秘密告诉他的时候起，便想降服她，留住她，把她抢走，不让她回到天上去。人类和大地要重新抓住他们的俘虏，而维尔弗里就是人类和大地的代表。自豪是唯一能使人类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感情，将使他终生为这一胜利感到幸福。想到这里，他不禁血脉奋张，心潮澎湃。如果不能成功，他便把这朵花掐碎，因为毁掉不能占有的东西，否定不了解的事物，诋毁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这正是人类的天性。

第二天，维尔弗里脑海中始终萦回着头一天亲眼目睹的

奇异景象，心里思绪万千，想找大卫问个究竟。于是，借口打听塞拉菲塔的消息，来找大卫。虽然贝克尔先生认为大卫在智力上已退化成儿童，但维尔弗里却对自己的敏锐颇有把握，深信能从老仆人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发现一些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实情况。

大卫具有一般八十岁老人常见的没有表情、捉摸不定的面孔：一头白发，额上皱纹很深，脸象急流冲刷后干枯的河床，全部生命似乎都集中在依然闪着光芒的双眼里。但这种光芒仿佛笼罩着一层云翳，象醉汉的目光，迷惘而呆滞。他的举动沉重而缓慢，说明已经到了暮年。一个人如果看着他，时间久了也会被这种迟钝所感染，因为他有使人麻木的力量。他头脑已经有点糊涂，只是在听到女主人的声音、看见女主人的身影，或者想起女主人的时候才清醒过来。女主人成了他这具残躯的灵魂。如果只看见他一个人，你会认为这不过是一具尸体。如果塞拉菲塔出现了，说话了，或者有什么事情牵涉到塞拉菲塔的话，这具尸体便立刻从坟墓中走出来，恢复行动和说话的能力。约沙法谷①的仙风吹活了冢中的枯骨。这《启示录》中的景象也只有这位不断被少女的声音起死回生，从坟茔中走出来的拉撒路②才体现得最惟妙惟肖。他的语言总是暗含隐喻，往往使人难以理解。当地居民都不敢与他说话。但他们尊敬他，因为他的思想远离凡俗，使他们本能地对

① 约沙法谷，耶路撒冷和奥利维埃之间的峡谷。约沙法意即上帝的审判。据说末日审判时，鬼神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最后的审判。

② 拉撒路，圣母马利亚的哥哥，因基督之力，起死回生。

他产生敬仰。维尔弗里到来时，看见他在第一间屋里，似乎正在炉旁假寐。象狗认出家里的常客一样，老人抬起眼睛，瞥见异乡人，但身子一动不动。

“喂，我说，她在哪儿？”维尔弗里边问边在老人身旁坐下。

大卫搧动手指，做出鸟儿在空中飞的姿势。

“她病好了？”维尔弗里问道。

“只有将来要名登天录的人才能做到身虽染病而爱心不减，这就是真心信仰的标志。”老人的声音很低沉，象一件乐器，在试弹中随便奏出几个音符。

“这些话是谁告诉您的？”

“神灵。”

“昨天晚上她怎么了？您最后是否冲破维耳图诺斯的防守，从玛门① 中间溜了进去？”

“对。”大卫如梦方醒地回答道。

一道来自灵魂的闪光把他眼睛上那层雾霭驱散了。现在，他目光闪闪，有如鹰隼，聪明顾盼，又仿佛诗人。

“您看见什么了？”维尔弗里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非常惊讶。

“我看见了万类千形，听见了宇宙精魂的声音，目睹了恶人的反抗，听到了善人的话语！来了七个妖魔，同时，也有七位天使从天而降。天使距离很远，面目不清，在注视着。妖魔们则距离很近，遍体生光，十分活跃。玛门现女身，坐着珠光

---

① 玛门，《圣经》中的魔鬼。

宝气的锢壳前来，肌肤袒呈，似耀眼的白雪，令人难以逼视。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完美的躯体。他说：'我是欢乐的化身，你可以占有我！'蛇王路济弗尔俨然君王打扮，虽是人形，但美如天使。他说：'人类将为你效劳！'悭吝女王，也就是来者不拒、从不回请的海神，裹着绿色的披风也来了；她敞开胸怀，露出满贮宝石的匣子，又吐出珍宝，一一呈来，然后又变出大批蓝宝石和翡翠。这些宝石象汹涌的波涛，从埋藏的地方纷纷出来，并且张口说话；其中最漂亮的一颗珍珠张开蝴蝶般的翅膀，光芒四射，奏出大海的音乐。她说：'我们两人都是痛苦的女儿，是同胞姊妹。如果你等我，我们便一起走。我只须变成女人便行了。'一只翅膀象鹰，腿象狮子，头象女人，臀部象马的怪鸟，匍伏在地舐塞拉菲塔的双脚，向他心爱的女儿保证七百年五谷丰登。孩子，也就是最可怕的一个，跑过来，抱着她的双腿，边哭边说道：'你要撇下我吗？我体弱多病，母亲，你就留下吧！'他和其他人一起玩耍，散布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氛，天空也发出一阵阵呻吟。歌喉清亮的贞女唱出了使人心旷神怡的歌曲。东方的国王带着他们的奴隶、军队和妃嫔也来了；忧伤的人向他求援，不幸的人伸出手说：'请别离开我们！请别离开我们！'我自己也喊道：'别离开我们，别离开我们，留下来吧！'花儿也从种子里钻出来，用香气把她包围，似乎也在说：'留下来吧！'埃那坎巨人从木星中走出来，带来了金子和自己的朋友，也带来了从星球大地来与他会合的精灵，大家同声说：'我们将和你在一起七百年。'最后，死神从它的白马上下来说：'我遵命！'所有人都匍伏在她脚下。如果

您在场，您会看见整个平原都是人，大家同声向她高喊：'我们养育了你，你是我们的孩子，不要离开我们。'生命从它的江河中走出来说：'我不会离开你的！'说完，发觉塞拉菲塔沉默不语，便象太阳那样，重新发出闪闪的光芒，一面高呼：'我就是光明！'塞拉菲塔一面用手指着云里隐约可见的大天使，一面喊道：'光明在那儿！'但是，她太疲倦了，欲念已经使她心力交瘁，她只能喊出一句话：'噢，我的上帝！'多少有天使素质的人往山上爬，快接近峰顶时，脚下的石头一塌，他们从山上滚下，重又跌入万丈深渊！所有这些失败的人都羡慕她坚持不懈。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流着泪，齐声向她高喊：'不要泄气！'她终于战胜了欲念以各种形式施加在她身上的无数诱惑。她一直在祈祷，当她抬起眼睛时，她看见了天使们的脚，天使们正冉冉返回天上。"

"她看见天使们的脚了？"维尔弗里紧接着问道。

"是的。"老人说。

"她告诉您的是她做的梦吧？"维尔弗里又问道。

"一个和您生活的梦那样严肃的梦。"大卫回答道，"当时我在场。"

老仆人的沉着使维尔弗里颇为惊讶。他一面走开一面思忖，这种幻象比前一天他在斯威登堡的著作中看到的不寻常的祸害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果世间真有神灵存在，当然便会有所表现。"他喃喃自语地走进了牧师的住宅。只有贝克尔一人在家。

"亲爱的牧师，"维尔弗里说道，"塞拉菲塔只是外形和我

们相象，但即使她的外形也是使人无法看透的。请您不要以为我是发疯了或者爱上了她。信念是不容置疑的。您就把我这种信念当作科学的猜想好了。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明天，我们俩到她家去。”

“怎么啦？”贝克尔先生问道。

“即使她的目光能够穿越空间，”维尔弗里说道，“即使她的思想好比一双慧眼，能看透万物的本质，并把它们与天地的演变联系起来；总之，即使她能洞悉一切，看见一切，我们也要把这个魔女放在她的三脚架上，用威逼的手段，强迫这只难以驾驭的鹰张开翅膀！您能帮助我吗？我觉得胸中燃烧着一团火，我要么扑灭这团火，要么被烧为灰烬。总之，猎物已经发现，我一定要把它弄到手。”

“这恐怕很难办到，”牧师说道，“因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是……”

“是什么？”维尔弗里接过他的话，问道。

“疯子。”牧师回答道。

“我不否定您的说法，她是疯子，请您也别否定我的看法，她高人一等。亲爱的贝克尔先生，她学问渊博，经常使我哑口无言。她旅行过吗？”

“旅行过，从她的家到峡湾。”

“她从未离开过此地？”维尔弗里惊叫了起来，“那么她看过许多书了？”

“连一页、一丁点儿也没看过！在雅维斯，只有我一个人有书。那是斯威登堡的著作。瑞典山庄里所有的书都在这里。

她从没来要过一本。”

“您有没有试过和她谈谈？”

“有什么必要呢？”

“谁也没有在她家住过吗？”

“除了您和米娜以外，她没有其他朋友，除了大卫以外，她没有其他仆人。”

“她从未听人谈论过科学和艺术？”

“听谁谈？”牧师说道。

“她经常和我谈这方面的问题，讲得头头是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姑娘经过几年的沉默，也许获得了阿波尼奴斯[①] 和许多所谓妖人的本领。宗教法庭不能接受人有预知未来的神通，曾把这些妖人活活烧死。”

“如果她说起阿拉伯语来，您又有什么想法？”

“医学史上证实，有过一些姑娘会讲连她们自己也不懂的语言。”

“有什么办法呢？”维尔弗里说，“她知道许多我过去的、只有我才知道的事。”

“这回倒要看看她能否说出我从未告诉过别人的想法。”贝克尔先生说道。

这时米娜进来了。

“好闺女，你的那个妖魔怎么了？”

---

① 见本卷第 472 页注①。

“他病了，父亲，”米娜边跟维尔弗里打招呼边回答道，“昨夜，他被华而不实的人间欲念所包围，看到了前所未见的豪华景象。不过，你们肯定会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

“对能看透她思想的人来说，这些无嵇之谈美极了，和普通人觉得《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很美一样。”牧师微笑着说道。

“撒旦不也曾把救世主耶稣带到神庙的屋顶，让他看看脚下各个民族吗？”米娜又说道。

“那是因为写福音书的人没有认真校订，因此目前存在多种说法。”牧师回答道。

“您认为这些幻象是确有其事吗？”维尔弗里问米娜。

“既然是他讲的，谁又能怀疑呢？”

“他？他是谁？”维尔弗里问道。

“就是住在那儿的那个人。”米娜用手指着瑞典山庄说道。

“您说的是塞拉菲塔？”异乡人惊讶地问道。

姑娘低下头，温柔而狡黠地看了他一眼。

“您也是，”维尔弗里说道，“您也存心使我思想混乱。她到底是什么人？您对她有什么看法？”

“我的感觉是无法解释的。”米娜脸一红，回答道。

“你们都疯了。”牧师叫了起来。

“明天见！”维尔弗里说道。

## 第四章　圣殿烟云

世间不少景象往往由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所造成。群群

奴隶和采珠人在海底的泥沙中或者岩层深处寻找珍珠和钻石，去装饰欣赏宝物的人。这些宝物代代相传，在帝王的冠冕上熠熠生辉。如果珠宝有口能言，一定会叙述出一部人类真实的历史。难道这些珠宝不知道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草芥小民的悲欢离合吗？这些宝物曾经有过不同的经历：有的人骄傲地戴着它们出席豪华的宴会，有的人悲观失望，带着它们去敲高利贷者的门。有时，它们在屠杀和劫掠中被人夺走，有时又被装进艺术的精品之中运往他乡。除了克勒俄帕特拉的珠宝以外，其他从未丢失过一件。王公大人和命运的宠儿共聚一堂，出席国王的加冕仪式。国王的饰物是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但是他虽然荣华富贵，身上穿的赭红袍却比不上田野间一朵普通的小花。华灯如昼，宴乐纷陈，人类企图喊出自己的声音；但人类亲手创造的所有这些杰作，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感情便会使之化为乌有。精神可以把耀眼的光芒集中在人类周围或者人类的内心，使人类听到更美妙的音乐，把人类占卜吉凶的闪烁星辰置于云霓之上。心灵的能力更大！人可以在面对另一个人的时候，在一句话、一瞥目光之中，看到沉重的负担、夺目的闪光，听到感人肺腑的声音，于是，他支持不住，跪倒尘埃。真正美妙的东西并不存在于大自然而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对科学家来说，科学上任何一个秘密难道不等于整整一个美妙的世界？象征军威的号角、表示财富的宝石、抒发欢乐心情的音乐、还有人山人海的集会，他会以此为乐吗？不，他会选择某个偏僻处所，在那里往往有一个脸色苍白、疾病缠身的人，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上一句话。这一句话霎时象一支投

进地道的火炬，照亮整个科学领域。人类的一切思想，不管裹着多少神秘诱人的外衣，都围绕着一个坐在路旁污泥之中的盲人。自然、精神和神明这三个世界，以及这三个世界的各个层次同时呈现在一位可怜的佛罗伦萨逐客①之前：他大步走着，跟随他的有幸福的人、痛苦的人，有正在祈祷的人和正在大声叫喊的人，有天使也有罪人。当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上帝使者出现在上帝的三个圣徒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晚上，在一个最简陋的小旅店的公共饭桌旁边；这时，突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穿透一切有形的物质，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头脑。圣徒们看见上帝使者出现在光轮之中，大地仿佛鞋子，缓缓从他们脚下脱落。

贝克尔先生、维尔弗里和米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准备去询问那位非凡的人物。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扩大了的瑞典山庄好比一个巨大无比的舞台，主体和色泽十分调和，是诗人们煞费匠心的巧妙安排，舞台上的演员对凡人来说，都是想象出来的人物，但对开始进入精神世界的人来说，则是十分真实的人物。在这个圆形剧场的阶梯坐位上，贝克尔先生安置了怀疑之神灰色的打手、它阴暗的思想以及各种刁钻促狭的争辩手段；他还召来了哲学和宗教的各种派系，它们彼此争斗，形状看来都是缺骨少肉，如同人所勾勒的时间老人，一手举着镰刀，另一只手托着一个小小的宇宙——人类的宇宙。维尔弗里也请来了他最初的幻想和最后的希望，安插了人类

① 指但丁。

的命运和斗争，还有宗教及其胜利的统治。米娜则模模糊糊地从缝隙中看见了一线天空。爱情给她撩开绣满神秘图案的帷幕，而传进她耳鼓的美妙和谐的声音更增加了她的好奇。对他们三人来说，这个夜晚好比晚饭之于埃马于斯①的三位香客、幻象之于但丁、灵感之于荷马一样；对他们三人来说，三种形式的世界已经揭示，帷幕已经撕开，犹豫已经消除，黑暗已被照亮。最能代表企待光明的芸芸众生的莫过于这位少女、这个男人和这两位老人了。两位老人中，一个因博学而多疑，一个则由于无知而轻信。从来没有一个场面比这个场面看起来更简单而实际上更博大的了。

当大卫领他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塞拉菲塔正站在桌子前面，桌子上摆着茶点。在北方，人们一般喝茶，而在南方国家则喝酒。诚然，从塞拉菲塔身上，丝毫看不出她（或他）有以男性和女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外表出现的奇异本领，也丝毫显示不出她拥有种种巨大的法力。她象普通人一样殷勤接待客人，叫大卫往炉子内添柴。

“各位芳邻，你们好，”她说道，“亲爱的贝克尔先生，您来得正是时候，您看见我活着，这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次了。我过不了这个冬天了。您快请坐，先生。”她对维尔弗里说道。然后，她指着身旁一张扶手椅对米娜说：“米娜，你坐在这儿。你把手织的挂毯带来了。你知道织法了吗？挂毯的图案美极了。是给谁织的？是给你父亲还是给这位先生织的？”她一面

① 埃马于斯，耶路撒冷附近的小镇，传说基督的门徒在此第一次看到复活后的基督。

说，一面转过身来对着维尔弗里，“我们不该在他走之前送给他一件挪威姑娘亲手编织的纪念品吗？”

“您昨天又病了？”维尔弗里问道。

“这没什么，”她回答道，“我喜欢生这样的病；为了离开尘世，必须如此。”

“您一点也不怕死吗？”贝克尔先生微笑着说道。他根本不相信她有病。

“不怕，亲爱的牧师。死有两种意义，对某些人来说，死是一种胜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死则是失败。”

“您认为您是胜利者吗？”米娜问道。

“我不知道。”塞拉菲塔回答道，“也许只差一步而已。”

说着，她额上洁白的光华顿时收敛，眼皮逐渐垂下，目光也变得模糊了。这一简单的动作使三位好奇的客人激动不已，呆呆地坐在那里。还是贝克尔先生最有勇气，他说：

“亲爱的姑娘，您天真无邪，同时又心地善良，象天使一样。今天晚上，我除了享受您精美的茶点以外，还有别的要求。如果某些人所说的是事实的话，您知道许多很不寻常的事情。果真如此，您能否大发慈悲，解开我们心里某些疑团呢？”

“当然，”塞拉菲塔笑了笑说道，“我拨雾穿云，遨游于峡湾的深谷绝壑之中。大海是我驯服的坐骑。我知道哪儿生长着会唱歌的花，哪儿散射着能说话的光，哪儿闪耀着芳香四溢的颜色；我有所罗门的指环，我是仙女，我向风发令，风便象顺从的奴隶一样，乖乖地执行；我能看见地里的宝藏；我是有万千

颗明珠飞来迎接的圣女……”

“所以我们能毫无危险地在法尔贝格崖山上行走啰?”米娜打断他的话问道。

“你也是呀!”塞拉菲塔在回答的同时,用明眸瞥了米娜一眼,使米娜困惑不已。“如果我没有能够透过你们的额头看出你们来意的本领,那我又怎能是你们所认为的那种人呢?”她一面说,一面目光灼灼地注视着他们三人。大卫十分满意,握着两手走开了。“唉!”她停了一会又说道,“你们都是带着儿童般的好奇心理来的。可怜的贝克尔先生,您心里怀疑,科学家们低头向下而不是举首向天拚命寻找的奥秘何止万千,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是否有可能懂得其中的一二呢?如果我告诉你们,植物怎样并通过何种途径向动物传递信息的话,你们便可能对你们心中的疑团产生怀疑了。你们合谋来诘问我,这个你们承认吗?”

“您说得对,亲爱的塞拉菲塔,”维尔弗里回答道,“不过,人们有这种愿望不是很自然吗?”

“你们难道想折磨这个孩子么?”她回答道,一面用手轻轻抚摩着米娜的秀发。

米娜抬起眼睛,似乎恨不得整个身心都与他熔化在一起。

“言语是所有人的财产,”那位神秘人物十分严肃地继续说道,“在沙漠中保持沉默,以为即使说话也没有人听见的人是注定要倒霉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万物无不能听,能说。言语是各界的动力。贝克尔先生,我希望这些话并没有白说。

我知道您感到最为难的事情。您想知道您心灵的过去，这难道不是只有出现奇迹才能办得到吗？别忙，这种奇迹马上就会出现。请您听我说，您从来没有说出您心中的全部怀疑。我确信，只有我才能道出您心中的疑惑，使您自己也感到吃惊。您处于怀疑的最阴暗一面；您不相信上帝，而对研究万物起源的人来说，尘世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次要的。让我们抛开那些假哲学之间的争论吧。此等争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每一代唯灵论者都徒劳无功地企图否认物质，而每一代唯物主义者也徒然地企图否定精神。为什么要争论呢？人类本身不是已经给这两种学说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论证吗？人类身上不同时都存在着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吗？只有疯子才闭着眼睛看不见人体是物质的一部分；而把这一部分物质分解的时候，你们的自然科学就会发现这部分物质的原理和其他动物的原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比较多种物体而在人头脑中产生的想法，也没有人认为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发表意见，因为现在谈的是您的怀疑而不是我的信念。对于您，同时也对大部分思想家来说，你们通过自己的感觉，证实了物体的存在，你们有能力发现这些物体之间的关系，但你们认为这些关系似乎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因此，自然界与生物界的宇宙可以最终归结为由人在大自然的无数形式之间所发现的异和同所组成的，超自然的宇宙。异与同的关系错综复杂，似乎无穷无尽，因为，如果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出地球上万物的数目，那又有何人能列举它们之间的关系呢？你们所认识的那一部分与其总数之比，不

有点象一个数字与无限大之比吗？说到这里，您已经落入无限大的概念里了。这种观念肯定使您想象到一个纯属精神的世界。所以，人类本身就提供了物质与精神这两种形式足够的证据。人是有限的有形宇宙的归宿，又是无限的无形宇宙的始点。两个世界彼此各不相识：峡湾的石头知否自己的成分呢？它们是否意识到它们呈现在人类眼中的颜色呢？它们是否听见波浪爱抚它们时奏出的音乐呢？让我们不加探测地超越由于物质宇宙与精神宇宙的结合而产生的无底深渊吧。这种结合最初是有形、有质、触之可及的，到了后来，便变得难以捉摸、无形无质的了。两者截然不同，为幽冥所分隔，却又被种种无可争议的一致性连在一起，同时存在于这两者结合所产生的人类躯体之中！让我们把你们的哲学认为是不可调和而事实上已经调和了的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吧。不管人类把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设想得多么抽象，这种关系总会留下痕迹。留在哪儿？又留在什么之上？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去研究物质能够达到多么细微的程度。如果我们已经到达这个阶段，那我就不明白那位把星辰通过物理关系的手段缝缀在无垠的太空，造成一个星幕的造物主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些有思维能力的物质，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认为造物主没有把思想物体化的能力。因此，可以说，你们无形的精神宇宙和有形的物质宇宙本来就是唯一的、同一的物质。我们不能把物体及其属性分开，也不能把物体及其关系分开。一切存在的东西，一切从上面、下面、前面，或者从我们躯体内向我们压过来，使我们有压迫感的东西，我们眼睛和思想看到或察觉到的一切，

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学来解释创造的问题，所有这些有名或没有叫出名字的东西构成一个有限的物质团；如果这个物质团是无限的话，上帝就不可能是这个物质团的主宰了。在这个问题上，按照您的说法，亲爱的牧师，不管人们如何想把一个无限的上帝和这团有限的物质混在一起，上帝都不可能以人们强加给他的属性而存在。要求上帝存在于事实之中是不可能的；要求上帝存在于理论之中，仍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上帝的存在都没有可能。如果我们让人类的理性彻底发挥它的主张，不妨听听它会怎么说。

"如果把上帝和这'伟大的一切'面对面地放在一起，二者之间只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不是物质与上帝同时存在，便是上帝先于物质而单独存在。假设人类各种族有生以来即已具有的理智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里，那么，这个巨大的头脑除非取消了物质和上帝，否则无法创造第三种存在的方式。任从人类哲学的词汇与思想盈篇累牍，任从各种宗教的形象、信仰、启示与奥秘堆积如山，终究回避不了这个尖锐的二难推理，两个命题必须选其一；可是，您却不需选择，因为这两个命题都把人类的理智引向怀疑。问题既然这样提出，精神和物质又有什么要紧呢？既然认为引导世界的造物主纯属子虚乌有，世界往哪个方向发展又有什么关系？既然被询问的世界毫不作答，那又何必苦苦探索万物是否上升，趋向精神，还是下沉，归于物质？既然不管人类对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作出何种选择，他们的上帝已经不复存在的话，那么神谱及众多的神祇又有何意义？神学及其教条有何意义？选择第一个命题，

假设上帝与物质同时存在吗？那么，承受与本身完全不同的一种物质的作用并与之共存，那还叫什么上帝？据此理论，上帝岂不成了不得不组合物质的次要因素了吗？谁强迫他这样做的呢？谁又是他和他那粗俗的伴侣之间的主宰呢？这位据说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的乾坤巨匠，其工钱又是谁付的呢？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承命制造了创造世界的机器，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宇宙间存在过某种既非上帝，亦非物质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那么，把这个创造者称为上帝就如同把一个被派去推磨的奴隶称为罗马公民一样可笑。而且，对这至高无上主宰的解释象对上帝的解释一样还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把问题再提高一些，如此做法岂不与印度人一般无异？印度人把世界放在龟背上，把龟又放在象背上，但象的四脚又放在什么上面，他们便说不出来了。产生于物质与上帝对立之中的这至高无上的意志，这比上帝还高的上帝能否长期以来有所希冀却又无所作为，一任永恒分裂为两个时代呢？不管上帝在什么地方，如果它不知道自己后来的思想，那他预感的智慧能一点也不消失吗？在这两种永恒之间，究竟谁是谁非呢？是本来就存在的永恒还是被创造的永恒呢？如果上帝一直希望世界就象今天这样的话，这种与至高无上智慧的想法完全统一的新的必然性便会导致上帝与物质同属永恒的结论。不管物质由于无论何时均与自身相象的上天意志的原因而与上帝同属永恒也好，或者由于本身的原因与上帝同属永恒也好，既然上帝的力量是绝对的，那么，上帝便会随着其自由意志的消亡而消亡；上帝身上总存在一种起决定性作用

的、凌驾于它之上的理性。无论在后一阶段还是在前一阶段的永恒中都不能与其创造的事物分开，这还能说是上帝吗？问题的这一面就其因来说，已经无法解决。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它的果吧。如果被迫创造了永恒世界的这位上帝似乎无法解释的话，那么，他与他创造的东西之间的永恒联系便也是无法解释的了。如果上帝只能与他所创造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才能永久存在，那么，他的身价便大大下降，回到最初的工匠身分上去了。您能想象一个只能依靠其创造物本身才可以存在的上帝吗？这个上帝能够毁灭自己的创造物而本身不同时被否定吗？您仔细考虑一下吧，好好选择一下！不管他有朝一日毁掉其创造的一切或者永远不毁灭他所创造的一切，这两种假设对上帝赖以存在的本身属性都是致命的。世界是否一种尝试呢？是否一种可以毁灭而且终将毁灭的物质形式呢？如果是的话，上帝本身岂非成了矛盾和无能的吗？说他矛盾，因为他在进行试验之前，没有预见到试验的结果，而且迟迟不毁掉将来他必须毁掉的东西。说他无能，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不完善的世界。既然被创造的事物会否定人类认为上帝所具有的能力，那么，我们干脆把问题反过来，假定被创造的事物完美无缺。这种想法与上帝有至高无上智慧，在任何事情上都万无一失那种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可是，为什么又有耗损？为什么又有再生呢？再说，如果世界是完善的，它便是破坏不了的，它的各种形式也应该不会毁灭，它永远既不前进，也不后退，而是自我旋转，永不停息，上帝于是便从属于他创造的成果，并永远与之共存！这样，攻击上帝不遗余力的一条

理论便会卷土重来。世界如果是不完善的，它便会前进、发展，如果是完善的，它便静止不动。如果不可能承认上帝也在发展，不承认上帝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创造的结果的话，一个静止不变的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呢？这难道不是物质胜利了吗？难道不是对上帝最大的否定吗？在第一种假设里，上帝由于软弱无能而逐渐衰亡，而在第二种假设里，上帝也由于静止不动而逐渐消失。所以，在设计和制造世界这个问题上，一切真诚的人都认为，假设物质与上帝同时出现，就等于企图否定上帝。为了统治各个民族，多少代伟大的思想家都不得不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由此产生了袄教两个起源的理论，此理论从亚洲传到欧洲，它的表现形式是撒旦大战永恒的天父。但这种宗教理论以及由之派生出来的无数神话难道不是亵渎神明的罪行么？这种信仰认为上帝与人格化了的恶神相斗，恶神虽然法力无边，但永远没有取胜的可能。我们能给这种信仰取一个另外的名字吗？根据你们的静力学，处于这种地位的两种力量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现在你们想回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去吗？就是说，上帝是唯一的，先于一切而单独存在。

“这里，我们不重复以前那些关于永恒一分为二，分为非创造时间与创造时间等种种悬而不决的争论，同样也撇开在世界是静止还是发展这个问题上的种种疑问，我们在这里只谈有关这第二个题目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上帝先于一切而单独存在，世界便源出于上帝而物质也就失去其本质。这样一来，便没有物质了！物质的一切形式都不过是隐藏

着神灵的帐幔而已。世界是永恒的，世界也就是上帝了！这种说法对人类的聪明才智所给予上帝属性的种种解释难道不比前一种说法更为有害吗？物质既然脱胎于上帝，并永远依附于上帝，那么，物质目前所处的状态是否能够解释呢？怎么能相信宅心仁厚、力量无边的全能上帝会创造出与之完全不相象的东西来呢？怎么能相信上帝并非在任何事物之中或在任何地方都保持与自己相象的形象呢？上帝本身是否存在一些不良的部分而总有一天会摆脱掉这些部分呢？这种臆测与其说它有恶意或好笑，不如说它带有危险性，因为它把前一种理论已经证明为不可接受的两种起源的说法引回到上帝本身。上帝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则就等于放弃他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这样不就不可能承认上帝的一部分不是上帝了吗？提出这种假设对罗马教会来说，简直就是犯罪。因此，罗马教会把承认上帝存在于圣体的任何最微小的部分之中作为信仰的规条。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设想，存在一个不能无往而不胜的万能之神呢？又怎么能够设想这个万能的神力施诸自然不会立即收到神效呢？然而这个自然却在不断探索、组合、再创造、死亡和重生；当它创造的时候，是否比处于溶解状态的时候还要激动；它是否痛苦、呻吟、不理解、堕落、做坏事、弄错、自我否定、消失、然后又重新开始呢？如何解释对神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呢？为什么出现死亡？为什么恶神这个大地的君王居然是宅心仁厚、力量无边的上帝所孕育的呢？上帝本来只应该创造与自己相似的东西呀！可是，假若我们从把我们引向荒谬的这个结论过渡到具体的细节，

那么，我们能设想世界的归宿是什么呢？如果一切都是上帝，一切都互为因果；或者换句话说，既没有因，也没有果：一切都象上帝一样是一个整体，既看不见起点，也看不见终点。真正的归宿是否物质在旋转，越转越小的结果呢？不管物质采取何种结构，既然物质来自上帝，又回到上帝身边，这种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岂非儿戏？为什么它会变得粗糙呢？上帝在什么形式下才是最典型的上帝呢？如果物质和精神两者都不可能错误，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上帝可以凭着永恒的技艺使自己分为两种自然，其中一种什么也不懂，另一种则什么都懂，又有谁能根据这永恒的技艺认出上帝来呢？您认为上帝变成人的模样是为了自己取乐吗？您认为上帝嘲笑自己的努力，星期五死亡，星期天又重生，并且在千百年后继续这种玩笑，而他本来就知道玩笑应该何时结束吗？您认为上帝既是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而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却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被创造者吗？如果必须在不可能之中进行选择的话，前一种假设中的上帝静止不动，无所作为，比起眼看着人类中敌我双方兵戎相见（这等于上帝自我枪击）而在一旁傻乎乎地哈哈大笑的上帝似乎更可信一些。对问题的这第三方面所作的最重要的解释尽管听起来可笑，但却能为人类半数的各个民族所接受，他们编造了许多非常有趣的神话。他们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上帝，甚至恐惧以及由恐惧而产生的怯懦、罪恶以及因之而来的狂欢纵饮，也是上帝。如果接受泛神论（少数几个伟大人物的宗教）的说法，谁又能知道道理在哪一边呢？沙漠中自由自在的野蛮人

赤身露体，但是道德高尚，行为正派，他们倾听太阳的声音，与大海交谈，道理在这些野蛮人一边吗？文明人用撒谎换取最大的享受，他们折磨自然，逼迫自然，靠此获得一枪在肩，机关算尽，不过加速自己死期的到来并在欢乐中为自己招致各种疾病，道理是否在这些文明人一边呢？当瘟疫的铁耙、战争的犁铧和荒漠的恶神降临到地球上某一个角落，横扫一切的时候，到底是努比亚①的野蛮人还是底比斯②的贵族取得了胜利呢？你们的疑问，从上到下，包罗一切，包括对目的和手段的怀疑。如果物质世界看来是不可解释的话，精神世界所提供的，对上帝不利的证据就更多了。那么，到底进步在哪里呢？如果一切都是逐渐完善的话，我们为什么在孩提时代便死去呢？为什么各个民族不能永久存在呢？来自上帝并寓于上帝之中的世界是否静止的呢？我们的生命是否只有一次呢？我们能永生吗？如果我们只有一次生命，而我们尚不认识的大千世界却在发展，不断向我们施加压力，那我们就自由行动吧！如果我们能够永生，那就听任世界自己发展好了！生逢自然转变的时候，是否就是罪过呢？如果人在巨大转变的时候犯罪了，在成了转变的牺牲品以后，是否还会因此而受到惩罚呢？如果世界上存在幸福的地方而上帝又不立即把我们送去，那么他的仁慈又在哪里呢？如果上帝不知道他考验我们的结果，那他又有什么预见性呢？为什么所有宗教都要求我们选择，或到永恒的大锅中煎熬，或者穿着白袍，手拿棕榈枝，

---

① 努比亚，非洲一地区，相当于今苏丹北部。

② 底比斯，希腊古城名。

头戴光环走路呢？这种异教徒的发明是否上帝的最后决定呢？以盘算为德行，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某些奇怪而且往往违反自然的行动的人可以获得一切宗教都向他们保证的，永恒的快乐，但有哪个正直的人认为这种以盘算为德行的做法对人和上帝不是一种侮辱呢？给人以容易冲动的官能，却又禁止人去满足此种官能，那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再说，如果好与坏都不存在的话，这微弱的反对又有何用？坏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如果各种形式的物质都是上帝，那么坏也是上帝了。上帝使人类具有推理和感觉的能力，目的是使人类运用这种能力，那么给人类的痛苦寻找一种意义，询问未来的休咎，就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了。如果这些正直而严峻的推理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的话，那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啊！这个世界便没有任何稳固性可言了，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既不前进，也不停止，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不毁坏，一切都在修理之后重又恢复旧观，因为，如果你的思想不经你严格地证明凡事皆有结束，同样也不可能证明物质的任何最小部分可以消灭：这一部分物质可变，但不可灭。如果不可控制的力量使无神论者占了上风的话，那么，有意识的力量便不可解释，因为它既然来自上帝，怎么会遇到重重障碍，怎么不可能立即取得胜利呢？如果活人看不见上帝，死者也找不到上帝，那么，上帝又在哪里呢？偶像崇拜和一切宗教，你们象房子那样坍塌吧！因为你们尽管是一切社会的支柱，但你们实在太脆弱了，支撑不住社会大厦，使所有根深蒂固的国家亦难免沉沦、衰落和被人遗忘！道德和正义，你们也可以休矣！我们的罪过

完全是相对的，那只不过是上天的安排，我们无从知道其原因！一切都是上帝。要不，我们就是上帝，要不，上帝就不存在！百岁的孩子，每一年都在你额头上铺下不信宗教的坚冰，于是，你变成了老人！这就是你的科学，你的思考的全部总结。亲爱的贝克尔先生，你头枕怀疑之枕，认为找到了最合适的答案，这样，您便和大多数人没有区别了。这些人心想：'既然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一条代数定律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却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知识，使我们将来一定能从地球飞向星空，所以，我们别再考虑这个问题了。'这难道不是您内心的想法吗？我避开这些想法了吗？难道不正好相反，我清楚而具体地指出了这些想法？也就是说，有两种教义：其一，二元对抗论。根据这一理论，上帝虽万能，但好斗，在战斗中消亡；其二是荒谬的泛神论。据此理论，既然一切均是上帝，则上帝并不存在。一切宗教均源出于这两种理论，地球上的人类均努力谋求各种宗教的胜利，但这两者都是有害的。现在我们手里有一柄双刃的斧子，您用这柄斧子砍掉你们曾经在画图中捧上七彩云霞的白种老人的头，现在把斧子递给我吧！"

贝克尔先生和维尔弗里注视着姑娘，脸上露出惊惧的神色。

"信仰，"刚才姑娘说话时是男子的腔调，现在又恢复了女人的声音，"信仰是一种天赋！信仰就是感觉。要信仰上帝，必需感到有上帝。人获得这种感觉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如同你们在伟大的人物、战士、艺术家和科学家、有知识的人、从事生产的人、从事活动的人身上所看到的惊人的能力一样，是逐

渐获得的。思想，即你们所看到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是可以学会的一种精神语言，对吗？信仰是天上真理的集合体，同样也是一种语言，但高于思想，如同思想高于本能一样。这种语言也是可以学会的。信教者只要一声呼喊，一个手势，信仰便把一柄光闪闪的宝剑放在他手里。他可以用这柄剑劈开道路，照亮一切。先知不再从天上下来。他注视着天空，一言不发。世界上有一种生物，他有信仰，能看得见，有知识，有能力，有爱心，他祈祷，他等待。他服从命运，向往光明的王国，他不象信教者那样高傲，也不象先知那样沉默；他倾听并回答。对他来说，黑暗时代的怀疑并不是杀人的武器，而是一根导线；他接受各种形式的战斗，学习各种语言；他不发脾气，他怜悯别人；他不定任何人的罪，也不杀任何人，他救人、安慰人；他不象侵略者咄咄逼人，而是象能穿透一切、温暖一切、照亮一切的光芒那样柔和、纤细。在他眼里，怀疑既不是不信宗教，也不是亵渎神明，更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从这里，人可以向后转，返回黑暗，或者朝前进，走向光明。所以，亲爱的牧师，我们摆摆道理吧。您不相信上帝。为什么呢？根据您的看法，上帝是不可理解的，没法解释的。好，我不想对您说，完全理解上帝的只有上帝自己；为了保留证实我认为可以相信的东西的权利，我也不对您说，您否定您认为不可解释的东西。有一个事实您是很清楚的，这事实就在您自己身体内部。在您体内，物质最终可以产生智慧；而您认为，人类的智慧可能把人类引向黑暗、怀疑和死亡，对吗？如果您认为上帝是不可理解的、无法解释的，那您至少必须承

认，您认为一切纯物质的东西都出自一个彻底的、卓越的工匠之手。为什么上帝的逻辑只是到人类这个他所创造的、最完美的产品为止呢？虽然这个问题不能说服人，但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虽然您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幸亏您为了证明您的怀疑，您承认了一些有正、反两种作用的事实。这些事实推翻了您的论据，正如您的论据否定了上帝一样。我们同时也承认，物质和精神是彼此互不了解的两种创造物，有限的物质世界产生无限的关系，而无限的关系构成了精神世界；如果以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依靠自己精神的力量与地球上所有创造物合为一体的话，那就更有理由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升到认识精神所感觉到的这些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了。好了，现在我们大概已经可以作最后的结论，我们否认您有能力理解上帝，犹如您否认峡湾的石头有能力计算自己的数目和看见自己一样。虽然人拿这些石头盖房子，您又怎么能知道这些石头不否认人的存在呢？无限是个事实，沉重地压在您的心头；如果您内心感到这种压力，您又怎能不承认其后果呢？有限能否对无限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呢？如果您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您承认具有无限性质的各种关系，您又怎么能看到这些关系的遥远归宿呢？你们需要秩序的启示，但是秩序是无限的，你们有限的智慧能理解秩序吗？请您不要问，人为什么丝毫不理解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因为他不理解的东西他同样也能感受到。如果我给您指出，您的思想对周围能触及的事物既然已经毫无所知，对超出它范围的事物就更无法想象了，这一点您能同意吗？难道我没有理由对您说：您用

您的智慧去评判，认为上帝会消亡。关于这一点，您有两个前题，其中一个是对的，另一个却是错误的；既然存在万物，您觉得有始就必然有终，而这个终难道不应该是个善终吗？可是，如果物质最后发展为人类的智慧，为什么您不满足于知道人类智慧最终将进入大光明的上界，亦即领悟到上帝的存在呢？当然，您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问题。您下面的万物领悟不到各种世界的存在而您却能够；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您上面不可能有另外的比您聪明的生物呢？人类既然已经竭力运用智力去衡量上帝，难道对自己不应该比现在更有自知之明吗？人类在向照耀他们的星辰发出威胁以前，在向崇高的信念发起进攻以前，难道不应该首先建立与人有关的信念吗？但是，对怀疑的否定，我应该以否定来回答。所以，现在我问您，在这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种本身就非常清楚的东西值得我信仰呢？我立刻可以向您证明，您坚定地信仰一些东西，它们能活动，但却不是生物，能产生思想，但却不是鬼神。您信仰一些活而抽象的东西，人无法知道它们的形状，它们无影无踪，但您却认为它们无所不在，它们没有任何名称，而您却给了它们名称；它们象您所想象的那位有血有肉的上帝，在无法解释、无法理解和荒谬的意识中消亡。我要问您，您在承认这一切的同时，又怎能对上帝仍然持怀疑的态度呢？您相信数，认为那是科学大厦的基础，而您称这些科学为精确科学。没有数，就没有数学。好，世界上有哪个假定永生不死的神秘人物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并用最迅速的语言说尽包含您思想里存在的各个无限数的那个大数呢？请您就这个问题去问一

问人类中最伟大的天才吧。这些天才人物可能会坐在桌子旁，手捧着头，思考上千年。他们会怎样回答您呢？您既不知道数从哪儿开始，也不知道它到哪儿停止，什么时候结束。您在这儿称它为时间，在那儿称它为空间；一切凭数而存在。没有数，一切将只不过是单一和同样的物质，因为只有数才能使万物彼此不同、性质各异。对您的思想来说，数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因素，犹如您的思想对物质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素一样。您是否把它看成上帝呢？它是生物吗？它是否上帝为了组织一个物质的宇宙而吹出来的一口气呢？数的一个作用就是可分性，而在物质宇宙里，如果没有这可分性，一切就不可能有形。一切创造物，从最小到最大，之所以彼此能有所区分，不正是由于他们有不同的数量、质量、不同的体积和力量吗？这些属性都是由数所产生的。对您的思想来说，数中的无限大是一个业已证明的事实，但没有一个证明是具体的。数学家会说，数的无限大是存在的，不证自明。亲爱的牧师，信教的人会说，上帝是一个有运动能力的数，但只能感觉到而不能证实。象个位数，一切数均以单位开始，但单位和数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数的存在取决于单位，单位不是数，但一切数均由单位产生。亲爱的牧师，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个位数，和他创造的万物毫无共同之处，但万物却是他创造的！所以，请您同意我的看法，您既然不知道数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数在哪里结束，那么您也不知道被创造的永恒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既然您相信数，那又为什么否定上帝呢？创造物难道不是被置于无机物质的无限和天体的无限之间，如同单位数

处于不久以前你们称之为分数的小数的无限小和你们称之为整数的数的无限大之间一样吗？地球上只有你们懂得什么是数，但就在您踏上这条通向上帝的长廊的第一级台阶时，您的才智已经步履踉跄了。怎么？您既没有能力衡量，也没有能力去捕捉上帝给予您的第一种抽象概念，却企图去揣度上帝的目的？如果我把您投入构成数的那种力量即运动的深渊，那么情况又该如何呢？因此，如果我告诉您，宇宙只不过是数和运动，您便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我懂得数和运动，可您对此二者丝毫不理解。如果我再补充一句说，数和运动都是由圣言产生的，那又该如何呢？圣言这个字眼是通灵者和先知的至高无上的智慧，他们以前曾经听到圣徒保罗殉教时听见的上帝的声音。你们一定不相信圣言这个词，可是你们一切可见的事业、社会、纪念物、行动、愿望，都来自你们软弱的语言。如果你们没有语言，你们就会和近似黑人的那类动物，和森林中的野人差不多了。所以你们坚信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力量和结果，也就是数和运动。对这二者的存在，我可以运用两难论法来论证，不久以前，您不也是运用这种方法否定对上帝的信仰吗？尽管您能言善辩，我也必须向您指出，无限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是一个样，而且必须只有一个。只有上帝才是无限，因为肯定不能有两个无限。用人类的说法，如果人间有什么东西您认为是无限的话，您一定会看到，那是上帝的一个方面。我们继续谈吧。你们在数的无限之中夺得了一个与你们的身材十分相称的位置，创造了（如果你们真能创造什么的话）数学，那是一切的基础，甚至

也是你们各个社会的基础。如您那些所谓无神论者所信仰的唯一的东西——数构成物质的创造物一样，数的运用即数学，构成精神世界。这种计数法本来应该是绝对的，象一切本身就是真的东西一样，但实际上，这种计数法完全是相对的，它的存在并不是绝对的，您拿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的实际存在。首先，虽然这种读数法十分灵巧，能够数出有机的物质，但要数出组织物质的力量，它却相对地无能为力，因为前者有限，而后者无限。人依靠其聪明，能够对无限有所领悟，但不能全部支配无限，否则他便成了上帝了。您的读数法可以运用到有限之物，却不能运用于无限。所以就您所看到的细节而言，这种读数法是对的，但就您所看不到的整体而言，您的读数法则是错误的。如果说，自然体现在组成物质的力量中或者在它无限的原理中，象它本来一样，而在它有限的效果中，却与本来不一样了。因此，您在自然中，哪里也看不到两个相同的物体：在自然的序列中，二加二永远不能等于四，因为要得四就必须集合一些完全相象的单一体，但您知道，要在同一棵树上找出两片相同的叶子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同一种类的树中，也不可能找到两棵彼此相象的树。你们的读数法的这一公理不仅对可见的自然界而言是错误的，对你们抽象中的无形宇宙而言，也同样是错误的。在你们抽象中的无形宇宙里，你们的思想也有同样的变化，那是有形世界的物体，不过，由于它们彼此的关系而显得范围广一些；所以，在那儿，差别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事实上，在有形世界里，一切都与人们的气质、力量、风俗和习惯有关，而人与人彼此从来

就不一样，所以，最微小的物体都代表着个人的感情。当然，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各种单位，其方法难道不是通过给不同的金块规定同样的重量和成色吗？好了，您可以把穷人的一个杜卡托和富人的一个杜卡托加在一起，然后对国家财政部说，它们的数量完全相等；但是，在思想家眼里，前者的精神价值比后者大，前者能带来一个月的幸福，而后者只不过是极为短暂的欢愉。所以，只有从错误和极度的抽象概念出发，才能得出二加二等于四的结论。同样，自然界中也不存在分数。在自然界中，你们称为碎片的东西其实本身是完善的东西；可是，难道不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当然有这方面的证明，即一种物质的百分之一往往比您所谓的整体力量更大？如果自然界中不存在分数，精神界存在分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为思想和感情虽然可以象植物界的种类一样彼此有异，但总是完整的。所以分数的理论只不过是你们脑子里自以为是的创造罢了。因此，具有无限小和无限大的数是一种力量，你们只认识这种力量的很小一部分，而不懂其意义。您给自已在数的无限天地中盖了一所茅屋，用编排得十分好、写得又非常工整的、天书般的符号装饰它，然后大叫了一声：一切均在于此！现在，让我们从纯数转到有形数吧。你们的几何学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你们的天文学却告诉你们，上帝行事用的却是曲线。这样一来，在同一科学中，同时证明了两个真理：其中之一由你们因望远镜的出现而扩大了的视野所证明，另一个则由你们的思想所证明，但前者否定后者。易犯错误的人坚持前者，而那位你们迄今为止尚挑不出任何毛病的、

世界的创造者却认为那是错误的。那么，在直线几何和曲线几何之间，在直线理论和曲线理论之间，谁能决定孰是孰非呢？如果说那位能够神速地达到目的的、神秘的艺术家干活时不用直线，而只是把直线垂直分割，使之变成曲线，人却永远也得不到直线：人想使炮弹直线平射，但炮弹总是弧线行进。当你们想准确地打中空间的某一点时，你们必须命令炮弹划一道严格的抛物线。你们的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作出过这样的归纳，即曲线是物质世界的规律，而直线是精神世界的规律：前者是有限创造物的理论，后者是无限的理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认识无限的生物，所以也只有人才能认识直线；只有人才能感觉一个特殊机体中的垂直概念。某些人身上对曲线创造物的感情难道不是他们性格中不纯的表现吗？他们还依恋产生我们的物质；而有伟大智慧的人却爱直线，这种爱难道不是他们内心对上天的一种预感吗？在这两种线之间，犹如在有限与无限、物质与精神、人与思想、运动与移动的物体、生灵与上帝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向天上的爱借翅膀吧，那您就一定能飞越这道深沟！深沟那边就是圣言的开始。您称之为物质的那些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有深度的；线条是固体的末端，本身包含一种行动的力量，但你们在你们的定理中否定了这种力量，这就使你们的定理对物体的整体而言成了错误的；所以，一切人类的建筑物总是受到毁坏，因为你们不自觉地赋予它们各种活跃的属性。自然中只存在物体，而你们只能组合这些物体的外表。因此，自然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你们一切定律的否定。您能举出一条不被事

实所否定的定律么？你们静力学的定律被成千种物理的偶然事故所否定，因为，河流可以冲倒最沉重的高山，证明了不可称量的物质可以举起重量最大的物质。你们睡眠中听见内心的声音，你们经常感到有如电击般受到内心太阳的照耀，这都打破了你们的声学和光学定律。你们既不知道光怎样在你们心中化为智慧，也不知道光如何通过简单而自然的方式在西印度群岛的一只鸟的脖颈上变成了红宝石、蓝宝石、蛋白石和翡翠的颜色，在欧洲多云的天空下的同一只鸟的脖颈上却又变成了灰色和棕色，而在这里极地的自然中又保持白色。你们拿不准颜色是物体所具有的一种属性，还是光线荟萃所产生的效应。你们同意说海水是苦的，但却不去验证一下海水是否不论深浅都是咸的。你们承认有许多实体穿过你们所谓的真空。这些实体无法捉摸，不具有什么物质的形状，但可以冲破一切障碍与物质和谐共处。尽管如此，您相信化学所获得的结果，虽然迄今为止，化学还没有什么办法测量这些来回穿行于你们的晶体和机械之中的实体往返冲激所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作用在由金属或者玻璃化燧石的亲合力传导和输送的热或光的难以触摸的线脉上的。您获得的只是些死的实体，这些实体里那种能使世间一切免于分崩离析的不为人所认识的力量已经被你们排除了，而吸引力、颤动、内聚力、极性，只不过是这种力量的表现罢了。生命是物体的思想，物体本身不过是在生命的进程中把生命固定、保留下来的手段而已；如果物体本身就是活着的生物，那么，这些物体就是因而不会死亡了。当一个人能够看到一切创造物根据各自的吸收

能力而分享的总体运动的结果时，您就宣布，这个人是博学之士，似乎能够解释存在之物的就是天才。其实，天才应该看到效果以外的东西！如果您对科学家说：有两个人，一个在这儿，一个在爪哇。他们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同时具有同一种感觉，知道对方也有这种感觉，能够彼此询问，相互回答，而没有错误。这些科学家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是，有些矿物质，它们传递的感应能达到与我谈的那种心灵感应现象相等的距离。您相信磁铁中电的功率而否认灵魂所释放出的力量。月亮可以影响潮汐，这一点对你们来说，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你们却认为月亮对风、对植物、对人类没有任何影响；月亮能使大海翻腾，能腐蚀玻璃，但对病人无能为力；它与人类的一半肯定有关系，但对另一半却无计可施。这就是你们认为最有把握的看法。咱们再看远一点！你们相信物理吗？但你们的物理学象天主教一样，开始时只不过是盲目的信仰，认为物体之外有一种外在的、与物体无关的力量，这种力量使物体产生运动，对吗？你们看到了这种力量的作用，可是，这力量是什么？在哪里？它的实质、它的生命又是什么？它有无限度呢？可是你们又否认上帝的存在！……

“就这样，你们大部分科学定理对人来说是正确的，但对宇宙整体却是错误的。科学是统一的整体，而你们却把它一分为二。为了知道现象世界规律的真正涵义，难道不应该了解现象与总体规律之间存在的关系吗？任何事物均有外形，能够刺激你们的感官；外形之下有活动着的灵魂，这就是物体

与能力。你们到哪里去教授物体之间的关系这门学问呢？哪里都不需要。难道你们就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吗？对形的分析是你们最有把握的理论的基础，但你们却一直忽略了形中之神。某些人隐约看到了一种高深的学问，但看见得太迟了，而且即使看到也不敢承认。这些人明白，必须不仅通过物体的数学属性，而且要从物体的整体，以及物体神秘的亲缘关系去研究物体。你们中间那个最伟大的人物①在晚年猜出了一切都互为因果，看得见的星体彼此协调，并受看不见的星体所制约。他因为曾经试图建立绝对的理论而历尽艰辛。他象计算太空中的葡萄粒那样计算星体的数目，用行星与分子吸引力的规律解释星体间的协调一致；你们对这个人十分崇敬……可是，我要告诉您，这个人是绝望而死的。为了解释宇宙，他发明了离心力和向心力，假设这两种力量达到平衡，宇宙便停止不动，但他却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运动；可是，如果假设这两种力量并不均衡，各界便立即产生混乱。因此，他的法则并非是绝对的，还存在一个比他虚假的荣誉所依据的原则还高的问题。星辰之间的联系，以及星辰内部运动的向心力难道没有妨碍他去寻找他那串葡萄所悬挂的枝蔓吗？真是倒霉的人！他越把太空扩大，他的负担就越沉重。他告诉了你们各个部分如何达到平衡；但是整体又往何处去呢？他凝视着太空。在人类眼里，太空广阔无垠，布满一簇簇星辰，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望远镜看到，但广阔的星空只能用光速

① 指牛顿。牛顿晚年陷入神秘主义，曾发表一篇评论《启示录》的文章。

来衡量。这种高度的观察，使他感到有无数星辰存在，它们象草原的鲜花，伫立太空，象孩子那样生，象成人那样长，象老人那样衰亡。它们靠在大气中吸取可供其营养的物质而生存，它们有生命的中心和原则，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它们仿佛植物，能够吸收，也能够被吸收；它们构成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有自己的命运。看到这一情景，那个人发抖了！他知道，生命是由物体及其原则结合所产生，死亡或者惯性，甚至重力则由物体与物体本身的运动脱节所造成；于是，他预感到，如果上帝从这些星辰那里收回圣言，星辰将会碎裂毁坏。于是，他开始从《启示录》中寻找这一圣言的踪迹！你们认为他疯了。但你们要知道：他是想办法为自己的天才开脱。维尔弗里，您来的目的是要求我解方程式，要求我升腾于一块雨云之上，然后潜入峡湾，化作天鹅浮出水面。如果科学和奇迹是人类追求的目的，摩西早就把计算导数的方法留下给你了；耶稣基督也早就把你们科学中的疑难问题给你们阐明了；他的信徒们就会告诉你们那些巨大的气流或熔化的金属流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这些气流和金属熔浆与不停旋转以便在太空中凝固的核相连，当他们与一颗恒星结合、撞击并粉碎这颗星，或者以它们致命的气体渗透进去的方式消灭这颗星的时候，便猛烈地冲进一个恒星系。圣保罗也许就不会让你们单靠对上帝的信仰生存，而会向你们解释食物是一切被创造物之间的秘密联系，是各类生物之间的明显的联系。今天，最伟大的奇迹也许是找出方等于圆这个难题的答案了。你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达到上界的人已经看到了星辰绕行的圆形曲线彼此以某种

数学线条相交。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请您相信我的话，奇迹产生于我们之内，而不是我们之外。各个民族过去认为是超自然而实际上十分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上帝只对某几代人显示其力量而拒绝向其他某几代人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上帝不是太不公平了吗？青铜的权杖是属于所有人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摩西、雅各、琐罗亚斯德、保罗、毕达哥拉斯、斯威登堡以及最寂寂无闻的传道使者，或者最了不起的上帝先知都不会超过您。所不同者，各个民族在某些时代有信仰，另一些时代却失去信仰。如果人类所追求的是物质的知识，您承认这一点吧？那么，各个社会——这些人类集合的群体，是否还会永远按照天意而各处一隅呢？如果文明是人类的目的，那么人的聪明才智是否还会消失呢？它还会不会纯属个人呢？一切伟大的民族，其伟大性都建筑于偶然性之上。一旦偶然性终止，其力量也就消失了。如果文明和知识是人类追求的目的，那么一切通灵之士、先知和上帝使者，就会去缔造科学而不是把科学建筑在信仰之上；他们就会开启你们的头脑而不是想办法触动你们的心灵。他们之所以来，都是为了把各个民族引向上帝；他们都告诉你们那些把人引向天国的简单话语，向你们指出神圣的道路；他们心中燃烧着爱情和信仰，熟谙至高无上，对各民族都有约束、鼓舞和启发作用的圣言，他们并不使用圣言去达到任何世俗的目的。你们伟大的天才人物、诗人、王侯、学者都已随着他们的城郭葬身黄土，深埋于漠漠瀚海之中，只有那些宅心仁厚的传道使者千古流芳，虽历万劫而尚为人所称颂。我们在任何方面看

法都不一致，我们之间存在着深不可测的鸿沟。您站在黑暗的一边，而我却在真正光明的一面。这句话不知您是否愿听？但我却很愿意告诉您，因为它可以改变您的看法。您要知道，世界上有物质的科学和精神的科学。您只看见具体的物，而我看到其中的力，这些力通过有创造性的运动彼此相吸。我认为物的特点就是它们成分和属性的标志。这些成分产生了您看不到的、与某些中枢相连的亲合性。有生命的各个不同的物种是彼此有关联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每一物种都有自己特殊的产生方式。人既是果也是因，他以食物为生，但也提供食物。你们称上帝为造物主，是贬低了上帝的作用。上帝并没有象你们想象的那样，创造植物、动物和星辰。他能用多种方式创造吗？难道他不是采用合成统一的方法？他只提供本原。根据总的规律，这些本原随所处的环境而发展。因此，只有一种物质和运动本身；一株植物，一只动物，但关系却绵延不断。的确，相近的类似性产生了亲缘关系。各个物种的生命出于一种如饥似渴的要求，向不同的中心集中。这种要求和你们由于饥饿而需要进食一样。类似性产生亲缘是你们思想的产品所根据的第二个法则。可以给您举个例子：音乐这种超凡绝俗的艺术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难道音乐不是一定数量的音协调一致的结果吗？声音难道不是空气的变化、压缩、膨胀、回响的结果？您知道，空气的成分是氮、氧和碳。真空不能产生声音，这就说明了音乐和人的声音是组成机体的化学物质的效应。这些物质与你们的思想在你们身上准备妥当并由哺育你们地球的光加以协调的同样物质在一起和谐搏

动。看见过雪水沉淀出硝石、雷释放出电、植物从空气中吸收体内的金属以后，您能不得出结论，是太阳熔化滋养下界万物的微妙质素，使万物同沾雨露吗？正如斯威登堡所说，大地是一个人！你们现代的科学成就使你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但与照耀先知们的华光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算了，别再问我了，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之所以暂时使用你们的语言，无非是想在你们的心灵中投入一道信仰的光芒，把我大衣的一角覆盖你们，把你们引进美妙的祈祷国度。难道要上帝向你们屈尊俯就？难道你们不应该提高自己去接近上帝？如果人类心劳力拙，费尽工夫，上帝仍然可望而不可即，这难道不清楚地说明，应该另辟蹊径吗？这条道路就在我们本身。先知和信徒内心有一双比看世界事物时所用的眼睛更尖锐的眼睛，他们能看见真正的曙光。请听听这条真理：你们最精密的科学、最大胆的思考、最美好的知识，都不过是缥缈的云烟。云烟之上才是圣殿。真正的光明是从圣殿发出来的。”

一般演说家作了哪怕最心平气和的即兴发言之后，都难免心情激动，形之于色，但塞拉菲塔说完上述那番话，坐在那里，不再言语，脸色安详，没有一丝激动的痕迹。

维尔弗里俯身凑到贝克尔先生耳边问道：

“这些是谁告诉她的？”

“不知道。”贝克尔回答道。

“在法尔贝格崖山上，他比现在温和多了。”米娜心里想。

塞拉菲塔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微笑着说道：

“先生们，今晚，你们想得太多了。你们把我和米娜当作

可以和你们谈论政治和商业的男子汉，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两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你们应该按照挪威守夜的习惯，一面喝茶，一面给我们讲些故事才对。得了，贝克尔先生，给我讲几个我不知道的北欧传说好吗？讲那个您相信、而且也答应过给我讲的传说，弗里蒂奥夫的故事①。给我们讲讲那个农民的儿子怎样拥有一条会说话、有生命的船②，好吗？我做梦也看见那艘三桅帆船埃利达号！我们做姑娘的难道不应该乘这艘带帆的仙船航海吗？”

维尔弗里两眼直盯着塞拉菲塔，就象一个躲在暗处的窃贼两眼死盯着藏宝的地方一样。他问塞拉菲塔：

“既然话题又回到雅维斯，那么，请告诉我，您为什么不结婚呢？”

“你们所有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已丧偶，”塞拉菲塔回答道，“而我，一出生便婚姻已定，许配给……”

“给谁？”大家异口同声地问道。

“别问了，这是我的秘密。”她回答道，“如果我们的父亲愿意，我答应一定请你们参加这神秘的婚礼。”

“婚礼很快就举行吗？”

“我正在等着。”

---

① 弗里蒂奥夫的故事，北欧传说。故事叙述一对贵族出身的年轻恋人，因女方兄弟反对未能结合。少年亡命海上，成为劫富济贫的海盗。后几经曲折，二人终成眷属，君临一国，共享富贵。

② 巴尔扎克记错了，原来故事的主人公并非出身农家，他驾驶的那艘三桅帆船“埃利达号”并不会说话，也没有生命。

随着这句话的是长时间的沉默。

“春天来了，”塞拉菲塔说道，“冰雪开始融化，水流的声音已清晰可闻，难道你们不来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吗？”

说着，她站了起来。维尔弗里随着她，两人一起走到大卫刚才已经打开的窗子前面。海水经过漫长而沉寂的冬季，现在正在冰下蠕动，在峡湾里发出音乐般的回响。这声音经过空间的净化，传到耳朵里，象一股明亮而清新的流水。

“维尔弗里，别再胡思乱想了。不良的想法即使得逞，您也难以消受。您目光炯炯，谁看不出那是欲念的表现？您要与人为善，走上正道！为了自己心上人的幸福而牺牲一切，这难道不比人类的爱更加伟大？听我的吧，我将把您引上一条新路，那里有无限的爱，您将获得您梦想的一切光荣。”

维尔弗里沉吟不语。

“这个温柔的姑娘是否先知呢？刚才，她目光如电，声闻三界，手持怀疑的巨斧，劈向我们的科学。我们这样熬夜是否已经好一会儿了？”他心里想道。

塞拉菲蒂斯回到牧师的女儿身旁，对她说：

“米娜，兀鹰飞向腐尸，鸽子飞向宁静的绿荫和流泉。鹰向天飞，而鸽从天降。你别在既无绿荫，也找不到泉水的地方流连了。如果不久以前，你看见深渊便两腿发软的话，现在，你就为爱你的人养精蓄锐吧。算了，傻姑娘，你知道，我已经有了未婚妻。”

米娜站起来，随着塞拉菲蒂斯走到维尔弗里伫立的窗前。

三个人谛听着水从冻结在冰里的树上冲进齐格河里哗啦啦的声音。峡湾又敞开了歌喉，幻景顿时烟消云散。大家聚精汇神地欣赏着，大自然正摆脱羁绊，仿佛高喊着同意去回答刚刚把它唤醒的那位圣灵。

三位客人向那位神秘人物告辞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既不是困倦，也不是麻木和惊讶，而是三者兼而有之，既非薄暮降临，亦非曙色初现，而是对光明的向往。他们默默地思考着。

“我现在想，她准是一个幻化人形的精灵。”贝克尔先生说道。

维尔弗里十分佩服，一声不响地回到家里，不知道如何方能抵抗那天神般伟大的力量。

米娜则心里想：“为什么他不愿意我爱他呢？”

## 第五章　告　别

对喜欢思考，希望找出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思想运动的发展规律的人来说，人类身上有一种使人失望的现象。不管一个事实多么严重，而且，如果世界上真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的话，不管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奇迹多么伟大，这一闪电般的事实，或者这一轰天雷般的奇迹，也会消失在思想的汪洋之中，只不过在水面激起短暂的浪花。不一会儿，大海便会象往常一样，重又微微地起伏。

声音为了更加清楚地被人听见，是否必须从野兽的嘴里

发出？手是否必须在宫廷宴乐大厅的横楣上书写①？目光能否照亮君王的梦境？先知会否前来详梦？死者是否会在光明的上界复活，恢复其全部能力？精神世界的七重天在宇宙中一重接着一重，在象瀑布般倾泻在天阶的耀眼光波中呈现。在这七重天所构成的神秘的阶梯下，精神能否彻底战胜物质？不管内心的启示多么深刻，也不管外界的启示多么明显，到了第二天，巴兰仍然对母驴和自己产生怀疑②；伯沙撒和法老仍然要摩西和但以理两位先知对圣言详细评讲。圣灵来了，他把人带到大地上空，然后使大洋翻腾，露出海底，让人看见万类湮灭，又使满坑满谷的磷磷白骨重生肌肤：于是，使徒写出了《启示录》！两千年以后，人类的科学证明了使徒的叙述，并把其中的形象化作笔下的道理。然而那又起到什么作用！芸芸众生依然象昨天一般活着，象奥林匹克运动会③第一次休会期间，象上帝创造万物的第二天，或者，象大灾难的前夕那样活着。怀疑的滚滚波涛淹没一切。同样的浪涛以同样的速度拍击人类，这智慧海洋里坚实的界石。人类怀疑亲眼所见的景象，亲耳听见的话语，怀疑事实是否事实，思想是否思想，经过这一连串狐疑以后，人又恢复常态，考虑自己的事业。他

---

① 喻指伯沙撒饮宴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大厅墙上写下了三个字。

② 典出《旧约·民数记》，巴兰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幼发拉底河畔的先知，奉摩押国王巴勒之命去诅咒以色列人。他骑一母驴出发。路上，天使隐形阻止驴子前进。巴兰抽打驴子，驴子口吐人言。于是，天使现身，传达上帝旨意。巴兰被迫违王命，不惩罚以色列人，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

③ 古代希腊每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竞技大会。

顺从不知道哪个跟随死神的仆人，顺从用黑色的大衣覆盖古人的遗忘之神，而今人对古人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人不断走着，他往前行，单调乏味地成长，直到被大斧砍倒。如果这强大的浪涛，就是说，如果这苦水高度的压力阻止人前进的话，它无疑也使人免于死亡。只有高等生物中具有虔诚信仰的人才能看见雅各神秘的阶梯①。

刚才，塞拉菲塔虽然遭到诘问，但她从容回答。她的回答拉开了广阔的天幕，象一架被弹奏的风琴，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堂。低沉的琴声在高不可攀的拱顶回荡，构成整整一个音乐的宇宙，又仿佛象光线，在柱头刻度最浅的花饰上婆娑弄影。维尔弗里听完塞拉菲塔的话，回到家里，对刚才在眼前出现的世界坍塌的场面，仍然惊怖不已，似乎看见塞拉菲塔的手把他从未见过的光线，倾注在宇宙的废墟上。第二天，这种场面仍然在他脑际萦回，不过，他惊魂已定，觉得既不沮丧，自己也没什么变化。他的欲望、他的思想，依然强烈和充满活力。他到贝克尔先生家吃午饭，看见贝克尔先生正埋头阅读《论咒语》。为了解开他的客人心里的疑团，老牧师一早起来便翻阅这本书了。这位学者以童稚般的天真，要穷其究竟，在约翰·维埃提出真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前一天发生的现象确有可能的每一页都折上了书角。因为，对学者来说，一个想法，不管多小，也是件大事，而一件事，不管多么大，也只不过是个想法。两位哲学家喝到第五杯茶的时候，前一天神秘的夜晚便已经变得不神秘了。上界的真理多少总有些道理，值得研究。

① 即通向上帝的阶梯。

塞拉菲塔这位姑娘，对他们来说，颇有点口才。当然，这还要归功于她迷人的声音、倾国的容貌、具有魅力的举止以及演员能够使普普通通一句话充满思想和感情的种种诀窍。

牧师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一面往烤面包片上抹了一层黄油，说道：

“算了！要找这些奇妙谜语的答案，非掘地六尺才行。”

“可是，”维尔弗里边往茶里放糖，边说道，“我不明白，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怎么能知道这样多的东西，她的话简直是包罗万象。”

“别着急，”牧师说道，“请您看看这个意大利小姑娘的故事。这个姑娘从十二岁起，便能讲四十二种古代和现代的语言；还有一个僧侣，能凭嗅觉猜出人们的思想！在约翰·维埃的著作和我要给您看的十二篇论文里，这样的例子足有上千个。”

“我同意，亲爱的牧师；但对我来说，塞拉菲塔是我梦寐以求的奇女子。”

“她是悟性的化身，”贝克尔先生的语气透着疑惑。

几天过去，山谷里的雪不知不觉地融化了；绿色的森林象春草钻出了地面。挪威的大自然正梳妆打扮，准备迎接喜庆的日子。现在，天气温和，人们可以外出了，但塞拉菲塔独处家中，足不出户。维尔弗里知道自己所爱的人近在咫尺，但欲谋一面而不可得，只觉得心中烦躁，情爱倍增。当那位不可思议的怪人接待米娜的时候，米娜发现他心里正受着爱火的煎熬，声音变得低沉，皮肤的颜色逐渐成为金黄。如果说，诗人

一向把白皙的皮肤比作金刚石的话，他现在的肤色却好比晶光闪烁的黄玉了。

“您见到她了?”维尔弗里问道。他一直在瑞典山庄周围徘徊，等着米娜出来。

“我们要失去他了。”姑娘噙着眼泪回答道。

“小姐，”异乡人强忍着怒火，低声叫了起来，“您别耍弄我了，您只能象一位姑娘爱另外一位姑娘那样爱塞拉菲塔，而不能象我那样爱她。您不知道，如果我嫉妒起来，您会有多大的危险。为什么我不能亲近她？是不是您从中作梗?”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权利这样猜测我的心。”米娜回答时表面装得很镇静，心里却十分恐惧。接着，她怀着信念，鼓足勇气，说出了自己一心追求的目标：

“爱情免不了会嫉妒，但我的嫉妒不害怕这里任何人。唉！我嫉妒的是占据了他全部身心的那种隐藏着的感情。在他和我之间，有许多我无法逾越的鸿沟。我想知道，星星和我，谁爱他爱得更深，我们中间，谁更关心他的幸福。为什么我不能自由表达对他的爱呢？在死亡面前，我们可以说出我们的喜爱了，再说，先生，塞拉菲蒂斯快死了。”

“米娜，您弄错了，这条躺在长沙发上楚楚可人、仪态万千、多愁善感、使我一心向往的美人鱼不是个少年。”

“先生，”米娜困惑地回答道，“他用强有力的手拉着我登上法尔贝格崖山和冰帽峰那边的高山草场，喏，就在那儿，”她边说，边指着峰顶，“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是个弱女子。唉，如果您听见他预言世事就好了！他那诗一般的语言简直是思想的

音乐。一个荏弱的姑娘声音不可能如此低沉，震动我的五脏六腑。”

“可是您有什么证据呢……？”维尔弗里问道。

“除了我的内心感觉，没有其他证据。”米娜感到一阵不好意思，赶紧打断了异乡人的话。

“可是，我，”维尔弗里边喊边向米娜投去一瞥充满爱火情仇的目光，“我，我也知道她对我有很大魅力，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您错了。”

维尔弗里话到嘴边，脑子里边思绪万千，急欲说出的时候，塞拉菲塔突然从瑞典山庄走出来，后面跟随着大卫。她的出现使维尔弗里发热的头脑顿时冷静下来。

“您瞧，”他说道，“只有女人才能有这样娇媚柔弱的体态。”

“他不舒服，出来作最后一次散步。”米娜说道。

女主人做了一个手势，大卫便走开了。维尔弗里和米娜朝塞拉菲塔走去。

“咱们到齐格河瀑布那儿去吧。”塞拉菲塔说道。很明显，这是病人的要求，而病人的要求，人们总是立刻照办的。

一层白色的薄雾笼罩着峡湾的高山豁谷。峰顶象星星，闪闪发亮，刺透了白雾，使它看来仿佛一条正在行进中的银河。从这阵烟云望去，太阳象一个烧红的铁球。尽管寒冬还作最后的挣扎，白桦树已经抽出金黄的花穗，落叶松换上了丝一般的缨冠。几道温煦的气流，满载白桦和落叶松的香味，象阵阵薰风，带着大地的赞美和叹息，宣布北方美丽的春天已经到

来，将给最凄凉的自然景色增添几分突如其来的快乐。风逐渐吹散部分遮盖海湾景致的云翳。鸟儿在歌唱。树皮上，阳光尚未把汩汩流淌的白霜晒干，呈现出千姿百态，煞是好看。三个人一声不响地沿着河岸走去。只有维尔弗里和米娜两人在默默欣赏这神奇的场面，因为，他们已经看够了枯燥单调的冬景。他们的同伴则边走边思索，似乎努力想在这个大合唱中分辨出某种声音。他们走到了齐格河奔腾出海的悬崖边上，来到急流在林中冲刷出的道路尽头。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林间小径，两旁矗立着生长多年的冷杉，上面枝桠交织，形成具有粗肋的拱顶，象天主教堂的拱顶一样。从悬崖望去，整个峡湾尽收眼底。地平线上，海水象钢刀的锋刃，闪着寒光。此时，浓雾消散，天空一片蔚蓝。谷里林间仍然飘荡着一团团发光的水汽，仿佛清风吹来的钻石微尘，其实是悬垂在金字塔般的枝头晶莹可爱的水滴。一道山涧的急流在他们头顶奔腾，水面升起一股细雾，在阳光下彩色缤纷，因为光线在雾气中分解，化作一道道七色彩虹，象千百个三棱镜，进溅出交错的光芒。野岸上生长着许多种地衣，沾水以后，仿佛一块美丽的波纹布料，又象漂亮的丝绒挂毯。崖顶的欧石南已经开花，绵延不断，错杂纷陈。婆娑的枝叶为清新的流泉所吸引，似长发低垂水面。落叶松摇动花边般的枝桠，轻抚着松树，象安慰满怀心事的老人。这华丽的景致烘托出一种鲜明的对比，一面是群峰上层层密布的、气象庄严的参天古树，一面是伸展在他们三人脚下的峡湾，急流飞泻，一片汪洋。总之，在大海环抱下，天公这位最伟大的诗人写出了辉煌的诗页，似乎让世

间万物自由自在地各展生机。雅维斯在这无垠的景致之中有如沧海一粟，但十分雅洁，一切只有短暂生命的东西似乎都会匆匆给人一种完美的形象。因为，按照一条只有我们认为是必然的规律，那些为我们的心灵和目光所爱恋的、表面看来已经创造好的事物，在这里只有一个春天的生命。这三个人站在高高的悬崖顶上，此刻肯定认为世界上只有他们三人而已。

“真痛快啊！”维尔弗里不由惊叹道。

“大自然有自己的赞歌，”塞拉菲塔说道，“这种音乐难道不美吗？维尔弗里，您承认不承认这一点？您认识过的女人当中有谁能给自己安排一个如此美妙的幽居处所？在这里，我有一种难以在城市里得到的感觉，我真想在这长得如此迅速的绿茵上躺下来，眼望蓝天，敞开胸怀，置身于无垠的宇宙之中，尽情倾听花朵的絮语，这些花朵刚刚摆脱自己原始的本性，竟然想纵情奔跑。倾听刚长出翅膀就迫不及待想远翔高飞的绒鸭的呼叫，我想起人类普遍的欲望，而每一个具体的人也有自己的欲望！但这些，维尔弗里，只是女人诗一般的幻想。在这有名的峡湾水中，在这大自然象妩媚的新娘恣意戏耍的绣花帷幕之内，在大自然为了准备婚礼而把自己绿色的发辫洒满香水的大气之中，您看见了一种使人回肠荡气的思想。您想在这轻纱似的薄雾中看到一位浴女的身影么？根据您的想法，我大概应该倾听急流那充满男子气魄的声音了。”

“爱情不正在那里，如同蜜蜂之在花萼中一样？”维尔弗里回答道，他第一次在塞拉菲塔身上发现有人间的感情，认为时

机已到，想向她表达自己心里燃烧着的爱情。

“您总要这么做吗？”塞拉菲塔大笑着问道。这时，米娜已经不在她的身旁。

米娜刚才看见一块悬岩上长着蓝色的虎耳草，便爬上去看。

“总要这么做。”维尔弗里重复了一句，“您听我说，”他边说边向塞拉菲塔投去一瞥威严的目光，不料象碰在金刚石的盔甲上一样被撞了回来，“您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的意愿和我的能耐。别拒绝我这最后一次请求！为了您内心追求的世界上的幸福，您就嫁给我吧！为了使我有一颗纯洁的心灵，为了使我耳旁响起天国的声音，使我在由于机根各个民族而决定采取的伟大行动中萌生善念，您嫁给我吧，有您在我身旁，我将为各个民族谋福利！您能给予爱情比这更崇高的使命吗？一个女人能够想象出比这更重要的角色吗？我是带着一个重大的计划来到这个地区的。”

“为了一个您所爱的，会使您心平气和的普通姑娘您就甘愿牺牲这伟大的计划。”

“那有什么关系？我要的只是您。”维尔弗里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把我的秘密告诉您吧。北欧是产生新种族的伟大摇篮，这些种族将发展、分布到全世界。他们负有更新古老文明的使命。为此，我跑遍整个北欧，想选择一个地方作为我事业的起点，用智慧和力量征服一个部落，教他们打仗的方法，然后发动战争，把他们撒出去，象烈火一样横扫欧洲，解放、掳掠、扬名、取乐。总之，我，作为命运之神的象征，残暴无

情，行动起来有如暴风雨，把大气中的一切分子集中起来化为雷电，象馋嘴的怪物，食人无数。就这样把欧洲征服。欧洲现时正处于等待新的救世主的时代，救世主将打烂旧世界，重新改造社会。欧洲将只信仰把它踩在脚下的人。总有一天，诗人们和历史学家会对我的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把我当作伟大的人物，说我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其实，对我来说，这个用鲜血写成的弥天玩笑不过是一种报复。可是，亲爱的塞拉菲塔，我的观察已经使我对北欧感到厌烦，力量在这里过分盲目，我渴望到印度去。与一个自私、懦怯、惟利是图的政府作孤注一掷的斗争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刺激高加索山脚下民族的想象力比说服我们目前所处的这冰冷地区的思想容易得多。所以，我打算越过俄罗斯草原，抵达亚洲，指挥我的得胜之师，直捣恒河之滨，推翻英国的统治。在过去的不同年代已经有七个人实现过这样的计划。穆罕默德曾经派遣撒拉逊人横扫欧洲，我将重施其故伎！我不会象今天统治古罗马帝国各行省的那些君主，做一个庸庸碌碌的国王，为一项关税而与臣属争论不休。不，什么也将阻挡不了我雷霆般的目光和暴风雨般的声音！我将象成吉思汗一样，足迹踏遍地球的三分之一：我的手将握住整个亚洲，如同奥兰·札布①曾经把亚洲掌握在手里一样。做我的伴侣吧，洁白如玉的美人，登上皇后的宝座吧。我对成功从未产生过怀疑。如果您成了我的心上人，我的成功便十拿九稳了！”

① 奥兰·札布(1658—1704)，十七世纪统治印度的莫卧儿皇帝。

“我已经登上过您说的宝座。”塞拉菲塔说道。

这句话象灵巧的樵夫挥动手中的巨斧，只一下便把一棵小树齐根劈倒了。当一个男人想向心爱的女人显示自己的力量、智慧和高人一等的本领时，心上人却任性地把头一歪，说：“这没什么！”或者更进一步，厌烦地笑了笑说：“这我知道！”认为力量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这些话在男人心中激起的愤怒只有男人才能体会。

“什么！”维尔弗里绝望地大叫道，“艺术的瑰宝、世间的财富、宫廷的豪华……”

塞拉菲塔嘴唇稍微一动，便把维尔弗里的话止住了。她说：“不少比您强的人对我作的保证比您多得多。”

“如果一位伟大的人物打算为了您牺牲一切，目的只不过想在湖边一间小屋与您长相厮守，而您却毫不动心，不想去安慰他，那您真是个寡情的人了。”

“可是，有人对我情深似海。”

“谁？”维尔弗里一边喊一边象疯了似地向塞拉菲塔冲过来，仿佛想把她推到齐格河翻滚着浪沫的瀑布中去。

塞拉菲塔的眼睛朝他一看，他的胳臂便垂了下来。塞拉菲塔给他指了指米娜。这时，米娜正向他们跑来，一张脸白中透红，美得象她手里拿着的花一样。

“孩子！”塞拉菲蒂斯说着向她走去。

维尔弗里象一尊塑像木然伫立在悬崖顶上，深深陷入沉思之中。他眼前正漂过一棵倒在水里的大树，逐渐消失在海湾里。他真想跳进齐格河，象那棵树一样随波而去。

“这是我给您采的。”米娜边说边把花束献给自己热爱的人。接着，她又抽出其中一朵，递给塞拉菲蒂斯，“这一朵和咱们在法尔贝格崖山看见的那朵一样。”

塞拉菲蒂斯看了看花，又看了看米娜。

“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你难道不相信我？”

“不是，”姑娘回答道，“我对您无限信任。我觉得您比这美丽的大自然还美，也比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更聪明。当我看见您的时候，我想那是我祈祷上帝的结果。我真想……”

“什么？”塞拉菲蒂斯说着看了她一眼，这目光告诉姑娘，她们之间有多么大的距离。

“我真想替您受苦……”

“真是个最危险的人物。”塞拉菲蒂斯心里想，“啊，我的上帝，要把她推荐给你这种想法是否罪过呢？”

“你不记得我在那上面跟你说过的话了吗？”他指着冰帽峰的峰顶对姑娘说。

“他又变得可怕起来了。”米娜心里掠过一阵恐惧。

齐格河的涛声伴随着三个人的思想。他们在悬崖一个突出的平台上站了一会儿，表面看都在一起，实际上，在精神世界中，彼此隔着深深的鸿沟。

“好吧，塞拉菲蒂斯，教敎我吧，”米娜银铃般的声音圆润如珠，温柔得又象含羞草，“告诉我，我怎样才能不爱您。谁不敬仰您呢？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永不衰竭的敬仰啊！”

“可怜的孩子，”塞拉菲蒂斯说着，脸色突然苍白起来，“这样的爱情只能给予一个人。”

“给予谁？”米娜问道。

“将来你会知道的。”塞拉菲蒂斯的声音微弱得象一个要躺下死去的人。

“救命呀！他要死了！”米娜惊叫道。

维尔弗里闻声赶来，看见塞拉菲塔姿势优美地站在一块片麻岩上。初春的天气使这块岩石披上了一件天鹅绒般的斗篷，地衣闪闪发光，黄褐色的苔藓在阳光下柔软得象匹绸缎。维尔弗里失声叹道：

“她真美。”

“这是我最后一次观看生机蓬勃的大自然了。”塞拉菲塔说着集中全身的力量站起来。

她走到悬崖边上，从这里，她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雄伟壮丽的山川，不久前这些景致还深埋在冰雪之中，可现在已经百花盛开，一片郁郁葱葱了。

“永别了，”她说道，“炽热爱情的温床，在这里，一切都带着强烈的欲望，从中心走向末端，末端集合如妇女的长发，编成无人知晓的发辫。你就用这条发辫，在不辨东西的空濛之中，把自己和上帝的思想连在一起。”

“你们看见那个男人吗？他躬背弯腰，用汗水浇灌田垅，有时又抬首向天；还有收养孩子，把他们奶大的女人、在暴风雨中拴系缆绳的水手、坐在悬崖凹处等待父亲归来的女儿。你们看见劳累半生以后，把手伸出来的人了吗？愿所有人都有勇气，都能享受和平。永别了，所有的人！

“你们听见那无名战士临死前的呼叫吗？听见被欺骗、在

沙漠里饮泣的人愤怒的声音吗？愿他们都有勇气，都能享受和平。永别了，所有的人！为尘世的君王牺牲的人，永别了！没有祖国、希望得到一个祖国庇护的人民，永别了！没有人民、期待有人前来居住的土地，永别了！尤其是你这个不知埋骨何方的、高雅的天涯逐客，永别了！由于爱得太多而被揪着头发拖走的、无辜的女人，永别了！坐在垂死的儿子身旁的母亲，永别了！圣洁的受伤的女人，永别了！穷人们，永别了！渺小、荏弱、受苦的人，我一向同情你们的痛苦，现在，永别了！一切受本能的驱使而为他人受苦受难的人，永别了。

“永别了，穿透幻想的漫漫浓雾寻找东方的航海家们。永别了，在思想的引导下走向真正光明的殉道者。永别了，好学的人们，在你们中间，我听见了天才被侮辱的呻吟，学者悟道过迟的悲叹。

“瞧，天使在鸣奏，阵阵香风，圣贤们发出心灵的赞歌，他们祈祷上天、安慰世人，把上帝的光芒、天国的馨香，灌进愁苦人的灵魂。让爱情的大合唱更响亮吧！各民族向您呼喊：‘抚慰我们吧，保护我们吧！’我要对您说：拿出勇气来！永别了！

“永别了，花岗岩，你将变成花朵；永别了，鲜花，你将变成鸽子；永别了，鸽子，你将变成女人；永别了，女人，你将是痛苦的化身；永别了，男人，你将是信仰的象征；永别了，将成为祈祷和爱情同义词的您！”

这位不可理解的人疲倦已极，第一次在维尔弗里和米娜搀扶下往回走。维尔弗里和米娜此时也觉得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所感染。他们刚迈出几步，大卫便哭着走来：“她快死

了，你们为什么把她带到这里来?”他老远便这样喊。老人突然又恢复了青年时的力量，抱起塞拉菲塔，飞也似地奔到瑞典山庄的大门，象一只鹰抓着一只白色的母羊飞回窠里。

## 第六章 升天之路

塞拉菲塔预感自己大限已到，象囚徒看了看即将永别的囚室一样，向大地作了最后的诀别。第二天，她感到浑身痛楚，不能动弹，仿佛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维尔弗里和米娜来看她，见她躺在她那张铺皮的长沙发上，虽然还是肉身，但灵魂的光芒已经透出体外，使她变得越来越白了。元神正打破使之与无限分隔的藩篱，一步步往前走。这种进展就叫做疾病，永去的时刻称为死亡。大卫看见女主人受苦，正一个劲地哭，全不听女主人反复的安慰。老人象一个孩子，已经失去了理智。贝克尔希望塞拉菲塔好好调理自己，但一切都归无用。

一天，她把自己曾经热爱过的两个人请来，告诉他们，自己的苦难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天。维尔弗里和米娜大惊失色，立即赶来，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塞拉菲塔向他们微笑，仿佛即将离开，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去。她低垂螓首，象一朵饱承雨露的鲜花，最后一次展开花萼，发出最后几股幽香。她被他们的忧伤所感染，默默地看着他们。她已经不再想自己，这一点，他们感觉到了，但心里那种痛苦掺杂着感激的情绪，却又无法表达出来。维尔弗里站在那里，默默地一动不动，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感到世事浩茫，天地广阔，冥冥之中必有

一个主宰。米娜看到这位强有力的人物现在如此衰弱，另一方面，又担心会永远失掉他，便鼓起勇气，俯下身子对他说："塞拉菲蒂斯，让我跟你走吧。"

"我不许你这样做。"

"可是为什么你不因爱我而留下呢？"

"我不能爱这里的任何东西。"

"那你爱什么？"

"天。"

"你这样蔑视上帝创造的万物，能说是爱天吗？"

"米娜，我们能同时爱两个人吗？一个人如果不是被人全心全意地爱着，能说是有人爱吗？难道他不应该是第一个被爱的、最后一个被爱的、唯一被爱的人吗？一个女人如果是全心全意地爱，难道不应该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离开人间吗？这时候，她的全体家庭成员对她不过是一种回忆，她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他。她的灵魂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他！如果她内心还有什么不属于他的话，那她就不能说是爱他；不，她并不爱！爱得不深能说是爱吗？爱人的话语应该成为她全部的欢乐，并且在她的血管里流淌，比血还红；他的目光是穿透她心灵的光明，她全部熔化在他的身上；他所到之处，一切都美。他给灵魂带来温暖，他照亮一切；在他身旁，从不会感到寒冷或黑暗。他无时不在，总在我们的心中。他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想他，为他着想。瞧，米娜，我对他的爱就是这样。"

"他是谁？"米娜妒火如焚，问道。

"是上帝！"塞拉菲蒂斯的声音象四处蔓延的山火，照得人

心里亮堂堂。"永远不背叛我们的上帝！不抛弃我们、不断满足我们愿望的上帝！只有上帝能使他创造的人永远幸福，欢乐无涯！上帝永远不会厌烦，脸上只有微笑！上帝常新，他用高尚的思想充实我们的头脑，他净化世界，与人为善，随和而又热情。他在我们心中，开花结果，满足我们一切祝愿；只要我们信赖他，便不再与我们计较，相反，为我们献出一切；他使我们高兴，使我们变得伟大，多能。总之，我爱的是上帝！米娜，我爱你，因为你可以与上帝在一起！我爱你，因为如果你皈依上帝，你便属于我。"

"那好，你就指引我吧，好吗？"米娜说着跪了下来，"请你拉着我的手，我再也不愿离开你了。"

"指引我们吧，塞拉菲塔！"维尔弗里猛地也跪了下来。"你使我向往光明，向往圣言。我渴望你在我心中注入的那种爱，你的思想将印入我的灵魂。把你的愿望投进我的脑海里吧，我将听你的吩咐去做，如果我得不到你，我愿保留你使我产生的一切感情！如果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和你在一起，我将象燃烧的烈火一样全力以赴。你说吧！"

"天使啊！"使人无法理解的塞拉菲塔一面喊，一面用湛蓝的目光看了他们两人一眼，"你是天使，整个天堂将属于你！"

随着这一声惊叹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这惊叹象某种仙乐的第一道和弦，在米娜和维尔弗里的灵魂中激荡。

"如果您想使您的双脚习惯走通往上天的道路，您必须知道，最初是很艰苦的。"这个痛苦的灵魂说道，"寻找上帝需要耐心，这是上帝的意愿。在这种意义上，上帝是苛求的，他要

求您的全部身心。但如果您把自己整个交给上帝，上帝便永远不会抛弃您。我将把天国的钥匙留给您，天国里闪耀着他的光芒，在那里，您将无时不处于天父的怀抱之中，基督的心灵之内。天国没有不让人靠近的卫兵，您从任何方向都能进去。上帝的宫殿、宝藏、权杖、一切都没人看守。他对所有人都说过：'你们可以把这一切拿走！'但是必须决心到那里去才行。如同要旅行就必须离开家，放弃其他计划，告别朋友、父母、姊妹，甚至还哭着的最小的弟弟，向他们永远告别，因为您将象殉道者走向火刑柱一样，一去不返；总之，您必须摆脱人类的感情和一切，否则您便会三心二意。为了上帝，您必须全力以赴，象过去您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象您从事一项艺术，曾经爱过一个人胜过上帝，或者探寻人类科学中的一项秘密一样。上帝本身不就是科学、爱情和一切诗歌的源泉吗？他的宝藏难道不能引起人们的贪欲？他的宝藏是取之不竭的，他有无限的诗情，永恒的爱，他的科学绝对正确，而且毫不神秘！您对任何事物都不要执著，上帝会给您一切。是的，您在他的心灵里获得的幸福是您在尘世失去的幸福所无法比拟的。我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您将具有上帝的力量，您可以使用这种力量，就象您使用属于您的情郎或情妇的东西一样。可惜，大部分人都怀疑和缺乏信念、意志和恒心。如果有人上路，他们往往会瞻前顾后，结果又走了回来。很少有人懂得在去与留、堕落与升天这截然不同的决定之间作出选择。所有人都犹豫，而软弱使人迷路，欲望又使人误入歧途，罪恶成了习惯，终至泥足深陷；人类的情况没有任何改进。所有人的第一

生都在本能的阶段度过，他们辛辛苦苦积累世间财富，后来才发现这些财富没有任何价值。人们在这一阶段中不知要度过几生才能脱离羁绊，进入沉思阶段去接受新的考验。在这第二阶段里，思想以假科学的面目出现，最后，精神对人的语言感到厌倦；因为物质消耗净尽以后，余下的便是精神。注定要登天的人不知要经历多少种形态才明白淡泊潜修的价值，草原星空便是通往精神世界的阶梯！眼睛体验过虚空以后，便转向正道。于是开始了新的阶段，走向光明闪耀的小径。死亡是这一路程的中继站。出现了方向相反的经历：往往要整整一辈子才能获得与前生所犯错误相反的德行。因此，首先是受苦的一生，痛苦的折磨使人渴望爱情。接着是爱的一生，对爱人的爱使人懂得爱造物主；爱情的美德、爱情的无数苦难、崇高的希望、爱情的乐极生悲、它的忍耐、顺从，使人内心产生对神的向往。紧跟着的是在沉默中寻求圣言踪迹的一生，人变得谦逊、仁慈。再往后，便是希望的一生。最后是祈祷的一生。这一生是永恒的正午，这里有鲜花、有收获！我们所获得的优秀品德在我们内心逐渐完善。对我们来说，这些品德是我们每一生之间的无形联系。只有灵魂才能记忆，因为物质是无法记忆精神事物的。只有思想才能有承前启后的传统。这种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的不断继承是人类天才的秘密：有的人有形的禀赋，有的人有数的天分，有的人有和弦的才能。这都是在光明道路上的进步。是的，谁有一种这样的天赋，谁就能在一点上接近无限。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们透露几句，大地分享圣言，把圣言化作尘埃，洒在它的作品、学说和诗歌之

中。如果有某颗触摸不到的微尘在一件作品上闪光，你们就会说：'这作品伟大，这作品真实，这作品崇高！'这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你们的心灵中颤动，使你们预感到上天的存在。有的人因疾病而遗弃尘世，有的人因孤独而接近上帝，对另一些人，上帝就是诗；总之，一切使您反省、使您震惊、使您感到有压力、使您升腾、使您沉沦的东西，都是天上世界的回声。一个人开直了第一条犁沟，他照着样子便能开直其余的犁沟。如果圣言在您苦思所获的一得之见之中，在您听见的一种声音、亲身经受的一阵痛楚之内，在您的内心里找到相应的回声，便会永远改变您的灵魂。一切都通向上帝，因此只要一直往前走便很有可能找到上帝。当您踏上正道，开始朝圣的幸福日子到来时，大地将对此一无所知，亦不再理解您，你们之间再也不能和睦相处。懂得这些事情并说出圣言中的几句真话的人到处都不得安生，象野兽一样被人追捕，往往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死在断头台上，此时，天使们便向他们大开天国之门。您的归宿将是您和上帝之间的秘密，如同爱情是两颗心之间的秘密一样。您好比深埋地下的宝藏，寻金人在您上面走过，却不知道您就在那里。您的生命将变得非常活跃；您的每一个行动都与上帝有关，如同在恋爱中，您的行动和思想无一不具有心上人的影响一样；不过，爱情及其欢乐，其受感官限制的欢愉，只是您和天国情人之间的爱情的一幅很不完美的写照。任何人间的欢乐过后，都是忧虑和惆怅。要使爱情不致于使人厌烦，只有在爱得最热烈时死去，这样，您就看不到爱情的结束。可是，在这里，上帝把我们的苦难变成快乐，喜悦有增无减，无

际无边。因此，尘世中，爱情短暂，总以苦难告终，而在精神世界之中，一日的苦难却带来无限欢乐。您满怀喜悦，感到上帝近在咫尺，就在自己心中。上帝使一切事物都具有圣洁的色彩，他在您的灵魂中闪光，用他的温柔感染您，使您为自己抛开浊世，但又让您行使他的权力，为了上帝而关心浊世。您以上帝的名义完成上帝托付的事业：您擦干不幸者的眼泪，替天行道，您无牵无挂，象上帝一样，无限热爱世人，希望所有人都皈依上帝，象一个真正钟情的女子希望全世界人民都顺从其心上人一样。最后一生是其他各生的概括，是全力以赴的目标，此生所积的德将向尽善尽美的人打开神圣之门。这就是祈祷的一生。有谁能使你们明白祈祷的伟大、崇高和力量呢？但愿我的声音能在你们的心中振聋发聩，使你们不必通过诸多考验便悟道飞升。世界上有些得天独厚的人，象先知、通灵的人、主的信使、殉教者、一切为圣言而受苦受难，或宣讲圣言的人，他们一跃穿越人间浊世而达到祈祷的境界。还有被信仰的烈火煎熬的人。你们要成为大胆的一对。上帝能容忍鲁莽，喜欢别人以暴力相逼，他永不拒绝能直达他跟前的人。你们要知道，渴望上苍是你们意愿的急流，人对上苍的向往是十分强烈的，只要一次有力的喷发，或者往往在信仰的压力下一声叫喊，便能获得一切。你们要成为这样一种充满力量、愿望和爱的人！你们要战胜红尘的羁绊，如饥似渴地心向上帝！象口渴难忍的麋鹿奔向水泉那样奔向上帝；愿望将使你们胁生双翅，而眼泪这悔恨之花将象天国的洗礼，洗净你们的天性。从这些圣水中冲向祈祷吧。静穆与沉思是走上这条道路的有效方

法。上帝永远向面壁苦修的人现身。就这样，长期以黑暗包围你们的物质和在你们内心萌生，并照耀你们的精神之间，便出现了必不可少的分离，因为你们的灵魂已豁然开朗。你们疲惫的心接受了光明并充满了光明。从此，你们心中怀有的不再是信念，而是光辉的确证。诗人抒发感情，贤人沉思冥想，正直的人采取行动，但伫立在天堂世界边沿的人却祈祷，他的祈祷既是言语，也是思想和行动！是的，他的祈祷包括一切，包罗万象，完善你对自然的认识，给你揭示自然的精神和发展。祈祷是人类道德最纯洁、最光辉的表现，是连接天地的方舟，是兼有雄狮和鸽子气质的温柔伴侣。祈祷可以使你得到打开天国大门的钥匙。祈祷大胆勇敢、纯洁无瑕，又象单一体那样颠扑难破。这位无坚不摧的美丽女王利用并掌握物质世界，因为，象太阳一样，她用一圈光环遍照这个世界。宇宙属于愿意、懂得和能够祈祷的人，但人必须愿意、懂得和能够祈祷，总之，要有力量、智慧和信仰。因此，作为种种考验的结果，祈祷是一切真理、一切力量、一切感情的归宿。自然界万物沐圣言的春风而生，祈祷是万物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结果，它有使人心醉的活力，是最后一种宗教信仰。但它既不是崇拜偶像的物质信仰，也不是有许多繁文缛节的精神信仰，而是对天国世界的信仰。不再是我们在念祈祷文，而是祈祷自然在我们内心产生，它是一种自动发挥作用的能力，它具有超乎形之上的活动特点。它沟通灵魂与上帝，使你们与上帝相连，有如树木植根于大地。你们的血脉与万物同源，你们的生命与世界的生命同本。祈祷能提出外部的物证，它通过使

你们的一切能力与基本物质结合的方法，让你们进入物质世界；它能提出内部的证据，方法是发展你们的本质并使之与精神世界的本质相混合。要达到这样的祈祷境界，你们必须完全舍弃肉体，在熔炉的烈火中获得金刚石般的纯洁，因为这一完全的过渡只能通过绝对的安静，停息一切暴风雨般的感情才能实现。是的，祈祷是完全与肉体分离的、灵魂的真正要求，它取走一切力量，使之用于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长期、恒久的结合之中。如果你们有能力不倦地、怀着爱的感情，用智慧、力量和信心去祈祷，你们的精神化的本质立刻便充满能量，象疾风或闪电一样，可以穿透一切，具有上帝的威力。你们便会思想敏锐，能够瞬息千里，象圣言本身一样，从世界的一端到达另一端。如果有一种和声，您就是其中一个音符；如果有一道光明，您就看得见这道光明！如果有一个旋律，其和弦就在您心中。在这种状态下，你们会感到你们的聪明才智不断发展、增加，能看到千万里以外的事情。其实，对精神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时间和空间。空间和时间这两种概念只不过为物质而设，而物质和精神二者并无任何共同之处。虽然，这一切事情均在默默无声中进行，从外部看不见任何动静，但在祈祷中，一切都是行动，而且是激烈的行动，但没有物质的成分，象世界的运动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无形的纯粹的力量而已。这种力量象光明普照四方，使在其光照下的灵魂获得生命，如同太阳把生命赋予大自然一样。这种力量所到之处，能使道德复苏，使一切行动变得纯净而圣洁，使孤独的灵魂不再空虚并初步尝到极乐的滋味。一旦您从内心的活动中获得如

饮琼浆那种飘飘欲仙的快乐感觉，那么一切便不言而喻了！一旦您抱起歌颂上帝的古琴，您便再也不想放下。这就是为什么有天使素质的人生活在潜修之中，鄙视人间一切欢乐的原因。我要告诉你们，他们的名字已从生死簿中勾掉。即使他们听见凡人说话，他们已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对凡人的活动以及所谓的政治、物质规律和社会，他们会感到惊讶。对他们来说，神秘已不存在，有的只是真理。那些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眼睛已看见神圣之门的人，那些不屑后顾一眼，也无半点惋惜之情的人，眼观世界而知其命运。这些人默默地等待着，安然接受最后的斗争；最后的斗争是最艰苦的斗争。最崇高的德行就是顺从，即：被放逐而不怨，看破红尘，以微笑对待一切，身在凡人之中而心向上帝！您会清楚地听见上帝的声音向您高喊：'朝前走，莫停留！'在通灵幻觉之中，往往有天使自天而降，您周围顿时响起了赞歌！如果看见他们象蜜蜂一样飞回天上，您决不能流泪、呜咽，因为抱怨意味着沉沦，顺从才是天国门边成熟的果实。顺从的女人笑得安详，她的额头多么纯净，这就是力量，就是美！她的额头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谁有她这样的神情就是与众不同的人！她的目光能看透和感动人的心。她的沉默比先知的话语更有说服力。她的存在就意味着胜利。她竖起耳朵，象一条忠实的狗等待自己的主人。她比爱更有力量，比希望更强烈，比信仰更伟大，她是令人敬慕的女郎，她躺在地上，一度看守着她获得的棕榈枝，地上留下她雪白纤足的脚印。当她逝去的时候，人们成群涌来，说道：'瞧！'上帝让她留在原地，象一尊塑像，她的脚下，匍伏着

各种各类的飞禽走兽。它们在寻找道路。她不时摇动她头发散射出的光芒，人们都看得见；她说话，人们也听得见。大家心里都说：'真是奇迹！'她常常替天行道并获得胜利；惊惧的人们不承认她，并把她处死；她放下剑，在拯救人民之后，含笑走向火刑柱。许多得到上帝赦罪的天使都是通过殉教的方式走向天堂；西乃和各各他①处处皆有，天使在各个地方，各个领域都被钉上十字架，呻吟声从各处传到上帝那里。我们生活的土地是收获中的一棵麦穗，人类是天上辽阔的百花园中一种鲜花。总之，上帝到处都是一个样，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祈祷，就很容易到达上帝身旁。"

这些话仿佛出自沙漠中另一个夏甲之口②，直达人的心灵，象以赛亚如箭的词锋，使人震动不已。说罢这番话，塞拉菲塔突然停住，象在集中最后的力气。维尔弗里和米娜都不敢开口。忽然，他坐起身子，准备离开人世。

"万物的灵魂，啊，我的主，我诚心爱你！你是审判者和天父，你用无限慈爱检验我们对你的信仰之诚！把你的精华和能力赐予我，让我更快地来到你身旁！占有我吧，使我不再属于我自己。如果我还不够纯净，就把我放回熔炉去吧！如果我是一把镰刀，请你把我变成一个能开沟种粮的犁铧，或者一

---

① 根据圣经故事，西乃是耶和华向摩西传道处，各各他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

② 典出《旧约·创世记》，夏甲是埃及王亚伯拉罕的女奴。王后撒拉自以为不育，使王上纳夏甲，夏甲举一男。后撒拉产一子，遂逐夏甲母子于沙漠之中。上帝派天使指引清泉，使夏甲母子免于渴死。

柄无坚不摧的剑吧！给我光荣殉道的机会，使我能宣传你的福音。如果我遭到拒绝，我也将赞美你的公正。如果过分的爱能够获得长期艰苦而耐心的修行所不能获得的东西，那么，把我放在你的烈火金车上带走吧！你赐予我胜利或者新的痛苦吧，我赞美你！但是，为你受苦不也是一种胜利吗？把我抓住、拉开、带走吧！如果你愿意就抛开我！你受人爱戴，行事永远正确。”他停了停，又喊道：“啊，一切束缚都解除了！”

“纯洁的灵魂，神圣的羊群，从深渊出来吧，在光波上飞翔吧！时机已经来临，来吧，集合起来吧！让我们在圣殿门前歌唱，我们的歌声将荡涤最后的阴霾。让我们同声歌唱，去迎接永恒日子的曙光。真正光明的拂晓已经到来！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朋友们带走呢？永别了，可怜的大地！永别了！”

## 第七章　升　　天

这最后的歌声并非用语言唱出，也不是以目光、手势或人类交流思想所用的符号表达，而是灵魂自语的心声，因为当塞拉非塔袒露自己本性的同时，她的思想已不受人类语言的限制。她最后一次祈祷的威力已经粉碎羁绊，她的灵魂象一只白色的鸽子，只是暂时还停在她的肉体之上，而构成她肉体的物质正逐渐消失，化为乌有。

灵魂对上天的向往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使维尔弗里和米娜只看见生命的强烈闪光，而不觉死亡的来临。

当他朝东方坐起时，他们便跪了下来，与他分享那心醉神

迷的一刻。

主使人获得第二次生命，洗净人身上的污泥。他们心中充满对主的敬畏。

他们的眼睛逐渐看不清人间万物而只见天国的光明。

尽管他们对上帝心存畏惧而战栗，象某些人类称之为先知的通灵者一样，但他们也象这些通灵者那样，在元神荣光的照耀下，强自镇定下来。

一直掩盖着元神的肉体不知不觉地消失，他们于是看见了神的实体。

他们处于破晓前的朦胧之中，微明的天色预示他们将看到真正的光明，听到亲口说出的圣言，而不必死亡。

在这种状态下，两人开始意识到尘世的事情与天上的事情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他们在生命的边缘，在天光照耀下，彼此紧靠着瑟缩作一团，象躲在安全地带面对着熊熊大火的两个孩子。这种生命用凡人的感官是体会不出来的。

他们用以解释当前幻象的思想无法说明他们隐约看到的景物，犹如人类肤浅的知识无法解释人的灵魂，无法解释神的本质的物质外壳一样。

元神在他们头上，不必借助香料而自然香风阵阵，不必借助声音而自然仙乐飘飘；他们所在的地方，无面无角，也没有空气。

他们既不敢再询问他，也不敢继续逼视他。在他的身影中，就象在热带灼人的阳光下，不敢仰视，怕把眼睛弄瞎一样。

他们自知就在他的身旁，但却不能明白自己怎样象做梦似地坐在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边沿，也不明白为什么看不见有形世界，倒看见了无形世界。

他们心里想："如果他碰到我们，我们就非死不可了！"但元神在无限之中，而他们不知道无限之中不再有时空的概念，不知道尽管表面上他们在他的身旁，实际上他们与他之间存在着极深的鸿沟。

他们的灵魂既然不能全部理解这一生命的能力，所以对之只有一些从很低的理解力出发而得到的模糊感觉。

否则，当意思深入他们心灵象生命与肉体结合一样的圣言从远处传到他们耳边的时候，圣言的一个音调便能吸引住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如同一团烈火烧着一棵干草一样。

因此，他们只看见在元神的力量支持下他们的本性所看见的东西，只听见他们能听见的声音。

尽管有这些缓和因素，当受苦灵魂的声音，等待生命并以一声叫喊祈求生命的元神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他们还是战栗了。

这一声叫喊使他们感到一股冷气直透骨髓。

元神敲了敲神圣之门。"你要干什么？"一阵询问的声音响彻了各界。"去见上帝？""你克服障碍了吗？""我用斋戒克服了自身的肉体，用沉默克服了说假话的毛病，用谦虚克服了虚假的知识，用慈悲克服了骄傲，用爱情征服了大地。我用痛苦赎了罪，用信仰之火烧尽了心灵的罪恶。我用祈祷祈求永生：我在赞美中等待，我毫无怨言。"

听不到任何回答。

“感谢上帝，”元神认为自己会被拒绝，回答道。

他的眼泪象露珠扑簌簌落到跪在地上的那两个目击者身上，这两个人目睹上帝的判决，不禁战栗起来。

突然，响起了一阵号角声，那是天使在这最后的考验中获得胜利的号声。这号音象回声响彻天地，震动宇宙，使维尔弗里和米娜感到自己实在渺小极了。他们知道一件神秘的事情即将发生，心里又惊又怕，身体抖个不停。

果然，一阵天摇地动，象一队队天兵天将排列成螺旋形前进。世界乱成一团，象一股暴风吹卷着残云，来势十分迅猛。

忽然间，云消雾散。他们睁眼一看，高处出现一颗巨星，其亮无比，为人间所未见。这颗星象霹雳，轰然坠下，似闪电光芒耀眼。所过之处，一切光明都黯然失色，难以与之相比。

原来是上帝的使者，奉命前来宣布好消息，他的盔饰不是羽毛，而是一道生命的火焰。

他冲开如潮似浪的特异光芒，身后留下的通道立即又被那种异光淹没。

他一手拿棕榈枝，一手拿剑。用棕榈枝点一下元神。元神的面貌立即变化，白色的翅膀无声地舒展开了。

光明变幻，把元神变为上品六翼天神，气宇不凡，完全是天上的穿戴，遍体霞光，使目睹此景象的两个人不敢逼视。

象那三个看见耶稣显灵的使徒一样，维尔弗里和米娜深感自己俗骨凡胎的沉重，无法完全和明确无误地对圣言和真正的生命有直接的领略。

他们明白，自己的灵魂暗淡无光，没法与上品天神相比，在上品天神的光轮中，他们仿佛是个可耻的污点。

他们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想重新投入浊世，去经受考验，以便有朝一日在神圣之门前面胜利地大声说出遍体生辉的上品天神所说的话。

上品天神这位天使在圣殿前面跪倒，此刻，他可以正面观看圣殿了。他指着他们说道："允许他们靠前一点看吧，他们会热爱主，会宣讲圣言的。"

随着这一声祷告，一道帷幕落了下来。也许因为压在两位通灵者身上那股不知名的力量暂时摧毁了他们的肉体，也许这种力量使他们元神出了窍，总之，他们感到自己身上的清轻之气上升，重浊之质下降。

上品天神的眼泪象一股水汽，在他们周围升起，使他们看不见下界。水汽裹着他们，簇拥着他们，使他们忘掉尘世的事物，并赋予他们明白天上事情意义的能力。

真正的光明出现并照亮了世间万物。当他们看到尘世、精神和天上这三界运动之源时，便深感世间万物实在单调乏味。

每一个世界都有一个众点聚合的中心。而各个世界自身又是趋向一个同类集中中心的小点。每一类又趋向巨大的天体区域的中心，而这些巨大的天体区域又与用之不竭、火光熊熊的万物动力之源相接。

因此，从最大的世界到最小的世界，从最小的世界一直到构成最小世界的生物的最小部分，一切都是单个的，但一切都

是整体。

这个有不变的素质和能力的人能把自己的素质和能力转移给别人却不见其减少，能使它们表露于体外而又不让它们与自己分离，能从自身派生出有固定素质、并能改变形状的一切物体。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被邀参加这一盛会的那两个人只能看见生灵的次序与布局，默默欣赏他们近期的归宿。只有天使能到另一个世界，知道造物的手段，明白其目的。

可是，这两名上帝选民能看到的，能言之有据，永远照亮其心灵的，是世界和人类行动的证明，是他们为了取得结果而作的努力。

他们听到了无限的各个部分构成一首生动的乐曲。当和弦奏出象巨大的呼吸声那样的每一个节拍时，被这统一行动所牵引的各个世界便向巨大的神人俯首。神人通过其无法穿透的中心把一切放出又收回。

声音与沉默的这种不断交替似乎就是绵延不断、响彻千年万代的圣歌的节奏。

当维尔弗里和米娜看到，现在一切都是混元一体时，他们明白了那个人的某几句神秘的话语了。这个人在尘世间以他们所能理解的形象即分别以塞拉菲蒂斯和塞拉菲塔的形象出现。

光明产生和谐的乐曲，和谐的乐曲产生光明，颜色是光明和乐曲的混合，运动是能说话的数字；总之，这里一切都是有声、透明和活动的。因此，万物都能彼此穿透，空间没有障碍，

天使们能在无限的宇宙中自由往来。

他们此时完全承认，以前人们对他们谈过的那些人类科学简直幼稚得很。

对他们来说，此时的视野广阔无边，深渊在前，他们心里不禁涌起跳下去的欲望，可惜肉身沉重，他们有心无力。

上品天神缓缓收起翅膀，准备头也不回地飞走，因为，他与大地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

他往前腾身，无限宽广的、光闪闪的羽翼象一道清凉的暗影，在两位通灵者的头上掠过，使他们能够抬起眼睛，目送他遍体霞光，在喜气洋洋的大天使伴随下冉冉而去。

他往上飞升，象光辉灿烂的太阳从中喷薄而出，但他比太阳更壮观，前途也更美妙，不象世间万物受束缚，需要周而复始。他随着无限的方向，直奔唯一的中心，以便进入永恒的生命，用自己的能力和本质去接受通过爱去享受的能力和通过才智去领悟的本领。

在两位通灵者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象博大无垠，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他们感到自身如沧海一粟，其渺小的程度只有人类所能想象的无限可分数的最小分数方可与之相比。正如只有上帝能对自己作出估计一样，只有上帝才能对数的无限作出估量。

在力量与爱这两点上汇聚了多少堕落与伟大啊！上品天神第一个愿望是将力和爱作为两个环结，把无边的下界与无垠的上界联接起来。

他们明白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无形的联系。他们

想起了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所做出的崇高努力，发现了和谐乐曲的起源。因为他们听到了天上的赞歌，这些赞歌使人感到了颜色、香气、思想。如同尘世的歌曲使人对爱情产生淡淡的回忆一样，天上的赞歌使人回想起万物起源的无数详细过程。

由于他们的能力激增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用语言难以形容，他们一度看到了天堂世界，那里正在举行盛典。

无数天使同时展翅飞来，多而不乱，彼此既相同也不相同，似田野里的玫瑰那样朴素，象世界那样博大。

维尔弗里和米娜不见他们来，也不见他们去。只知道顷刻间他们占满了无垠的宇宙，象茫茫太空中熠熠生光的群星。

他们灿烂的冠冕联成一片，照亮了太空，象山中旭日初升时满天火焰似的红霞。

他们的头发涌出明亮的光波，他们的动作激起浪涛般的震颤，仿佛海上萤光闪闪的波浪。

天使群展翅飞翔，羽翼蔽天，象微风吹拂下的森林。两个通灵者看见，在天使们中间，上品天神的身影显得模糊不清。

突然，天使们象万箭齐发，共同吹了一口气，把上品天神先前形象的残余吹得无影无踪。上品天神越升越高，也变得越来越纯洁了。不久，只剩下以前他们看见他变容时那依稀的形状：没有阴影，只有火一样的线条。

他不断上升，穿过一层又一层，每穿过一层便增加一种新的法力。接着，他被上帝接纳的信息传到了上界。他继续升腾，不断净化。

没有一个声音沉默，各个不同的调门唱着同一支赞歌。

“向白日飞升者致敬！来吧，三界之花！你是经受过痛苦之火磨炼的金刚石！你是无瑕的珍珠，摆脱肉体的欲望，天与地之间新的纽带，你就是光明！胜利的天使，世界的女王，飞向你的宝座吧！大地的胜利者，接受你的王冠吧！你是属于我们的！

天使的德行重又发出异彩。

他最初的登天愿望再现了，美得象碧绿的童年。

他的行动象星群，照得他遍体生辉。

他虔诚的行为象中天的宝石，闪烁着火红色的星光。

仁慈之神抛给他东方的珍珠，那是收集起来的一滴滴晶莹的眼泪。

天上的爱神在他周围堆下了玫瑰，而虔诚的顺从之神则用白色抹去了他在尘世中的一切遗迹。

在维尔弗里和米娜眼里，他很快便成了一点光闪闪的火焰，在庆祝他升天的悦耳欢呼声中冉冉上升。

阵阵仙乐飘来，使两位天涯逐客流下了眼泪。

突然，一阵死一般的寂静象一块暗色的帷幕，从第一层伸展到最末一层，使维尔弗里和米娜陷入无法言传的焦急等待之中。

这时，上品天神已经进入圣殿，获得了永生的资格。

一段深情赞美的乐章响起，在两位通灵者的心旷神怡之中掺杂了一丝恐惧。

他们感到，在天上世界、精神世界和黑暗世界之中，一切都在膜拜顶礼。

天使们屈膝下跪，赞美他的荣光；有天使素质的人屈膝下跪，表示他们已经急不可待；在深渊中的人屈膝下跪，害怕得一个劲儿发抖。

突然迸发了一声欢呼，象一道被阻的清泉重又迸发出千百道如花的水柱，光闪闪的水滴在阳光照耀下象钻石，又似珍珠。就在这一刹那间，上品天神又出现了，他光华遍体，大喊道："永恒！永恒！永恒！"

宇宙听见他的声音，承认了他。他象上帝一样，穿透宇宙，掌握了无限。

他的声音震动了七重天，激起了回响。

这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运动，好象有几个纯净了的星辰冉冉上升，发出永恒的耀眼的光芒。

也许上品天神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号召相信圣言的万物皈依天主？

可是，崇高的《哈利路亚》的歌声已经在维尔弗里和米娜心中回响，象一曲终了的余音，仍然不绝如缕。

天国的光芒已经逐渐减弱，象包裹在金红色襁褓中的夕阳，颜色慢慢暗淡了。

邪恶和死亡重又攫住它们的猎物。

两个凡人刚才做了一个美梦，精神暂时脱离肉体的羁绊，现在灵魂又重返躯壳，感觉似乎早上醒来，昨夜的辉煌梦境依然萦回脑际，可是肉体拒绝承认，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

他们所进入的漫漫长夜，虚无缥缈的梦境，正是有形世界的太阳运行的宇宙。

“咱们下去吧。”维尔弗里对米娜说道。

“咱们按他说的办。”米娜回答道，“看见过各个世界皈依上帝以后，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的星冕在天上。”

他们滚入深渊，回到尘世。忽然，大地象深埋在地下的某个角落，这一景象，他们凭借灵魂中带回的光明，看得十分清楚。这光明依然象隐隐飘荡着仙乐的云霞，笼罩在他们周围。这一景象正是以前先知们内心所见的景象。自称为正宗宗教的使者、全凭力量和恐怖取得天下的君主、分别统治各民族的将相王侯、把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无情地踩在脚下的学者和富人，他们姬妾如云，婢仆前呼后拥，身穿金丝银缕织就的衣裳，戴的是取自地下、海底、人类流血流汗、怨声不绝地辛苦采来的各种珍珠宝石。但在两位天涯逐客的眼里，这些以人民的鲜血换取的奇珍异宝不过是百结鹑衣而已。

“你们这样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干什么？”维尔弗里大声问他们，他们不回答。

“你们这样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干什么？”

他们不回答。维尔弗里把手放在他们头上，大声问他们：

“你们这样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干什么？”

他们同时掀开身上的锦袍，露出枯槁干瘪、虫蚁蛀蚀、被恶疾糟蹋得不成人形的身体。

“你们把各民族引向死亡，”维尔弗里对他们说道，“你们

蹂躏大地、歪曲语言、滥用法律。你们吃完了牧场的草，现在又想杀羊吗？你们以为让人看你们的伤疤，便能使人认为你们的行为正确？我将告诉我的同胞中尚能理解上帝声音的人，叫他们去尽情汲饮一直被你们掩盖的清泉。”

“我们留点力气祈祷吧。”米娜对他说道，“你既不负有先知的使命，也没有改造世界、传达圣言的责任。我们现在还处于第一界的边缘，让我们试试张开祈祷的翅膀飞越各层空间吧。”

“你将是我全部的爱！”

“你将是我全部的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了最高的奥秘。在尘世上，我们是哀乐与共的人。因此，我们祈祷吧，我们道路已明，走吧。”

“把你的手给我，”少女说道，“如果我们永远一齐走，路就会显得没那么艰苦、没那么长了。”

“和你，只要和你在一起，”维尔弗里回答道，“我便能穿越寂寞的空间而毫无怨言。”

“然后我们一起上天。”米娜说道。

说话间，阴云四合，天幕昏暗。突然，两个情侣跪倒在塞拉菲塔的遗体前面。大卫老头保卫着遗体，不让好奇的人观看。他要亲自收殓。

外面，风光明媚，正是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夏天。这对情侣似乎听见阳光中有一个声音。他们在新开的鲜花里呼吸到一种天国的异香，便彼此手拉着手说道：“那边光闪闪的大海就是我们在天上看到的世界的形象。”

“你们上哪儿去？”贝克尔先生问他们。

“我们想到上帝那儿去，”他们回答道，“您和我们一起去吗，父亲？”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至一八三五年十一月

于日内瓦和巴黎。

张冠尧 译

# 题　　解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

这部小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一开始都独立成篇，在不同的时期发表。最后一部分《两个梦》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在《时尚》杂志上刊载；第二部分《吕吉耶里兄弟的自白》于一八三六年十二月至一八三七年一月以《吕吉耶里兄弟的秘密》为题在《巴黎杂志》上刊载；最后问世的第一部分《加尔文派殉道者》，以《勒加缪》为题，于一八四一年四月在《世纪报》上发表。三个部分合为一篇，于一八四二年由苏弗兰书屋出版，一八四四年由克朗多夫斯基书屋发行。一八四六年十月，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至十六卷，属"哲理研究"。

小说的三个部分显然有不同的主旨，但又有其内在联系。第一部是历史小说：通过一个皮货商儿子勒加缪的危险经历，揭示了法国三十年宗教战争的真实背景和根本原因，反映了自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摄政以来，法国王室为巩固自身权力所采取的一系列苦心孤诣的谋略。十八世纪的许多思想家把宗教战争看成理性的迷失，巴尔扎克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这是大封建主之间争夺王冠的斗争，殉道者的英勇固然可歌可泣，究其实不过是弄权者们手中的工具而已。

小说的第二部描写与大领主之间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的梅迪契王太后和国王查理九世之间的权力之争，但主要篇幅用于心理分析和形而上学的探讨。吕吉耶里兄弟代表了人类另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即对大自然行使权力的欲望。作者在吕吉耶里兄弟的言谈中融入了当时科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些新发现、新探讨，同时也大大扩展、延伸了人类把握自然奥秘的力量。对传统的宗教观念而言，吕吉耶里兄弟属于离经叛道的异端，对现代唯物主义学说而言，吕吉耶里们的探讨已经堕入神秘主义的深渊，但在几个世纪以前，对物质与精神问题的大胆思考，以及对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大胆探索，无疑曾活跃了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下变得僵化的头脑，使人类科学事业获得空前未有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部篇幅最短、内容也最怪诞。小说家以象征手法，虚构了罗伯斯比尔和马拉在一七九六年做的两个梦。罗伯斯比尔在梦中遇见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并谴责她一手制造了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卡特琳娜则为自己辩解，声称那场大屠杀并非罪行，而是不幸布署不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问题不在于信奉天主教还是加尔文教，而是两者必须择其一。因为，为了使政权稳定兴旺，“国家必须只有一个上帝，一个信仰，一个主人。”……这时罗伯斯比尔感到卡特琳娜的形象无比高大，同时发现自己身上已部分地接纳了这个意大利女子演绎的残酷学说。未来的法国大革命中另一领袖人物马拉，则梦见自己作为外科大夫给一个病人（病人显然象征法兰西）施手术时，在那条病腿中发现了千千万万蠕动着的小生物——

人民，他本意要杀死这些小生物以挽救病人的大腿，病人却不理解他的治疗，反抗了一下，手术刀便插入了胸膛。这两个梦的寓意，说明作者意欲将法国大革命与十六世纪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作类比，将九三年的革命恐怖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作类比。任何一种权力的建立与巩固都需要恐怖手段，统治者如此，反叛者也一样。无辜而狂热的人民为信仰献身时，却不曾想到自己在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们手中，是一张多么可怜而又举足轻重的牌。

## 长寿药水

《长寿药水》最初分成两章，于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一年九月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二年六月和一八三三年三月又先后编入戈斯兰版《哲理故事》和《哲理小说与故事》修订本，一八三五年一月编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哲理研究》，取消了分章和小标题。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五卷，属“哲理研究”。

这是一篇荒诞离奇，带有魔怪色彩的哲理小说，作者却在《致读者》中画龙点睛地指出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唐璜的弑父行为看来似乎骇人听闻，而社会上围绕遗产问题搬演的种种闹剧、丑剧、悲喜剧，不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唐璜的行为有类似之处么？经过小说家的重新塑造，唐璜与民间传说及过去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已大不相同。巴尔扎克笔下的唐璜是个十分复杂的形象，他既邪恶又充满睿智，既是怀疑和反叛

精神的象征，又是利己主义观念的体现。与其说这是一个人，毋宁说作家试图以这个形象概括当代社会观念，并通过这个形象探讨恶的实质和本源。

**逐客还乡**

《逐客还乡》最初于一八三一年五月在《巴黎杂志》上发表，同年九月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小说与故事》，一八三二年六月和一八三三年三月先后编入戈斯兰版《哲理故事》及《哲理小说与故事》修订本。一八三五年又分别编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痛苦之书》(1840) 和《神秘之书》(1835 年初版，1836年再版)。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六卷，属“哲理研究”。

这一以被放逐的但丁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以主要篇幅阐述了十三世纪著名哲学家西格尔的具有“异端”倾向的神学理论，以及但丁在《神曲》中表达的异端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自然科学与宗教信仰、现世欢乐与永生幸福之间寻求和谐统一的努力。尽管小说充满超凡入圣的气息，结局却纯粹是世俗的：但丁满怀政治热情返回自己的祖国，自杀未遂的年轻人则在母亲的怀抱中找到了现实的天堂。

**路易·朗贝尔**

《路易·朗贝尔》最初于一八三二年十月在戈斯兰书屋的《新哲理故事》中出版，一八三三年一月以《路易·朗贝尔的思想历程》为题，由戈斯兰书屋出版单行本。一八三五年编入威

尔代版《神秘之书》，一八三六年收入威尔代版《哲理研究》第十三、十四卷。一八四二年与《塞拉菲塔》合为一册，由夏庞蒂埃书屋出版。一八四六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六卷，属"哲理研究"。

这部小说体著作，描写一个在精神领域探求"绝对"的天才，由于所关心的领域庞大无垠，以致心力交瘁，终于走向疯狂的故事。路易的疯狂与其说是由于脑力的过度消耗，毋宁说是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各种对立的世界观、形形色色相互矛盾的学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使他的思想陷入重重矛盾，无法自拔。

巴尔扎克笔下的路易·朗贝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本人。路易在旺多姆学校的经历，类似作者本人的经历。路易那种嗜书成癖和梦幻者的状态，正是作者在旺多姆学校的状态。路易那种早熟的哲学思考，对各门科学乃至神秘学说的广泛兴趣，对物质、精神关系执著的探讨，恰是作者本人思想的写照。路易·朗贝尔表现了巴尔扎克在哲学上的勃勃雄心，表现了他那幅员广阔的思维空间，以及习惯于将一切现象联系起来思考的天赋。除了不曾疯狂以外，路易·朗贝尔几乎就是巴尔扎克的精神化身。这颗无所不包的头脑虽然充满矛盾、谬误，且不成体系，却不乏卓越的见解，闪光的发现。在许多方面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未能找到答案，却充分体现了当时那个历史阶段，在神学与现代科学的矛盾冲突中，在通灵论和唯物论两大体系的斗争中，人们试图探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所作的艰苦努力。

## 塞拉菲塔

《塞拉菲塔》全文分两个阶段发表。第一阶段发表了四章：前三章于一八三四年六月一日在《巴黎杂志》上刊载，第四章于同年七月十九日在同一杂志上刊载。其他各章则推迟到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全篇编入威尔代书屋出版的《神秘之书》时，才初次与读者见面。一八三六年《神秘之书》印行第二版，一八四二年五月与《路易·朗贝尔》合为一册，由夏庞蒂埃书屋出版。一八四六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六卷，属"哲理研究"。

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撰写的有关"通灵论"的哲理著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兼有男性和女性特点的畸形人。他（或她）九岁时父母双亡，孤独地生活在挪威的一个小山庄，长大后成为一绝色美人，同时为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所爱，但又不可能与任何人结合。只能在幽居和祈祷中忍受痛苦，十七岁即弃世而去。这样一个凡俗的故事，被作者涂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色彩，使之成为宣叙斯威登堡通灵学说的框架。塞拉菲塔被描写成具有斯威登堡所说的"天使素质"的人，命中注定要回到天上。她仙风道骨，超凡入圣，时时与上天息息相通，她默默受苦，毫无怨言，终于升入天国，成为上品天使。从小说的许多细节还可以看出，追求永生幸福的塞拉菲塔在割舍人间欢乐时并非没有痛苦，他(她)也是经过痛苦挣扎才摆脱凡尘欲念的。小说通过贝克尔牧师之口，叙述了斯威登堡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说明他如何从一个学识渊博的科学家

发展成通灵学说的创始人。

这篇小说可以证明斯威登堡学说对巴尔扎克的深刻影响，不过这仅仅是巴尔扎克从十九世纪众多学说中接受的一个方面的影响。

艾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二十二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７０９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７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５６１８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